目　录

在敌机突襲被难者葬礼上的讲話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六日）…… 1

关于美国雇佣軍入侵事件和吉隆滩战果的
电視演說（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28

在国际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員会会議上的讲話
（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 119

对知識分子的讲話（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 163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的电視演說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 193

革命的三年（一九六二年一月）…… 292

关于統一革命組織工作方法的某些問題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电視演說）…… 309

在統一革命組織馬坦薩斯省委会上的讲話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一日）…… 371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电視演說 …… 401

給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吳丹的复信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432

古巴政府就肯尼迪关于古巴問題致赫魯曉夫
的复信发表的声明（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434

关于同吳丹会談的性质和結果的电視演說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一日）…… 436

給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吳丹的信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463

給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吳丹的信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467

在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群众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日）…… 470

在美洲妇女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 491

在敌机突襲被难者葬礼上的讲話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六日）

起义軍和国家革命民兵組織的同志們，

全体古巴人：

今天是我們第二次在这个街角举行集会。第一次集会是为在那次破坏活动中死难的将近一百名工人和士兵而举行的。

在前一次集会上，只能根据一系列推論来說明对我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在那次会上，还要证明，由于在那艘船只上卸貨时进行了严密的警戒，因而那次破坏不可能是在我国領土上进行的，就是說，不可能是在我国領土上筹划的。不能設想那仅仅是一次偶然的事故，因为当时正在卸下的那种类型的彈药絕不会因为掉在地上就爆炸的。

当时必須談清楚事件的背景，借以找出那次犯罪活动的凶犯。当时还必須追忆一下美国政府如何竭力阻撓你們剛才高举的武器运到我們手里，以及为此而进行的种种活动。

从革命政府一誕生，革命的敌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让我国人民武装起来。敌人先是采取步驟，使我国人民处于手无寸鉄的状态，在为阻撓我們获得武器而施加的政治压力遭到失敗后，在外

交方面采取的初步措施遭到失敗后，他們就进行破坏，使用暴力手段来阻撓那些武器运到我們手里，給我們制造困难，不让我們得到那些武器，最后他們終于使那个提供武器的政府中断了当时正和我国进行的交易。

那次破坏活动杀害了許多工人和士兵。在上一次集会上，我們說我們有权利认为那次破坏活动的罪犯就是那些希望我們得不到武器的人，你們一定記得当时美国政府是如何提出抗議，美国政府說什么那是誣賴好人，他們企图在全世界面前表白他們和"勒庫布尔号"輪船爆炸事件毫无关系。

但是我們大家，我国人民确认，那次野蛮的犯罪勾当是美国政府的特务一手策划的。

但是，那时我們正处在开始阶段。当时对国内外許多人来說，还难以相信美国政府竟会干出这种勾当；还难以相信一个国家的領导人竟会使出这种手段。可能当时有些人认为革命政府疑心太甚，认为古巴人过于疑神疑鬼。

当时，还可能有一部分人对那些情报感到怀疑。那时我們还沒有取得在这两年半来逐漸取得的沉痛的經驗。我們还沒有看透敌人，还不熟悉他們的手法，还不了解美国政府的中央情报局是个什么东西；还沒有机会日复一日地证实他們对我国人民和我国革命进行的罪恶活动。

那一个孤立的事件并非是絕无仅有的。因为我国一直遭受着一連串的侵略，遭受着海盜飞机一系列的侵犯，这些海盜飞机今天散发傳单，明天焚燒我們的甘蔗田，后天又企图向我們的一家糖厂投擲炸彈。

那一次，由于他們准备投下的炸彈爆炸了，那架海盜飞机也被

炸毁了，連同飞行員一起墜落在我国領土上，摔得粉身碎骨。当时，美国政府不能像它一貫做的那样否认那些飞机是从它的海岸起飞的；在那些飞行員的殘骸面前，在繳获的原封未动的证件面前，在墜落在我国領土上的飞机的編号面前，美国政府无法否认事实，于是他們决定向我們认錯，更确切地說，請我們原諒并向我們作了一番解釋。

当然，令人費解的是，一架飞机或者許多架飞机可以出入美国領土，而美国当局却沒有察覚，美国的現代化无綫电探測器居然沒有搜查到。不过那一次他們請我們原諒，向我們作了解釋。

但是，这种飞行并沒有停止。在一段长时間里，他們继續不断地侵犯我国領空，其中有一次空中入侵使我国許多人牺牲了生命。不过那些活动都不帶有軍事进攻性质；那些飞行侵犯只不过是海盜飞机的騷扰，这些飞机今天燒毁甘蔗，明天企图投擲炸彈，后天企图散发傳单，总之在我国进行系統的騷扰活动并企图造成我們經济上的損失，而一直不曾帶有軍事进攻的性质。

"勒庫布尔号"的爆炸事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策划的一次破坏活动。海盜飞机的襲击只是些偶然的襲击。在以往进行过的活动中，还沒有一次具备純軍事活动的各种特点。

最近，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一艘海盜船只开进古巴圣地亚哥港，开炮轰击了那里的炼油厂，同时开枪打死了几个駐守在海港入口处的士兵和海軍人員。

众所周知，如果不是使用美国人在加勒比海地区某地提供的船只，用那种船根本不可能进行类似的活动。

这件事使我国遇到一种特殊情况：使我們这些生活在二十世紀的人过着和那些被迫生活在十六、十七世紀本大陆的城乡居民

一样的生活，和那些被迫生活在各种海盜出沒时代的城乡居民一样的生活；在我国所处的那种特殊情况下，我們的工厂、城市、乡村全都要受制于燒毁我們的蔗田、企图向我們的糖厂投炸彈、杀害我国居民的飞机，或者是受制于深入我国港口和无耻地进行炮击的船只，这种事是前所未有的，这种事是美洲大陆本世紀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因为本大陆的确了解什么是海軍的大炮；本大陆了解什么是被轰炸的城市；本大陆也了解什么是外国軍队登陆。在墨西哥、尼加拉瓜、海地、多米尼加、古巴，人們都熟悉这些东西，这些国家的人民都目睹过什么是美国的舰队和大炮，他們都有机会了解什么是美国海軍陆战队的干涉。

本大陆的人民还沒有机会看到的，是这种从空中和海上进行的騷扰，是这种从空中和海上进行的海盜活动。本大陆曾見到过各种干涉，以及美国組織的雇佣軍，但是本大陆未曾看到的和本大陆任何一国人民都未曾看到的，是美国政府特务机关进行的这种系統的破坏活动，是一个拥有各种經济資源和最現代化的破坏和毁灭手段的强大机构进行的系統的破坏活动；本大陆任何一国人民未曾經历过的是反对美国政府中央情报局的斗爭，中央情报局遵照美国政府的指示，不惜任何代价竭力阻撓一个国家努力从事的和平发展，竭力系統地破坏一国人民的劳动果实，竭力系統地破坏該国的經济財富、商店、工厂，而最可恶的是杀害該国勤勤恳恳、忠厚老实的工人、农民和市民。

沒有一个美洲国家的人民曾經經历过这种斗爭、这种海盜飞机的侵犯、海盜船只的侵犯以及由一个强大的机构組織的国际性的破坏活动，而这个机构，像我說过的，拥有极为强大的經济和技

术手段来进行这种活动。

也許我国已經变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这样的国家：它的乡鎮和城市可能遭到海盜飞机的騷扰，它的港口可能遭到海盜船只的襲击。据我們知道，过去和現在都不曾有一个国家存在这样的情况：它沒有和任何国家进行战爭，也沒有在內战中失敗，而却遭受到这种海盜飞机和船只的襲击，遭受到美国政府的特务机关一直进行着的毀坏古巴人的財富和杀害古巴人的生命的系統的活动。

但是即使如此，过去的事件中却沒有一次像昨天的情况那样，是一次典型的軍事性侵略。这不是一架海盜飞机的飞行，也不是一艘海盜船只的侵犯，而恰恰是在同一天拂曉，在同一个时辰，在我国不同的三个城市同时进行的一次襲击，这是按軍事行动的一切規定进行的一次活动。拂曉，在同一个时辰，在哈瓦那城、圣安东尼奧和古巴圣地亚哥三个相距頗远的地方（尤其是其中一地和其他两地距离更远一些），在我国領土的三个不同的地点，B—26型轰炸机同时进行了三次襲击，投擲了具有高度破坏力的炸彈，发射了火箭并用机枪扫射。这次活动具有軍事行动的一切特点，并符合軍事行动的一切規定。

此外，这还是一次突然襲击；是一次类似野蛮的納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府侵略别国时所慣用的那种类型的襲击。欧洲法西斯政府不懂什么叫宣战。希特勒匪帮对欧洲各国人民发动的武装进攻一直是这种类型的襲击：不預先通知、不宣而战、玩弄花招、背信棄义和冷不防的进攻。就这样突然侵入了波兰、比利时、挪威、法国、荷兰、丹麦、南斯拉夫和其他欧洲国家。

在上一次战爭中，当日本帝国主义政府想要参战时，它不是通过宣战的办法，沒有預先通知。在一个星期日的凌晨，如果我沒有

記錯的話，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或八日的早晨，日本船只和飞机突然襲击了珍珠港海軍基地，几乎全部击毁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軍舰艇和飞机。大家都記得那个日子，大家都記得那次襲击在美国人民中激起的憤怒的浪潮，大家都記得那次狡猾的突然襲击使美国人民义憤填膺并在世界人民当中激起公憤。在那次侵略面前，美国人民动員起来了，美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一个早晨，他們的舰艇和飞机遭到的那种背信棄义和卑怯的襲击。

那件事成为背信棄义行为的象征；那一事件作为背信棄义、卑劣下流和卑怯的例子而永远載入美国的史册。珍珠港使美国記住什么叫背信棄义；珍珠港使美国人民記住什么叫卑劣下流、卑怯和背信棄义；珍珠港事件被美国历史和輿論譴責为卑鄙下流、背信棄义和卑怯的事件。

昨天……，我們不想以此来作比較，因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斗爭是一場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两个資本主义国家、两个剝削者的政府、两个殖民主义政府之間的你爭我夺，是一場两个企图控制世界上极大部分地方的市場、原料和經济的政府之間的角逐。

那是一場这样两个政府之間的斗爭，尽管当时美帝国主义还不具备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侵略特征，它还不像日本帝国主义那样是一个穷兵黷武的帝国主义；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間你爭我夺，在那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里，就世界范圍而言，美帝国主义是最不穷兵黷武和最少侵略性的，而对拉丁美洲来說，美帝国主义一直是侵略成性和好战成性的。它用强国的黷武主义反对弱国人民，用强大民族的黷武主义反对赤手空拳的弱小民族。不过，在当时世界范圍內，美帝国主义不像德国帝国主义、意大利帝国主义和日本帝

国主义那么侵略成性和穷兵黷武。可是現在的情况不是两种剝削力量之間的斗爭，不是两个帝国主义之間的爭夺。

如果說由于用突然襲击的方式和違反各国人民之間关系的傳統习慣和最起碼的准則，襲击珍珠港应該受到譴責的話，那末現在一个帝国主义政府和一个革命政府之間的斗爭則是一場一个穷兵黷武和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和一个社会革命之間的斗爭，这个革命正在粉碎一切剝削形式，它不仅要粉碎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剝削，而且要粉碎一个国家內部的这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剝削。

我們和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是个剝削他国人民的国家，是个霸占了世界上很大一部分自然資源的国家，它使全世界亿万人为美国的百万富翁阶层的利益而劳动；而我們不是剝削他国人民的国家，我們沒有霸占他国人民的自然資源，也不会为此和别人打仗，我們絲毫不想让其他国家的工人們为我們的利益而劳动。

我們和他們截然不同。我国正在为自己的工人不必再为美国百万富翁阶层干活而斗爭；（掌声）我們正在为夺回我們的自然資源而斗爭，而且我們已經从美国百万富翁的手中夺回了我們的自然資源。

我們不是这样一种国家，它的制度是：大多数人，大部分工人以及由工人和农民組成的我国大多数群众为少数剝削别人和享有特权的百万富翁干活；我們沒有建立这样一种国家，它的制度是：广大人民群众和美国的黑人群众一样遭受歧視和无人过問；我們也沒有建立这样一种国家，它的制度是：国內的少数人靠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劳动和血汗过着寄生生活。

我們正在通过我們的革命不单根除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

剝削，而且根除人剝削人！（掌声）是的！我們已經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民大会上宣布过必須譴責人剝削人的現象；（掌声）我們已經譴責过人剝削人，而且我們将在我国根除人剝削人！（掌声）

我們和美国不同之处在于：那里强大的特权阶层的政府建立了一种使这个阶层在美国国內和国外剝削别人的制度。

今天，从政治上来說，美国建立了一个民族剝削其他民族的制度，一些人剝削另一些人的制度。

因此，日本和美国之間的斗爭是一場相同制度之間的角逐；美国和古巴之間的斗爭是一場不同原則的搏斗，也就是說，在这場搏斗中，对方毫无任何人道原則，而我們却高举保卫人道原則的旗帜！（掌声和喊声："我們必胜！"）

也就是說，假如襲击珍珠港是一种罪行，那只是帝国主义者对帝国主义者犯下的罪行，是剝削者对剝削者犯下的罪行，在这个罪行中一个剝削者的政权想消灭另一个剝削者的政权，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想消灭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但是，昨天的罪行却是帝国主义剝削者对一个要求摆脫剝削制度的人民犯下的罪行，对一个要求伸張正义的人民犯下的罪行，是剝削人的人对要消灭人剝削人的人犯下的罪行！（掌声和喊声："我們必胜！"）

如果美国人民认为襲击珍珠港是一种罪行，是一种背信棄义和卑怯的行为，那末，我国人民有权认为，昨天帝国主义的襲击是加倍罪恶的事件，加倍恶毒和加倍卑怯的事件！（掌声和喊声："千百倍的背信棄义！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如果美国人民认为有权把策划和进行那次襲击的政府看作是由一些卑鄙无耻的人組成的政府，那末，我国人民就有权利把策划这次襲击我国的政府看得千百

倍的卑鄙无耻！（掌声和喊声："乒、砰，滚出去！打倒卡伊馬內拉！"）如果美国人民有权把那次突然襲击，也就是說，一个强国对另一个强国、一个拥有許多船只和飞机的国家对另一个拥有許多船只和飞机的国家的襲击看作是卑怯的行为，那末，我們就有权把一个拥有許多船只和飞机的国家对一个拥有很少船只和飞机的国家的襲击看作是千百倍卑怯的行为！（掌声和喊声："我們必胜！"）

无論如何，当日本人偷襲珍珠港时，他們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了历史的責任；当日本人偷襲珍珠港时，他們并不企图隐瞞他們是那次襲击的組織者和执行者。他們对自己行为的历史和道义的后果負責。但是这一次，当一个富强的国家策划对一个小国进行突然和卑怯的侵略，而这个小国沒有軍事手段来回击侵略，虽然为了抵抗侵略，这个小国将不惜流尽最后一滴鮮血！……（掌声和喊声："誓死保卫祖国！"）

完全可以肯定說，美帝国主义政府所以这样对待我們，是因为我們不是一个强国。完全可以肯定說，他們所以这样对待我們，是因为他們知道我們不能給他們的罪恶和卑怯的行为以应得的还击；（掌声）完全可以肯定說，如果我們是一个軍事上的强国，美帝国主义政府絕对不敢对我們采取类似的行动！（掌声和喊声："杀人犯！"）

当日本人襲击珍珠港时，他們承担了責任，而这些先生們却沒有。这些先生們策划进攻，組織进攻，出飞机，出炸彈，訓练雇佣軍，出錢豢养雇佣軍，他們进行了襲击又不敢对他們的行为負起历史和道义的責任！（掌声和喊声："胆小鬼！胆小鬼！"）

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干了，但并不想掩盖責任。相反，美国总統（喊声："滚出去！"）活像"瑪丽亚·拉摩斯的小雌猫"，"扔了石头又

把手藏起来"。(喊声:"滚出去! 滚出去!")肯尼迪总統活像"瑪丽亚·拉摩斯的小雌猫"一样,"扔了石头又把手藏起来!"这些話可以用来概括美国政府的政策。

但是,这些事件的确可以让人明白世界的現实情况! 这些事件的确可以让我們看清世界的現实情况! 这些事件很可以让我国人民受到教育! 这些是付出很高代价的教訓,是慘痛的教訓,是血的教訓;从这些事件里各国人民学到了多少东西啊! 我国人民学到了多少东西啊! 我国人民受到了多大的教育和在多么快地成长啊!

也就是因为这个緣故吧,我們現在懂得了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民不知道的事情,也就是因为这个緣故吧,我們現在是在世界历史上用最短时間学到了最多东西的一个国家。

昨天这些事件也許比迄今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更清楚地告訴我們、向我們表明和显示出什么是帝国主义。

也許現在你們对什么是帝国主义有了一个概念。也許过去你們彼此問过很多次什么是帝国主义和这个詞是什么意思。

帝国主义者眞是那么恶劣嗎? 对他們进行的种种譴責,会不会是出于感情用事呢? 我們听到的人們关于美帝国主义的种种談論,会不会是出于宗派主义呢?人們談論的关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事情都是眞的嗎? (喊声:"眞的!")美帝国主义者是像人們所說的那么厚顏无耻嗎?(喊声:"是!")是不是像人們所說的,美帝国主义者是些无賴和恶棍呢?(喊声:"是!")美帝国主义者是像人們所說的那么殘忍、下流和卑怯嗎?(喊声:"是!")这也許是夸大其辞吧?(喊声:"不!")这也許是宗派主义吧?(喊声:"不!")这也許是过于感情用事吧?(喊声:"不!")

但是，帝国主义者可能会干出人們揭露的那些事情嗎？对他們在国际上的野蛮行为和挑衅的揭露都是眞的嗎？是他們挑起了朝鮮战爭嗎？（喊声："是！"）

过去除了美国的新聞以外再沒有别的消息能傳到我国，当时想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多么困难！他們让我們受了多少欺騙，让我們誤信了多少謊言！如果有人还存在什么怀疑，如果在这个国家里还有一些好心人——我讲的不是那些卑劣的蛆虫，而是指那些尽管和我們想法不同，但却能够老老实实思考的男男女女——如果有人还存在什么怀疑，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的政策还有那么一点点信誉的話，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的政策还有一点点道德的話，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的政策还有一点点廉耻、还能算得上是正直和公道的話，如果在这个国家，在这幸而有机会看清事物的国家里，在这幸而有机会学会懂得事物的国家里，虽然这是一次流血的学习，但却能学会懂得自由和尊严……（掌声）

在我国，人們幸运地看到全国人民都变成了英雄、变成了尊严的人和勇士，（掌声）在我国，高尚品德、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与日俱增，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还有人仍然存在一些怀疑或者抱有某种疑虑；如果那些想法和我們不同的人认为他們是在高举着或捍卫着正直的旗帜，认为他們是在高举着或捍卫着公道的旗帜，并且由于这种认識而采取了亲美态度并为美国政府辯解；如果在我国还有这种好心人，那末我們要加以分析的这些事实有助于他們廓清全部怀疑。

大家知道，昨天早晨六点整，来自外国的几架轰炸机分成三批侵入了我国領土并且襲击了我国領土的三处地方；在每一处地方，人們都勇气百倍地进行自卫，在每处地方，都洒下了自卫者的宝貴

的鮮血，（掌声）每个地方都有不是成百而是成千个人目睹当地发生的事件。而且这是意料中的事。是人們每天都想到的事。这是焚燒甘蔗田、成百次地侵犯我国領空、海盜飞机越境以及清晨侵入我国的船只对我們的煉油厂进行海盜式的襲击的必然結局。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些事情的結果，这是美国勾結它的中美洲的走狗政府一直在策划的侵略計划的結果。这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都熟知的美国建立空軍基地的后果，甚至美国自己的报紙和通訊社都公开了这些基地。他們組織雇佣軍、准备了飞机場、美国政府提供飞机、美国人进行訓练、在危地馬拉領土上設立空軍基地，这些东西連他們自己的报紙和通訊社都談得厌煩了。

这些事情全体古巴人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昨天进行襲击时，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場。你們設想一下，在这个絕非寻常的事件面前，美国的执政者說了些什么？因为这不是"勒庫布尔号"爆炸事件（那是偷偷摸摸进行的破坏活动），而是在众目睽睽下同时在我国領土的三个地方用榴霰彈、炸彈、火箭和战斗机发动的一次襲击。

这是一次公开的行动，是一次意料中的行动，全世界都知道、都預見到会发生这种事件。

为了让这些事情留下一个历史的凭证，为了让我国人民一劳永逸地学会懂得这些事情，为了让哪怕只能見到一縷眞理微光的那一部分美洲人民能够学会懂得这些事情，我来向大家解釋一下，我来向大家說明一下帝国主义者是怎样行动的。（掌声）

你們认为全世界将会知道对古巴的进攻嗎？你們认为全世界将会知道已經发生的事件嗎？你們认为或者覚得可能压住昨天在我們祖国投下的罪恶的炸彈和火箭在世界上引起的反响嗎？世界

上会有人想到这一点嗎？有人能欺騙全世界嗎？有人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掩盖住眞理嗎？有人能哄騙全世界嗎？好吧，大家知道，就在昨天，他們在一次蓄謀已久的狡猾和罪恶的襲击中，不仅使用了美国飞机、美国炸彈、美国武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豢养的雇佣軍襲击了我国領土，他們不仅干了这些事，他們不仅毁坏了我国的物质財富，杀害了青年的生命，其中許多人还不滿二十岁，（喊声）而且，昨天美国政府还企图哄騙全世界，昨天美国政府还企图以难以想像的最恬不知耻的方式来哄騙全世界。（掌声）

这里有帝国主义如何活动的证据，帝国主义一切行动机构的证据，可以证明帝国主义不仅对世界犯下罪行，而且还要哄騙世界。帝国主义不仅用欺詐手段窃取人家的石油、矿石和各国人民的劳动果实，而且还捏造出誰也想像不出的謊言和各种无稽之談，从道义上欺騙全世界。

证据就在这里。我們要在我国人民面前宣讀一下帝国主义对全世界說了些什么。我們来看看昨天全世界知道了些什么，他們对全世界說了些什么，他們大概已經使千百万人相信了些什么，昨天成千上万份报紙发表了些什么，昨天数以千計的电台或电視台广播了些什么，以及通过美国通訊社，全世界或者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很大一部分地方知道了些什么。

合众国际社电：（喊声和嘘声）

“迈阿密四月十五日电：数名逃离菲德尔·卡斯特罗空軍的古巴飞行員駕駛第二次大战时的轰炸机在佛罗里达着陆，在这之前，这几名古巴飞行員炸毁了若干古巴軍事設备以示对某一胆小鬼背叛行为的报复。”

我重复一遍：“合众国际社迈阿密四月十五日电：（这是由上千

家报紙、电台和电視台在全世界广为傳播的电訊）数名古巴飞行員”——古巴飞行員，这是他們向全世界說的話，这就是他們在危地馬拉建立了飞机場、派遣了飞机、提供了炸彈和榴霰彈并且訓练了雇佣軍——这是众所周知的——之后，向全世界說的話。这就是他們在数百次侵犯我国領空之后向全世界說的話。在这种丑不堪言的事实面前，在这种絕非寻常的事实面前，在这种事件本身就构成世界丑聞的事实面前，那些美国佬干了些什么呢？美国政府干了些什么呢？

“合众国际社迈阿密四月十五日电：数名逃离菲德尔·卡斯特罗空軍的古巴飞行員駕駛第二次大战时的轰炸机在佛罗里达着陆，在这之前，这几名古巴飞行員炸毀了若干古巴軍事設备以示对某一胆小鬼背叛行为的报复。一架古巴空軍B—26型轰炸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場着陆，机身被高射炮和机关枪打得千孔百疮，两只发动机中仅有一只尚能运轉。另一架飞机降落在基韦斯特海軍机場；第三架在某外国着陆，——沒有說是哪个国家——，来自古巴的可靠消息表明，这三架飞机原計划——請注意听——在襲击后一起飞往該国。据未經证实的消息說，另一架飞机在托杜加島附近的海面上爆炸。”（掌声）“美国海軍正尽力查明此事。飞行員們要求不要公开他們的身分……”（喊声）“他們身穿飞行服，下飞机后立即申請在美国避难。”（喊声）

“爱德华·阿倫斯，”請看，“爱德华·阿倫斯，迈阿密移民局局长宣布正在考虑他們的申請。降落在迈阿密的留小鬍子的飞行員向移民局的官員說，他和另外三个古巴空軍飞行員几个月来一直在計划逃离卡斯特罗控制的古巴。他还說由于加洛的叛变，他才和另外两个人决定在飞向自由的大道时轰炸和扫射空軍基地的設

备，借以給加洛一次教訓。他說他在他自己的基地圣安东尼奧行动，而另外两个飞行員襲击其他基地。該飞行員表示願意和記者們談話，但是当摄影記者打算給他照相时，他垂下了脑袋并戴上了太阳眼鏡。”

“他解釋說——你們好好听一听这个弥天大謊和荒謬絕倫的事——他解釋說，他和其他飞行員的家眷尚留在古巴，他們害怕卡斯特罗对他們的亲屬采取报复行动”。这就是說，他們一口咬定飞机是被偷走的，有人开小差了，然而他們却不說出那些人的名字，让人家无从知道那些偷飞机、开小差的人叫什么。据他們說，那些人原来是古巴空軍的飞行員。不用說，編写这篇报道的那个美国人昨天早晨一定是喝得酩酊大醉了。

“合众国际社迈阿密电：在迈阿密降落的轰炸机駕駛員声称，在迪亚斯·兰斯逃跑以后，以及随之进行的清洗以后，继續留在古巴空軍中的只有十二名B—26型飞机駕駛員，他就是其中之一。迪亚斯·兰斯原任卡斯特罗空軍司令，但一九五九年初，当卡斯特罗上台后不久，他就逃走了。他还說今天他奉命在他所屬的基地地区进行例行的巡邏，而另外两个駐在郊外‘自由机場’的飞行員是找借口起飞的；其中一个当天要飞往古巴的圣地亚哥，另一个說要檢查一下高度計。早晨六点多钟，他在空中停留了五分钟。我的同志們——他又說——起飞得更早一些，因为他們要襲击我們早已拟定給以惩罰的飞机場。后来，由于燃料用尽，我只得取道飞向迈阿密，因为已經无法到达我們約定的地点。其他两个人在离开之前可能又扫射了另外一处地方，也許是巴拉高海滩，菲德尔的直升飞机就停在那里。这位飞行員沒有透露約定的地点是什么地方。”

美联社电：（喊声）

"美联社迈阿密十五日电：——这就是他們对世界說的話——美联社迈阿密十五日电：三名古巴轰炸机駕駛員，由于害怕在密謀逃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时被出卖，今天已逃到美国，在这之前他們扫射和轰炸了圣地亚哥和哈瓦那的机場。"

"两架第二次大战时期的双引擎轰炸机中的一架，在一位中尉駕駛下在迈阿密国际机場降落。他談到他和三名B—26型飞机駕駛員(現在古巴空軍一共有十二名B—26型飞机駕駛員)几个月来如何密謀逃出古巴的情形。"

"另一架飞机上載有两人，現已在基韦斯特海空軍机場降落。沒有披露飞行員的名字。移民当局已派人保护該两名古巴人并沒收了他們的飞机。"

"当該飞行員被領到海关办公室以及后来被送往某一未公开的地方时，大約有一百名古巴难民聚集在机場上向他欢呼万岁和鼓掌欢迎。"

你們瞧，"爱德华·阿倫斯，美国移民分局局长发表了——这位迈阿密移民局局长发表了——該古巴空軍飞行員的以下声明"，这就是說他們不仅硬說他是古巴人，而且恬不知耻地硬說他們不披露他的名字，为的是让人家无从知道他是誰。他們不但企图隐瞞起一个剛剛犯了罪的先生的名字，而且移民局局长还发表了他的声明。你們瞧瞧他們厚顏无耻到什么程度，你們瞧瞧帝国主义的官員和头子們多么寡廉鮮耻；你們瞧他們竟然那么繪声繪色地編造出一篇无稽之談，我相信，連猫也不会相信这篇鬼話；(掌声)連"瑪丽亚·拉摩斯的小雌猫"也不会相信这篇鬼話。

"飞行員說："——你們瞧瞧，为了給这条新聞加上一些細微末节，为了用各种細节来使他們的把戏不露破綻，他們拿出了这一篇

鬼話，你們听听他們編造的这篇鬼話：

“在前古巴空軍司令迪亚斯·兰斯逃走以及随之进行的清洗之后，一共有十二名B—26型飞机駕駛員留在卡斯特罗空軍中，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几个月来，我和另外三位飞行員同志計划着如何逃离卡斯特罗控制的古巴。前天我获悉，他們三人中的一个，阿尔瓦罗·加洛中尉——他們竟然盜用一个革命空軍飞行員的名字，安上了这个名字，眞是无耻已极，眞是不要臉达于极点！——前天我获悉，他們三人中的一个，阿尔瓦罗·加洛中尉，他是革命空軍915部队B—26型飞机駕駛員——剛好这位飞行員在圣地亚哥，十分凑巧，他剛好駐守在圣地亚哥——他和偵察部門的負責人拉米罗·瓦尔德斯手下的一个人談过話。我就让另外两人提高警惕，我們断定阿尔瓦罗·加洛可能已經出卖了我們，因为他一向所作所为就有点像个胆小鬼。于是我們决定立即采取行动。昨天早晨，指派我从我所在的基地圣安东尼奧起飞到比那尔德里奧省一个区的上空和皮諾斯島附近进行例行的巡邏。我通知了在‘自由机場’的朋友們，他們同意应該采取行动。他們中間一个人要飞往圣地亚哥；另一个借口要檢查一下他的高度計；他們倆将在六点钟从‘自由机場’起飞。——在‘自由机場’上根本沒有一架B—26型飞机，只有几架殘缺不全的飞机。——六点零五分我飞到空中。由于阿尔瓦罗·加洛的叛变，我們商定給他一次教訓，于是我就飞回圣安东尼奧，加洛的飞机就停在那里，我在他的飞机和附近的另外三架飞机上飞了两遭，打了几个洞。当我离开时，被短武器打中了，于是我就逃开了。我的同志們已先离开，去襲击我們約定要向他們襲击的机場。后来由于汽油不够，不能到达我們約定的地点，我不得不来到迈阿密。他們可能在撤退之前又扫射了另外几个地方，

例如巴拉高海濱，菲德尔的直升飞机就停在那里。”

就是說，这就是他們向全世界讲的东西。不仅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向世界散发了“古巴飞行員駕着飞机逃跑和进行了轰炸”的消息，而且还在全世界散布这篇鬼話。你們想一想，昨天世界上千百万人通过成千上万家报紙、电台和电視台的傳播讀到了和听到了些什么呢？你們想一想在欧洲、拉丁美洲許多地方、在世界上許多地方他們都說了些什么呢？他們不仅一口咬定有这类事情，而且还編造了一个有名有姓、情节細致、有头有尾的故事来說明如何策划的这一切。先生們，恐怕連好萊塢都要望尘莫及吧！

好了，这就是合众国际社发表的东西，这就是美联社发表的东西，这就是那些雇佣軍的声明，这就是移民局局长拿出来的声明，而他又說他們不肯說出自己的名字，以免被人发現，又肯定他們把飞机开跑了。

就此完結了嗎？沒有，沒有完，还有續集。現在来看看米罗·卡多納（喊声和嘘声）的談話……。不过在宣讀米罗·卡多納的談話之前，我先念一則在墨西哥发表的电訊，这是美联社墨西哥分社发出的。就是說，以此证明他們向全世界讲了些什么，墨西哥的大部分报刊，反动报刊发表了些什么，好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制造謊言和进行国际詐騙的整个机构是怎样工作的。

“美联社墨西哥联邦区十五日电，此間大多数报刊对古巴基地遭到逃出的古巴飞机轰炸一事，欣然表示欢迎，各报和古巴流亡团体一致认为此次轰炸乃是爭取摆脫共产主义运动之开端。政府保持緘默，左派学生团体和共产党人支持古巴大使何塞·安东尼奥·波尔图翁多的声明，說这些空襲是帝国主义者卑怯和絕望的襲击。显而易見，流亡的古巴人活动頻繁。一則来自古巴的消息

說，在反对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第一次入侵高潮一掀起，古巴新成立的流亡政府将迁往古巴并成立临时政府，可望临时政府将迅速获致許多反卡斯特罗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承认。古巴民主革命陣綫的亚馬多·埃尔南德斯·瓦尔德斯在此間說解放的时刻已然临近；并宣称逃出的三架古巴飞机襲击了四个古巴基地：哈瓦那附近的'自由机場'，圣安东尼奥机場，圣地亚哥的'中心机場'和比那尔德里奥的圭尼多机場。"

这就是从墨西哥发出来的东西。在帝国主义世界各国或受帝国主义剝削的世界各国首都都发表了諸如此类的东西。

为了彻底揭露这些先生們是些什么貨色，是哪一类蛆虫，为了让大家看看这些寄生虫是些什么玩意儿，我来念几段米罗·卡多納的談話。"米罗·卡多納博士发表的一項声明："这是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报道，"今晨，数名古巴空軍軍官为了古巴的自由进行了英勇的一击。在駕駛着飞机飞向自由之前，这些眞正的革命者力图尽量毀掉卡斯特罗的軍用飞机。革命委員会驕傲地宣布，他們的計划成功地实現了，委員会已經和他們取得了联系并嘉奖了这些勇敢的飞行員。他們的行动是社会各阶层爱国者在卡斯特罗殘酷无情的暴政統治下濒于絕望的又一例证。正当卡斯特罗及其追随者企图使世界相信——請注意听——，正当卡斯特罗及其追随者企图使世界相信古巴遭到来自外国入侵的威胁时，居住在古巴的古巴人决心不怕流血牺牲，进行斗爭反对暴政和压迫，像以往几次那样，他們为了自由，进行了这次打击。为了安全起見，不再公布更多詳情。"

請注意帝国主义是怎样工作的，是多么輕慢世界人民。大家早就知道飞机就在他們那里，飞机上甚至已經漆好古巴国旗和古

巴标志。这已經是公布了无数次的事了。而这些先生們却串通一气撒下了难以想像的、恬不知耻的弥天大謊!

但是还不仅如此。現在，我們最后来揭露一下帝国主义駐联合国的騙子手，这个家伙过去装作是位紳士、自由派、左派等等、等等，他就是艾德莱·史蒂文森先生，又一个十足的无耻之徒。这場騙局还在继續进行。也就是說继續在哄騙：合众国际社、美联社已經广为散布了那篇鬼話，上千家的反动报紙……它們自己发表了这些东西，各家主要报紙都欣喜若狂地刊登了那几个飞行員开小差的消息。

"瑪丽亚·拉摩斯的小雌猫"的代表先生到联合国去了。美国駐联合国大使艾德莱·史蒂文森矢口否认罗亚的判断，并重申約翰·弗·肯尼迪总統的声明，即在任何情况下，——我重复一遍——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武装部队都不会干涉古巴。史蒂文森向小組委員会出示合众国际社拍的几張照片，照片有参加入侵三个古巴城市之后今天在佛罗里达州降落的两架飞机。

于是史蒂文森說："机尾上有卡斯特罗空軍的标志，"他一边指着一張照片，一边說，"有星星和古巴的字头；这都是清晰可見的。我很高兴給大家看看这張照片。"史蒂文森又說："这两架飞机是由古巴空軍軍官駕駛的，飞行員是从卡斯特罗政权下逃出来的人。沒有一个美国人参与今天的事件，飞机不是美国的，"他强調說："而是卡斯特罗自己的飞机从他自己的机場起飞的。"

古巴外长說，今天清晨的侵犯无疑是企图发动一次由华盛頓組織、提供装备和資助的大規模入侵的序幕。罗亚还說，古巴政府在小組委員会和世界公众輿論面前严正地控訴美国政府企图用武力来解决其和联合国成員国之間的分歧。

这里我們有机会——这是其他国家人民难得的机会,——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地来认識一下什么是帝国主义。我們有机会欣賞到帝国主义的一切金融、宣傳、政治机构,雇佣軍,特务組織以及官員們是怎么活动的,他們如此泰然自若地,以前所未聞的方式哄騙世界。現在請大家想一想,如果这种說法和解釋竟然使世界上不知多少人相信了的話,那末我們怎么能够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呢?!

也就是說,他們組織了这次进攻,策划了这次进攻,訓练了雇佣軍,供給他們飞机,供給他們炸彈,提供了飞机場,这是举世周知的,襲击完了,他們却泰然自若地对世界說事情不是那样。因为他們知道,全世界将怒不可遏地奋起反对这种侵犯各国人民权利和破坏和平的駭人听聞的、卑鄙的侵略行动!(掌声)

这些卑鄙的美帝国主义者,使六七个家庭穿上丧服,杀害了一群青年,这些青年不是什么家私巨万的寄生虫;我們剛才埋葬的这些青年不是寄生的百万富翁,不是一見外国黄金就出卖自己的雇佣軍,不是强盜,而是我国人民的亲爱的儿女!(經久不息的掌声)他們是青年工人,是貧寒人家的子弟,他們沒有偷过任何人,沒有剝削过任何人,不是靠别人的劳动和血汗过活的,他們比那些百万富翁更有权利生活;比那些寄生虫更有权利生活;他們比那些蛆虫更有权利生活。(掌声)因为他們不像美国百万富翁那样靠别人的劳动生活,他們不像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雇佣軍和蛆虫(喊声:"滾出去!")那样靠外国黄金生活。他們不靠嫖賭生活;不靠偷人搶人生活;他們有权利要求人們尊重他們的生活。任何卑鄙的帝国主义百万富翁都沒有权利派遣飞机、炸彈和火箭来杀害这些祖国亲爱的年輕人的生命!(掌声)

那些贊同这种罪恶的人，那些贊同这种野蛮行为的人，那些卑鄙无耻地出卖自己并且支持那些犯罪活动的人，那些在大街上、在教堂里、在学校里、在任何地方阴謀反对祖国的人，应該受到革命給予他們的应得的惩罰！（掌声和喊声："枪毙！枪毙！"）

这就是帝国主义的罪行，这就是帝国主义的謊言！然而大主教們却跑来贊美这些謊言！（喊声："滾出去！"）反动的牧师們却跑来把这些謊言奉若神明！

帝国主义策划了这次罪行，組織了这次罪恶行动，武装了那些罪犯，訓练了那些罪犯，出錢資助他們……。那些罪犯就跑来杀害了七个工人的子女，而又安然地在美国降落，当全世界知道了他們的行徑时，他們就宣布說那是古巴飞行員，編造了一篇神乎其神的鬼話，并在全世界广为傳播，通过世界上反动的蛆虫巢穴里的各家反动报紙、电台和电視台把它公諸于世，然后大主教們又出来贊美这謊言、把它奉若神明，（喊声和嘘声："滾出去！"）世界上这些雇佣軍、剝削者和騙子手結成的狐群狗党就这样在这次犯罪活动和捏造謊言中互相勾結！（掌声）

还有哪个正直的古巴人不明白嗎？还有哪个正直的古巴人怀疑这一点嗎？如果这还不够充分，如果仅只目睹这种行动的方式还不[illegible]

但是，这样就能哄騙世界嗎？我这样想，假如美国总統先生哪怕是有一丁点廉耻的話，万一美国总統还有一丁点廉耻的話，那末古巴革命政府就要把他放在世界面前，如果他有一丁点廉耻的話，那末就請他把那些他一口咬定是从我国領土上开出的飞机和飞行員們交給联合国！（經久不息的掌声）

古巴将要求联合国介紹一下那些他們說是从古巴空軍开小差跑掉的飞机和飞行員們。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是否还能够继續遮住自己的臉！

如果他們不交出来，那又是为了什么？自然美国总統先生有权利要人家不要称他作撒謊家。好吧，如果美国总統先生願意别人沒有权利称他作撒謊家的話，那末就請他把他說的飞机和两个飞行員交給联合国！（掌声）

嘿！如果美国总統不把那些飞行員提交联合国目的是为了证明——他怎么能证明！——那些飞行員先生們原来在这里并从这里开小差跑掉了，那末不仅古巴革命政府而且全世界都有权利称他作撒謊家！（掌声）全世界，不仅古巴政府而且是世界各国人民都有权利宣布美国政府在世界上不配享有最低的威信和尊重！（掌声）

当U—2飞机在苏联上空偵察被击落时，美国政府的第一个声明說是一架飞机偏航而被击落。但是在他們撒下了弥天大謊之后沒有几天，就又閃爍其辞了，因为凑巧駕駛員还活着，他像一只鸚鵡一样讲述了每一个細节，美国赤裸裸地暴露在世界面前，于是只得承认U—2飞机是美国的，它进行了間諜活动，而且是他們把它派出去干这种事的。

美帝国主义政府不会有别的办法，它只有承认飞机是他們的，

炸彈是他們的，子彈是他們的，雇佣軍是由他們組織、訓练和豢养的；基地在危地馬拉，对我国領土的进攻就来自那里，沒有被打下来的飞机安然无恙地在美国的海岸降落了，在那里他們找到了避难所。（掌声）

那末，美国政府的这个謊言怎么能够維持得住呢？我請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劳你們大駕对肯尼迪先生說，如果他不把那两名飞行員提交联合国，那末我們完全有权利說他是位撒謊先生，如果他不是撒謊先生，那为什么不把那两个飞行員交出来呢？

难道他們以为他們能够瞞过世界？……不行。古巴已經有了一个向全拉丁美洲广播的电台，（掌声）无数的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兄弟們正在收听。

肯定說我們不是处在驛站馬車的时代。我們是处在无綫电时代，一个国家的眞实情况可以傳递到遙远的地方。此外，也許这些帝国主义先生們忘記了，我們是处在宇宙航行的时代，（掌声）虽然这种航行不是屬于美国佬的。

就在这里，先生們，当全世界由于苏联剛剛以人类的精确性、高超的技术，成功地实現了科学上的一桩英雄业績从而对苏联深感欽佩，当这种反响还沒有平息的时候，（掌声）当这种欽佩的反响在全世界还沒有平息的时候，在苏联实現的丰功偉績的同时，美国政府也有它的英雄业績：轰炸一个沒有飞机、沒有船只、沒有軍事力量給以还击的国家的設备！

同志們，这就是說，我們要求全世界来比較一下苏联的創举和帝国主义的創举，苏联的創举对人类意味着欢欣鼓舞和充滿希望，美国佬的創举意味着耻辱、恶劣和可憎。一方面是能够把人送上太空并安全返航的科学創举，另一方面是美国佬的創举：武装雇佣

軍，給他們錢，要他們对一个国家进行彻头彻尾背信棄义的、恶毒的突然襲击，杀害十六七岁的青年。他們不容許这个国家有气节、尊严和勇气。帝国主义者不能容許我們，就是因为我們屹立在这里，帝国主义者不能容許的是古巴人民的尊严、剛毅、勇敢、思想坚定、牺牲精神和革命气概。（掌声）

这就是他們不能容許我們的，不能容許我們屹立在他們的鼻子底下，不能容許我們在美国的鼻子底下进行一場社会主义革命！（掌声和喊声："前进，前进，誰要不喜欢，就請他吃泻葯！"）

我們就用这些步枪来保卫这个社会主义革命！（掌声）我們就是用昨天高射炮兵把侵略飞机打得千孔百疮的勇气来保卫这个社会主义革命！（掌声和喊声："我們必胜！菲德尔，我們跟你在一起！"并齐声高呼其他革命口号）

这个革命，我們不用雇佣軍来保卫，我們以古巴人民的男男女女来保卫这个革命。

誰有武器？难道雇佣軍有武器？（喊声："沒有！"）难道百万富翁有武器？（喊声："沒有！"）因为雇佣軍和百万富翁是一丘之貉。难道那些紈袴子弟有武器？（喊声："沒有！"）难道那些工头有武器？（喊声："沒有！"）誰有武器呢？（喊声）是誰的手高举起这些武器？是少爷們的手嗎？（喊声："不是！"）是闊佬們的手嗎？（喊声："不是！"）是剝削者的手嗎？（喊声："不是！"）是誰的手高举起这些武器？（呼口号）不是工人的手嗎？（喊声："是！"）不是农民的手嗎？（喊声："是！"）不是长滿硬茧的手嗎？（喊声："是！"）不是創造者的手嗎？（喊声："是！"）不是貧苦人民的手嗎？（喊声："是！"）誰是人民的多数？是百万富翁，还是工人？是剝削者，还是被剝削者？是特权者，还是貧苦人？（呼口号）那些特权者沒有武器嗎？（喊声：

"沒有!")貧苦人有武器嗎?(喊声:"有!")特权者是少数嗎?(喊声:"是!")貧苦人是多数嗎?(喊声:"是!")貧苦人手持武器进行的革命是民主的嗎?(喊声:"是!"掌声和喊声:"菲德尔,菲德尔"和各种革命口号)

工人和农民同志們,这是一場貧苦人的、由貧苦人进行的、为了貧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为了这場貧苦人的、由貧苦人进行的、为了貧苦人的革命,我們准备貢献出生命。(呼口号)

工人們和农民們,祖国的貧苦的男女們,你們是否宣誓为保卫这場貧苦人的、由貧苦人进行的、为了貧苦人的革命而流尽最后一滴鮮血呢?(喊声:"是!")

祖国的工人、农民同志們,昨天的襲击是雇佣軍侵略的前奏,昨天杀害了七名英雄的襲击的目的在于破坏我們停在地面上的飞机,但是他們失敗了。他們未能破坏我們的飞机而敌机的主力却被击伤或击落了。(掌声)在这里,在牺牲了的同志們的墓前;在这里,在工人和貧苦人的子女、英勇的青年們的遺体旁边,我們重申我們的决心:我們要和他們一样挺起胸膛对着子彈和献出生命,我們为我們的革命感到自豪,为保卫这場貧苦人的、由貧苦人进行的、为了貧苦人的革命而感到自豪,无論雇佣軍什么时候来,无論需要对付什么人,我們将毫不犹豫地为保卫革命流尽最后一滴鮮血。(掌声)

工人阶級万岁!(喊声:"万岁!")农民万岁!(喊声:"万岁!")貧苦人万岁!(喊声:"万岁!")祖国的先烈們万岁!(喊声:"万岁!")祖国的英雄們永垂不朽!(喊声:"永垂不朽!")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喊声:"万岁!")自由古巴万岁!(喊声:"万岁!")

誓死保卫祖国!我們必胜!(掌声)

同志們，让我們来唱国歌。（群众齐唱国歌）

同志們，从最近几个星期里发生的全部事件、从昨天的卑鄙襲击可以看出，雇佣軍的侵略迫在眉睫，为此按照全国保持警戒状态的动員令，各个部队应該开往所屬营地。让我們高唱国歌，高唱爱国歌曲，高呼“投入战斗”，以“为祖国而死虽死犹生”，“带着鎖鏈而生就是生活在屈辱和欺凌中”的信念，向各民兵营房前进，組成战斗营，准备好迎击敌人！

同志們，各归自己的营地，守候待令。（掌声）

（譯自古巴革命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吉隆滩：帝国主义的溃敗》文件資料集第一卷）

关于美国雇佣軍入侵事件和吉隆滩战果的电視演說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大家已經了解大部分事实，也从許多消息中知道了这次进攻是怎样进行的。一般說来，大家的消息来源，部分是我們总参謀部发出的报告，其次是各报所刊載的报道，还有俘虜自然而然地、完全自发地提供的供詞。这么說，群众已經知道有关这次入侵、有关它是如何組織以及如何被击溃的大量材料和事实。

因此，这里我只打算一般地談一談，并向大家略为說明在战斗发生的地区，敌人的計划是怎样的，我們革命者是怎样部署，怎样实現計划的。

首先，相当时間以来，几乎是一年以前，大家就知道有人在組織一支远征軍，准备进攻我們的国家。革命胜利以来，我們一直生活在一連串的威胁、危險和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之中。这就是說，在这一切外来威胁之下，革命不得不經常处在受到进攻的一系列可能性之下。

革命的敌人，也就是說帝国主义，是唯一有力量的敌人，也是唯一能够組織这种进攻的敌人，他們有种种不同的方案。我們經

常要考虑帝国主义对革命可能采取的种种行动：或者是間接侵略，或者是……他們后来終于实行了的是間接侵略，固然也不能說是完全間接的。从雇佣人員参加入侵这一点說来，那是間接侵略，然而那也是直接侵略，因为这些人員是在美国人所組織的訓练营获得指示，使用美国人所供給的海空装备前来进攻的，入侵的部队甚至是由美国的海軍部队护送的，尤其是美国空軍在一定的时刻参加了战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此，这次侵略并非典型的間接侵略。这是間接侵略或間接进攻的战略和参加这次战斗的人們的直接行动两者的混合。这就是說，这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它既不是由海軍陆战队、由它的空軍、由它的武装力量直接进行的一次直接侵略，也不是它的各种部队都不参預的一次間接侵略。这就是說，这种侵略，基本上是在雇佣軍的基础上組織起来，而由海軍和空軍給以頗为直接的支持的。

这就是說，經常要考虑以下几种可能性：一种是間接进攻，一种是通过美洲国家組織的进攻，一种是直接进攻。

典型的間接进攻，就是推翻危地馬拉阿本斯政权的那次进攻。那也是一次組織雇佣軍搞的行动，虽然据說——但是根据我們的經驗，我們可以肯定——从美国航空母舰起飞的美国飞机参加了反对阿本斯的战斗。可是，一般地說，可以认为这种进攻是一种間接进攻。

也要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在美洲国家組織內，由美国施用压力，迫使大多数拉丁美洲政府参加，发动一个集体行动来反对古巴；还要考虑到直接进攻的可能性。

事实上，美国始終在使用和威胁使用这三种类型的行动：間接行动当然是老早就开始准备了的；同时还在进行活动，設法組織一

种反对古巴的集体行动，这种行动沒有能够成功。它之所以沒有能够成功，大部分是由于拉丁美洲輿論支持古巴革命。这成丁美国政府至今无法越过，而且越来越无法越过的障碍。这使一些动摇的政府，在美国的这种活动面前，保持住了自己的中間立場，并使一批立場坚定的拉丁美洲政府联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墨西哥政府反对干涉古巴問題的立場非常坚定；夸德罗斯政府反对这种干涉的立場也是坚定的；厄瓜多尔政府的立場也很坚定。

一句話，美国企图依靠美洲国家組織組織一次侵略的活动，遭到了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有力反抗。

那末，美国能够依靠誰呢？这样，美国就得借重拉丁美洲最腐敗、名声最臭的政府。起先，它企图借重特魯希略，当时对古巴組織的侵略，似乎要从多米尼加来了。后来，美国又以帝国主义政府特有的虛伪，开始进行广泛活动，企图博取拉丁美洲一些所謂代議制民主政府的支持。为了这个目的，为了遮掩它的政策的丑恶眞相，于是就开始装成特魯希略的敌人，假意亲近拉丁美洲那一类不像特魯希略那样臭名昭彰的統治者。

就在这个时期，召开了哥斯达黎加的会議，会上发表了那个归根到底毫无任何重大的影响的宣言。而那个宣言却引起了反应，在哈瓦那举行了集会，同时也在拉丁美洲輿論中引起了极大反应。当时美国的政策是在这方面努力，企图以譴責特魯希略为借口来攻击我們。这就是說，一个曾經支持过特魯希略政权、曾經喜欢过多米尼加这种政权形式的政府，由于純粹虛伪的理由，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表面上放棄了这种政策，装成了特魯希略的敌人。

美国一方面譴責特魯希略，另一方面却同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危地馬拉的伊迪戈拉斯加强联盟，尽管这些政权，例如尼加拉瓜和

多米尼加的政权，是来历相同的；这些国家的政权都是在美国占領下产生的，是在那时組成的武装力量中产生的；这些武装力量后来和美国壟断資本、和这些国家的反动势力結成联盟，保持住了它們的統治地位。

到了最后，美国政府在它侵略古巴的計划中完全陷于孤立，和它串通一气的就只剩下危地馬拉和尼加拉瓜的政府。这两个政府，是典型的腐朽、专制、反动的政府，是它們国家里工人、农民利益的敌人。

这就是說，美国所能利用的就是这一些工具。美国不可能依靠像墨西哥这样的政府，也不可能依靠像巴西这样的政府来进行这一个活动；最后，也不可能依靠拉丁美洲其他不願意被牵連到美国反古巴陰謀中去的执政者。

这就是說，美国在这个冒險行动中的伙伴，是拉丁美洲最反动最腐朽的政府，主要是危地馬拉和尼加拉瓜的政府，它和它們一起来进行这种間接的侵略。

在某一些时候，我們也处在直接侵略的危險之中。这种危險始終威胁着我們，有时候美国領导人物跃跃欲試，危險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去年十二月末今年一月初，即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后一些日子，就曾是直接侵略似乎迫在眉睫的一次。

我們一直在联合国以及許多别的場合，談到这种侵略的可能性，談到美国可能寻找一个口实，可能組織或准备一次自我侵略，就像美国准备实行軍事侵略时向来所做的那样。他們总是想方設法捏造或胡謅一些借口。因此，我們对关塔那摩海軍基地遵循着謹慎的政策。这就是說，我們遵循着一种十分謹慎的政策，尽力避免让美国在这里找到进攻我国的借口。当我們出席联合国会議的

时候，我們在联合国提出的問題之一，就是我們担心美国会在关塔那摩策划一次自我侵略，我們宣布我們决不使用武力收回关塔那摩，宣布我們将一貫遵循法律的途徑，用合法的手段，通过国际机构要求收回我們的这一块土地，其目的是不让美国找到对我国进行直接侵略的最微末的借口。

我們对于直接侵略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抵抗到底，直到最后一个人。这就是我們的决心。然而，我們当然也希望不发生这种侵略。沒有一个国家能够对这类造成生命財产損失的事情漠不关心。因此，我們希望不要发生这一类的侵略。因此，我們千方百計地避免让他們找到最細小的借口。我們也总是在告訴全世界，在这个問題上，我們的立場如何，目的是使他們沒有办法走这样的一步。

另一方面，我們已經下定决心：如果这种直接侵略在我們国家发生，他們到那时候就会知道在这里将遭到什么。他們将遭到我国人民的坚决抵抗，我国全体人民的全面抵抗。那时候，他們将会在人民的抵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即使他們准备的是一場直接侵略。

这种直接侵略的危險現在又日益严重了，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間接进攻的計划失敗之后又严重起来了。我們向来就說，我們知道，帝国主义必将灭亡，历史注定它要灭亡，可是我們不願意它到我們家里来自杀，使我們受到損害。

这就是說，我們认为帝国主义必将灭亡，我們认为帝国主义活一年寿命就短一年，帝国主义注定要老死或横死。这就是說，如果世界能过一段和平日子，它就会老死，这样帝国主义多少还能活些时候；如果帝国主义挑起一次世界大战，那它就要遭到横死。

这就是說，如果他們把人类引向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它就要遭

到横死；如果他們平靜一点儿，回想一下，思考一下，本着起碼的理智、起碼的历史責任感办事，这样他們就会避免一場世界大战，可以活一个短时期或者一个較长的时期。可是問題是，作为一个社会經济結构，毫无疑問它要消灭，这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規律所决定了的。这是毫无疑义的。（掌声）

我們当然不願意帝国主义到我們家里来自杀，使我們受到損害。这就是說，它向我們进攻来自杀。但是，如果这件事发生了，如果这件事万一发生了，那末沒有二話，我們要抵抗这个进攻；我們要給予他們料想不到的坚强抵抗。（掌声）

当然，这就意味着帝国主义横死的末日已經开始，这个横死是他們自己招来的。因为唯一的在玩弄战爭的，把世界拖到战爭边緣的，就是他們。他們这样做，有着一連串的原因：首先，是它的侵略本质，它的統治的本质，它的法西斯思想，以及美国領导集团愈益明显的法西斯精神；其次，是它本身的矛盾，以及它本身的經济問題，这些問題迫使他們制造一連串的危机，挑起一連串的战爭危險，其目的是要在战爭經济的基础上，維持住它的机构，它的經济体系。

这就是說，他們企图摆脫他們不得不經受的危机，这种經济危机是由其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产物。他們企图使用战爭的手段来摆脫它，可能的話尽量使用局部战爭的手段。例如，每当他們到了經济危机的边緣，他們就企图制造一种局部的战爭。为什么呢？为了使軍事經济活跃起来，使現在遭到生产过剩危机的工厂进行生产。因为当战爭的机会一出現，他們就把一切軍需工厂全部开动，一句話，他們只有通过战爭的道路来解决通过和平的道路所不能解决的問題。

这就是說，在正常时期无法保持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統治，因为它要逐漸发展成危机。它不像社会主义制度那样，有完善的經济組織，有按照需要的完善的計划安排，有每年百分之十的增长率。这就是說，每年生产能力增加百分之十，而美国的生产能力每年只增加百分之二左右，很大一部分美国的工厂陷于瘫痪状态。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一种計划經济，因为这不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不是为了世界的需要而生产的，这种經济制度是建筑在一部分人壟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这些人完全違背了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于是，这种制度产生了生产过剩、自然資源和工业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的危机。于是，他們就拿战爭作为眞正的"万应灵药"。这就是說，战爭作为周期性危机的良药，靠了它，他們才能在軍需物資的基础上振兴他們的經济。

这就是說，他們沒有能力为和平而生产；他們沒有能力生产工业机器、农业机器、医疗設备、卫生設备。換句話說，他們不能够合理利用这一切設备能力和資源来造福美国人民、造福全人类；他們本身的經济制度阻碍他們为了和平的目的使用这些自然資源和他們的工业能力。結果是浪費了大量人力、工业設备和自然資源，这些，只在战爭的时候才使用得上。

你們都已經知道，美国的战爭預算超过四百亿美元。这一笔錢如果用来建設，譬如說，用来制造建筑房屋的材料、建筑学校的材料、建筑医院的材料、修筑道路的設备、建立工业的設备，那末簡直难以想像，这四百亿美元的出产对于全世界具有多大的益处。

还应該看到，美国的工业能力和經济能力并未全部利用；有一些工业只进行三分之一的生产。而在苏联，由于計划經济，所有的

工厂都最大限度地生产以滿足需要。在美国就沒有这种事。

在美国，随便哪个人想开一家口香糖厂，就可以开一家口香糖厂，尽管同类的工厂已經有了两百家。另一个人想开一家雪茄烟厂，就可以开一家雪茄烟厂。另一个壟断資本家想开一家汽車厂，就可以开一家汽車厂。

換言之，在那里，投資是毫无計划的。

在一个計划經济的国家里，人們考虑到什么工厂才是需要的。如果雪茄烟厂已經足够，就不开雪茄烟厂，而开一家鞋厂，开一家紡織厂，或者开一家农业机械厂。为什么呢？因为全国生产都是有領导地进行的，投資是有計划的。在美国就沒有这回事。由此可見，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自然資源被荒唐地浪費着。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进入战爭，他們怎么办呢？他們就实行战时的經济体系軍事化，按战爭需要来安排計划。因为当战爭发生时，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們受到了約束，政府不允許每一个壟断資本集团生产自己喜欢的东西，而是对他們說：你不能继續生产汽車了，現在你应該生产坦克；現在你不能继續生产游艇了，你应該生产軍舰，生产登陆艇；你不能继續生产这样的产品，諸如民用飞机了，你应該生产軍用飞机。那时候，他們控制着整个經济，制訂生产計划；当他們控制着經济时，設法达到惊人的生产高度。

这就是說，在战爭期間，他們制訂計划，对經济进行控制，达到預定的生产指标。此外，在这种情况下，人們才都有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工厂都投入生产，为了战爭而生产。

他們沒有可能通过和平时期的生产解决失业問題，因为有一連串的利益是和这样的一个計划相抵触的。相反，只有在打仗的时期，在战爭的时期，他們才能够通过軍事生产来解决經济危机。

因此，在美国有些集团，他們想通过玩弄战爭，玩弄战爭的危險，来解决他們面临的經济問題。而且尽可能只搞局部战爭。

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策的特点之一。

至于对我們的国家，他們曾經設想各种各样的侵略，特别是这种直接的侵略。这种威胁我們已經好几次遇到，現在又遇到了。就如我前面說的，这是因为他們遭到了失敗的緣故。

好吧，我們現在来談一談他們对我們所进行的这一种侵略。

他們怎么能够組織起一支雇佣軍，在我們国家对全民团結一致的强大力量、对起义軍和民兵的强大力量，进行軍事行动呢？誰都无法設想，他們怎么能够集合起足够的力量来和我們作战。可是他們考虑的并不是这一种战爭，并不是想用雇佣軍在我們国家登陆，正面击溃我們的軍队，然后占領全国的这种正面交鋒的战爭。他們考虑的是一种消耗的战爭。

美国对我們国家的侵略計划，当然，并不是一个单純的軍事計划。軍事侵略，不过是帝国主义对我們侵略的一个方面。侵略是从經济方面开始的；这就是說，首先对我們的侵略是一种削弱革命的經济侵略。这就是說，在經济战綫上打击我們。他們在經济战綫上怎样打击我們呢？他們用取消食糖定額的办法在經济战綫上打击我們。

我們的經济，是一种以向单一市場輸出为基础的經济，基本上只生产一种东西，就是食糖。这就是說，是一种以单一作物向单一市場輸出为基础的經济，这单一市場就是美国的市場。我們的經济，是完全依賴于美国經济的。

因此，在我們国家里，爭取經济独立的口号說过不知多少遍，翻来复去地說过。也由于这个原因，几乎全世界都在反复地說着

这句口号："沒有經济的独立，就沒有政治的独立。"很明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眞理。我們并沒有經济的独立。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們完全依靠美国的市場；我們的輸入也依靠从美国的进口。

此外，我們的經济把持在……国家的經济也把持在美国壟断資本的手里。銀行，主要的工业，矿产，燃料，电力，电話，我們大部分最好的耕地，主要的制糖厂，——一句話，都是美国壟断資本的財产；我們的經济，完完全全得依靠美国。因此，我們不可能自称为一个自由的国家，因为我們在經济上并不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取得了政权，于是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布了一系列的革命的法令，力图改变我們国家的經济結构。这些革命的法令立刻和美国壟断資本集团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而和美国壟断資本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就意味着和美国統治集团发生冲突，因为，归根結蒂，美国的壟断集团和政府是同一回事。

过去沒有任何一个政府曾經和美国发生过問題，这只是因为这些政府沒有制訂过任何一条有利于人民、損害壟断資本在古巴利益的革命法令。自然，在拉丁美洲也有一些政府和美国保持着亲密的友誼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們沒有制訂革命的法令。是的，因为他們沒有制訂一条把石油收归国有的法令；因为他們沒有按照人民的要求制訂一条把矿山收归国有的法令；因为他們沒有进行土地改革；因为他們沒有施行任何眞正行使主权的政策。当阿本斯政府企图在危地馬拉实行土地改革，影响了联合果品公司的土地占有的时候，立即引起了美国对这个国家的侵略，推翻了这个政府。

直接的干涉，是屬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从罗斯福的政府开始，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这种直接干涉就消失了，代之以一

种間接的干涉，就像在危地馬拉所施用的那样。他們并沒有派海軍陆战队到危地馬拉去，他們派卡斯蒂略·德·阿馬斯，派一支雇佣軍，和危地馬拉的职业軍队勾結在一起，于是占領了这个国家，使它受苦，一直受苦到現在。他們在那里有一个老爷，他不过是美国的一件工具；而在危地馬拉，有着可怕的饥餓和巨大的不滿。这位老爷就在那里从事組織雇佣軍的工作，来侵犯我們的国家。

危地馬拉人民受到那帮服膺美国政策的雇佣軍进攻之后所遭到的悲慘命运，就是这样的。

在我們国家，开始实行了一系列的法令和社会改革、經济改革，因此也和美国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但是这一次，帝国主义并沒有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像在危地馬拉那样，有一支經过訓练的职业軍队，由他們的外交使节指揮，反过来反对人民的政府。沒有。在古巴，职业軍队已經被击溃，旧式的軍队已經被击溃，武器完全落到了农民手里，落到了工人手里，落到了人民手里，他們就是起义軍汲取力量的源泉。美国的軍事顧問团在古巴一直待到巴蒂斯塔倒台的那一天。奇怪的是，当我們的軍队到达自由城，即原来的哥倫比亚軍营的时候，第二天早晨发現美国軍事顧問团的成員像往常一样，像往常每天所做的那样待在那里。他們在那里等着瞧我們是不是对他們說："好吧，还在这里开始教练吧。直到昨天你們还教练巴蒂斯塔的士兵来杀我們，現在教练我們吧。"

可是我們对他們說："好吧，你們該做的事是尽快地回老家去，我們用不着你們……"（掌声）我記得很清楚，我在那里的一个小客厅里会見了这一群軍官，对他們說："好吧，你們教练过巴蒂斯塔的軍队，而巴蒂斯塔的軍队完蛋了。而我們，我們沒有經过你們教练，就打敗了巴蒂斯塔的軍队。說实話，你們就这样教练出一批打

敗仗的人。我們不要你們教练。”(掌声)我就請他們走了。

現在已經沒有了軍事顧問团，沒有了他們用来和領导軍队的軍官建立联系的工具。这些領导軍队的軍官，在一定的时候，当政治情况发生了变化，就被他們所利用。他們在古巴碰到的，是一个有点儿复杂的情况。这情况不同于危地馬拉，因为他們不能依靠职业軍队，也不能依靠軍事顧問团，他們要应付的是一支全新的軍队，由一些經历过战爭的人指揮；这些人和他們沒有絲毫的共同利益，这些人的阶級利益和职业軍队所要保卫的阶級利益完全相反。

这就是說，他們曾經勾結过一支軍队，而如今却不能够在古巴指望有一支軍队举行政变。政府得到人民的巨大支持；革命政府有一支产生自人民行列的新的軍队。怎么办呢？于是他們开始了經济侵略，开始了侵扰的計划。怎么办呢？他們自問。

他們說：“好吧，既然古巴是一个經济上完全依賴美国市場的国家，古巴是一个經济不能独立的国家，一个完全依靠我們的不发达国家；任何政府，只要取消食糖定額，任何政府，我們只要箝制它所依賴的市場，就不得不倒台。”他們这样估計，于是开始进行威胁，而威胁的政策最終变成了实行的政策。后来就来到了完全取消我們食糖定額的时刻。

他們就这样对一个国家进行侵略，这个国家，首先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其次是习慣于消費一些奢侈品，因此最近几年，輸入总是超过輸出。革命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了节約的政策，但是并不是損害工人、損害农民的节約，因为农民并不坐卡迪拉克汽車，农民和工人也不是到巴黎、到美国旅行的人，农民和工人也不是消費这一切奢侈品的人。在我国，例如，花費了……据我所知，过去在我国，单单进口汽車就花費了三千万美元左右，汽車零件的

进口也达到这个巨大的数目。而在农业設备上，却每年只花費五百万美元。

另一方面，却有着大片的土地长滿了鸚草，沒有耕作，完全荒蕪。农村里，成千上百的家庭在挨餓，沒有工作，完全依靠甘蔗收获季，依靠三个月甘蔗收获季的工作，一般就依靠这三个月的工作来清偿失业期間欠下的債务。

这就是我們农村的現实。

革命一方面規定了对人民有利的政策，这就是說，降低了房租，減輕了稅收，把荒蕪了的土地交給合作社，发展农业，投資购买大量农业設备，使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做。同时我們开始实行一种政策，这政策一方面使人民直接受惠，另一方面限制奢侈物品的进口，不买华貴的汽車，而买农业机器和工厂設备。

这样，用这个节約的政策，政府成功地使得外汇有了显著的增加。这是和帝国主义所想的完全相反的。他們对拉丁美洲宣傳过一种勒紧褲腰带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內容就是犧牲人民群众，犧牲工人农民，冻結工資等等一系列措施；另一方面，它却完全不影响在經济上占統治地位的阶級的生活方式、揮霍、嗜好和收入。这种勒紧褲腰带的政策毫不要求他們忍受犧牲。而我們实行的紧縮政策所影响的，恰恰正是这些社会阶級，他們花費奢侈品最多，揮霍最多，旅行最多。这就是說，这些老爷要到国外旅行时，我們并不核准他們申請的全部美元，只給他們有限的一部分。以前他們带着比索到銀行，兌換成万美元，拿了就到巴黎去花。革命胜利以后，这不行。对他們說：要到巴黎去，就是这一些錢。这就是說，有个限額。

这样建立起来的紧縮政策，对人民并无影响，但是对在經济上

占統治地位的阶級却有影响；这个政策的实行，恰恰是为了购买农业机器，建立工厂，改善人民中貧苦阶級的教育条件和居住条件。

他們在拉丁美洲宣揚一种建立在牺牲工人农民、而一点不牺牲統治阶級的基础上的勒紧裤腰带的政策。革命政府則建立了一种对工人农民有利、牺牲在經济上占統治地位的阶級的紧縮政策。

等到他們发覚了这个政策的結果；等到他們看見切·格瓦拉到了国家銀行，工作做得极有成績，而那个大家都认为在經济問題上是个圣賢的"深謀远虑"的先生，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古巴，他还沒有溜出国我們就撤換了他——他是在失去了国家銀行的位置以后溜出国去的——，于是他們等待着这个沒有这些"深謀远虑"的先生們帮助的国家垮台。

可是发生的事情却完全相反，因为这些先生，是一些"深謀远虑"过分的先生，他們对帝国主义有用，对人民并沒有用。于是我們用有才智的同志代替了他們。这些同志現在在那里不是为帝国主义工作，而是为人民工作。

由于这种节約的政策，外汇逐漸增加了。于是他們明白了这个形势，就从石油开始，进行了进一步的侵略。大家都記得，他們是怎样企图使我們沒有石油的。

我們由于和苏联的协商，而且也由于我們有意把我們的产品卖給别的市場，因此我們訂立了一个协議，出售一定数量的食糖給苏联，买回他們的石油。为什么呢？因为我們用食糖来支付石油的价款。

以前，我們得用美元来支付石油的价款，而这些美元又需要从不买我們食糖的别的市場上去得来。节約外汇，用在工业和农业机器上，这对于国家說来，是恰当的；把食糖卖給别的市場，得到以

前要用美元支付的东西，也是恰当的。所以把食糖卖給苏联，取得石油。

可是，当美国石油公司得到通知說我們需要消耗的一部分石油将从苏联得到时，他們坚决地說：不行，他們那里不炼苏联的油。如果不是从他們所控制的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石油井里出来的油——这类进口使他們賺了巨額利潤——他們不炼，因为他們經营炼油厂，也經营在其他国家开采石油。

这就是典型的壟断資本：它是矿藏的主人，是油井的主人，是輸油管的主人，它輸送輸油管里的油，它提炼石油，此外，它还予以分配。这就是一个壟断企业。

向他們提出，古巴消费的一部分燃料，要从别的来源得到时，他們就拒絕提炼石油。为什么他們拒絕？因为他們想，如果我們采取一个反对他們的步驟，我們就沒有了石油；一个国家如果沒有了石油，結果就缺乏了燃料，就要遭到巨大的危机，这就会給予革命以沉重的打击。

这事情的結果是，这些炼油厂干脆被沒收了。于是苏联为供应我們石油，供应我們所需要的全部石油进行了一次巨大的努力；这个努力收到了它的效果，使我們果然摆脫了这个侵略，否則这个国家就要沒有石油。幸亏由于苏联的努力，保持了一条石油供应綫，使我們直到今天也不缺乏。这些石油我們是比較便宜地买来的，比我們付給美国壟断企业的要便宜得多；此外，我們也不是用美元买的，而是根据我們的貿易协議支付的，这就是說，我們用食糖支付。而且，我們买来石油，卖去了别的东西；以前我們买来石油，却什么也沒有卖出。

我們渡过了这个难关。他們看到，在石油問題上革命打退了

侵略，同时又看到我們的外汇继續在增加，使我們有可能实行我們发展經济的計划，他們就又耍了另一招。这一招是什么呢？他們把我們完全拒于美国市場之外，这就是說，取消了美国市場上我們的食糖定額。

任何一个政府，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时期，都难以抵抗这种侵略。像这样的一种侵略，只有一个革命的政府，在革命的人民支持下，才能抵抗得住。这个侵略，意味着把我們卖給美国市場的食糖所得到的千百万美元，从我們的国家剝夺掉。

当然，在以前古巴把食糖卖給美国市場的时候，这些食糖的大部分，或者最重要的制糖厂，以及生产甘蔗的最好的土地，也都是美国人的財产。这就是說，这个买卖，是在美国人之間进行的：甘蔗地是由他們經营种植的，我們的貧苦工人把甘蔗收割下来，得到一点可怜的工資，一年之中只有几个月有活干。甘蔗收下来了，美国的制糖厂生产出食糖，而这些食糖就卖給美国市場。

这就是說，我們的国家从中并沒有获得利潤。那末是誰得到了利潤呢？是石油壟断企业，是公用事业壟断企业，是糖业壟断企业得到了。

当我国实行土地改革，組織合作社，使农民一年到头都有活干，使他們的生产多样化，不仅仅能够种甘蔗，也能够种其他必需的粮食，而且整年有活干，这时候，当我們的人民开始从田野里的劳动，从工厂里的劳动得到利益，他們就剝夺了我們的市場，剝夺了国家千百万美元的收入。

这是为了什么目的？目的是要阻撓革命，目的是要使人民屈膝，目的是要使我們的人民投降。这就是說："我們要剝夺你們的这些收入，看你們怎么过。要么你們屈服，要么毀了你們，封鎖你

們，叫你們餓死。”这时候，人民以继續勇往直前的决心，来回答这种政策。

这一次又是苏联，針对着美国的侵略，联合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管自己也有很高的食糖产量，不管自己并不需要这全部食糖，而以巨大的努力决定向我国购买四百万吨食糖，使革命能够頂得住美国方面这一經济侵略行动的打击。

在美洲国家組織內，在美洲体系內，这就是說，在这个美国政府經常吹噓的“西半球体系”內，曾經通过一个禁止經济侵略的条款。这个条款确定，任何国家都不能使用經济压力或經济侵略来达到干涉他国內政的目的，或者用任何方式影响、改变，或者插手于其他国家的內部事务。

这就是說，經济侵略是明明白白地由这个半球所有国家一致同意禁止的。但是，我們的国家却看到自己在經济上受到了粗暴的侵略，而且在这种經济侵略进行的时候，你們知道发生了什么？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們在哥斯达黎加开会，不是譴責美国，不是譴責侵略，不是譴責劊子手，而是发表了一通反对被侵略者的宣言，发表了一通反对牺牲者的宣言。

这个强国曾違反了国际法，实行了經济侵略以达到影响我国內政进程的目的。当到了应該譴責鯊魚的时候，沙丁魚集合起来，但它們沒有譴責鯊魚，而譴責了另一条沙丁魚。可是它們譴責的这条沙丁魚已經不再是沙丁魚了。我們已經可以說我們不再是沙丁魚了。（掌声）我們已經不再是沙丁魚了，而变成了似乎像一只对美国鯊魚来說很难消化的刺猬。

这就是我国成为經济侵略的牺牲品时所出現的情况。后来，有人問我們为什么不信任美洲国家組織。我們既然已經从我們的

遭遇中取得了經驗，已經从拉丁美洲各国的遭遇中取得了經驗，这条鯊魚曾經多少次企图吞噬拉丁美洲的沙丁魚，并已經吞噬了拉丁美洲的一条小沙丁魚。我們怎么能信任美洲国家組織呢？因为其他受着折磨的沙丁魚，由于害怕这条鯊魚再吞噬更多别的沙丁魚，而容忍它吞噬了那条沙丁魚。

我国的遭遇是这样：經济侵略到来了，而在本半球的体系里，我国沒有得到任何保护，沒有得到任何保障，也沒有任何防卫。他們强行取消了购买我們食糖的定額，对我們这样一个过去完全依靠那个市場的国家的經济說来，这是一种粗暴的侵略。但这种侵略不止于此。

由于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我們得到了以高于国际市場的价格出售四百万吨糖的保证。这样一来，我們的革命，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付出了牺牲和努力，却得以不断地前进。

他們怎么办呢？他們又采取了新的步驟，禁止向我国出口原料和机器配件。这意味着什么呢？很清楚，这是因为古巴所有的工厂，几乎所有的工厂，几乎所有的运輸装备，几乎所有的車辆，建筑、农业、工业装备，总之，我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和机械装备过去都是来自美国的。

甚至很多工厂所用的基本原料是只有美国才出产的。他們不仅取消我們的市場，还对我們实行了禁运。为什么？为了要让我們沒有原料，为了让我們沒有交通車辆以及建筑、农业和工业設备的配件。

而某些工业部門却需要成千上万的配件，这些配件的型号极不相同，不易在其他市場上得到。就是說，他們又进了一步，取消

了这些物品的出口。

但是，还不止于此，他們又采取了新的步驟，不仅抵制我們食糖的出口，甚至也抵制我們其他产品的出口，例如糖蜜。因为我們的糖蜜是一直卖給傳統市場——美国市場的。在他們制訂的反对古巴的法令里，原沒有談到糖蜜。某些美国企业曾經购买过我們的糖蜜，但由于美国国务院的压力，我們国家可以从出售糖蜜获得的一千五百万美元就被剝夺了。

把糖蜜卖到别的地方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糖蜜需要特别的貯藏器，需要一定类型的船只来运載，而获得大量运載我們糖蜜的船只是不容易的。

就这样，他們一步接一步、一步紧一步地企图封鎖我們，把我們拖进貧困的境地，把我們拖进經济困难的处境。

为什么？很清楚，为了推翻革命政府，因为这个政府制訂了为人民的貧穷阶級謀福利的法律。他們企图在我們国家里重新建立起一个走私者的、賭鬼的、恶棍的剝削政府，一个掠夺公共財富的政府，为电业公司、电話公司的利益服务的政府。企图重新建立起这样一个政府，当电話公司需要签訂一个新的更有利的合同，增加电話費，采取多叫一次电話就要多收費的措施时，这个政府就說：照办；企图重新建立起这样一个政府，当别人要它出让矿藏时，它就說：照办；当他們要求在我們的市場、运輸业、在各方面对他們作出让步时，它就說：照办。也就是說，他們企图重建一个把我們国家的經济、人民的利益都拱手献給壟断資本、并为壟断資本利益服务的政府。

他們想以盜匪的、騙子手的、貪污犯的、杀人犯的、暴虐者的政府来取代我們的革命政府。也就是，他們要除掉一个把教师送到

全国各个角落的政府，給成千上万沒有工作的农民以工作做的政府，使建筑工人从三万人增加到近九万人的政府。总之，他們要除掉一个敢于面对侵略的政府……因为，我們革命的优点就是所有革命的事业是在一个侵略行动接着一个侵略行动中建立起来的：他們起初利用石油問題来进行侵略，后来用糖，用禁止向古巴出口原料和机器配件，其后又是禁运其他产品。

但是，帝国主义不仅取消购买我們的食糖定額，抵制我們向美国出售的产品，并且还向他們所能影响的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阻止我們向那些国家出售产品。而在所有这一系列的侵略行动中，革命建造了住宅，发展了合作社，增加了农业生产，建筑了海堤，終于实現了偉大的造林計划，在全国开展了教育运动。所有这些都能使人們认識到：如果不取消购买我們的食糖定額，如果不对我們进行經济侵略，我們該能多做多少工作。

但是，他們尚不罢休。由于我們的国家进行抵抗，他們就着手把恐怖分子和破坏分子組織起来。在美国，他們明目張胆地訓练这些人使用燃燒物和爆炸物，并且展开了破坏我們商店和工厂的活动。例如当一家电业公司是屬于一个美国壟断資本家的时候，就沒有問題，但当一旦勒令这家公司降低电費，当这家公司轉到人民的手里、其利潤屬于人民而不再存入美国銀行的时候，于是进行破坏这个屬于人民的企业的組織就来了；当"恩康多"是富翁的商店，向有錢的人卖东西，其利潤不是为了任何别人而只是为了該商店老板个人发財致富的时候，"恩康多"就沒有問題，但当所有这类大商店、大工厂轉到人民手里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是組織这次登陆恶作剧的情报局——就来了，（笑声，掌声）于是出現了破坏活动，破坏我們企业、工厂、蔗糖生产的活动。

当赫尔賽依糖厂是屬于洛波先生的財产的时候（我估計当时他拥有十四个糖厂和一万五千卡瓦耶里亚的土地），他們不燒掉这个糖厂。当这个糖厂屬于国家的时候，当洛波的土地屬于合作社的时候（应該看到在合作社里农民今天的生活和过去有多么大的不同，就可以了解他們所作的是不是罪行），于是他們就来破坏他們从前所不破坏的这笔財产了。从前这笔財产是屬于一个拥有十四个糖厂的老板的，而現在当他的土地屬于一万二千或一万四千戶人家、同时也是这土地上的一万二千或一万四千个合作社社員的时候，他們就来破坏了。

所以，帝国主义和这群伪善者、謊言者、伪君子认为合理的現象是：一位老爷拥有一万四千卡瓦耶里亚的土地，同时让两万戶或一万五千戶人家去挨餓；相反，他們认为不合理的是：这位老爷一块土地也沒有，而一万五千戶人家都有土地、房屋、食物和全年都有工作、学习的机会。

美帝国主义对公平合理的含义有自己的理解方法，他們认为公平合理是另外一种現象，而現在这种情况不是公平合理的。于是，他們設法破坏这些糖厂，毀掉我們的財富，焚燒我們的甘蔗。你們都还記得，他們开始时的作法是派飞机从美国无耻地飞到我們这儿来轰炸我們的甘蔗田，但是由于这种作法为大家所不齿，他們終于改变了焚燒我們的甘蔗的策略。

但，还不仅如此。他們开始扶植反革命集团，搜罗前軍人、叛徒、流氓，搜罗了那些最坏的家伙，即那些領导所謂埃斯坎布賴第二陣綫的分子，你們是知道那些人的底細的，他們就用这些分子組織了这个帝国主义的反革命集团，并供給他們一批又一批的武器。

正如你們在公民广場看到的，他們的武器眞是不少。应該想一想，我們經过了十六个月的战斗后，只有一百二十件武器。在那整个一个时期，我們的武器从十二件增到一百二十件，这些武器是从敌人手中一件一件地夺取来的，有的是在小規模的接触中夺取的，有的是在大的战役中，像烏貝洛战役中夺取的，后来才到了約一百二十件武器，不，战斗了十六个月后，我們大約有一百六十件武器。

我們备用的子彈是什么子彈呢？是敌人的队伍丢在路上的子彈，因为每三百个士兵中总有一些士兵或丢下一袋子彈，或丢下一梭子彈，或一匹騾子走失了，丢掉一箱子彈。农民拾得了敌人队伍丢下的子彈，把这些子彈交給我們在战斗中使用。

現在，在一个星期內，仅仅在一个星期內，他們就給这儿的蝗虫們空投了一千件武器。我們从前在整个战爭期間，也只有两个火箭筒。現在你們可以在公民广場上看到反坦克炮、各种型号的迫击炮、火箭筒、自动武器和彈药、通訊工具，其数量是很大的；并且他們还在继續輸送。从空中、从海上、从各处輸送。最近几天我們繳获了为了实現那些計划而运来的一些武器。

所有他們进行的侵略，經济形式的侵略，在石油問題上的阴謀，在食糖問題上的阴謀，取消美国对我国的出口以便使我国沒有机器配件、沒有原料的阴謀，抵制我国出口其他产品的阴謀，抵制我国向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出口的阴謀，破坏的阴謀，組織反革命游击队的阴謀，所有这些，都是对我国进行的继續不断的、系統的騷扰和侵略活动。

他們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沒有任何权利。美国有什么权利干涉我們內部的問題呢？美国有什么权利来統治我国呢？美国有

什么权利給我們規定我們应該干什么呢？我們不是讲英語的人民，一点也不讲；我們不吃口香糖，一点也不吃！（掌声）

我們有一个不同的傳統，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方法。他們觉得这一件事情可笑，我們則觉得另一件事情可笑。我們有我們的生活方式，有我們独特的民族特点。此外，我們是不与任何国家交界、只与海洋交界的国家的人民。我們在一个島上，我們四周的国界非常清楚、非常明确。我們民族的形象也是非常清晰、非常明确的。美国，作为一个大国，仅仅作为一个大国，有什么权利进行一系列的恶劣勾当、侵略和暴行来反对古巴民族和古巴人民呢？有什么权利使那些战爭的罪犯重回古巴呢？有什么权利使那些貪污犯、匪徒、走私者、堕落分子、道德敗坏的无耻之徒重新回到我們这儿呢？这批人曾經罪恶地掠夺这个国家，他們想使人民生活在痛苦之中，使人民悲慘地看着他們掠夺一切，看着他們如何連釘子都拿走，"寸草不留"，并把金錢带到国外，頃刻之間就变成了百万富翁！

人民曾不得不痛苦地看到多少人受污辱，多少人挨餓，多少人受歧視，多少人一字不識，并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忍受这一切。美国有什么权利要我們再受暴政、腐敗、盜窃、掠夺之害呢？他們有什么权利？他們以什么权利的名义采取这种侵略的态度？他們依据的是什么道德原則？盜匪怎么能比誠实的人更有道德？不劳而食的剝削者怎么能比現在开始为自己、为自己的福利而劳动的被剝削者更有道德？一个把自己傲慢不逊的意志和枷鎖强加在我們人民身上的国家，一个百万富翁的阶层，一个强大的壟断資本集团，能有什么样的道德呢？

他們就是这样一点道理都沒有。他們这样做，完全是由于他

們是一些不讲道义的統治者、沒有道德的統治者。簡单地說，是由于他們有大炮、軍舰、海軍等这一切的統治者；他們是狂妄之徒，是沒有道德原則、不尊重国际准則的人。另外，他們对于这样发瘋般地反对我們竟毫不感到羞耻，本来致力于这样一个“敢利亚与大卫”之間的斗爭，人們总是首先就要感到臉紅的。他們最后必将失敗！（掌声）

我們有什么东西对付敌人的强大力量呢？首先我們有一件叫做荣誉感的东西，（掌声）一件叫做尊严的东西，还有一件叫做勇敢的东西。这就是我国人民抗击所有这一切时所具有的东西。首先不要怕他們，这是首要的大事，一点也不要害怕他們的强大，这是首要的事情。第二，要有抵抗和迎击任何进攻的决心，不管他們是用大炮、飞机、伞兵，还是用装甲舰、海軍陆战队。我們有一个陣地：我們的战壕。我們在那里等着敌人，我們也鎮靜地等着死神！（經久不息的掌声）

我們的人勇于自我牺牲，在过去几天里，我們已經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我們在这里有……我們的力量，我們的尊严，我們抵抗的决心。他們应当知道，我們是会抵抗的。只要他們敢于踏上我們的国土，我們就要像抗击雇佣軍一样，沉着地抗击他們。如果发生这样一場斗爭的話，我們就必須鼓足勇气投入斗爭。

他們是步步紧逼，一个侵略接着一个侵略，一个侵略接着一个侵略。直到現在他們还沒有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省的能力，还沒有自制的能力，而是从一种类型的侵略走向另一种类型的侵略。他們用了所有的“本錢”，剩下来的只有直接侵略了。

面对这种情况，我們怎么办？听到美国人要来，我們就害怕

嗎？不，我們决不害怕。（掌声）帝国主义的士兵也是血肉之軀，子彈也能把他們打个透明窟窿。帝国主义的士兵在这里也必須面临相当大量的死亡，最好是他們也能知道他們将会遇到猛烈的抗击。要知道，也許，这能使他們考虑一下，使他們反省一下。

因此，我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人人都应該有这样的气概：在这里人人都是有用的。在任何一位同志倒下去的时候，沒有拿着武器的人就应站到他的崗位上去。必須要有这样的气概。不管他們发射什么东西……——就算他們在这里投擲原子彈——总还会剩下来一部分人继續战斗。这就是說：什么也不怕，絕对不怕；一点也不怕，应当十分沉着。因为侵略古巴所引起的事件，肯定不仅只涉及古巴，它們将会引起一場規模大到无法計量的战火。这样，这場战火就不是光燒我們，也要燒他們。难道不是嗎？（掌声）

問題不是他們把我們踩在脚下，大張筵席，在这里任意杀人、破坏，而是他們不得不作两种准备：既准备揍人，也得准备挨揍，而对挨揍要特别多加准备。（掌声）我們将不会是孤立的。

我們对世界的責任是什么？今天在古巴所处的地位上，我們的責任是什么？抵抗！我們的責任是抵抗！抵抗就是保卫国土，打击从任何地方来的敌人。对嗎？（掌声）

抵抗就是要鼓起勇气，要有应变的思想准备：管他空襲、轟炸，一概不怕。在他們的空軍力量处于絕对优势的情况下，我們必須多筑战壕，多筑单人掩体，因为他們終究不能对每个战壕中的人都扔一枚炸彈。在他們射击的时候，我們必須抵抗，不管我們在什么地方，决不放棄我們的陣地，而且我們共和国的首都应該是我們挨家挨戶——正像我們曾設过的——逐个陣地进行最猛烈、最坚决的抵抗的据点，特别要尽一切力量不退却。

这就是說，在共和国的首都，除了做好别的事情以外，我們必須要埋地雷，只要坦克可能过的地方都設上成千上万的地雷和反坦克武器。当伞兵在我們的控制区降落的时候，就把他們消灭掉。坚决抵抗，这就是胜利！因为只要他們能够用突襲的办法占領一块土地，很自然地他們就认为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大功业已告成"。但是如果他們在这里遇到坚强的不可战胜的抵抗，这就会掀起一个全世界空前一致地对我們加以声援的高潮。这一点在雇佣軍进攻时已經表現出来了。

在拉丁美洲发生了什么事情？引起了多么巨大的声援！几乎在所有美洲各国首都都有青年工人和大学生为了支持我們进行斗爭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世界絕不容許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对古巴进行罪恶、殘暴而又卑鄙的侵略。

我深信这个侵略意味着帝国主义的自杀，帝国主义的末日。（掌声）我完全深信这一点。

怀着这样的信念，就是他們用原子彈来炸我們，我們也必須抵抗。因为即使他們炸平我們国家的一部分，还会剩下另外的部分，另外的据点，总会有人剩下来进行斗爭。怀着这样的信念，怀着对現在已經倒下的人們的忠誠的感情，我們必須抵抗。

在馬埃斯特腊山区的斗爭中，在地下斗爭中，在革命胜利以后的斗爭中，很多同志倒下了，倒下去了。他們已經貢献了自己的力量，已經尽了自己应尽的責任，我們大家也同样有义务尽我們应尽的責任，并且在輪到我們受考驗的时候，我們有决心怀着責任感，怀着倒下去的人們的那种忠誠和团結的感情，去履行我們的責任。我們誰也沒有权利貪生怕死。

这就是說，我們的决心非常坚定，而且必須非常坚定，不惜一

切代价以抗击敌人。无論如何，这种局势是当前的、并不取决于我們而强加在我們身上的。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我們国家的旁边形成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一点不取决于我們。老实讲，我們全体古巴人应該深感滿意，我們全体古巴人眞应該感到高兴，也应該深感驕傲……我們过去是屈居人下的，但今天我們是世界上有数的人物了。（掌声）

在墨西哥，发生了二十万人的游行示威；在智利，工人宣布总罢工；另有一个地区的农民，宣布罢工支持古巴；在北京，有六十万人举行集会；在苏联的一个城市里，举行了十万人的集会。从上述的事实我們就可以知道，世界各地給予了我国何等有力的声援，而在这一声援中他們一致揭露并譴責了美国政府。

这就是說，全世界都展开了声援我們的运动。这是在什么事情之后发生的？是在胜利之后发生的。当世界人民对于古巴人民能在不到七十二小时之內摧毀雇佣軍的入侵这一点感到贊叹的时候，这正足以加强他們的信心。要知道，这次入侵是一次由五角大楼准备的侵略，是一次在一切战术和战略上經过周密部署的侵略。因为美国抱有很大信心，它利用自己的威信来給这次入侵打气，但其結果却使自己的威信扫地。

你們想一下，他們曾費了多少心血，作了何等周密的計划，而尽管他們把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的“謀士”們都召来給他們策划，在不到七十二小时他們的計划就被摧毀了。这是他們所不甘心的，这是他們自找的麻煩。因为他們自己，因为他們自己制造了这个局势，干出了荒唐的事情，成为世人的笑柄。这要怪他們自己，这是他們自找沒趣。

他們現在还不肯认輸，用直接干涉进行威胁。因为以前他們

失敗了。誰会怀疑，既然他們能干这样的坏事，为什么不会干出更大的坏事。誰会怀疑，既然他們能犯这种錯誤，为什么不会犯更大的錯誤。我們应該认为他們是能再犯錯誤的，再犯錯誤将不仅賠掉他們的威信，还要賠掉他們的生存，賠掉他們的……誰也不知道人类将会受到多少損失。但事实是，他們正在作出打手的姿态威胁全世界，正在作出劊子手的姿态威胁全世界。他們已經变成了一个正在威胁世界和平的凶手集团，用战爭威胁世界，用干涉威胁古巴，威胁拉丁美洲，使拉丁美洲袒护他們。他們认为这样就会在这儿恢复干涉的权利。

因此，我們守在战壕里，作为士兵，有責任保卫战壕。今天，我們应当把我們所有的勇气、所有的思想、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当前世界所面临的这一历史时刻，集中于努力保卫这个战壕，保卫我們的祖国。特别是，今天我們是在这里保卫世界，保卫世界和平。由于我們的这种自卫的决心，也許能使这些老爷們有所深思。

要知道，他們也許以为他們扔下几顆炸彈，所有的人就都会吓跑；但情况恰恰相反，发生的事情就如同在这儿曾經发生过的一样：沒有一个人逃跑。他們眞是自討苦吃！如果他們发动这样的进攻，背信棄义地、无耻地把他們的雇佣軍、士兵派来侵略我們的国家，那他們就会是自討苦吃！

我們必須有这样的决心：除非他們从地图上抹掉我們，除非先从地图上抹掉我們，否則他們休想打垮我們人民的抵抗。要知道这种抵抗到处都有：在丛林、在沼澤地、在平原、在城市，在所有的地方。因为即令他們占領了并破坏了所有的城市，在农村各地，还要有抵抗。他們尽管占領城市吧，我們倒要看看，他們如何占領。我們倒要看看，例如他們如何占領哈瓦那。我們倒要看看，他們如

何占領它。

因此，我們必須把所有这些事情时时刻刻都記在心里。它們是我們必須从經驗中得出的总結。我們不能由于取得了胜利而高枕无忧，我們不能毫无罣虑地坐在那里以为我們国家不会再有危險了。因为帝国主义受到了一次十分沉重的打击，它現在像是一只被激怒了的野兽。

这就是統治集团的目前情况：他們是一只在全世界面前遭到訕笑和挫敗而激怒了的野兽。我們在任何时候都必須記住他們的那些威胁性声明，他們的狂妄态度。我們要看他們是否三思而后行。你們已經看到了这位先生的所作所为，他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当我国有受到直接侵略的危險并动員起来的时候，人們等候着新总統的就职，以为这个人会另有一番作为。因为，我們到底不曾明白，这位掌管美国政府的先生既然上任伊始就自己說过，"我們将从新开始"，为什么却願意继承他的前任的錯誤？但是他并沒有从新开始，而是从旧开始了。

他不仅在政治上追随他的前任，而且变本加厉侵略我們的国家：他采取同样的路綫，并以更大的侵略性来侵犯我們。雇佣軍自己都說，在这位先生就职以前，他們那里是由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訓练的。从他就职那天起，就由美国官方的訓练人員給他們上課了。

这位先生是由于缺少常識才給自己找这种麻煩的，因而也就犯下了更大的錯誤。他自找这种沒有面子的事情。我們过去的态度毋宁說是等待美国改变政策，我們的态度是让人民不要激动，是让人民等待。但面对着我們的这种态度，这位先生是怎样做法呢？是更加猛烈地对我們发动攻击。面对着我們这种期待的态度，这

种相信会有所改变的态度，——因为他們是民主党人，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之間有小小的差别，而当前的政府又是一个民主党的政府——不，这位先生所做的却是进一步加强对我国的侵略。

現在，也許他应当做的他还沒有做：承认他的錯誤。也許他应当做的他还沒有做：撤銷艾倫·杜勒斯先生的职务。因为在美国情报局使美国政府在全世界面前出丑之后，至少为了替上級推脫責任，也要撤除他的情报局长的职务。为什么？就因为他把事情弄到了这种地步！（掌声）

事实上，这乃是美国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最可笑的事件之一。这只能怪他們自己，因为我們所做的只是反侵略的自卫。当然我們决不会让雇佣軍在这儿立足，以討好肯尼迪先生、艾倫·杜勒斯先生或这一类的任何人物。我們做的是什么呢？好，我們把他們赶下了海。（掌声）因为美国組織的这次雇佣軍的侵略是一种沒有敦刻尔克式結果的諾曼底登陆。这就是說，归根到底也沒有什么敦刻尔克。因为归根到底，他們不能再登上岸来。

这就是事情的經过，这完全是他們的过錯。因为这是他們自找苦吃。所以他們現在发火、激怒、进行威胁。面对着肯尼迪先生的这些威胁，我們怎么办？惊惶嗎？不！要面对肯尼迪的干涉的威胁冷笑。为什么？因为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他們手持武器伏在战壕里。我們沒有别的选擇，而只能再次站到战壕里来，注視着紧急事态的发展，注視着发生的事件并准备进行自卫。

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第一件事情。

雇佣軍的入侵告訴我們，这些人犯了很大的錯誤，他們还会犯更大更愚蠢的錯誤。至于我們，我們不能阻止他們干預别人的事情。我們只能尽一切力量不让他們干預别人的事情。我們所能做

的是作好准备，自卫，筑好强固的防綫，让他們三思而后行。但是，如果他們自己要犯錯誤，那就不是我們可以阻擋的了。

我們的責任是坚决保卫我們的陣地，进行自卫。要严肃而沉着，不要有自負以及任何这类的想法，要像过去我們很多同志一样，十分坦然、十分泰然地、对祖国的未来充滿着信心地去战斗，去牺牲。誰也沒有权利把自己保全下来当种子，根本沒有这种权利。我們所有人的义务都是完全一样的，我們必須时时刻刻記住这些义务，特别是当着剛剛展开了一場流血的战斗，而在这場战斗中人民的許多同志和弟兄倒下去了的时候。

这是我首先要談的事情。然后再向大家解釋雇佣軍的侵略是如何被击溃的，雇佣軍原来的計划如何。他們自己在电視上招供时，你們已經看到了，他們全都招供了。明天我們要在这些雇佣軍所在的地方，轉播电視，好让大家看看他們都是怎样談美国人的，他們甚至称美国人为"我的灵魂"……（喊声："枪毙！枪毙！"）

自然，組成了那个政府，或称反革命委員会的那些分子，那些走狗就是这样想的。他們是如此相信，如此信任美国的計划不会失敗，他們甚至派出了自己的儿子，表明了他們滿以为成功絕无問題。我要向你們解釋一下为什么他們相信自己会成功，他們成功的希望以什么为根据，他們的战略計划是什么，他們想如何实現这个計划，并且为什么他們会有这样大的信心，以至派出了自己的儿子。

現在，帝国主义正在发动輿論，趁拉丁美洲还沒有在美洲国家組織里要求譴責对我国的这一卑鄙的罪恶的侵略、这一違反一切国际准則的侵略、侵犯拉丁美洲的权利的侵略之前，发起一个要求寬容的运动。这就是說，現在面对着这出丑剧，面对着这一打击，

某些拉丁美洲的执政者却在設法組織一次要求寬容的运动，而不是一次譴責的运动。

好，很好。我們要向这些先生們說，要他們要求美国政府、美国情报局、这次侵略古巴的后台老板，首先对他們用炸彈在这儿杀害的儿童发发慈悲，（掌声）要求他們对在他們飞机轰炸下牺牲的人发发慈悲，要求停止向古巴輸送武器，停止供給凶杀武器，停止供給破坏我們的財富和工厂、杀害我們劳动人民生命的爆炸物和燃燒物。要停止，要向他們要求停止他們的这些活动，如果他們要求寬容的話。但是，荒唐可笑的是，正在进行侵略的时候，他們竟然装腔作势地出面奔走，要求对雇佣軍加以寬容，同时却不停止侵略我們的活动。

某些拉丁美洲的伪善的执政者就是如此的。他們是徹头徹尾的伪君子，他們不要求譴責侵略，反而关心凶手；不保护侵略的受害者，反而关心侵略的凶手。情况就是这样。

現在我們来分析一下帝国主义进攻古巴的計划，为什么在那里登陆，为什么不在别处登陆，他們的企图是什么。

他們首先夸大他們所謂招募的雇佣軍的数目。他們說有四、五千雇佣兵，但他們絕对不可能招集这么多。在这儿登陆的雇佣軍是在危地馬拉的一部分。他們另有一小队雇佣軍在关塔那摩基地，但其数量比登陆的这部分少得多，装备也差得多。

他們的部队的精銳，雇佣軍的精銳是在危地馬拉的营地訓练的，其中之一是雷塔魯勒烏。他們在那里有两三个訓练营地，虽然还有一部分人受訓的地方是在波多黎各的比耶克斯島和美国的新奧尔良。是的，这是他們全都招供的了，对这些我們已知道得很清楚了。他們有由一个叫尼諾·迪亚茲的人所率領的一小部分雇佣

軍在关塔那摩基地地区，不知为什么这一队人沒有登陆。

曾有过在巴拉高地区登陆的企图，但是在那儿等待他們的是反坦克炮及别的許多东西，我們的飞机出現在他們头上，因此他們可能是撤退了。但事实是在关塔那摩基地地区的雇佣軍并沒有登陆。他們是四、五百人的一个队。

最大的、受訓练最多的一支雇佣軍，拥有飞机和很强大的武器装备的一支部队就是他們在危地馬拉組織的那支雇佣軍部队。

在最初，似乎帝国主义的企图是占据皮諾斯島之类地方。占据皮諾斯島，釋放所有囚禁在那里的战犯和反革命分子，以便用这部分人立刻扩大其侵略队伍，这样占据一块国土，一个島，就会使我們遇到一个困难，因为我們必須运用我們的薄弱海空軍力量来收复該島。

在这种情况下，他們便集中力量想占領一块国土，以便在那儿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因为帝国主义最大的困难就是在这儿沒有一块領土。所以不得不以危地馬拉、尼加拉瓜为作战基地。这就是說，不得不利用外国的領土，因而違反了一系列的国际准則，使自己的丑声四溢。因为在外国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来进攻我們的国家，这一切都是同国际法背道而馳的。

很显然，这是一种海盜行为，是帝国主义和它的危地馬拉及尼加拉瓜的走狗們犯下的国际性的海盜行为。但是他們碰到了这样的問題：首先是距离遙远，接着是这样做要破坏国际法并使自己声誉扫地。

他們需要一块土地，以便能够更加自由地进行活动，那样就能够派遣船只、飞机、人員，以及其他一切，开始一場消耗战。他們明白，經济封鎖，取消食糖定額，加上一場消耗战，从本国土地上用他

們供給的大量飞机和战爭物資，每天进行轰炸，这就会給革命造成一个困难的局面。

几乎历史上所有的反革命，总是努力要占領一小块土地。你們記得，西班牙內战就是由反叛共和国的軍队占領了一个島屿、一小块土地而开始的。得到了一小块土地以后，法西斯和納粹就派船只，派飞机，派坦克給他們。而一当叛乱者已經在西班牙內部得到了一小块土地后，就甚至还派軍队給他們。

他們想占領一块土地的兴趣就是从这里来的。因此，我們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敌人占領一块土地，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皮諾斯島成了最具有誘惑力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监禁着战犯和反革命分子，而且离我們的海岸很远。他們迫切需要在我們的国土上建立一个基地。因为这样一来，在我們的国土上就会打开帝国主义对他們进行公开援助之路，而不至于发生种种違反国际法的問題，或者引起利用其他国家的土地侵略我們的非議。

可是，我們是怎么办的呢？我們在皮諾斯島上布滿了一营营的兵，布滿了大炮、坦克。这就是說，我們建立了一支兵力，使皮諾斯島經受得住任何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他們不得不放棄进攻皮諾斯島的打算，因为我們把在战斗进行中需要送到皮諾斯島去的軍队，已經在他們进攻之前就送去了。好几个月来，我們在那里加强我們的陣地，送去更多的装备、更多的武器、更多的部队，更加强了我們的防务，使皮諾斯島变成了一个眞正固若金湯的地方。在那里，他們得用一支龐大的軍队才能发动进攻。雇佣軍的兵力已經不可能进攻皮諾斯島了。

于是，他們一度又曾企图增援埃斯坎布賴山里的人，在这些人完全被消灭之前增援一直不断。这些人被消灭后，他們就不能够

指望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基地，使用特立尼达德的飞机場了。这个飞机場也保卫得很好。

于是，以下的問題被提了出来：帝国主义是使用以单一战斗部队使雇佣軍登陆的战术呢，还是把雇佣軍分散，在我国不同的地点登陆？这就是說：他們是要以一个密集的战斗部队出現呢，还是以許多武装精良、訓练有素的小股出現在我国不同的地区，使革命政府不得不在分散的不同的地区进行軍事行动。一句話，他們是不是要采取这种战术，即把軍队分成几个核心，从空中供給武器，在我国內部形成許多反革命据点。

皮諾斯島的防务加强后，我們就在考虑，他們是否会决定把这支軍队以密集的形式派来。我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防止他們能够在不同的地点登陆。

这就是說，我們在海岸地区的一系列地点，那些他們分散登陆最有可能性的地方，例如：这里派来三百个人，那里派来二百个人，这边又派来一百个人，那边又派来五百个人，一句話，在一切他們可能分兵入侵的地方，我們都部署了軍队，特别是那些接近山区的地点，以便在他們一登陆后，立即可以发現他們和向他們进击。

甚至，在入侵之前的几天內，美国的报紙和通訊社还流傳着这样一种想法或說法：帝国主义已决定把組成的这支軍队分散，在我国打开几条不同的战綫。

这是有可能的，但也有可能他們散布这种說法来掩盖自己的眞正意图。然而这种說法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无論如何他們不可能和我們的战斗部队进行正面的冲突。一个企图逃跑的集团，企图避开战斗的集团，和一个力图在某一固定防綫进行抵抗的集团，并不是一样的。

实际上，后来的事件表明，他們已經决定把整个軍队派来，占領我国的一块土地。事实证明就是如此。

在美国报紙、电訊中流傳着这种說法：把整个軍队投向一点是有危險的，——他們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这有可能遭到全面溃敗。而雇佣軍的全面溃敗，就是加强了古巴革命，使反革命的后备力量一古脑儿輸光。

如果他們把軍队投在各个分散的地点，他們就有可能在一个时期內投一下机，"也許他們是在那个地方，也許他們是在这个地方"，而且可以在国外大肆宣傳。即使据点已經不存在，他們还能說据点仍然在活动。他們也就不会遭到全面的溃敗。全面的溃敗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問題。

另一种方式也可能是一場失敗，然而是一場分散在各个战綫的失敗，不会像进攻一个地点那样遭到全面的溃敗。

說实話，我认为，他們有可能选擇两者之中任何一个战术。能够說他們选擇了一个較坏的战术嗎？不能这样說。从我将要解說的某些情况看来，他們并沒有选擇一个較坏的战术。当然，我們有信心，不管他們从什么地方来，我們总会击溃他們。由于这个理由，我們明白，如果他們的主力都到一个地方来，对我們更好，因为我們可以更迅速地扑灭入侵。

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具有某些邏輯基础的計划上；他們对成功的希望，是有某些相当現实意义的事实作根据的。当然，結果和他們的願望恰恰相反。可是我們起初分析了一下他們由于溃敗而遭到的后果，由于这种性质的溃敗而蒙上的臭名，使美国将要蒙上的臭名，使反革命将要蒙上的臭名，我們并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們会决定把所有的軍队派到一个地点来。因为虽然把所有軍队

投到一个地点具有立刻見效的可能性，然而却意味着冒全面、彻底潰敗的危險。可是把雇佣軍送到不同的地点，就决不会立刻有全面性质的潰敗，就不会像这次潰敗这样正中帝国主义的要害，而只会是許多小的失敗，他們还可能造几个星期謠言，說某一股人还在战斗，或者企图撤出战斗。

終于，他們选擇了立刻見效的一着，然而对他們也是危險更大的一着。他們在道义上冒着危險，在名誉上也冒着危險。因为在冒一場軍事潰敗的危險时，对他們說来，全部雇佣軍的消灭并不那么重要，倒是帝国主义受到的道义上的打击使他們担心，倒是帝国主义受到道义上的打击、反革命受到道义上的打击，应該使他們担心。这本应使他們担心，然而，他們还是冒了这場險。为什么呢？因为他們很有信心认为这个計划是可以成功的。

他們冒險，因为他們很有信心认为这个計划可以成功。我們呢？我們当时也有信心认为我們的計划可以成功。我們认为最好他們一起来，因为皮諾斯島已經无法进攻；他們无論来到我国的哪个地点，最好像以后来的那样来：一支整个的軍队，这样我們就有可能把我們的全部力量压上去。正是由于这些理由，正是因为我們考虑到他們不会犯这样的錯誤，或者不应該犯这样的錯誤，我們就采取了不管他們从哪里来都可以分别击潰他們的措施。

这就是說，我們不得不或多或少地使軍队准备应付另一种进攻，一种以較少兵力在許多地点窜犯的进攻。当然，如果他們不使用这种战术、这种策略，即如果不用这种从不同地点来的策略，而从一个地点来，以全部兵力进攻的話，我們也总是准备着足够的兵力在任何地点給他們以沉重的打击的。

我們知道他們有伞兵，一营經过訓练的伞兵；有飞机——許多

飞机——，一句話，我們的防务都是根据两种可能性来考虑的。我們可以把皮諾斯島不算在內，那里已經无法进攻了，那里的軍事設施已經使他們无法进攻。于是，战斗就得在本島进行。好吧！

在本島，他們可能以两种方式前来：或者分为許多小股；或者进攻一个地点。我們已經对这两种可能性采取了措施：他們从不同的地点来或者进攻一个地点都一样。

很明显，他們派出軍队的时刻已經临近了。一系列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一系列的宣言，流亡反革命分子委員会的組成，肯尼迪先生臭名远揚的《白皮书》。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和宣言，通过美国报紙透露出来的这一类事情，再加上他們之間关于采用什么战术、采用什么战略的爭执，都表明进攻的时刻已經临近。

我們得到消息，最后一批人員和武器已經运到危地馬拉，敌人已在行动起来。这消息使我們增强了警惕。一系列的宣言，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一系列的消息，使我們增强警惕，采取措施，我們想敌人的进攻已經临近了。

十五日早晨，我們沒有睡觉，因为奧連特省傳来的一些消息、因为一切迹象都說明，随时随刻都会发生进攻，我們就守候着。有报告从奧連特来到革命武裝部队总參謀部，說有一大批船只到了巴拉高附近，靠近杜阿瓦的地方。

于是，那天晚上，除了已經采取的措施，立刻派去一个营駐扎在巴拉高，另一个营駐扎在巴拉高和摩阿之間。許多不同地点都有部队駐扎，給他們增援了迫击炮連和反坦克炮連。在早晨消息来到的时候，所有的部队都已进入警戒状态，炮兵部队則开近了海岸。

由于美国船只經常靠近海岸这个事实，始終有必要十分謹慎

地行动。这些美国船只显然企图挑衅，制造糾紛。而且，甚至有过一艘美国船，一艘三桅船，沒挂任何种类的旗帜，几个星期以前在十分靠近海岸的海中航行。这条船被我們的船拦住，不一会儿，美国飞机就出现了，美国軍舰也出現了，为了避免立刻就会发生的事件，我們的船只奉命把那艘三桅船放走。我們已經猜測到这一切都是挑衅的行动，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我們甚至放走了那艘美国船。

我們一直注意采取謹慎的态度对付挑衅。美国船只甚至經常地在靠近哈瓦那、哈瓦那以北的沿岸地区和比那尔德里奥省离岸只有八浬、六浬、十浬的海中航行。它們駛近我們的皮諾斯島、奥連特省、哈瓦那以北的沿岸地区，以及其他各处的海岸，显然是有計划的挑衅。甚至，在雇佣軍快要登陆的时候，它們还进行一些活动，来迷惑我們。可是我們总是发出指示，要大家小心謹慎，避免那些在我們海岸边游弋的美国船只的任何挑衅。

我們的人員，駐扎在巴拉高的那个营，在等待着敌人登陆。这就是說，等待着他們把脚踩到陆地上，以便断定是什么种类的船只，断定是否确实发生登陆。他們就这样等待着。

那天晚上，派去了一架噴气式飞机，到那个地区盘旋，看看是否会发現什么。当时，早晨三点钟，飞行員阿柯斯塔——一个偉大的同志——駕駛着駐扎在圣地亚哥的飞机回来了，接近了跑道，但是不能着陆。大概是起落架出了毛病——这一点未能确定。他又飞了开去，可是飞机着了火，他有希望可能已經在离海岸两三浬的地方跳了伞。星期六天一亮，就采取了一切措施，派直升飞机和飞机去寻找他。所有的命令都发出了。他这次起飞是去看能不能观察到从巴拉高地区陆地上所看見的某些活动的。

到后来，他們并沒有在巴拉高登陆，那一群船只不見了。我們仍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他們企图干什么。也可能是关塔那摩地区的那股雇佣軍，也可能是另一种船只。总之，他們沒有登陆。那是晚上，很黑暗，难以确定他們企图干什么。也可能是美国的船只駛近了海岸……一句話，可能是許多东西。然而什么也沒有发生。

飞机燒了起来。我們等着天明，派直升飞机和飞机想办法去救他。那是十五日，星期六的早晨。我們在那里，在总参謀部里，等待着消息。在六点钟的时候，有一架B—26型飞机很低地飞过，几分钟后，我們立刻听到了炸彈的爆炸声和高射炮的轰击声。我們走出去看，看到果然在自由城上空，在炮兵学校和飞机跑道那部分地区，发生了一次軍事性质的轰炸和襲击。另一架B—26型飞机立刻又飞了过来。

这时候，面对着像这种可耻的、明目張胆的襲击，前所未有的襲击，我們得出了結論：这确是我們面临侵略的毫无疑問的迹象。我們說："这就是侵略！"

我們設法立刻和圣安东尼奥的兵营联系，叫飞机起飞，也和圣地亚哥取得了联系。圣安东尼奥和圣地亚哥两地同时也受到了襲击。革命空軍基地的高射炮立即对这些飞机开了火。我們亲眼看見一架飞机只盘旋了一圈，第二架飞机飞过了一趟，回过来又想飞过，就在回过来想飞过的时候，一門高射炮正对它开了火，飞机冒着烟逃走了。我們也看見了火焰。这就是說，这一架飞机可能逃了回去，也可能在半路上掉了下来。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圣安东尼奥。他們遭到了强烈的高射炮火的射击，飞机被打得千疮百孔。在圣地亚哥，他們也遭到了高射炮火的射击。

我們曾經估計过，会是什么样的进攻，可能是对皮諾斯島的进攻……于是在皮諾斯島采取了第一步的措施，在别的地方，則在空軍基地方面采取了措施。

我們只有很少飞机，甚至我們的飞行員比飞机更少。这就是說，只有巴蒂斯塔时期留下来的飞机，都是B—26型、噴气式飞机和"海怒"式。然而，这少数飞机我們照顾得很好。我們注意不让他們击毀，因为我們估計到，如果发生进攻，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击毀我們仅有的这些飞机。他們首先要干的就是这个。

我們怎么办呢？我們向空軍发了命令，向飞机場发了命令，把所有的飞机疏散。这个命令已經发了好几个月。不許有两架飞机在一起。所有的飞机，絕对地分散在一个广大的地区。沒有用的飞机，則多多少少在一起。这就是說，在那里，在飞机場上，建立了一个伪装的制度，沒有用的飞机两架三架放在一起，而其他則分散……所有的飞机都安排得誰也不知道什么飞机是好的，什么飞机是沒有用的，哪几架是可以使用的飞机。此外，这些飞机完全疏散开了，而且由二十四挺多管机关枪保护。这就是当时它們所有的防卫武器。在这以后，又派了更多的防卫武器到那里去。就是这样，如果他們认为这一点儿很少，那末让他們别自己幻想吧！（掌声）

进攻革命空軍基地的結果是：那里沒有飞机。在革命空軍基地沒有飞机。只有几架沒有用了的飞机。而他們有两架飞机却被打得千疮百孔地逃走，一架冒了烟。

他們向圣安东尼奧进攻，在圣安东尼奧他們遇到的完全一样。在圣安东尼奧，他們算是打坏了我們一架运輸机和一架战斗机，可是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一架战斗机。在圣地亚哥，他們击毀了

另一架战斗机，一架古巴民航局的飞机，那里有各种类型的民用飞机。因为圣地亚哥的飞机場很小，飞机离得很近，所以他們在那里造成的損害較大。但是，他們一共只击毀了两架战斗机。

他們的企图是要把我們的空軍在地面上摧毀，这也許是古典式的总參謀部的古典式的軍事行动。是一切侵略的典型。例如：珍珠港发生的事件，日本人所干的就是企图在地面上把空軍摧毀。德国人总是到处进攻，总是突然侵入一个国家，他們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設法在地面上把空軍摧毀。当埃及受到英帝国主义进攻的时候，他們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地面上把埃及的飞机摧毀，或者企图摧毀。

在現代，一切帝国主义侵略，都具备着这种襲击空軍、使它不能活动、把它在地面上摧毀的特点。

我們的空軍很弱，或者說很少，但是我們希望把这少数飞机很好地加以利用，我們也信任我們那些人数不多的飞行員。

当他們向圣安东尼奧基地襲击时，我們防空炮火的反击十分猛烈，有一些高射炮兵甚至在飞机还沒有开火之前就开火了。防空部队是由年紀不滿二十岁的青年組成的。他們都很年輕、热情，視力很好，身体强壯，并且受过严格的訓练。这些青年士兵立即还击。一些飞机着火了，另一些飞机也被击伤。他們把敌机赶走了，我們只有一架飞机被毀。

我們的空軍飞行員們也表現得很好。这些青年飞行員当时正在睡覚，他們起来就往外跑，連降落伞、救生設备等都不带，立即跳进机艙去。（經久不息的掌声）他們很快行动起来，追击敌机。由于他們是朝着迈阿密的方向追击，因此不能追击到底，否則就飞到美国那边去了。但是他們的表現都是非常好的。

在圣地亚哥，防空部队也狠狠打击了敌人的飞机，并把它們赶走了。

結果就是这样：要想把我們的飞机在地面上击毁的第一个侵略步驟失敗了。第二天，我們加强了我們的防空火力，采取了更加謹慎的措施，敌人却不来了。敌人是派了六架 B—26 飞机来进攻的，两架到奥連特省，两架到圣安东尼奥，两架到自由城的革命空軍基地。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敌人的一些飞机沒有回到基地，而回到基地的飞机被打得遍体彈孔。这就是說，他們遭到的第一次打击就是我們的防空部队給予的。我們把他們的飞机击落和击伤了，并且使他們明白，在我們設有防空部队的地方，他們是不能逍遙法外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他們受到了这一下打击，而我們的空軍安然无恙。虽然他們摧毁了我們两架战斗机，我們的飞机还是比飞行員多。我們的空軍沒有遭到損失，而且时刻戒备着，空軍中的同志們迫切希望报复敌人这一次在黎明时所进行的卑鄙的突襲。

这是星期六的事。經过这事后，我們的全体部队立即动員起来，保持警戒状态。星期天举行了葬礼，由我們空軍的飞机担任警戒。那一天在为空襲的死难者举行葬礼时，我們的飞机在天空中巡邏。

在自由城的基地上，敌人的子彈击中了一辆裝着彈药的卡車。那一天早上有好几辆裝运彈药的卡車停在那里。被击中的卡車起火燃燒，上面裝的彈药开始爆炸，但是人們像在"勒庫布尔号"輪船爆炸时一样，以无比的勇敢从燃燒着的卡車上搬下彈药箱来，从正在燃燒着和正在爆炸着的卡車上搬下彈药箱来。（掌声）

那里还有一些装着彈药的卡車，同志們以极大的勇敢在爆炸声中把这些卡車开走。那辆装运彈药的卡車在爆炸时造成了一些伤亡。自然，在那个时刻不应該有任何装着彈药的卡車停放在那里。这是不可能預料的事，因为那时正在搬运材料，負責搬运材料的人就把装着彈药的卡車停放在机場上了。这是一个錯誤，錯誤的确是不应該犯的。他們的确是沒有十分謹愼从事，他們把好几辆卡車留在机場上，等待第二天再继續搬运。事实是他們把装着彈药的卡車留在机場上，而这个机場是随时随刻都可能成为被攻击的目标的。但是那里的同志們及时作了补救，把沒有爆炸的卡車开走，甚至做到像我剛才所說的那样，从正在爆炸的卡車上搬下彈药箱来。

星期日为空襲的死难者举行葬礼。那几天我們整天都在警惕着。我們已經养成了下午睡觉、晚上不睡觉的习慣，我們在等待着。

他們的飞机用炸彈、火箭、子彈向我們的陣地襲击这件事实，造成了世界上的一大丑聞。

我們当时的估計是，这次攻击不可能是騷扰，因为如果是騷扰或破坏，他們就会攻击别的工业目标，造成我們的損失。这一次空襲，从随后发生的丑行看来，是一次有軍事目的的攻击，其軍事目的就是要摧毀我們的飞机。

因此，我們得出一个結論：进攻在几小时之內就会发生。到目前为止，我們不得而知的事是：为什么他們当天不同时进行登陆？为什么两天之前就空襲？因为从軍事观点上看来，这是一个錯誤，这会使别人警惕起来。我們原来就保持着警惕，这样一来，我們肯定了他們随时将会发动进攻，就更加加强已經采取的措施，并采取

了一些新的措施。我們动員了所有的战斗部队。

他們在两天之前就用空軍进行襲击，这是一个錯誤。星期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星期一早上三时一刻——那时我在睡觉，因为头天我們举行了一次集会——我和其他的同志們得到报告說，吉隆滩和长滩发生了战斗，敌人已經在那里登陆，在那里担任警戒的几排士兵正在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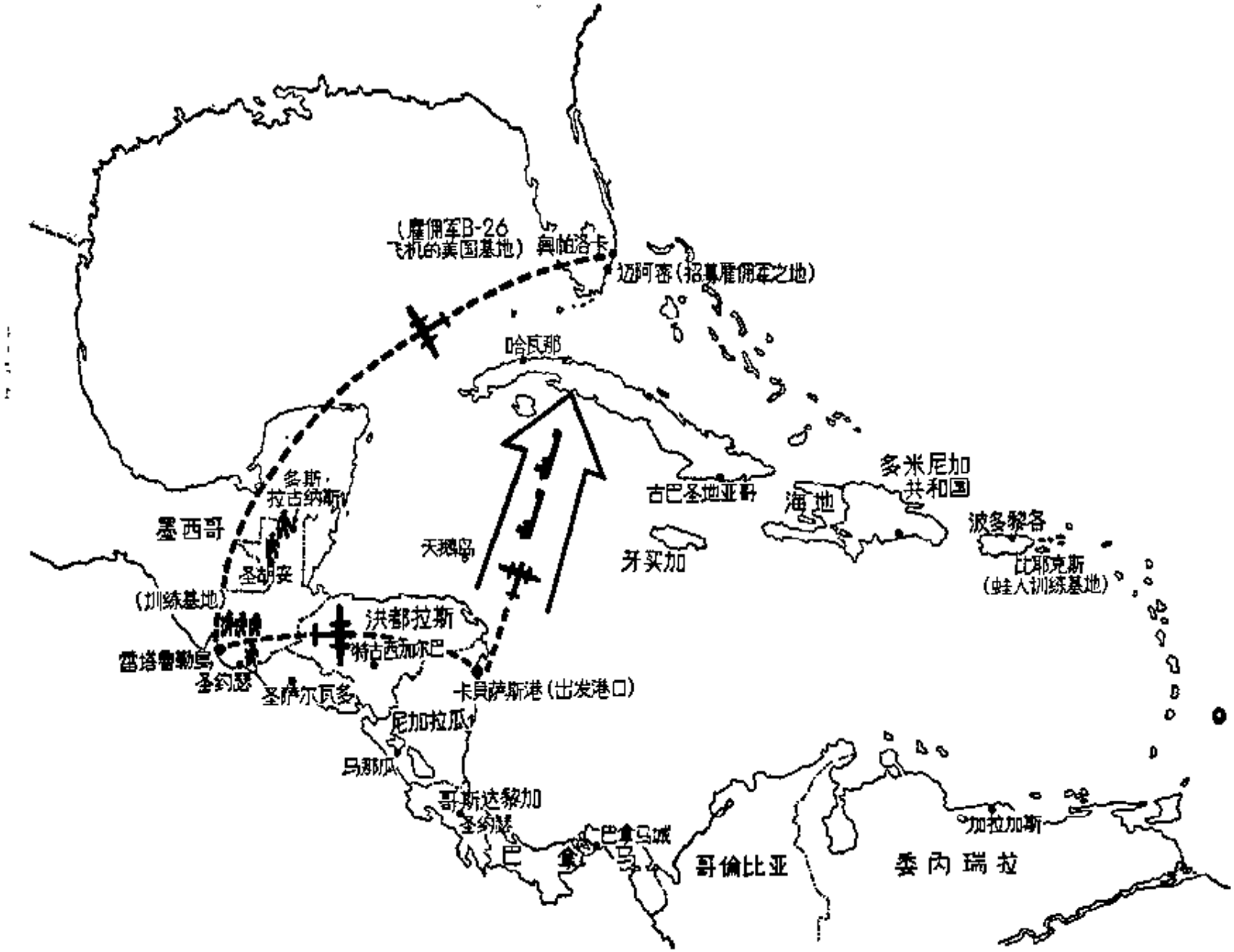
我們下令核实。这类事情总是应該弄确实的，因为那时一会儿有消息說这里发現了敌人的船只，一会儿又說那里发現了敌人的船只。后来，和战斗中出現的第一批伤員一起，傳来了消息，千眞万确地证实了：一支入侵部队正在以火箭筒、无后座力炮、半吋口徑的机关枪及船上的大炮猛烈地进行轰击。敌人正在向薩帕塔沼澤地带的吉隆滩、长滩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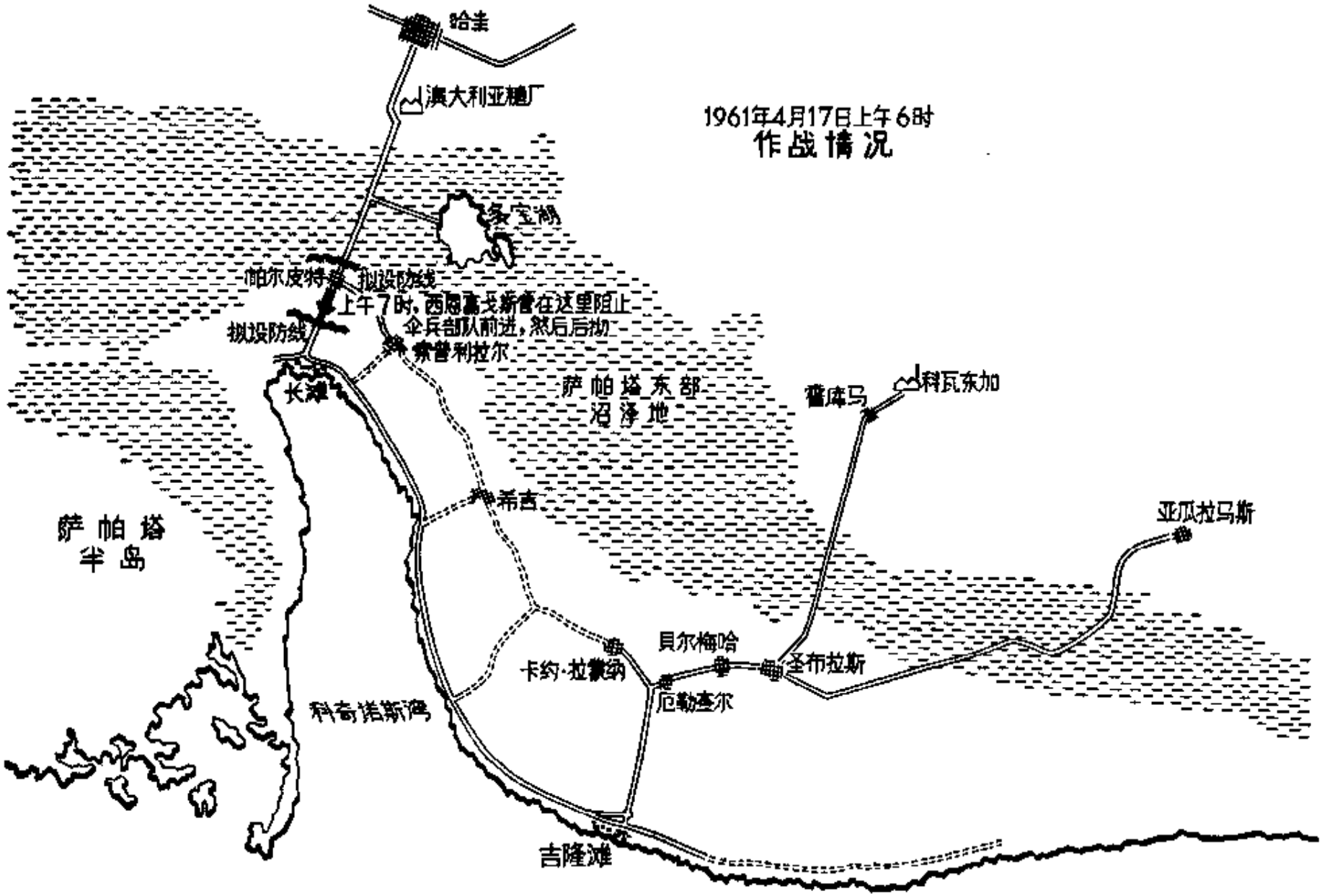
現在已經毫无疑問，敌人的确在那个地点登陆了，而且有重武器的有力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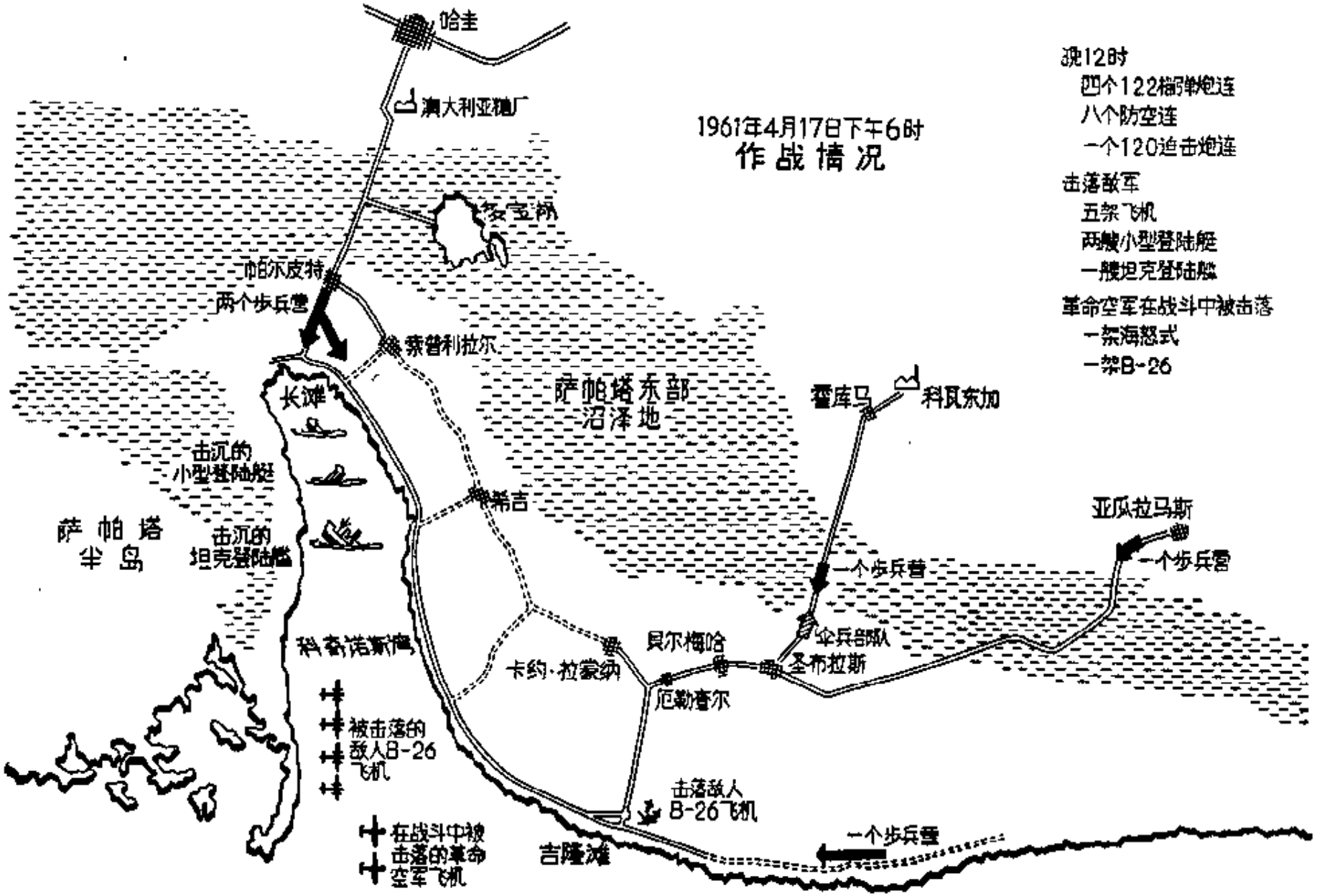
我們的人在那里立即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吉隆滩和长滩的短波电台不断地报告进攻的結果和情况。这个电台一直报告到它本身受到敌人的攻击而不能使用，这时消息才告中断。从早上三、四时起，就听不到設立在那里的短波电台的报道，因为通訊設备已被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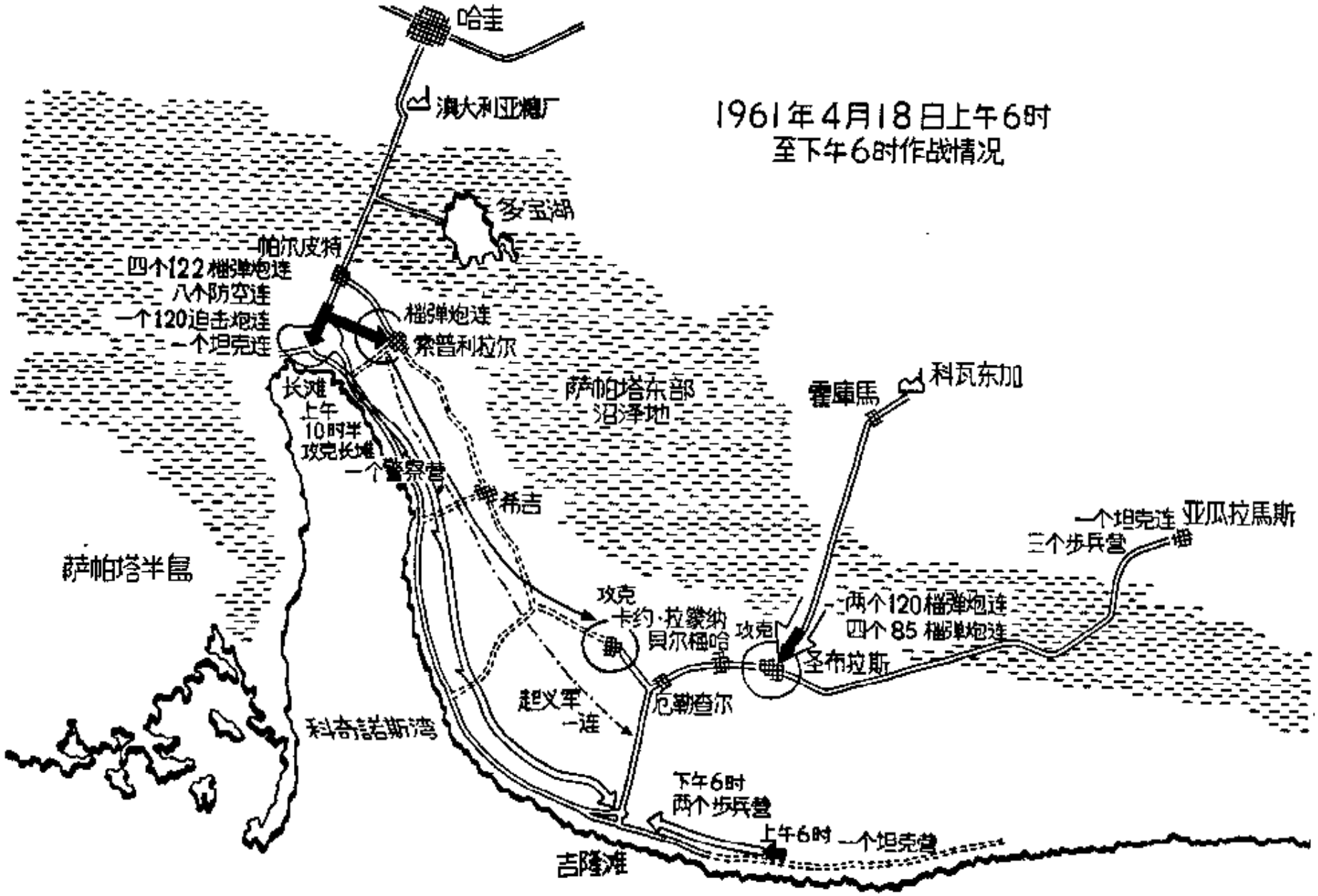
这时，我們面临着这样的情况：請看，（指着地图）这是科奇諾斯灣，这是西恩富戈斯灣。过去我們已經考虑过，在許多登陆的地点中，这个地区是有可能性的地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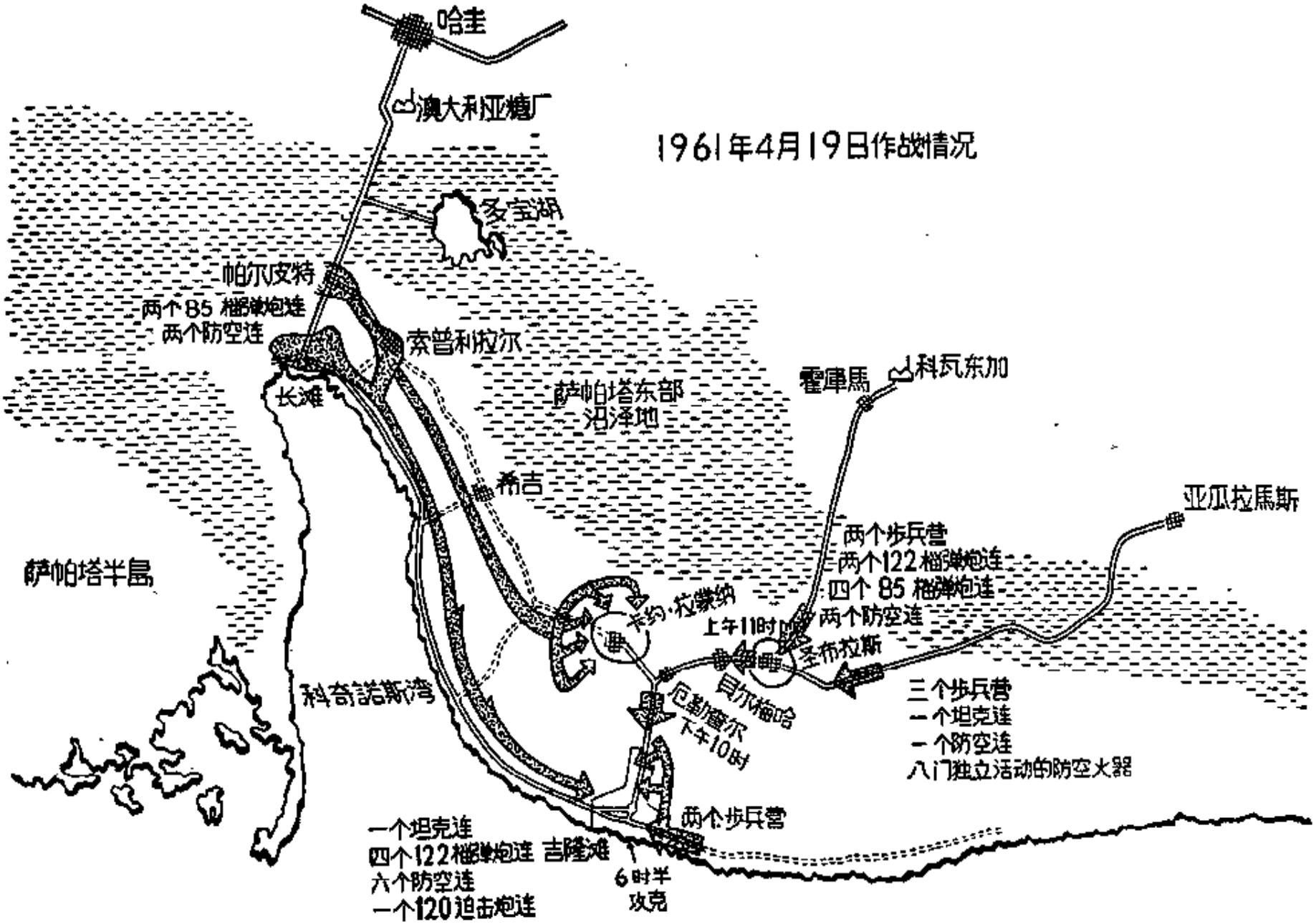
我們在澳大利亚糖厂那里駐扎了西恩富戈斯的一个营，还有一些武装起来了的燒制木炭的农民分布在卡約·拉蒙納、索普利拉尔、布恩納·本图拉一带，其他一些部队立即上来支援警卫这里


（雇佣军B-26
飞机的美国基地）
奥帕洛卡
迈阿密（招募雇佣军之地）
哈瓦那
多斯
拉古纳斯
墨西哥
圣胡安
（训练基地）
天猫岛
古巴圣地亚哥
海地
多米尼加
共和国
波多黎各
牙买加
比耶克斯
（蛙人训练基地）
洪都拉斯
特古西加尔巴
雷塔鲁勒乌
圣约瑟
圣萨尔瓦多
卡贝萨斯港（出发港口）
尼加拉瓜
马那瓜
哥斯达黎加
圣约瑟
巴拿马城
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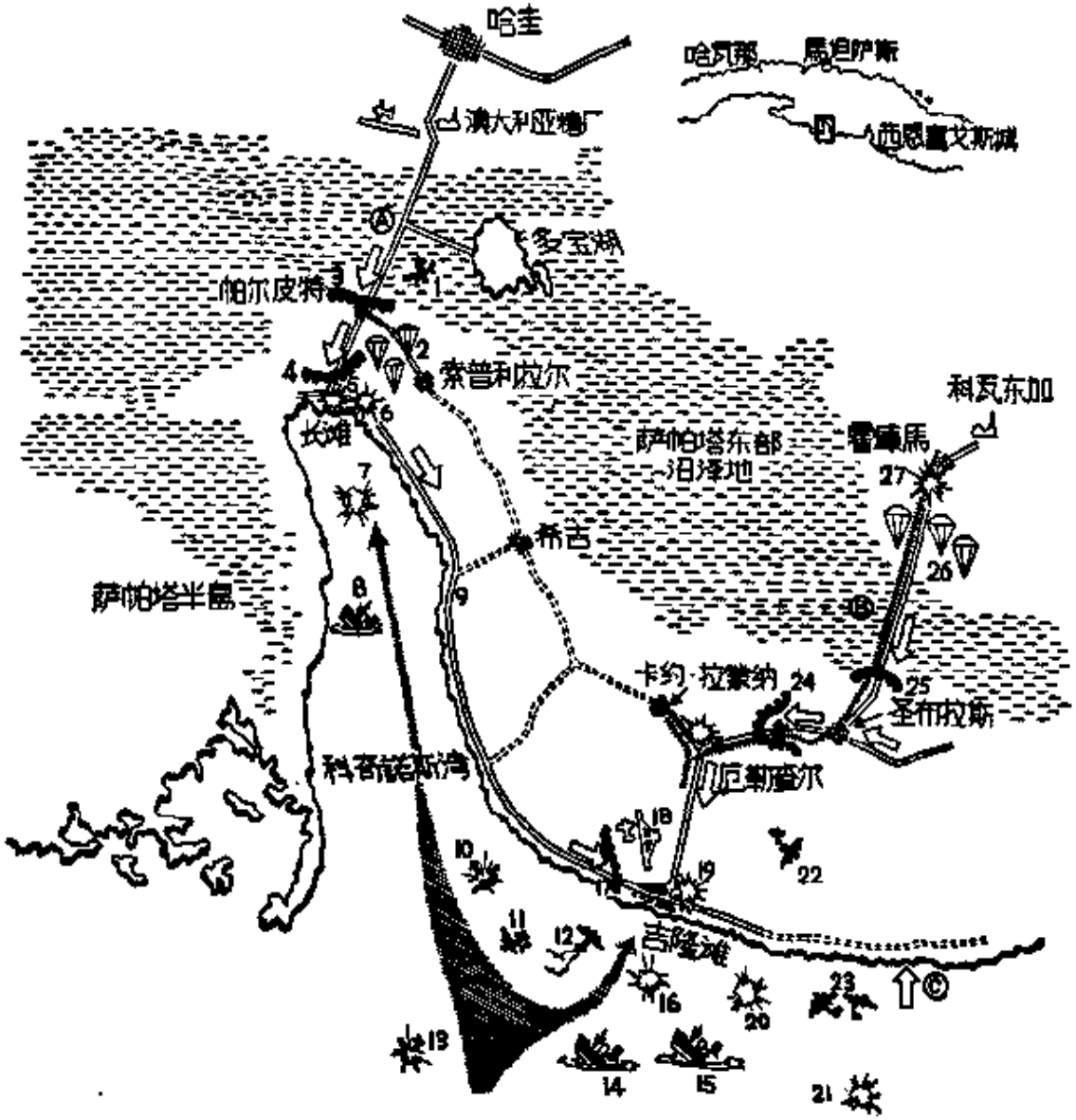

哈圭
澳大利亚糖厂
1961年4月17日上午6时
作战情况
多宝湖
帕尔皮特将 拟设防线
上午7时，西德高戈斯营在这里阻止
伞兵部队前进，然后后拗
拟设防线
索普利拉尔
长滩
萨帕塔东部
沼泽地
霍库马
科瓦东加
萨帕塔
半岛
希吉
亚瓜拉马斯
贝尔梅哈
圣布拉斯
卡约·拉蒙纳
厄勒查尔
科奇诺斯湾
吉隆滩


1961年4月17日下午6时
作战情况
3吋12时
四个122榴弹炮连
八个防空连
一个120迫击炮连
击落敌军
五架飞机
两艘小型登陆艇
一艘坦克登陆艇
革命空军在战斗中被击落
一架海怒式
一架B-26
哈圭
澳大利亚糖厂
多宝湖
帕尔皮特
两个步兵营
萨帕塔东部
沼泽地
霍库马
科瓦东加
长滩
击沉的
小型登陆艇
萨帕塔
半岛
击沉的
坦克登陆艇
希吉
亚瓜拉马斯
一个步兵营
一个步兵营
伞兵部队
贝尔梅哈
圣布拉斯
卡约·拉蒙纳
厄勒塞尔
被击落的
敌人B-26
飞机
击落敌人
B-26飞机
在战斗中被
击落的革命
空军飞机
吉隆滩
一个步兵营


1961年4月18日上午6时
至下午6时作战情况
哈圭
澳大利亚糖厂
多宝湖
帕尔皮特
四个122榴弹炮连
八个防空连
一个120迫击炮连
一个坦克连
榴弹炮连
索普利拉尔
萨帕塔东部
沼泽地
霍庫馬
科瓦东加
长滩
上午
10时半
攻克长滩
一个警察营
希吉
萨帕塔半島
攻克
卡约·拉蒙纳
贝尔福哈
攻克
圣布拉斯
两个120榴弹炮连
四个85榴弹炮连
一个坦克连
三个步兵营
亚瓜拉馬斯
榴
起义军
一连
厄勒查尔
科奇諾斯湾
下午6时
两个步兵营
上午6时
一个坦克营
吉隆滩


1961年4月19日作战情况
哈圭
澳大利亚糖厂
多宝湖
帕尔皮特
两个85榴弹炮连
两个防空连
索普利拉尔
长滩
萨帕塔东部
沼泽地
霍庫馬
科瓦东加
希吉
亚瓜拉馬斯
萨帕塔半島
两个步兵营
两个122榴弹炮连
四个85榴弹炮连
两个防空连
卡约·拉蒙纳
上午11时
圣布拉斯
贝尔梅哈
厄勒福尔
下午10时
科奇諾斯湾
三个步兵营
一个坦克连
一个防空连
八门独立活动的防空火器
一个坦克连
四个122榴弹炮连
六个防空连
一个120迫击炮连
吉隆滩
两个步兵营
6时半
攻克

4月17、18、19日敌軍入侵示意图



(1)防空部队击落B—26飞机处	17日	8时
(2)雇佣軍伞兵部队着陆处	17日	8时
(3)防綫	17日	
(4)防綫	18日	6时15分
(5)雇佣軍登陆处	17日	2时30分
(6)雇佣軍轰击点	18日	10时30分
(7)击沉两艘小型登陆艇处	17日	6时30分
(8)击沉一艘五千吨軍舰处	17日	6时30分
(9)雇佣軍在撤退时被消灭处	18日	14时30分
(10)革命空軍击落B—26飞机处	17日	17时30分
(11)革命空軍击落B—26飞机处	17日	9时50分
(12)革命空軍击落B—26飞机处	17日	6时30分
(13)革命空軍击落B—26飞机处	17日	17时35分
(14)雇佣軍联絡艇被击沉处	17日	6时30分
(15)击沉五千吨軍舰处	17日	6时45分
(16)三艘雇佣軍小型登陆艇在登陆时被击毀处	17日	10时
(17)設想的防綫	19日	9时
(18)雇佣軍拟利用的机場（被革命空軍轰炸）	18日	14时
(19)革命空軍投擲了五千磅炸弹的地方	19日	17时50分
(20)雇佣軍拟登船逃走，船被击沉	19日	15时35分
(21)三艘坦克登陆舰被击沉处	17日	12时30分
(22)一架B—26飞机被击落处	17日	12时20分
(23)两架B—26飞机被击落处	18日	7时
(24)設想的防綫	18日	9时
(25)設想的防綫	17日	13时
(26)雇佣軍伞兵着陆处	17日	8时13分
(27)雇佣軍分队进攻处	17日	12时45分

A点——未設防的公路，切断这条公路，炮兵和坦克就很难通过。

B点——沼澤地区的公路，是雇佣軍的另一个目标。

C点——敌人設想的登陆处。

陣地的同志，这是第一批与侵略者接触的人。

这張地图更大一些。（轉向另外一張地图）长滩在这里，吉隆滩在这里。

我再回到这里来解釋。（回到第一張地图的地方）薩帕塔半島有这些特点：这一块地方靠海岸都是地质結实的土地。这一块地质結实的土地从岸边算起有五公里、六公里、八公里、十公里……也許两公里、三公里深不等，多岩石、多树，直到这里为止。但是在这块地质結实的土地以北，却是一片完全不能通行的沼澤地区。

也就是說，我指的是这一带。（轉向在地图旁边的奧斯馬尼·西恩富戈斯）这是一片完全不能通行的沼澤地区。过去这里一条交通道路也沒有。只有从澳大利亚糖厂到科奇諾斯灣，以及由科瓦东加到吉隆滩的窄軌鉄路。因此这是一个完全不能通行的地方，当地农民唯一的交通道路，就是一条窄軌鉄路。

薩帕塔沼澤地区是革命做了最多工作的地区之一。这里修建了三条通过沼澤地帶的公路，三条公路通过沼澤地，这是进入該地区的道路。这里有几千居民，都是沼澤地区燒木炭的农民，过去他們生活条件的艰难是任何人想像不到的。他們以每袋六角或七角錢的价格出卖木炭，还要付地租，然后中間商把他們的木炭从这条窄軌鉄路运出去，以高出两倍或三倍的价錢在外面出卖。

这就是說，这里的居民过去是全国最貧困、最不受注意的居民。但是革命工作进行得最多的地方之一恰恰就是在薩帕塔沼澤地区。在多宝湖、长滩、吉隆滩这里已建立了游覽中心。这里已經建造了几条交通道路，不仅有这条公路，而且还在薩帕塔沼澤地区內建立了近两百公里的公路和一般的道路，現在农民可以通过这些道路运出他們的木炭和木柴。当地居民的收入大大地增加了。

人們砍柴每天的收入可以有八比索、十比索、十二比索，甚至还多。他們都是过去生活条件极为困苦的人。

在入侵发生的时候，薩帕塔沼澤地区有两百名教員在进行扫盲工作。敌人选擇登陆的地区的大体情况就是这样。

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說明帝国主义者的想法和革命者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帝国主义者注意地理条件，分析大炮、飞机、坦克的数量和陣地情况，革命者却注意社会和居民情况。帝国主义者不管当地居民的思想感情如何，这是他們毫不在意的事。而革命者則首先考虑到当地的居民，薩帕塔沼澤地区的居民是完全站在我們一边的。

为什么？因为他們从最貧困、最偏僻的状态中被解救出来了。在这一带，有几个地区叫作桑托·多馬斯、文古乐、馬迪奧德罗斯，都是当地的小村子；現在公路已經通到桑托·多馬斯了，还在朝着文古乐方向修建。在公路未修建之前，居民不得不經由加納利索运进商品和其他物品，运到巴达巴諾要花三天的时間。儿童在这一带病死也沒有办法带他們到医生那里去看，因为任何人要从薩帕塔沼澤地的某一地点到文明地区去都要花上三天的时間。

我記得有一次我和桑托·多馬斯一带的几个农民談話，他們对我說："你看，人比狗的抵抗力还强，因为这里有餓死的狗，而我們却沒有餓死。"（掌声）有餓死的狗，而我們却沒有餓死，"人比狗的抵抗力还强"。这是桑托·多馬斯地区一个农民說的話。

在那个地方所进行的扫盲运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那里是扫盲运动成績最杰出的地区之一。这一带所有的城鎮——哈圭·格郎德、科瓦东加、澳大利亚糖厂——都沒有通海的道路，这里是一片沼澤。現在，这一带的人都可以到海濱去了。吉隆滩和长滩

的建設工程还沒有完成，但每个星期天都有好几千游人到那里去。原来准备在五月二十日正式开放吉隆滩，还有多宝湖、长滩，也是如此。当时那边正在紧張地施工。

沼澤地区有两百名农家子弟，不，三百名农家子弟，在哈瓦那学习陶瓷工艺、制革、机械、木工等，因为那边将建立制革、机械、陶瓷、木工等工厂。那个地区有三百名男女青年在哈瓦那学习。雇佣軍在空襲时把在这里学习的两个女孩子的母亲杀害了。听說这两个女孩子有一个小妹妹，她坚持要买一双白鞋，她的爸爸媽媽終于給她买了，在轰炸的时候，这个小妹妹一心要到家里去找她那双白鞋。她回家去找到了鞋，但鞋已經被子彈打穿。她就在雇佣軍向那里攻击时失掉了母亲。

但是，事实是在薩帕塔沼澤地区有两百名教員，有三百名当地农民的子女在哈瓦那的古帕納坎区学习，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多了：有道路，有医生，有工作。这一个沼澤地区变成了游人最多的地区之一。

这是雇佣軍选定的登陆地点的居民情况。吉隆滩是一个有一百八十戶居民的村鎮，以后这里可以容納一千多人，因为是游覽中心，以后这里将办成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和居民都能去游覽的地方。

雇佣軍想建立据点的地方正是吉隆滩，正是沼澤地区，这个我們已經建了許多公路的地方，这个完全是革命政府建立起来的村鎮，这里有飞机場等等設备。雇佣軍正是想在这里建立据点。帝国主义正是想在这里立定脚跟。这是在最短时期內我們做了最多工作的地方。我們两年內为薩帕塔沼澤地区居民所做的工作，可能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比不上。

你們看，他們不了解也完全不考虑他們要去的地方的居民思想情况。为什么？因为从地理上說来，那个地方是适合他們的計划的。他們是怎样考虑的呢？他們有一支一千三百或一千四百人的装备精良的纵队。任何战爭中沒有一支部队有这种装备。美国把最有效、最現代化的武器大量地交給他們。諸位請想一想，三天內，我們繳获了六十支火箭筒！他們有八門四点二吋口徑的重迫击炮，好几門七十五毫米口徑的无后座力反坦克炮、五十七毫米口徑的无后座力反坦克炮，五辆薛尔曼坦克或M—41坦克，这是装有对空射击設备和威力很大的大炮的新式坦克，十辆装甲汽車，上面装备着半吋口徑的机关枪。

这就是說，根据他們的人数說来，他們的武器配备中的机关枪多得惊人。在任何一次战爭中，美国軍队中沒有任何部队拥有雇佣軍所得到的那样多的軍事装备。

当时他們是这样設想来实現占領我国的这块土地的計划的：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后，向吉隆滩进襲。他們在十五日发动进攻，从这里……（找文件）……他們认为可以完全掌握制空权并占領吉隆滩那里的可以降落大型飞机的机場，他們在一只船上装載了三万到四万加侖的飞机用汽油。他們的飞机最初是从尼加拉瓜起飞的，他們想在这里建立他們的起飞基地。他們指望完全掌握制空权。在完全掌握了之后，他們就要占領这一块土地，这里周圍都是海水，是很难攻克的，因为要进攻这个地方必須經由通过沼澤的公路，这就是說，只有三、四个入口。用坦克、反坦克炮及重迫击炮，可以很好地守住这三、四个入口。任何进攻的部队都必須經沼澤上的公路前进，沒有树木或任何东西可作掩护。要去就必須經过公路。在公路上只要有一、二辆击毁的坦克，就可以成为不可逾越

的障碍，因为坦克本身阻塞了道路。

这样，我們的进攻部队就不得不暴露在敌人飞机的火力之下。他們以这支部队占領了这块土地和这些公路之后，就等于守住了一个很难攻克的陣地。他們由于滩头陣地上有飞机場而掌握了制空权，再加上海上和空运的补給，他們就創立了一个据点，可以和我国进行一場消耗战。

他們的計划是經过詳細和周密的考虑的。他們的計划具有美国人进行軍事行动时的各种特点。因此他們决定选择这块土地。他們不能到皮諾斯島去，他們就在这里制造了另一个島屿：周圍是海水和沼澤，只能从三个地方进去。他們想用这个办法来制服我們。他們毫不怀疑他們是可以掌握制空权的。

我这里有他們的作战报告和所有的作战計划，上面分析了我軍的力量。其中說："空軍：关于古巴空軍的駐扎地点和目前的作战能力，見附件 B。"

"(二)古巴空軍已經完全解体，战斗力极为有限。自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卡斯特罗进行激烈的清洗之后，空軍中已經沒有有能力的飞行員和熟悉維修与通訊的专門人材。"——你們看，他們在这里就不說有米格式飞机之类的話了。他們是那样无耻，把从尼加拉瓜起飞前来轰炸我們的 B—26 飞机說成是我們自己的飞机，說这些飞机就是过去給巴蒂斯塔的美国飞机。可是当我們用陈旧的飞机打落了他們的飞机时，他們就說我們的飞机是米格 17 式飞机了。我們沒有米格式飞机，在这些日子里我們要是有几架米格式飞机倒是好了。(掌声)

他們說："古巴空軍已經完全解体，空軍中已經沒有有能力的飞行員和熟悉維修与通訊的专門人材。古巴空軍沒有有組織的航

空中队、航空小队，也沒有一般的作战单位，个别飞机的起飞主要是由哈瓦那总司令部控制和决定的。由于維修不良和缺乏零件，大部分的飞机都已陈旧，不能作战。能够使用的几架飞机，也只是能起飞而已，不完全能够作战。古巴空軍作战的能力几乎等于零。他們有有限的防卫敌人海空部队的报警設备；可以对付用輕武器装备起来的侵入者进行騷扰性的襲击，但是一般說来，他們的能力仅限于运輸軍队和物資，在空中进行扫射，进行偵察飞行等。”

这就意味着，他們对我們的空軍作了分析，认为我們的飞机陈旧了，又沒有配件，而他們有二十多架全新的飞机，零件齐全，备有炸彈、火箭、彈葯等，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們认为他們的空軍有补給，又有美国雇佣飞行員，还有从前的巴蒂斯塔人員，还有这样的飞机，这些都是他們的优势。他們认为他們的空軍有很充足的补給，有全新的配件，有可以控制天空的飞行員。他們指望掌握制空权。他們认为这样还不够，此外，他們还想摧毀我們的旧飞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們在空中就有二十到三十架飞机，而我們的部队却一架飞机也沒有。

他們在战斗报告中这样說：“空軍报道：前天——这是敌人部队的报告——我們对圣安东尼奥基地进行了空襲，击毀了八架到十架飞机……；（笑声）在自由城击毀了六架到十架飞机；在圣地亚哥击毀了十二架飞机。今天击落了一架 903 号 B—26 飞机，一架‘海怒’式飞机被击伤了，这架飞机在一个星期內不能使用。击毀了一辆有二十到三十人的紅白色卡車，击毙十八人。在巴塔巴諾与皮諾斯島之間，空軍击毀了一艘軍舰。”这个报告是一个名叫法利亚的飞行員写的。“我們的步兵部队击落了一架‘海怒’式飞机，击伤了另一架——不——击伤了一架 B—26。这样，敌人的空軍

就只剩下两架喷气式飞机，两架'海怒'式飞机，一、两架 B—26了。我們空軍今天的任务是：下午三时半至四时监視目标地区，晚上六架飞机出动去摧毁敌人的残余空軍力量。"

这是他們从登陆地点作出的报告。他們认为完全掌握制空权是毫无問題的。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再加上控制了沼澤地区的入口，他們就可以处于必胜的地位了。于是靠着他們所占的这块土地，他們就可以开始公开对我国进行消耗战。这是他們的計划，能够設想得到的地方他們都周密地設想过了。

請看，这就是，可以举一个例子："后勤計划 I—400，附于作战計划 I—200，参考普路托作战計划图，当地时間，供应，两栖进攻部队，空降进攻部队，作战地区立即可用的供应品与材料，供应物資下卸計划。計划附件：管理与分配，补給，两栖，伞兵，撤退，医护，公路运輸，管理措施，流通，报告，后勤，职权范圍，等等。

"供应来源。纵队后勤基地所屬船只。

"(二)顏色标志：

"1. 紅色：从 D 日到 D 日加十天的供应。总吨数：四百一十五。由'鯨魚'号装載。部队登陆后立即卸下。

"2. 藍色：从 D 日加十一天到 D 日加二十天的供应。总吨数：五百三十。由'金枪魚'号装載。在紅色供应卸下之后立即卸下。

"3. 綠色：从 D 日加二十一天到 D 日加三十天的供应。总吨数：六百零七。在纵队后勤基地准备妥当，拟由 D 日加二十一天开始經空运和海运送达。

"白色：船上武器所需的軍火。总吨数：二十五。

"黃色：三十天之外所需供应，加十天供应。总吨数：八百六十七点八。

“黑色：提供給配合纵队作战的游击队及友軍使用的武器。其中包括武器、弹葯、通訊設备、医葯供应等。在‘小海豚’号及‘梭魚’号上各装載供一千人使用的武器，在‘鯊魚’号装載供应两千人使用的武器。另外还有供五千人使用的武器准备在需要时或通过空运、或通过海运送达。

“装备四千人的武器和弹葯总重量是七十二吨。

“登陆部队各人随身带上岸的……。”

这就是說，他們是有全盘的計划的，甚至有供应計划，从D日算起，十天、二十一天、三十天，一吨一吨的装备，完全都是研究过的。

这里还写着“供应来源”，但是是用英文写的。整个計划是英文，当然，是从英文譯成了西班牙文的。

这里还有“作战計划”……他們打算怎样占領这一块土地呢？

“兵力組織：纵队組織。部署。(一)敌軍……(二)友軍……

“(2)在H时之前十四小时，在圣塔菲附近的古巴海岸进行佯攻，这由美国船只来担任”，——在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我們得到报告說，敌人企图在巴拉高登陆，在那里，两条美国船放下了小艇，駛近了海岸，又駛了回去……——“在H时之前十四小时，在圣塔菲附近的古巴海岸进行佯攻，使敌人把他們的陆海空部队調到上述地区。

“(3)一俟攻克目标地区的机場之后，战术空軍立即开始活动。

“(4)炸毀哈瓦那、馬坦薩斯、霍維利亚諾斯、科倫、圣克拉拉、西恩富戈斯地区的主要鉄路与公路桥梁，使这个地区与敌人的行动隔絕。

“（5）空运組把纵队人員运到目标地区，展开一次伞兵攻击。

“（6）海运組把部队运去登陆，进行两栖作战。

“（7）在D日，两艘步兵登陆艇（‘梭魚’号及‘小海豚’号）协助部队登陆，并以火力支援。

……

“2. 任务：

“从D日H时起，纵队从海空两方登陆，攻克、占領并据守薩帕塔沼澤地区的科奇諾斯灣和吉隆滩方面的滩头陣地，以便建立一个能与古巴卡斯特罗政府进行陆、空战斗的基地……

“（1）在D日前第七天左右，纵队在后方基地的一个港口上船。在D日前第四天夜晚十二时完成上船工作。

“（2）在D日前第三天，进攻船只从后方基地港口启碇出发。这些船只是：‘梭魚’号、‘小海豚’号、‘长喙魚’号、‘沙丁魚’号、‘鯊魚’号、‘鯨魚’号。”——这些船几乎完全都葬身海底了，現在成了眞正的长喙魚、沙丁魚、鯊魚了。

“（3）各船只分别前进，到D日前一天天明时集合成一支船队。然后与一艘护送船在藍滩之前的运輸地区会齐。——藍滩即吉隆滩——‘梭魚’号与‘长喙魚’号继續向科奇諾斯灣开去，‘长喙魚’号上的部队即行登陆。登陆一开始，‘梭魚’号即撤到公海，在科奇諾斯灣入口处巡邏。等到‘长喙魚’号退出，‘梭魚’号即开往藍滩，在藍滩与藍滩以东五浬的一个地点之間巡邏，向沿海公路上見到的敌軍車輛与軍队射击。

“（4）在藍滩之前的运輸地区采取下列行动：（a）‘鯊魚’号派出一艘小船，載着进行水下破坏活动的潜水員。这些潜水員向藍滩探路并指引上滩的道路。（b）一个步兵营、坦克連、司机等从‘沙

丁魚'号上改乘三艘通用登陆艇及三艘車辆与人員登陆艇。'沙丁魚'号卸下部队之后，即退回公海，等待卸下器材的命令。(c)'小海豚'号靠近'鯊魚'号的船側，接下一营步兵，然后由一艘車辆与人員登陆艇跟随，駛向綠滩。

"(5)潜水員一旦把海滩的位置标明，并把指示灯設立之后，在車辆与人員登陆艇上的部队即于H时在藍滩登陆。通用登陆艇在天明时靠岸，卸下坦克、汽車、部队。

"(6)到达綠滩之后，'小海豚'号上的部队登上一艘小船和一艘車辆与人員登陆艇。'小海豚'号卸下了軍队之后，即回到藍滩，作为控制登陆行动的旗舰。

"(7)在天明时即空投伞兵，占領通向滩头陣地的通道。

"(8)部队一旦着陆，即根据附件 B (战斗行动綱要)的指示占領并据守滩头陣地。

"在 D 日的黎明……

"第一营(伞兵部队)。(1)在 H 时，在第一号与第二号空投地点投下一个加强連，占領目标 A，建立第一号前进指揮所。当加强連与第二营会合后，即加入該营……"

这就是說，天明时第一批空投部队要占領这些地点，(指着地图)即公路通过沼澤地区后到达的地质坚硬地区的地点，然后在沼澤的另一边建立一个指揮所，占領澳大利亚糖厂通向这里(指着地图)的入口处，伞兵部队則占領公路。

"在H时，該营空投到第三、四、五号地点……"(指着地图)——指另一条公路，因为这里是三条公路(指着地图)——"占領并据守目标C、D，肅清H、G地区的敌人，建立第二号与第三号前进指揮所。

“（3）第一营与来自吉隆滩的第四营在 H 地区会合之后，第四营中的一个步兵連并入第一营。

“（4）一个七十五毫米无后座力炮排（除去两个班）及一个机关枪排（除去两个班）在該营着陆后即并入該营。

“第二营（加强营）。一个机关枪班及一个七十五毫米无后座力炮班。在 H 时在紅滩乘船登陆。（2）与第一号空投区第一营的加强連会合。第一营的一个連在与第二营会合时即加入第二营。占領并据守目标 A，并守卫前进指揮所。

“第三营（加强营）。包括一个机枪班和一个七十五毫米无后座力炮班。在H时，乘車辆与人員登陆艇在綠滩登陆。占領并据守目标 E、F，建立第七号、第八号前进指揮所。

“第五营。紧接着第二营乘船在紅滩登陆。占領并据守該地的滩头地带。占領 B 及 I 前哨据点，派遣少数部队守卫該据点。建立第四号前进指揮所。在登陆后一日上午六时在第一号空投地点与第二营建立联系。如果第二营的陣地遭到反攻，第五营随时准备支援第二营。

“第六营。紧接着重炮营之后乘登陆艇在藍滩登陆。占領并据守吉隆滩的机場及該地区的滩头地带。接替第四营在纵队供应站的警戒任务。协助在藍滩登陆的行动。至迟在 D 日后一天，該营（除去一个連）开往 L 集合地区。在第五、第六前进指揮所建立以班为单位的陣地。随时准备占領 J 及 K 陣地。一个連留給在藍滩的纵队部掌握，以便协助卸船。

“坦克連（由第四营的一个步兵班加强）。在 H 时乘通用登陆艇在藍滩登陆。在登陆时一辆坦克載着一个步兵班的全部人員沿着海濱公路开往綠滩，在那里同第四营会合，随后这些坦克和第四

营的一个連在H区附近同第一营会合。到达H区后，两辆坦克同第一营会合。該坦克連进入吉隆滩作为預备队。

“重炮营（除去两个七十五毫米无后座力炮班和两个机枪班）继第四营之后乘登陆艇在藍滩登陆。一个四点二吋追击炮連对第一营和第三营进行全面的支援。一个七十五毫米无后座力炮排在遇到第一营时幷入該营。一个机枪排在遇到第一营时也幷入該营。

“第四营（摩托化营）（除去一个步兵班）。在H时乘車辆与人員登陆艇和通用登陆艇在藍滩登陆。在吉隆滩纵队供应站卸下汽車运来的东西，至少抽一个班担任警戒任务，直到第六营来換班为止。一个連（由两辆坦克加强）乘卡車去同H区的第一营联系，然后幷入該营。这些卡車再回来听第四营調动。

“摩托化营开入吉隆滩飞机着陆場作为纵队的預备队。要准备随时进行反击或增援纵队防御地段。要准备一接到命令就派出摩托化的巡邏队。”

計划的要点就是这些。这就是他們的計划！

这是他們打算全部占領的地区，沼澤地的这个地区，（指着地图）前哨陣地在那边。后来，当他們被逐出这些前哨陣地后，就打算在这里，（指着地图上的四个地点）在这块狹长的地段上抵抗。

这就是說，他們把伞兵营的第一批伞兵，投在从沼澤地到多宝湖的公路，即从长滩到澳大利亚糖厂的公路上。这样，这里就被占領了。同时他們在这里，在从圣布拉斯到科瓦东加通过沼澤地区的公路上，以及在从圣布拉斯到亚瓜拉馬斯也通过沼澤地区的公路上，投下該营的其他伞兵。这三条公路当然都是革命政府修筑的，如果沒有这些交通綫，那里的情况会艰苦得多。

这里（指着地图）有另一条海濱公路，它的起点在这里，在胡拉

瓜，在这里，这是另一个抵抗据点。他們要在四个据点抵抗，就是这些地点，(指着地图)这些据点有反坦克炮掩护，很难攻入，确实极难攻入，尤其是他們掌握了制空权。当然，这里无論如何都是要攻进去的，这絲毫不用怀疑，即使穿过沼澤地也要攻进去！好吧……

計划就是这样。他們在拂曉时开始登陆，他們的位置在这里。(指着地图上各营所在的位置)这是在黎明，在拂曉的时分，他們进行部署：第二营、第四营、第三营……

于是在拂曉时，他們首先使第二营、第四营和第三营登陆，然后，飞机就投下伞兵。事实上这一切都照計划实現了。他們到达后，就开始登陆，一切都很順利，但是他們一踏上长滩和吉隆滩就遭到了在那里担任巡視和警戒任务的几个排的抵抗，于是开始了战斗。这就是說，他們开始丧失时間，因为他們遭到了在那里警卫着那个地区的几个排的初步抵抗。

当时，他們使第二营登了陆，但是他們不得不受到阻滞，因为他們得打硬仗。这时我們有一个营在澳大利亚糖厂……可是，在說明我方的調动情况之前，让我先說明他們的調动情况。

后来，在黎明的时候，他們确是开始投下伞兵。他們在这四个地点(指着地图)投下伞兵。从他們在所有这些地点投下伞兵的时候起，我們在那里的軍队，几个排，还有原先到达的一些兵力，便处于他們登陆部队和伞兵之間，这样一来，退路实际上被切断了。

革命政府最初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首先，使各个指揮部处于警戒状态，使空軍处于警戒状态，命令两架飞机在早上就停在跑道的一头，准备好随时投入战斗，并适当地分散，以防万一他們在早上再襲击机場。我們命令防空部队作好准备。

当时有两架喷气式飞机、两架"海怒"式飞机和两架 B—26 可供使用；这些飞机是我們一开始就可以使用的，飞机数目后来陆續地增加，(笑声)后来机械員是在飞机发动的时刻修理飞机的。(掌声)这些飞机已准备就緒，最初是为了防备空襲。接着，我們命令在澳大利亚糖厂的一个营立刻开往长滩作战。这是西恩富戈斯营，最先开始同他們作战。該营当然沒有迫击炮，沒有反坦克火箭筒，該营只配备步兵武器，是新編成的，沒有受过訓练，就开始同他們作战。

当时，天剛亮。在拂曉时，西恩富戈斯营正在同他們作战。同时，馬坦薩斯民兵干部营也奉命出动，因为民兵干部学校就在馬坦薩斯。当时，民兵干部学校校长費尔南德斯同志奉命調动該营，把該营調到霍維利亚諾斯。費尔南德斯同該营一起到霍維利亚諾斯。他們在那里，以三个迫击炮連組成一个营。

他們奉紧急命令向这里(指着地图)挺进。馬坦薩斯的一个步兵营也被調动。当时其他一些部队也接到命令，因为在拉斯維利亚斯省有两个营。我們命令一个步兵营，或一个一二〇毫米迫击炮連开往亚瓜拉馬斯和科瓦东加这个地区。

我們的第一个問題是守住我們这边的滩头陣地，(指着地图)因为按照他們的計划是不让我們控制这个地区內的滩头陣地的。

最接近他們的部队的是从澳大利亚糖厂开去的那一营。首要的一点是，我們必須設法守住沼澤地那边的滩头陣地，即他們打算占領的地带的滩头陣地。从拉斯維利亚斯省开来的部队奉命向亚瓜拉馬斯以及向科瓦东加挺进。但是我們的主要的一翼是在长滩这里，守住这边的一个地段。

在这里担任巡視任务的一个排对他們进行了最初的抵抗，这

一小群人在那里同他們进行着頑强的战斗。

西恩富戈斯营在拂曉前赶到了，抗击着登陆部队的进攻。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拂曉时敌人投下了伞兵。当时，他們占領了正在海滩上作战的我們那一营的后方。同时，我們的另一个排正在卡約·拉蒙納作战，通往科瓦东加的这条公路以及通往亚瓜拉馬斯的公路在黎明时被占領了，一小股民兵部队，我們在这里的人，也夹在这个地区之內。最先到达的那一个营的后方被空降的伞兵切断了。

空軍奉命在黎明前起飞，立刻轰炸吉隆滩和长滩前面的敌方一切船只。虽然他們在早上向正在这里作战的那一营的后方投下了伞兵部队，但是，該营至少阻碍了第二和第五营两个营的登陆。这是說，第二营已經登陆，在和我們作战，但第五营还留在船上。

当时我們的空軍立刻开始襲击敌方船只。第一天給我們飞机发出的命令不是保护步兵；我們拥有的为数不多的飞机在第一天全部用来攻击他們的船只、登陆地点。第一天我們的步兵要在沒有空軍支援和防空部队的配合下作战，因为我們在那里的第一批步兵沒有防空武器，也沒有飞机；飞机全部用来攻击敌方船只，在敌方船只上空飞来飞去。

这样，我們的飞机立刻开始給他們造成了重大的損失。被称为"长喙魚"的休斯頓号遭到我們飞机的襲击而后退了；在离这里一浬半的海上它再次遭到襲击，船上載着第五营，它被一枚火箭击中，在海岸不远处沉落海底。（經久不息的掌声）因此，第五营未能登陆，——我們的飞机也就飞了回来——，船上的人只得向海岸冲去，第五营許多人不得不跳到水里，有許多人被淹死了，也有許多人零散地到达海岸，在那里一枪不发地全当了俘虜。这就是說，他

們的一个营失去了战斗力。但是，在这里抵抗到天亮的我們那个营的后方被占領了，这时他們是同敌方装备很好的一个营作战，因为敌营拥有迫击炮、反坦克火箭筒，拥有十分强大的武器装备。

在这种情况下，該营不得不撤退，它抗击着伞兵，給自己打开一条路，沿着公路撤退。馬坦薩斯的一个营立即被派去增援，这时民兵干部营正沿着公路挺进。

馬坦薩斯民兵营在往这里开来增援的时候，遭到了敌机的襲击。敌机和我們所采取的办法完全不同，它們主要是襲击我們的地面部队。由于这些飞机塗有"革命空軍"的字样，沿着这条公路移动的这支部队，看到了这些飞机，看到了我們空軍这个标志，甚至向这些飞机致敬，飞机也向部队还礼，可是飞机掉过头来就扫射和轰炸該营的队伍，造成了一些伤亡。当敌人占領了在这里的一营(指着地图)的后方陣地时，也造成了該营的一些伤亡。这样，西恩富戈斯营已开始有了伤亡。(指点着)

但是对我們說来最要紧的是守住这个地段。当时，在各个部队中最有訓练、最有素养的是正向这里开来的民兵干部学校的队伍。这支队伍已立即行动起来。……我們一看到投下伞兵就了解到主要攻击点就在那里。

这就是說，他們决定只攻击一点，也就是他們把全部兵力投入一个地区，任何其他行动都不过是迷惑我們的行动。因此，我們不再关心其他的事，我們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阻止他們在这里占領这个滩头陣地，如何守住在沼澤地这边的一小块地带。

我們立刻下令調动陆軍两个战斗纵队，即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下令調动一个坦克連和更多的反坦克炮兵連。当时有四个一二二毫米榴彈炮連。这是第一天，他們正向这里运动。由于他們

在第一天掌握了制空权，我們的炮兵必須在开到一定的地点后等到天黑再行动，因为我們不能把我們襲击敌人船只的空軍調来。

当时，只是在民兵干部营經过这里的时候，我們才給予空中掩护，因为馬坦薩斯营的一个纵队在这里曾受襲击。当时，在这个营前进的时候，我們給予空中掩护；只有这么一次調出两架飞机来掩护，使这个营得以通过。

当时，这支民兵干部队伍和馬坦薩斯纵队实际上已同伞兵作战，守住了陣地。这个陣地守住了。当民兵干部营的这支兵力全部到达时，我們占領了索普利拉尔。一个中型坦克連和一个迫击炮連以及一二二毫米榴彈炮連正在途中，几个步兵营也正在移动，向这里和向这儿移动。我們立刻把部队調到这里，因为只有十一个人在科瓦东加，雇佣軍已到达离科瓦东加一公里半的地方；那里的人极其着急……援軍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呢？我們說：一定要在那里頂住，无論如何不能让他們夺取糖厂。因此最初在那些据点駐守的是民兵，尽管敌人在跟前压逼，这些同志始終坚守着，不放棄那里的糖厂，不放棄澳大利亚糖厂，不放棄任何其他地方。（掌声）

在正午时，我們的飞机奉命不断地襲击敌人船只。他們开始作确实異乎寻常的努力。我們的飞机和为数不多的飞行員的行动是眞正的英雄业迹。作战最多的部队是空軍，因为飞行員数量极其有限，在这三天中沒法休整或換班，他們得駕駛那些沒有后备零件的飞机不断地对敌作战。

当时他們立刻襲击敌人船只。他們一方面襲击敌人船只，同时还要同敌人作战。敌人击落了我們两架飞机，烏略亚駕駛的我們的一架"海怒"式飞机遭到了两架B—26的襲击，被击落了。

所以，我們遭受的第一个損失是一架"海怒"式飞机，它是在进攻时被两架B—26飞机击落的。

尽管如此，飞机还是继續襲击敌人船只，直到最后他們的舰队只剩下一艘安装有大炮的船只，一艘軍舰，一些小艇；他們已离海岸三十浬，我們的飞机仍继續追击。

那时，我們在那里損失了另一架飞机，一架B—26向他們俯冲，被在逃竄中的一艘敌船的高射炮火击落。所以第一天早上我們丧失了两架飞机。但是，第一天我們的飞机击落了五架敌机；（掌声）我們的飞机掩护我步兵守住了沼澤地这边的滩头陣地，就是說，守住了我們这边的陣地；此外还击沉了敌船四艘。（掌声）

这是他們完成的任务：击落五架敌机，击沉四艘敌船；此外，掩护了我步兵在这里建立这个陣地。第一天的情况就是这些吧！……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天黑时，他們的确遇到了意外的事，就是遇到了我們的空軍。他們以为我們的空軍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我們的空軍击沉了他們开来的舰艇一半以上，击落了五架飞机，并且掩护了我們的部队。

第一天是这样結束的：他們損失了一半以上的舰艇，五架飞机，遇到了想像不到的事，就是我們空軍的支援。这就是說，有一支空軍抗击他們。

我們的飞行員作战非常勇敢。說实在的，如果再連战五天，会一个飞行員也剩不下的。为什么？因为他們不断伤亡……抗击着优势的兵力，数量上占优势的敌机；他們击落敌机，但自己也在不断伤亡。

但是，每当击落一架敌机，飞行員的热情就更加高漲。他們甚

至討論最好去襲击什么地方。所以說，我們的一小群飞行員进行了一場不平凡的抵抗，他們駕駛飞机所作出的功績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第一天黃昏时，我們确保了我們在这里的一个坚固的陣地，这是我們在沼澤地区內，在从澳大利亚糖厂到吉隆滩，我是說，从澳大利亚糖厂到长滩的公路上拥有坚固的陣地的唯一的地点。

这是后来进行的其他一切調动的基础。我們打算多少綜述一下这些調动。

第一个調动：轉移基地。黃昏时把坦克連調到这里，調到我們这个陣地。

下午，民兵干部营一直在进攻长滩陣地，但是敌人以飞机襲击他們。該营只能沿着一条路，一条寬闊的公路进击，但是敌机不断扫射我們进攻部队，不断扫射公路。因此，第一天他們确实出了一陣風头，确实把他們的空軍力量卖弄了一番。因为他們用飞机一会儿襲击这里，一会儿又襲击那里，他們还襲击了西恩富戈斯。我知道他們第一天是襲击西恩富戈斯机場，他們在那里也遭到了防空部队的射击。

这就是說，他們的作战基地离得那么远，他們的基地在尼加拉瓜，而他們这些飞机却不断在空中出現……很难令人明白他們从哪儿派出这些飞机，这是多么难以置信。当我們的飞机在致力于襲击敌人船只和同出現的敌机展开战斗的同时，他們的飞机則力图掩护他們的步兵。我們在这一天，第一天，我們的步兵沒有空軍支援，也沒有防空部队支援。

因此，在下午为了爭取尽可能地逼近敌人，我軍作了巨大的努力，在敌人的B—26飞机的不断扫射下向前挺进。他們到达了这

个陣地。黄昏时，一些防空連、榴彈炮連和坦克連也开始到达。

我們整天抗击敌人，不让他們有喘息时間。夜里十二点钟左右，一个一二二毫米榴彈炮連开始轰击海滩上的敌人。当时，不停地进行轰击，不停地轰击他們。

拂曉时分，我們的坦克在防空部队的支援下向这个海滩展开进攻。这次攻到了海滩边緣，未能把海滩拿下来。我們有一辆坦克被击伤，因为它必須沿着公路向敌人正面推进，无法后退，也不可能繞弯駛行。他們在离他們陣地約一百五十米的地方击伤了我們的一辆坦克，他們的陣地有反坦克炮和一辆坦克掩护，他們把这辆坦克放在战壕里，控制着公路。

总之，在黎明前后和整个上午，榴彈炮一直不断进行轰击。

十八日黎明时的情况。我們有一个坦克連，四个一二二毫米榴彈炮連，八个防空連，一个三十七毫米加农炮連，一个反坦克火箭筒連，一个特别战斗纵队和一个迫击炮連。这就是十八日黎明时就已經在那里的兵力。

十八日黎明下令調动的情况。在澳大利亚糖厂的一一一营奉命向卡約·拉蒙納挺进。在那时以前，这个地方一直被敌人占領着。

十八日黎明，一个营奉命穿过树林插入这整个地区，攻占他們在那里的防御工事。

（卡斯特罗少校站在地图前面說明計划）情况就是这样。当时，在十八日黎明，一个营要穿过这整个地区，在他們的后方，在卡約·拉蒙納設立陣地。

这个营必須进击，但不是从正面进击，而要繞道穿过布恩納·本图拉，穿过这里，去占領长滩。

我們派一个坦克連去亚瓜拉馬斯，要它在十八日晚上到达那里。派四个一二二毫米炮兵連到科瓦东加。派一个重型坦克連到亚瓜拉馬斯作預备队。还調动了另一个坦克連，以便十九日早上使用；在这一天还調动了其他部队。那时是在十八日黎明。

当时；另一个特别战斗纵队和一个警察营也分配了任务，要在十八日夜里加以执行。这是我們的計划。

当时，在十八日早上，这支部队要继續进攻吉隆滩，一支部队要在这里把他們的道路切断；另一支部队，一个营，奉命继續前进，配置在卡約·拉蒙納后面。十八日夜里，另一支部队要通过这里向前挺进，把卡約·拉蒙納通往吉隆滩的道路切断；另一支部队要通过这里向前挺进，在佩尔迪斯角附近的卡雷塔地区，把路切断。这是我們的計划。

十八日发生的情况是：早上十点钟这些人开始撤退。在我軍切断他們的退路以前，他們就已經在撤退了。我們的纵队从长滩跟踪追击。

十九日早上的情况。十九日早上在这里的这支部队开始进攻吉隆滩，使用了一二二毫米大炮和坦克，也使用了步兵。这些人在这里攻打圣布拉斯，坦克开来开去。十八日整夜，我們用一二二毫米榴彈炮以及一二二毫米加农炮轰击圣布拉斯的陣地。

十九日黎明时，坦克正向这里开进。十九日早上，好像是九点半或十点钟，攻克了圣布拉斯。坦克在中午向前推进。敌方据点的腹地就位于这儿，离卡約·拉蒙納七公里。在下午六点钟，坦克开到了这里。下午他們在这里只剩下了一个据点。当时我們在这里进攻。攻到那儿，他們就完蛋了。（掌声）例如，在这边，我們不从这边射击他們。我們在这儿离吉隆滩七公里的地方占領了这一条

綫，于是我軍从这里发起攻击，目的在于使他們有个躲避的地方，在那里沒有一响枪声，一点也不用害怕，我們在这里占了这条防綫，目的在于当他們要从吉隆滩撤走时，在这个地区就将完全被切断退路。这是他們势必逃往的地方。当时，下午五点，我們用直升飞机給这边的人送去一支反坦克火箭筒和两支榴彈枪。当敌人带着坦克及各种东西从这里逃跑时，他們就用火箭筒射击一辆坦克，把它击毁。他們带着剩下的一辆坦克逃走，在这里又把它击毁。第一批敌軍投降了。

我們当时担心那么多的人会分散在整片树林里，因此我們在这里实行包圍，使他們主要轉向我們現在抓他們的地方。

另一件事，十九日黎明，敌机来轰炸澳大利亚糖厂，当时遭到了防空部队的射击，因为那时候我們到处都有防空部队。从十八日起，我軍陣地上已有防空部队，这就是說，他們不再是毫无防卫能力的了。首先，在十八日早上，敌机在襲击这些部队时，就遇到了防空部队的射击。从长滩开往吉隆滩的那个纵队，在十八日向吉隆滩挺进……这支纵队在行进中遭到"佩刀"式飞机的襲击，这些"佩刀"式飞机是美国的，因为他們只有B—26，沒有噴气式飞机。就在我們这支纵队下午从长滩开向吉隆滩的途中，遭到了美国"佩刀"式飞机襲击，造成了許多伤亡。这些飞机飞得很高。十八号那天，天快黑的时候，他們用"佩刀"式飞机，用噴气式飞机襲击我們的纵队……他們以"佩刀"式飞机造成这个纵队的許多伤亡。当时这个纵队正在运动中。

第二天，該纵队在那里构筑了工事，配备了六个防空連和一个加农炮連。于是，不管是"佩刀"式飞机还是任何其他飞机，都不敢在这个纵队的陣地上空低飞了。

这是美国飞机直接參加襲击从长滩开往吉隆滩的纵队的一个例子。但是第二天我們就得到了防空部队的掩护，所有的部队在前进时都有防空部队掩护。当时，在十九日拂曉时，有一架飞机来襲击澳大利亚糖厂，被打下来了。早上来襲击这个纵队的飞机也被击落了……共击落了两架；我們的噴气式飞机，两架噴气式飞机又击落了两架B—26。这就是說，最后一天击落的飞机又是五架，在作战的日子里总共击落十架飞机。这就是說，十九日那天，他們从基地起飞的飞机沒有一架返航。第一架飞到澳大利亚糖厂上空，沒有飞回去；襲击这支部队的其他两架飞机，沒有飞回去；被噴气式飞机击落的其他飞机，也沒有飞回去。从那时以后空中就沒有敌机了！（掌声）那天早上五架飞机被击落后，再也看不到敌机了。从那天起，这些家伙再也不敢兴高采烈地飞到这里来，飞到我国領土上来了！他們的一架飞机落在澳大利亚糖厂的着陆場。

那个时候，有許多人从这一条船上跳到水里，他們据守在那里。我們一得到来了一群人的消息，就派出一支部队去追击他們。他們几乎全部被俘，沒有进行抵抗。这是第五营。因此第五营就不能战斗了，因为空軍使它失去了战斗力；我相信空軍也使第三营失去了战斗力。

空軍在摧毀这些兵力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它阻止了一些部队登陆，阻止了补給品和彈药运到陆上，还使他們的士气大大降低，因为他們的估計自然是以他們完全掌握制空权为根据的。

这样，我們当时每天都抓到二三百俘虏，沒有遇到抵抗。

至于伤亡，我軍是遭受到許多伤亡的。造成这些伤亡的原因，首先是由于第一天他們向守卫海滩的部队的后方投下了伞兵，这些部队不得不努力奋战以免被包圍，所以遭到了相当的伤亡。其

次，馬坦薩斯营开来增援正在海滩进行战斗的人时，遭到敌机襲击，也有一些伤亡。

进攻长滩也造成了一些伤亡，因为进攻是沿着完全由敌人的迫击炮和加农炮火力控制的公路进行的。我們进攻那天，正由长滩向吉隆滩挺进的队伍遭到美国"佩刀"式飞机襲击，造成了許多伤亡。

十九日进攻吉隆滩时也有伤亡，因为这一次进攻要在十分困难的地形上进行；他們在那里构筑了很好的战壕，我們的人不断进击，遭受到一些伤亡。在圣布拉斯这个地区也是这样，无論我軍进攻什么地方，都必須迎着自动武器、迫击炮和反坦克炮組成的密集炮火。

到四月十九日为止，革命部队的陣亡人数为八十七人，受伤者二百五十人左右。这就是說，我們的各个作战部队不得不付出很高的生命代价；此外，他們还是攻击的部队。这是一支开去阻止敌人建立滩头陣地的部队。敌人的进攻和入侵迅速地被粉碎，正是由于我軍对他們进行不断的进攻，不断的、不断的进攻，沒有停歇，直到占領了最后一个陣地为止。

可能还有死亡的人数沒有統計在內。我軍在作战中及在空襲中死亡的人数可能达到一百人。这表明士兵、民兵、空軍、炮兵作战时的英雄气概。总之，这表明革命部队作战非常勇敢。

这一切战斗的特点无疑是战士們的英雄主义。因为飞行員們必須进行殊死战斗，在沒有人換班的情况下要不断地飞去迎击敌人，而敌人有人換班，飞机比我們多；步兵要进攻完全在敌人的火力控制下的陣地，可是他們逐步逐步推进，不断夺取敌人的陣地，完全粉碎了入侵。

关于敌人的死亡人数，在沒有根据来确定究竟已經俘虏了多少敌人之前，还不能确定这个数字；不能准确估計死亡人数。因为参加入侵的人中有許多已被淹死，或者被炸死；有的受伤，逃到丛林里去了，有的設法坐漁船逃走，所以我們能在卡約·拉尔戈抓到了二十一个俘虏。

然而还不能提供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乘船来的人中，例如第五营，有許多已被淹死。我現在知道已統計出来的死亡的入侵者总共是八十二人。根据这里剛剛給我送来的材料，国家檢驗机关证实了八十二人。这自然不包括在轰炸中和在沉船中的死亡者，只有把敌人各个部队的人数核对清楚，把各个部队的失踪人数和他們的伤亡人数全部統計出来之后，才能提供准确的数字。这不是容易的事。

現在已送到哈瓦那的俘虏总共有四百五十八名。还有一些数字不能确切地提出，这要等到……等到我們研究各部队的全部材料之后，例如：弄清楚在沉船上的人数，这些舰艇的幸存人数之后才行。目前不能提供准确的数字。

如我剛才說的，这一場战斗的主要的、基本的、最鮮明的特点之一，就是我們的人作战时的英勇，因为防守一个筑壕陣地同进攻一个陣地不一样。进攻一个陣地时，沒有任何掩护，必須向战壕內的敌人冲去，必須在沒有掩护的情况下冲鋒，暴露于机关枪、加农炮、迫击炮的火力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伤亡的人数自然很大。

我們的各个战斗部队的战斗經驗还不多，这种情况也是可能有的。他們十分勇敢，然而还需要获得更多的知識和更多的战斗經驗。

我們应該有更多的軍官，各个部队的指揮員应有更高的修养，

这一点也很重要。这个經驗告訴我們，必須更加重視部队的訓练和軍官的訓练。

当然，像拥有防空武器、坦克炮、榴彈炮、加农炮、迫击炮等支援武器的各个部队，它們的人員是受过良好訓练的，因为他們在学校里学了好几个月。在这些战斗中表明他們已有极大的进步，能够圓滿地完成任务。

步兵作战也很勇敢，效率很高。

現在，經驗向我們表明，我們为教育培养軍官，为訓练战斗部队而作的一切努力，不是徒劳的；表明我們不是为了宣傳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閱兵时表演而訓练这些营队，而是現实向我們指出了运用这些武器和运用这些軍事知識去保卫革命的迫切需要。

从这一切战斗中，以及从埃斯坎布賴山区的战斗中，涌現出許多具有丰富經驗的部队，它們在不断地获得重要的軍事經驗。我們要加强訓练，提高軍官的能力，使我們今后能够具备抵抗任何这样性质的进攻的条件，甚至具备能抗住任何类型的直接侵略的条件。

毫无疑問，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識，更多的經驗，达到更多的訓练效果，应該竭尽一切力量。

革命政府为了奖励作战最英勇的战士，准备首先頒发一种奖章，一种奖金，一种勛章。把这种奖章以及"革命英雄"的称号和勛章授給击退雇佣軍入侵中表現非常勇敢的战士。还要頒发另一种勛章，以奖励战斗中的勇敢行为。

同时，革命政府还要制定一个撫恤金法令，把撫恤金发給在这一切战斗中牺牲的民兵、士兵和战斗者的家屬。（掌声）

革命至少能够为烈士尽到这个基本的迫切的义务，就是贍养

他們的儿女、妻子和父母，即他們的家屬，依靠他們的劳动維持生活的家屬，使他們不会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外再增加失去家庭生計支持者的悲痛。

部长会議一召开就要通过这些法令，以奖励英勇的行为，以撫恤在战斗中牺牲的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家屬。

結果就是如此。要是我們的軍队有更多的經驗，可能以更少的伤亡也会取得同样的战果。所有的人都十分勇敢；此外，行动迅速机敏，完全粉碎了入侵，使敌人措手不及，使帝国主义措手不及，等到他們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們在我們海岸的雇佣軍已被消灭了。

这是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事件，因为敌人遭受的慘敗，以及人民革命武装巨大的歼灭力，使革命的敌人至今还心有余悸。配合軍队的軍事行动，保卫革命委員会也展开了工作。有必要逮捕一切嫌疑分子，有必要逮捕所有由于某种原因可能活跃起来，或是进行活动，或是帮助反革命势力的人。当然，在采取这类措施的时候，常会冤屈一些人，这也是难免的。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在面临这样一种侵略的时候，国家必須采取一切手段来自卫。因此，通过保卫革命委員会，逮捕了所有可能以某种方式进行……。（掌声）

我再重复一下，可能会冤屈一些人，甚至可能由于某种錯誤而把某个革命者逮捕起来，然而任何一个革命者对这点都是理解的。而且，这些措施……当进攻已成为过去，至少这次侵略已經被击敗，局势将重新恢复正常的时候，那些仅是由于某种原因而被认作嫌疑分子或被认为可能帮助敌人的人們，如果沒有受到其他告发，将会得到釋放。当然，罪证确凿、人所共知的反革命分子是要继續关押的。

这些措施不久将不再必要，因此我們将开始釋放……从昨天

起已把所有那些因实施保安预防措施而被逮捕的人們釋放了。

然而这也决不是說，危險已經过去了。我們相信目前危險是很大的。特别是，由美国发动直接侵略的危險是很大的。比如說，請注意昨天的电訊中的下列消息："阿里佐納州美撒城消息：保守的共和党領袖、參議員渥克尔宣称，他曾建議对古巴进行直接的軍事干涉，如果所有其他的办法都失敗了的話。

"保罗·渥克尔昨天同肯尼迪总統进行了四十五分钟的会談后說，美国不能容許在离开自己的海岸这样近的地方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存在。"渥克尔是在該市对扶輪社的一些領袖人物发表这番談話的。他还說："从昨天开始，这个危險較之过去我們所經历的任何危險都更加严重。我們可能在一夜之間变成一个世界二等国。他还說，我們可能在几年之內被一种外来的哲学所滲透。"

"保罗·渥克尔末了說，美国应当对古巴采取空中和海上封鎖的办法。如果这样失敗了，我們就应該求助于美洲国家組織。如果这一着也失敗，我們就必須自己采取行动了。"这个參議員肯定地說："如果这种做法意味着直接的軍事干涉，而如果所有其他的办法又全都失敗了的話，那末我是支持这样的一个办法的。"大家看一看这个狂人对法律是怎样看法的！……(笑声)对其他民族的主权是否尊重，对国际法是否尊重，他們是不在乎的！他們又是何等滿不在乎地談論直接軍事干涉！这向人民暴露了这些老爷們的心灵，他們不尊重任何事物，甚至不知道他們自己站在什么地方。而且，就好像这是一件非常容易办的事情，就好像只要一声令下，海軍陆战队就能在这里登陆，不会遇到什么抵抗！他們簡直什么都不懂！

他們并不想通过努力維护和平、为人类謀福利的办法，来使自己不致淪为世界二等国，他們并不想通过自己科学上的成就，来使

自己不致淪为世界二等国。他們并不想致力于研究工作，看如何才能够也把人送入太空，（笑声和掌声）以及如何才能够把星际交通站送上金星。他們并不想在科学的領域中，在和平的領域中，为着和平的事业而奋斗，以避免一場会給人类带来无穷災难的战爭。你們看到，尽管战斗的时間不长，但在一場平白无故地发动的卑鄙的侵略中，在这一次由妄图餓死我国人民的强盜、貪污犯和壟断資本家、那些想继續剝削我們的人挑起的一場侵略中，有多少人丧失了生命，有多少家庭为死去的亲人哀泣。

这就是說，所有这些老爷为了他們的百万財富，出于这样卑鄙的动机，他們就使人民付出了这样多的生命代价，蒙受了这样沉重的牺牲。这一切都是为了在这里重新树立他們的特权，恢复过去一向在我国存在的貪污腐化，恢复那遭到我国人民深恶痛絕、永不願其再来的过去。

于是发生了战爭。他們有什么必要在我国挑起这样一場流血的事件呢？他們有什么必要，又有什么理由前来搗乱呢？他們枉費心机地来搗乱，因为失敗而瘋狂起来，并且进而又用干涉来进行威胁，这又有什么必要，有什么理由呢？这实在是莫名其妙的事情；这些老爷是这样无人性，是这样地不負責任，又是这样地瘋狂，他們使我国人民流了血而且牺牲了一些最宝貴的生命之后，还要威胁說要杀死更多的人，进行更多的干涉。

因此我們必須对此加以回击，那就是决心抵抗，如果他們敢于发动一次进攻，那就将是帝国主义的末日，即使我們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因为对我們来說，光荣的牺牲比之活着做奴隶，比在这些老爷的桎梏之下忍辱偷生，是要胜过千万倍的！（經久不息的掌声）

死亡吓不倒任何一个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和人民所害怕的，倒是受奴役，倒是担心有朝一日会受到这群老爷的統治和压迫。这些老爷是如此輕視、如此不尊重各国人民及其权利、意志、独立、主权，以及他們对和平和进步的願望。

人們所害怕的倒是这点，人們所害怕的倒是：这些老爷竟然能在这里发号施令，把他們那絞刑架和刀剑的法律，把他們的桎梏强加到人民头上。战士們在这次給予帝国主义沉重打击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他們在长滩、古隆滩、圣布拉斯、亚瓜拉馬斯的战斗中，在所有这些地方牺牲，应該在这些地方为他們建立一座最美的紀念碑，应該就在薩帕塔沼澤地的一个地方为烈士修建一座巨大的紀念碑，并且把他們的名字一一刻在碑上，这一紀念碑将昭告世人：在那一天里，美帝国主义在美洲遭到了它的第一次惨敗。应該这样大书特书。（热烈的掌声）

地图上的这些箭头表示进軍的路綫，部队是在敌人的炮火下，在敌人的轰击下打开前进的道路的。他們在那里打开前进的道路，每一公里的土地都要付出宝貴的生命代价。各个部队奋勇爭先，陆軍部队是这样，民兵营也是这样。后者在战斗中表現得特别勇敢，使雇佣軍感到意外。因为他們原先受到蒙蔽，以为民兵是不能作战的。可是民兵在这次战斗中所树立的英勇的战功，是多不胜数的。

防空連、迫击炮連、榴彈炮連，总之是一切部队，人人奋勇爭先。有些沒有得到机会參加战斗的部队，在战斗結束的时候，感到极其遺憾。大家的战斗热情是这样高，大家是这样迫切地希望冲向敌人，某些休息了一天的部队或是想继續对雇佣軍作战却被留了下来的部队，都表現出不痛快情緒，因为雇佣軍已經投降并且业已停止了抵抗。

这是我們亲眼看到的事情。

我們相信人民已經出色地证明，他們保卫了自己的权利，保卫了自己的土地，保卫了自己的荣誉。而且他們还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贏得了巨大的贊揚，他們树立了巨大的威望，他們使帝国主义遭到慘敗，他們是为和平进行了一次战斗。因为，毫无疑問，如果雇佣軍取得了胜利，占領了我国的这块領土，从而能够得到公开的援助，能够建立一个作战基地的話，那末請設想一下，这将会使革命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将会使我国損失多少財富，将会使我們的前进受到多大挫折。

这样看来，牺牲的这八十七位同志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古巴人，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妇女，成千上万的儿童，成千上万的战士。因为敌人占領了那里的土地，就会使我国人民遭到无数的伤亡，会迫使我們进行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战，一場造成物质損失和生命伤亡的战爭，这会阻碍我們的发展，会阻碍我們的革命事业的前进。

請注意：即使在这些日子里，扫盲运动也沒有停頓；即使在这些日子里，我們也沒有停止这一运动的組織工作，这一运动正在继續进行着。牲畜集市的組織工作也沒有間断，它今天就要在兰乔博耶罗斯开幕。很快就要出发的第一批扫盲队队員已在巴拉德罗集合。我听說"孔拉多·貝尼特斯"扫盲队的第一批成員，在今天或明天出发去山区扫盲。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这項工作并沒有由于紧張的局势和国家的动乱而中断，这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它表明革命的信念、热情和坚定不移的信心，表明在受經济侵略和軍事侵略的封鎖的环境中，人民如何继續实現自己的事业并把它推向前进。

在战場上牺牲的这些同志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他們牺牲自己正是为了不使敌人建成这座桥头堡，为了立刻摧毀它。士兵

和飞行員們为国家立下的功劳是无可估量的。那些飞行員結束一次战斗之后，就飞回来再装彈药，以便再去迎击敌人。他們連續进行战斗，不断回来装彈药，以便一分钟也不停息地进行战斗。他們創立了革命的空軍，他們为将来后继的革命空軍树立了一个先例，使后继的革命空軍有了我們这一小批为数不多的飞行員所树立的卓越功績作范例。我敢肯定，任何一支空軍都不曾做出像我們这些飞行員所做过的事情。（掌声）

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們认为，四月十七日应当被規定为古巴革命空軍节。（掌声）

我們所有的人都有义务大力帮助那些陣亡同志的家屬，使他們不会感到任何匱乏。因为他們，让我再重复一遍，他們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如果敌人建立了滩头陣地，建立了他們的空軍基地，那末所有我們的城市将会受到威胁，将不得不处在不断遭受空襲和进攻的恐怖气氛之下，战爭将会变成一場长期的战爭，将会使国际局势极端复杂化，他們将会在我国挑起一場內战，一場他們过去未能挑起、将来也永远不能挑起的內战。

而且这样做有助于把人民团結起来，还能帮助人民看到事情的眞相，充分看到事情的严肃性、严重性和重要性。这样，人民就可以看到，革命要求作出这些牺牲，并且看到，为了革命还需要作出比我們若干物质方面的損失更大的牺牲。

让这些陣亡的人，这些献出了自己生命的人成为榜样吧！这个国家为了实現它的事业和革命，为了爭取独立，为了維护尊严，在一場与反动的、强大的、侵略的、殘酷的敌人的斗爭中，已經付出了高昂的牺牲代价。这个敌人不仅对我們造成了生命的損失，而且还在以新的侵略威胁我們。在这样一个国家中，那些好抱怨的

人，那些懦弱的人，那些无能的人，那些因为国內有任何一点小小的不方便而不滿的人，都来学习这些牺牲者的榜样吧！

这里我們有一份电訊："參議院多数派領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宣称，古巴的危机太严重了，因此美国不能就此罢手，以便分析在最近发生的事件当中应当由誰負責。"

他說："对任何一件事情来說，都要求一个时間和地点的条件，而为了我国的利益，作为一个紧急的問題，我們必須面对現在并安排未来。当前这一严重的时刻要求我們責无旁貸地同总統团結一致，因为根据我們的宪法，总統在任何时候都負有重大責任。"

他还說："在这样一个非常时刻，有一項极大的和非常重要的責任落在总統身上，这就是重新檢查和重新估价我們的对外政策。他有权利取得并且应当取得充分的支持。

"显而易見，这就是肯尼迪在他同国会領袖进行商談中，以及在他同前总統艾森豪威尔的会談中（已宣布将举行这次会談），所一直在寻求的支持。"

而这里是另一份电訊："华盛頓訊：參議員乔治·阿特金斯，佛蒙特的共和党人宣称，官方日益主張对古巴采取断然的行动。

"參議院外交委員会委員阿特金斯說，最近在古巴发生的事件表明，古巴的局势沒有掌握好并且判断錯了。"

这消息还說："古巴形成了对本半球的一个持久的威胁……"——就仿佛說他們不是本半球的眞正的威胁似的——"他并且警告說，不久将要作出一項非常重要的决定。"

好吧！如果不久就要作出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决定是他們将要入侵古巴，这也絕对吓不倒我們这儿任何人的。（掌声）

他們当然不用怀疑，我們将会在我們国家好好地接待他們一

番的。

帝国的力量决計打不倒一个民族的尊严，它的摧毁手段至多也不过是杀人而已，然而在一个有决心面对一切波折、一切危險和任何变故的人民的面前，它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再者，我們鎮定自若地对待他們，因为我們知道他們想毁灭我們的企图将会造成他們自身的毁灭。

想殘害古巴人生命的企图，反而将会使他們自己失掉无数生命。他們对古巴的侵略会成为美国佬的帝国灭亡的开始。他們进攻古巴那一天，就是美国佬的帝国从地球上灭亡的开始。（掌声）

可悲的是，美国的統治者們是如此冥頑不化。可悲的是，他們是这样三番五次地犯錯誤。他們有犯錯誤的本能，所以才犯了这样的錯誤。美国政府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干出这样可笑的事情呢？

啊！他們是否以为他們一定会有制空权、一定能占領土地？他們打的就是这个如意算盘，沒錯。他們有很多打算，是的，可是他們打錯了算盘，他們犯了錯誤。他們并沒有能摧毁我們的飞机，因为飞机都分散开了。他們不但不能摧毁我們，却反而会发現我們的飞机飞在他們的头上。人民的进攻和反应是及时的，我們軍队的进攻是閃电般的。

他們也許认为我們不会操纵大炮，认为我們不会使用防空武器？而被击落的飞机证明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我們炮队的密集的火力证明，情况恰恰相反。这证明，我們所說的他們来了就回不去的話是有道理的。（掌声）

他們相信他們的打算，但他們的估計不对，他們錯了。可是，归根到底，这个錯誤对我們来說是痛心的，因为它使我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幸好这个錯誤到此为止了。如果他們犯的錯誤

是侵犯我国的錯誤，那末这一錯誤的后果就无法估計了。首先，在拉丁美洲，他們不能再过安靜的日子。到处都将会发生斗爭。因为，如果他們向我国发动进攻，那末所有同情革命的古巴人和所有同情革命的拉丁美洲人也会让战爭在他們那儿爆发，就在帝国主义的心臟里爆发。（掌声）

如果他們进攻我国，拉丁美洲的軍队就不得不全部用来保护大使、領事和美国的外交代表們。拉丁美洲的軍队将不够用来保护美国的公司經理、壟断組織的老板、大使和領事們。因为，如果他們挑起一場反对古巴的战爭，拉丁美洲的各国人民也将会在各处发动一場反对他們的战爭。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他們有所考虑。

他們妄图对一个国家发动侵略，无視侵略可能引起的后果，这眞是令人遺憾，如果他們眞的那样做的話，他們的錯誤就不会只在吉隆滩范圍內結束，这个錯誤所牽涉的范圍就会是誰也估計不到的。

痛心的是，全世界竟然不得不在这些老爷所犯的錯誤的威胁下过活。这些老爷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他們是靠狂妄自大，靠訛詐，靠威吓世界过日子的。

如果他們連我們的这样一个小国都不能吓住，他們又怎么能吓住全世界、吓住苏联呢？（掌声）如果他們吓不住我們，这种恐吓、这种威胁又有什么用处呢？他們又如何能吓住世界其他的国家呢？这种威胁的做法是什么政策呢？这种不顾法律的做法是什么政策呢？这种蹂躪一切国际法准則的行为是什么政策呢？在二十世紀里，人类已經获得巨大进步，在这时候，誰会想到要推行这种政策呢？

在世界上，論起吓唬人的本領，沒有人能比得上希特勒了。在

世界上，論起威胁訛詐的本領，也沒有人能比得上希特勒了。然而，肯尼迪的談話和他的威胁比起希特勒的談話和威胁来却是十分相似的。希特勒經常威胁同他相邻的那些小国家，說什么要向它們发动进攻啦，要把坦克开到它們那里去啦，要把他的"装甲"部队开过去啦等等，他就是靠着这种行徑过日子的。那末让我們再来看一下肯尼迪是靠什么过日子。他威胁古巴，威胁我們这个小邻国，他也在威胁說什么他要发动进攻，可能进行干涉，說他的忍耐快到尽头啦等等……哎呀，原来他的忍耐是可以到头的！可是我們这方面却不得不有这样多的耐性，可以在这里忍受他們的經济侵略、經济封鎖、取消食糖定額、空襲、雇佣軍的进攻、对我国城鎮的轰炸、破坏我們的制糖厂、甘蔗田、店鋪、建筑物，我們必須在这里以极大的耐性来忍受这一切，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国际流氓政府，它强行殘杀和侵略别的民族，而自命有权进行暗杀、轰炸、攻击、侵略，有权干一切勾当。他們說他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然而实际情况是，他們之所以再也忍耐不下去，是因为我們进行了抵抗，是因为他們的策划失敗了。石油計划失敗了；食糖計划失敗了；經济封鎖計划失敗了；拉丁美洲計划失敗了；雇佣軍計划失敗了。于是，他們感到絕望了，他們想寻求一种不会失敗的計划。他們正在謀划使用自己的武力，——这就是他們所要寻求的計划，可是他們却沒有考虑到这只能是他們的最后的失敗，（掌声）而不仅是一次普通的失敗。总而言之，这次失敗是再一次的失敗。但是要侵略古巴，那就会是帝国主义的最后的失敗。

我們不希望他們来侵略我們；我們不希望他們在我們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自杀。我們希望他們三思而后行，希望他們仔細考虑，希望他們能认識到，在这个問題上他們自己要負責任，认識到对

这一切他們是有責任的，是他們自己使自己的威信扫地。他們应該承担这一切侵略的罪过，我們希望他們思考思考，认識到唯一明智的道路、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不要打扰我們的国家。簡单說来，就是让我們安宁。这是我們的权利，是他們的义务。

如果他們想阻止别人学习古巴的榜样，那末进攻古巴将会使他們看到更多的这样的榜样，将会激起更大的憤怒，将会更加彻底地在世界面前暴露他們自己，将会在拉丁美洲激发起更大的革命情緒。

因此，他們为了寻求应付当前問題的对策而做的一切，結果只能使他們在今后遇到更多的問題。我們希望他們让我們过和平的生活。这一点是我們所期望的：让我們过和平的生活，继續实現我們的革命任务；继續实現为了和平的革命工作，沒有人牺牲，祖国也无需再被迫继續丧失宝貴的儿女。我們希望他們停止进行恐怖活动，停止把武器供应給反革命集团。因为，只要他們继續进行恐怖活动和扶植反革命分子，老实說，我們就不得不继續实行枪决，不得不使用强硬的手段……。（掌声）因此，恐怖分子不应抱有任何幻想，不应当幻想他們的活动不会受到惩处，因为只要他們坚持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执行他們的侵略計划，破坏財富并妄图殘害生命，他們的活动将逃脫不了惩罰，革命将要用严厉的手段对付他們。

只要他們坚持那些計划，他們就休想得到寬恕；只要他們继續执行反对我国人民的侵略計划、騷扰計划、战爭計划，他們就休想得到寬恕。因为只要我国人民在一天早上醒来竟然发现有轰炸机在我們头上，人民就不能再忍耐下去。这样的进攻使我們想起了对珍珠港的进攻，納粹分子对波兰、芬兰、比利时、荷兰、丹麦、苏联的进攻。这就是說，帝国主义列强用的就是这种办法：一种不宣而战

和突襲的作战方法；这是納粹主义的方法、法西斯主义的方法、帝国主义的方法。而过去曾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目前他們一直在对我們使用的方法，即在拂曉时进行出其不意的进攻，对我国发动狡猾的襲击。

我們希望他們回顧一下往事，希望他們洗一个冷水澡或是一个热水澡……，（笑声）希望他們在一天早上坐下来想一想，好好分析一下，希望他們不要被怒气冲昏了头脑，希望美国的統治者不要狂妄自大到失去了理智；希望他們认識到，坚持侵略是一个錯誤，他們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他們挫敗不了革命，他們正在給他們自己造成巨大的損害，而且他們还将給自己造成更大的損害。

从我們这方面来說，让我再重复一遍，我們不希望他們在我們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自杀。如果他們想死的話，还是让他們老死吧。如果他們想自杀的話，就让他們用他們认为最好的方式自杀吧，然而不要叫我們付出代价。然而最好是他們不自杀，最好是让历史本身，人类的命运本身来决定这个問題。簡言之，就是历史本身将会結束一个业已过时的制度，因为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是永恒的，先生們。（掌声）

帝国主义必定灭亡，就和过去封建主义、古代社会、奴隶制度的灭亡一样。帝国主义必定灭亡，人对人的剝削必定灭亡，一些民族对另一些民族的剝削必定灭亡。因为这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現实。难道他們硬要反抗历史的前进的車輪么？請你們想像一下，那些为了挽救封建制度的灭亡而妄图扭轉历史的封建主吧。不錯，封建制度是曾在一个时期里存在过的一种社会，由于这种制度，封建主对于生活在他的領地上的那些人享有一系列的权利，他拥有一系列的特权，然而这种制度消灭了，那个古老的社会消灭

了，奴隶制度消灭了，为什么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就不会消灭呢？它是迟早必然要被消灭的，只是在一些国家里采取一种形式，在另一些国家里采取另一种形式而已。一些国家前进，但另一些国家不但不前进，反而倒退。一种社会制度越是逆着历史的趋势向后退，它也就越是会迅速地走向注定的灭亡。

很明显，在今天人們所生存的世界上，很不幸，战争的危險会带来比过去远为可怕的后果。如果說战爭在一九一四年是可怕的，而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战爭是更加可怕的，那末在目前这个时候战爭更是不知比以往可怕多少倍。

納粹主义保全下来了么？沒有。法西斯主义保全下来了么？沒有。那末为什么那些采用了納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方法的人們，那些像戈林、戈培尔、希姆萊、希特勒之流那样厚顏无耻地讲話的先生們就能保全下来呢？这些美国的統治者就完全像希特勒之流宣布侵略某个邻国一样厚顏无耻地、坦然无忌地宣布要侵略一个小国。显而易見，当前世界所处的时代不同了；世界的进步力量是十分巨大的，世界上拥护和平的力量是十分巨大的。誰是拥护和平的呢？是那些知道历史是同自己站在一起的人們。这些人知道，历史絕不是向他們指出他們的末日正在迫近，而是向他們指出光明的前途；因此他們并不处处同历史鬧别扭。他們并不反对历史。他們同历史一起战斗，同它一起前进。

帝国主义已經过时，它已經被历史所抛棄，但是它却妄图反抗历史，妄图通过武力、暴行、毀灭和死亡，达到保存它的制度和它的特权的目的，因为这些目的通过和平手段是无論如何也达不到的。这些老爷不能进行反省，这对世界乃是一种眞正的不幸，对世界是一种眞正的不幸，因为他們将会給世界造成許多災害。虽然他們

毫无疑問是自作自受，給世界造成这些災害，而受害最重的还是他們自己。

这是我們必須分析的問題，必須加以认眞思考的問題。因为現在我們必須使自己摆脫一切顧慮，必須十分沉着地行动，必須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对它們进行分析，必須适应形势。这就是我們应做的事。

今天，古巴是全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与古巴有关的任何問題都不可能不是一个与世界有关的問題。（掌声）

我們要使全部革命力量保持动員状态，我們要继續組織"五一"的庆祝活动，而且我們要继續努力革命，爭取革命和人民的胜利，我們要意气風发，我們要准备作一切必要的牺牲。

人民已經尝到了胜利的欢乐。战胜雇佣軍使人民有理由感到巨大的欢乐，理所当然的欢乐，使人民有理由感到自信。可是不应当忘記，胜利是付出了代价换来的：我們付出了牺牲，有八十七个人为了拯救成千上万的人而倒下了，有八十七个人为了保全財富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到目前为止是八十七个人，也許是更多的人，为着保卫祖国的未来而牺牲了。这就是說，他們是为了未来而牺牲的，他們是为了所有其他的人而牺牲的，他們是为了保全国家的財富、独立、尊严、主权，为了建設一个更加美好的祖国而牺牲的。

在这些范例面前，任何人都不能自私，糾纏在細微末节的問題上。我們应当永远記住，今天的这一欢乐是由于这些人的牺牲而得来的，而未来的世世代代必然会因为享有明天的欢乐而感謝在今天勇于牺牲自己的人們。（欢呼声）

（譯自古巴革命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吉隆滩：帝国主义的溃敗》文件資料集第一卷）

在国际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員会会議上的讲話

（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

国际学联各位委員先生，
同志們：

有时候，当我們的感情实际上讲着同一种語言，而我們的嘴里却沒有一种共通的語言的时候，的确会使人感到万分遺憾。碰到这种困难，我就想起了翻譯，——我希望他們都是好翻譯，（笑声）这个玩笑是对古巴翻譯說的——想起了我們不得不在联合国讲話的时刻。当然那里和这里有所不同，这里更好地代表了各国人民。（掌声）而且还有一点不同：这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生的代表……。（掌声）因此我們在这个讲坛上要感覚舒服得多。

你們的这次会議对我国人民来說是一种光荣。古巴人确实把这次国际学联执行委員会召开的派有观察員参加的会議看作是一件光荣的事。你們和我們一同生活了几天，——貝利康同志說是許多天，而我們說是很少几天——正当我們开始和你們搞熟了的时候，你們就要离去，我們实在是恋恋不舍。我們一直关心着你們会議的討論和你們所研究的一切議題，因为你們都是滿怀热情的

青年，要求对世界上的一切問題发表你們的意見。

我国人民时刻亲切地关注着这些討論。以前，我們也知道国际学联在世界其他各地举行的历次会議，通过电台、报紙、电报把消息傳到我們这里。但是，你們也知道，这些消息在某些情况下从不确切地反映眞情实况。然而，这一次你們的会議在我們国家举行，我們感到很高兴。

古巴革命的誹謗者会說些什么呢？他們对这次会議会說些什么呢？他們会說，你們是在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可怕的警察国家中生活了几天，是在恐怖之中生活了几天：偷听你們，跟踪你們，监視你們，并且使你們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和欺騙，目的是使你們不能看到任何东西；你們周圍的一切都是假象。这正像小說中，像那些关于可怜世界的偵探小說中所描写的一样。这个世界，甚至不久以前还是可怜的，但是这些时候来，它已經不再是不幸的了……。（掌声）他們把經常用来欺騙和蒙蔽——欺騙和蒙蔽这两个詞对于不讲西班牙語的人說来是同义詞——人类的謊話和捏造用来描写我国，也用来描写其他国家的革命和人民。

很可能，你們中間的某些人回去的时候，在你們的家里会被亲人当作英雄人物接待，如果你們的家人曾讀过某些关于古巴的消息报道的話。而当他們一旦看到你們各自平安无事地回到家里，他們就禁不住会惊訝万分。

革命在历史上是最受到誣蔑的事件。这一点我們很清楚。来自进行过革命的国家的学生們也知道这一点，而那些来自需要革命而尚未进行革命的国家的学生們，一当他們进行革命时，也会懂得这一点……。（掌声）

我們以前只是肤浅地知道，革命是要受到誣蔑的。而事实确

是如此，現在竟仍然有人說法国革命的坏話。在这个时候还讲法国革命的坏話，不可謂不是走极端了。可是竟然有人还在談論法国的恐怖日子和断头台，談論法国革命的弊端和枉法。受到那次革命打击的利益集团早已从历史上消失，今天反对革命的已經是另一些利益集团，而在这个时候，却还有人誣蔑那次革命。

然而一切反动阶层从来就是一切革命天生的敌人，这是很自然的。如果我們較远地追溯一下历史的話，甚至現在还有人在誣蔑古代的革命。有这样的历史家，他們在写人类初期的許多革命运动时，也要横加歪曲历史。

当然，能够认識这些事实的革命者，是不会被任何对一个国家革命所說的謊言和任何誣蔑所动摇的。我們革命者鎮靜沉着，甚至当我們看到对我国革命所写的愚蠢而荒謬的报道时，我們有时也只是一笑置之。因为我們知道人們爭取正义和自由的斗爭的必然結局，知道各国人民爭取主权和权利的斗爭的必然結局。我們对这場斗爭的結果具有坚定的信心。我們非常清楚地认識到，自从人类意識到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人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眞正进步、眞正正义和眞正自由的时代。

历史是不会由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来写的。历史也不会由各国反动派来写的。历史要由革命者为未来的世世代代来写……。（掌声）那时世世代代的人們将会了解全部眞理，了解每个人在这場斗爭中所担当过的角色。下代的人們摆脫了蒙蔽和謊言的欺騙，将能认識到人类的种种問題，也将能了解世界各地的人們为了爭取这种正义、爭取这种自由所付出的全部努力。今天为反对企图阻碍人类进步的历史上最后的反动势力而进行的最后战斗，即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斗爭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

所作的努力，到那时在人們的眼里将会变得異常偉大。（掌声）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詞概括了一切。如果不了解世界当前这个时刻，每个人的首要职責就是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斗爭，那末，他怎么能够自称为正直的人？他怎么能够自称为民主人士？他怎么能够自称为革命者？他又怎么能够自称为和人类有着休戚与共之情呢？（掌声）原因就在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意味着一切。它不仅意味着剝削，意味着罪行，意味着干涉主义，意味着征服，而且还意味着战爭危險，意味着奴隶制度，意味着人类的痛苦。因为它不仅給世界带来物质的和社会的禍害，而且还潜伏着造成人类巨大災难的危險。我們每天从报紙上看到的流血事件——这一天在剛果，那一天在阿尔及利亚，另一天在亚洲或非洲的葡屬殖民地，再一天在老撾，又一天在埃及或者古巴，这些接連不断地发生的事件——只有一个根源，一个原因，那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沒有殖民主义，沒有帝国主义，世界上就不会发生流血事件。沒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卢蒙巴就不会遭到卑鄙的杀害，就不会有阿尔及利亚的大量流血事件，就不会有安哥拉的流血事件，就不会有老撾的流血事件，如像在埃及、朝鮮和古巴所发生的流血情况那样。沒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世界上就沒有必要在毀灭性武器上花費大量的金錢。沒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不会有战爭的危險。沒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人类就会朝着具有进步和幸福的无限可能的光明阶段迈进。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束縛世界的两支铁錨，是阻碍人类进步的絆脚石。誰不懂得这一点，誰不首先了解这一点，不管他們自称为民主人士也好，自称为有思想、有見地的人也好，如果不首先

懂得这个世界現实的起碼知識，那就只不过是一群連現在人类处于什么时刻也一无所知的可怜虫罢了。

誰不了解这一点，就什么也不能了解。誰不了解这一点，就会很容易成为蒙蔽和欺騙的牺牲品。

这样，其他的一切一切他們都不能理解，或者理解錯誤。誰相信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用来打扮和粉飾他們在世界上所担当的角色的一系列謊言，誰不懂得这些眞理，誰也就会相信其他一切謊言，就会相信那些企图找到某种言辞来掩飾自己在世界上的眞面目的人所厚顏无耻地談論的"自由"、"民主"、"权利"，以及其他种种"美妙的东西"。（掌声）

他們还創造了一系列的关于"自由"的假想。啊！什么西班牙人的"自由"，尼加拉瓜人的"自由"，巴拉圭人的"自由"，阿尔及利亚人的"自由"，剛果人的"自由"，安哥拉人的"自由"，危地馬拉人的"自由"，美国南部和北部的黑人，甚至白种工人的"自由"，（掌声）南非絕大多数居民的"自由"，饥寒交迫的印第安人的"自由"，被迫害、被虐待的工人的"自由"，具有自由和进步思想的人們和具有先进思想的人們的"自由"！啊！什么"思想自由"、"集会自由"、"言論自由"、"权利"——这些所謂"自由世界"（要加上大大的引号）的贊美者所提出来的詞句，都是黷武主义者，死亡販于，热核武器、战舰、飞机和各种武器的制造商所披的外衣。这是充滿着形形色色剝削者的世界，他們剝削本国劳动者，并且还貪心不足地占有他国財富，掠夺他国的資源，剝削他国人民的劳动。这是騙子手、黑心商人、各种投机商、大庄园主、軍閥和奴隶主的世界。这个世界已經为人們所洞悉了，人們对它有了足够的认識，而且愈来愈多的人民会了解它。其結果，是使他們日益难于玩弄拿空洞的言辞

来粉飾事情实质的手法。

世界上如果实行这样一条法律：任何国家无权开采他国人民的自然資源，任何国家无权剝削他国人民的劳动，那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会完蛋。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享受自己領土上的資源，享受自己子女的劳动成果，任何政府、任何国家都无权剝削他国人民的自然資源和劳动。有誰能在道义上否认这样一条法律是人类最公正的法律呢？有誰能否认这是人类最正义、最道德的法律呢？

如果問問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他們是否同意这項原則，你們就会看到，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一定首先維护进行海盜活动的权利，掠夺的权利，剝夺他国人民自然資源的权利，剝削他国人民子孙劳动的权利。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不遵守人类道德准則的。

这就是今天的斗爭，这就是各国人民的斗爭，这就是各国青年的斗爭，这就是各国学生的斗爭。我讲的学生不是指特权阶級的"少爷"，因为进了大学的享有特权的"少爷"，仍然是特权人物，而不是学生。（掌声）

不論是为了維护本阶級利益而上大学的享有特权的"少爷"，还是被符合于本特权阶級利益的哲学和思想迷了心窍的"少爷"，都不是学生。因为只有学习的人，掌握知識的人，才是学生。无論如何，头脑混乱的学生，贊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黷武主义，贊同剝削他国人民的財富，剝削他国人民的劳动的学生，只会是一个政治上留級的学生。（掌声）

因此，每一个眞正的学生的首要职責，每一个青年、工人、农民、正直的知識分子的首要职責，就是捍卫正义。正义是值得青年

人加以捍卫，并为之作出一切可能牺牲的唯一旗帜。

值得为維护剝削者的"权利"去牺牲嗎？值得为維护人类的掠夺者、人类的剝削者的"权利"去牺牲嗎？很明显，人类的剝削者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他們为了維护自己的"权利"，就必然要寻找甘心情願像羊群一样跟随着他們进屠宰場的人。很明显，这一小撮人本身是决不会有力量来維持其特权的。因此他們就需要借助于自己的同盟者：謊言。因为只有用謊言，这些大特权阶級才有可能把一部分人类、把一部分人民拖入保卫他們的利益、維护他們的特权的斗爭中去。

因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最得力的同盟者就是謊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就是剝削加謊言，这正是为了蒙蔽，为了欺騙。因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要有自己的通訊社。因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掌握了报紙发行网、广播网、电視网，以及一帮卖身投靠的作家。这都是为了造謠、蒙蔽和欺騙人类。

你們想一想，我們在古巴革命以前所知道的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一切事情，完全都来自美国的通訊社。我国人民就是通过各种反动的报紙得知世界上的消息的。因为，你們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根本不能設想，受剝削的农民会有一家报紙或一座电視台；根本不能設想，一个掙扎在饥餓綫上的工人会是一座电台的老板。最重要的报紙、电台和电視台都屬于壟断集团，屬于百万富翁，屬于反动派。这就是帝国主义所侈談的自由的美妙权利：只有数十个富翁和大报紙的主人才有在报上写文章的自由。

我国人民过去对阿尔及利亚、对朝鮮、对中国、对苏联、对非洲、对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发生的事件所知道的一切，都不外是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所发表的东西，以及經过反动的广播网、电視网和

报紙轉发的东西。因此，我国人民通过美联社、合众国际社，通过反动派的各种思想宣傳工具才"知道了"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很好地知道了"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难道你們不认为，我国人民得到的不是很好的"报道"嗎？

这就是我們过去对世界所了解的一切。而拉丁美洲有多少国家的人民不是依然处于这种状况呢？世界上有多少民族不是依然处于这种悲慘的境地，处于甚至連世界上发生的事件都不知道，并且受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卑鄙可耻的欺騙的极端悲慘的境地呢？想到一国人民甚至連了解世界上各地发生的事情的权利都沒有，多么令人痛心啊！

他們就这样欺騙着我国的一大部分人民，就这样使我国一大部分人民生活于蒙蔽和謊言之中。許多年来我們就这样讀着对苏联和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写的謊言。（掌声）

我們就这样过日子，就以这种方式"知道了"非洲人民爭取独立的运动。对非洲，我們只知道美国电影《人猿泰山》所告訴我們的一切。在这些电影中，非洲总是以半裸体、手持长矛、被白种人英雄击敗的部落居民的面貌出現的。白种人英雄自然手里拿着自动步枪。他們从来不談到非洲巨大的政治意义和巨大的精神財富，也从不談及非洲人民美好的品质。

这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企图向我們描繪的非洲形象，他們也企图向我們描繪一个类似的亚洲形象，描繪一个类似的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形象。他們总是把印第安人描繪成懶惰的、衰退的、不願劳动的人。他們企图以一个垂头丧气的印第安人来代表墨西哥，就好像我們是低等种族一样。而我們和"最高等的"美国种族比較起来只不过在一个方面低于他們，那就是我們飯桌上菜

盘里的东西比不上他們。（掌声）

他們把貧困和饥餓的原因归諸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天生的品质。他們把饥餓，把这耗尽了非洲人、亚洲人、拉丁美洲人最宝貴的精力的饥餓叫做懶惰，叫做缺乏劳动精神，叫做劣根性。我們的劣根性就是饥餓，就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所强加給我們人民的饥餓。而我們的优越性就在于我們的牺牲精神，就在于我們忍受饥餓的折磨的能力。

所以，我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可以大談自己的优越性，比那些——我当然不是指人民——比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的那些寡头剝削者，有更大的优越性。

我們一向看到的我們所生存过的世界的歪曲形象，也就是今天他們企图向世界其他地方散播的古巴革命的歪曲形象。你們大概看見了合众国际社、美联社、美国报刊、美国电台和电視台每天要用多少篇幅来对付古巴革命。它們給予古巴和古巴革命很大的注意，用大量的篇幅来企图扼杀古巴的榜样，消灭古巴榜样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国家人民中間的影响。实际上，帝国主义如此关心古巴，花上这样多的篇幅来对付古巴，这就实质上承认了，在我們小小的国家面前他們是軟弱无能的。帝国主义恰好承认了他們对下面这种現象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一个受他們干涉的国家，一个五十年来他們企图用謊言制服的国家，今天已經成为一次偉大革命的舞台。

帝国主义者怎样向世界解釋，它的邻居，它的“小小的”古巴“邻居”竟然造起反来了呢？它怎样向世界解釋，它的“小小的邻居”，竟然无視这样多的电影、小說、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的消息，《生活》杂志、《时代》杂志、《讀者文摘》所作的宣傳，而造起反来了

呢？（掌声）美帝国主义如何解釋我們古巴人竟然那样不听他們的說教呢？是我們这些学生不好，还是我們的老师不好？（笑声）是我們坏呢，还是美帝国主义的說教坏？他們如何解釋我們这样一个小国的人民已經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撕掉蒙在我們眼睛上的幷已被我們全体人民撕掉了的繃带呢？（掌声）强大的帝国主义邻居，万能的帝国主义邻居，它有亿万美元、黃金、舰队、原子彈等等，它有整套的間諜、顚复系統和五角大楼，最后，它有把暴力和恐怖强加于这个世界的一切手段，它还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新聞机器，鎮压机器，进行訛詐和干涉的机构，它如何向世界解釋，尽管它掌握着这一切，古巴却仍然获得了解放？

难道这是苏联的过錯？难道这是"国际共产主义"通过滲透使古巴革命走上邪道的过錯？啊，那末，苏联人多么强大！国际共产主义者多么能干，手段多么高明！（掌声）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話，那末美帝国主义就等于說，苏联人远比他們高明得多，（掌声）因为苏联人差不多住在地球的另一边，尽管思想不能够坐宇宙火箭旅行，尽管革命政府和革命运动不能通过远距离控制来組織，而他們却能够把这样"黑暗的"思想、这样"激进的"思想、这样"可怕的"思想，灌輸进帝国主义的这个"小邻居"的头脑中来。在这里苏联人既沒有情报組織，也沒有一家电台、电視台，沒有新聞网，而帝国主义却拥有許多电台、电視台、报紙、通訊社、电影、小說、杂志、旅行家等等，可是苏联人是怎么搞的？他們用了什么神通竟在美国的大門口如此地扭轉了我国的方向？

如果这是由于苏联人，由于国际共产主义搞起来的，啊！那末，这就等于說这种滲透馬上也就会使美国的南部各州造起反来。（掌声）因为，归根到底，在古巴和佛罗里达之間，正像他們經常說的

那样，只不过相隔九十浬，这是对我們很不幸的事！（笑声）

帝国主义的那些荒唐可笑、肤浅的“論据”就是这样，他們不能承认唯一的眞理：我們发动起义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我們受人剝削，我們不願再做美国的殖民地，不願再凡事都得由美国大使館来批准，不願事事向华盛頓的国务院請示。我們不願再做美帝国主义的小卒，不願再受剝削。我們要自由，因此我們自由了！（經久不息的掌声和喊声：“要古巴，不要美国佬！”“菲德尔，坚决地、狠狠地揍美国佬！”）

古巴革命证明，帝国主义本身就包含着毀灭自己的根源。因为革命的根源不是来自任何别的地方！革命的根源是不能輸入的，也不需要輸入，因为这个根源就存在于所有被压迫、被剝削的殖民地人民中間。（掌声）哪里有剝削，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哪里有这种禍害，那里就有解除災禍的妙方。哪里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剝削，那里就有革命的根源。

因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只意味着对各国人民的剝削和奴役，所以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就存在着迟早要結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根源。

但是生病的人，自知注定要死的病人，是会采用一切办法，求救于一切药物的。同样，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也在挖空心思，寻求挽救自己的药方。因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作为腐朽的、注定要灭亡的社会，就像是床头上圍着一群医师的病人，他們在那里想尽各种药方，花了几十年的时間，千方百計企图使病人活下来，哪怕活几年也好。

因此，我們看到了新的殖民主义形式，看到了假独立的共和国，看到了这样的国家，人們对它們說：“你可以有一面小小的国

旗，有一首国歌，可以有一个大使，还可以有某种类型的政府，以便称得上独立国家”。而同时，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却还保留着所有的权力。不願俯首听命的政府可要当心！因为在你身边有一个蒙博托，有一个巴蒂斯塔，（喊声）有暴力，有政变，有施加經济压力的机构，还有强大的宣傳机器，可以随时动手破坏这个政府的基础。

这些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个垂死的病人所慣用的药方。你們沒有看見美国国务院的代理人在拉丁美洲来回奔波嗎？你們沒有看到史蒂文森先生所担当的可怜角色嗎？啊，史蒂文森先生！那种了不起的美国“民主”，那位高貴的、“进步的和超民主的”人物！史蒂文森先生！在联合国充当了多么可怜的角色！史蒂文森先生！他以賽萊絲蒂娜[①]的身分奔走于拉丁美洲，与各国統治者（他們甚至不願听他的讲話了）窃窃私語时，充当了多么可怜的角色！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从一国首都溜到另一国首都，为的是不让群众知道史蒂文森先生的到来，否則会受到像对他的朋友尼克松同样的西紅柿和臭鸡蛋的欢迎！这是多么悲慘的角色！

那些在拉丁美洲各国首都偷偷地溜来溜去的帝国的使者們，到底在干些什么事？那些不願公开露面的帝国的使者們，到底干了些什么事？

帝国的使者竟然不敢在拉丁美洲各国首都的街道上行走，这是多大的耻辱！当美国人只得求助于一位有过所謂“和藹可亲”的称号的人，这一称号，由于在吉隆滩进行冒險，也就丧失殆尽了，帝

① 賽萊絲蒂娜(Celestina)，是費尔南多·德·罗哈斯 (Fernando de Rojas)戏剧中的角色，以介紹男女幽会而出名。——譯者注

国使者的角色，是个多么可怜的角色啊！（掌声）因为，如果說崇高的事物和荒唐的事物之間确实只有一步之差的話，那末，在和藹的史蒂文森和不幸的史蒂文森之間的距离就只有千分之一吋！

世界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在拉丁美洲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这些奇怪的事就是挽救垂死者的药方。帝国主义床头的大夫們建議它采用所有这些急救的药方，采用向拉丁美洲奉送数百万美元的药方。这些就是臭名远揚的帝国主义所求救的药方。但是已經太晚了。帝国主义已經患了不治之症。这就是衰老症，帝国主义和其难兄弟——殖民主义——所患的这个病入膏肓的衰老症，是任何床头大夫的劝告所医治不了的。

这就是現在全世界所发生的事。应該睜开眼睛看清它，应該擦亮眼睛，以便在这个时代不要比别人愚蠢，更不要比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愚蠢。因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确实知道他們自己的底細，确实知道他們所患的病症，也确实知道，那都是些无可奈何姑且使用的药方。扮演最可悲角色的，就是那些受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剝削、却連眼皮下面发生的事情都看不見的蠢人。

革命的根源就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可是他們却要說是我們在輸出革命的根源。因为現在苏联离的較远，我們离的較近，他們就把一切不順从的罪过都加在我們头上，把一切革命兴起的罪过都加在我們头上，說我們使革命思想向那边滲透，說我們煽动拉丁美洲的革命。說得如此天花乱墜，就好像在拉丁美洲本来不存在革命的根源似的，就好像革命的根源不是剝削所造成的結果似的。因此，拉丁美洲人民的不安增长了，人民的忧虑和憎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情緒增长了。这就好像革命的怪影在拉丁美洲游蕩，使人重新回忆起馬克思所說过的关于共产主义怪影的話。

这使帝国主义感到不安，使反动派日益感到不安。因此仇視古巴、反对古巴的运动就发动起来了。反动派經常进行反古巴的叫嚣，发出威胁，密謀策划，进行異乎寻常的活动。国务院代理人接二連三地到各国訪問，可是看来他們的运气并不佳。

于是，不断的威胁連連襲来。我們不来談論道德。誰願意浪費时間談論帝国主义的道德？誰願意拿衡量某一个斯馬瑟的道德水平有多高来作消遣？斯馬瑟就是那位先生，是个奴隶主，是代表南方和佛罗里达州的參議員。我想大多数人都不认識他，尽管他說了許多蠢話。誰来管大多数美国众議員和參議員的道德？这群先生們花上一个月的时間談論古巴发生的事情，这群先生們对古巴发生的事大动肝火。但是你們不要以为他們生气是因为进攻古巴是不道德的事，你們不要以为他們恼火是因为进攻古巴是对国际法和人类道德的粗暴蹂躪。你們一定听說过，美国參議員們和美国政界的最高人士一連几个星期抓耳撓腮、着急万分。但是，难道你們以为这是出于道德方面的原因嗎？这是对侵略、进犯的譴責嗎？是譴責五角大楼策划了进攻，譴責中央情报局提供了財力物力和进行了組織嗎？是譴責美国总統本人也參与了这一事件嗎？难道是为此而感到恼怒嗎？不，他們很不滿意五角大楼，并不是因为他們侵略我們，而是因为事情搞糟了。（掌声）他們对中央情报局十分不滿，并不是因为它搞破坏活动，进行对我国人民的突然轰炸，也不是因为它杀害了古巴的妇女、儿童和男人。他們对中央情报局十分不滿，并不是因为它把成吨的黃色炸药和活性磷运进我国。他們的憤怒，也不是因为中央情报局勾結危地馬拉和尼加拉瓜的娄罗組織了雇佣軍入侵古巴。不，他們不滿意中央情报局，是因为据他們說，它"丢尽了丑"。

他們并不譴責不道德的行为。不，他們譴責的是魯莽、笨拙。他們不是分析道德問題，他們分析的是策略問題。这叫什么道德呢？进攻别人不算坏事，打敗了才是坏事。你們以为哪一位美国參議員会为此而羞愧嗎？不，不道德的事情不会使他們羞愧。他們可以毫不知耻地公开宣称，他們是这次反对我們小国人民的海盜行徑的帮凶。他們感到羞愧，是因为帝国主义吃了敗仗，是因为在世界面前他們变成了一群道地的蠢才。他們感到羞愧，是因为不得不在世界面前承认他們整套情报机构只是一大堆廢物，（掌声）承认他們的五角大楼正像在薩帕塔沼澤地所犯的估計錯誤那样，也会在估計为和平而斗爭的国家的力量方面犯更大的錯誤；既然会在小事上犯錯誤，也就有可能在大事上犯錯誤。

这是道德方面的原因嗎？

不，我們不来浪費时間討論帝国主义者的道德。帝国主义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做道德。假如帝国主义知道什么是道德的話，他們就不会策划謀害卢蒙巴；假如帝国主义懂得什么是道德的話，他們就不会在德国武裝納粹分子，使德国新納粹主义变成甚至比它的盟国——英国和法国——还要强大的势力。这里有英国人或法国人嗎？有。那末，他們比任何人都会更好地記住納粹主义对他們国家意味着什么，記住它意味着毀灭，記住它意味着侮辱，記住納粹主义在英国和法国造成的数十万的牺牲者。

当时誰会想到十五年后的今天，納粹的将軍們会指揮英国和法国的士兵呢？当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心中还燃燒着对納粹主义的蹂躪和侵略的憤怒火焰的时候，当法国人在解放之日在巴黎的平台上抓住最后一些納粹散兵的时候，誰会对他們說，十五年后納粹的将軍們要在英国和法国建立軍事基地？

希特勒用了他全部的装甲师团和飞机所未能办到的事，希特勒屠杀了千百万人所未能办到的事，現在美帝国主义沒有打一发子彈，沒有流一滴血就办到了。今天，德国納粹主义的力量已經超过了法国和英国的力量，而不久以后，納粹分子指揮的軍队将会变得同英国和法国軍队的总和一样强大。——請女王陛下和戴高乐原諒。

这不是我們的过錯。然而事实却是，时間仅仅过去了十五年，今天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納粹将軍們的力量比曾經受过他們蹂躪的国家的力量要强大得多，他們的話要比英国和法国政府的話更受人重視。肯尼迪先生在欧洲旅行时，一会儿和戴高乐拥抱，一会儿又和麦克米倫拥抱，这算得了什么呢？当然，这些是国际政治上的問題，我們只不过在这里順便分析一下罢了。

納粹的将軍們（其中有許多人的罪恶历史是人所共知的），今天成了英国和法国領土上軍事基地的主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多么令人丧气的局势！

我們古巴人因懂得什么是自由，感到多么驕傲！因为，难道那些政府比我們更自由么？請你們相信，如果我們这里除美国人的基地之外还有一个納粹的軍事基地，我們会觉得十分不幸。

这就是作为一切殖民主义者盟友的帝国主义者的道德。既然法国殖民主义者是美国的盟友，美国怎么会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呢？既然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是美国的盟友，美国怎么会支持安哥拉的非洲人呢？既然比利时的殖民主义者是美国的盟友，美国怎么会支持剛果的独立呢？既然美国在本国内不能够消灭种族歧視，他們怎么能支持为反对种族歧視而斗爭的南非人民呢？既然荷兰殖民主义者是美国的盟友，美国怎么会支持印度尼西亚呢？

他們怎么会支持任何革命运动呢？既然西班牙法西斯主义是美国的重要盟友，美国怎么会支持西班牙的共和人士呢？

誰是帝国主义的盟友？日本封建主义的殘余，納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殘余。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一切殖民主义者、一切橫暴的軍閥、一切走狗、一切反动分子，以及一切寄生虫，这些就是帝国主义的盟友。

帝国主义不懂得什么叫做道德。他們言行矛盾，而且是越来越矛盾。

因此，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分子代表无法在联合国进行辯論。既然他理屈詞穷，他怎么敢在联合国辯論呢？美帝国主义能够找到什么理由来支持蔣介石傀儡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蔣介石被困在一座孤島上，在那里統治着不过三四百万或者五六百万中国公民——确切数字我不清楚。它有什么理由維护蔣介石的代表团賴在联合国的权利，而却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把六亿人口排除在这个世界組織之外？在那里連人口不到一百万的国家都派有代表。这怎么可以呢？看！帝国主义者多民主呀！有着六亿人口的国家在联合国里不能有自己的代表。

当然，我們由于实际的教訓，认出了誰是帝国主义的盟友。我們从入侵我国的雇佣軍的成員中发現他們是：一切流氓坏蛋，貴族俱乐部最显要的成員，巴蒂斯塔最得力的走狗，大庄园主和富翁。这就是入侵我們海岸的臭名远揚的部队的成員。

从这个例子中，我們可以估計出，在世界各个地方帝国主义的盟友是些什么家伙。帝国主义在世界什么地方实行过保卫正直人士的政策？帝国主义，即美国政府，在世界什么地方执行过正直的讲道义的政策？美国政府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执行不讲道义的政策。

所以，它一天天更加威信扫地，愈益失去人民的支持，因而也就越来越威胁着要进行侵略，进行干涉；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它都要立即派軍舰去。你們注意到了美国政府到处派軍舰的怪癖了嗎？帝国主义政府灵机一动，就要立刻开动装甲舰，到世界各地耀武揚威，威胁着要馬上进行干涉。

你們知道为什么嗎？呃！为了保卫"民主"，保卫"自由"，保卫"人类的原則"。这有誰敢怀疑呢?!

美国政府沒有在世界任何角落奉行过正直的政策。因此，我們不必談論帝国主义的正直和帝国主义的道德，因为他們奉行的唯一道德就是强盜的道德、海賊的道德。我們有权利这样說，因为我們曾經領教过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的这种"道德"。

今天我們和学生們在一起談論国际政治。这很好！学生非常关心这些問題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們是学生，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和观察。我知道，并不是所有出席会議的代表們都具有完全一样的見解。我知道，在国际学联的成員中有代表着各种观点的人。但是我相信，有一点是我們大家都会完全同意的，那就是对什么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分析。在这个問題上，这个組織的决議就是一个证明。这說明，这个学生組織的委員們是了解世界問題的。

到古巴来旅行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可以作实地观察和进行对比。你們大概看到了我国的不少东西。如果說古巴革命所作的事情是有一点成績的話，那就是这一切恰好是在帝国主义的大門口作出的，是在經常的威胁下、在連續不断的經济侵略和政治侵略中作出的。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魔掌时刻企图扼杀我国。壟断資本的魔爪也企图扼杀我国。我国人民就是在这种斗爭中进行創造和劳动的。

坐在办公室里分析革命是容易的。任何人都会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写出关于革命的理論。坐在沙发上，任何人都会評論革命。坐在舒适的沙发上，还可以进行一次比这个革命要好得多的革命。

但是，想像是一回事，現实又是另一回事。我們并不打算要别人把我們的革命当作革命的典范。不，我們所能說的只是一点：我們进行我們的革命，其他国家的人民同样可以进行他們的革命。

帝国主义者和世界反动派怀着仇恨，恶毒地攻击我国革命。这只說明了一件事：我們的革命是眞正的革命。难道你們听說过帝国主义曾經贊揚过某一次革命嗎？难道革命能够得到帝国主义的贊揚和歌頌嗎？帝国主义贊揚的是什么人呢？反动派贊揚的是什么人呢？他們贊揚的是各国人民的叛徒，那些把国家出卖給壟断集团的人，那些让步、妥协和投降的人。

因此，要知道古巴的情况发展得如何，我們可以告訴你們一个秘訣：只要你們看到合众国际社、美联社、帝国主义者和世界反动派恶毒地攻击古巴革命，攻击得很厉害，你們就說：古巴革命搞得好。（掌声）只要你們从报上看到他們对古巴革命进行最恶毒的誣蔑，編造无中生有的事情，甚至达到令人发笑的程度；只要你們在凡是沒有革命报紙的地方、在反动的报紙上，看到了这些东西，你們就說：古巴革命搞得好。

因为每当我們看到合众国际社或美联社罵拉丁美洲的某一个政府，或罵某一个工人領袖、农民領袖或政治領袖的时候，我們立即可以得出結論：这位領袖是好的，这位工人領袖是正直的，他沒有把自己出卖給壟断資本，这位政治領袖不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位执政者不是卑躬屈膝的执政者。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某一个政治运动是否是好的，革命的，主張

独立的，反帝的，进步的，你們可以从帝国主义的报紙上研究它。凡是他們罵革命者的事情，对革命者說来都是好事情。这的确使我們能够得到很好的消息报道。我們就是經常从相反的方面，从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得到消息的。（掌声）

你們——其中許多人——大概也被卷入了政治斗爭和革命斗爭。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不得从那样遙远的地方到这里来旅行了。（掌声）因为，无論如何，你們不是旅行家。你們是学生，是关心政治問題和社会問題的学生。如果你們不关心政治問題和社会問題，也許你們让别人去作这次旅行会更好一些。因为，实际上，怎能設想一个学生会不关心这些問題？

当然，我知道你們是关心这些問題的，因此你們才来到这里。不仅如此，你們还是一些英雄——这是題外的話——，因为尽管你們听到了关于古巴的各种坏話，你們仍然到这里来了。（掌声）

你們很关心世界的动态。此外，你們是今天幸运的青年一代。你們将会看到人类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时代，并会成为这个时代的見证人和活动家。你們是巨大的科学和技术进步时代的青年，是星际旅行时代的青年。我們过去在书本上讀到的东西，今天你們正在現实中看到它。你們屬于幸运的一代。学生們怎么能不关心这些問題呢！如果不是这样，那甚至会失去做学生的意义。

过去我們这里——今天在許多国家中仍然如此——，工人和农民的子女往往不能上大学。我們的大学生一向具有很好的革命立場。他們在反对暴政的斗爭中如此，在爭取革命政权的斗爭中，在革命的发展中也是如此。我們的学生有着政治斗爭的傳統。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出身于中等阶級。然而，当社会阶級的利益針鋒相对时，其中的一大部分学生站到了革命的这一边。

革命的精华，亦即革命的理想，是很容易征服青年人的，哪怕这些青年出身于本质上是保守的社会阶級。

作为青年是很值得羡慕的，因为青年时代，行动是受理想支配的，哪怕这种理想是和他自己的阶級利益相違背的。

大学生支持古巴革命說明了一件事。如果你們到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去，你們就会看到学生是反对政府的——这是无疑的——，因为学生非常敏感，他們一直就像溫度表一样。如果你們参观大学，你們就会看到絕大多数的学生是支持古巴革命的。这是意味深长的，它說明了一切問題。

革命政府是怎样取得大学青年的支持的呢？这依靠革命的事实。因为革命鼓舞了所有的参加者，鼓舞了接近革命的人，也鼓舞了青年人。因为在今天的世界和昨天的世界之間，你們看到的是今天的世界。也許你們对我們祖国昨天的面貌沒有任何概念。

几分钟以前，当会場里唱起"我們是社会主义者，前进，前进，誰要不喜欢，就請他吃泻药"这句歌詞时，（掌声）教育部长同志風趣地說道："什么时候想到过在这个大厅里会听到这些話！"

眞的，这座大厅是过去議員开会的地方。在这里誰梦想过这种事呢？当然，也有一些議員是代表人民的，但是他們是少数。这里坐着的是大庄园主，是糖厂、大企业、大壟断集团的代言人，是金融寡头集团的代表。所以这里不可能产生一項革命法律，譬如，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怎么能够从大庄园主、大业主的議会里产生呢！这就是以前这里的民主。一項革命法律——决不可能。

那撮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統治的，的确，誰想到几年后的今天这里竟唱起了你們听到的那些歌詞！

我并不是說不要代議制了。有些人很难了解革命的这个問

題，某些想法在他們脑子里轉来轉去，反复地轉来轉去，就是忘掉了有两个不同的世界：昨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反动社会的世界和革命社会的世界。他們用自己反动世界的思想，来分析革命世界的問題。

也就等于說，他們生活在热带，却穿着厚厚的呢衣。当然，他們会感到窒息，会悶死。（掌声）

应該抛棄一系列的旧思想、旧观念，才能理解革命，包括古巴革命。古巴人今天关心的是建設新社会的基础，我們正在奠定基石，正在盖楼房的下层。房子未建成之前，我們还不考虑放什么家具。等楼房盖好后，我們自然会装飾和布置它。到那时，在这座国会大厦里，人民的代議制就会从新实行起来。有些人拿过时的眼光对我們的革命指手划脚，問我們何时举行选举。我要告訴他們："去問人民吧！"（喊声："不要！"）

因为他們认为，如果沒有举行資产阶級式的选举，如果沒有統治阶級的各种政党在选举中互相爭夺参議院和众議院的席位，那末，一个国家就会灭亡。他們是垂死的人，他們也以为国家也要死亡，而我国又是这些国家中的一个，这多么凑巧！

誰向古巴人說过不举行选举！我們說，沒有資产阶級的选举，世界是不会完蛋的。資产阶級的选举以毫无价值的爭論吸引人民的注意力，議会就是让人民瞧热鬧、看爭吵的地方。人民难道会对从来沒有产生出一条对人民有利的法律的东西有兴趣嗎？

我感到好笑，因为我想起了我的朋友阿倫德，他是位議員，他在智利不得不和反动派展开激烈的斗爭。（掌声）他很清楚让議会通过一条革命的法律是多么困难。

并不是我們說"不要选举"。是人民說："不要选举"。（喊声：

“不要！”“要选举做什么！”）

当然，对我們这些政府成員来說，我們并不願意如此，因为我們有时也想最好常常有些假期……。（喊声：“不！”）但是，不会沒有人說：“多么极端、多么落后的人民！”（笑声）可以肯定地說，一位“超級代議制民主主义者”会这样評价我国人民：“多么不开化的人民！”（笑声）自然，人民感到好笑，因为他們知道，不了解事情眞相的人才是最不幸的。

很簡单，这正表明了我国人民高度的政治覚悟。尽人皆知，五十年来，人民不得不忍受这些資产阶級的国会和强盜政府，他們看到一个下了台，另一个又上了台。有什么变化嗎？絲毫沒有。这是对人民最大的戏弄。他們用这个来耍弄人民，而不作任何改变。他們把共和国的“球”从一个反动集团的手里傳到另一个反动集团的手里。他們就把这叫做“更換政权”。

你們看！为什么美国壟断集团的政权不換到受歧視、受剝削的南方黑人的手里呢？（掌声）很明显，亚拉巴馬州和其他各州的政权，首先只能在白人之間更換。而且只能在有錢的白人之間，而不能在貧穷的白人之間更換，因为假如是在有錢的白人和貧穷的白人之間更換政权，那就好极了，这就是革命，那末种族歧視就会消灭了。

你們不要认为种族歧視是偶然的事件。为什么美国不能消灭种族歧視呢？因为建立在人剝削人和特权基础上的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消灭种族歧視。因为这个社会的哲学就是剝削的哲学，这是不能靠演說来消灭的。先生，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百万富翁不会允許黑人在娛乐場所中和他們靠一張桌子坐下来，也不允許黑人进同一个电影院、同一个餐厅，也不願意黑人和他們在同一个大

学里学习。維护这种特权的人就是百万富翁。在古巴也曾有过种族歧視，但是，革命不費任何力气就把种族歧視消除了。（掌声）

当然，如果美国也发生革命，种族歧視会立刻消灭。但是，只要在美国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会有种族歧視，因为前者是后者的根源。

当然，古巴人民看到过，共和国曾經从一个集团手里落到另一个集团手里，而五十年来，这些集团掠夺共和国就达五十年，因为他們每天，每月，每年都要掠夺。人民从未得到过一点点好处，任何工会和人民运动都必須付出巨大的代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因此，人民很清楚地懂得，那一切只是一种維护剝削和統治的形式罢了，他們对这些只屬形式的問題并不感到兴趣。他們也知道，在創造新社会的革命中，不可能采用旧社会的各种办法。因为，既然我們正在建設一个嶄新的国家，我們怎么能利用旧的办法呢？

那些办法是腐朽的，正像已經消失了的社会制度一样。新的社会制度将会产生新的政治形式。这是人民所清楚的道理。我們的人民是政治水平很高的人民，他們表現了高度的政治判断力，尽管沒有人把这些思想教給他們。这完全是自发的。人民說过："难道我們現在还拿資产阶級的选举来取乐嗎？不，既然所有这些政党都代表着阶級的利益，而在一个剝削阶級即将消失而且不会再有什么剝削阶級和被剝削阶級的社会里，我們干嗎拿剝削阶級政党的把戏来取乐呢？"剝削阶級及其政党在古巴已經沒有存身的地方了。

啊！如果你們能看見帝国主义者听到这些話时会狂怒成什么样子，那就好了！他們会划十字，就像人們說了一句褻瀆神明的話

一样。当然，在他們狹隘的脑子里，他們不可能懂得这些問題，所以他們认为一个国家沒有这套政治把戏就不能生存。

古巴革命正在建設一个嶄新的社会，这个新的社会又将会产生新的政治形式。这一点人民是理解的，是清楚的。人民知道，現在是要在帝国主义面前保卫自己；人民知道，不能浪費时間去搞旧的政治把戏，而应該加紧訓练。

既然人民有比选票更多的权利，那末关于选举还有什么可談的呢？如果說，过去一个工人每四年拿到一張选票，有一个机会在两个資产阶級市儈之中挑选一个的話，——人民以前拿到一張选票，高兴的时候去投，有时也不去投，像美国就有一半人由于不感兴趣和对他們国家政治的冷淡不屑于去投票——那末今天这位工人的手中也許掌握着一座大炮，（掌声）至少每天拿着一支自动步枪。

当然，这个工人明白："我在什么时候有更大的权力：現在还是从前？我在国家中的地位什么时候更重要：是从前不得不在警察特务面前低头、眼巴巴看着厂主和大庄园主利益的卫士們手中拿着武器的时候呢，还是現在我成为政权的一分子、代表国家力量的时候？"

因此，人民有了現在那样的反应，因为人民更重視的是現实和本质，而不是形式。

当然，还有一些与民主毫不相干的"民主主义的理論家"在那里叫嚷："好吧，大选到底何时举行？"好吧，我們准备馬上举行大选，只要那些在选举問題上責罵古巴革命的人发給每个工人、每个农民一支枪，我們第二天就在古巴举行大选。（掌声）

当一位美国杰出的黑人領袖打給史蒂文森先生一份电报，质

問他什么时候給南方的黑人以武器的时候，史蒂文森先生一定經历了像在联合国里那样的最狼狽的一段时刻。（笑声）当然，南方的黑人是沒有选举权的，更沒有武器。但是，这些拍着胸脯大談民主的反动資产阶級，是不可能把一支枪交給任何一个工人或一个农民的。也就是說，他們不可能武装人民，不可能把政权交給人民。他們就靠虛构人民掌握了政权的神話来发家致富。政权实际上掌握在軍事集团的手中，这些集团是由反动派一手訓练、一手培养出来的。政权掌握在大庄园主的手中，掌握在壟断集团、大資本家的手中。人民是連一絲一毫的权力也沒有的。

在那些选举中，統治阶級的經济能力起了作用，参加竞选的几乎都是統治阶級的代表。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却受到迫害。报刊和一切宣傳工具百分之九十五掌握在反动派手里。一个反动集团掌握了一部分报刊，另一集团掌握了另一部分。从来也不叫人听到工人、农民、老百姓和人民群众的声音。人民是掌握不到政权的。

在革命中人民才眞正掌握了政权。在每次革命中首先应該分析：誰掌握了政权？在古巴誰掌握了政权呢？（喊声："人民！"）人民！如果沒有人民，我們又算什么呢？如果沒有人民，革命政府又算什么呢？如果沒有人民，革命政府在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面前，在美国政府面前又算什么呢？如果革命政府依靠一支旧式的职业軍队，革命政府将会成什么样呢？如果現在革命政府的权力是以一支由美国軍事代表团控制的軍队为基础，它将会成什么样呢？更正确些說，不久以前它所遇到的結局会是怎样的呢？（掌声）

同学們，如果沒有人民，革命政府又算什么呢？老实讲，革命政府的政权就是人民的政权，事情就是这样。民主是什么呢，还不

就是人民的政府？林肯說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是帝国主义老爷們所理解的却是剝削者所有、剝削者所治、剝削者所享的政府。（掌声）这就是美国政府，反动政府都是这样。在古巴，政权和人民是一碼事，这就是民主。因此我們可以理直气壯地說，我們的革命是一个民主的革命，是这个大陆最民主的革命，最民主的政府。我这样說，并不是想得罪任何其他别的政府。

合众国际社明天肯定会报道：古巴总理宣称古巴政府是拉丁美洲所有政府中最民主的政府，他們这样做是为了激怒其他的政府。我們确是这样认为，事实也确是这样。我們能够和学生、工人和农民相聚一堂，我們革命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长，任何一个成員可以随便在街上走，人民可以去的地方我們也可以去，我們可以像任何一个公民一样。任何一个革命政府的部长都不会是一个神气活現、目中无人的老爷，不会的。你們可以在街上看到任何一位負有重要責任的同志，但是你們认不出来，因为他和任何一个老百姓一样。在任何地方，政府人員和老百姓完全一样，这就是我們国家民主的最好明证。

如果沒有人民，我們革命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又算什么呢？当帝国主义者說古巴到处是恐怖，說我們政府依靠恐怖来进行統治时，他們眞是可笑到极点。当然我并不怀疑反动派吓破了胆，——他們害怕是由于他們自己心怀鬼胎，——他們看到武装起来的人民就害怕。有什么反动派会看到武装起来的人民而不吓破胆的？当反动派看到武装起来的人民，意識到武装起来的人民不可能被击敗，見到武装起来的人民不怕帝国主义的时候，他們就置身于这种处境，惧怕而絕望地进行掙扎。（掌声）

請原諒我讲得太长了，（喊声："不！讲吧！"）我不願意錯过这

个机会来談些問題。（掌声）

我們还回轉来提这样的問題：我們距离帝国主义宗主国不仅只有九十浬，而且还是一小撮人在恐怖气氛下維持着这个島上的政府，我們怎能維持下去？

中央情报局和帝国主义者虽然用尽了各种方法来顛复这里的政府，但他們不得不說这里的政府在九十浬之外仍然能靠着恐怖手法維持下去。看来，中央情报局是多么地不幸，帝国主义者是多么地无能。諸位，如果人民与巴蒂斯塔政府作战时掌握了反革命分子所有的武器的十分之一的話，巴蒂斯塔的暴政連五个月的时間都維持不了。（掌声）

自然，在我們与巴蒂斯塔作斗爭的时期，他們把武器給了巴蒂斯塔——然而有一点不同的是，他們沒收了革命者在美国所购买的武器，把人关进了监狱。尽管如此，諸位认为吉隆滩的事件是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失敗嗎？不，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失敗是在他們所組織和武装的独裁政权垮台的那一天。很久以来，帝国主义在和我們革命交鋒时，不断遭到失敗。在思想領域的交鋒中，他們企图用各种手法来迷惑人民和分裂人民，但他們沒有办到；他們又想在国际上污蔑我們的革命，同样遭到了失敗。自然，他們对革命的攻击在一些反动阶层中得到了反响，但在革命阶层中却沒有。

他們要在古巴国內建立一个反革命陣綫，这次交鋒也失敗了；登陆失敗了；孤立古巴革命的外交斗爭也失敗了。很久以来，帝国主义在古巴革命面前不断遭到失敗；如果他們要继續和我們交手，他們还要继續失敗。（掌声）如果帝国主义不願意和古巴革命和平共处，就听便吧，他們还将继續遭到失敗，就像直到今天为止他們

在各方面都遭到失敗一样。

我国人民就这样逐漸了解着各个政治問題，这些問題对于用他們那种观点教育出来的人們說来是很难了解的。我們在和入侵者中的一些人談話时就了解到这一点。他們企图把非常簡单和愚蠢的見解提高到政治思想領域中来。有一些最荒謬不过的事，例如其中的一个人企图证明資本主义有很大的优越性，他說，西德的生活水平比东德要高。首先，他忽視了在西德有大量不幸的人們受到那里富豪的殘酷剝削，而最有錢的人生活水平可能是高到极点，这是东德所沒有的事。同时，奇怪的是，他們竟未注意到东德是德国的农业地区，而西德是德国的工业地区。

他們沒有看到，苏联在战爭中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千万家苏联工厂被毀，而当时沒有一家美国工厂損失过一顆螺絲釘。美国在战爭中发展起来的全部工业力量沒有触动，而苏联在十五年內已經能够达到它今天这样的生产水平，并且明显地要在很有限的年代內在按人口計算的生产方面超过美国。这是一个无情的事实。帝国主义者那样的好战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算了一算賬，知道他們每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三，而譬如說，苏联，每年增长的速度却是百分之十二。他們算了一算賬，并且也知道在很短几年內，苏联工业的威力和能力将远远超过他們，而他們永远也赶不上苏联这样的增长速度，正如他們永远也赶不上苏联在空間飞行上的技术一样。

他們不能分析那些最基本的事物。他們把那些最肤淺的理由提高到思想的范疇，自然，这种肤淺的理由是美国教育的本色。美国教育就是用电影、連环画、讀者文摘以及一切完全是用来迷惑人們、使他們用肤淺的方式去理解事物的杂志来进行的。他們不懂

得古巴的事情，但是，他們以为那里的人民是能作主的，許多人也天眞地以为那边人民是在作主，他們不能理解为什么这里人民要和革命站在一起。他們想不通，为什么这里沒有他們那边那样的选举，这里的事情为什么和那边的事情不同。这样一来，你們知道事情怎样了嗎？他們不准美国旅行者到古巴来，不准美国学生到古巴来，不准美国的知識分子訪問古巴。他們不仅不叫人民到古巴来看看古巴的政权多么恐怖，看看古巴的情况多么恶劣，人民是怎样不滿，相反地，他們禁止人民到古巴来。我們邀請他們到这里来。你們相信我們会限制美国公民訪問古巴嗎？不，我們敞开大門。如果有三百万人要来看看古巴，就来吧，自然是在和平的气氛中来，来看看古巴的政权多么"可怕"，人民是多么"不滿"。我們的态度是：看看民主的政府是怎样的，革命的政府是怎样的。他們的态度是：不能去看那个政府，那是恶劣的政府，但就是不要去看；那个政府是恐怖的，人民是极为不滿的，但就是不要去看。自然，他們的借口是美元，好像我們对于几位好賭成性、終日游蕩、好吃懶做的老爷花費的几块美元很感兴趣似的。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也有游客是到古巴来晒太阳的——古巴的太阳光輝燦烂，这不是我們自夸。（掌声）

美国政府禁止訪問古巴。他們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如果他們相信他們自己的說法，他們就别来吧。但是他們是不要美国南方的黑人訪問古巴，不要学生訪問古巴，不要公正的工人領袖訪問古巴，不要正直的大学教授訪問古巴。他們喜欢任意撒謊，而不让任何人到古巴来訪問。他們以为我們也害怕我們到美国去的人会变成帝国主义分子。

我們准备派任何他們所願意的人到美国去。我們甚至准备让

这些人到那边的大学去念书，看看究竟有沒有洗脑筋这件事。因为洗脑筋是一件奇怪的事，十分奇怪的事。为什么共产党人能洗脑筋而帝国主义者不能洗脑筋呢？这有名的洗脑筋究竟是什么內容？它的內容就是：帝国主义不能說服任何人，而共产党人却能使人信服，如此而已。他們至少在說我們这个政府是一个共产党政府，而我們却还沒有給我們的政府起名字。但我們說过，这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掌声）我們有一些話可以对到这里来訪問的美国人說。我們甚至可以让西方最有名的大亨、大庄园主到这里来，让他們看看人民农場的农业工人住的地方、俱乐部，以及工人享受的各种福利，而他們却拿不出这些东西来！

我們可以带他們去看看过去只有六个人工作、現在有两千人工作的旧庄园。我們可以让他們看看，这里因为劳动力不足，必須到城市里去招工割甘蔗。我們可以問問他們：先生，美国有那样多的工厂，却有那样多的失业者，你如何解釋？这个先生会无言以对。他会說起企业自由，說因为自由企业的优点是这样、是那样等等……，但是他解釋不出为什么他們国家里有那样多的工厂，却有那样多的失业者；为什么我国的工厂那样少，而就业人数却是这样多。

自然，我們还要問他，为什么在美国只有几百家人家能到豪华的俱乐部中去；同时，我們要在星期天的下午带他到整个哈瓦那的海濱走一走，让他看一看，人民在我們的俱乐部是怎样活动的，这些俱乐部过去是很少一些人能去的貴族化娛乐場所。我們会把他带到自由城去看看那里从前巴蒂斯塔的五角大楼，而今天已变成了教育部，那里到处都是儿童。我們就要問他：先生，你不认为把五角大楼变成学校更好些嗎？

然后我們把他带到巴拉德罗去，在那里他将会看到，一个工人和他的家屬住在一家比迈阿密只有百万富翁才能去的更加豪华的旅館里。我們就要問他，如果美国的黑人工人也能在迈阿密的各个海滩游泳，他是否认为是一件美事。

最后，我們要让他看看，我們沒有发达的工业，却能使我們的工人、农民和普通的人民享受到他們所不能給予他們人民的东西，尽管他們有許多工厂和发达的工业。我們人民比他們有更多的假期和較短的劳动时間，我們的工人在工厂享有更多的权利，而他們那边老板可以随便开除工人。那边的資本家們专門有一笔基金，就是用来在辞退工人时，使他不提什么抗議。給被辞退的工人几个月的补助金，但是补助金总会停止的。在美国的工厂里工人沒有任何保障。厂主可以辞退工人，他們說这个制度很好，因为如果有工人偷懶，厂主就辞退他，再招来一个。唉，但是如果有一个厂主偷懶，所有的工人在一起也无法辞掉他！（掌声）

事情就是这样。他們能用什么理由来說服到那边去的古巴工人和农民呢？他們能对他說：看呀，庄园多么美、庄园多么大嗎？把一个甘蔗合作社的农民带到美国南部去，在那里的种植园中，黑人工人像奴隶一样地劳动，他們能对这个古巴农民說：这个种植园多美嗎？

我們的确可以对那个黑人工人說：看呀，合作社多美，在这里你是主人，你是管理者，这里沒有监工。我們的确有話可以对美国的工人、农民、学生說，而他們除了謊言之外，什么話也沒有。只有謊言，写了一頁又一頁，都是胡言乱語，簡而言之，目的在使公民受騙、无知。

我們是非常开誠布公的。要到这里来的美国人都到这里来吧！

至于我們这里，他們要把什么古巴人带去就带去吧，給他們上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課，看看究竟有多少人相信他們。

情况是这样：他們沒有道德基础，沒有理由，沒有道理。但是一大部分看那边的报刊的男男女女形成了那样的观察問題的方法，以致很不容易了解这些事情，他們一时也不会了解。要了解这些事情需要时間，終有一天他們是会了解的。

我們至少希望你們在座的諸位是了解这些事情的。（掌声）

你們很快要离开这里，我們很遺憾。我已經对你們說过，我們的革命不是完美无缺的，同时我們也沒有希望我們的革命成为模范。但是你們諸位自己可以跑遍整个古巴，爱去多久就多久，去和人民交談。人民是可以使你們的要求得到滿足的。諸位可能有許多問題要問我，但是，我回答了这些問題又怎样呢？最好是去問街头上任何一个公民……。好吧，如果你們遇到了还留在这里的思想錯誤的庄园主，这很好，也无关紧要。每遇到一个反动分子或一个反革命分子，你們至少会遇到二十五个革命者。这一点我是有把握的。（掌声）

諸位都是学生，你們看到了我們革命在文化方面作了些什么。在这方面我相信你們已經了解了很多情况，我只需告訴你們，目前我国正在实現一个目标远大、規模宏偉的教育規划，这可能是以前从来沒有过的。

即使那些对我們革命有抵触情緒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革命为了医治我們大陆的痼疾——愚昧、文盲——而作的努力。你們都知道，在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中，有千百万的文盲，只有那些人口不到一百万的国家里文盲人数才少于一百万。在有几百万人口的国家中，文盲人数都以百万計。我想帝国主义者不会說这是撒

謊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我国过去是文盲人数超过一百万的国家之一。諸位过去見到的一些官方統計数字上說，我国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三十；当我們和現实接触时，我們发現文盲的人数比統計数字上說的要多。

古巴人民准备在一年之內消灭文盲。任何人都会說这是办不到的。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在入侵的情况下，在中央情报局所組織的顛复活动下，我們古巴人怎能在一年之內完成这項任务呢？靠什么經济資源呢？

不需要很多經济資源，只要很少的經济資源就够了。但需要人力資源，各国都有大量的人力資源，但是只有革命才能把全国人民的人力資源动員起来。

在旧的剝削和歧視制度之下，誰能动員我国人民去进行这个运动呢？沒有任何一个人，沒有任何一个政府。只有革命才能动員二十五万扫盲教师，只有革命才能动員工人、农民、知識分子，此外，还动員了十万学生。十万这个数字是一字之后加上五个零，任何一个反动政府連五个扫盲的学生也动員不了！

你們見过拉丁美洲有什么扫盲运动嗎？尼加拉瓜有多少学生在扫盲？危地馬拉有多少学生在扫盲？我不继續数下去了，因为有些政府对我們不是太友好，——虽然不像危地馬拉和尼加拉瓜政府那样敌視我們——也有些政府对我們是友好的。

古巴是唯一能动員所有的青年去消灭文盲的国家。古巴能够动員十万青年，这十万青年和十五万人民扫盲教师一起要在一年內消灭文盲。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織对这件事說些什么呢？肯尼迪先生和史蒂文森先生对这件事又說些什么呢？他們提出了

“爭取进步联盟”。他們著名的“爭取进步联盟”爭取的是什么进步呢？是有錢人愈有錢、下流的人愈下流、穷人愈穷、愚昧的人更加愚昧！这才是“爭取进步联盟”。

那些“进步神圣同盟”的人会說些什么？他們能在五年之內仅仅在一个美洲国家中消灭文盲嗎？十年也不行！古巴人民沒有和帝国主义結成任何“爭取进步联盟”，却将在一年之內消灭文盲！（掌声）古巴人民已經动員了十万学生。这是青年們一項巨大的任务！

进行扫盲斗爭、教育工农群众，这是拉丁美洲学生多么巨大和光荣的任务！但是，哪一国的教育部长会管这件工作？誰去动員学生？能动員什么学生？当一个学生看到他的国家受到壟断資本的剝削而感到受騙、失望、憤怒的时候，他能动員得起来嗎？

这是青年的任务，也是古巴在进行这項工作时所作的一次偉大的尝試。古巴从这个尝試中所取得的經驗是很丰富的；古巴从这些經驗中所得出的結論是十分有意义的。

不只是古巴的学生去教育文盲，而且文盲也教育我們的学生。因为学生們从文盲那里学习到的东西比文盲从学生那里学到的东西更多。

当政府提出要动員十万学生时，这个数字好像是梦想。看吧，十万扫盲教員必将齐集，此刻动員起来的人数已經超过五万。（掌声）

这个工作对青年的影响多大呀！他們可以学习，可以从农村艰苦的生活中学习。他們和农民打成一片，他們关心农民！他們不仅去那边教书，他們也去那边劳动，去帮助农民，因为他們不是到农民家里去做“少爷”的。不，如果要收获咖啡或可可，他們也帮着

收获。他們既去教书，又去劳动！（掌声）

整个拉丁美洲以同样的方式也可以消灭文盲，不是說像古巴那样用一年的时間，因为拉丁美洲各国的文盲多少不同，但是在两年、至多三年內，一个革命政府动員全国的人力，就能消灭文盲。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的美洲可以在三年內消灭文盲。我們古巴人准备用我們的經驗帮助任何一个兄弟人民，我們也准备派遣我們的扫盲大队去帮助任何一个兄弟人民。（掌声）

自然，如果我們派出我們的扫盲教师大队，他們就会派舰队来……——他們在这里的舰队叫什么名字？——加勒比海舰队。如果某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政府願意接受我們的扫盲教师大队的話，他們会把舰队摆开来拦截那些扫盲教师。

但是我們全部的經驗——古巴在这项任务中所取得的經驗——随时都可以提供給拉丁美洲的兄弟人民，这才是眞正的进步联盟，而不是肯尼迪先生所建議的肯尼迪先生"联盟"。我們希望有一天我們能以古巴的經驗帮助其他拉丁美洲的兄弟人民，因为我們确信——不只是希望——拉丁美洲終有一天会像古巴一样，也获得自由。（掌声）那一天将会到来，将会有一天，学生队伍动員起来去教农民讀书和写字。我們相信，在美洲，同样在非洲，在亚洲，这一天将会到来。

我們革命給予教育工作以一切支援。所有国家的革命都关心教育人民的工作，因为革命的力量在于人民，革命的偉大力量在于教育人民。因此，革命在全国各个角落都設立了学校。今天，古巴是拉丁美洲第一个教員数量足以滿足全国教育工作需要的国家。仅仅在一年之內派到农村去的教員，就比过去五十年中所派的教員还多。（掌声）

革命把所有的兵营，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改成了学校，但是，我們比任何时候都武装得更好，我們比任何时候都坚强。因为过去是一伙人武装起来保卫另一伙人，而现在是全民武装起来保卫全体人民。（掌声）

但是，自然，人民不需要兵营。过去的那支軍队需要四周有枪眼的兵营，并且随时戒备着。今天在合作社里是社員維持秩序。在人民农場里和在工厂里情况也是一样。維持秩序的傳統的公安部队逐漸在消失。現在的軍队和維持秩序毫无关系。

我們要問那些关心自由、认为我国沒有自由的人：有什么国家比这样的国家更自由。在那里，公民头上沒有当权的人，当权的人就是他自己，維持秩序的人就是他自己？在那里見不到公安部队，这个所謂公安部队就是人民自己。难道能够設想还有比这样的国家更自由的嗎？

啊，那些不幸的人，他們沒有享受过看到一个眞正自由的人民的乐趣，让他們到古巴来，到一个合作社去看看，他們就可以看到一个农民由于自己是当权的人而感到多么自豪。从前，当权的人是别人，那个当权的人不是帮助他的，而是帮助厂主的，帮助庄园主的。現在他自己是当权的人了。誰能欺侮那个农民？誰能欺侮那个工人？他自己会欺侮自己嗎？

除非是在帝国主义者的脑壳上钻一个洞——而不是洗脑筋——，否則他是不会懂得这个道理的。这是他們不能理解的。他們怎能理解这个农民是站在革命这一边的呢？他們說："那个政权是一个奴隶制的，暴虐的，不給任何权利，不給任何利益的政权。"但是，他們突然发現农民是和这个政权站在一起的。多么奇怪呀！是眞的嗎？"他們沒有四年一度的选举，农民是反对那个政权的"。

可是，那边的农民从来沒有投过票，人家从来沒有算过他的票，他也从来沒有办法投票把一个农民选举出来！

他們不懂、也不会懂：农民、工人、学生，昨天还在街头不断地挨打，今日已經參加了政权，參加了武装部队……；从前他們挨枪、挨打，今天，他們却自己掌握了枪杆子。那些人怎么会懂这个呢？他們不会懂的。但是我相信只要是稍明事理的人就会懂得的，是嗎？

在我們国家里已經沒有兵营。兵营都成了学校。民兵們把他們的武器存在指定的房屋里，但是，在所有从前士兵居住的大兵营中，今天有五万多青年在里面学习。

革命不仅把教师派到古巴的每一个最偏僻的角落去，把所有的兵营都变成了学校，而且还改革了教育，最后，在明年——不，是下一学年，今年年底开始的新学年——仅只在共和国首都就将有四万名公費学生。以后就沒有一个清寒的青年沒有在大学、技术学校或任何中等学校享受公費待遇的权利了。这将是一次无可比拟的文化发展运动。

为什么我們能給这么多学生以助学金呢？为什么？因为庄园主走了。請不要以为是我們把他們赶走的，他們是自己走的，他們留下了他們的土地。但是，他們希望那些无所不能的美国人将消灭我們的革命，他們认为最好是离开这里，希望以后跟美国人一起回来。事实是美国人沒有回来，他們也沒有回来。

我們有上千所房屋，許許多多的房屋！上千幢高楼大厦，这是那些人过去过着豪华生活的地方。无数的楼房……你們一定去參观过一些学生宿舍吧。有一些整个的住宅区都改成了学生宿舍，多好的住所呀！的确，那些老爷們当时不知道，他們盖的房子是多

么好的教育場所啊！（掌声）

国家艺术学院将設在一个非常漂亮的住宅区里，在一个寬广的高尔夫球場周圍。我們相信，这将是人們所見到过的最美的国家学院。那边住宅里的花园像仙境一样。高尔夫球場中将准备建設学习大楼。学生們将不会生活在与外界隔离的地方，不，学生将住在那些住宅里，到学习大楼去上課，然后回到宿舍。

这就是說，这所学校将不会是那种像监獄一样的学校，如像我們过去念书的学校那样。不，学生們将住在他們的房子里，許多房子还附設有游泳池。但是这是次要的。整个哈瓦那海濱到处是貴族盖的非常漂亮的俱乐部，那些住宅区距离这些俱乐部很近。这些俱乐部将向普通工农子弟开放。这些人过去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求学，第一，沒有教員；其次，沒有中等学校；更談不到上大学。

在糖厂那边沒有初級中学，糖厂的工人过去怎能使他們的子女有机会学习呢？即使他們的子女念到五年級或六年級，但是，那个每年只有一段时期有工資的工人怎能把他們的子女送到城里来学习呢？他办不到。現在，沒有任何一个有才能的学生沒有机会进初級中学。就連过去有权有势人的子弟也从未想到会有过这样的日子！現在他們还有机会进大学。

这些房子有了多么好的用場！不是嗎？这些房子是用工人、农民的血汗盖起来的。妙就妙在我們并沒有沒收这些房子，是他們留給我們的，我讲的是老实話。因为那些不願意走的仍然在这里，沒有人去打扰他們。但是走的人相当多，多到能够留下足够的地方执行这个教育計划。

在新学年开始前，已經有几千名农村妇女被組織起来学习一定的課程。这些农村妇女回乡以后又将去教别的妇女。我告訴你

們一个材料：到十一月份，将有一万四千名农村妇女得到裁剪与縫紉毕业证书。（欢呼声）这些人保证回去每人要教会十个妇女，这样，在一年半內，将有十五万名以上的农村妇女学会了縫紉。

只有在一次革命中才能执行这种大規模的教育計划，执行这种群众性的教育綱領，只有在一次革命中才行。我不是在这里鼓动革命，我不是在号召别人去进行革命。我只是說，只有在革命中才能办到这些事！（热烈的掌声）

革命的一切綱領都是群众性的。我們建立了一些学校，这些学校两年可以培养三千多名艺术教师，然后他們到合作社、人民农場和农民协会去教授戏剧、舞蹈和音乐。

你們覚得怎么样？（掌声）当艺术教师的队伍开向农村的时候，我們祖国的农村将成为美洲最欢乐的农村。不管在哪里发現了一个艺术天才，国家学院就可以来培养这个艺术天才。这样，在不久的将来，一切聪明才智都将得到发展的場所。

培养技术人員、机械师、配种家，总之，培养一切有用的知識人才的計划正在大規模地执行着。不仅如此，而且古巴革命有能力向拉丁美洲的学生——在他們国家沒有办法进行学习的学生——，向拉丁美洲兄弟人民的学生提供一千名大学生的助学金。（掌声）

古巴革命政府将在下一学期向由于經济困难不能在大学学习的貧困学生提供一千名助学金。此外，我們还将向世界其他国家的学生提供一百名助学金。这也就是說，古巴革命总共可以提供一千一百名助学金，作为我們对其他国家学生的帮助，并且希望这些学生能实地观察我們的革命进展；这对任何青年都会是一次有意义的經历。假如有人邀請我們任何人到一个正在进行革命的地

方去学习，我相信我們会到那里去的。因为这是革命在文化領域方面所能发揮的潜力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还不限于这些。革命打算实現更广泛的文化交流計划，根据这些計划，我們向苏联共青团提出了一項交流計划。我們向他們建議派一千名苏联农民到我国来，——我不是說来学习农业，因为我們并不认为，我們的农业已經发达到可以把我們自己看作农业老师的地步，——但是我們向他們建議，这些农民可以来研究我們的农业和学习西班牙語。而我們这方面将派遣一千名青年农民去学习俄語和农业。当然，帝国主义的宣傳机器正在散布各种愚蠢的話：什么两国的农业是不同的，这些人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訓练員"了，等等。他們还在那里老調重彈！

苏联农业工作者可以教我們許多东西：种植杂交玉米，养猪，无数的問題……，还有种棉花……。在一系列作物的种植方面，他們可以帮助我們，他們一定会帮助我們。

我忍不住发笑，因为我想起，几天前，当我們提出要美国賠偿他們在古巴造成的損失的时候，他們打来一份长长的电报，上面說："一批农业問題的技术专家"推荐"某种农业机械装备"……。他們自以为知道我們在农业方面需要什么东西，而不承认苏联在农业方面能够把自己的知識提供給我們。

我們所建議的是一千个农民和一千个农民交換，苏联人同意接受我們的一千个农民，而作为交換条件的，是給我們派来了三百个农业技术員。这实际上是不等条件的交換。从他們答应派三百个技术員来帮助我們的时候起，我們就占了便宜。但是我們最初提出的建議是一千个农民和一千个农民交換。

这一类的交換我們也可以和世界上其他讲不同語言的国家进

行，如果他們学不到其他东西，可以学西班牙語；而如果我們的青年学不到其他东西，总可以学习該国的語言。这对于促使各国人民接近是个很好的办法，也是学习語言的一个好方法。可以学得更快，而且更輕松愉快。

这种交換我們也可以和其他欧洲国家进行：派送青年，不用古巴政府花一个錢；同时接待青年，也不花派送国政府一个錢。因为我們建議把农民派到农場去，而到古巴来的农民也将到农場去，自己謀取生活，因为他們也要劳动。这样，除了旅行費以外，什么开支都不要。只要我們有一千个能工作和学习的青年，就不必花費对方国家一个錢；而到我国来学习語言的一千个青年，——不管学什么吧——也不要花我国一个錢。

我們可以和其他国家进行这种交換。由于各国人民之間的关系日益发展，学习語言也越来越重要。这次会議就显示了翻譯的作用。国际学联主席用我們的語言作了一篇演說，这种努力使我們所有讲西班牙語的人感到无比高兴。（掌声）翻譯人員是很重要的。古巴已經开始和苏联进行了这种交換，也可以继續和其他国家这样做。

同时，古巴革命还准备向加納、几內亚等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青年提供各种便利，让他們派一批青年到古巴来学习西班牙語。

也就是說，我国准备为文化交流和各国青年之間的相互接近，为各国人民之間的相互接近提供一切方便。

如果沒有原子战爭，沒有軍备竞賽——这都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所造成的——，世界各国人民都致力于和愚昧、疾病和貧困作斗爭，那末，人类生活的过程将会多么美好！如果各国人民都致力于互相帮助、交流知識，进行經济和文化的互助的工作，那末，人

类的生活将会多么美好！那时，饥餓、貧困、愚昧、战爭、危害人类的大屠杀、大規模流血事件将会从世界上連根拔除。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合作中，在世界各国的和平生活中蘊藏着多么巨大的潜力呀！

古巴革命为实現人类的这个願望提供着自己的菲薄的貢献。我們古巴人願意为了爭取这个人类的美好生活尽我們的一点力量。我們古巴人願意貢献出我們所能貢献的一点力量，至少我們可以以此来对全世界人民給与我們的无比慷慨和巨大的声援表示报答。因为我們这个遭受威胁和侵略的小国，在危險的时刻受到了全世界工人和学生的声援的鼓舞。我們受到了为抗議侵略和表示声援古巴而振臂疾呼的人們的热情鼓舞。（掌声）

全世界都声援古巴，因此，古巴感到和全世界人民的团結日益紧密。古巴有机会亲身体驗到各国人民的声援意味着什么。“声援”这个詞，对古巴人說来是意义深长的。我們懂得世界声援意味着什么，因此，我們感到我們有义务声援一切需要我們声援的人民。古巴之所以能够抗击帝国主义的进攻，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声援。古巴知道，它将依靠这种声援继續斗爭和继續抵抗。

同学們，希望你們这次訪問有助于加强我們大家的联系。希望你們这次訪問古巴，有助于使我們各国的人民更加接近。希望这次訪問有助于促进各国人民爭取主权、独立和正义的斗爭。希望这次訪問能成为新的紐带，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有一天也能和我們現在在这里一样，对非洲、亚洲、欧洲或拉丁美洲，来自无論世界哪个角落的学生說：同学，这就是你的家；（掌声）同学，这就是你的土地；同学，我們的人民就是你的兄弟；同学，欢迎你。

願我們能够对学生說的話也能对工人說，对农民說，对知識分子說，对教师說，对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說。但是要使这一天降临世界，必須消灭寄生者，必須消灭剝削者，必須消灭一些国家的人民受到另一些国家的壟断集团的剝削的現象，必須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世界必須成为兄弟姐妹的世界。因为只有劳动者，只有生产者才能体会这种手足之情。剝削者不配和任何人做兄弟。因为拿别人当作发財工具的人，把别人当作牛馬的人，永远不会对人有爱的感情，永远不会把别人当作兄弟。

当世界上消灭了人剝削人的現象，世界大同就会出現。（掌声）等到这一天，人們便会情如同手足，家无分主宾，物无分你我。等到这一天，各国人民都会怀着眞摯的好客心、眞实的手足情誼，欢迎他国人民的子女。因为到那时，世界将分成工人——体力工人和脑力工人——和学生。学生就是青年。所有的青年都是学生。所有的青年——进行創造和生产的人們的子女——将会受到一切国家人民的欢迎。

祝这次会議是向前迈进的一步。我們知道这是一点新的努力。

感謝你們給予我国人民的光荣。感謝你們的訪問，請允許我表示我們对人类必胜的信心。非常感謝。（欢呼声）

（譯自古巴《革命文献》杂志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八期）

对知識分子的讲話

（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

古巴全国文化委員会出版社按：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二十三日和三十日在哈瓦那市国立图书館礼堂举行了古巴知識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的会議。艺术家們和作家們在共和国总統奧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博士、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教育部长阿曼多·阿特博士、全国文化委員会委員們以及政府其他代表的参与下，就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的問題以及就有关創作的各种可能性的問題广泛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見。

这里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以总結的方式所作的讲話。

同志們：

关于文化和創作活动方面的問題，已經开过了三次討論会，会上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問題，表示了各种不同的見解，現在輪到我們来讲讲了。我們并不打算作为最有权威的人士来对这个問題发表意見，然而，既然这是你們同我們的一次会議，这就有必要让我

們在这里談一談某些看法。

我們对这些討論很关心，我想我們已用可以称之为"极大的耐心"来表示了这种关心。但是实际上并不需要作出非凡的努力，因为对我們說来，这是一次有益的討論，說眞的，結果也是令人愉快的。在这种討論中，对你們的专业問題最有資格发言的人当然不是我們这些政府方面的人。至少……在我說来是这样的。

担任政府方面的工作和作为这个革命的一分子，并不是說，我們必須(虽然有时候我們是这样)成为一切問題的专家。在这里发言的許多同志，很可能也曾經被拉去参加过部长会議的某次会議，討論那些我們更为熟悉的問題，遇到过和我們現在相仿的处境。

我們一直是这一次革命，在古巴发生的經济社会革命的一分子。这一次社会的經济的革命，也将不可避免地在我国产生一次文化的革命。

我們也曾經想过要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也許在革命初期有其他更迫切的問題要处理)。我們也应該作自我批評，承认我們对这样的重要問題的討論有些沒有顾及。这不是說，我們把这个問題完全忘掉了，这一次的討論——也許在这里反复談到的那个事件促使它很快举行——已經在政府的計划之中。几个月以前，我們就打算召开一次像这样的会議，来分析文化方面的問題。事件接連不断地发生，特别是最近的一些事件，是促使这次会議提前举行的原因。然而，革命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表明了我們对这个問題的关心。有一些已經办了，政府里好些同志也不止一次地强調了这个問題。在目前，可以說革命本身就給文化气氛带来了某些变化，艺术家們的工作条件也有了改变。

我相信，有人在这里有点儿坚持某些悲观的方面；我相信，也

有人担心对这个問題的正确判断会过分。几乎沒有人对作家和艺术家当前情况和气氛所发生的变化的实际情况有所强調。同过去相比，毫无問題，古巴的艺术家和作家不可能感到現在同过去一样。我国过去的情况，对艺术家和作家来說，的确是很沉悶的。如果革命在开始就带来了气氛和条件的深刻改变，那么，为什么要害怕給我們带来新的工作条件的革命会窒息这些条件呢？为什么要害怕革命恰恰会取消它所带来的这些条件呢？

我們在这里討論的問題，确实不是一个簡单的問題。我們大家也确实都有責任对这个問題謹慎地予以分析。这是你們的义务，也是我們的义务。这不是一个簡单的問題，因为这是一个已經提出过很多次的問題，是所有的革命中都提出过的問題。这是一堆乱綫，甚至可以說是相当紊乱的一堆乱綫，要解开它决不太容易。这个問題我們也不能輕易地解决。

发过言的各位同志在这里表示了許許多多的看法，并且举出了自己的理由。第一天，大家不太敢触及这个題目，因而我們不得不請求同志們討論这个題目，使每个人都在这里讲出他自己的疑惑。

如果我們沒有說錯的話，在这里大家最关心的根本問題，是艺术創作的自由的問題。各国的作家，特别是政論作家，在訪問我国的时候，都不止一次地談到这个問題。毫无疑問，在所有发生过像我們这样深刻变化的国家，都討論过这个題目。

湊巧得很，在回到这个会場上来之前，有一个同志給了我們一本小册子，在扉頁上或者是在最后，有一小段我們同薩特的談話。这段話，我們的利山德罗·奥特罗同志已把它收集在一本名叫《在拉古納的談話》的书中了（《革命报》，一九六〇年三月八日，

星期二)。

另一次，美国作家賴特·密尔斯也向我們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問題。

我必須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問題把我們有点出乎意外地問住了。我們在革命过程中并沒有同古巴的艺术家們和作家們开过我們的延安文艺座談会。实际上，这是一次一方面进行酝酿一方面夺取政权的革命，可以說是創造了一个"紀录"。我們的革命，同其他的革命相反，沒有事先解决所有的主要問題。

因此，革命的特点之一，就是必須急迫地处理許多問題。而我們也和革命一样，那就是說，我們得当机立断。不能因此說这次革命既沒有像其他革命那样的酝酿阶段，也沒有像其他革命的領导人那样具有智力成熟的領导人。我們相信，我們已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为我国目前的局势作出了貢献。我們相信，由于大家的努力，我們正在推动一次眞正的革命；这个革命正在发展，看来将要成为本世紀的重要事件之一。尽管事实是，我們亲身参加了这些事件，但是我們并不把自己作为革命的理論家，也不把自己作为革命的知識分子。如果衡量人要用他所做的工作为准，也許我們就有权利以革命本身所表示的功績来看待自己。但是我們并不这样想，而且我相信，我們所有的人都应該有同样的态度，不管我們做过什么样的工作。不管我們所做的工作有多少功劳，我們首先应該抱老老实实的态度，不要以为我們懂得比别人多，不要以为我們已經学到了一切可以学到的东西，不要以为我們自己的观点是不会錯的，而所有想法同我們不完全一样的人都是錯的。这就是說，我們必須具有老老实实的态度；不要假装謙虛，而要对我們所知道的东西进行眞实的估价；因为如果我們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

就更容易正确地前进。如果我們和你們大家都采取这种态度，那么种种个人的架子就会消失，我們在分析各种問題时称之为个人主义的这种討厌的东西也会消失。实际上，我們懂得什么呢？我們大家都在学习。实际上，我們大家都有許多东西要学习，我們不是到这里来教訓人的，我們也是来学习的。

在目前的气氛中有着某些害怕的情緒，有些同志已經表示出了这种惶恐的情緒。

听着他們的話，我們往往有这样的印象，似乎我們有点儿幻想。我們的印象是，我們的脚跟沒有在地上站稳。因为，如果某种担心、某种惶恐情緒今天还束縛着我們，那是和革命本身有关系的。我們大家都应該特别担心的是革命本身。我們是不是认为一切革命斗爭都已經取得了胜利？我們是不是认为革命已經沒有了危險？全体公民今天最担心的应該是哪一件事？是担心革命将停止它的各种措施，革命将窒息艺术，革命将窒息我們公民的創作天才呢，还是大家都来担心革命本身？是担心可能使創作精神遭到威胁的眞实的或設想的危險呢，还是担心可能使革命本身遭到威胁的危險？……幷不是我們要把这种危險用来作为一种簡单的口实；我們指出过，国內全体人民所关注的，所有革命作家和艺术家們，或是所有了解革命宣傳革命的作家和艺术家們所关注的应当是：什么危險可能威胁革命？我們怎么来帮助革命？我們相信，革命还要进行許多斗爭，我們相信，我們首先想到和首先关心的应該是：我們要怎么做，才能使革命得到胜利？因为占首要地位的是革命本身，然后，我們再关心其他問題。这不是說其他問題我們不应該关心，但是在我們的心目中，至少在我們这些人的心目中，我們主要关心的应該是革命。

在这里所討論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要談一談的問題，是作家和艺术家們表現自己的自由的問題。

在这里大家所担心害怕的，是革命会不会压制这个自由；革命会不会窒息作家和艺术家們的創作精神。

有人在这里談到了形式的自由，大家都同意要尊重形式的自由。我看在这个問題上沒有疑問。

一談到內容的自由，問題就比較尖銳了，而且确实成了討論中的基本問題。这是最尖銳的問題，因为对这个問題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釋。这問題的最有爭論的一点是，艺术表現中是不是应該有絕对的內容上的自由。我們覚得有些同志維护这种观点。他們也許由于害怕，认为应該由禁令、章程、限制、規定、权力来决定这个問題。

允許我对他們首先說明，革命是維护自由的；革命給国家帶来了許多自由；革命的本质决定它不可能是自由的敌人；如果有人担心革命会窒息創作精神，那末，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是沒有理由的。

这种担心的理由何在呢？只有革命信心不坚定的人才会对这个問題眞正担心。只有对自己的艺术不信任，对自己眞正的創作能力不信任的人，才会为了这个問題而担心。可以問一問，一个眞正的革命者，一个同情革命、确信自己有能力为革命服务的艺术家或知識分子，会不会提出这样的問題；这就是說，眞正的革命作家和艺术家会不会有这种怀疑。我认为不会；要怀疑，就让那些即使不是反革命，但也不认为自己是革命者的作家和艺术家去怀疑吧。（掌声）

一个并不眞正覚得自己是革命者的作家和艺术家提出这个問

題，是无可厚非的；这就是說，一个能够懂得道理、懂得革命正义性而又沒有参加革命的正直的作家和艺术家，提出这个問題是无可厚非的。因为，革命者总把某种东西放在其他一切問題之上；革命者总是把某种东西放在自己的創作精神之上，即把革命放在其他一切之上，而最革命的艺术家也就是那些为了革命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艺术才能的艺术家。（掌声）

从来沒有人設想过，所有的人，或者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必須是革命者；正如沒有人会設想，所有的人，或者所有的革命者都必須是艺术家，所有的正直的人，由于正直，必須都是革命者一样。做革命者，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做革命者，也是对現实情况的一种态度。有些人向現实屈服，使自己迁就这种現实；也有些人对这种現实情况不屈服，不迁就，而要努力改变現实，因此，他們就是革命者。但是，也可能有些人迁就了現实而又是正直的人，只是他的精神不是革命的精神，他对現实的态度不是革命的态度。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很好的艺术家，他們对生活并沒有采取革命的态度。而恰恰就是对这一群艺术家和知識分子說来，革命成了一桩意外的事件，一桩新鮮的事件，一桩甚至会深刻地影响他們情緒的事件。恰恰就是对这一群艺术家和知識分子說来，革命会成为一个問題。

对于一个受雇佣的艺术家或知識分子、一个不誠实的艺术家或知識分子，这大概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問題的；这种人知道要做的是什么，这种人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这种人知道要向哪里走。眞正存在着問題的，倒是对那些还不具备对生活的革命态度，然而却是正派人的艺术家和知識分子。当然，持有这种生活态度的人，不管他是不是革命者，是不是艺术家，总有着自己的目的和宗旨。我

們大家都可以問問自己，这些目的和宗旨是什么。对革命者說来，他的目的和宗旨是改变現实；这种目的和宗旨是爭取人类的解放。恰恰就是人，他的同类，以及同类的解放，构成了革命者的宗旨。如果有人向我們革命者問，什么对我們最关重要，我們一定会說，人民；而且永远是說人民，眞正意义的人民。这就是說，人民的大多数，他們曾經在最殘酷的剝削、最殘酷的遺棄中生活。我們主要关心的永远是人民的大多数，也就是說，人民中受压迫受剝削的阶級。我們用来衡量我們看到的一切的标准，就是：对他們是好的东西，对我們也就是好的；对他們是高尙的、美丽的、有用的东西，对我們也就是高尙的、有用的和美丽的。如果不是这样想，如果不是为了人民，为人民着想，也就是說，如果不是为我們希望他們获得解放的广大的被剝削的人民群众着想、办事的話，那么，很明显，就是沒有具备革命的态度。

这至少就是我們用来分析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好、是不是有用、是不是美的标准。

我們明白，如果有人懂得了这一点，然而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沒有能力为此而斗爭，那就眞是一个悲剧。

我們是，或者我們认为自己是革命者。誰把自己看作是比革命者更重的艺术家的人，就不可能同我們完全一样地想。我們为人民而斗爭，我們沒有任何利害冲突，因为我們在为人民斗爭，而且我們知道我們能达到我們斗爭的目的。人民是主要的目标。首先应該想到的是人民，而不是我們自己。只有这种态度才能够称为眞正的革命的态度。对于那些不能具备或者沒有具备这种态度，然而是正派的人，就有了我們剛才談到的这个問題；同样地，这些把革命看作是一个問題的人，对革命說来也是一个問題，革命也得

为他們操心。

在这里，很正确地指出了許多作家和艺术家不是革命者这个事实；然而，他們是正直的作家和艺术家，他們願意帮助革命，革命也欢迎他們的帮助，他們願意为革命工作，革命也欢迎他們为革命的利益貢献出他們的学識和力量。

对具体的情况进行分析时，就能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然而在这些具体情况中，也有一些是不容易分析的。有一个天主教徒作家在这里发了言，他提出了他所关心的問題，說得很清楚。他問：他能不能用他的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釋某一个問題，能不能写一部維护他的这些观点的作品。他很坦率地問：他能不能在革命政权下按照他的这种感情来表达自己。他提出的問題，是有代表性的。

他所关心的是要知道他能不能按照他的那种感情写作，或者是按照那种不完全是革命的思想意識写作。他在經济問題社会問題上同意革命，但是他有着不同于革命哲学的哲学观点。这个情况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恰恰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代表这样一类作家和艺术家：他們表示拥护革命，願意知道在革命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感情表現自己的自由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这一部分人，对革命說来是一个問題；同样地，革命对他們也是一个問題。关心这些人，是革命的責任；关心这些艺术家和作家的情况，是革命的責任。因为革命应該希望跟它一起前进的不仅仅是所有的革命者和所有的革命艺术家和革命知識分子。对現实采取眞正革命态度的男男女女，很可能还不曾形成居民中的大多数；革命者是人民的先鋒队，但是革命者应該希望全体人民同他們一起前进；革命不能拒絕所有正直的男女同它一起前进，不管是否作家或艺术家；革命应該希望一切有怀疑的人都轉变成为革命者。革命应該努力为它的理

想爭取大部分的人民；革命从来不应該拒絕依靠大多数人民；不仅要依靠革命者，还要依靠所有正直的公民，他們即使还不是革命者；也就是說，他們尚未具有对生活的革命态度，然而是同革命站在一起的。革命只应該抛棄那种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不可救药的反革命分子。革命对这部分人民一定要有一項政策；革命对这部分知識分子和作家一定要有一种态度。革命必須了解这个現实，因此，革命应該做到使这些并不眞正是革命者的这部分艺术家和知識分子，在革命內得到工作和創作的場所，使他們的創造精神在革命中得到表达的机会和自由，尽管他們不是革命的作家和艺术家。这意味着，参加革命，什么都有；反对革命，什么也沒有。反对革命，什么也沒有，因为革命也有它的权利。革命的第一个权利，就是存在的权利，誰也不能反对革命存在的权利。因为革命包含着人民的利益，因为革命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利益，誰也不可能有理由要求反对革命的权利。

我相信这一点已經很清楚了。革命者和并非革命者的作家和艺术家們有哪些权利呢？参加革命，就有一切权利；反对革命，就沒有任何权利。（掌声）

这决不是对艺术家和作家們可以例外的法令。这是对所有公民普遍适用的原則。这是革命的基本原則。反革命分子，也就是說，革命的敌人，沒有任何权利反对革命，因为革命有着这样的一个权利：存在的权利，发展的权利和胜利的权利。当人民已經喊出了："誓死保卫祖国"，也就是說，"誓死保卫革命"的口号时，誰还能对这种权利加以怀疑呢？

要么革命存在，要么什么也沒有。革命已經說出了："我們必胜"，这就是說，已經很严肅地提出了目标。不管某一个革命的敌人

有着多么有道理的人在尊敬，革命的权利和理由却更其值得尊敬；何况一次革命就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次革命既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人的任性或願望的結果，革命只能是人民的需要和人民的意志的結果。在全体人民的权利面前，人民的敌人的权利是算不了什么的。

我們談到一些极端的例子，只是为了要更清楚地說明我們的看法。我已經說过，在这些极端的例子里，也有着种种不同的想法，种种不同的担心。有着某种担心，不一定就說他不是革命者。我們已經确定了基本的态度。

革命的目标之一和基本宗旨之一，是发展艺术和文化，使艺术和文化成为人民的眞正的財富，所以革命不可能企图窒息艺术和文化。正如我們願意人民在物质方面过更好的生活一样，我們也願意人民在精神方面过更好的生活，我們願意人民有更好的文化生活。正如革命关心发展那些使人民一切物质需要得到滿足的条件和力量一样，我們也要发展使人民一切文化需要得到滿足的条件。

是不是人民的文化水平不够呢？是不是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民不会讀书写字呢？也有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忍受饥餓，或者至少受着或受过艰苦的生活。他們在貧苦的条件下过活。一部分人現在还缺乏很多必需的物质福利，我們正在尽力創造必要的条件，使得人民都能得到这一切物质的福利。

同样地，我們必須創造必要的条件，使得人民得到这一切文化的福利。这不是說，艺术家要降低他的創作的水平，必須降低創作质量。而是說，我們必須在各方面努力，使創作者为人民而創作，而人民同时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逐漸接近創作者。这不可能有一个普遍性质的規定，因为各种艺术表現形式并不都是同一性质

的，而我們在这里却往往把事情提得好像所有的艺术表現形式都是同一个性质似的。有一些創作精神的表現，它本身的性质可能就比其他的創作精神表現更能为人民所了解。因此，不能作出一个普遍的規定，因为难道能够說哪种艺术表現必須艺术家接近人民，而哪种艺术表現又是人民必須接近艺术家嗎？难道能够在这方面作一个普遍性质的規定嗎？不能。要不，就是一个过于簡单的規定。应該努力使所有各种艺术表現形式都接近人民，同时我們要用我們一切可能使人民能够懂得更好，懂得更多。我相信，这个原則同任何艺术家的抱負都不会有矛盾，而如果考虑到人必須为他的同时代人創作，那就更不会有矛盾了。

这不是說，会有艺术家現在活着而在想着身后，因为这样一来，当然一点也不用考虑我們的正确判断了。我相信，这样做的人未免太自我陶醉了。（掌声）

这也不是說，为了当代人創作的人，就一定要棄絕他的作品流傳到身后的念头。作品之所以有历史价值，所以有世界意义，恰恰就是因为作品是为当代人写的，不管当代人是理解它或不理解它。我們并不是为了未来的世世代代才搞革命的，我們是在这个世代为了这个世代的人而革命的，并不管这一事业的利益会給将来的世世代代造福，会成为一个历史事件。我們并不是在为后代搞革命；这个革命会傳給后代，就因为这是一次为了現在，为了現在的男男女女而搞的革命。（掌声）

如果我們是为未来的世世代代搞革命，那么有誰会来跟我們一起干呢？

我們为着我們的同代人进行創作劳动，这不会使任何艺术作品失去企求永恒价值的优点。

事实就是如此，我們应該老老实实地进行分析。我相信，必須从某些根本性的事实出发，才能免于得出錯誤的結論。我們并不认为有什么东西值得正直的艺术家和作家担心的。我們不是自由的敌人。这里誰也不是自由的敌人。我們害怕誰呢？我們害怕什么領导机关会窒息我們的創作精神呢？或許我們是害怕全国文化委員会的同志們吧？我們在同全国文化委員会的同志們的談話中，发現了一些观点和感想，同这里有人提出的强加于創作精神上的什么限制、絞索等等的担心大不相同。

我們的結論是，全国文化委員会的同志們像你們大家一样地关心着建立起发展艺术家和知識分子的創作精神的最好条件。革命和革命政府的責任在于依靠一个高效率的机关来鼓励、促进、发展和指导，是的，指导这种創作精神；我們认为这是我們的一种責任，而这难道可以构成对作家和艺术家的权利的侵犯嗎？害怕它专断，害怕它权力过多，难道这就可以成为对作家和艺术家权利的一种威胁嗎？同样地，我們在穿过紅綠灯的时候也可能害怕警察来拦阻我們。同样地，我們也可能害怕法官对我們判罪。同样地，我們也可能害怕革命政权的現有权力会对我們采取暴力行动。

就是說，我們也許不得不担心所有的这些事情，但是，設想民兵会向他开枪，法官会判他的罪，当局会对他个人施加暴力，这并不是一个公民应有的态度。

在文化方面有一个領导机关，并不意味着就有理由担心这个領导机关会胡作非为。誰会希望或願意这样的文化領导机关并不存在呢？要是从这条路想下去的話，就可以不要民兵，不要警察，不要国家权力，甚至不要国家。如果有人如此关心国家权力的全部消失，那么，不用担心，只要耐心，总有一天国家也会不存在

的。（掌声）

必須有一个委員会来指导，来鼓励，来发展，来工作，为艺术家和知識分子的劳动建立最好的条件。艺术家和知識分子利益的第一个保卫者，不是这个委員会，又該是誰呢？提出改善这些条件的各种性质的法令和措施的，如果不是全国文化委員会，又該是誰呢？是誰提出一个关子国家印刷局的法令来消除大家在这里指出的缺点的呢？提出成立民俗民間文学研究所的，不是全国文化委員会，又是誰呢？是誰主張撥出必要的預算和外汇从国外购买几个月来一直沒有进口的书籍，以及画家和雕塑家的工作材料呢？是誰在关心經济問題，也就是說，艺术家們的物质条件的呢？是哪一个机构在关心作家和艺术家当前的一系列需要的呢？是誰在政府里要求預算撥款、要求建造房屋、要求拟訂方案来改善你們的工作条件的呢？这恰恰就是全国文化委員会。

为什么要有保留地看待这个委員会呢？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領导机关想像为就是只干反对的事，是限制我們的条件，是窒息我們的創作精神的机关呢？

有人认为，对这个領导机关担心的人沒有任何問題；但是事实上，只要看到委員会所作的活动和工作的必要性，就决不会对它有保留，因为这个委員会对人民、对革命、对革命政府負有义务，它是在为建立它的人完成它的任务，它也很想在工作中得到成功，正如每个艺术家想在自己的工作中得到成功一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遺漏了在这里提到的那些基本的問題。关于那部电影的問題，大家討論得很多。我沒看过那部电影，虽然我願意看看那部电影，也有好奇心看看那部电影。这部电影受到了什么虐待呢？我覚得事实上沒有任何别的电影受到这么多的荣誉，

沒有任何别的电影討論得这么多。

虽然我們沒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我們支持看过这部电影的同志們的意見，其中有总統同志的意見，也有全国文化委員会的几位同志的意見。不言而喻，这种看法或者意見很值得我們大家重視；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不能討論的，那就是法律所規定要行使的职权。在这个具体問題上，就是电影委員会，或者电影审查委員会的职权。难道要討論政府的这种权力嗎？討論政府到底有沒有权力来行使这种职能嗎？对我們說来，在这个具体問題上，最根本的，是要肯定政府方面究竟有沒有这种权力；如何行使的方式問題是可以討論的，看看是不是太生硬了，是不是本来可以用比較和緩的办法；可以討論一个决定是对还是不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誰也不会討論的，那就是政府行使这个职能的权力，因为我們如果反对掉这个权力，那就意味着政府无权审查公开放映的电影了。

我认为，这个权力是不容置疑的。此外，我們大家都很明白，有些艺术表現形式在教育人民或在人民思想的形成方面极为重要，优于其他的艺术表現形式。我相信，这些极为重要的基本手段之一无疑是电影，电視也是一样。其实，难道可以在革命的环境里討論政府是否有权对公开放映的影片作出規定、进行审查和提出批評嗎？难道大家討論的就是这个嗎？

能不能把革命政府評論这些对人民具有如此重大影响的宣傳手段的权力，认为是一种限制或者一种禁令呢？

如果我們要反对掉革命政府的这一个权利，那么我們就会遭到一个原則性的問題，因为否认革命政府的这一个职权就是否认革命政府的职能和責任，特别是在革命斗爭期間，在領导人民、領导

革命的时候。有时似乎有人在反对政府的这一个权力，实在說，如果有人反对政府的这一个权力，我們就认为，政府必須具有这样的权力。如果政府有这样的权力，那就能够行使这样的权力。它可能行使錯誤，我們并不硬說政府一点錯誤也不会有。政府在行使屬于它的一种权力或职責时，不一定是一点錯誤也沒有的。但是，誰对政府有着这样的保留态度？誰对革命政府有着这么多的怀疑，有着这么多的猜疑？誰这么不信任政府，认为政府只要作出了一个錯誤的决定，就有了正当的疑惧理由去設想政府永远是錯誤的？我的意思絕不是肯定說政府在这个决定上已經是錯了；我是肯定地說，政府在行使权力。我尽量設身处地为拍摄这部电影的人着想；我尽量設身处地体会摄制这部电影的人的情緒；我甚至在企图了解他們因片子沒有放映而感到的痛苦、抑郁和难受。这一点是任何人都能完全理解的，但是必須理解这也是在行使权力。而且，这种意見是得到政府中主管的同志和負責的同志的支持的。实际上并沒有充分的理由来不信任革命政府的人們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因为革命政府并沒有做过能使别人怀疑它的大公无私精神的事情。

我們不能认为我們是完人，我們甚至也不能认为我們不会感情用事。可能有些人会指出，政府的某个同志脾气很大或者并不是不感情用事；而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能够确实肯定他們自己不是感情用事的嗎？

反对某些同志的个人的态度，而不承认自己的意見可能也是个人的态度所引起的，这怎么可以呢？我們可以在这里說，在这个問題上，首先抛石头的，正是感到自己沒有錯，或者感到自己不是在感情用事的人。

我相信在討論中有人表現出了个人主义和感情用事。在这几

次討論中，难道就沒有个人主义和感情用事嗎？难道你們大家完全沒有把个人意气和个人主义带到这里来嗎？难道大家是絕对地丢掉了宗派情緒而来的嗎？难道在这些討論中沒有出現各种派别和各种傾向嗎？这是不能否认的。如果有一个六岁的孩子坐在这里，他也会数出来有几种派别、几种观点和几种情緒在交鋒。

同志們談到了許多事情。談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有一些談得很好。大家都很有"学問"。但是首先存在着一个事实，就是大家有了討論的机会和表示自己的意見、維护自己的观点的自由。这种自由使大家能在广泛的而且日益广泛的会議上发言，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个会議，我們认为开得很成功。在这个会議上，我們能够消除一連串的怀疑和担心。誰怀疑曾发生过爭論呢？誰怀疑作家和艺术家在这里进行过交鋒爭执呢？誰怀疑曾有过批評和过火的批評呢？誰怀疑有些同志試驗自己的武器，拿别的同志来試驗自己的武器这种事呢？

受到伤害的同志在这里发了言，对他們认为是不公正的攻击作了申訴。欣幸的是他們并沒有成为死尸，而只是受了伤。有些同志受伤以后还沒有恢复元气。他們有些人就提出，有人用大口徑的大炮向他們轰击，使他們无法还击，以此作为不公正的证据。为什么产生了严厉的批評呢？誰怀疑发生过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說，这里提出了一个問題，我們也不想对它用一两句話进行解釋。但是我觉得，这里提出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批評的精神应該是建設性的、积极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我們的认識就是这样。但是，人們一般地不这样考虑。对一些人說来，"批評"这个詞变成了攻击的同义詞，而实际上它并不意味着同一的东西。要是对某个人說："某某人批評了你"，这个人就会大发雷霆而不問清楚别人說

了他些什么。这就是說，他认为别人在毁灭他。是的，事实上我們都不大习慣这种問題，这种斗爭，不大习慣使用这种武器；某些同志由于受到了詆毁性的批評而几乎无可救药地消沉了下去，这情况就可以說明試驗武器的結果。我們可能还是同情这些受委曲的人，因为我們历来是同情受委曲的人的。我們誠恳地希望对大家的諒解和团結作出貢献，我們尽量避免使用可能会伤害人或使人泄气的話；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事实：有时在这些斗爭和爭执中会出現条件不相等的情况。从革命的观点看，这是不可能公平的。革命不能給一些人武器去反对另一些人，革命不应該給某些人武器去反对另一些人，我們认为作家和艺术家們应該都有表达思想的机会。我們认为作家和艺术家們应該通过自己的协会办一种广泛性的、大家都能投稿的文化杂志。你們覚得这样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但是革命不可能把資金交給一个集团；革命只能够而且只应該調撥这項資金使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能够广泛地予以利用。你們很快就要建立艺术家的协会了；你們就要开一次代表大会了。这次代表大会应該以眞正的建設性的精神进行，我們相信，你們能够以这样的精神来开好这个大会。从这个大会中将产生一个强大的艺术家作家协会，大家必須用眞正建設性的精神去參加；因为如果有人以为这是要搞掉他，如果有人以为这是要扼杀他，我們可以向他肯定地說，他完全錯了。

現在已經是这样的时刻，你們要有組織地把全部热情貢献給你們本身的革命任务，建立起包括所有作家和艺术家在內的广泛的組織。我不知道代表大会是否要討論在这里提出的各种問題；但是我們知道大会是要召开的，大会的工作以及作家艺术家协会要进行的工作将是我們以后开会时很好的談話題目。我們相信我

們还将开会；至少我們是不願意被取消这种会議所給予我們的快乐和作用的；对于我們說来，这也是关心这些問題的方法。我們还要开会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們还要继續討論这些問題。这就是說，将来还要开会，这可以使大家感到安心，知道政府关心这些問題；同时，将来还有机会在更广泛的会議上討論所有的各种問題。我們觉得这一点应該使作家和艺术家們感到滿意，同时，我們也可以继續掌握情况，更好地得到了解。

全国文化委員会也必須有另一个宣傳的机构。我相信，这样能够使事情各得其所。这不能叫做受指揮的文化，也不是窒息艺术創作精神。一个五官正常的眞正的艺术家能够认为这就是窒息創作精神嗎？革命要求艺术家为人民貢献出最大的力量，要求他們为革命事业貢献出最大的关心和努力。我們认为革命对他們寄予这样的希望是正确的。

是不是我們要在这里向大家說說必須写些什么？不是。每个人写他爱写的东西，如果写的东西沒有用，只能随他的便。如果画的东西沒有用，只能随他的便。我們不禁止任何人写他所爱写的題目。正相反，每个人都可以用他认为合适的形式来表現，自由地表現他願意表現的思想。我們将始終用革命的标准来估价他的創作。这也是革命政府的一个权利，和每个人可以表达他願意表达的东西的权利一样，应該受到尊重。

現在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有一些我們已作了說明。我們要告訴关心国家印刷局的問題的人，我們正在考虑一項調整它的职能的法令，建立几个不同的出版社，分别应付各种出版物的需要，消除目前存在的缺点。国家印刷局是一个新成立的机构，它确实是在困难的工作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为它是在一家突然关閉

的报館里开始工作的（那家报館連同它的全部工人和編輯变成为国家的第一个印刷工厂的那一天，我們都在場），此外，它还得进行紧迫需要的作品的出版任务，例如好些軍事方面的东西；它有缺点，但缺点将要克服。在这次会上大家讲的对国家印刷局的种种怨言，就不必再提了。在购买图书、购买工作材料，也就是說，在解决全体作家和艺术家关心的問題、也就是全国文化委員会很坚持的問題方面，我們也正在作出切实的决定。因为你們知道，国家有各个不同的部門和机构，每个机构都向国家提出要求，要求得到必需的款項来滿足它的要求和完滿地完成它的任务。我們想指出某些已經得到进步的方面，这些方面应該成为对我們大家的鼓励。例如交响乐团所作出的成績，它經过了彻底的改組，不只在艺术方面达到了高度的水平，而且在革命方面也是这样，因为交响乐团已有五十名团員参加了民兵。

古巴芭蕾舞团也經过改組，它剛剛結束在国外的訪問演出，获得了所有被訪国家的欽佩和称贊。

現代舞蹈团也在得到成功，它在欧洲获得了极大的贊揚。

国立图书館执行着旨在引起人民对音乐、繪画兴趣的文化政策。它已經成立了一个繪画部，向群众介紹繪画作品。还有一个音乐部，一个青年部，以及一个儿童部。

我們在到这个会場上来以前，参观了国立图书館的儿童部。我們看到了一群組織起来的儿童，看到了国立图书館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績，这使得政府为了继續进行此項活动而撥出了必要的款項。国家印刷局已經建立起来，采取新的組織方式以后，也将成为革命在教育人民方面起巨大作用的一个成就。

电影委員会也已建成。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进行必要的投資，

购买工作所需的装备和材料。至少革命已經建立了电影事业的基础，这是一項巨大的努力；如果考虑到我們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购置这些装备就意味着作出了牺牲。此外，如果在电影方面沒有給予更多的便利的話，这并不取决于政府的限制政策，而只是因为目前沒有經济力量来发展业余爱好者的拍摄活动，来发揮人們在电影方面的全部才能。只要有了这种經济力量时，就能实现。电影委員会的政策，还可以进行討論；此外，还可以在各个工作单位之間进行竞賽。現在还不能对电影艺术事业委員会的工作进行評价，电影委員会还沒有来得及制作出能够給予評价的作品；但是它已經做了工作，我們知道，它所攝制的一系列紀录影片在国外宣傳革命事业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必須强調的是，电影事业的基础已經奠定了。

我們也通过各种机构进行了文化方面的报告会等宣傳活动；但是总而言之，这些活动同可以办到的、同革命希望办到的程度，还是无法相比的。

还有作家和艺术家們关心的一系列有待解决的問題。有些是物质方面的問題，这就是說，存在着經济方面的問題。現在沒有过去的那种情况了。今天已經不存在那一小撮购买艺术家作品的特权分子了；当然他們也是以微不足道的价錢购买的，那时死于貧困、遺忘的艺术家不在少数。这些問題都有待解决，革命政府应該予以解决，全国文化委員会应該予以关心。还有，就是不事生产完全无依无靠的艺术家的問題也需要解决，不仅要在現在保证給予艺术家以适当的物质条件，而且也要在将来給予他們可靠的保证。著作权协会改組后，一系列作家的生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过去他們都是受着悲慘的剝削，权利得不到尊重的。他

們許多人今天的收入已使他們摆脱了过去那种极端貧困的处境。

革命已走了这几步；但是这仅仅是为了今后继續前进，創造更好的条件的开头几步。

我們也想为艺术家和作家們安排一些休息和工作的地点。有一次，我們在全国各地視察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在皮諾斯島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的松林中建筑一个住宅区，一个村落，来奖励作家和艺术家們（那时候，我們已經想設立一种頒发給世界上最优秀的进步作家和艺术家的奖金），慰劳他們。这个打算沒有能够实現，但是仍旧可以計划建造一个清靜的住宅区或者村落，邀請作家和艺术家們去休养和写作。我相信包括建筑师在內的艺术家們，很值得为此开始設計图样，設想一个作家或艺术家会感到合乎理想的休养地点，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同意。革命政府准备从某一項預算中撥出一部分款項；現在一切都是有計划的了。那么，計划是不是我們革命者对創作精神的一种限制呢？不要忘記，在某种意义上說，我們革命者是有点喜欢自由自在的，而我們現在也碰到了計划化的現实；这对我們也是提出了一个問題，因为在此之前，我們还是用創作精神沒有拘束地进行革命活动的，而現在，正相反，革命也需要計划。你們不要因此认为我們已經沒有問題，从我們的观点来看，我們也可能对此抗議。这就是說，人們現在已知道明年要做什么，下一年，再下一年要做什么。誰会对計划經济提出異議呢？这个計划还要为作家和艺术家建立一个休养地，革命也将为执行这項工作而感到高兴。

我們一直关心着作家和艺术家的目前处境。我們有点忘掉未来的远景了。我們沒有什么要向你們抱怨的，我們也花了一些时間想到了将来的艺术家和作家，我們想到五年后、十年后再同作家和

艺术家开会时的情况，政府里的人将来总要和你們再开会的——这不是說恰恰就是我們这些人——那时候文化已經得到了我們所希望的发展，現在的各个艺术院校的計划也将得到初步的成果。

在提出这些問題之前，革命政府一直在考虑向人民普及文化的問題。我們总是非常乐观。我觉得不乐观就不能算革命者，因为革命必須克服的困难是非常严重的，必須得乐观。一个悲观主义者决不会成为革命者。

革命有它的各个阶段。革命曾經有过一个由各个机构各自开創一系列工作的阶段。甚至土地改革全国委員会也进行了文化普及的活动。我們甚至还同国家剧院发生冲突，因为他們在那里做一种工作，我們却突然自作主張另做一种工作。所有这些，正在逐漸归总到一个机构里。因此，我們在对合作社和农場农民的工作計划中，产生了把文化带到农村、带到农場和带到合作社去的想法。

怎样做呢？把一些同志訓练为音乐、舞蹈、戏剧的輔导員。我們乐观主义者只能提出这种創議。如何能使农民对戏剧产生爱好呢？輔导員在哪里呢？我們从哪里調出这些人，以便以后派往，譬如說，三千个人民农場和六百个合作社去呢？这一切都有困难，但是我相信，你們一定都会同意，如果能做得到，这样做是好的；尤其是开始到人民中去发現天才，把人民从实行者培养成創作者，因为归根到底，人民才是偉大的創作者。我們不应該忘掉这一点。我們也不应該忘掉由于沒有发展的条件和机会而埋沒在我們的农村和城市里的成千上万个天才。我們大家都确信，在我們的农村里，除了我們这些大言不慚自称为国內最聪明的人——我一开始就說过我不自命为这样的人——以外，許多天才都遭到埋沒。我曾多次把我出生的地方举出来作为例子，那里的一千名左右儿童中，能够

进大学学习的只有我一个，当然我学得很坏，而且还得先在好几个神父办的学校里念书，等等。我一点不想咒駡任何人，虽然我說过我同样也有别人在这里暢所欲言那样的权利。要抱怨的話，我有权利抱怨；有人說他受到的是資产阶級社会的培养，而我可以說，我受到的是更坏的东西的培养；我受到的是反动派中最坏的东西的培养，我一生中好些年头是在愚昧、迷信和謊言中度过的。

在那个时候，人家不是教你思想，而是强迫你相信。我认为人的思維和判断能力受到損害时，他就会从一个人变成一个馴服的家畜……我并不反对人的宗教感情，我們是尊重这种感情的；我們尊重人的自由信仰的权利。但是这不是說人家已經尊重了我的自由信仰的权利了。我不曾有过任何信仰宗教的自由，而是别人强迫我信仰一种宗教，他們使我馴服了十二年。

在現在，青年人在系統的学习中有着濃厚的兴趣来鑽研各种事物，再看看我自己的青年时代，我当然会有些怨言的。要是我能够像現在古巴的儿童那样，有广泛的学习机会就好了。

这就是說，尽管一千个人中只有一个要取得大学学位，就得到那种石磨里去磨一下，而如果不因此在思想上受到永久的摧殘，那就是奇迹了。一千个人中的一个必須要經受这一切。

为什么呢？嗯，因为只有这一千个人中的一个能給私立学校交学費。那么，我是否能因此而认为我是一千个人中最适合于学习的最聰明的人呢？我认为我們是經过选擇产生出来的，但是不是天然的选擇，而是社会的选擇。在社会意义上讲，我是被选出来去念大学的；我在这里讲話也是取决于社会的而不是天然的选擇。天然的选擇已使誰也不知道有多少万个胜过我們的青年人愚昧无知。眞实情况就是如此。自以为艺术家的人必須想一想，可能还有

許多胜过他的人沒有成为艺术家。我們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将脫离实际。我們所以地位特殊，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們出生时不是赶車人的儿子。这一切都說明，有大量的天資聪明的人因为得不到机会而遭到埋沒。我們要給予所有这些聪明的人以机会；我們要創造条件使得一切在艺术、文学、科学或其他任何方面的天才都能得到发展。你們要想一想，革命能做这样的事，它所包含的意义。从現在起，从下一学年起，将在全体人民中扫除文盲，并将通过古巴各地的学校，通过进修运动，以及輔导員的培养，来了解和发現所有的天才；这还仅仅是开始。所有这些輔导員，将在农村中，了解哪一个孩子有天才，提出哪一个孩子应該申請助学金和送到国家艺术学院去学习；他們同时还要启发成人的艺术爱好和文化兴趣。已經进行的某些試驗，证明农民和普通人民有着掌握艺术、掌握文化，并且立即从事創作的能力。有些同志去过几个合作社，这些合作社里已經搞起了剧团。此外，最近在共和国各地所举行的演出，以及普通男女人民所創作的艺术作品，表明了农民对所有这些东西的兴趣。因此，請想一想，当我們在每一个合作社和每一个人民农場都有戏剧、音乐、舞蹈的輔导員时，这会意味着什么。

在仅仅为时两年的期間，我們就可以在戏剧、舞蹈、音乐各方面派出每方面一千名，甚至一千名以上的輔导員。

已經成立了专业学校，并且已經开課。你們想一想，在我們全島的乡村——我們且不談城市，在城市里比較容易办到——建立了一千个舞蹈、音乐和戏剧团体时，在普及文化方面将意味着什么，因为有人在这里讲到必須提高人民的水平，但如何提高呢？革命政府一直在关心这个問題；革命政府正在創造条件，使得人民的文化和人民的文化修养的水平在若干年內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我們选擇了这三个方面，但是可以继續选擇其他的方面，可以在文化工作的所有方面进行发展。

学校正在上課；在学校工作的同志，对那些将来的輔导員的进步表示滿意，而且除了国家工艺美术学院之外，已經开始建立国家艺术学院。古巴确实会拥有全世界最漂亮的艺术学院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所学院将設立在世界上最漂亮的、过去由古巴最奢侈的資产阶級居住的一个住宅区里；将設立在最华丽最奢侈——順便說，也是最沒有文化修养——的資产阶級的最好的地区，因为那些房子里每幢都有酒吧間，但是除了特殊情况外，这些房間都不考慮文化的問題的。他們过去的生活奢侈到无法相信的地步，很值得到那个地方去走一走，看看那些人过去是怎样生活的；但是他們那时并不知道他們是在建造多么出色的艺术学院，这就是他們的所作所为留下来的东西，因为学生們将住在过去的百万富翁的住宅里。他們将不是同外界隔絕的，他們要像在家里一样生活，到学院去听課；学院大楼将設在这个乡村俱乐部的中央，艺术建筑师已經設計了一些将要修造的建筑。工程已經开始，預定在十二月完工。我們已經有了三十万呎桃花心木料。音乐、舞蹈、芭蕾舞、戏剧、雕塑等学校将設在高尔夫球場那美如梦境的地方。艺术学院也将設在那里，包括它周圍的六十幢住宅，旁边有一个俱乐部，里面有餐厅、客厅、游泳池，还有一个招待所，来帮助我們的外国教师将安頓在那里。艺术学院将能招收三千名儿童，这就是說，要收三千名公費生，我們爭取下一学年就开始上課。

全国工艺美术学院也将立即开始上課，它有另一些住宅，另一个高尔夫球場，另一个类似的建筑。这是两所全国性的学院。絕不是說只有这两所学校，可是那些才华出众的青年可以在那里公費

学习，这些青年和儿童将得到最理想的条件来发展自己，而他們的家庭一点錢都不用花。現在，任何人都会願意变成一个孩子，到这两所学院中的一所去学习。是不是这样呢？有人在这里說到，有些画家过去只靠喝牛奶咖啡活命。想想吧，現在的条件有多大的不同；而我們却还說，創作精神現在会不会得到理想的发展条件。专业訓练、住宿、伙食、基本文化教育……。在这些学校里，儿童将从八岁开始学习，他們将在受艺术訓练的同时，受到基本文化的教育……他們的才能和品质怎么会得不到全面的发展呢？……

这已不只是一些理想或梦想，已經是革命的現实。輔导員正在培养，全国性的学校也在筹备，业余爱好者的学校也将建立。革命就意味着这一切……因而革命对文化事业的重要性就在于此。沒有革命，我們怎么能这样做呢？难道我們要胡思乱想什么"斯大林式革命的粗暴手腕会使我們的創作精神枯萎下去"……（笑声）先生們，想想将来不好嗎？难道我們現在在到处种花的时候要去設想我們的花雕謝的情况嗎？我們在什么时候形成这种对将来的創作精神的呢？难道有誰可以不改变現状，甚至可以不为将来改变他自己的現状嗎？有誰可以不为这个将来改变他的一切，牺牲他的一切嗎？哪一个具有艺术感覚的人沒有战死沙場的战士的意志呢？因为他知道，他虽然死去，他在肉体上不再存在，他却用鮮血照亮了他的同类、他的人民的胜利的道路。你們想想在战斗中死去的战士，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牺牲了自己的妻子，牺牲了自己的儿女，为了什么呢？为了我們能做所有这一切事情。具有人的感覚、艺术的感覚的人，难道不想一想为了这一切，作出必要的牺牲也是值得的嗎？但是，革命不要求牺牲創作天才；正相反，革命說：让你的創作精神为这

个事业服务吧，不要害怕你的事业会得不到完成。可是如果有一天你认为你自己的事业可以丢下，你就說：为了完成我們面前这样的事业，丢开我个人的事业也是值得的。

我們要求艺术家最大限度地发揮他的創造性的努力；同时我們要为艺术家和知識分子創造他們进行創作的理想的条件，因为，如果我們是在为将来进行創造的話，我們怎么不要为現在的艺术家和知識分子爭取最好的条件呢？我們的要求恰恰是为了革命事业最大限度地发展文化，因为革命恰恰意味着要有更多的文化和更多的艺术。

我們要求知識分子和艺术家在这个归根到底屬于我們这一代人的事业中，貢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下一代将比我們优越，但是使下一代有可能比我們优越的人将是我們。我們将是下一代的培养者。我們这一代中間包括了所有年岁不相同的人：有大胡子和沒有胡子的人，头发多的或沒有头发的以及白头发的人。这是我們所有人的事业。我們要展开一場反对沒有文化的斗爭。我們要同沒有文化作不妥协的斗爭。我們要为此而战斗，我們要試一試我們的武器。难道有人不願意参加嗎？有什么比得不到别人所得到的快乐更加痛苦的事呢？我們說我們这些人享有特殊地位。啊！因为我們在学校里学会了讀书写字，因为我們上过学，上过大学，至少受到了能做些事的起碼教育，而且我們生活在革命环境里，难道不能說我們自己是享有特权的人嗎？难道我們沒有以极大的兴趣閱讀关于革命的材料嗎？有誰不是以极大的渴望閱讀法国革命的历史和俄国革命的历史呢？誰沒有梦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那种革命的目击者呢？比如說，我就有这样的想法：我在讀着关于独立战爭的书的时候，我为自己沒有生在那个时代而遺憾，我为自己沒有

成为爭取独立的战士，沒有經历过那种英勇事业而感到难受，因为我們大家都以眞正的热情讀过我国独立战爭的历史，我們很羡慕那时的知識分子、艺术家、战士、勇士和領袖。但是我們也有了荣幸的机会經历了、目击了一次眞正的革命，这次革命的力量正在发展，它的政治和道义的影响越出了我們的国境之外，使得我們这个大陆上的帝国主义发抖了，（掌声）因为古巴革命已經成为拉丁美洲本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了，已經成为十九世紀独立战爭后最重要的事件了。这确实是人的又一次解放，因为那时各国的独立战爭，除了用剝削阶級和統治阶級的統治来代替殖民的統治而外，还有什么呢？

我們有机会經历着一个偉大的历史事件。可以說，这是拉丁美洲最近三个世紀以来的第二个巨大历史事件，我們古巴人在其中担任着推动者的角色。我們知道，只要我們越是尽力劳动，革命就越会像扑不灭的火焰，就越会发生巨大的历史作用。你們，作家和艺术家們，有了亲身經历这次革命的优越条件，既然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如此重要的事件，那么，即使仅仅为了目击，也完全值得經历这次革命。

这也是一种优越条件。那些抛棄革命的人，都是无法懂得这些事情的人，受欺騙的人，受蒙蔽的人，被謊言弄得是非不分的人。对抛棄革命的人还有什么可說的呢？对他們除了惋惜之外，还能怎样看待他們呢？要在革命气氛沸騰的时候离开这个国家，去埋沒在毫无生动精神表现的帝国主义魔窟里嗎？有人已經抛棄革命到那里去了。他們宁願逃离自己的祖国，去充当最多只是旁观者的角色。而你們却有担任超过旁观者的角色的机会，却有担任这次革命的推动者的机会，来描写这次革命，表现这次革命。将来的后

代会要求你們些什么呢？他們将来会搞出技巧上非常出色的艺术作品，但是如果对一百年后那一代的一个人說，活在現在革命时期的作家，知識分子，脫离了革命，沒有表現革命，沒有参加革命，这对他会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在那未来的年代里，会有許多許多的人要描繪革命，叙述革命，表現革命，要搜集各种材料和报道，来了解革命是怎么样的，发生了什么事件，我們这些人是怎样生活的……最近几天，我們碰到了这样一件事：我們見到了一位一百零六岁的老太太，她剛学会讀书写字，我們向她建議写一本书。她过去是一个奴隶；我們想知道一个奴隶在当奴隶时对世界的看法是怎样的，他們最初对生活，对主人，对同伴的印象是怎样的。我相信这位老人家可以写出一部关于她的时代的很精彩的著作，我們任何人都不能同她相比，可能在一年內她就完全不是文盲了，而且能在一百零六岁的时候写出一本书来。这就是革命中发生的事情！誰能把奴隶的生活写得比她更好呢？誰能把現在的情况写得比你們更好呢？将来会有多少沒有經历过現在生活的人，要收集文字材料，从遙远的时期，开始来写我們現在的时代呢？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急于要为我們的事业作出判断，将来会有很多对我們作判断的人。使人害怕的倒不是我們在这里尽力想像的专断的法官和文化的劊子手。你們倒要对另外一些厉害得多的法官，对作为法官的子孙后代，对最終有責任作出最后結論的将来的世世代代，多加小心！（热烈的欢呼声）

（譯自哈瓦那全国文化委員会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单行本）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的电視演說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

里加多·阿拉貢同志：人民大学的同志們：从今天起，我們开始新的广播时間，每星期五晚上九点开始是“革命文化政策”广播时間。

今天我們开始第九届讲座，題目是关于“革命組織”問題。这届讲座的第一讲是請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給我們談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的問題。

我不必再多說了，現在我們就請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做报告。（掌声）

菲德尔·卡斯特罗少校：的确，我很願意能利用一些时間来对这一問題进行一次认眞的探討，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是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問題。因此，我曾和一些同志說过，我准备把这一問題先初步地談一談，以后有时間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現在我就来談談关于革命統一党的一些根本思想。

首先，什么是革命統一党？为什么要組織革命統一党？这些問題，在几次群众集会上我們已經談过了；对某些观点也曾經闡述

过了。

成立革命統一党首先是一个需要。为什么是一个需要呢？首先，沒有一个坚强的有紀律的革命組織就不能进行革命，尤其是不能把革命推向前进。

这一需要，随着革命的前进，随着革命的深入及所面临的任务日益艰巨而更加明显了。人們經常說，夺取政权比維护政权容易，夺取政权比执政容易，这話是有道理的。

这是一个偉大的眞理。一个革命运动的任务在它夺取政权以后要比它在夺取政权时更困难、更复杂得多。在某些书里——我們要修改书本，因为在我們念过和学过的书本里，說的常常是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蠢話——也說过夺取政权的問題。意思是凡是夺取政权时花的代价愈大，巩固政权就愈容易；凡是夺取政权时花的代价愈小，維持政权就愈困难。

这种說法的唯一正确点是：在夺取政权的斗爭中为以后的国家管理訓练了干部。夺取政权的这一斗爭时間愈长，花的工夫愈多，在斗爭中就必然会訓练出以后能胜任更艰巨任务的大量干部。

回想一下我們的經驗。如果和其他有着长期武装斗爭历史的国家相比，例如中国，在取得政权以前曾进行了二十余年的游击战爭，那我們的經驗还是比較少的。当然，取得政权的斗爭并不是从进入了武装斗爭阶段才开始的。

但是我回想了一下以前的几个时期。如我們过早地提出罢工口号的时期。那时候我們犯了可以叫做对客观条件估計不足的錯誤。一九五八年四月我們就提出要夺取政权。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我們的人还很少。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們那时只有一百八十个人。这就是我們游击力量的全部。那时

我們派了五十个人去开辟第二条战綫，还派了三十五个人到古巴圣地亚哥附近开辟了另一条战綫。剩下的力量一共还不到一百二十人，而且留在馬埃斯特腊山区的人更少，連一百个都不到。

那么好了，从軍事方面来看，假如說那时候推翻了独裁政权的話，那我們的軍官們就連后来取得作战經驗的机会都沒有。因为到那时为止，我們的游击力量还沒有和敌人展开过一次认眞的陣地战。在以前，事实上都是些游击战。

然而，在斗爭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我們想夺取政权的打算失敗以后，在我們游击队力量面前出現了各式各样的复杂的严肅的軍事問題。在一段时期內出現了如何保住我們再也不能丢失的根据地的問題。因为我們已經有了小工厂，有了起义軍电台和其他一些如果丢失了根据地就要随之丧失的斗爭手段。

这就迫使我們用这仅有的薄弱力量去进行抵抗。我們甚至还被迫把除了奧連特第二战綫的力量之外的一切力量都重新汇集起来，以抵抗敌人的圍剿。但是总共也才不过三百个人。而其中有六十来个人的武器已經陈旧得几乎不能使用了。

我們的根据地越来越縮小，縮小到不能再縮小的地步，这新的形势促使我們展开了一場保卫根据地的严峻斗爭。进行了几次重要的战斗。我們曾被敌人包圍，有时我們也包圍了敌人的軍队。敌軍的某营被我們所包圍，而我們的某些部队又被敌人所包圍。这情况一直延續到我們取得了初步成績，我們的力量加强了并能展开反攻时为止。事实上这是一場很复杂的斗爭，而从斗爭中我們取得了經驗，获得了武器，我們的人在战火中受到了鍛炼。从而才使我們能展开更大的斗爭，譬如說，展开对拉斯維利亚斯的进攻。

毫无疑問，如果沒有这些經受了七十一天战斗考驗的人，那后

来从奥連特向拉斯維利亚斯的进軍是无法实現的。

当我們分析这場战斗的时候，看看我們參加战斗的人数，看看我們所面临的装备精良的敌人，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奇迹。从奥連特省，穿过沒有森林，沒有有利的地形条件的卡馬圭省全境，而到达拉斯維利亚斯省，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我們有时想，这件事怎么会是可能的呢？解釋很簡单，那就是这些參加出征的人有着非凡的决心。他們在战斗中树立了信心，鍛炼得異常沉着而又灵活，他們完全是經受了考驗的人。由于这个原因，才能完成那次战斗，才能在平原上完成起初认为是不可思議的一系列战斗。

也就是說，长期的武装斗爭，增加了人們的勇气，增加了人們完成日益艰巨的战斗任务的勇气，并取得了很多的經驗。

由于战斗不是在四月份，而是在年底时才結束的，这对革命是很有好处的。这使我們能在胜利后有了很多經受过战斗鍛炼并取得了丰富經驗的同志。

在那几个月里所取得的經驗，对当前革命的极其重要的意义难道是可以否认的嗎？正是由于我們有了大量的有才干的同志，才能順利执行反抗帝国主义进攻、保卫革命的任务。正是由于革命有了武装力量，才能粉碎敌人的阴謀，击退敌人的入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时的战爭延长了，由于那时鍛炼了一批領导干部……当然这并不是指战斗結束时他們的知識而言。但是，至少他們是經受了考驗的人，是杰出的人，而这对取得政权以后的进一步提高是大有好处的。

由于我們有了这么多經历了整个战斗的同志，今天他們才能參加軍事学院的訓练，才能热情地參加学习。当然做到这一点也

还是进行了一些工作的。我們的領导干部大部分都是从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虽然有一段时間已經不是游击战，而是大規模的运动战和陣地战——游击战也給我們带来了这样的結果，就是对学院、对軍事理論、对軍事书籍常常有某种程度的輕視。这是应該糾正的。为了糾正这一点，最初确实費了我們一番功夫。但是我們的这些战友同志到底还是糾正过来了。事实上，今天已經沒有哪个革命領导干部再对学院、对学校不感兴趣了。

这样我們的軍事学校里才有了各个年級的学員。現在看到某某司令員能高高兴兴地在学院里学习，能当士兵，已經不再覚得奇怪了。他們知道必須要在学校里毕业才行。在学校里，他們可以学到有关他們所要指揮的人的一切知識。現在他們的学习勁头是非常大的。

确实是由于战爭延长了，才使得所有参加过战斗的人，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取得了丰富的、相当丰富的經驗。

在軍事方面所說的这个例子，对其他方面也是完全适用的。在組織方面，在政治行政問題的方面都是一样。战斗期間，事实上我們并沒有什么大片的行政管轄区域。这就和中国不同。他們在取得政权以前，就需要解决一系列的問題，甚至包括我們取得政权以后才討論的問題。如艺术問題，中国是在取得政权以前就已經討論了。

不能說我們沒有有經驗的人，决不能这么說。毫无疑問，我国的政治斗爭使我国人民的生活增加了很多意义。增加了革命的意义，增加了准备的意义。但是革命終于取得了政权。革命是在什么条件下取得政权的呢？是由一个有組織的、有紀律的、对执政有了完善准备的运动取得政权的嗎？不是的。是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在

这个革命运动中都已經有了得力的骨干才取得政权的嗎?不是的。

革命运动只有一个。沒有二个,三个,四个。簡单說来,革命运动只有一个,归根到底,不是革命,那就是反革命。革命运动的范圍有大有小。进行革命可以达到一定的革命目标,不能否认这些都是革命的目标,但是达到目标后如果停止不前,那事实上就不再是革命的了。只有继續前进才能仍旧叫做革命运动。也就是說,一个运动可以有深入与不深入之分,但是不能有二个,三个或四个革命运动。說有几个革命运动是荒謬的。只有反革命运动才有好几个。

事实上,革命取得政权时并沒有一个綜合所有的革命力量的組織。而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革命組織。各种不同的革命組織代表各种不同的革命力量。所有的組織,革命的和不革命的都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結起来。因为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統治的还有只反对巴蒂斯塔但是并不能算是革命的力量。有一些政客,他們反对巴蒂斯塔仅仅是因为他們自己未能参加政府。这些政客是和执政的巴蒂斯塔一样都代表統治阶級的。他們实际上是想換庄执政。这些要換庄的政客們,如以著名的卡洛斯·普里奧·苏加拉斯先生为首的三月十日派,他們所代表的利益归根結蒂和巴蒂斯塔是一样的。只不过他們是穿着普通服裝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巴蒂斯塔是有軍队、暴力和鎮压工具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罢了。

所有的这些人,他們要是掌握政权的話,会干什么事呢?难道他們想干些和以前不同的事嗎?現在我們来設想一下。假如說是普里奧、頓尼·巴洛那这一群人掌握了政权。我們不妨作一个設想,当然这是絕对不可能的:你們让普里奧、頓尼·巴洛那这些人流亡十年或十二年,什么也不管,过后他們回来参加了巴蒂斯塔的选举,服从了他的規定,参加了他的参議院、市議会或某一个省政府

等等。我們假設这些人在我国又上了台。

那么，他們将会做什么呢？他們会做些和以前的执政者不同的事嗎？他們要干的肯定和以前完全一样。也就是說，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效劳，为国內大資产阶級的利益效劳。而大資产阶級的这些利益还不能損害帝国主义，即外国壟断資本家的利益。因为在这里，在我們国家，帝国主义是占有特殊地位的，哪怕是牺牲国內大資产阶級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这些人上台，只能干和从前一样的事。他們不会頒布一条革命法令，也不会像革命所做的那样降低租金，更不会把外国工业收归国有，也决不会实行土地改革，教育改革。什么改革也不会有。这些人要干什么大家都很清楚。他們要干什么呢？……你們不知道嗎？那让我来告訴大家。倘若这些人上台会干些什么呢？……你听我說，莱昂內尔，那时候大概就不会再給革命教育学校里你的这些学生談这个題目噢！（笑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小伙子！

这些人以前执政时干的是掠夺，以后要干的也只会是掠夺。也就是說，他們要为統治阶級的利益服务。他們还要拥有以鎮压为职业的軍队，还要維持原来的社会制度，不会干别的。虽說这些人也反对巴蒂斯塔，然而却是代表統治阶級和帝国主义的經济利益。他們所以反对巴蒂斯塔，只是因为他們自己沒有能执政。他們总是覚得巴蒂斯塔和巴蒂斯塔的党徒們沒有他們掠夺得更好。他們当然要反对巴蒂斯塔。

他們为反对巴蒂斯塔做了些什么事呢？什么也沒有做，一点点事也沒有做。他們忙着买武器，把武器运进来。有不少次倒是把武器运进国內来了。可是从来也沒有用过，一次也沒有用过。

大家还記得，他們有多少武器运进来被查获，反而让軍警們拿

来使用。我們正着手要組織一个革命运动，要培养些年輕人的时候，有一个时期我們很想看看这些有錢有枪、駕于人民生活之上的"超人"們在反对巴蒂斯塔时到底会干些什么。他們有武器、有錢，什么都有，就是沒有斗爭的心願。这就是他們所缺少的。他們簡直是把革命当做儿戏。虽然他們也把武器运进了国內，也把人找来，还教給他們怎样使用武器。有好几帮人，完全和他們过去在地方上当政客时一样，带上一两挺自动枪，就到各处去找人来反对巴蒂斯塔。他們是怎样招集人馬的呢？他們教給别人怎样放枪。事实上是把古代的方式搬来用到現在的起义上了。于是呢，有些人就用一支枪来搞政治。他們这些人所想的完全只是巴蒂斯塔的垮台。不管怎样，只要他們自己能再上台就行。

譬如說，我們在青年人中間活动，想在他們之中挑选最严肅、最有修养、最有才干而对革命又最忠貞的人来发展我們的力量。但是往往发生了什么事呢？在某个地方我們組織了一些人，可是那群人，什么普里奧的人哪，阿烏列里亚的人哪，也跑来了。这些人还都有机枪！

首先，我們沒有机枪。其次，即便我們有的話，也不会去教人放枪。这是因为我們不能像他們那样做。例如說，他們有滿屋子的武器。他們要想得到某个人的时候，就会对这个人說："你怎么竟跟那些人在一起，那些人沒有武器，那些人什么都沒有"。于是就带这个人去看他們儲藏的武器：三十支 M-1 自动步枪、四十挺机枪……我記得他們就是这样夺去了我們一些人。

有好多人，甚至是严肅的、有斗爭才干的人，在巴蒂斯塔政权的苛政、暴虐、罪行面前，对反对巴蒂斯塔感到沒有办法了，他們就联合起来了。在他們感到沒有办法的时候，不管是什么組織，只要

給他一件武器他就会加入。有許多这样的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他們是准备斗爭的。那个运动的領导，那个运动的极大多数，就是这样一些凭武器搞政治的人。

这是在我国曾經出現过的一个时期。他們夺走了我們一些人。我們培养了一些人，跟他們談話，給他們讲解革命，讲我們应該怎样做。但是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們失望了，于是不管是什么組織，只要給他們武器，他們就去参加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經驗。哪天有机会我們专門来談談起义的事。我可以談許許多多那时候組織起义的經驗……。

首先是我們的活动。我們的活动是准备和所有願意推翻巴蒂斯塔的运动合作。这一点对我們来說是根本的。我們对这些人也等待了好几个月。

大家可能还都記得，那时候有一些政治領袖，他們既有錢而又在人民中間有威信。有的即便沒有威信但是有錢；也有的有威信而沒有錢。我們有一个时期观察事情怎样发展，准备和任何一个运动合作。我們尤其重視在大学里出現一个起义中心，因为通过它就可以把大学里的革命力量組織起来。

当我們还沒有了解到这些人实际上是在欺騙人，是一群瘋子的时候，我們并沒有决定要組織一个革命运动。那时候人們都处在絕望的境地。不管是什么样的組織，他們都可能参加。那时候有二十来个組織，什么"蒙德雷阿尔会"等等一大堆名堂。这些名堂我甚至連想都不願想！那一群人，……帕尔多·耶达等人……搞得四分五裂。因此我們才决定要組織一个革命运动。到后来，我們組織革命运动的时候，事实证明，我們不得不克服那群人在人民中間造成的某些毫无实現可能的幻想，还不得不糾正他們的錯誤

战术。

組織一帮人，攻打各个兵营，二十四小时之內就把巴蒂斯塔推翻，我們那时就认为这一套計划是荒謬的。因为我們完全意識到，我国的老百姓既沒有祖傳的武功又沒有受軍訓的傳統。这些人一旦被号召走上街头去战斗时，他們所面临的将是一支有紀律的，受过軍訓的，有飞机、坦克、机枪等各种武器装备的，有周密編制的幷且还有——我不願說有战斗經驗——街头杀人、冲散人群、鎮压游行等等經驗的职业軍队。我們完全估計到，一个虽有武器但是沒有受过訓练的群众組織，在这种情况下要像那群人所計划的那样采用暴动的方式是一定会遭到失敗的。也就是說，如果例如沒有像全国总罢工这样一个强大有力的群众运动来配合起义，而只是用暴动的方式，那在我国的暴政統治下是不能把政府推翻的。客观条件不存在，組織全国总罢工的主观願望又沒有，这簡直完全是一个冒險的行动。我們确信他們那一套是荒謬的。因此我們才要采用别的斗爭方式，也就是后来采用的攻打一个兵营的方式。

我有这样一个例子，不知道能不能說服大家：这些人跟我說，他們开来了一艘船，船上載有五十挺 M-1 自动步枪，六十挺"卡兰特"式机枪。我就跟这些人說："比有五十挺 M-1 自动步枪还多的地方也有，那里有一千支枪，都擦过油，保存得好好的；用不着花錢去买，也用不着費力去运来，用不着再擦油，什么也用不着，只是需要夺过来。"眞的，我經常这样想，在兵营里有的是武器，比用这个船那个船运来的武器多得多。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清楚不清楚。总之，我們决定了先要夺取一批武器，然后再夺取第二批武器，以便能用这些武器开始我們的革命斗爭。

我們常想，要先在一个地方試試，看起义能不能成功，看那个地盘能不能保住。如果这一行动失敗了，我們就带着武器上山，在山区里展开斗爭。

我們认为应該創造革命条件，而且还要用斗爭来創造革命条件。我們确认，在現有的条件下，采用这样的斗爭方式，斗爭是会成功的。我們的这一想法也有一个錯誤，你們知道是錯在什么地方嗎？那就是覚得采用这样的斗爭方式，开始时总应該有很多人很多錢才行。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不用我們事先所估計的那么多人力物力，斗爭也照样开始了。我們原来打算要有几百名武裝人員以后再开始斗爭，但是这个計划沒有实現。我們还沒有招集到一百个人，就被迫开始斗爭了。后来事实也证明，不到一百个人，仅仅是十个或十二个人，也照样能开始斗爭。如果以前我們能理解到这一点，我們可能就不計划攻打蒙卡达兵营而要計划攻打近在馬埃斯特腊山旁的巴亚莫兵营了。因为要是用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力量来攻打巴亚莫兵营，是完全有把握攻下来的。如果以前我們理解到这一点，我們也就用不着再費那么大勁儿，給八十二个人找武器了。因为实际上用不了那么多人嘛！人多了湊錢方便，但是誰也不能认为人多了……为了展开革命斗爭，人多了可以有两个好处，应該說有三个好处。第一，制止政客們力图通过选举协定和妥协的办法来解决国家問題的行动，因为这不是一个革命的解决办法；第二，激发人民的革命精神；第三，募集我們推进革命运动所需要的最起碼的金錢。

那时反对选举和反对投降政策的斗爭是正确的。想尽一切办法鼓舞人民的革命热情也是正确的。只是用来开始革命活动的金錢，实际上比我們估計的最起碼的数字还要少得多。

我們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呢？难道就沒有人考虑过几个人就能夺取革命政权嗎？沒有，我們的确沒有这样想过。我們所有的革命战略都是和我們的革命观点相联的。也就是說，我們只知道，有了人民的支援，有了群众运动，才能取得革命政权。我們沒有想过光用十个人，十二个人，甚至于光用一百个人就能取得政权。我們是想，以展开游击战来創造条件，来发展革命斗爭，一直到斗爭成为群众性的时候，再在群众的支持下取得政权。事实果然也是这样发展的。毫无疑問，取得革命政权最根本的就是要有群众的支持。

我們考虑的仅仅是如何利用客观存在的条件，如何利用我国客观存在的条件。首先一点，我国存在着剝削制度。对任何人来說，至少对我来說，从来沒有考虑过——反革命分子是这样考虑的，他們企图在农村用我們用过的方式发动暴乱，就是这种考虑的最好的证明——在一个沒有庄园主的国家里会爆发革命。也就是說，我們从来也不认为，在一个农村中沒有庄园主的国家里，在一个农民是土地的主人的国家里，在一个有合作社和人民农場的国家里，在一个人人都有工作的国家里，可以組織革命游击战。

我国农村的情况和世界其他各国是一样的。农民們，除了一些雇农之外，都是佃农。在国家农場里劳动的雇农，不但經常遭受虐待，而且还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險。甘蔗工人只有在收获季节才有三四个月的工作。每年总要有二三个月的失业，一点工作也找不到。农村的失业現象是非常严重的。农民們只好流浪到城市里来。但是到了城市里又怎样呢？还不是同样找不到工作。我們的农民就是这样，他們不是雇农，就是佃农。种植咖啡的佃农要把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收成用来繳納地租；种植烟草的佃农也要

把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三十繳納地租。种植甘蔗的佃农繳租的百分比要小一点，但因甘蔗价高，折合起来，租金也是很多的。他們最少也要繳总产量的百分之五。

出售产品时，农民們不但要付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稅，而且还要受投机商人的剝削。投机商人利用农民的特殊情况，尽量压低收购价格，拚命剝削。农民們只好把产品低价出售。但是商人出售时，則又拚命提高物价。这就是我国农村的情况。我国的咖啡是种在山上的。是哪些人去采咖啡呢？只有那些在甘蔗淡季期間，甘蔗园里成千上万沒有工作的男人和女人們。他們失业，沒有工作，只好上山去采咖啡。为什么咖啡都种在山上呢？这是因为那些人被庄园主从甘蔗田或牧場里赶出来以后，无路可走，只好逃到山上去种咖啡。并不是因为咖啡只有种在山上才能生长，而只是因为农民們逃到山上去才有可能找到一个活命的地方。

当我們到了馬埃斯特腊山的时候，我們曾計划要如何如何展开斗爭。但是，有好些斗爭我們都沒有开展起来。这显然是因为我們对馬埃斯特腊山区的情况不了解，就是連它的地理环境都不熟悉的緣故。我們以前沒有在馬埃斯特腊山区組織过活动，也沒有在恶劣的条件下进行斗爭的經驗。回忆一下当时的經历，对其他国家的被压迫人民可能也是有好处的。我們应該承认，在馬埃斯特腊山区，我們連一个农民也不认識。对馬埃斯特腊山，我們唯一了解的只是从地理书上学来的那点东西。如果要問在座的人，你們从地理书上学到了哪些关于馬埃斯特腊山的知識呢？恐怕連馬埃斯特腊山区的一条河也說不上来。也可能有人知道卡烏托河是发源于馬埃斯特腊山，或許还知道那里还有孔特腊馬埃斯特雷河与雅腊河。之所以知道有条雅腊河，大概还是因为有一首雅腊河之

歌的緣故。馬埃斯特腊山区的其他情况，大概就一点也不知道了。

那里的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不过也有着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客观条件。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动革命。如果客观条件不具备，主观条件又沒有，那是不能发动革命的。我們展开斗爭，就是因为我們认識到有这些条件。而这些条件的的确确是在我国存在着。

我們认識到在我国存在着社会剝削制度，也认識到我国人民都在渴望着革命。即便对革命不都是很自觉吧，但这种心情总是有的。这可以用以下的事实来证明：在我国人民中間普遍存在着不滿的情緒，一旦举起了起义的旗帜以后，馬上就能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尽管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欺騙宣傳和蒙蔽，但是我国人民仍有很高的政治覚悟，仍有很大的革命热情。

我們对这一問題的认識是正确的。后来我們的預見、我們的希望都实現了，证明我們的认識是正确的。从而我們得出了这样一条經驗：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內，如果首先不存在产生革命和有利于革命的客观条件，那就不会有革命。也就是說，革命不能从人們的脑子里凭空臆造出来。我們可以举这样一个簡单明了的例子：如果馬蒂不是生在十九世紀中叶，而是生在十八世紀中叶，他就起不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偉大作用。因为在一个世紀以前，还沒有展开斗爭的客观条件，他也就不可能进行那样的革命活动。

如果我們再假設列宁是生在十八世紀末，那他就无論如何不能作为俄国无产阶級領袖、作为馬克思主义的闡明者来发展理論了。因为那时候連馬克思主义都还沒有。再譬如說馬克思，如果他是生在十八世紀中期，那他所做的大概也就只能像伏尔泰、狄德罗等等知識分子一样，因为他不可能成为一个那时还不存在的阶

級的知識分子，不可能成为一个那时不能实現的革命的理論創始人。

革命不是从人們的脑子里臆造出来的。人們只能体現某个历史发展时期的历史規律，体現得正确就能推动革命运动。在古巴，我們的任务就是要认識这些客观条件，来推动运动的前进。当然，分析問題还不能这样簡单，我們还有一系列有利于开展革命运动的情况。第一，人們对我們不重視；第二，很多人覚得我們是些罗曼諦克，认为我們是要找死；第三，认为我們是些不自量的人；第四，认为我們这些革命領导人都是些有保守思想的人或思想不激进的人。

毫无疑問，假若那些有激进思想的人那时候要是认为我們会壯大起来，假若那些今天和我們对立的社会阶层那时就认为我們会壯大起来，他們就不会是在我們取得政权以后，而是在当时就起而反对我們了。

有些情况的确推动了我們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上能在山里展开游击运动。

在馬埃斯特腊山，我們遇到了什么呢？我們首先遇到的就是后来加入了我們队伍的一些农民。那里的农民居住得很分散，但是他們帮助我們把失散了的人找了回来。他們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他們帮助我們进入了馬埃斯特腊山。后来他們也就加入了我們的行列。

其他大多数的农民又是怎样呢？他們首先是很害怕軍队。其次是，很难相信我們这几个饥餓的、襤褸的、沒有什么武器的人将来会把用卡車、火車、飞机調遣的，有那么多武器的軍队全部打垮。因为这个原因，在初期我們不能固定下来，遇到了不少困难。活动

时常常不得不避开居民。为什么呢？因为在任何一个村子里，或在百十来个群众中間，总会有个把巴蒂斯塔分子、特务或政治密探。这些家伙們虽然沒有看見我們，但是只要听到人們一說，有一群带枪的人到哪儿哪儿去了，他們也就会去报告，去把軍队請来。

常常是因为这个緣故，我們遭到了不少次襲击。后来我們轉到了普拉塔地区。在普拉塔地区又是怎样呢？那里的敌人虽然认为我們早已被几次襲击消灭了，但是他們还在以清剿为名，濫用官权，欺騙农民，迫使他們离乡背井，四处逃散。

因此在那里我們也遇到困难。那里有一家維蒂公司，这家公司有一个农場，还經营着梅迪亚魯納糖厂。这个糖厂，据我看来，大概也算是全国最大糖厂之一了。这家維蒂公司，不仅在尼格罗地区拥有数千卡瓦耶里亚的土地，而且还控制着图基諾山。

在普拉塔地区有一条地界綫。你們大家都知道这地界綫和农民被赶出家园这样的事总是密切相联的。所謂地界綫就是公司开出来的一条小路，路旁写着："界內居民全部移出，任何人不得入內"。那里有些农民正在組織反对地界綫的斗爭。斗爭剛剛开始，人也不多，但是这些人却欢迎我們的到来。

我想給大家讲讲这样一件事：我們攻打普拉塔兵营是在一月十七日黎明。守軍是由十二个人組成的一个海陆混合巡邏队。我們是十七个人。我們的突然襲击一下子就把他們打敗了，还繳获了全部武器。后来他們參加了我們的队伍，从此我們的力量就增加为二十九个人。拔掉了普拉塔兵营以后，我們就向巴尔馬莫卡进軍。也就是說，沿海向东走，要把我們的队伍开到图基諾峰的前面。

那天早晨我們到了图基諾峰前的时候，看見浩浩蕩蕩的一大队农民从山上走下来，队伍拉了足足有十公里长。我們都覚得很

奇怪，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在进軍图基諾峰以前，我們曾俘虜了一队敌軍巡邏兵，把为首的找来一問，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敌軍头子巴索尔在前一天到了巴尔馬莫卡河以后，带着队伍就駐在了維蒂公司的监工家里。他們不但认为我們早已被消灭了，而且根本也不知道我們会到图基諾峰来。但是他們还是以清剿游击队为借口，对农民們說，第二天要来轰炸这个山区，命令农民們全都赶快搬走。他們就是用这样的手段想把农民們从公司的地界綫里赶出来。后来一架飞机也沒去轰炸过，也不可能去轰炸。要是去轰炸那些什么目标都找不到的山头，那才是荒唐事呢！可是那位敌軍队长到了图基諾峰前的巴尔馬莫卡河地区，却硬向农民們說，空軍第二天要来轰炸。他們无非是想把农民們从家里赶出来，然后再命令士兵把农民的房子燒掉，使农民們无法再回到地界綫以內去罢了。

請你們想想当时的情景：我們沿着巴尔馬莫卡河向上走，天亮时路上碰見了一大队牵儿带女的农民。有的带着四个，七个，甚至是十个孩子。我們問他們："你們为什么要下山呢？"他們回答說："飞机要来轰炸这里了。"于是我們就向他們解釋說："这是騙人的鬼話。你們怎么会相信呢？昨天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要到这里来，也不知道我們今天黎明要进攻兵营，他們为什么要来轰炸这里呢！他們是想要騙你們搬出地界，你們还是都回去吧！"你們想想，那些农民們現在亲眼看見我們这些攻打了兵营的人就站在他們的面前，他們怎么还会怀疑敌軍說的要来轰炸呢？敌軍队长头一天跑来跟他們說："你們赶快搬走，飞机要来轰炸了。"第二天早晨，从山上往下搬的时候又碰見了我們这支剛攻打完兵营的游击队，他們怎能再相信飞机就要来轰炸呢？后来飞机沒有来轰炸，也不可能

来轰炸这么一大片辽闊的、到处是森林、根本不知道游击队藏在什么地方的山区，更何况他們认为我們早已被消灭光了呢！这样做只是为了要把农民赶走罢了。

后来我們又到了圣罗倫索。那里又是怎样呢？那里的农民，同样也在担心要被公司攆走。那里有一家叫馬富的商人經营的咖啡公司。这家公司也都把附近的土地买来了。他們也正要把农民从那个地区里赶走。不管我們到哪个地区，哪个地区的农民都有他們的苦难。不是正在被某某公司迫着四处逃散，就是正在过着說不定哪天也会被公司攆走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

自然，我們开始在农民中間作政治工作，向他們讲解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农民的問題不仅在于庄园主想夺走他們的土地并且实际上已經在很多地方夺走了他們的土地，还在于这些农民千辛万苦地开垦出那些山坡地，他們在难以通行的深山里有小农庄，并在那些山坡上种上了甘薯和咖啡。

的确，我們认为那是一种眞正的劳动英雄。他們怎样劳动的呢？他們在平原上劳动十五天，积攢下十五至二十个比索，买了一些盐和少許黃油，然后回到山上，这样过了若干年。当他們第一次收获咖啡的时候，沒有人帮助他們。然而不仅如此，每当这些农民开出一块山地之后，便有两三名乡村警卫队員来到，如果不是两三名乡村警卫队員来，就是附近駐营地首长的一个代理人来替他征收开垦土地的賦稅。

那些不幸的古巴农民，为了要得到一块咖啡地，就得下平原去千辛万苦地作十五天的雇工，因为在平原上作一天工可收入一个比索。而每当收获时就有乡村警卫队长和附近駐軍的軍曹派人来收稅，这引起了农民的极大的憎恨。

这些农民在出售咖啡时还要遭到麻煩。那些人每百公斤咖啡只付給他們十三至十四个比索，而借錢給他們却收很高的利息。那时已經有了"信貸銀行"，当然已經有了"信貸銀行"！但这个"信貸銀行"借錢給誰呢？借給已經收获的农民，借給某些有錢的人，借給差不多是資本家的人，或者借給已付出了无数的劳动幷在半卡瓦耶里亚的土地上播了种和已收获了一万公斤的人。对于已經收获了一万公斤的人，他們給他产业維持費，但对那些顆粒无收的农民——山区的絕大多数农民——却一文不給，因为他們沒有任何所有权，而"信貸銀行"借錢的条件是土地所有者，是已經收获了一季的人，否則就不給錢。这就是过去农民的处境。

还有，每当乡村警卫队員去到那里时，要是不送給他猪和諸如此类的东西，最少也得給他一只肥鸡。

他們卖給农民的貨物，价錢非常昂貴。那儿沒有学校，沒有教师。因此，假使古巴农民很早以前就知道他們能够有所作为，他們可能用六支来福枪就干起来，至少能作到在山上是独立的！因为那里条件很好。对于任何农民来說，拿起枪杆来起义，远比被夺去土地和忍受他們所經受过的劳累和痛苦要好得多。

这是我們在馬埃斯特腊山所处的条件，也就是客观条件。其余一切，組織軍事机构、組織政治机构，所有一切，都有待我們去做！正如在平原上所做的情形一样。平原上已經建立了相应的組織，但这是十分原始和十分缺乏經驗的組織，因而不能具有一个經过长期斗爭的革命組織的紀律。

毫无疑問，平原上的很多青年进行了英勇的斗爭，冒了生命的危險，有些人牺牲了。那当然是一种英勇的斗爭，我們已开始在山区收获这个斗爭的果实。

斗爭是在山区进行的。当时我們开始組織游击运动，試打游击并取得經驗；同时，为革命爭取农民群众。在当时的馬埃斯特腊山的客观条件下，开展了革命工作，終于取得了当地农民的一致的实际支持。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

这是說，我們虽然只有很少的武器和有很多困难，但我們已有一个社会力量作依靠了。斗爭继續发展，发展到全国；游击斗爭蔓延到全国。首先是在拉斯維利亚斯省开辟第二战綫，然后又在奧連特省开辟第二战綫。我們运用的战术取得了胜利，即是說，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我們的那种战术是正确的，企图在极不利的情况下組織兵力同强大的武装力量正面作战以夺取政权这种盲动主义的战术已开始被丢棄了。我們运用的战术消耗了独裁政权的有生力量。

因此，不用說，我們对游击战爭有极大的信心，我們对在我国的条件下——这些条件和拉丁美洲許多国家的条件相同。（掌声）——进行游击战爭有信心——你們不要认为我們在进行鼓动（掌声）……你們让我說完——我們十分眞誠地信賴，同时也有理由信賴游击战爭，因为我們已經有了这方面的經驗。

我們认为，在那些和古巴过去情况一样的国家，那里的饥餓的被剝削的农民，沒有土地，沒有学校、医生、信貸和任何援助，那里的人民同样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軍人的压迫，同样受大庄园主的剝削，一旦那些国家的人民建立了同样的信念，信服了为我們信服的东西——那主要是事实使我們信服的——，无論是帝国主义的力量，反动分子的力量，軍閥或者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队，都肯定抵擋不住革命运动。

簡单地說来，我們认为，在古巴的条件下，我們应該重視这个

战术，敌人也想用这个战术，但却有一点不同，只有一点不同：他們是要在和我們进行革命的条件完全相反的条件下，在农民当中进行"革命"，在那里，大庄园主已經消灭、地租已經取消，各个区都有教师，有医院、医生、信貸和救济机构，买办和投机商已經消灭，收获有了保障。

这是說，我們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革命，而反革命分子却要在和我們进行斗爭的条件完全相反的条件下来打仗。总而言之，不論他們怎么样，在馬埃斯特腊山区，只要他們进行反革命活动，在事情发生前的四十八小时就会被破获。

这就是說，他們抄襲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沒抄襲，因为他們抄襲不了。但是他們模仿了我們在敌人和反动分子中組織游击队这一作法。美国国防部抄襲了我們的作法，但却是从反面抄襲的。我們不必抄襲别人的什么，我們等着瞧事情的发展。我們知道美国国防部的軍事科学将在現实面前破产，这个現实就是拉丁美洲人民的存在。

革命的游击战爭的公式只有一个，即消灭帝国主义和它的壟断及剝削。（掌声）因此，誰也不会因听說美国的泰罗将軍或其他曾到过朝鮮或其他国家的将軍目前正在巴拿馬、阿根廷办什么反游击战的学校而发生忧虑。那不过是浪費时間。

总之，他們害怕人民革命斗爭，而且表現出眞正的害怕。但他們却幻想避免它。既然发生了人民革命斗爭，除了消灭招致人民革命的原因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可以避免，因此，我們为泰罗将軍的一切学校发笑。我們确信，在那些客观条件和古巴一样的国家里——我不特别指哪一个国家（掌声）——只要有少許人投入革命斗爭，只要这班人，这个革命运动遵循游击战爭的規律，这星星之

火必将燃成熊熊火焰。

我們好像火柴，是放在稻草上点火的火柴——我不想說是放在芦葦上的，因为放在芦葦上就是一件严重的事了。在稻草上点火，就好比是在我国的現实条件下进行游击战爭，这一斗爭逐漸地变成了全民的斗爭。斗爭当然扩大了；只有人民，全体人民才是这个斗爭的唯一行动者和决定因素，决定这个斗爭的胜負的是人民群众。

这个战术一旦被证明是正确的，就立刻开始团結人民，开始团結一切革命者，它变成了古巴整个革命运动和一切革命者的战术，变成了他們的斗爭，最后发展成为全民斗爭。

虽然在最后阶段，在十二月底，独裁政权的常备軍受到了相当的挫折，但用什么方法使革命活动可能避免像今天美帝国主义及反动派在多米尼加所干的以及随时想在美洲各地所干的事呢？这办法就是已經发动起来的人民的革命覚悟及群众的积极参加斗爭。

用什么方法来像清除学校門口的意志薄弱的人一样地清除美国大使館及反动派的陰謀呢？很簡单，那就是总罢工。不需要放一枪。这是提出总罢工口号的适当时机。

不容置疑，我們是在时机还很不成熟的时候发起战斗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說我們的主观臆断占了上風，而无視客观条件。我們的革命給人們提供了教訓。我們希望这一切条件都已經具备，我們希望以一个簡单的口号就可以发动总罢工，使独裁政权垮台；然而那仅仅是我們的願望。可是我們却把願望当成現实，实际上成了空想。

什么是一个革命者应作的呢？那就是必須正視現实。我們那

时由于沒有正視現实而犯了錯誤。由于条件沒有完全成熟，由于我們所运用的战术不当，結果总罢工沒有发动起来。归根到底，条件根本还沒成熟，革命的武装力量还不到两百人。

当第二次口号提出来的时候，我們已經有了一些完整的省份，有了被打垮了的敌人的完整的部队，敌人眞的被打垮了；在这以前，敌人經常随意穿过各地，并統治着国家。在这时提出口号是正确的。我們遵循了这个战略：和群众一起夺取革命政权。簡单說来，这就是眞正的革命运动和政变的区别。

什么因素发动了群众？游击战爭变成了发动群众的因素，游击战爭使斗爭尖銳化，使鎮压更殘酷，加深了旧政权的矛盾，而人民取得了政权，和群众一起取得了政权。这是第一个基本特征。軍队、軍事机器、支持旧制度的机器是可以摧毁的。这是說，要遵循一系列的革命規律，第一，群众夺取政权；第二，摧毁支持特权制度的軍事机器。

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力图获得些什么呢？他們在任何危机中要保存些什么呢？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充滿了这样的例子；他們千方百計地要保存的是軍事机器，支持旧制度的軍事机器，而誰作总統，誰作代表，誰作參議員，对帝国主义或統治阶級說来毕竟是无所謂的。

当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也关心：假如可能的話，总統最好不是一名十足的盜窃犯；假如可能的話，最好是受人尊敬的人，他能正确地把錢用来为統治阶級的利益服务；他們关心的是，公务人員老老实实地办公，总之，他們宁願要一个偷窃得少些的政府而不宁願要一个偷窃得多些的政府。

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关心的是什么呢？它关心的是一个能

保障它壟断利益的政府。那么，无論佩雷兹·希門尼斯或罗慕洛·貝坦科尔特在它来說都一样。你們要例子的話，这里有的是。(掌声)

佩雷兹·希門尼斯比罗慕洛·貝坦科尔特向帝国主义奉送得更多！佩雷兹尊敬美国在委內瑞拉的石油公司的利益；罗慕洛比尊敬更甚：簡直崇敬美国在委內瑞拉的石油公司的利益。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为了摆脫困境而增加捐税，但有两种人却可以免除这些捐税，那就是：軍人和美国石油公司，即美国財团。他非常尊敬所有的庄园主、大資产阶級，非常尊敬房产主、公寓老板、大庄园主的利益。他甚至付还佩雷兹·希門尼斯所欠的債，付还他欠大財政資产阶級的債。他就是这样把錢笔笔还清；他是沒有賴賬的本領的。

他們就是这样来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为委內瑞拉的执政的資产阶級、大資产阶級和軍人的利益服务的。因为，他們必需給美国国务院点一支烛，还要給軍人点另一支烛；虽然两支烛都是为了一个利益。

罗慕洛·貝坦科尔特既要取悅于軍人，同时还要使美国大使……这就是由摩斯科索先生来执行的任务(笑声)……这位摩斯科索在委內瑞拉的任务是訪問軍官，他向委內瑞拉的高級軍官們說："你們不要密謀反对貝坦科尔特，由貝坦科尔特作决定，如果你們发动政变，古巴的事情将会发生。"

那說明什么呢？說明对帝国主义来說，他們願意給他們在拉丁美洲的統治披上一件所謂"文治"和"議会民主"的外衣，而每当矛盾尖銳化时，这个外衣就不見了，如在委內瑞拉一样絕对看不見了。

在委內瑞拉，目前正展开对共产党及左派革命运动的鎮压，封閉了民主共和联盟的报紙。封閉了他們的报紙。什么人留在那里

呢？委內瑞拉最反动的党，基督教社会党。和什么人联盟呢？和那些留給貝坦科尔特政权的最坏的人：小偷、强盜、工賊。和所有这些人联盟，好人都离开了他。

这就是說，美国大使館、反动軍人、代表剝削者和坏分子的政党以及貝坦科尔特集团的盜賊及死硬分子完全联合起来了。而那只是少数。在那里，甚至不談"議会民主"，因为他們已經沒有"議会民主"了。

在秘魯，情况也是一样。奧德利亚給帝国主义的比普拉多所給的还要多得多呢！对他們說来，那是不成問題的。

民族資产阶級及統治阶級当然宁願这样一个政府——我已說过，是尽可能受人尊敬的，尽可能在处理事务中少出問題的——……他們往往拥护軍人政府，为什么呢？因为軍人政府有力量鎮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但无論如何，当革命运动接近成功的时候，革命中的人民运动打垮了原来的軍事集团，而經常会出現另一軍事集团或軍人和文官联合組織；推举出一名軍人来安撫人民，但过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軍事集团的作法又和以往一样。或者出現委內瑞拉那样的情况，因为每个国家的特殊情况也得考虑。

在委內瑞拉出現了一位有威信的軍人，他还是少数执政的而且較为民主的軍人之一，那就是渥尔夫剛·拉腊薩巴耳。

到底委內瑞拉发生了什么呢？一个广大的团結运动，那是一个推翻佩雷茲·希門尼斯的运动。这位貝坦科尔特首先作的是什么呢？分裂国家。就是說，正当委內瑞拉人民利用大好机会瓦解軍人派系的时候，他窃取候选权，破坏团結。

我要簡单說明，帝国主义和資产阶級首先力图保存的是完整

的軍事机器，他們在多米尼加作了些什么呢？他們力图在多米尼加保存完整的軍事机器。对他們来說，特鲁希略和特鲁希略的兄弟是一样的。巴拉格和胡安·波斯希也是一样的。这些人对他們无关紧要，只要他們知道那里有完整的軍事装备、有飞机、坦克、有內部的老劊子手，而且这些劊子手都是善于迫害和鎮压人民的。一切帝国主义的努力都是为了要保存軍事机器。因此，多米尼加人民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粉碎軍事机器。

每当紧要关头，如像一月一日古巴的情况和現在多米尼加的情况一样，关鍵在于是人民掌握武装呢，还是軍事机器原封不动地掌握武装，而人民却手无寸铁。每当这种危机在任何国家出現时，人民运动的第一个目标是摧毀軍事机器和掌握武装，这是必不可少的，沒有这个条件，革命就会被扼杀、就会被出卖、就会被鎮压。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委內瑞拉的人民掌握了武装而佩雷兹·希門尼斯垮台了的情况。再見了！帝国主义，再見了！石油公司，再見了！再見了！罗慕洛·貝坦科尔特，或任何其他卖国賊，你們爱怎么叫就怎么叫。（掌声）

这絕不是我們发明的；这十分清楚地写在列宁的一本著作里——我想你們大家，你們中間的大部分人都熟悉这本著作——它叫《国家与革命》。那正是这本著作所坚持的观点，毫无疑問，这是一个十分明白易懂的偉大的眞理，虽然还沒有包括古巴的經驗。

归根結蒂，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必需摧毀旧制度的軍事机器并掌握这些武装，这从在整个拉丁美洲发生的事件中我們可以得到明证。

然而，这絕不是革命的唯一条件，而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所以，古巴的革命进程是遵循着一系列的規律的，遵循着整个

革命进程的基本規律的，首先，同群众一起夺取政权，就是說，同人民一起夺取政权，其次，摧毀执政的資产阶級的軍事机器。

这就是說，那个軍事机器是为帝国主义、大財政資产阶級和工商业資产阶級服务的。

那些人現在居然侈談民主，而对那些人来說，連他們所独有的資产阶級的民主也早已抛棄了。

人們都清楚地記得在进攻总統府的第二天在哈瓦那所发生的事。那天資产阶級代表最可耻地在总統府前列队行进。先生們，你們以为在那次血腥暴行之后，在那次大屠杀之后，在那次迫害被捕的受伤者和杀害学生的罪行之后，在杀害这些献身于英雄事业的人們之后，一个知羞耻的人会在总統府前列队行进嗎？你們能想像，在另外一天，"瓜塔卡"匪帮在总統府的門口排队祝賀巴蒂斯塔先生嗎？

什么人到那里去了？那是大資产阶級及他們的流氓、匪徒、工賊，所有这些人。当然，那些工会管理人立刻到那里去，他們說自己是工人。什么工人，見鬼！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工人运动中的工具、反动僧侶、大商人、大地主、工厂主，所有这些人都在參見的行列里。我向你們保证，在公布了革命的法律后，那些先生一个也沒来拜訪总統府，一个也沒有！我們也知道还沒有一个那样的組織在总統府門前列队行进，而革命的法律就是在总統府制定的。

相反，他們在大屠杀后的第二天却去向巴蒂斯塔祝賀。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那些今天侈談民主的恬不知耻的人，可能有許多人在迈阿密在某一天、某一个礼拜日聚集在一起来侈談民主，而当他們不談的时候，就要听某某牧师的說教——我讲某某牧师，而不是說一位革命的牧师。他們居然也談民主。

假使有人問他們："那么，你們为什么进行斗爭呢？""我們为民主而斗爭。"他們是能說善道的；其实他們甚至不为資产阶級的民主而斗爭，即不为一个为統治阶級的利益所允許的有少許自由的政府而斗爭。

在这样一个时代，他們掌握了所有的报紙、所有的广播电台和电視台，他們还写了历史书，他們妄想用这些东西来麻醉人民。但是，事实上，随着人民的覚悟的提高，他們欺騙人民的目的絕对不能得逞。

那些人对政府有好感，而不管政府多么殘暴，不管在黎明时呈現多少被杀害的青年的尸体。那对他們說来是无关紧要的！四月九日死了多少人？有多少人在刑場里被杀死？因为在任何地方都可見到被杀害的青年的木牌，差不多在所有的公路上都能見到，但那絕不是木牌的全部；如果在每一个杀害青年的地方都放上一个木牌的話，在公路上将充滿了木牌和十字架。他們还在山上进行屠杀。随时都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孩子……他的父亲和六个兄弟姐妹全都被杀害了，全家只剩下他这么一个孩子，出了这样的問題，应該为他作什么呢？应該送他去看医生，因为他精神上有了問題。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这类事情的痕迹。

資产阶級、統治阶級和我国人民的这些敗类关心什么呢？他們毫不关心这些！他們去叩見巴蒂斯塔，因为巴蒂斯塔保障了他們的阶級利益。他們当然也在准备应变，看看如何能立刻适应这个变化。

我永远不能忘記在胜利后的最初的日子来我家里的那些人。

我不是現在要来宣傳，而我认为我是尽了礼仪的，当时凡是来見我的，我立刻接見了；我說，这完全是多余的礼仪。什么人到我

家来了呢？天一亮，从卡尔得納尔的侄儿們起，直到那《海洋日报》的"丕平"利貝罗全家、銀行家、商人、那些企业的領导人，所有那些人全都来了。这是一个清单！最初几天我試着接見他們，我把接見要求接見的人看作我的义务。在那些日子我的工作不很多，因为我那时在政府里也沒有什么职务。

我的家里挤滿了那些人，不仅第一天这样，第二天也这样，第三天还是这样。我自語道："这些人想干什么呢？"……哦，我知道了。但我确实討厌再看到那些人的行列；首先他們将会相信这点的。我說，他們中那些越是相信能依靠我們的人，将来他們感到的惊訝会越大。（經久不息的掌声）

当然，他們来奉献他們的报紙，就是那个在前一天还为巴蒂斯塔效劳的报紙！他們来奉献他們的銀行，就是那些在前一天还为巴蒂斯塔效劳的銀行！更不用說美国大使博恩沙尔先生来的那一天了！在三天前那些資产阶級报刊、資产阶級广播电台、資产阶級电視台都开始将博恩沙尔的到来作为一件大事来宣傳，这大大地引起了一切革命者和有廉耻的人的厌恶和憤怒。不用說革命者，就是任何担任国家某种职务的有廉耻的人，都将会由于把一个外国官員的来到当作一个国家的偉大領袖的来到那样大事宣傳而感到羞耻。他們把一切都沉浸在美国总督博恩沙尔来到的气氛中。

我还記得和博恩沙尔的第一次会見……遺憾的是，我沒有把許多印象和許多情况都記入日記的习慣！沒有，我在科希瑪尔接見了他：这位偉大的博恩沙尔，喲！这位美国大使……！从开始和我談話的第一分钟起，他就談到电力公司、电話公司、銀行的問題，美国公司的庄园的問題，那些公司过去为我們国家作的事……好了，这就是那位先生最初和我談的話……。这眞正是一个到别

的国家去发号施令的方式。当然，他沒打量一下自己是在和誰談話，对不对？（笑声）然而这种老爷的方式在他剛来到的最初的时候就沒行通……这些就是这位先生的特征，最后，他走了。

我記得，沒有哪一次会談，这位先生不重复他的濫調，但在那个时候，既沒有土改法，也沒有……国有化法，好了，我記不清是在哪一月，我相信还是米洛·卡尔多納当总理的时候……

自然一开始那位先生就馬上和我們发生冲突；是为了……啊！美国軍事代表团，所有那些事……当我們到达哈瓦那和自由城时——胜利后的自由城，我們首先看到的是那些美国軍事代表团的軍官們沉醉于他們的生活中。他們穿着軍服在办公室里，他們甚至每天还去办公室。巴蒂斯塔軍队还在那里的时候，巴蒂斯塔軍队开走、起义軍开进的时候，他們每天仍到办公室去！去“供职”，他們准备安安靜靜地办他們的公事。

我还記得有一次我碰見了这一批軍官。我到了那里，我說，“这些人在这儿做什么呢？”我把两三名軍官叫来——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是西班牙文的还是英文的——我对他們說，要他們走，因为他們訓练出来的軍队都給我們打垮了，那么他們怎么能給我們上課呢？怎么能給我們上課！（經久不息的掌声）

所有的反动派、所有的报刊，都对美国大使的活动很关心，而且已开始推崇他并为他安排地盘，但事实上却因此而使我們对美国大使的来到更加反感。一开始由于表現出的見解和观点不同，一系列的冲突发生了，就这样开了那些紧張而令人不能容忍的会議。我記得，不久以前，这位美国大使曾有三个月要求会見，我們三个月都沒有接見他。直到最后，按照議定书的基本規定，除接見他外，几乎别无他法了。因为什么呢？只不过因为这位先生提出

的要求令人不能容忍，他这还是和我們打交道呢，諸位可以想像，这种大使在其他地方，在罗慕洛·貝坦科尔特、普拉多諸如此类人物那里将会說些什么！可以想像得到这位美国大使将像对僕人讲話一样。

好了，資产阶級和大資产阶級在我們取得革命政权后第二天的反应，我們作了必要的讲述。情况就是这样。現在已具备两个必要条件——我們要来稍稍談談正題了，喂！我提醒你們注意（笑声）——我們进入正題了。

革命作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同群众一起取得了政权；第二件事是摧毀了統治阶級的軍事机器，建立了人民的軍队，就是說，已經有了人民武装。那些有鬍子的人，他們沒有进过任何軍事学院，然而，他們却組成了人民的軍队；而且，事实上，当时革命最牢固的陣地就是起义軍。

当时的阶級力量的对比如何？在那时，統治阶級的手中掌握着所有的財政資源、經济資源、所有的报刊、所有的广播电台——这是說所有大的广播电台和电視台、所有的印刷机和最好的印刷厂，所有这一切，都在他們手中。而且，在我們国家里有美国的各种杂志和帝国主义书籍。在他們手中有着各种資財：經济資財……，一句話，这对国家是有害的。当然，是我們把他放在政府里面的！是由于起义軍和起义軍的斗爭，这位先生才得以被宣布为共和国总統的。

我不是說我們現在是革命圣賢，也不是說我們那时就是圣賢了，絕不是。我是要把实在情况說出来，把我們一向所想的，至少如我所想的如实說出来——当談到我們是怎样想的时候，每人可問問自己当时是怎样想的，因为那时革命的力量还是分散的。我

可以保证，无論烏魯蒂亚或其他人都不能阻止革命綱領的实現。我們了解革命綱領是什么；不是所有一系列根本措施我們都彻底坚持，那是由于我們懂得，在发展反巴蒂斯塔斗爭的情况下，如果要强調所有一系列的改革和革命法律，就会削弱反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力量。

我們幸运地团結了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来反对巴蒂斯塔；团結了各方面的人参加斗爭，結成了一个广泛的斗爭的战綫。因此，我們必需經历一个有某些困难的处境。例如，普里奧、米洛·卡尔多納集团，在迈阿密的这一"战綫"的那些人的主張，他們反对全面的、广泛的联盟；那些人始終主張把人民社会党排除于团結之外。我們維护和人民社会党的团結。卡洛斯·拉斐尔是我們过去的困难处境的見证人，因为我們必須避免分裂，保持团結，而他們却想在迈阿密举行会議来討論由誰来組成反巴蒂斯塔的力量的联盟。我們知道，假使在迈阿密进行了討論，那些人将把他們的条件强加于我們身上，簡言之，原有的一点团結也将被破坏了。

因此，我們坚持会議在馬埃斯特腊山召开，該"战綫"的代表們去馬埃斯特腊山和我們进行討論。我們知道，在馬埃斯特腊山进行討論，我們对討論将可以加进我們的条件，相反，如果在迈阿密，他們将力图强加他們的条件。无論如何，我們不会接受他們要排除人民社会党的提議，那将引起在当时不必要的問題。

但是，大家終于在部分問題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可以說，协議是在一个前提下才达成的，这个前提就是打垮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我們在前一阶段对这个"战綫"打交道已經取得經驗，那时，有些自称是代表"七·二六运动"的人去到那里，在那里組成了一个战綫。我們已經有相当长的时候，一年多的时候，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

沒有任何外援，在山区进行了一年多的斗爭，当我們得知他們以我們的名义在迈阿密签訂了协定的时候，我們确实感到憤怒。我們所作的是派人送去那封信，这封信后来被那些人称为一封分裂主义的信。无論如何，我們唯一不能接受的东西就是那个协定。

当然，我們的主張明显地表示出我們的願望，而且构成我們提議的一部分。我們的提議是：不和軍队妥协。我們常常要創造最坏的条件以避免"暴动"，即是說，我們要使"暴动"成为不可能。当革命力量尚未十分强大的时候，我們总忧虑因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阴謀而发生軍事政变，如人們談得很多的那次有名的政变，即巴尔金政变。虽然如此，話要說清楚，在那些軍官里，也有些好的和誠实的，現在仍是革命的。当我們在回溯历史事件的时候，对这一点作适当的說明是必要的。

那次政变的首領是一个以美国国务院或国防部的思想和方式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我相信他来自訓练独裁者的美洲国际委員会，——我相信他們在那里排挤我們，不让我們的代表进入那里，他們不遵守美洲国家組織法；他們不遵守国际公約。問題在于我們經常要阻止軍事"暴动"。当革命还未具有充分力量的时候，人民接受了政变，他們之所以能够像过去許多次欺騙其他国家人民一样欺騙人民，是由于人民还不懂得，要改变的是制度，而不是某些个别的人。我們經常担心这个阴謀，但我們怎么办呢？我們說，我們决不接受一个政变，我們要求清洗、組織和改組共和国軍队的权利。当然沒有任何一个軍人准备接受由平民运动发动的任何方式的改組。那就是我們那一次所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好了，願世人知道，当我們在馬埃斯特腊山区提出那个口号时，我們有一百二十名武裝人員。任何人看来，一个这样少的軍队竟然提出那样的口

号，簡直是十足的胡鬧。当时普里奧分子和所有那些人都說，我們的作法有利于加强巴蒂斯塔，因为我們的宣言把軍人都吓跑了。那些軍人在那时不願意了解我們；后来随着战爭的爆发才逐漸发生变化，很多軍人成了我們的俘虏，后来我們把他們放了，对待他們很好。首先我們开展了一个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运动，我們还提出了我們的建議，因为我們关心的是軍人們不发动政变，因而我們經常以此进行威胁："假如发生軍事政变，战爭将继續，战爭将继續，战爭将继續"。这是我們一貫的声明。对我們来說，最担心的事，是在我們还沒有足以决定事变的充分力量以前，帝国主义策动一次軍事政变。那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策略，是我們給迈阿密的那封反对那个协定的信中所提出的。后来这个协定取消了。我們曾經是孤立的，其实，一个时期的孤立較之有不好的同伴要好千倍。（掌声）

另外一件事，为什么在那个时期，即我們只有一百二十名武装力量的时候，我們不强調和所有那些流亡組織結成广泛的联盟呢？而后来当我們已有了几千軍队，我們却强調广泛的联盟呢？很簡单，因为当我們只有一百二十人的时候，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或非革命利益的代表（虽然他們是反对巴蒂斯塔的），占絕大多数。在那个联盟中，我們是一个很小的力量；然而，在斗爭的后期，所有那些組織都相信运动将胜利地向前推进，独裁政权将被推翻，这时才强調联盟，而我們在联盟中已成为决定性的力量。

参加迈阿密代表大会的組織是那么多，我差不多記不清了。只派代表参加大会的革命組織只有一两个，革命指导委員会和"七·二六运动"，再也沒有了。我談到迈阿密，你不要做鬼臉，卡洛斯。（笑声）难道你們有代表在迈阿密嗎？（笑声）在那个小組……在迈

阿密的会議上，他們力图把条件强加于我們。我們怎么办呢？我們要保持沒有会議的状况直到战爭結束。我們最好避免給那些人反对我們将要提出的观点的条件……，他們的目的是排挤人民社会党，这是他們的基本目的；我們决不能接受这个，我們懂得，最好是不討論这个問題和結束战爭。

事情是这样的，因为，那个联盟毕竟意味着保持一个反巴蒂斯塔的坚固的战綫；即是說，一个广泛的战綫，所有的人都反对巴蒂斯塔。現在，錢我們不缺，武器也有，事实上，我們繳获了大量的武器；錢，我們已从糖业公司得到了稅收，已有了几百万比索，而在这广泛的战綫里，我們的力量已占优势。在这种条件下，我們更多地关心保持那个我們能得到利益的战綫，因为在这个战綫之外，反动分子和右派的利益将占优势。这些是巴蒂斯塔垮台的条件。

在那个阶段，即我們取消了那个未經我們承认、沒有我們的代表参加、未經我們授权批准、而且还不代表任何革命目的的协定的那个阶段，有一个候选人烏魯蒂亚被宣布作总統。当然，革命最好不作任何妥协，但当时革命需要提出一个候选人，宣布为总統。这种事对革命来說，过去是无关紧要的，現在也无关紧要，因为沒有哪一次革命沒有軍事机器。在一次人民已經取得了政权、摧毀了旧的軍事机器和建立了革命武装的革命里，无論某某人或某某人在位，已无关紧要。我毫不含糊地讲，至少，我們从来沒有担心革命会被叛卖、反革命分子会占据政府，因为人民的軍队、武装力量是在革命者的手中。

我們担心什么呢？我想历史家不会談这个，因为历史家說的是历史事件，但是，我們要来发表意見，我认为在最初几个月所作的事情是正确的，即是說，由于当时存在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方面的

力量的对比，在最初几个月让烏魯蒂亚呆在革命政府里是适当的，当时在国內还存在思想上的較量。我們有群众的支持，有起义軍。

革命指导部的組成情况如何？革命指导部是相当个人专断的，即是說，在那时有大量的决定是由个人独断的。为什么由个人独断呢？是因为当时沒有一个完整的革命核心組織。在山区和平原的同志間存在着某些分歧，即是說，在山区的領导和平原的領导之間存在着某些分歧，这些分歧在整个战爭时期存在着，而且被坚持着。

在談到这些問題的时候，不总是那么令人愉快的，但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談，那是为什么呢？一部分当时持有分歧的同志，他們現在已站在正确的革命立場上，因此，他們实际上和革命是完全一致的。另外一部分当时持有分歧的領导人，他們現在在迈阿密，在波多黎各，在美国国务院，不在这里，在进行反革命，这是眞正的分歧；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事实上，革命的軍事力量已經获得非常的发展，而当革命的軍事力量获得非常的发展的时候，"七·二六运动"的內部的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变化，以起义軍为代表的力量占优势，在起义軍中，有一个軍事的領导組織像在战爭中指揮軍队一样通过最高司令官的决定来实行領导。当我們到达平原时，由于革命是以那种方式发展和完成的，我們处于一种存在几乎是个人独断的領导的环境下。

我記得，而且有某种理由可以平心靜气地談那些事，虽然在开始由我来談的时候有些令人不愉快。我可以这样讲：假如有人要来談这个的話，最好有关方面也来談談。我記得这里曾提出过一个什么反軍閥主义的口号；过去常常談起而且必需反对的东西之一就是軍閥主义，因为我們国家曾經吃过軍閥主义的苦头，也遭

受过軍閥的禍害。从独立战爭以来，就出現了很多軍閥；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中也出現了很多軍閥。我实在很幸运，我生来沒有軍閥的本領，我为此而非常高兴。在我思想上从来沒有……在片刻間我可能有种种观点……坚决相信某一种观点，但我从来不具备軍閥的本領和軍閥的思想体系。尽管在战爭中軍队的領导人是个人发命令的，这个环境可能养成一个人的軍閥的和独断专行的作風和喜欢发号施令的作風。的确，我从来不因为发命令而感到任何特别的快乐；我記得，即使在战爭中，我也沒有以軍人的方式发过命令。我知道我的命令能被执行，但我总喜欢把道理讲明，为什么要这样作或那样作。我认为，对任何人来讲，接受一个信服的命令总是好的。

談論軍閥主义早在軍閥时代即已开始，但誰談論軍閥主义呢？談論軍閥主义的人已不是眞正忧虑軍閥主义，他們忧虑的是起义軍在古巴革命过程中所取得的优势。那么，談論軍閥主义不是反对不存在的軍閥的，他們的目的是反对壮大了的革命力量。因此，某些反軍閥主义的主張，其实是反对壮大了的革命力量的。事实是，当革命取得了政权时，他們就轉过来反对革命了。

还有一件事。甚至我們这些主要的革命領导同志也沒有聚会在一起来討論这許多問題。在同志間有着充分的信任，在运动的进行中采取的决定有許多不是集体作出的。在另一方面，那时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政府，参加这个政府是那些阶級的代表人物。我认为当时經过那样一个阶段是正确的。首先，我們有一部分人可能有些成見，我不知道那个我們称之为成見的东西是否不正确。此外，这也是必然的……我們所作的是受一种不能把革命当作个人野心的思想所支配的。其次，这些情况导致了总統和部长会議

的任命……

我回到正題上来；我有些离題了。正題是：有一群人組成了政府的一部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由誰作政府的部长。而且有很多这样的人被安置在政府里，这些人在有些問題上是具有違背时代的保守思想的，或多或少是保守主义者。于是，在政府里有一帮保守主义者。

我記得在最初的时候，制定革命法律的职責落在他們手中；我們采取的政策是：好，在那里設立一个不給总統通电話的部长会議。我們在那个时期，我們等着看事情的发展。毕竟，本来应該发生的事情終于发生了。最初几个礼拜过去了，一条革命法律也沒有制定出来。那是必然的，因为那些人中的一部分人过去在人民中有一定的声望。这种声望不是由于他們的功績，而是由于通訊社、广播电台和电視台掌握在那个社会阶級的手里。而这些老爷是那个社会阶級的思想利益和經济利益的代表，維护它們，并为之大事宣傳。这些老爷所代表的利益和那些我到馬埃斯特腊山所遇到的农民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和那些在甘蔗收获季节里劳动三个月、过着非人的饥餓的日子的农业工人的利益，和工人阶級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和国内絕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

需要經过那样一个阶段，才能揭去那些老爷的假面具。

那么，在什么条件下革命能取得政权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事情呢？这一切事情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沒有作到我們前面所提及的：把一切革命力量都組織在一个革命运动的核心組織里。所以，就要发生那样的事。我們代表一部分那些力量，然而我們沒有这个組織。

哪些力量代表革命力量？哪些是革命力量？首先哪些力量是

革命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級、农民、学生、小資产阶級中的較广泛的阶层。这些力量可称之为革命力量，他們的利益是和大資产阶級的利益，首先是帝国主义、大財政資产阶級、商业資产阶級和工业資产阶級的利益相对立的；小业主、小商人、小資产阶級的这整个阶层，知識分子、学生、农民和工人，这些是革命阶級的力量。

那么，烏魯蒂亚代表这些人中的什么人呢？米洛·卡尔多納代表什么人呢？費利佩·巴索斯代表什么呢？拉伊代表什么人呢？胡斯托·卡利略代表什么人呢？那些老爷代表什么人呢？我不想問馬諾罗·費尔南得斯代表什么，因为我以为那是代表流氓，（笑声）那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笑声）

記者：庇隆的門徒，从內閣……

卡斯特罗博士：我不认識这位先生，我要說实話。后来，人們曾对我談过这位以在咖啡店談話而著名的先生，他談呀談的；我不认識他。眞的，那些政府要人有許多我不认識……。

那么，什么組織代表这些力量呢？工人阶級，工人阶級的先进的分子，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哪个政治組織是代表这个阶級的？不能代表整个阶級，因为在那些阶級里有一部分人有小資产阶級思想、特别是那些收入高的人，但尽管如此，小資产阶級是反对巴蒂斯塔的，这是不能否认的。

人民社会党代表着农村和城市工人阶級中最先进的力量。它的党員中也有一些农民，我們在馬埃斯特腊山时，在小农中也遇到过一些人民社会党的党員。然而，它基本上是代表工人阶級的。

"七·二六运动"首先代表的是农民，也就是說，代表着組織在起义軍周圍的农民运动，同时也代表工人阶級，因为当时参加"七·二六运动"的人很多。它也代表了沒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的工

人，也就是指工人中无党派的阶层，或曾經积极参加过某个小資产阶級政党或某个政治党派而后参加到"七·二六运动"中来的工人阶层或工人核心組織，他們都是正直的人；参加"七·二六运动"的还有自由职业者、知識分子、青年、学生和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即那些中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中最进步和最革命的分子。可以說，"七·二六运动"代表的就是这些力量。

同样，革命指导委員会也或多或少地代表这些阶层，但基本上是代表学生阶层，因为它本身就是从这个阶层中产生的；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維里亚、福雷·乔蒙及其他的同志就是从学生阶层中出来的。革命指导委員会从学生中产生，但同时也在工人、知識分子和农民中吸收力量。

这就是說，这三个組織代表了社会上的革命力量。根据我們在政治和革命理論方面所学习到的东西来看，我相信这是事实，并相信我們大家都是同意这种說法的。是么？

你过去是屬于哪个阶层的？知識分子？（指着索托問）

索托：屬于中产阶級。

卡斯特罗博士：不，你不屬于小資产阶級……（笑声）好吧，你是小資产阶級出身，但你是先鋒組織人民社会党的党員……你瞧，要是你去跟人們說这些，他們就弄不明白你对他們所讲的革命理論課。你过去是个知識分子，是工人阶級政党的党員。——这个知識分子只是在我們中間說的！（笑声）現在，不，不，莱昂內尔，你現在是个知識分子，我确实很了解你是个工人阶級的知識分子，我眞誠地这样相信，别把这样的玩笑当眞，以致对革命教育計划有所妨害。

这些就是我們的力量。

普里奧·索卡拉斯代表的是誰呢？我相信如果現在要創造出一个形容他的詞，那么可以說他代表的是"流氓資产阶級"。(笑声)自然，他和追随他的那伙人所担任的角色是这里的壟断資本家的利益的捍卫者，是地主和大資产阶級的利益的捍卫者；毫无疑問，他代表的就是那些集团……巴索斯？巴索斯是个資产阶級知識分子；胡斯蒂科是个資产阶級知識分子；馬諾洛是个被引誘坏了的流氓；拉伊从他的思想意識来說，是个頑固不化的資产阶級思想的捍卫者。在部长会議上所激烈爭論的，只是由行政来組織劳动，还是采取包工办法的問題，这就是我們和这位先生大爭而特爭的問題，我們认为工作是要进行下去的，为什么一个工人在为承包商工作时却比为国家工作更卖力呢，这簡直叫人不可思議。这就是在部长会議上首先引起冲突的問題之一。

让我說明一下，总統签署了土地改革法和其他一些法律，然而情况却愈来愈困难。

于是，另外一些确实是投革命之机的人、那些曾經流亡在外而假冒为英雄的人，这里的資产阶級的无綫电台、报紙和电視却为他們大肆宣傳，这些人代表的只是統治阶級的利益。

好吧，話說回来，这三个不同的組織代表了革命的阶层、革命的阶級；自然，这三个不同的組織是有联系的。在革命时期，在革命斗爭中，彼此有过帮助，但从組織上来讲，是三个迥然不同的組織，各自有各自的領导、策略和活动范圍。甚至大家也都知道最初革命指导委員会的同志們和我們之間为了枪枝問題还发生过冲突。

記者：現在，我們和革命指导委員会的所有的同志們是紧密地团結在革命事业中的。

卡斯特罗博士：今天看来，当时的那些問題，实际上是多么可笑！今天跟最初的那些日子相比，革命无論在力量方面，在安全或者在信心方面，已經大不相同了。在那个时候，革命不得不面临最艰难的时刻，要面对政权問題，要面对着手制訂革命綱領的問題，还要面对政府的大部分人、所有的报刊和所有的宣傳工具，特别是这一种势力——我相信这是一股最强大的势力——就是列宁說过的那种习慣势力，也就是指在广大的人們中間存在的考虑問題和看問題的习慣。

这种习慣势力，这种一連串的思想偏見，是那些操纵經济的阶級、是帝国主义者和我們国内的資本家所反复宣揚、大力支持和广为散播的。它們毫无疑問是革命必需面对的最强大的势力。然而，社会上革命的阶层、革命的力量，却分散为三个組織、三种力量、三个領导。

要是在革命取得政权时，这三种力量就已經像今天一样組織在一起，只有一个領导，一个綱領，一种策略，一种战略，那又有多好！自然，这种想法是不現实的。为什么？因为产生这种联合的条件是由革命过程的本身所創造的。

我們的力量，"七·二六运动"的力量，当时基本上是参加我們运动的起义軍战士。在我們的力量中，有許多同志，有許多起义軍軍官，从革命观点来看，他們都是杰出的战士，在斗爭中很勇敢，他們中間有許多是农民出身，都沒有受过严格的政治訓练。

他們出于本性、出于阶級感情、出于反抗精神，参加到起义軍中来；他們仇視濫用职权的現象，他們敌視一切罪恶行为，他們成为軍官，然而还沒有机会接受政治訓练。当时这些同志中許多人过去完全有可能被任何謊言和混乱所欺騙。

自然，起义軍中也有个别同志——幸而这些人为数极少——受到了一些影响，这些人从参加起义軍起，就是資产阶級和資产阶級思想的自覚的捍卫者，他們的思想反动。起义軍中大多数同志是非常好的同志，今天他們已是革命中有覚悟的积极战士，这三年来他們得到了特殊的培养，他們在軍事上是好同志，但在思想上还沒有成熟。情况就是这样。

这就是說，革命本身所依靠的力量基本上是农民出身、工人出身的力量，然而在政治上，起义軍中有許多同志甚至当时还是文盲。

在革命过程中，建立像今天这样的革命力量的支柱和在組織上联合各种革命力量的条件逐漸成熟了。这就是說，这一联合完全是在革命过程中完成的，并且必需經过革命过程来完成，就像已經做到的那样。

这一政党、这一組織的建立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革命力量的联合意味着什么？这三个組織的联合意味着什么？簡单明确地說，它对全国人民、对革命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社会上所有的革命力量联合在一个唯一的革命組織中，这里說的社会上所有的革命力量就是指工人阶級、农民、学生、小資产阶級中的革命阶层、知識分子，即是指由其本身的性质以及其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会要求革命的那些社会阶层和阶級。

这就是說，所有过去分散在那些組織中的力量，組成了一个唯一的組織、一个唯一的領导。这意味着什么？很簡单，意味着革命的大大巩固。

从最初的时候起，尽管有某些分歧，在开始时候有某些摩擦，但从革命开始时起，这些分散的力量都很自然地走向意見一致。

事实上，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就多少进行过一些討論和交换意见。

这就是說，当代表人民中的革命阶层、革命阶級的这些組織联合在一个組織中时，革命就会大大加强。事实也证明是这样。

你們不妨看看究竟哪些力量是支持革命的。不是地主、不是糖厂的主人，也不是大銀行家、商人、工业家，这些人誰也不会支持革命，虽然也可能有个别人例外，他們支持革命，例外总是会有的，这是因为他們心地善良，或为人正直，对革命有热情，因此能够例外地不顾及其本身的利益。

工人阶級……在曼努埃尔·阿斯昆塞遺体旁守灵的是哪些人？总的說来，自然是全体人民，但哪些人是主体？很簡单，是劳动人民。全国革命民兵的骨干是哪些人？劳动人民。参加吉隆滩战役，在反对入侵的雇佣軍的战斗中牺牲的是哪些人？主要是首都的营队，也有馬坦薩斯和西恩富戈斯的营队，他們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同样地，其中絕大多数是劳动人民。

这就是說，革命的基本力量，革命的主要骨干是由工人阶級組成的。

現在再說，有誰与工人阶級一起支持革命？让我們把农业工人——受糖业大庄园主雇佣的农业工人，今天是甘蔗合作社社員——从工人阶級中区分出来，他們在成为合作社社員之前就屬于工人阶級，現在我們还应該这么来看，我們姑且不提他們，支持革命的还有农民，馬埃斯特腊山区的农民，巴拉高地区的农民；埃斯坎布賴山区的农民，是的，他們也支持革命，我們这种說法的最好的证明是下面这样的事实：在那个地区当时发展着一伙根本談不上是革命的分子，一群酒囊飯袋。我們要很好地将"埃斯坎布賴第二战綫"和"革命指导委員会"的作用区分开来。但情况竟然到了

这样的地步，即这群酒囊飯袋实际上把最革命的人从埃斯坎布賴山上赶走，因为那个陣綫并不是由梅諾約，也不是由这伙人創建的，而是由革命指导委員会的同志們創建的，只是由于梅諾約和那伙人領导的集团得到了发展，結果是实际上把指导委員会的同志从这个地区排挤出去了。在这些先生們中間最革命的人实际上是被排挤在一边的。这就是格瓦拉同志到达拉斯維利亚斯之前的情况。

那些人組成了一个"帮"，到了一定的时期，他們甚至开始为所欲为，在那里执行着野蛮政策。有些事情有必要在这里提一提。例如，那些先生中，梅諾約的"第二战綫"的那些先生中，有一个曾杀死过三十三个人。在馬埃斯特腊山区，在整个战爭时期，即使在我們力量最困难的时刻，我們才处死了十个人；这是在两年多的战爭时期我們认为必須判以死刑的。而那里，只是一个人，一个人就杀死了三十三个农民。可怕的是那是一群酒囊飯袋。

在那里，不像馬埃斯特腊山区，有傳統的革命覚悟。那个所謂"第二战綫"的組織的活动方式，在整个埃斯坎布賴地区起着消极影响。战爭一結束，他們就瓜分了西恩富戈斯、特立尼达、多貝、德考萊特斯、哈那巴尼拉工程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市长的职位。之后，甚至在那里竭尽其政治欺詐之能事。这些助长了由这些人組織的反革命运动在埃斯坎布賴地区的发展。

然而，虽然那个反革命組織在那里有了发展，发展到二百、三百或四百、甚至达到五百人——他們并不都是埃斯坎布賴人，不都是埃期坎布賴人，因为其中有許多流氓无賴是从别处到埃斯坎布賴去的，他們中間不全都是埃期坎布賴人，埃斯坎布賴人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而搜捕反革命的力量却有埃斯坎布賴的三千农民。这就是說，革命民兵中有三千埃斯坎布賴人，而反革命組織中只不过

有不到一百名的埃斯坎布賴人。这一切清楚地表明：由于那里的小农在土改中得到好处，革命免除了他們的地租，給他們教員，給他們医生，給他們貸款，尽管革命政策到农民那里有时比别处晚一些，尽管确实有人在那里进行反革命活动和消极活动，但是，那群人却得不到什么埃斯坎布賴人加入他們的行列，加入的人是微乎其微的。而革命过去在那里拥有成千上万的民兵，現在在那里仍然拥有成千上万的民兵。

在对埃斯坎布賴进行了"清剿"，进行了革命工作之后，那里成立了无数的保卫革命委員会，組織了民兵。埃斯坎布賴的扫盲运动在九号那天結束，在那里扫除了二万多文盲。（掌声）今天，埃斯坎布賴是革命的后备力量，毫无問題，小农、貧农和小土地所有者这个人数众多的阶层是坚决拥护革命的，虽然这个阶层文盲最多，并且不像有組織的工人运动一样已經积累了經驗，也沒有像工人运动、无产阶級那样的政治思想水平。但这部分人是跟革命在一起的。

好，現在談談学生。学生是拥护革命的，还有什么比十万个扫盲队員能更好說明学生是拥护革命的呢？这就是說，例如在委內瑞拉，在加拉加斯，学生們上街示威抗議对他們的迫害，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与罗慕洛·貝坦科尔特先生的法西斯措施作斗爭，在整个拉丁美洲，学生运动蓬勃高漲，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斗爭，而在我們国家，十万学生到农村去进行扫盲工作。知識分子中絕大部分是拥护革命的；正直的自由职业者是拥护革命的，全国广大的小資产阶級是拥护革命的，这点誰也不能否认。（掌声）

大資产阶級和反革命企图把这个社会阶层拖过去，而革命却爭取其中表現較好的分子与革命站在一起。所以你瞧，莱昂內尔，

小資产阶級出身也并不坏呀。这些都是事实。

我相信我們的人民完全能够懂得这些事情，因为他們看到了这些。当他們看到有一万工人代表参加的大会，当他們看到那些巨大的集会，当他們看到成千上万个民兵，他們了解到工人阶級是拥护革命的；当他們看到十万个扫盲队員，他們了解到学生是拥护革命的；当他們看到农民的集会，看到几万农民民兵，他們了解到农民是拥护革命的，他們也了解到知識分子、正直的自由职业者是拥护革命的。事实已經表明了这一切。

这的的确确是意味着大团結，意味着将社会上所有的革命阶层的力量，团結在一个統一的革命組織中。

現在出現另外一个問題：三个不同的組織要从事的是几个革命？这就是問，代表着社会中革命阶层的这些組織是要进行三种革命呢，还是只进行一种革命？

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在談到統一革命党时，首先是有必要使人民懂得革命发展的历史根源和这些組織联合起来的历史根源，使大家明白有些人所采取的立場或态度純粹是烏托邦的、空想的、唯心的、虛伪的。

我們还記得在审訊雇佣軍时，有人出来談到关于第三种立場以及一系列类似的糊塗看法。

我要讲的首先是：通过革命本身，我們首先积累了大量的經驗；通过革命本身，我們自己日益革命化。通过革命本身，我們已愈来愈革命化。曾經有过一个时期我不是革命者么？是的，有过一个时期我根本談不上是什么革命者。喔！这是因为我是反动、盜窃、腐敗分子么？不，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曾經有过一个时期，我在政治上可以說是一个地道的文盲，这是由于我阶級出身的关

系。（掌声）

在二十年前，我对革命懂得的比馬里內略、卡洛斯·拉斐尔、阿尼瓦尔、布拉斯更多么？不，先生們。在二十年前，我們中間許多人对革命之类的事情还什么都不懂，因为我們好多人在二十年前……我相信在二十年前劳尔才开始学习认字和写字，当时我們还沒有成年。

也許我們那时是成年人了，但是我們中間有許多人却是非工人阶級的社会阶級出身的。我是清楚地意識到这一点的。此外，我也清楚地意識到阶級出身对我們之中任何人的影响。但同时，除了意識到这一点外，我也清楚地意識到要培养自己有明确的、正直的革命思想，要清除一切与人民的思想和願望相違背的因素。我們当中好些人，甚至在中学念书的学生时代，在政治上还是文盲。我在中学毕业时，在政治上就是个文盲。

我承认这些是否就感到羞愧呢？不，完全相反。我在中学毕业时，对政治、对革命完全不懂；无論如何，今天我已懂得了一些，这一点我感到很可以自傲。这就說明已經有了些进步。（掌声）

你們不要认为我拿我自己做例子就是讲我自己一个人，我相信我讲的这些是我了解得最清楚的例子，并且对别人会有些用处……今天我們感到意外高兴的是，全国革命学校的学生也在这里，我利用一点点时間来說明某些对他們有用的思想。这一个例子可以推及許多其他的类似情况。

哪个阶級是最革命的阶級？毫无疑問是工人阶級。为什么？因为他們所处的社会地位使他們要求革命。反动阶級的别名是什么？是富有的阶級。他們作为剝削者的社会地位形成了他們的思想意識和他們的反动思想。

然而，在革命中，很多革命的同志却不是工人阶級出身的。在某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存在許多中产阶級出身的分子，这带来了什么呢？自然，他們把小資产阶級和中产阶級的思想滲透到工人运动中来。这是有过的事，我們必須要进行斗爭，使它不再发生，因此，我們必須在革命教育方面作巨大的努力。为什么？为了使这么許多人的參加不致带来一个动摇的社会阶級的思想，即不懂得紀律，悲观失望，以及一連串的恶习气。这些想法不是我在这里臆造的，而是从上个世紀中叶直到今天在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

那么，是不是說从那个阶层出身的人不可能成为好的革命者呢？不，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者，甚至一些革命思想的偉大理論家就是从这些阶层出身的。为什么是从这些阶层出身的呢？因为只有这些人才上得起学校，上得起大学。

一个英国的紡織工人，还念不完一、二年級，不可能讀历史，不可能讀社会学，不懂得自然規律，也不懂得物理定律，他无法制定一个革命的理論，尽管这个人受到的剝削使他能接受一切革命的見解，他所屬的阶級能接受这些革命的見解是理所当然的。

受剝削的工人进不去大学的大門；只有人民中的中产阶层可以进入大学。許多理論家，許多偉大的理論家就恰恰是从这个阶层出身的，因为他們进得了大学，他們制訂了革命的理論；有如科学家发現了自然的規律，他們发現了社会发展和进化的規律，历史发展的規律。有人发現了自然进化的規律，有人发現了化学、物理的定律。他們是才智出众的人，一句話，他們发展成为偉大的天才；自然，能够发現自然界的物理定律的人，很可能是个具有非凡智慧的人，但我們不能因此說他是对人类具有偉大的感情。

一个知識分子，一个专心致志地为工人阶級的自由而进行創作的天才，首先要体会工人阶級的苦难、痛苦和所受的剝削，这一点是絲毫不能有所怀疑的。而发現这些規律的人，他們不只是发現者而已，因为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并不只从事于发現規律，而是从事于組織工人运动，組織和发展革命运动。

懂得这一点是很必要的：我們必須特别强調对工人阶級的教育，使工人阶級的最先进的核心在政治上继續发展，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級核心組織的政治教育水平；培养农民的革命覚悟，培养拥护革命的中产阶級、学生、国内一切革命阶层的革命覚悟，尽可能使革命运动的基础更加广泛。

我們这么讲，就是讲我們所經历过的事……是什么使我們成为革命者呢？使我們成为革命者的条件，首先是革命的覚悟，因为一个从非革命的阶級出身的人，他很可能不是一个革命者，首先是革命的覚悟。其次——我可以用这么个字眼来說——为人純正。这就是說，有人在他相信一件事的时候，他是眞心誠意地相信，相信另一件事时，也是眞心实意地相信，当他发現了一条眞理时，他就抓住不放。

我不是到这里来讲我的自傳，不，絕对不是；也不是来分析我自己如何成为一个革命者的。要是以后有时間的話，我可以写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东西，但現在我一点时間也沒有。不过我可以这样答应下来。就像許多人一样，每当我发現了什么，我就抓住不放。我在大学中首次接触的是……甚至是資产阶級的政治經济学，因为我很記得我在讀資产阶級經济学时就开始进入矛盾之中，开始考虑一些革命的見解。

之后，很自然地，在大学中所經历的許多事件之一就是我們开

始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等等。这就說明有了进步。我坦白地承认，可以說我們在革命中做过的許多事并不是我們自己发明的，不，絕对不是。

当我們离开大学之后，特别是拿我自己来說，我眞正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不是說当时我已是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不是的……很可能当时我还存在着无数条小資产阶級的偏見和一系列小資产阶級的思想，我很高兴現在已經沒有了，但也只是基本上沒有了……要是当时沒有这些偏見，也許我还不能对革命做出貢献，如像我們已經做了的那样。

然而，我們还是实話实說吧。（掌声）

我要說的是，如果我处在卡洛斯·拉斐尔所处的地位，我們上山时，情况会更加困难。肯定地說，当时某些情况对我們是有利的。事实上，这些接触对我們的革命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事实的发展也就是这样。我还記得我讀过拉丁美洲独立史，这些还是資产阶級写的古典的历史书，照它們的說法，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自然是对拉丁美洲解放者的思想起很大影响的一个因素。这些思想总在散布，并得到拥护者。

有一件事情是不容爭辯的——虽然我以后还会再讲——这些思想构成了我們革命思想的內容，但并不能說当时我們已經是成熟的革命者。甚至到今天，我們誠恳地說，我們还不能說已是成熟的革命者。为什么？因为我們切身感到我們对革命事业的感情、对革命的热爱是在与日俱增的。我們对面临的問題所采取的态度……也許今天我們认为是彻底革命的，而过了五年，却发現我們这个时候实在还是一无所知的。

我认为我們大家都有許多东西需要学习。我是一个坚定的革

命者么？是的，我是个坚定的革命者，是这样的。对有些人来說，他們有时候自己問自己……有人就問过我，当我在攻打蒙卡达时期我所想的是不是和現在所想的一样。我对他們說："当时的想法和現在的想法很相近"。这是事实。

任何人讀一讀我們当时所說的話，可以看到在那个文件中談到了許多革命的基本問題。此外，这是一个經过慎重考虑而写出来的文件。这是一个經过充分慎重的考虑，来說明一些基本問題的文件，而同时不使我們革命活动的范圍受到限制，使我們相信可以用以达到推翻巴蒂斯塔目的的运动受到削弱和限制。这就是說，要使这一运动能够尽可能地广泛。

要是我們不是小心翼翼地写这个文件，要是它提出了激进的綱領——虽然这里确实有許多人有些怀疑它是否是一个綱領性的文件，常常它不予重視——自然，反对巴蒂斯塔的革命运动就不会这么广泛，并取得胜利。任何一个人讀一讀宣言，讀一讀当时的讲演，就可以知道这里面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当时我們提出的某些建議，例如增加种甘蔗的佃农的分成，后来在某些佃农的会上他們果然引证了这一建議，并对我說："好吧，你当时不是讲到过要增加分成么？"我对他們說："是的，但在那个时候，我們不能提出今天这样的要求，今天我們已經将佃农們变为土地的主人，这比我們提出增加糖的收入的分成的要求要高得多。"

当时提出的某些要求只是考虑到要小心，不要損害革命运动的广泛性。我記得在那个时候，我們的一本书被警察搜到了，原来是一本列宁的著作。于是，在蒙卡达审詢中有一个法官就問："那这本书呢？是誰的？""这本书是我們的"。的确，我当时有些恼火，

接着說了一句："是的，这是我們的书，誰要还沒看过这本书就是无知。"事情就这样了結了！

因此，就在那个时候，我們的革命思想已大致形成。然而，当时我們并不是彻底的革命者；我們在取得政权的时候要比当时革命得多。我們是坚定的革命者。我誠恳地这么說，并且应該这么說，因为我相信我在这里讲話不应成为只闡述理論問題的讲話……这样的說法，坦白、明确和眞誠的說法，有助于帮助人民培养政治思想。

今天我认为自己比一月一日[①]时要更革命些。在一月一日时我是革命者么？是的，我相信在一月一日时我是革命者。这就是說，我今天所有的想法在一月一日时已經有了。

那么，今天我是一个深刻地鉆研过革命的政治哲学和全部历史的人么？不，我沒有作过深刻的鉆研。自然，我是完全自觉并且有目的地学习的——我們大家都应該有这个目的。最近，我找了几本关于《資本論》的书，我发現我在学生时代，就已經把《資本論》讀到第三百七十頁。假如有时間，我計划继續讀卡尔·馬克思的《資本論》。（热烈的掌声）

在学生时代，我的确讀过《共产党宣言》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选集。因此今天回过头来再讀一讀那时候讀过的东西确实是很有意思的。那么，我相信馬克思主义么？我絕对相信馬克思主义！（热烈的掌声）我相信一月一日么？我相信一月一日！我相信七月二十六日么？我相信七月二十六日！經过了将近十年斗爭，我过去的理解和今天一样么？不，不，我过去所理解的跟今天的不一样。过去的理解与今天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我有过偏見么？

① 指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古巴革命胜利的日子。——譯者注

是的，在七月二十六日那个时候我有过偏見。在七月二十六日那个时候我可以自认为彻底的革命家么？不，不，我不能自认为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一月一日的那个时候我能自认为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么？不，不，我只能自认为是个比較彻底的革命家。我現在能說自己是个彻底的革命家么？如果那样想，这就意味着我已滿足于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那么自然我是不滿足的。我对馬克思主义是否有怀疑，认为某些解釋是錯誤的而要加以修正呢？我絲毫沒有什么怀疑。（經久不息的掌声）

对我說来，事情恰恰相反：当生活教給我們的經驗愈多，当我們不是从口头上，而是从我們人民血肉所付的代价中对帝国主义的本性了解得愈透彻，当我們不得不更好地对付这一帝国主义，当我們更多地了解到这一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执行的政策，在越南南方、在剛果、在阿尔及利亚、在朝鮮以及在世界其他各地所执行的政策；当我們更深刻地看清楚帝国主义血腥的魔爪，知道他們所进行的慘无人道的剝削，他們在全世界的横行霸道，他們对人类犯下的罪行，这一切首先更促使我們在感情上成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使我們更加认清和发現馬克思主义理論所包含的眞理。当我們不得不更多地面临革命和阶級斗爭的現实，在革命的舞台上亲身体会阶級斗爭的現实意义时，我們就更加相信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下的眞理以及列宁对科学的社会主义所作的眞正天才的解釋。

当我們通过本身的經驗、通过我們积累起来的大量經驗，今天再来讀这些书的时候，我們深深感到它們天才的远見和深刻性。

为什么馬克思主义能够在历史上破除障碍为自己开辟道路呢？有一本书比任何人和任何革命領导人的說明都讲得更清楚。大家最好去讀一讀馬克思的生平，馬克思的傳記，这一本书我认为

在国家印刷局出版后我們每一个人都应該讀一讀，这就是梅林写的《馬克思傳》。

但是，馬克思是什么人？他的生平和活动是怎样的？他作出了哪些貢献？他是如何从事研究的？你們将会看到馬克思在当时甚至是很少为人所知道的；他为許多知識分子、許多假革命家所仇視。他的著作只在小范圍內被人閱讀。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还有許多其他的社会主义作家，他們比馬克思声誉更大，威望更高，更聞名。許多作家写了一系列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他們是社会主义者，但这种社会主义者犹如一个古巴人在一八一七年所处的状态，想像着一个理想的世界，一个更合理的、沒有奴隶、沒有剝削的世界；他們是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因而，其中許多人只是从事于制定一个綱領，描写一个烏托邦的理想，或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科学的基础上表达出革命的感情。然而其中許多作家得到了聞名的机会，其中許多思想家和他們的許多想法甚至深深地影响到欧洲广大地区的无产阶級，在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英国都是这样。馬克思写的却是科学的、高度科学的作品，他写的不是他个人的意願，而是他所亲眼目睹的事情，这些事情是人类社会本身发展的必然結果。他研究了历史，研究了經济，他得出了一系列的結論。事实上，馬克思的著作本身就能破除障碍，为自己开辟道路，它們所包含的眞理是那么崇高和那么坚不可摧，它們有那样坚实的基础，足以胜过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作家的著作。因为馬克思是为劳动人民而写的，并且他知道他的著作总有一天会为劳动人民所理解；他充滿信心，相信这种革命的著作，这种思想将为工人所理解。由于他闡明的是眞理，因而这种思想一定会被全世界工人阶級所掌握。

馬克思的著作本身是可以为它自己开辟道路的——这充分地证明这个革命学說的科学价值、理論价值和实际价值，因为在所有先进的工人、先进的知識分子开始在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中进行探索时，他們逐漸抛棄其他的一切社会主义理論，因为它們缺乏坚实的基础、沒有科学性，而接受了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理論。馬克思死后，恩格斯担負起继續完成他的思想著作的任务……应該知道恩格斯也是一个偉大的思想家，但是恩格斯自願地牺牲他的研究工作，因为当时馬克思是那么穷，过着貧困和饥餓的日子，他的生活条件是如此惊人地坏，孩子都快餓死了。恩格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馬克思的天才，他就去行商，只是为了使馬克思能够写《資本論》。他行商有二十年之久，因此，沒有什么比恩格斯的一生为馬克思所作的牺牲更崇高、更忘我、更偉大。（經久不息的掌声）

除了馬克思个人的生活，他的行为，他的忘我的堪作表率的慈父的精神而外，他所作的牺牲就足以击破資产阶級、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馬克思主义所散播的莫大的謊言之一，即指控他是家庭的敌人、是妻子和儿女的敌人。应該讀一讀馬克思的生平，以便了解那些对他所造的多少无耻和愚蠢的謊言。因为，很自然，自从馬克思发現了一个偉大的眞理，而这一眞理又开始影响到事态的发展之后，所有那些反动的剝削阶級的作家就开始群起而攻之。然而，尽管如此，科学的社会主义、馬克思主义仍然开辟着自己的道路，成为工人运动的革命理論。

首先，馬克思看到了工人运动的存在，清楚地认識到工人运动是革命的运动。在发現了这一眞理之后，最初接受这一理論而成为馬克思主义者的是工人，是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是那些最先进

的、智慧过人的人們，以致一直到后来这一理論眞正成为工人阶級的理論。

但是欧洲工人运动仅仅有了一个革命理論是不够的，还要闡明这个理論。这时就出現了各个不同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中由于非革命的資产阶級思想意識的影响，有人企图歪曲馬克思的思想。列宁的偉大功績何在呢？就在于他接受了馬克思的思想，并保卫馬克思的思想，反对一切歪曲的解釋，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反对一切对馬克思思想的修正和竄改，并且，以这一理論武装起来，組成了一个政党，在党內进行了反对一切小資产阶級思潮、反对一切非革命傾向的斗爭，終于在党內战胜了这些思潮，并且根据这一个革命的理論夺取了政权。这就是說，取得了革命的政权。列宁的偉大功績何在呢？列宁的杰出的功績在于他全面地闡明了馬克思的思想，将它付諸实施，在一个取得了政权的革命政党的新环境中发展了它，并且毫无疑問地发展了思想极深刻的整个理論。这是列宁作为思想家、作为領袖所作的偉大的历史功績。

今天，馬克思主义在继續发展中，应該讀一讀赫魯曉夫在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是一篇政治論文，它开始面临一个嶄新的任务，建設共产主义的任务，因为馬克思沒有說过如何建設社会主义制度或如何建設社会主义社会，馬克思沒有說过如何建設社会主义社会。馬克思闡明了历史的規律，作了正确的解釋，研究了阶級社会的性质，发展了整个革命的理論，他根据这一理論，通过生产工具的发展来說明历史。这就是說，通过各种生产制度来研究历史，而生产制度又反过来发展了生产关系。我預先告訴你們，在初学馬克思主义时，这些意味深长的話是会使人糾纏不清、不容易理解的：什么生产資料、生产制度、生产关系，然而通过一系列实

际的事物就可以解釋得明明白白。历史已被闡明，而在那时之前对历史是有各种各样解釋的。

有人从神秘的观点来解釋历史，他們說，历史的发展是根据神妙莫測的旨意，是由于上帝的旨意。还有人說历史是由个人創造的，个人創造了历史，个人——如亚历山大、凱撒、拿破侖創造了历史。还有关于历史的种族理論，他們說种族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些是一系列反科学的、荒謬的学說。于是，馬克思就說：不，历史不是上帝創造的，不是种族創造的，那些都不是历史的創造者；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由生产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这就是說：人类首先要求的是生存。让我用簡单一些的話来解釋。

人必需生存，为了生存，就开始与自然作斗爭。人的第一个阶段是从事采集，这就是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在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土地是公有的，財富是公有的，生产工具是极其簡陋的，与这个阶段相适应，人类的生产工具是极其原始的，就是說，人类在生产滿足本身需要的物品的技术方面，实际上是非常貧乏的。我不会比萊昂內尔跟你們讲課时讲得更好，但我不是給你們解釋，而是向人民解釋。（掌声）

在原始共产主义阶段，沒有剝削者，也沒有被剝削者，存在着生产資料的公有制。在世界的某些地区現在还有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生活的社会集团。有些时候，有同志希望跃进一大步而进入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这使我禁不住好笑，（笑声）大家能够欣賞这一笑話就很好，但是我們应該了解这一点，以便能够区别原始共产主义和苏联所計划实現的共产主义。区别在哪里呢？很簡单，基本的、最大的和最突出的区别在于原始共产主义是貧困的共产主义，人們生活很苦，很原始，这是与当时的生产工具相适应的。生产工具发

展了，生产技术提高了，人們开始耕种土地；开始了資本的原始积累。由此而来的是生产資料，包括土地、牲畜、劳动工具成为私有，其結果是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开始产生了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新的生产关系。

开始出現了产业主；出現了牲畜、劳动工具、土地的占有者。同时，人，作为生产資料，也被占为私有。

人类的第二种社会制度是奴隶制，很簡单，就是奴隶劳动，极其簡单而原始，但比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技术已經进步了很多。出現了奴隶制度。希腊和罗馬的历史就是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别是罗馬帝国，它整个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在这种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发展的。因而，人們就分为产业主、主人，和沒有政治权利、只有公民权利的阶級。例如在罗馬就分为平民和奴隶。

那些阶級为解放自己而斗爭的历史是人所共知的。这是奴隶們为从奴隶制的枷鎖下解放自己的一部反抗史。奴隶們甚至起来暴动，在整个意大利发展成一个巨大的运动反对罗馬政权，使罗馬帝国的統治搖搖欲墜，他們建立了城市，甚至組織了奴隶的国家，然而那次革命終于被鎮压下去了。

后来又发生了格拉古兄弟領导的平民运动，向拥有經济和政治权势的罗馬貴族要求权利。奴隶制度又被推翻了而代之以略为和善的制度，但这个制度并非不再是一个殘忍的和不再进行剝削的制度，在罗馬帝国崩溃后，成立了另一个社会制度：封建主义制度。

在封建主义制度下，人不再是奴隶，但处于依賴封建主、土地的主人的半奴隶状态；他們一方面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一方面在他們主人的土地上劳动，在这方面与我們在这里所接触到的农

民沒有很大的区别，他們在主人的土地上劳动，要把收获的半数繳給主人，此外，他們还得自备农具和种子。

这种与中世紀相适应的中世紀的制度是建筑在农奴制度的基础上的；人們依附于少数領主，依附于土地，当某个庄园轉到某位貴族老爷或某位封建領主时，在庄园上的人們也一起被轉过去。这种情况与某些国家，如秘鲁发生的情况沒有什么很大的不同，那里至今还有些庄园主将庄园內的印第安人与庄园一起出卖。

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級。但是出現的是哪些人呢？出現了工业家，做买卖的，商人。那些做买卖的，那些商人在哪里安身呢？在农村，在乡鎮。由此开始发展了工业，开始发展了商业，这种商业遇到一些束縛。遇到什么束縛呢？我在这里找不到束縛……行，这里找到了一根绳子！（笑声）他們碰到什么束縛呢？碰到了封建的束縛，封建主义的束縛。那些是封建束縛呢？即一系列的賦稅，一种极大的不稳定性。商人們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乡鎮到另一个乡鎮，然而他們得繳一連串的稅款。你們可以想像一个商人从近东，从意大利带了香料、香水、金子等等东西到法国去，要經过上百个封建領地，經过上百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这些領主和国家都是各自为政的，它們在封建主义取得政权的最初阶段，与王室、与君主的联系不密切。

于是，那些新兴的社会阶級，即商人和实业家的阶級——自然是萌芽时期的——开始建立一种經济，創造财富，这个社会阶級开始与当时存在的生产关系即社会关系，——用萊昂內尔在讲課中用的术語来說就是与上层建筑起了冲突；經济基础开始和社会上层建筑起了冲突，新兴阶級的結构感到那整个的上层建筑的框子眞正妨碍了它的发展，于是那个社会阶級就开始进行斗爭以爭取

一系列的权利，它进行了长期的斗爭。在欧洲各国都取得了这些权利，虽然在这些国家中，有的运动达到流血革命的高峰，有的流血不那么多，也有的只是进行变革，但无可爭辯的事实是在所有的国家都发生了同样的問題。这就是說，那个社会阶級，即資产阶級——資产阶級这个詞就是由此而来——，在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出現了并获得了发展。它当时沒有政治权利，它代表的利益与貴族的利益，与統治着那些国家的貴族阶級的利益迥然不同。它开始进行反对貴族的斗爭，于是社会上产生了两个对立的阶級：貴族和資产阶級。資产阶級战胜了，并且必須毫不留情地取得胜利。

是如何取胜的呢？在法国是用流血的、暴力的方式。开始时建立了民族国家，与君主专制同时发展，但如当时的法国，君主专制是建立在封建基础上的。資产阶級必須粉碎現存的制度，割断一切的封建束縛，于是产生了法国革命。这次革命解脫了封建主义的一切束縛，因而那个社会阶級得以发展，建立了新的制度，这个新的制度为一切能够发展的力量提供了发展的新条件；在技术上，在生产上有了巨大的发展。与前一制度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其他一些国家，資产阶級也取得了胜利，但并沒有推翻君主制度，而是由专制的君主制轉变为在資产阶級基础上的君主制。这就是說，共和制与君主制都一样，主要的是封建政权取消一切束縛，給新的制度、新的社会阶級、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让路，因此就建立了民族国家，这已是那个阶級的理想，使他們有了可以出卖貨物的广大市場。

上面我以相当"特殊的"方式而不是按照学校教师的那种正規方式加以解釋的一切都是馬克思所发現的；他还发現，与此同时，

出現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級，即无产阶級。

无产阶級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由于生产資料的发展而产生的。工厂建立了，自紡自織的織布工逐漸消失了，他們集中在車間，新的生产技术使生产資料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工人們彼此联結在一起，而在工厂中形成了新的阶級。馬克思預言所有这些工厂将继續发展，財富的集中过程将继續下去，小业主或小工业家将遭到破产，并将发展着一个日益强大的工人阶級。

但同时，产生了資产阶級的那个資本主义制度已經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資本主义又轉而成为一种障碍。那末資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生产上的浪費，无計划，竞爭，揮霍，不去利用人类为了生产所需要的物质財富而发展起来的全部技术資源。

于是，在那个时期也有許多社会主义者写道，"必須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为什么必須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呢？""因为我喜欢它，我认为社会主义好，所有的工人必然也会願意"。有人又写出了不同的理由，写出了一系列的臆說。

馬克思的功績在哪里呢？馬克思对行将发生的一切作了正确的闡明，他写道，不是因为人們要这样的发展，而是由于历史发展的規律本身是这样决定的。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創始人馬克思的偉大功績，他給了工人阶級一种理論。

就这样，他闡明了历史規律，研究了特定时期的条件。馬克思从来沒有說过自己是个未卜先知者。有人問过他：已經建立了共产主义制度以后将会是怎样一个情况，他就說他不是个未卜先知者。他闡明了历史規律，貢献給工人运动一个科学的理論；这个理論得到了发展，在苏联，以这一理論武裝起来的第一个革命工人运动取得了政权，而理論继續发展着，苏联取得了长时期的經驗，他

們发展了哪些經驗呢？发展了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經驗。

必須看到这一經驗对人类是无比宝貴的。当他們开始着手并建設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他們是为人类开辟了一条嶄新的道路，而今天他們又向另一条嶄新的道路前进：建設共产主义社会。

这些向我們指出一件事：簡单地說，指出馬克思主义是活的科学，是发展中的科学。我們必須学习馬克思的教导，但同时，也必須学习列宁的教导，并且必須学习在建設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所得出的經驗，同时，我們也应該学习建設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所得出的經驗。（掌声）

有一个問題：当苏联的布尔什維克党开始建設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簡单地說，其目的就是要实現一种政治理論、一种革命理論。今天人类面临着那种理論已付諸实施的現实。实現那种理論的結果是什么呢？今天，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什么？今天对这种事实持有異議的只有那些帝国主义分子，我相信他們自己在持有異議时也感到沒有什么把握。

对于人类說来，社会主义已不是什么新鮮的事物，而是一种現实。这种現实体現在数字上，体現在苏联的統計数字上，体現在一九一三年俄国的統計数字和今天苏联的統計数字的对比上，体現在生产的发展和苏联人民生活各方面的根本变化上，体現在今天的情况和現有的使苏联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苏联在实行最初几个五年計划时，他們还在摸索，还在开始学习計划化，还在开始积累經驗。今天，他們正在以丰富的經驗十分有把握地为实現二十年的远景計划而努力。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他們将会实現他們所拟

定的綱領，因为正在实現这个綱領的是在領导經济、計划經济、建設社会主义社会方面有四十年經驗的人。数字已經万无一失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对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掌声）

这就是說，当时在世界上还沒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經驗和現实还沒有說明、当时也不容許根据現实证明那种理論可以实現，今天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建設社会主义所費的气力比那时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要小得多。

建設社会主义的确是一条人家已經走过的道路，但是这并不是說各国的条件都是完全一样、各国所建設的社会主义都要一样、应該絲毫不差地抄襲人家已經使用过的方式。不！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特点，正因为如此，每一个国家应該使自己的綱領、方法和策略适合本国的特点，这也是我們应該做的事。

但是也有一系列的意义重大的經驗是共同的，如像在医学、天文学、物理学方面的情况一样，这些經驗是历史現实已經证实了的眞理，我們在建設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时，享受到了所有这些經驗和这些技术的便利。

自然，这件事說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实行起来却很困难。

从理論到現实有一段很大的距离。苏联人建設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說起来是容易的，但是，他們为了建設那个社会主义社会曾不得不作出巨大的牺牲。他們甚至犯了錯誤，在初期曾經犯过許多錯誤。列宁本人就曾經負責說明他們过去所犯的几个主要的錯誤。

苏联的工人运动和取得胜利的革命不得不抵抗一系列的干涉和应付其他的事情。列宁的偉大功績之一就在于他那时候就看到革命运动是可以掌握得住政权的。那时有許多人认为革命运动无

法維持政权；但是列宁认为是可以維持的，他看到当时在帝国主义战爭中国际力量的对比，他看到那个战爭使人民要求利用当时的一切情况提出他們最迫切的願望：和平、土地和面包。列宁认为，既然当帝国主义国家还在作战时我們都能建立起苏維埃政权，我們当然能够把它巩固下来。事实上是在帝国主义的战爭結束之前，他利用了那一段时間。

帝国主义战爭結束之后，所有那些人就一致要来干涉苏联。这样，苏維埃政权不得不面临那些眞正难以想像的困难，首先不得不抵抗外国的干涉，不得不抵抗强大的資产阶級，不得不抵抗一切貴族和沙皇分子的殘余，甚至不得不抵抗那里的小資产阶級运动。但是他們終归还是取得了胜利，自然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无論如何，他們还是在这个巨大的、四分五裂的、完全被破坏了的国家中掌握了政权，这个国家而且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处境很困难，甚至困难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內战結束之后的某一些时期，农民和莫斯科及列宁格勒的工人还有不滿的情緒。

列宁本人就承认，在苏維埃政权最困难的一个时刻，由于經济情况恶劣和苏联遭到了破坏，就是农民和工人們也表示了他們的不滿情緒。就在那时拟定一个新的經济政策和采取一系列旨在挽救这种局势的措施。

无論如何，苏联不得不經历那一段饥餓、困苦、牺牲的长时期。在进行了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設之后，发生了世界大战，苏联遭到了侵略，两千万公民失掉了生命。要知道，在这两千万公民中，有苏联最优秀、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最勇敢的儿女，他們在地下活动或在火綫上牺牲了。帝国主义又在这次战爭中发了横財，他們的工厂沒有触动，他們的經济沒有受損失。所有的資本主义国家——

他們还有原子武器——都在对付受到破坏的苏联，苏联这个国家还不得不帮助别的受到納粹铁蹄摧殘的国家的建設工作，它有限的資金不得不用来帮助社会主义陣营其他国家的建設工作。

在这样的条件下，苏联走到了今天的阶段。任何人都不敢否认苏联今天在技术、文化、科学方面的惊人的进展。我认为看不見下列情况是荒謬的，只有瞎子才看不見，那就是：在科学方面，苏联已經完全超过了所有的資本主义国家；在文化方面，只要举出这个数字就行了：在苏联培养的工程师人数比美国多三倍；在住宅建筑方面，苏联目前占世界第一位；嬰儿死亡率之低，苏联也占世界第一位；苏联人的寿命也在日益大大地延长。在經过了一切上述的困苦之后，这就是苏联今天的情况。

这就是說，有一件事是完全經过证实的，即历史現实充分地說明和肯定了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建設在社会上所取得的进展速度是資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美国的发展速度是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三或二点五；而苏联是百分之十——我想或者是百分之十一。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只要在二十年之內，苏联一定在生产总量方面、在以人口为单位計算的生产方面，大大地超过美国，一定会超过美国，赶上美国的时間自然更要大大提前。

这样看来，美国能够避免这場竞爭嗎？美国能够与社会主义国家竞賽嗎？肯定不行。老实說，美国将不得不放棄它的資本主义，放棄生产資料的私有制，放棄金融資本流通手段的私有制，放棄土地和交通运輸工具的私有制。老实說，美国将不得不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制度，不得不对所有美国的百万富翁說："不要再浪費金錢了"，"再也不要閑置資本了，再也不要造成失业了，我們要在这里利用我国的技术和一切工厂所提供的生产資料；我們要指

导国家的經济；我們要計划經济；我們要有有計划的发展；我們要建設我們需要的工厂"。那么，毫无疑問，只有这样，只有实行計划經济和合理地运用整个国民收入，美国才能够和苏联竞爭。

这就是說，美国唯一要做的事是放棄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选擇社会主义。这是一个眞理。（掌声）今天我們有机会看书、学习，并对这一切事物作估价，因此，現在了解到这一点也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大事。荒唐的是，有一些国家的人民被謊言和偏見所包圍，以致看不見这些有历史意义的基本眞理。

对于我国人民說来，今天要了解这些事情是相当容易、相当簡单的。資本主义的生产制度自然是同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同帝国主义，同殖民主义，同各国人民所受到的剝削、饥餓与貧困結合在一起的。今天哪里有殖民战爭？在葡萄牙殖民地和法国殖民地那里有殖民战爭。哪里有种族歧視、迫害、饥餓、貧困、愚昧等等？很簡单，在殖民地、在受殖民奴役的国家中、在受帝国主义剝削的国家中。

此外，帝国主义是各国人民的饥餓、貧困、落后的根源，而且帝国主义还迫使别人每年花費多少亿美元在軍备上。誰是唯一希望不要实現裁軍的人？帝国主义。如果美国停止制造武器，立即发生的事就是目前四百万失业的人数可能增加到一千万或一千五百万。

这就是說，他們一直想用战爭和軍备竞賽来解决他們的問題，因为一方面他們可以維持一定水平的就业，另一方面，他們可以使各国人民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从而更容易受他們的擺布。

任何人公正地分析世界局势时，他就可以看到，使世界忍受最大的困苦、陷入极端的落后状态的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和資本家，他

們的确是人类的禍根。只要研究一下目前正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国人民就足以自动地成为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的敌人，原因很簡单，就是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在世界上实行剝削和詐騙的政策，实行战爭政策。

但是，我們不需要去看世界上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們只需要看看过去在我們国家里发生过的事情就够了，这很簡单。我在这些方面讲得比較多了一点，因为我是想要得出这样的結論：革命在取得政权时，它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保留原有的社会制度，或者继續前进；或者这样做：停留在資本主义制度內，停留在帝国主义的范圍內，停留在帝国主义对美洲、亚洲、非洲的罪恶政策的范圍內，停留在与西班牙的佛朗哥、与阿登納、与蔣介石、与一切軍事独裁、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主义者結合的政策的范疇內；或者这样做，采取使我国处于它所应該处的地位的政策，即站在受剝削、受压迫、受殖民奴役的各国人民一边。

我們国家看事物看得很清楚，我国絕不会面对阿尔及利亚人站在法国一边，面对西班牙人站在佛朗哥一边，面对偉大的中国人民站在蔣介石一边，面对为独立而斗爭的越南南方人民站在帝国主义者一边；我国絕不会站在葡萄牙一边去反对安哥拉人，站在罗慕洛·貝坦科尔特一边去反对委內瑞拉的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站在索摩查一边，站在一切那样的政权一边。虽然帝国主义的宣傳品想对下列各国情况作一些区别，但是偉大的現实說明帝国主义对它們所采取的政策是一样的：在尼加拉瓜，在古巴——在普里奧或巴蒂斯塔統治下的古巴，在委內瑞拉——在佩雷茲·希門尼斯或貝坦科尔特統治下的委內瑞拉，在秘魯——在奧德利亚或普拉多統治下的秘魯。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来，从各国人民作了巨大的努力来摆脫饥餓、貧困、剝削、殖民奴役、种族歧視——如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所进行的那样的斗爭——这个观点看来，我們絕不会有意識地站在帝国主义一边的。有好些人看过許多美国的《讀者文摘》、美国电影、《生活》杂志、散布过許多謊言的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的电訊，他們可能相信美国的政策是正确的、崇高的和人道的，如像美国人要他們那样設想一样。

今天凡是了解事理、推論事理、并知道全世界情况的人，誰会眞正地贊同帝国主义的政策呢？

我們姑且不从我国民族的利益和感情着眼，我們且从人类的普遍利益着眼，很自然，我們絕不会贊同那种政策，而会贊同今天在各地維护各国人民的权利的政策。很可能有些人看这些問題比看經济問題更清楚。我說明这一点是让所有那些不理解我国要在两种政策中进行选擇的人有所了解，不是选擇資本主义的政策、帝国主义的政策，就是选擇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

必須要了解在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是不能騎墻的。那些竭力想找第三种立場的人陷入了眞正是錯誤的和空想的境地。这等于是明知故犯，这等于是当帝国主义的帮凶。对阿尔及利亚人的斗爭表示漠不关心的人就是法国帝国主义的帮凶；对美国干涉多米尼加表示漠不关心的人就是美国干涉多米尼加的帮凶；那些对罗慕洛·貝坦科尔特这个卖国賊迫害保卫我們的委內瑞拉的工人和学生一事表示漠不关心的人就是这种压迫的帮凶；那些对西班牙的佛朗哥、对德国的重新武装、对德国的好战分子和納粹軍官今天已經武装起来并且甚至在要求拥有热核武器一事表示漠不关心的人，那些对越南南方所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的人，对剛果、安

哥拉所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的人，那些对这一切事情漠不关心、企图采取第三种立場的人，实际上不是在采取第三种立場，而是在采取与帝国主义勾結的立場，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掌声）

有些自命为非常聪明的人，在談到古巴革命过去应該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他們說是应該一面向美国人拿錢，一面向俄国人拿錢，他們就是这样說的。

这就是說，宣揚一种这样可憎的、懦弱的、小商人习气的与卑鄙的政治观点的人是有的。他們主張向帝国主义的利益集团出卖自己，出卖国家，好像出卖任何一种商品一样。他們主張用与苏联交朋友的办法来威吓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要錢，这就是說他們主張做敲詐者。曾經有人在这里提出过这种敲詐的論点。

啊！但是，敲詐的論点要怎样付諸实施呢？在实施时，他們所主張的論点不像上述的那种敲詐論点那样强烈，他們主張維持我国当时的"現状"，尊重帝国主义在这里的一切利益，他們的几千卡瓦耶里亚的土地，所有的糖厂，他們像"章魚"一样的电力公司，他們的电話公司，他們的銀行对我国的对外貿易和国內貿易的控制。任何一个决心要从美国的貿易壟断下摆脫出来、决心实行土地改革、决心要建立自己的工业、决心要采取一个独立的政策的国家，不得不和帝国主义对抗。

就是說，革命不成其为革命，就必然是背叛。革命必須在这两者中間进行选擇：背叛，还是革命。

我們緬怀为了这一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們，我們緬怀在斗爭中倒下的我們的同志，緬怀所有的革命者，人們不得不緬怀从吉特拉斯起、从馬丁內斯·比列納起牺牲的烈士們——虽然馬丁內斯·比列納实际上不是被杀害的，但是他是由于那次斗爭的災禍而死

的——，緬怀梅利亚，緬怀所有那些革命者。他們沒有想到現在的革命者，他們想到的是馬蒂，而馬蒂也是有英明的預見的。

使我們肅然起敬的馬蒂的功績是什么呢？馬蒂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嗎？不，馬蒂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馬蒂曾經談起馬克思，馬克思由于站在穷人一边而贏得了馬蒂的充分同情。

因为当时古巴的革命是反对西班牙殖民政权的一次民族解放革命，而不是一次作为社会斗爭的革命，古巴革命斗爭的首要目的是民族独立。即使是在那个时期，馬蒂在談到馬克思时就說，"他站在穷人一边，因此值得我尊敬。"

馬蒂还有什么别的預見？他在一八九五年时就有过英明的預見。他在美帝国主义还沒有成为帝国主义时，对美帝国主义就有預見。这可称为远大的政治預見。

美帝国主义自从干涉古巴以后便开始飞速地发展起来——在那次干涉中，它实际上攫取了古巴的財富，霸占了波多黎各，霸占了菲律宾，并开始进入美国資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馬蒂在一八九五年預見到了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强国的这种发展。他写到了这一发展，号召人民对此保持警惕，并且宣告反对这一发展。你們看看馬蒂是否眞是一位天才的革命家，他在一八九五年帝国主义还沒有开始表現为世界性的力量时，就考虑到了帝国主义的发展。

那末，应該紀念所有倒下去的人，所有牺牲的人，所有曾經进行过斗爭的人。他們为什么斗爭？为了使电力公司仍然是美国的企业嗎？为了使海灣大西洋糖公司的一万八千卡瓦耶里亚土地仍然是外国人的一万八千卡瓦耶里亚土地嗎？为了使我們的农民继續沒有土地，继續忍饥挨餓，继續忍受貧困嗎？为了使銀行继續归外国人所有嗎？为了使我国每年再被掠夺数亿美元嗎？为了使我国

仍然有一百万文盲嗎？为了使我們的农民继續沒有学校、沒有医院、沒有住房，而居住在茅棚和貧民窟里嗎？为了使我国人民取得所謂的独立五十年以后继續这样生活下去嗎？

当然，我在这里不是对革命者讲話，对革命者可能已經不需要說这些話了。应該对那些甚至麻木不仁的人、抱冷淡态度的人、认識不清的人、那些不懂得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做的人讲話。

簡单地說，所有这些人是为了使大庄园主继續做千万卡瓦耶里亚土地的主人而牺牲的嗎？不，任何人都知道不是这样。任何人都懂得，如果說革命領导人曾經为此而进行一次革命，为此而引导那么多的青年投入战斗，牺牲了那么多生命，那么他們就是叛徒。为了这种不光彩的事，一个古巴人也不值得牺牲！为了这种不光彩的事，不值得举起一件武器。拿起一种武器来进行战斗，遭受像我們的国家曾經遭受的那些痛苦，应該是为了比所有这一切重要得多的东西。

有些人断言，人們牺牲生命就是为了使这种剝削制度继續存在下去，为了使一千个家庭在首都和我們的其他城市里继續过王侯般的生活，为了使那个剝削、饥餓、貧困、歧視和欺詐的制度继續存在下去。有些人企图这样办。看来他們的确相信革命可以这样做。某些人甚至在最后的时刻还买了些有价证券和为此做了某些事情。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以为我們国家所爭得的某些成果——这甚至是从一八九五年战爭时起就已計划爭取的——会遭到摧殘，事情会原封不动地继續下去，他們是大錯特錯了！

当然，这个正直的政策，这个革命的政策，这个符合历史潮流、符合全世界不发达和被剝削国家人民的感情和利益的政策，这个符合国家的利益和荣誉的政策不是簡而易行的。它必然是一个要

求做出牺牲的政策，因为如果我們想使我国人民摆脫沒有文化、失业、饥餓和貧困的状况，想发展我国的經济和拥有自己的独立的經济，并且在拥有独立的經济的同时执行一个消灭失业、沒有文化、貧困、落后、貧穷、无知、疾病和我国大部分人民所处的悲慘状况的話，那末簡单地說来，我們就必須执行彻底的革命政策。如果我們不这样做，我們就不能实現这一切。实現这一切就意味着我們必須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势力。这就是我們做过的事。

当然，我們这些革命領导人是革命者；如果我們不是革命者的話，我們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通过这一点我不过想說明，革命者，也就是說被剝削的广大人民群众准备为这一切做出必要的牺牲和付出必要的代价。

对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抱冷漠态度的人、麻木不仁的人和腐化堕落的人，可以对他們說最好是不要自己找麻煩，簡言之，最好尊重所有这些利益。对这种人可以說这种話，而他們自己可能也会这样說的。

我們曾必須在这两者之間进行选擇：继續处在帝国主义的統治、剝削和欺凌之下，在这里继續容忍美国大使发号施令，使我国继續处于过去的貧困状态，还是进行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或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

在这一方面是沒有什么选擇的。我們选擇了一条唯一正直的道路，选擇了依照我們过去起义者的傳統、依照所有曾經为了祖国的幸福而斗爭的人的傳統而对我們的祖国能够采取的一条唯一忠誠的道路。这就是我們已經采取的道路：反帝斗爭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因为除此以外不可能采取任何其他立場；任何其他立場都是虛伪的、荒謬的。我們永远不会采取那样的立場，我們

永远不动摇，永远不！

帝国主义应該知道，我們永远不会同它有任何勾搭，帝国主义应該知道，不管我們困难多大，不管我們为建設我們的国家、建設我国的未来、創造无愧于我国的历史而进行的斗爭多么艰巨，帝国主义不应該对我們抱有絲毫希望。（掌声）

很多过去不懂这些事的人今天懂得了，并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懂得这一点。对我們大家来說，这些东西是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显著、越来越无可爭議了。

这就是革命所应該走的道路：反帝斗爭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說把所有的大工商业收归国有，把基本生产資料国有化并使其轉为社会所有，以及以我們的力量和我們得到的国外援助所允許的最大速度有計划地发展我国經济，国外的援助是另一种对我国革命眞正有利的事情，我們获得了声援和支援，这使我們能够推进我們的革命而不必像其他国家人民过去那样蒙受巨大牺牲。

应該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好吧。反对帝国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該是一个、一个唯一的革命，因为革命只有一个。这就是人类偉大的辯证的眞理：帝国主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个斗爭的結局是：社会主义胜利，結束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开辟社会主义的紀元，并随后开辟共产主义的紀元。（掌声）

任何人都不要惊慌失措——如果这里还有反共主义者的話——，最少在三十年內不会实行共产主义。

这是为了用三言两語教我們的敌人也了解什么是馬克思主义；簡而言之，历史阶段是不能超越的。今天大概某些不发达国家

能够超越建立資本主义的阶段，也就是說，它們能够沿着計划化的道路、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国民經济，而社会主义是不能超越的。苏联在四十年后才开始建設共产主义，并期待七年以后在这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我們現在正处于建設社会主义的阶段。

我們应該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空想社会主义嗎？簡单地說，我們应該实行科学社会主义。因此一开始我就十分坦率地对他們說，我們信仰馬克思主义，我們信仰这个最正确、最科学的理論，这个唯一眞正的理論，唯一眞正的革命理論。我在这里以十分滿意的心情說出这一点，（掌声）我滿怀信心地說：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且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經久不息的掌声）

我是什么样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半心半意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嗎？我們革命者不会做半心半意的人，我們要成为百分之百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将为此献出我們的力量和我們的精力，献出自己的一切。此外，像我这样在十八岁时还那么无知，而能在三十多岁时感到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这是很大的愉快……我想这个三十"多"是三十六。（笑声和掌声）在十八岁时我曾經学了一些东西，但我們是多么貧乏呀！就像我一向向人民說話一样，我們向人民十分坦率、忠誠和明确地說明这一点，我总是十分坦率地說話的。

我曾經有过偏見嗎？……——我认为談談这一点是有益的——，我曾經对共产党人有过偏見嗎？有过。我曾經一度受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反对共产党人宣傳的影响嗎？受过的。我曾經认为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人？我曾經认为他們是賊嗎？不，我从来沒有这样认为；在大学里和在其他地方，我一向认为共产党人是

誠实的人，是正直的人，如此等等……但是，这不是什么特别的长处，因为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一点。我曾經认为他們是宗派主义者嗎？曾經这样认为。为什么我过去对共产党人有那样的看法？簡单地說，我完全确信，我过去对共产党人的看法——不是对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的看法——就好像很多人一样，是从孩子时候起，实际上大約从进学校开始，在大学、在任何地方、在电影院和一切場所受到的宣傳和灌輸的偏見所造成的結果。情况就是这样。我认为他們可能有錯誤嗎？是的，我认为他們可能有錯誤，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可能有錯誤，他們自己就是首先承认他們可能有錯誤，可能犯錯誤，因为他們并不自认为是不会犯錯誤的人。

对共产党員的看法如何？那就是他們現在所眞正应該得到的看法。我相信，如果說过去在很长的时間他們得不到承认，受到攻击，受到排斥，受到排挤，在建立一个委員会时把他們排除在外，由于把他們看成一种"瘟疫"而把他們排除在外，报紙上从来不发表他們的言論的話，我們也应該承认，过去做一个共产党人是一种偉大的品质，是一种偉大的品质！今天，不……不，今天我們要担当起使其成为一种偉大品质的任务，当然，我們要担当起使其成为偉大品质的任务！（經久不息的掌声）

在那个时候做一个共产党人必然是一种偉大的品质，那时費利克斯·托雷斯曾对我說，他出了圣克拉拉的监狱，必須步行走到雅瓜哈伊，一直走到雅瓜哈伊！这要做出无数的牺牲和努力。而功績就在于，当他們遭到迫害，当所有的大門都对他們紧紧关起，所有的印刷所、所有的报紙和一切机会都对他們关門的时候，就已經是共产党人。我們应該說明这一点。

当然，这比今天成为共产党人要更加可貴得多。今天的条件

不同了。因此我說，我們应該努力使社会主义者、馬克思主义者成为眞正的名符其实的馬克思主义者，准备好应付一切危險。

但是，总之我想說，我曾經对人民社会党有过偏見，这些偏見主要是由于那些宣傳运动而产生的。我以一个人在承认某件事情时应有的极大的誠恳承认这一点。我絕对不会向人民社会党人提出任何要求，我們完全是一致的，我們大家都是同志，我們大家都是社会主义者，我是在这时候說明这一点的。（掌声）

在某个时候，在革命开始的某个时候，我們曾經有过一些摩擦，这些摩擦可能是由于对某些事情的不同观点所引起的，但是基本上是由于我們沒有进行商談而造成的。

我也应該說，这里曾經有人是最初那些日子里阴謀的牺牲品，那时每当发生了一件事时就有人說，有一批共产党人在制造問題和"騷乱"。我应該說，在某个时候我甚至相信，共产党人在某个地方策动了"騷乱"，在那里曾經有人策动一群人拿着木棍圍着一位公民，他們甚至使我也相信了这一点，我应該在这里說明这一点。随后我发現，共产党人一点也沒有在那里策动"騷乱"，正是那些分裂主义分子拿着棍子圍着几位公民策动了整个"騷乱"。

这就是說，无論如何，在最初的阶段在两者之間有冲突，实际上是在偏見之間，在一系列事物之間有冲突。曾經有一个"共产党人"在做某种工作，当时共产党人的职务几乎都要保密的；但是合众国际社、美联社和所有的美国报紙一下子就点出了十个、十二个、十五个共产党人。这是奇怪的，他們把所有的同志都叫做共产党人，其实有許多同志并不是共产党員，而是"七·二六运动"的成員。但是这些机构点了他們的名字，向全世界宣布他們作为共产党人的履历。他們是从这个宣傳运动开始的，这个宣傳运动在差

不多所有受反共和帝国主义宣傳影响的地区都有了反应。幸好，由于大家的努力，那个阶段逐漸度过了。

我认为，在初期的坏事之一就是各組織間缺乏最广泛的交換意見，大家都自顧自。而革命斗爭本身却要求人們日益加强联系，更多地进行商討，更多地交換意見，日益促进統一。

我应該說明我們經历的可怕的事情之一，那就是在某一天，当有人写这个阶段的历史并且想写上这个革命的某种功績时，他們說我們在进行一次沒有人民社会党人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那时反共的偏見很强烈，如果任命一个共产党工作人員做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就会掀起一个抗議的浪潮，接着出現一个騙局，并因此出現一系列的陰謀。我們的措施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一所农場、一个合作社、一家收归国有的工厂，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机构。我們有很好的同志、"七·二六运动"的忠誠的同志們来进行这些工作，但是当时他們人数很少，就是現在人还不够呢！那个时候，他們怎么能够担負起全部工作呢？……当然，任务是在日益增加的。

那末，当时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是进行一次沒有人民社会党人的社会主义革命。当逐漸产生各派革命力量和革命組織統一的过程时，当反共力量开始受到打击和破产后，就出現了一个沒有那么多的陰謀、沒有那么多的分裂活动的比較容易办事的阶段，許多人民社会党人可以担当起一系列的职务。

就是說，这一联合意味着什么？这个产生所有革命組織的联合的时刻意味着什么？除了其他的意义外，它还意味着有成百、成千上万的干部，成千上万的干部！他們都是久經鍛炼、經受过牺牲、受过严重的和困难的考驗、受过政治教育的人。我記得，曾經有人

来問："我們什么时候制訂'七·二六运动'的綱領？"我說："除了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綱領外我們还能制訂什么'七·二六运动'的綱領？而为什么我們要訂出两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綱領呢？"現实就是这样，否則就是想入非非。

可見，这意味着获得社会主义建設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的、必要的成千上万的干部，意味着获得革命指导委員会的全体干部。那时还未拥有人民社会党的大量有經驗的干部，因为有人說，"不，他們想攫取这个，他們想攫取那个！"如果认为一个革命者想攫取这个那个，那一定是不了解和完全不知道成为一个眞正革命者的意义。我們了解到的关于所有的革命者的情况是，今天工作已由大家分担，而工作很多，人还不够，并且工作很重，因而許多同志都有这样的打算，在部队的人宁願进軍事学院，政府工作人員宁願进革命教育学校作为休假，就是說一个革命者把进学校同他担負的工作比起来当作是一种休息。

革命今天能拥有所有革命組織的全体干部。人民社会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貢献是受过社会主义教育、受过人民社会党教育的老党員；革命指导委員会貢献的是青年干部；"七·二六运动"首先不能貢献出年岁較大的受过政治教育的干部，但是它貢献出了大批热情的有才能的革命青年，貢献出在夺取政权的斗爭中获得的全部經驗。就是說，我們大家都这样或那样地做出了貢献，我們代表了基本的力量。

这些力量必須联合为一个統一的組織，因此建立了統一革命組織。这是不容易的，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終于組成了統一革命組織。

宗派主义的表現逐漸消失了，排他主义同样也逐漸消失，不再

存在由于某人是人民社会党員而加以排斥的情况，当然，宗派主义及其表現也在逐漸消失。极端主义的某些表現也在逐漸消失，极端主义就是人們常常称为"痲疹"的东西，当然，不应把它同革命的坚定性混为一談。极端主义也是小資产阶級情緒在革命运动中的一种表現，应該同极端主义作斗爭，就像应該同宗派主义斗爭一样。

但是，我国人民已經有时間学会了很多事情，克服了过去很多人曾經具有的一些偏見，这些偏見把社会主义描繪成某种恐怖的、不人道的、殘酷的、进行奴役的东西，这一切正是帝国主义所具有的，而它却企图把这些东西硬栽在社会主义的身上。

好，我們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制度里。社会主义制度同有人硬加在它身上的那一切是多么不同呀！社会主义是十分广泛的，它甚至包括那些曾經有过問題的人，例如曾經同革命发生过問題的反动的牧师。問題的发生不是由于社会主义者的錯誤，不是由于他們想关閉教堂，禁止和迫害宗教思想，正好相反，社会主义者认識到宗教感情是一部分人民思想感情的組成部分，革命政权应該……尊重这部分人民的思想感情，革命政权这样做了，并且为他們提供了各种方便。向革命政权宣战的是另一些人，这些人要从父母的手里夺去他們的子女。事实已向人民說明，那些从父母的手里夺去子女的究竟是什么人？是曾經屠杀青年的軍警，是那些反革命罪犯，他們曾經杀害一个正在教人讀书識字的十六岁的孩子，他們永远夺去了那位母亲做母亲的权利，夺去了她的亲人，使她失去了溫暖，失去了她在家里再見到儿子的希望。他們不仅杀害了他，而且酷刑拷打了他。他們为什么拷打他？他們拷打他是像巴蒂斯塔时代的軍警一样为了使一个革命者說出秘密嗎？他們拷打他不是为了获得秘密，他們拷打他是出于殘酷，因为这个孩子在教书，他

能知道什么秘密呢？这不是为了要他說出什么秘密。他們在他身上砍了十四刀。他們砍他，簡单地說是为了折磨他，为了使他受罪，使他痛苦，为了在其他母亲中制造恐怖。我們发現，正是剝削人的資本主义从父母的手里夺去他們的子女，这种資本主义夺去女农民的土地以便使她們去充当女僕，接着再把她們推上娼妓的道路；我們发現，正是資本主义把这种命运强加給工人和农民的女儿身上。而社会主义恰恰是在消灭文盲，使一百万古巴人受到教育，拟定了改造娼妓的計划，教家庭女佣学打字和速記，消灭失业，使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教員，为保卫祖国不受帝国主义魔爪的侵犯而进行着战斗和牺牲；它盖起了医院，修筑了道路，組織起社会俱乐部，开办起幼儿园和青年俱乐部，发展文化，为了人民的幸福而斗爭，这就是我国人民所取得的东西……（掌声）

社会主义对敌人抱寬大的态度，甚至太寬大了。这个社会政权俘获了一千多个由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出錢收买并为它們效劳的雇佣軍叛徒，他們是在外国船只的护送下进来的；政府抓了五百多个反革命分子，其中許多人是曾經对农民犯下罪行的杀人犯，而甚至对这些人也沒有执行死刑。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甚至不得不忍受这样的痛苦：看到它的严肅的态度、寬大的态度反而得到了一个十六岁的青年遭到怯懦和卑鄙杀害的結果。这就是社会主义。

这就是說，社会主义虽然拥有自己的全部权力，然而不濫用这个权力，它是严肅的、自觉的，它为克服一切缺点而斗爭，为消灭极端主义、宗派主义、专横行为和不合理的現象而斗爭。簡单地說，因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設想的，列宁曾經为此而斗爭，所有的革命者都曾經进行斗爭，爭取使人們过

較好的生活，使人民获得更为幸福的生活，使人民过更为自由的生活，用这种生活来代替由一个阶級进行压迫、一个阶級对劳动人民进行剝削的制度，爭取实現工人的民主，这在馬克思主义的詞汇里就称为"无产阶級专政"。（掌声）

但它并不由于称为无产阶級专政而意味着酷刑拷打、屠杀和罪行。不！資产阶級专政才是这样，資产阶級专政意味着酷刑拷打、屠杀、盜窃、不正义和专断。簡单地說，无产阶級的政府意味着：这个阶級掌握政权来开辟一个历史时期，并对其他阶級行使这个权力，它必須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同这些阶級进行斗爭，說明被剝夺政权的阶級的仇恨的一个最好证据就是在特立尼达被杀害的这个孩子，这是仇恨和迫害狂的一个多么明显的表現呀。簡单地說，这就是阶級斗爭，被剝夺政权的阶級的斗爭的表現。这些被剝夺政权的阶級頑固地企图恢复自己的阶級統治，因此产生了这种仇恨，正如馬蒂所說，这是一种出自"人們五臟六腑的瘋狂的"仇恨。这件事情是这种仇恨的最高发泄，因为只有一种出自剝削阶級五臟六腑的瘋狂的仇恨才能够导致像对这个青年犯下的这种罪行。

这种工人阶級的統治、工人阶級的专政不意味着拷打、罪行和专断，因为社会主义为反对这一切而斗爭，社会主义与这一切毫无共同之处。社会主义为反对一切不合理的現象而斗爭，糾正一切不合理的現象，为反对一切专断行为而斗爭，糾正一切专断行为，为反对罪行而斗爭，它永远不会容忍罪行，永远不会容忍酷刑拷打，永远不会容忍怯懦行为，永远不会容忍任何卑鄙的行为。这就是說，这条道路不是玫瑰色的，工人阶級的敌人、农民的敌人、学生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民族独立的敌人不会在这場斗爭中得到一

張鋪滿玫瑰花的床鋪。敌人遇到的将是对他們的反击，是革命的坚强有力的手，无产阶級的坚强有力的手，人民的坚强有力的手！

也就是說，他們不要到这里来散步，革命已經通过了法律，革命由于他們的过錯而不得不通过了这項法律。因为尽管我們十分謹慎小心，为了使革命不过火、謹慎地使用权力而作了种种努力，尽管革命为了做到寬宏大量、为了保持这种寬大精神而作了一切努力，而得到的回答却是罪行，却是像这个事件那样的卑鄙和野蛮的行为。这向人民表明，对敌人应該严厉。我們不是慘无人道的人，我們当中沒有人喜欢看流血和枪杀的事，我們沒有一个人喜欢这些东西。我們沒有一个人是殘暴的，但是我們十分清楚地了解到，我們十分清楚地认識到，对革命的敌人应該給他們以所应得的严厉惩处，在这場斗爭中他們不会遇到一个好杀的滥施酷刑的无产阶級，但是他們将遇到一个坚定的、严厉的无产阶級，这个无产阶級将給他們以罪有应得的惩处，因此制定这項法律不是为了宣布一下就完事，制定这項法律是为了貫彻执行。（掌声）

由于被剝削阶級和剝削阶級之間的利益斗爭的尖銳化，而必須实行这一措施。我們将采取一切措施，坚决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革命有力量做到这一点。这种力量来自所有社会革命力量的联合，来自所有这些力量的結合，来自所有革命干部的联合，来自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裝部队的組成。革命建立了各种群众机构，例如工会、青年組織、农民組織、学生組織、保卫革命委員会和妇女組織，革命通过这些群众組織获得了干部，爭取了群众，获得了力量，取得了对革命的敌人实行必要措施的力量。我們再說一遍，我們不是喜欢严厉，所有的革命者决不会由于个人嗜好、由于个人喜爱而冷酷无情，但是我們革命者知道，我們有責任严厉，我們对革命

的敌人需要多严厉就多严厉。（掌声）

我相信上面所述的这一切說明了各派革命力量所以要联合起来和所以要建立統一革命組織的原因；說明了革命所以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有人要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归罪于卡洛斯·拉斐尔，而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归之于卡洛斯·拉斐尔的——，当然，那些非馬克思主义者，那些空想者，那些神志昏迷的人——这种人如果是神志昏迷的話还是最好的情况——自然把这点归罪于人民社会党，归罪于人民社会党的領导人，很簡单，这是由于他們缺乏革命組織的政治教育而产生的結果。恰恰相反，我們大家都为这一团結作出了貢献，我們由于对这一团結作出貢献而感到滿意，我們大家正在为組織和建立一个作为工人阶級和古巴革命先鋒队的强大的、有紀律的和坚定的政治組織而斗爭。

我們要怎样来进行这一工作呢？像过去的正統的政党那样，对所有的人发出号召，敞开大門来让所有的人都加入这个党嗎？不。

过去执政的資产阶級政党是怎么办的？它們敞开大門，号召所有的人入党，任何一个党取得政权后，立即就突然拥有一百万党員。

当我們还很幼稚，还不懂得政治的时候，我們看到报紙上說："有关苏联情况的一个证据是，在一个二亿人口的国家中，共产党只有五百万党員"，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竟以此作为它只代表微不足道的少数的一个证据！当然，他們想使我們用人們看資产阶級政党的那种老眼光去看一个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資产阶級政党是人越多越威風，資产阶級政党沒有什么思想可言；一堆政客、一伙人保卫这个阶級的利益，人越多，得到的津貼越多，越是显赫

威風。他們絲毫也不考虑这个党成員的思想。于是他們企图小心地掩盖起这一事实：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是先鋒队的党，是居領导地位的党，是精干的党。如果在苏联大張旗鼓招募党員，早就有几千万党員了。一个居領导地位的党通过群众組織来进行領导和进行工作；群众組織是領导和革命工作的工具，是革命工作的基础。一个革命的政党是一个进行領导的精干的党，它基本上通过自己的群众組織、通过工会、通过青年組織、通过妇女联合会、通过保卫革命委員会、——这是古巴革命的一項发明，是一种非常好的群众組織——通过农民协会、合作社和已經組織起工会的农場来进行領导和进行工作。就是說，它通过各种各样的群众組織来进行領导和指导。

因此，古巴革命的政治組織所应該具有的标准首先就是精干和质量的标准；它将不是一个追求数量的党，也就是說，它将是一个高质量的組織。（欢呼声和掌声）

我們应該說，由于这是不同政治組織的联合，因而理所当然，在最初的这个阶段不能实行一种过分严格的标准，因为在建立这支力量、組成这支革命力量的計划中所規定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革命干部的任务。就是說，在統一的最初阶段，要求不能像将来所需要的那样严格。因为理所当然，各个組織的同志和干部应該在一个組織里联合起来，而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正处于学习、提高和准备的过程。

这个組織将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組織，也就是說，它不是一个少数人的組織，它将是一个大党，但是在数量上来說，它将不会是一个过分庞大的組織，因为我們对参加革命政治組織的要求将是严格的。对于成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的党員的要求将日益

提高，要求具备更多的条件，要求达到更高的标准；将执行严格的精干的标准。毫无疑問，在入党以前进行挑选要比入党以后开除好。

因为我們还认識到，群众的热情、群众的革命精神十分高漲，一个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和組成的党具有一切有利条件来吸收群众中最优秀的分子、最能起积极作用的人，使他們成为这个組織的成員。主要的是，那些获得这一荣誉的人、那些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党員光荣称号的人应該正是人民中最优秀的、群众組織中最优秀的人。

这一点做得愈好，就会愈加得到全体劳动者、全体农民、全体知識分子、全体公民的尊敬，因为必須指出，每一个公民，不管他是工人或不是工人，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党員。也就是說，对于所有同革命休戚与共、准备执行各項規定、完全地和确信不疑地承认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党綱的眞正革命者，党是都敞开大門的。

好吧。这首先是精干的标准，标准越来越严，正是为了使作为革命先鋒队、革命領导机构的这个組織拥有人民中最优秀的分子。

自然，其他一些同志将在这里就其他的組織問題发表讲話。我們想說明一些重要的事情：各个革命組織的全体成員在加入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时都有同等的权利和受到同样的尊重。一个有二十年党龄的人民社会党党員并不意味着有任何特权，一个"七·二六运动"或革命指导委員会成員也不意味着受任何歧視。所有的人在入党时都具有完全同等的权利！因为我們应該避免一切极端做法和一切錯誤的事情；一方面免得有些人說：我有三十年党龄，我有二十年党龄，而在二十年党龄的招牌下站在一旁自我欣賞，以为

只要有革命的历史就足够了，另一方面也要避免使一个新党員有权认为，他沒有义务去了解他所应該了解的有关各种社会主义問題和革命理論問題，并且感覚到自己沒有遵守紀律执行所有規定的义务。

这就是說，我們現在应該……我們应該努力，用我們大家都应該用来作基础的单一的东西来作为基础，逐漸建立起最广泛和最深入的联合。开始时有人說，我上过山。他們用"我上过山"这句話喋喋不休，而且还有人并沒有上过山。現在也有人說，"我十五年前就是共产党員"，而在他們的一生中却沒有任何共产党人的东西。不管是"我上过山"也好，还是"我十五年前就是共产党員"也好，我們都应該把它們从一个眞正革命者的詞汇和态度中清除掉。（掌声）

无論是"我过去是共产党員"也好，或是"我放过炸彈"、"我上过山"也好，都絕对不应該拿出来炫耀。

同志們，不管一个人有什么功績，还有更大的一个功績，这就是今后做出的功績。如果对一个民兵說，你是一个一心向上的人，这可能是对的。反动派曾經企图散布什么謠言和口号，离間民兵和起义軍士兵，在他們之間制造怨恨。有人甚至被这种錯誤的感情所侵襲了，有人同意民兵毫无作为这种看法。对于同革命的士兵和警察一起牺牲了的上百名民兵，他們是怎么想的呢？一个青年工人在吉隆滩战斗中牺牲，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留下了孤儿寡妇，当我們今天看到他的照片时，应作何感想？当一个人想起，某一次他曾經由于这位青年工人当民兵和沒有上过山而責备这位青年工人时，他不感到眞正的慚愧嗎？难道吉隆滩战役不是像其他任何战役一样的光荣的历史性战役，并将作为革命的古巴人民

对美帝国主义的偉大胜利而永垂史册嗎？在那里倒下和牺牲的是什么人？我們今天在那些在吉隆滩牺牲的烈士面前——即使他們沒有上过山，不是十五年党龄的共产党人，沒有放过炸彈——，难道不应該脫帽致敬嗎？那末最大的功績是什么？

过去所做的一切毕竟已經过去。如果我們不担当起推进革命事业的任务的話，所有的牺牲者和所有的烈士就都白白地牺牲了。因而，功勛存在于还需要去做的、今后要进行的那些事情里。誰能知道在我們的前面还有些什么斗爭呢？过去誰能对这位十六岁的青年——他的十一岁的照片还栩栩如生，坐在书桌旁的孩子——說，他今天要成为祖国的一位偉大英雄，成为祖国的象征，古巴和拉丁美洲文化的象征呢？誰有权利輕視这位曾經參加扫盲运动的十六岁的青年，而在他的名字面前、在紀念他的时候不鞠躬致敬呢？

誰能知道我們应該展开些什么战斗，在我們面前还有些什么斗爭呢？我們有理由认为功勛在于以前做过的事情嗎？为什么不想一想从今以后我們将一起去做的那些事情里所包含的功勛呢？要是我們能从一开始就在一起进行这一切多好呀！要是我們能从一月一日起就在一起来进行这一切多好呀！要是我們能像在一九一七年进行革命的布尔什維克那样从最初的时候起就在一起进行这一切多好呀！（掌声）

让我們为我們面临的任务而誠恳地鼓舞起热情来吧。我們今天在这里对你們讲話的这种誠恳态度就是一个开始。我今天在这里的讲話是十分誠恳、十分坦率的，因为做一个革命者首先需要的就是誠恳和坦率；应該由我們大家共同去写历史，应該由統一革命組織去写历史，应該由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去写历史，让我們为此

鼓舞起我們的热情吧。

我們应該为这个历史、为这場斗爭和我們面临的这个任务而鼓舞起我們的热情。什么人可以參加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所有的人，全体誠实的古巴人，全体古巴革命者。在这里有特权嗎？沒有，沒有任何特权。在这里讲亲友关系嗎？不，一点也不讲。在我們的祖国第一次出現这样一个革命政权，在这里决定問題的不是一个人的势力影响，不是对某个人的偏爱，不是裙带关系，不是亲友关系，而是一个人的品质。我們的祖国今天能有这样的条件眞是太好了！

革命統一党首先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組織？它将成为一所革命学校，人們将在这个党內学会怎样做一个革命者。因此，对党成为学校这一点要特别强調。現在党还沒有作为一个这样的党而正式成立，还沒有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将要举行。什么时候？不要着急，就要举行的。但是重要的是，在基层的統一和联合方面已經不断取得非常大的进展，事实上这个革命的先鋒队組織已經存在，几百所学校正在工作，一万多公民正在上革命教育的課程，他們正在受到培养，正在受到訓练。

我眞誠地对你們說，促使我們日益革命化的事件之一就是看到一些同志的这种情况：他們过去实际上对革命一点也不懂，一点不懂經济，一点不懂馬克思主义；这些同志甚至曾經是反共的；他們是染有反共思想的穷苦人，他們一无所有，沒有資本，沒有財产，沒有任何資財，这已經是极限了，因为向一个糖厂老板或銀行的老板灌輸反共思想是讲得通的，但是如果向一位一无所有的先生說要把大工业收归社会所有，而他竟然不同意的話，这是不可思議的。

看到这些同志在学习經济問題，使我們感到，实际上如果我們革命領导人不学习的話，立即就会有一批人比我們更懂得政治經济学，比我們更懂得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一系列事物。我严肃地对你們說明这一点，重視不重視随你們的便，如果不重視的話，我們会看到結果的。我立即就相信了这一点，我认为，我們領导人比任何人更有責任去进行学习。

我看到这些同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們是怎样变化的呢？这些同志已經有所发現，他們已經找到了眞理。最初的学习激起了一种难以描述的热情。我們是有东西給群众的；我們将会缺少很多物质上的东西，但是有一样东西是綽綽有余的：这里有完整的、引人入胜的、科学的、深刻的革命学說，我們可以把它交給群众，在政治上教育群众，教导群众，把革命理論交給群众。为此，就是說为了教育群众，我們設有学校，我們設有印刷所。

有一件事是任何人都不应該怀疑的，这就是，我国人民将日益革命化，随着人民的日益革命化，我們将拥有更好的工人，更好的学生，更好的管理員，我們的生产将搞得更好，我們的战斗部队将更为出色，革命将得到更坚强的保卫，革命的威信将更为提高，因为人民受到了革命教育。

这不是要进行訓育。我們大概可以把这个字眼取消了。为什么？因为訓育这个字眼好像是要向一个人硬灌某种东西，把一样东西硬塞到他的头脑里去。这不是訓育，不是要向人們硬塞某种东西，而是要教育人們去进行分析，教育人們去思考。如果說有人向我硬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話，那是不可能的，最好的证明就是，有人曾企图向我灌輸一整套与这一切相反的东西，但是他却絲毫沒有能够把这些东西硬灌給我。（掌声）他們可能向我灌輸了某些

偏見，某些东西，但是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把反动的、法西斯的、反革命的、自私自利的剝削的思想灌輸給我。应該看到的是：我曾經在教会学校里当过十二年学生。在这个十二年里，他們的确沒有能把反革命思想、保守思想、剝削思想灌輸給我；只有眞正地进行閱讀、分析和思考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我們要教育公民去进行思考，去进行分析；到包含着无数經驗教訓的历史的宝庫里去探索；到包含着无数学問的世界革命运动的宝庫里去探索；到世界工人运动的宝庫里去探索；到理論的宝庫里去探索，向他們进行解釋；而不允許任何人相信他所不懂的任何东西，因为那样会造成盲目信仰，发展神秘的观念和盲目的教条。

当某个人不懂某个东西的时候，就要不断地同他討論，直到使他弄懂为止。如果他今天不懂，那末他明天、后天是会懂得的，因为有关历史眞实情况的眞理那么明确，那么明显，那么清楚，任何誠实的人迟早都会懂得这些眞理。就是說，这不是要进行訓育。

任何人都不会在一个革命学校中受到訓育；沒有人会让自己受訓育，絕对沒有人会接受他不懂得的任何东西。我們将进行教育，将教人們去思考，教人們去分析，向他們提供判断材料来使他們弄懂这一切，我們将討論資产阶級的思想、資产阶級的謊言、帝国主义的謊言，資本主义的謊言，使他們解剖、分析和了解这种思想意識，并且要耐心地使他們逐漸領会馬克思列宁主义，而确信把眞理教給人民并不費事。

任何人都不要害怕会有人对他进行訓育。那些相信会有人对他进行訓育的人将找不到一个人想要打破他的头脑，要在他的脑壳上穿洞或任何諸如此类的事情。此外还有些人由于其本性和品

质而永远不能成为革命者。他們不能成为革命者是因为，首先，革命者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准备自我牺牲的人；革命者不是机会主义者或者騙子手。革命者准备放棄很多舒适的享受，他喜欢这样做并願意这样做。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就好像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音乐家，都是画家一样，当然，这是需要天才的。現在首先应該教育工人，教育农民，教育学生，教育过去受剝削的广大群众。这样革命的队伍便会日益发展壯大，因为一方面可能有人永远不会成为革命者，同时千眞万确的是，懂得革命眞理、懂得革命理論的人数会日益增加。这是我們所应該做的事，这是革命教育学校的目的：教育人們去分析和教育人們去思考。

一个革命者首先就应該是一个善于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去分析形势的人。学会思考就是学会寻求正确地解决問題的办法。这就是我要对你們說的重要問題之一。

此外，关于組織問題，我想你們随便哪一天可以邀請阿尼瓦尔来在这个广播节目內談談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組織方面的一切問題。

綱領嗎？这将是适合我国客观条件的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綱領。这就是說，我們将根据我国形势在我們的綱領里体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則。这現在不是、将来也不是一个秘密，一点也不是什么秘密。我国人民是贊成这一点的，我国工人阶級是贊成这一点的，我国农民、我国誠实的知識分子、我国青年是贊成这一点的，我国全体正直的公民都贊成这一点。

基本問題就是这些。此外还有一些有关紀律和一整套規則的問題，但是我认为，今天当我談到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时——我要

对你們說，什么时候和怎么样談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是由你們决定的——，我的任务主要是說明为什么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这一过程发生的根源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的职能何在，这些我都已經說过了。

大家知道，从根本上来說，党的任务是：在把人民組織起来的同时，通过群众組織、通过群众組織的核心，并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准則、根据責任制和集体領导的准則来进行組織和进行領导。

現在我要在这里說明有关集体領导的問題，这可能是唯一还需要說明的問題：在过去不短的一段时期內，革命曾經是个人領导的。就是說，革命領导不是軍閥式的，不是无定見的，一点也不是；但在过去不短的一段时期內，各种决定实际上是由于对革命政府总理的信任而做出来的，那些主要的决定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我过去說、現在說并且重复說，我坚信这是不好的。我无需由于这一点而責备自己；簡单地說，这是革命过程的产物。好吧。那末我对此有何想法？很簡单，我們认为这不好。甚至在这里曾經有人在很长的时間內为領袖的問題而担心："如果有人杀害了一位領袖"，"如果革命失去了元首，可能发生什么情况？"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不管怎样，我們应該尽快地摆脫这种状况；首先应該建立一个革命政党的領导。

这个手段是政权和革命路綫延續不断的最好的保证和唯一有效的保证。我眞誠地认为，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在人类历史的全部行程中，人类設想的政治制度中最好的制度簡单地說就是：以一个民主的革命政党对国家的領导为基础的、集体領导的政府制度。

因为如果說，个人是起作用的，毫无疑問，个人在革命里是起着作用并且起着一个重要作用；但是归根到底，个人还是个人。沒

有任何东西比一个人的生命更为脆弱了，甚至連个人的觉悟也是脆弱的。我們对我們觉悟的坚定性具有充分的信心，虽然如此，我們知道，个人、一个人是一种最为脆弱不过的东西。一个人会由于一发枪彈、一次意外、一次冲突、一次休克或其他任何事件而死去。

君主专制是封建时期的各个帝国和最初的民族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体现，其特点就是，一个国家甚至可以由一个白痴进行統治。一个国王的儿子是一个白痴，因而这个国家注定要由一个白痴統治四十年，因为如果他不夭折的話，他是可以活四十年或更多时間的。在历史上由白痴統治国家的例子是很多的。

而資产阶級的代議制民主的特点是政客活动、賄賂和貪污腐化，簡单地說只有統治阶級和有錢的阶級才有参加政权的机会。此外还有作为这个政府制度本质的无政府状态，例如說，最近的法国历史就表明了这一点，法国一年要更換十个政府。即使在那里不是連續更換政府的时候，这种更換也仍在进行，只是不那么頻繁而已。

在那些国家中，除去由于制度——就是一个阶級統治另外一个阶級的制度而造成的各种危害外，还发生另一种情况，即一个人不仅有时而且常常能够欺騙群众，迷惑群众；一个戏剧式的大政治流氓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能在国家領导中占有与他的能力和品质远不相称的职位。

由于領导人的原因，个人独断的政府制度最少有两个重大的弊病：第一，如果这个領导人不好的話，那么人民就要忍受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其次，除了可能产生一切意外的个人的种种弱点以外，而且在政权、路綫和革命綱領的延續方面缺乏持久性和保证，此外，这一切也是与革命者的感情絕对違背的，与人們的感情絕对

違背的。

因此，我认为理想的制度、人类找到的管理一个国家的最完善的制度是以一个以民主方式組成的革命政党为基础的、集体領导的政府制度，也就是說这个党应該行使領导者的职能。这个制度并不是永恒的，它只是过渡性的，就像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必然要經过和要实現的各个阶段一样是过渡性的。

为什么这是最好的制度呢？因为民主的准則和集体領导的准則在起作用；如果民主准則不起作用，如果集体領导准則不起作用，那末这种制度也会和其他任何一种制度一样地恶劣。但是如果坚持内部民主和集体領导这些基本原則，那么毫无疑問，这是一个最完善的政府管理方法，特别是一个正处于革命过渡时期的国家的最好的政府管理方法。

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个党不是一个烏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精干的党；参加这个党的是那些够条件的和品质优良的优秀公民，他們加入到革命核心組織里去。他們要在多年內进行学习，取得直接經驗和履行职責。

这样的公民由于本身的功績而逐漸地担負起日益重大的責任。这样的公民可以成为地区、中央和全国領导成員；他凭自己的功績可以担任这样的职务。这不同于国王把政权傳給他的白痴儿子，也不同于走运的軍閥、大軍人的情况，因为有的人虽然善战，作为战士贏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威望，但是作为执政者，他們却是十分愚蠢的。

这样的人不是政治流氓、騙子手和戏剧式的人物。在一个执行紀律、原則、遴选、党內民主和集体領导这些准則的党中，蠢人不会飞黃騰达，一个白痴不会成为国家元首，一个冒險家不会走运。这

个学校将成为一个鍛炼人們、使他們进行学习和提高能力的学校。

这样，担任国家最重要职务的人将是那些有能力和由于自己的功績而提升到这些职务的人。

那么，什么样的公民才能担任自己国家的領导人，成为自己国家的領导成員呢？很簡单，是那些由于自己的功績和自己的素质而提升到这些职务的公民。只有那些有眞正的革命才能、有眞正的政治才能、有眞正牺牲精神的人才能成为自己国家的領导人，自己国家的領导成員。

这不同于那种由于有錢，由于亲友关系，由于循私便能爬上去的政策。让我們消灭人情，消灭循私吧！让我們消除这一切現象吧！毫无疑問，我們将建立一个保证国家由最称职的人、最有才干的人来管理的制度。簡单地說，这就是集体領导。

怎么能让一个人、一个官員来作出国家的最重要的决定，作出对一个国家生活有决定意义的全部决定呢？显然这是荒謬的。在任何一次討論中，我們都看到，任何人每天都看到，一个人是可能錯誤的。

試想，如果一些領导人不和另外的領导人交換意見，如果一个領导人不与另外的領导人交換判断的根据和加以討論的話，那末就会經常由一个人独自作出未加討論的决定。

这种办法使人民面临什么危險呢？使他們有成为种种怪癖的想法、种种謬誤和种种錯誤的受害者的危險。經过討論作出的决定比領导人未加討論地作出的决定可以避免很多錯誤。我坚决相信这一点，我相信集体領导，我相信由一个先鋒队的政党进行的領导。

很簡单，这就是我們的想法，每一个革命者都应該这样想。国

际歌說得好："从来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对于一个迷信的人来說，可以不要救世主和皇帝，只要神仙。但是从来沒有什么神仙，也不能靠皇帝，特别是沒有什么救世主。說实話，我們从来沒有想成为救世主。

如果人民对我們的个人經驗感兴趣的話，那么我們可以說，实际上沒有任何事情比討論、比通过討論寻求最好的解决办法更能使人滿意的了；沒有任何事情比大家来負責，党来負責，人民来負責更能使人滿意的了。我坚决相信这一点；我有权利讲話，我有权利参加整个这一时期的革命，在革命中担負巨大的責任，但是我从来沒有因此而驕傲自大，从来沒有因此而以为自己是不会有錯誤的，我承认我是可能犯錯誤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公民能够做的一件最誠实的事，是任何一个革命者应該做的最誠实的事。但是，不要仅仅口头上承认，而要眞誠地承认自己可能犯錯誤；要声明沒有救世主，声明沒有料事如神的人，声明坚决相信历史是人民写下的，历史是人民創造的。历史是人民写下来的。

問題是人們常常不提人民，而用一个領袖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国家的人民，于是千百万无名氏牺牲了，而全部光荣、整个威望却往往落到一个人、一个領袖的身上。这样，人們便以为这个国家人民的丰功偉績是屬于一个領导人的，显然他們弄錯了。因为革命不是靠哪一个人的智慧、哪一个人的努力实現的；革命是靠許多人的智慧、許多人的流血牺牲而实現的，是靠成千上万位同志流血牺牲使反独裁政权斗爭赢得胜利而实現的，是靠数百位同志在同反革命斗爭和为打倒帝国主义而进行的斗爭中流血牺牲而实現的，是靠前往山区进行訓练的人和几个月不見家人在学校埋头讀书的

那些人忘我的努力和牺牲精神实現的，是靠在烈日炎炎之下耕种田地的农民，靠砍甘蔗的工人，捕魚的漁民，駕駛火車、汽車的司机，在工厂生产的工人，以及清晨起来挤牛奶、从事勤杂工作或服务事业的工人的忘我的努力和牺牲精神实現的。这些人，这些斗爭着的人是历史的創造者！（掌声）

誰能够认为，这些构成一个社会、組成一国人民的千百万人的功績是自己的呢？誰能够认为，他自己的虛荣、自己的驕傲——即使他的这种驕傲是很合理的——会比千百万的公民的努力和牺牲更为可貴呢？誰会自以为自己如此卓越，如此正确，以致于他能这样地去想問題：根本不会想錯呢？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向人民陈述我所信仰的一切，因此我是辯护人，因此我为克服一切障碍作出了貢献。誠恳地說，我們很少有机会像現在这样感覚到自己为我国的历史、为我国的前进、我国的进步作出了一点貢献，如果我們大家，如果所有負有較大領导責任的同志，如果大家都接受这些准則，接受这些原則，那我們的国家就会避免不稳固感的問題，避免著名的个人迷信的問題和所有的这类問題，将避免許許多多的問題。因为有一点是誰也不会怀疑的，那就是在卡米洛同志牺牲时关于他的話："在人民中有許多卡米洛这样的人"。沒有人怀疑这一点，因为卡米洛曾經当过一家成衣鋪的雇員，后来他走了出来。如果沒有革命，沒有参加战斗的机会，卡米洛就不会成为卡米洛。如果为一个青年提供战斗的机会，那末就会看到，他也是一个卡米洛，他会在战斗中贏得胜利，創造英雄事迹！（經久不息的掌声）

那时，我們曾說，"在人民中有許多像卡米洛这样的人。"这适用于一个軍事領袖，也适用于其他所有的人，适用于其他所有的負

責人。在人民中，有成千、成万、成十万有威望有能力的人。为他們提供教育、培养、学习、領导和工作的机会吧！如果为他們提供这种机会，人們将会看到，就像从人民中涌現出卓越的体育家，卓越的軍事領袖，卓越的学者一样，将会出現卓越的領导者，卓越的干部，卓越的作家，卓越的部长，卓越的政治領导人！让我們随着时間的推移、随着革命的进展而养成这样的习慣：在人民中发現偉大的情操，偉大的智慧，偉大的功勛，懂得在人民中有着巨大的潜力，因此人民是不会失敗的！一个人可能失敗，因为他只是一个人；一个国家的人民是不会失敗的，因为他們有数以千計的人，有几十万人的智慧，有几十万有能力的領导人。

那么，这个革命人民的政党应該做些什么呢？这个党应該成为引导人們創立功勛的巨大紐带，成为培养革命才能的巨大紐带，成为发揮革命智慧的巨大紐带；这个党应該永远超越于个人之上，因为这个党所包含的不是一个人的智慧，而是几万、几十万人的智慧，不是一个人的英雄业績，而是所有人的英雄业績，不是一个人的牺牲精神，而是几十万公民的牺牲精神，战斗精神，热爱革命的精神。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就应該是这样的党！（欢呼声）

（譯自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日古巴《今日报》）

革命的三年

（一九六二年一月）

古巴的历史上有多少个三年过去了。如果从过去的殖民地时期算起，在不間断的、殘酷的奴役和殖民剝削制度中度过的就不是几个三年，而是几个三百年。

土著居民实际上早已被强制劳动和他們无法忍受的殘酷的奴隶制度所消灭。后来，又以极不人道的方式把数十万人运到我們这个島上，他們被迫抛棄了自己的习慣、信仰、傳統、家园以及他們所生活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他們在那里过着即使不像征服者所說的"文明的"、然而至少是自由的生活，而他們在这里却为了使主人过着安逸、豪华、舒适的生活已整整地劳动了几个世紀。

上世紀末进行了三十年的英勇斗爭，其結果只是，一个宗主国代替了另一个宗主国。与西班牙在本大陆的最后一块殖民地消失的同时，一个新的剝削和統治制度——工业发达国家的統治阶級剝削和統治經济落后的弱小民族的制度——也就在世界上出現了，这些統治阶級为了追求更多、更大的利潤，拼命爭夺剩余資本的投資場所。

并不是說，这个新的統治和剝削制度是資本家发明的，它是資本主义社会发展本身的产物；当資本主义的生产力提高到最大限度的时候，产生了巨額的剩余資本，国家的界限也就成了它进一步扩張的障碍。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掌握了經济和政治实力的阶級需要开辟一条自由的途徑，以掠夺其它国家的自然資源：鉄、石油、銅、錫、鋅、鋁、鎳、橡胶、肥沃的土地……以及人力資源，即亚洲、非洲、美洲和澳洲的土著居民，在这些地方，可以用无比便宜的价格获得大量的饥餓和貧困的劳动力，保证金融資本家的巨額利潤。美帝国主义为了順利地滲入古巴，在我国独立战爭的最后阶段进行了干涉，当时，分崩离析、筋疲力竭的西班牙的势力，已經眼看抵擋不住古巴的起义了。

美帝国主义恬不知耻地欺騙全世界說，古巴在事实上和在法律上，都是而且应該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历史上一貫以虛伪和假仁假义出名的美帝国主义，也沒有放棄利用古巴的英勇斗爭所造成的时机，利用我們的事业在世界上所喚起的同情。他們宣称，他們的行动，是受到最純洁的、利他主义的"人道感情"所驅使的，是因为在古巴的流血事件面前感到"恐惧不安"。战爭一結束，他們就占領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对于古巴，他們不仅沒有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承认它的独立，而且在事实上进行了軍事干涉，在法律上，美国参議院竟在滿比軍队已被解除武装的时候，背信棄义地宣布美国保留其根据在古美侨的安全和利益的要求对古巴随时进行干涉的权利。一个曾为自己的自由流尽鮮血的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就这样附屬于美国公民的投資了。这些投資自然是統治美国的少数銀行家和壟断資本家的投資。所謂"人道的和利他主义的"感情就昭然若揭了。正是这种利他主义的感情，后来驅使他們占領了巴

拿馬地峽，派海軍陆战队干涉古巴、多米尼加、海地、墨西哥和尼加拉瓜。保卫美国公民財产这一最高的利他主义願望变成了法律，变成了强加于美洲各国人民头上的国际准則。

由于利他主义，他們宣布了所謂門罗主义，大肆攻击革命思想，把它說成外来的思想，为大陆以外的强国所鼓吹的东西；也是由于利他主义，他們在离美洲几千浬的地方，在中国大陆和中国領土台灣之間保持了一支强大的舰队；由于利他主义，他們在北朝鮮发动了血腥的、殘酷的战爭；由于利他主义，他們干涉越南南方和老撾；由于利他主义，他們扶植西班牙法西斯主义，重新武装德国納粹主义；由于利他主义，他們帮助法国人打阿尔及利亚；由于利他主义，他們在吉隆滩向我們进攻；由于利他主义，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們把一支舰队开到了多米尼加附近的海面；由于这种最純洁的利他主义，他們又在重新組織雇佣軍来反对古巴，并且召开一个外长会議。

这种利他主义和他們一八九八年所作所为的动机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当时是出于"人道"的原因，而今天是"为了保卫自由世界"和神圣的"代議制民主"。

六十年来我們飽嚐了这种所謂"人道精神"、"自由世界"、"代議制民主"和"美国的利他主义"的滋味。古巴有六十万人失业；一百万成年文盲；完全沒有基本工业；几乎沒有医院、技术学校、研究机构和卫生条件；古巴人民受歧視、受特权者踐踏、遭受剝削和饥餓；无法形容的罪行、对人民的凌辱和迫害；政治生活中充滿腐敗、盜窃和貪污之風；这一切比任何其他证据都更雄辯地說明了他們的"人道精神"。

忽然，也許是在帝国主义最沒有料到的时候，他們在这个島上

的統治，連同它內部窝藏的几世紀来奴役和剝削遺留下来的一切殖民殘余，都一古脑儿土崩瓦解了。

重述和回顧我們的过去，可以使人們了解到任何革命都首先是历史上眞正的飞跃。

对于我們說来，革命的三年意味着我們古巴人在历史上——从第一个西班牙征服者踏上我們的土地算起——眞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年代。古巴不再是只有一块自主国的虛假招牌，自主国已經成为光輝燦烂的現实。我們的旗帜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贏得了贊揚和尊敬，这是其他国家的人民对于任何一个眞正自由国家的徽記应有的贊揚和尊敬。从前，在其他国家的人民眼中，我們不过类似靠近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美国的小島而已。他們从政治角度看到了我們实际的样子。自主国的空招牌只能欺騙那些国內外的傻瓜。正像我們今天很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中美洲各国：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薩尔瓦多、危地馬拉、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馬都不过是自主国的虛假招牌罢了，它們連自己和其他国家保持关系的权利也沒有，美国大使可以向这些国家的总統发号施令。过去世界上其他人也就是这样看我們的。

正因为我們摆脫了它的統治，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僕从才声嘶力竭地反复叫嚷，說我們变成了苏联和中国的卫星国和工具。除了他們强加在他們統治下的弱小的、不发达民族的那种奴役和剝削的关系以外，帝国主义再不能設想有另一种类型的国与国之間的国际关系存在。

美帝国主义者只能設想由建立在人剝削人的基础上的本国生产制度所产生的那种类型关系。帝国主义資产阶級对本国劳动阶級的統治以及对經济落后国家的饥餓群众的統治，其根源就是人

剝削人的制度。迄今有过的一切統治方式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一切侵略的和征服的战爭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动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資本主义制度以及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統治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同样，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作为阶級統治工具的国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帝国主义。

人剝削人制度的消灭，对于一部分人类已經成为消除任何建立在經济統治因而也是政治統治基础上的社会国际关系的决定条件，而在不久的将来，对于全人类，也将是消除这种关系的唯一决定条件。

因为任何政治統治都是以經济目的为基础的，消灭了人剝削人的現象，一切資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統治形式也就消失了。几千年来摧毁人类的、压迫和征服的战爭也就随之消逝。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在古巴領土上或世界其他国家中并不拥有銀行、矿山、电力公司、运輸公司或其他公用事业、糖厂、大庄园，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財产，所以它們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永远不会是政治統治和政治奴役的关系。它們永远不需要为了保卫自己公民在他国領土上的財产而进行干涉。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占有其他任何国家的財产，因为它們自己国内并沒有剝削成性的資产阶級在利欲心的驅使下不断积累剩余劳动，并越过国境去侵占其他国家人民的財产和剝削当地居民的劳动。因为，在国外进行經济和政治統治的，不是資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而是那些剝削阶級，他們是在利欲心的驅使下，在資本主义生产制度无情的推动下这样做的。各国人民，即劳动群众，不仅受到殘酷的剝削，而且被利用来当炮灰，为剝削者的貪婪而牺牲。

由此可見，我們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之間的关系只能是，而且永远是眞正友好的、完全自主的、絕对尊重彼此主权的关系，这是只有在自己国內扫清了万恶的人剝削人制度的革命者，才能彻底而持久建立的关系。

人剝削人的現象消灭后，劳动的积累，即資本，就不再成为剝削的工具。只有在这种时候，一国向另一国提供的机器、技术和財政援助才具有兄弟般的无私援助的性质，因为这种援助不是为了掠夺另一国的資源或剝削其他国家人民的劳动，而只能是为了使接受援助的国家发展自己的經济。只有当工人阶級取得了政权，消灭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并把生产資料变为全民所有的时候，才能够以各国人民眞正团結和友爱的关系代替資产阶級和帝国主义的国际关系。

我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第一次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且成为眞正自由的人民。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狂怒地叫喊說：古巴沒有自由。这是千眞万确的。剝削者在古巴已經沒有自由了；他們还可以說得更确切一些：自从第一个西班牙远征者踏上古巴島以来，剝削者破天荒第一次沒有自由了。

剝削者在我国过去一直是自由的。他們在历届殖民政府統治时期都是自由的，在美国軍事干涉时期也是自由的，在美帝国主义代替了西班牙殖民制度之后，他們仍然一直是自由的。他們在历届政府統治下都是自由的，在馬查多統治下，在巴蒂斯塔統治下，他們沒有一分钟缺少自由。

几世紀以来，他們可以自由地买卖奴隶，而当不能拿劳动者进行人身买卖的时候，他們又自由地购买劳动力和出卖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不管有沒有鐐銬，劳动者始終是奴隶；不管用不用枷鎖，

剝削者照旧靠奴隶的劳动产品发財致富。

劳动者从来沒有过自由。要么，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給剝削者，要么就是餓死。

雇佣劳动者从来沒有摆脫过貧困、不安和愚昧的折磨。在任何政府的統治下，在任何时期，他們都不曾摆脫过这种折磨，正如在殖民統治下带上枷鎖的劳动者从来沒有摆脫过鞭笞的折磨一样。資本主义社会从来沒有关心过他們和他們的儿女。当他們失业、无处棲身、挨餓或生病的时候，他們尤其深切地了解这一点。而只有当国家对他們进行鎮压、迫害或监禁的时候，他們才感到国家的存在。他們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既无物质財富，又无政治权力，在国家所代表的那个阶級的一切权力面前，他們不过是孤孤单单、无依无靠的生物罢了；在自私自利、慘无人道的資本主义社会中，如果不是因为他們拥有一种使剝削者发生兴趣的商品——劳动力的話，他們是无足輕重的。

剝削者占有报紙、杂志、通訊社、电台、电視台和印刷厂，掌握着法官、教士、鎮压机器、軍队和政党。无論是在巴蒂斯塔統治时期，还是在其他任何一个政府統治时期，这一切都是少不了的。他們有权不許揭发某一暗杀事件或某一官員的盜窃行为（剝削阶級的走狗往往是橫征暴敛的）。他們有可能难于决定哪些律师或官僚应該当議員，或者参加政府。他們也可以不許写社論去攻訐值勤宪兵（宪兵时常作威作福）。但是，为了維护他們的自由企业、維护他們和帝国主义的联盟、維护他們的反动制度、維护他們的反劳工法、維护他們的特权以及維护他們反社会的思想的社論，就是写上一千篇一万篇，也从来沒有被禁止过。总而言之，他們有絕对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地保卫着人剝削人的制度。

归根到底，这才是对他們最关紧要的东西，实际上这也一直是一切国内政策的基础。所以，在襲击总統府之后，他們全都踏着前一天在斗爭中牺牲的英雄們的血迹去悼念独裁者。暴虐的統治者殘酷地鎮压工人、农民和学生，血洗全国，目的只是維持現时的社会秩序：剝削阶級的自由。

《社会主义古巴》的讀者們，这种自由正是帝国主义、泛美报业协会、反革命分子、罗慕洛、索摩查、卡馬戈、伊迪戈拉斯和巴拉格之流以及其他在本大陆上繁殖的可怜虫們在古巴和全美洲所要求的自由。他們从来不談人民的眞正的自由，而只談他們的自由，剝削者的自由。

被剝削者沒有报紙、杂志、印刷厂、电台、电視台、通訊社、法官、教士、軍队；他們不能告发謀杀工人、农民、学生或自由职业者的罪行，不能告发貪官污吏的盜窃行为，更不能写一个字来反对自由企业、帝国主义、反动制度、反劳工法、特权、反社会的思想和資本主义制度；总之，他們沒有任何自由来揭发現时的社会秩序和要求廢除剝削制度。被剝削者是的的确确沒有任何自由的。今天劳动者掌握了印刷厂、报紙、电台、电視台、通訊社和杂志，掌握了共和国的命运，而尤其重要的是，手中握有武器以保卫自己免受剝削者的侵犯。現在他們可以揭露帝国主义，可以写上千篇社論来反对自由企业、反对特权、反对不合理現象和旧的社会秩序。总之，他們有絕对的自由来反对万恶的人剝削人的制度，为美好的生活而斗爭。这些是人民从未有过的眞正的自由。我国历史上，无数的人民战士为爭取这种自由殉难了，成千上万的战士在地下斗爭中、在战場上为爭取这种自由牺牲了，在吉隆滩战斗中，我国的英雄們为这种自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泛美报业协会、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和一切效忠于它的流氓恶棍声嘶力竭地反对这种自由。

人民为这种自由而斗爭，为建設未来的权利而斗爭。人民为一切过去所沒有而現在已經取得的东西而斗爭。

过去財富不屬于人民。銀行、保險公司、矿山、大片的优质土地、糖厂、大工厂、炼油厂、进口公司、大商行、重要的推銷机构、公用事业等都掌握在外国公司和一小撮古巴的百万富翁手里，从来不是人民的財产。还有一个較为广泛但同样是絕对少数的阶层，也分享着控制一小部分国家財富的权利。其他的人，即人民中的絕大多数，則沒有絲毫財产，他們或者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給少数的剝削者，或者在农村中租种大庄园主的土地，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小作坊里或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劳动，但也不可能因此免受中間商人、放債人和其他寄生虫的剝削。

馬克思曾經說过："你們一听到我們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們的現今社会里，私有制在十分之九的成員中間已經消灭了；这种財产权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在十分之九的成員中間已經不存在。可見，你們責备我們，原来是說我們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絕大多数人沒有財产为必要条件的私有制。"

今天，国家財富的絕大部分和最重要的部分已經为人民所有。同过去相反，他們不是为少数剝削者的发財致富而劳动了。他們的剩余劳动不再落到百万富翁或外国公司的腰包里了。这些剩余劳动屬于整个社会，用来投資于新的生产企业或者以住宅、学校、医院、娛乐場所、公路、輸水管、奖金以及其他千百种的形式归还給

工人。国营企业工人的劳动成果，再不会有一分錢用来飽剝削者的私囊，任意揮霍，或养活寄生虫。为寄生阶級劳动和为社会劳动，实在有天壤之别！社会保障劳动者享有唯一光荣而高尚的謀生手段；劳动的权利；保障他的子女受到全面的教育；保障他的父母晚年不挨餓，不会无人照顾。这是任何剝削社会从来不可能保证的东西。因为在世界任何地方和历史上任何时期，人民从剝削者那里得到的，只可能是剝削者在追求利潤、为加强政治权力和剝削手段而积累更多資本以及过着穷奢极欲、揮霍浪費生活的时候漏掉的一点点面包屑。

因此說，帝国主义向拉丁美洲各国推行臭名远揚的"爭取进步联盟"，把它描繪成为医治本大陆一切社会弊病的万应灵药，似乎在这些弊病之源——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剝削——存在的情况下也可能有什么进步似的，这眞是可笑到了极点。在剝削制度下，不可能有什么社会进步。如其不然，那么剝削者还会剩下些什么呢？他們从哪里去积累新的資本呢？他們怎样去滿足自己永无止境的利欲之心呢？誰来維持他們奢侈、腐化的生活呢？

在古巴农村中，革命把农民从封建剝削中解放了出来。小农免除了各种地租的負担，摆脫了中間商人的剝削，得到政府各种投資、維修和发展生产方面的貸款以及修路、医疗和教育方面广泛的援助。

大牧場和大甘蔗园已經改变为人民农場和合作社，在那里，二十五万名工人和合作社社員过着像样的生活，全年工作都有保障。

过去，人民几乎沒有权利受教育，学文化，也沒有权利进行娛乐活动和享有健康的、卫生的生活条件。

明天，当人民以自己的創造精神和忘我劳动战胜了一切障碍，为进行大規模建設和生产各种产品所必需的条件都已具备的时候，他們将要达到的一切会远远超过今天已經取得的成就。

但是今天，不論在城市还是最偏僻的农村，所有学龄儿童都入了学，我国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实現了人民的这一崇高願望的国家。我国还保证每个青年受到中等教育，并且使他們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能力上大学。在这一方面，我国同样也取得了拉丁美洲冠軍的荣誉。通过巨大的努力，尤其是热情洋溢、英勇頑强的青年們的努力——如曼努埃尔·阿斯昆塞，他作出了最崇高的牺牲，献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我国仅仅在一年的时間內，就扫除了文盲，从而又一次名列大陆的前茅。

一万八千名来自农村的男女青年学习了縫紉剪裁、手工工艺、机械操作、人工受精、动物飼养以及其他知識。还有一千名青年正在苏联学习农业，为期一年。

从事家务劳动的两千名青年妇女正在革命建立的夜校里学习，还有好几千人享受国家助学金，正在进行速記、打字、駕駛汽車等专門学习，以便将来在銀行、行政机关和交通部門服务。

在即将开始的新学年里，在各級学校中，总共将有五万多名青年享受助学金計划規定的待遇，进大学、工艺学院、农业学校、艺术学院、大学預备学校、初等师范、外語学校以及初級中学学习，他們不仅受教育，而且书籍、伙食、住宿、衣服和医疗也都是免費的。这是使工农子弟能够受到高等教育的唯一方式。

有好几千名青年正在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技术。

从前，只有剝削者百万富翁的子弟才可能到外国专科学院或大学里学习。

革命在文化教育領域所做的工作当然不止这些。但是这已足以使人們了解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做到一切。他們在取得了革命政权和摆脱了帝国主义統治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实現了变兵营为学校的偉大諾言。

革命也把所有貴族俱乐部和海濱浴場变成为全体人民的文化娛乐場所。因为从前，人民是沒有地方娛乐的；虽然生活在島上，但人民却不能在海濱洗澡；空閑的时候，也沒有家庭欢聚的地方。

由于建立了全国体育、运动和娛乐协会，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开展起来了。

从前，在工作、教育、文化、娛乐等方面，我国一部分遭到无理蔑視的貧苦人民成为种族歧視的牺牲品，今天，这种歧視已經連一点影子都看不見了。

資本主义剝削制度沒有关心过貧苦人民的住房問題。豪富的房产主的房屋只是为了我国人口中的一个阶层建造的，他們要房客交納超出他們所能負担的、极高昂的租金。作为財富生产者的工农群众則注定要住在破烂不堪的貧民窟和茅草屋里，而那些大腹便便的剝削者却为自己建造了豪华的宫殿，他們覺然寡廉鮮耻地在貧困的海洋中炫耀自己的穷奢极欲，而貧困却把子女累累的家庭逼进一間破破烂烂的房子里。因此，革命毫不犹豫地大幅度削減房租，降低城市土地的价格，后来又頒布了城市改革法，这一法律使大部分家庭在五年內免交租金，并規定凡在城市新建房屋中居住的家庭只按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十收費；投靠帝国主义的資产阶級分子逃跑后留下的房子現在也采用了这个办法，这些房子已經由人口多而收入少的家庭所享用；富豪貴族区的寬敞住宅則变成了公費学生的宿舍。

革命从胜利的第一天起，就在城乡兴建起几万所住宅，剝削制度所遺留的茅草屋、棚舍和貧民窟終有一天将在我国消失。

同样，革命用于公共卫生事业的費用等于过去居民医疗費用的四倍。今天就連最偏僻地区的居民也能享受到医疗待遇和預防措施。

各种公共工程，首先是用于工农业生产和滿足人民切身需要的基本建設，增长的如此迅速，以致革命剛胜利时建筑材料工业的生产方面許多工厂开工不足，而現在已經赶不上需要了。

經济战綫各个方面发展的結果，使失业和半失业人数由六十万降到了二十万，农村中劳动力已感不足。

但是，如果不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經济的发展上，革命所作的一切努力就失去了基础。缺乏經驗和統計資料；資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和揮霍浪費的旧习慣；缺乏組織性；革命初期殘存的强大私人企业；我們中間許多人对于迅速把国民經济引入計划性軌道的必要性缺乏明确认識。这一切都給我們带来了不少障碍，克服这些障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革命克服了这些障碍，使得計划經济今天成为現实，它将帮助我們战胜帝国主义的封鎖，保证国家生产迅速、稳步地发展和充分利用本国資源及国外的慷慨援助，避免浪費，避免犯严重的錯誤。

沒有忘掉任何一項需要，沒有忽略任何一个角落。人們热情地劳动着，这种热情，这种干勁，只有在革命时代才能够产生出来。

但是我們还有許多缺点，犯过很多錯誤；許多旧习慣的殘余还存在着，革命必須不断地同这些习慣作斗爭。墨守成規、保守主

义、个人主义作風和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存在于某些同志的身上。許多錯誤的产生，正是由于把群众的經驗置之不顧，不同那些具体执行和实現計划的人商量、交換意見，而这些人往往能提供为做出正确决定所必不可少的合理意見。任何部門的負責同志可以千方百計鼓励与他一起工作的人在工作中付出最大的努力，但是絕不能够忽視他們的經驗，忽視实現每項任务的客观条件，不能像奧林帕斯山上的神那样发号施令。行政上最負責的同志不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与外界隔絕，而始終和实际工作保持最大可能的联系，这才是好的作風。

三年来我們所看到的另一个眞正有害的习慣是这样一种不良傾向：有些人忘記了經济規律，以慈善家的風度办事，或者不顧生产方法，浪費人力，核算搞得一团糟。許多行政管理人員和某些部門和机关的負責人有一个最坏的习慣，那就是无償地占有其他机关所提供的产品和劳动，他們把償付債务的专款用来增加自己的投資，从而給債权企业的核算造成眞正的混乱，影响了財政稅收，破坏了經济計划。这种做法必須彻底鏟除。革命政府决定：从一月一日起，如再发生企业或机关不立即以現金償付从另一企业或机关得到的帮助或物資的情况，对此情况負責的領导同志一无例外地受停职停薪的处分。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行政領导同志，把革命所不能容許的奢侈——革命必須把一切資源用来为广大群众而不是为少数人謀福利——同产品的质量混为一談。产品的质量只要靠熟练的劳动和合理地使用現有物力就可以取得。质量同社会主义絲毫也不矛盾。資本主义为了利潤往往要牺牲质量。資本家花費的巨額广告費都是从质量身上挖出来的。为了增加銷路，他們搞彩票，玩弄各

种最巧妙的心理騙术。社会主义取消了一切不必要的开銷，鏟除了旧制度所特有的各种騙人把戏。过去的一切浪費現在都可以节省下来。此外，通过劳动人民热情的合作，还可以节約大笔資金。但是，每个企业的領导者和社会主义劳动者都有責任不断地为提高产品质量而奋斗，因为今天消費这些产品的正是人民，正是劳动人民的家庭。有一些产品，如“可口可乐”或卷烟（这里指的是紙烟而不是烟絲），由于原料不易进口或沒有外汇（外汇必須用于最迫切的需要上），因而缺乏原料，以致对质量有所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质量差些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有許多其他产品，它們的质量完全取决于在制作过程中是否认眞細心，热情負責，同样的成本，同样的劳动可以生产出质量高得多的产品来。奢侈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而质量則应当是人民的創造性劳动不可分割的伴侶。

大量設备由于使用或操作的人粗心大意、不加爱护或不負責任而損坏了；在很多情况下，設备的損坏仅仅是因为使用的人沒有任何实际操作經驗所造成的。因此，开办駕駛員、机械师、拖拉机手等訓练班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过去的傳統是：不損坏設备就学不会这些行业，这种做法也是必須彻底根除的。

在农村中，时常可以看到人們对于采用科学的种植与飼养方法和技术措施表現出漠不关心。有人完全用迷信的、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人工受精，絲毫不重視种植和飼养方面的选种和育种，不通过化驗去研究土壤的結构，也不調查产量的差别及差别的原因，不竭尽全力同病虫害作斗爭，不試驗新的方法。这些人滿脑子都是恶劣的保守思想。

与此相反，也有一些人凭着主观行事，冒冒失失地进行急

剧的变革，不作任何慎重的考虑。每个农場和每个合作社都必須組織一个人数不多的先进工作队，經常关心农业生产方法的研究和改进。統一革命組織的各个核心組織应該把力量集中在这一方面，使每个农場和合作社都建立一个小型試驗站。以后这种做法可以推广到农民协会。这将在劳动人民中掀起一个关心科学、关心技术方法的史无前例的高潮，并給我国經济带来无可估量的好处。

我不想在这里詳尽地列举主要的錯誤和不良的习慣。但是这些东西确实存在于各个方面和各个領域中。这是过去的遺产，是旧社会的病菌，这种病菌是任何革命在一段长时期內必然携带着的，它多少是不自覚地暴露出来，阻碍革命事业。必須不断地同它进行斗爭。

一九六二年革命的三項基本任务是：

对經济和各級工作实行严格的計划；

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險，必須最完备地加强国防設施；

提高革命覚悟，进行思想教育，加强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的革命核心組織。

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会把我国人民的革命覚悟提高到不容置疑的水平。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工人阶級的思想，唯有它才眞正地对自然界、社会和历史作出了哲学的和革命的解釋。

我国革命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沒有任何人教我們这样做，也沒有人从另一个大陆上把它强加給我們。这是現实生活本身向我們指出的道路，我們毫不犹疑、无所畏惧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了。面对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役，面对着人剝削人的制度，一切眞正的革命必然要坚定地朝着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唯一的、激动人心的革命眞理前进。古巴就是不可辯駁的证明。用这个眞理武装起来，我們必胜。

（譯自《社会主义古巴》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五期）

关于統一革命組織工作方法的某些問題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电視演說）

主持人路易斯·戈麥斯·汪格麥特：晚上好，听众先生們。古巴所有的电台和电視台今天晚上向全国人民广播統一革命組織第一书記、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的談話，（掌声）他将回答《今日报》記者劳尔·瓦尔德斯·比沃同志、《革命报》記者伊蒂厄耳·莱翁同志、《晚报》記者埃尔內斯托·貝拉同志以及其他記者提出的問題。

卡斯特罗博士打算談談有关統一革命組織——他是該組織的第一书記——的工作方法的某些問題。

瓦尔德斯·比沃同志先提第一个問題。

記者：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近来我国人民非常热情地听取了您和統一革命組織全国領导委員会其他同志的談話，你們在向群众的談話中，强調必須改善革命的一切工作，以偉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同錯誤和缺点以及宗派主义和調和主义作斗爭。我国人民希望您今天晚上来談談統一革命組織全国領导委員会最近做出的关于改善組織机构、純洁和加强积极的革命核心組織以

及改进革命工作的方式方法的决定。

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关于这方面，您将和我們談些什么呢？

卡斯特罗博士：在这方面我有很多东西要談。首先，我想在这里引用列宁的一个思想。列宁曾經說过，一个革命政党的态度，也就是說它的严肃性，主要是根据它对自己的錯誤的态度来衡量的。同样，我們作为革命者和执政者的严肃性也是根据我們对自己的錯誤的态度来衡量的。

当然，敌人总是非常注意地来了解这是些什么錯誤。如果犯了錯誤而不进行自我批評，敌人就会利用这些錯誤。如果犯了錯誤而进行自我批評，敌人也可能会加以利用；然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我們不能糾正錯誤，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能糾正錯誤。因此，我們下定决心对我們自己的錯誤采取老老实实和严肃认真的态度。

在这方面，作为統一革命組織全国領导委員会成員的我們这一批革命同志进行了广泛的討論，对从一月一日到今天的整个过程、对革命組織的整个組合过程做了严肃的、老老实实的和深入的分析。对我們所做的一切——所办的好事和所犯的錯誤都做了分析。

根据这个，我們对建立統一革命組織的整个阶段进行了分析。这不是一个簡簡单单的問題，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問題。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因为很簡单，它同革命政权有关系，同革命的方法有关系，同革命的思想有关系。

大家都了解这次业已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特点，这次革命的过程、起源和发生这次革命的历史时刻。这个过程特有的条件，参加

革命的各种力量，在革命过程中为实現自己的观点而斗爭的各个派别，总之，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

理所当然，在这个熔炉里——因为革命过程是各种力量的眞正熔炉——革命会力图創立、組織和建成自己的革命机构。在革命中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个革命机构，以便推进革命，不断地发展革命和規划革命的未来，也就是說以长远观点規划革命；否則革命是不可想像的。

当然，革命关心組織自己的政治机构和革命机构的問題。我們曾經在这里不止一次闡述过的全部过程就是这样开始的。通过这个过程，各种革命力量逐漸团結和統一了起来。这些革命力量参加了这个过程，或者是代表着群众力量、思想力量和輿論力量。此外，它們还代表經驗和代表巨大的宝貴財富，革命必須使其成为这一組織內的骨干。

这个过程的一个必然产物是：随着同不革命的派别、反动的派别、右派、保守派和亲帝国主义派的斗爭，各种力量和各个革命派别逐漸接近和团結了起来。它們愈来愈接近，愈来愈統一。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內，这种过程具有自发的性质。也就是說，它不是一种事先考虑好的过程，也不是一种計划好的过程，而是一种由各种对抗性矛盾的斗爭，由一个眞正的革命斗爭所引起的自发过程。那些不符合眞正革命观点、革命思想和革命态度的人逐漸站在了一边，而那些代表革命态度、革命路綫和革命思想的人逐漸站在了另一边。

那末好，尽人皆知，在这个延續了三年的过程里充滿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件和各种斗爭。这不是一个笔直的进程，也不是一个平靜的发展过程，而正如所有的革命一样，在目前古巴革命的条件

下，在它独特的条件下，在困难的情况下，这个革命必然要面临一系列問題，一系列困难，革命一直在逐步地解决这些問題和克服这些困难。

那末，这个革命力量統一的整个过程，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步驟，全都沒有錯誤嗎？不，并不是全都沒有錯誤。这些錯誤都是不可避免的嗎？不可能精确地說出这些錯誤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我內心的想法是，这些錯誤不是可以避免的，換句話說，是无法避免的。

某些問題、某些缺点、某种态度即使不是不可能避免——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很难避免的。为什么？因为，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在一次革命中，掺合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千差万别的各种思想、方法、观点和各式各样的人，以及存在着制約革命过程的无穷无尽的条件。因为这个过程是建筑在現实的基础上的。这个过程并不是唯心主义地以人們头脑里的想法为基础的。这个过程是以一定的經济、社会和政治現实为基础的活生生的現实。

因此，有一系列的条件制約着这一过程。我們沒有能够避免革命初期的一系列問題。这些問題是由一系列的开小差和背叛活动所引起的，是由在革命剛一迈出最初的前进步伐时便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的反对革命的态度所引起的。甚至还有一系列的野心活动。特别是革命一开始便和統治阶級的利益、和那些害怕革命并把革命看成是一个威胁的經济阶层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革命和这一阶級的思想意識发生了冲突，同这一阶級的思想、成員以及这一阶級的态度、利益发生了冲突。革命同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在我国灌輸的并由反对进步的人加以宣揚的一系列根深柢固的思想发

生了冲突。同一系列的虛伪思想、保守思想和反革命思想发生了冲突，而这些思想具有习慣的力量，具有若干年的力量。在某种情况下具有几十年甚至可以說具有几世紀的力量。这些思想曾具有迷信的力量；具有人們习以为常的謊言所拥有的力量；具有曾作为金科玉律向人民提出的一系列口号所拥有的力量；具有一系列經济、政治、社会的教条所拥有的力量，几十年来曾經通过一切宣傳工具，通过书籍、大学、学校以及反映統治阶級利益的政党向人們灌輸这些教条。

这就是这些思想所具有的力量，而新的革命思想就是要对付这样一些思想。

那么革命思想所具有的力量在哪里呢？在于已經进行的宣傳工作嗎？在于为宣傳这些思想而組織起来的党派嗎？在于現有的报紙、电台及电視台嗎？不是。新思想、即革命思想的力量在于我国的經济和社会的实际情况。这些思想代表眞理，这些眞理必須面对一个現实，必須对付被剝削阶級的敌人散布的謊言，簡言之，这些眞理必須为自己打开一条道路。

为什么革命的眞理打开了前进的道路呢？它們之所以打开了道路，是因为这些眞理、这些思想符合群众的迫切願望，符合群众的巨大需要，符合群众的巨大利益。因此，全部謊言被粉碎了，資产阶級、反动派、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全部教条都被粉碎了。他們的全部說教和謊言，全被代表被剝削群众的利益的革命思想排山倒海的发展所粉碎了。

但是，这是一个斗爭的过程，是一个艰苦的斗爭过程。群众逐漸轉向了革命的思想。在这場斗爭中每个人都采取一种立場。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轉向了革命思想。某些人采取了抗拒革命思想的

立場，而另一些人采取了另一种立場，就是說，贊同革命思想的立場。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意見，甚至国內的各个阶层，是不能用一把小刀来分割清楚的，因为，这个过程非常复杂。甚至必須进行分析，为什么有人有这样的反应，有人有那样的反应。

这一切的根源是在于各个阶級的利益：工人、农民、貧苦市民和貧穷的家庭根据他們的阶級利益采取一种态度；而有錢的人、大庄园主、大商人、銀行家和受到帝国主义思想——也是符合于他們利益的思想——教育的那些人，則有另一种反应。

这种見解或那种見解之間的界綫是互相交錯的。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貧苦的人民由于受謊言和迷信的迷惑，采取了違反自己的阶級利益的态度。也有人从阶級成分来看，虽然不屬于被剝削阶級，但却采取了拥护革命的态度。还有无数青年人，他們在政治上还沒有成熟，但是，他們有很好的条件，有很好的品质，有偉大的叛逆精神，有偉大的正义和公正的精神，有偉大的对新事物的敏感，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尽管这些因素还沒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这一切事实意味着一場巨大的斗爭，一場巨大的思想斗爭。什么思想战胜了呢？革命的思想战胜了。群众的思想战胜了。革命的新的眞理战胜了。一切謊言，一切教条，一切虛伪及一切伪善都被击敗了。

这是不是說这場斗爭已經結束了呢？沒有。这場斗爭并沒有結束。这場斗爭是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有时是十分微妙的形式。也就是說，在新旧思想斗爭的最初的几个大战役中，新的思想、革命的思想取得了胜利。但是，斗爭在继續着，斗爭还将继續一个很长的时間，它将在全国范圍內、国际范圍內和世界范圍內继續进行。在我国，在社会主义、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資本主义之間，在馬

克思主义的理論和資产阶級的理論、自由主义的理論之間展开了一場思想意識的斗爭。这場斗爭在这里、也在其他地方进行着，每个人都运用着自己的論点。

自然，当代表革命思想和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犯了錯誤时，敌人就会利用这些錯誤。当代表革命眞理的人有了缺点、錯誤和缺陷的时候，敌人就会对这一点加以利用。

例如，我們这些捍卫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人們，由于遭到了帝国主义的封鎖，由于遭到世界反动派对我們的一切刁难，此外还由于我們自己的錯誤，在供应上碰到了一定的困难；例如我們本来完全有条件生产某些商品，而沒有充分发揮我們的能力来进行生产，敌人就利用这一点說："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經失敗。資本主义不是这样的。在資本主义时代沒有配給，在資本主义时代根本沒有这种东西……"

显然，必須作深入一步的分析，必須說明，在資本主义时代，有些人有飯吃，而有些人沒有飯吃；在資本主义时代，有些人有工作，而有些人沒有工作。而社会主义尽管受到各种侵略——我們暫且抛开与敌人为把革命扼杀于饥餓之中而进行的反革命陰謀活动有关的原因不談——先不談这些原因，社会主义意味着使数十万公民有工作做，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水平。如果今天有人抱怨收入不如过去，那末他們应該想一想，过去沒有收入的那些人現在的处境又是怎样呢？

有些人抱怨目前收入"这么一点点"，他們认为这点收入有些难以滿足他們的需要。这些人应該考虑考虑那些过去連这么多收入也得不到或是完全得不到一点收入的成千上万的人的境遇。甘蔗工人过去一年当中有八个月沒有工作做，沒有鞋穿，几乎沒有衣

穿，吃不上东西，沒有文化，沒有学校念书，沒有医药，什么都沒有。

当然，我們完全能够反駁敌人的論点，因为，毫无疑問，眞理在我們这一边，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和科学的观点的支持，这是敌人的謊言和宣傳所絲毫不能伤害的。但是，无容置疑，敌人会利用我們的錯誤来混淆視听。

自然，在这一过程中，在这場斗爭中我們犯过錯誤。

这些錯誤产生的根源在哪儿呢？正是当前的政治、經济和社会的条件引起了斗爭，同时又导致了錯誤。当时这里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反对反动思想的斗爭，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反对逃兵的斗爭和反对保守派的斗爭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因为革命的存亡取决于是反动思想还是革命思想取得胜利，取决于帝国主义思想还是社会主义思想、馬克思主义思想取得胜利。在这場殊死斗爭里，当一切努力、一切精力和全部注意力都必須放在这一方面的时候，在另一方面就发生了另一种类型的錯誤。在适当时机，革命也必須糾正这些錯誤；在适当时机，革命也必須同这些錯誤进行斗爭。

的确，一种錯誤，正如任何消极事物一样，正如任何有害事物一样，正如任何疾病一样，是可以看出一定的迹象的。有些人能够看出正在形成某种錯誤。但是，这种錯誤，不到明显表現出来的时候，不到已經开始形成一种傾向的时候，是不能开始同这些錯誤作斗爭的。也就是說，必須当人們认識到它——不仅是領导人而且群众自己也认識到这些錯誤的时候，才可以开始同这些錯誤作斗爭。

現在我們来談一談已犯的錯誤。但是，这是一定类型的錯誤，实际上，只有大家都看清了这些錯誤，当大家都认識到这些錯誤及

其消极后果的时候，才能同这些錯誤展开斗爭。

在反对反动思想的斗爭中，在反对保守思想、反对逃兵、反对动摇分子、反对消极因素的斗爭中，所出現的基本問題之一是宗派主义。可以說，这便是在当时展开的这場思想斗爭热潮中暴露出来的基本性质的錯誤。

这个錯誤是由革命过程发展的条件所造成的，是在革命思想必須对保守分子和反动思想展开严肃的和根本性的斗爭中发生的。

发生了什么傾向呢？是另一个极端的傾向。这种傾向是不信任一切人，不相信所有不是老革命者和不是老資格的馬克思主义者。当然，这样說是正确的：在这个过程的一定情况下，在这一斗爭的一定情况下，在展开一場严肃的思想斗爭的时候，在存在着混乱的时候，在許多人动摇的时候，如果要任命一个同志担任一个責任重大的职务和一項特别重要的工作，而这个职位要求的是思想可靠的人，不会受怀疑和动摇影响的人，那末正确的方法恰恰是，选擇一个从思想上和資历上都百分之百可靠的同志，选擇一个坚定的同志，一个对革命道路和对一系列的职責在思想上都毫无疑虑的同志。

当有人在这里說“某某代办逃跑了，某某領事逃跑了，某某参贊逃跑了”的时候，这并不是說，共和国可以随随便便委任一些政治上不可靠而又沒有成熟的人，以致他們时常办些丑事使革命丢臉，造成沒有可靠的人来担任上述职务的情况。

对，这是正确的，这无可否认是正确的。一定的环境曾产生一定的需要。好，但是革命却在继續前进。革命已經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革命思想逐漸贏得了群众。古巴人民广泛地接

受了革命思想，树立起了革命思想。他們的勇猛气势，反抗精神，抗議暴政統治、专横暴行和反抗不公平現象的义憤填膺的精神，已經变成了我国人民群众的一种坚定的革命觉悟。

具有革命思想觉悟的已經不再是少数人、一部分人了。革命思想已經变成了我国广大群众的觉悟。誰要怀疑这一点，就請他簡单地回想一下哈瓦那宣言，回想一下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和有一百万古巴人参加的大会。这一百万古巴人热情拥护第二个哈瓦那宣言所包含的革命思想，激进思想，眞正先进的思想，他們热烈支持宣言，他們具有判断宣言里每一句話所含有的价值的政治敏感。

这說明了什么呢？說明群众已經革命化了，說明群众已經接受了馬克思主义的思想，說明群众已經接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无可爭辯的事实是：陣营明确了，敌人已被断定为敌人了，工人、农民和学生群众，貧苦群众，我国那些不富裕的阶层，中間阶层某些重要部分，小資产阶級各阶层，脑力劳动者，都接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都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当作自己的事情，都要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爭。

这并不是什么異想天开的現象，这不是强加在群众身上的东西。正是革命法令和革命事实本身使群众逐漸拥护革命，使群众逐步革命化。从頒布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法令开始的一連串事实：降低电話費，取消在暴政統治下訂立的不平等合同；城市改革，首先是降低房租的房租法，地基法，然后就是城市改革法；之后是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把外国企业收归国有的法令和随后的把大企业国有化的法令，这一切都是指出革命的道路、革命的进展和人民的前进的里程碑和路标。

人民在迅速地进步，人民一天比一天更加革命化。当侵略危

險开始威胁我国的时候，当人們考虑到这里甚至有可能遭到帝国主义强大武力进攻的时候，当人們开始考虑这一危险的时候——因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內我們还必須继續考虑这种危险——人民动員起来了，組織了民兵，成千上万的青年变成了高射炮手，成千上万的工人和人民中間的穷苦人当上了反坦克炮手和各种各样的炮手；男男女女成百成千地入伍当兵，加入了战斗部队，并且准备好，如有必要的話，就展开一場最英勇的战斗，写下我們这样的人民、即任何一个有必要这样做的人民所能写下的一首最偉大的史詩。

这也就是說，我国人民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承担他們的革命行动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毫不迟疑地坚决与帝国主义展开面对面的斗爭，如果必要的話，为了保卫革命和捍卫祖国宁願牺牲生命。

誰能否认群众自动成为祖国的战士的热情呢？誰能否认这些群众进行像义务劳动等一系列的工作，响应对他們发出的一切号召，参加要求他們出席的一切集会、一切爱国活动、革命活动时表現出的热情呢？

当发生四月十七日，或者說四月十五日的卑鄙的进攻时，当来自外国基地的飞机攻击我国一些地方的时候，当我們像以前安葬其他同志，几个月前安葬"勒庫布尔号"事件的殉难者，安葬这些受到帝国主义、反动派、剝削者杀害的殉难者一样地去安葬那天殉难的同志的时候，正是在那天，在那个反帝战役的前夕——而不是在这一战役之后——宣布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口头上宣布了已經存在的事实。組織在民兵营里的工人群众热情洋溢地高举步枪，准备斗爭，准备战斗，誰能否认这一点呢？誰能否认祖国的

士兵、男女民兵在斗爭中表現出的英雄主义呢？誰能否认人民在反对吉隆滩雇佣軍的斗爭中表現出的英雄主义呢？人們忘我地、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的坦克和机枪，冒着轰炸的危險在毫无掩蔽的曠野上不停地前进，在敌机射击下，不顾敌机及敌人榴霰彈在自己的队伍中所造成的伤亡而不停地前进，誰能否认这个呢？

誰能否认这一切呢？只要看一看伤亡的数字就能了解群众是何等英勇、何等慷慨无私地投入战斗的。他們自觉地、滿腔热情地在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战斗！

这說明什么呢？說明在群众身上发生了巨大的质变：他們已經成为革命者。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实际情况。誰不这样来了解这一点，誰就是近視。誰不这样来了解这一点，誰就是瞎子。誰不这样来了解这一点，簡直就是一个白痴。

如果說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难道在当时我們能采取适合另一种实际情况的方法嗎？我們当时能把一定时期曾由于斗爭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变成一种制度嗎？我們当时能把那种政策变成一种制度嗎？我們当时能把那种挑选同志担任国家各种工作、担任各种行政工作的方法变成一种制度嗎？我們不能把这些方法变成一种制度。辯证法教导我們說，在某一时期里是正确的方法，在不久以后可能是不正确的。这是无可辯駁的。辯证法就是这样教导了我們。否則便是教条主义，机械主义。便是想在需要和条件已經不同的情况下去执行适应于某个一定时期我們需要的措施。我們把某些方法变成了制度，而实际上陷入了可怕的宗派主义。

什么宗派主义呢？这种宗派主义认为，唯一的革命者，唯一可以信任的同志，唯一可以在一个农場、在一个合作社、在国家机关、在任何地方担任工作的人，必須是一个老的馬克思主义战士。我們

陷入这种情况部分是不自覚的，一切似乎都表明，所有这些宗派主义問題是不自覚地产生的，是注定要产生的，这是一种病毒，是在許多人的脑子中隐藏着的一种祸害，与之斗爭是有困难的。实际上确是很难与之斗爭的，特别是不到这种病毒引起某种疾病时是很难与之斗爭的。有人患流行性感冒，他的这种病十天前便已潜伏下了。但只有当他甚至已不能讲話的时候，才知道他患了流行性感冒。有人已潜伏了破伤風——我不知道是十五天还是二十天，医生們知道潜伏期是多少天。在体內有了破伤風，但是不到破伤風已經冒头，不到发病的时候是不会为他注射任何药針的。

我們常常自問和对自己說：在一切方面，在各級机构，在一切地方到处存在的这种冷酷的、系統的宗派主义精神的根源在哪里呢？是由于什么原因呢？造成这种宗派主义精神的原因和根源何在呢？要了解这个問題的确是不容易的，因为只是在一系列的条件下，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种宗派主义精神。

有时可能会想，嗯……这是一个集团的政策，……这是一个党的政策。这似乎有許多人要負責。当然，我們大家或多或少对这一切都負有責任。我們来分析一下这个問題，我們的老同志和新同志們——在这里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来称呼，以便于区别，我們先用新老同志来称呼吧，让我們在这項广播中先这样来称呼吧，以后我們将給所有的人找到一个共同的名字——我們曾經对这一切进行了分析。这种病毒已經占据了許多人的头脑，这种病毒已經成为一种眞正的病症。因为，自然，由于我們下面列举出的一系列的理由，这种宗派主义，就其本身来說是坏的。但是宗派主义的坏处特别是在于它还为更大的坏事創造了条件。一种病是坏的，但是如果随之还要引起另一种并发症的話，就更坏。当某些身体上的

疾病同时并发时，能使机体死亡。而当某些政治方面的病症同另几种病症一起并发时，也会給革命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这里，受到我們錯誤危害的是革命，簡单地說，所发生的事是：已开始出現一系列荒謬、愚蠢、錯誤的表現。革命离开了自己的正道，走上了岔路，就好像从哈瓦那到奥連特的中央列車到了圣克拉拉或馬坦薩斯时，由于搬錯了道岔，而轉入了一条岔道一直开向薩帕塔沼澤地一样。我們过去正是走上了一条完全离开正路的岔道，一直走向薩帕塔沼澤地。

我們进行了分析，曾經必須在我們这些在全国領导委員会中任职的同志內部提出这些問題，这些同志是为数不多的。我們公开分析了这些問題，这一系列的表現，一系列的錯誤，以及当时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的不正常情况。我們进行了深刻的和认眞的分析，进行了討論、批評和自我批評。

在分析所有这些問題时，全国領导委員会的全体同志，全体新老同志們所抱的精神是非常有益的。这不是一个新同志的問題，也不是一个老同志的問題。在这次討論中，所有的人都抱着一种偉大的精神。深刻地分析了这个問題，深刻地分析了从一月一日开始的这个过程。对某些方面的分析还追溯到更前一些时候，以便看看究竟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某些問題的根源，当然，我們做出了結論。一致的結論，同志們，一致地得出了結論！因为这些是"新同志"和"老同志"經过討論所一致通过的观点。

当时在組成的是什么呢？当时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这种极端的宗派主义精神把我們引向哪里去呢？那些不正常状态，那些現象把我們引向哪里去呢？我們当时的任务之一就是組織革命的政治机构，統一革命組織（簡称 ORI）。这就是說，組織一个将

来要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的胚胎組織和骨架。这一切前景、想法、計划，都受到人民最热情的欢迎，因为在所有的大会和集会上，群众都以欢呼声表示拥护組織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的主張。

好啦，当时我們大家都在投身于組織这个政党的任务。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战綫或在那个战綫完成着无数的工作任务。每个人都在做尽可能多的事，准备抵抗帝国主义这个敌人，同帝国主义这个敌人进行斗爭，在文化方面，在各个方面展开斗爭。总之，展开了大規模斗爭，耗尽了人們的热情……不，不是耗尽了热情，我們用另外一个詞吧，——因为热情并沒有被耗尽，也永远耗不尽——，耗費了領导同志、革命同志的热情。

另外一些人在为建党任务而工作。这个政党正在建立起来，或者說，統一革命組織正在建立起来，統一革命組織正在組成。但是，我們确实在建立一个眞正的馬克思主义的政党嗎？我們在建立一个眞正的工人阶級的先鋒队嗎？我們确实在統一革命力量嗎？我們不是在統一各种革命力量，我們不是在組織一个政党，而是在制造一具鎔銙。我們不是在組織一个政党，而是在組織，或者是制造或生产一件瘋人拘束衣，一副枷鎖，同志們。我們不是在促成革命者的自由結合，而是在組成一支訓练得俯首貼耳的革命者的軍队。

为什么？这有一系列的原因。有时候，种种情况的湊合使某些个人得以歪曲一个組織的职能，过份扩展他們自己的职权，濫用方便条件，糟蹋这些条件，很糟糕地利用这些方便条件。簡单說来，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些。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我要談談我这方面的情况，我相信这也是許多同志的情况——我們同革命休戚与共，把革命看做

是我們每个人生活中切身的基本問題，把革命看做是我們的血肉和灵魂，我們热爱革命甚于一切个人利益、一切虚荣心、一切野心，我們对革命怀有摯情，像任何一个人为他的工作、他的創造心怀深情一样——像一个艺术家珍重他的画、他的塑像，一位父亲或母亲疼爱子女一样——，我們都是对革命怀有这样的摯情，因此我們不能設想其他人会对它有另一种看法。我們不能設想，对于我們大家如此神圣，让我們付出了这样多的鮮血，付出了这样多的痛苦，付出了我們人民这样多的牺牲和这样多的精力的革命，会被任何人利用为一种口实、一种工具，来滿足虚荣心、滿足野心、滿足种种并非純洁和严格的革命的动机。

为什么对哪一个同志都不信任呢？为什么去設想一个同志可能会利用种种于自己有利的条件来实現个人的計划和目的，使这一壯丽的革命事业，这一全民的壯丽事业，使这一古巴民族的史詩，变成一具鐐銬、一件瘋人拘束衣、一个反革命的胎儿，变成对革命的障碍呢？我們怎能这样設想呢？

这就是在統一革命組織(或者說分散的革命組織)的統一过程中，我們許多人，大部分人，实际上所有革命同志的情况。

得！当我們开始看到問題的时候，已經弄成一堆烏七八糟的垃圾了——請原諒我言語唐突。这要怪那些当事人嗎？不，絕不能怪他們。这些人往往是他人的錯誤的牺牲品。是因为那些当事人絕大多数都不是好人嗎？不，这些当事人絕大多数是頂呱呱的革命者，是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忠实于社会主义、忠实于馬克思主义、忠实于革命的人。問題并不在这里。問題在于建立起这个机构时所采取的方法和宗旨。

一个获得信任的同志——人們不知这种信任是授予的还是自

封的——因为他受到任命或是因为他在这一方面自发地显露才华而担負了組織工作，亦即担任了統一革命組織的組織书記，他享有大家的信任，并利用革命的威信进行活动；他利用以革命的名义說話、以其他全体革命同志的名义說話的事实和賦与一个革命者的权威进行活动，同志們，很遺憾，非常遺憾，这个同志已陷入我們在这里所說的这些錯誤中。这个人就是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同志。

不得不討論所有这些問題，不得不把它們摊开来，这对任何人来說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对我們来說也是一样。我們痛心嗎？是的，我們痛心。我們不能把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同那些曾經是革命的一員、后来又背叛革命的人等同看待。

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員。在我們看来，过去他是一个眞正的共产党員，是一个誠实的共产党員。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变成一个反共分子了嗎？沒有。变成一个資本家了嗎？沒有。他变成一个亲帝国主义分子了嗎？他沒有变成一个亲帝国主义分子。他叛变革命投到敌人陣营那里去了嗎？他沒有背叛革命去投敌。

一段时間以来，埃斯卡兰特是我們在革命領导工作中的同志。对那些和他一起工作了不是一年、二年、三年，而是一起度过了十年、二十年斗爭岁月的同志来說，这是更加令人沉痛的事情。作为共产党員，岁月是艰难的。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一个共产党人的一生是艰辛的，他遭到殘酷的迫害、攻击和誹謗，受到圍攻，敌人竭力企图孤立他、包圍他、摧毀他。今天任何人都看得見，在美国是怎样对待共产党人，怎样对待共产党的領袖的。他們使党員工人失业，迫害他們，企图餓死他們，或像对待亨利·溫斯頓一样来对付他們：监禁、虐待，直到他眼睛瞎了的时候才假慈悲地放他出来，这时他

的身体完全垮了。你們都知道，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反动派是如何对待共产党人的：用仇恨和狂怒。

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經历过这一切并且熬到看到了他在无穷尽的岁月里梦寐以求的正确的理想和願望在我国变为現实，我們这个受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犯了錯誤。共产党員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犯了一些严重的錯誤。共产党員也会有过失！共产党員也是人！就只犯一次錯誤嗎？不，共产党員曾多次犯过錯誤。在运动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自从它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上和著作中，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奋斗努力中出現时起，到列宁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时止曾发生过很多的錯誤。

很多人背叛了馬克思主义，很多人企图修改馬克思主义，也有很多人不正确地运用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恰恰是在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冒牌的馬克思主义者和錯誤的馬克思主义者的斗爭中成长的。

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同志終究是人，也像所有的人一样免不了会犯錯誤，他犯了一些严重的錯誤。

在我們做出的結論中，我們大家都确认，埃斯卡兰特同志在統一革命組織书記任上濫用了对他的信任，奉行一种非馬克思主义的政策，奉行一种背离工人阶級先鋒政党的列宁主义組織原則的政策，并企图制造一个工具、建立一个机构以追求个人目的。

我們认为，宗派主义能够成为一个体系，宗派主义能够成为一种病毒，成为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眞正的疾病，与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同志有很大关系。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同志要对下列事实

負責；这种宗派主义精神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这种宗派主义精神被利用来达到个人目的，以便建立一个由他控制的組織，并在这个組織內实行一系列的方法，来建立一个不像我們所說的那样的党，而是建立一种枷鎖，一件瘋人拘束衣。

我們认为，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同志进行这种活动，并不是不自覚地犯了錯誤，而是自覚的、蓄意的。簡言之，他放任自己追求个人野心。因此造成了一系列的問題，一句話，造成了国內眞正的混乱。

为什么？很簡单，我們的思想得到人民全力支持，組織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的思想，組織一个先鋒队，一个工人阶級先鋒党的思想得到群众的无保留的同情，馬克思主义得到群众的絕对支持，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古巴人民的思想，人民完全贊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作为工人阶級先鋒政党的作用，人民完全同意由这个党掌握領导和进行革命領导的原則，人民接受这些，把这些看作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則。在全民支持的情况下，很容易使这个全民拥护的机构变成一个追求个人目的的工具。統一革命組織的威信是很高的。統一革命組織发布的任何指示和訓令受到一切人的尊重。但是統一革命組織当时并不是眞正的統一革命組織。

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同志想方設法以自己个人来作为統一革命組織。他怎样做的呢？他使用了一种很簡单的手段：从組織书記处向所有革命核心組織和整个組織发布指示，把这当作全国領导委員会的指示。并造成一种慣例：到統一革命組織的組織书記处的办公室去听取指示，这些指示被当作全国領导委員会的指示受到所有人的尊重。同时，他还利用这种局势，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掌握在他手中的控制系統。

另外，在执行这种政策时，还实行了发展到极端的宗派主义来为这种打算創造有利的条件；而且逐个地組織所有革命核心組織的任务也落在了他的手里；同时适合这种政策的并不是一項紀律严格的政策，不是一項有监督的政策，不是一項对这个組織的党員提出严格要求的政策，而是一項纵容的政策；此外，适合这种政策的并不是一項适应工人阶級先鋒党所应有的作用的切实的政策，而是特权政策，因此他在創造种种条件并发布指令，使得这个組織不是变成一个工人阶級的先鋒組織，而是变成一个特权、纵容和恩賜的窠穴，变成一种各式各样恩寵和恩賜的系統。这完全歪曲了这个組織的作用。

就是說，要使核心組織执掌大权，高高在上，制造思想混乱。认为馬克思主义政党起指导作用，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級先鋒政党只能通过一定的途徑，并根据全国領导委員会发布的指令来領导国家的思想就是企图树立对各級的領导，甚至不只是对各級的領导，而且是使这个政治机构干預各級行政工作。正是由于这种駭人听聞的、令人痛心的和耻辱的混乱产生了这样一种准則：核心組織发号施令，核心組織可以任免行政人員，核心組織指揮一切。

因此，正在国內造成一种眞正的无政府状态，一种眞正的混乱。

自然，这同工人阶級先鋒政党、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思想是相去十万八千里的。

另一方面，由于他高踞組織书記处，由于这个同志——他曾欺騙那些政府官員，使他們相信他是根据全国領导委員会的指示进行工作的——企图树立的而且实际上已在很大程度上树立起来的习慣，一个部长不向統一革命組織的办公室請示就不能調动一个

官員或是一个行政人員。

各級核心組織在决定或掌握部里的問題时，不在各个部內自己解决，而要到統一革命組織的办公室去。甚至达到了这样的极端，一只猫生四个小猫的問題也必須提到統一革命組織办公室去，看看如何解决。

就是說，沒有任何一桩事、一个問題、一件具体的事务不是在統一革命組織的組織书記办公室中討論的。許多部长經常到那里去討論。无論是上級还是下級——不要认为这是几个星期的事或几个月的事——已經造成了一种眞正反常的、荒唐可笑的、无法容忍的、混乱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一种个人专断和一种个人决定一切問題的欲望。

核心組織怎样呢？是一个革命核心組織嗎？核心組織正在逐漸变成革命者的小天下，可以任意广施恩澤，任免官員和行政人員，因此它将不能享有一个革命核心組織所应有的威信。这种威信的获得，只能是因为它在群众中德高望重，只能是因为它的成員都是模范的劳动者，典范的革命者，而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可以給人恩寵和賞賜，可以作威作福的核心組織。在这样的核心組織周圍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一种局面，造成了一批与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阿諛奉承者。

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混乱。这些，不是一个革命核心組織的职能。这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搞得一团糟，把社会主义的思想搞得一塌糊塗。这首先只是有利于制造混乱和災难，造成一种畸形状态。一个工人阶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掌握革命的領导，掌握国家的領导，但是要通过它的适当的途徑来实現对国家的領导，通过这个机构的全国領导委員会来实現对国家的領导，由

它管轄政治机构和公共管理机关。

党具有怎样的职能呢？指导。在各級工作中給予指导，而不是在各級工作中发号施令。培养群众的革命覚悟，同群众打成一片，以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号召群众投身于工作，发揮干勁，保卫革命。宣傳革命思想，监察，监督，警惕，报告，討論必須討論的問題，然而，沒有任免行政領导人、任免政府官員的权力。

当然，如果在革命核心組織里集中了最优秀的工人，最优秀的劳动者，那么当一个行政領导人要想任命一个人事科长或随便一个工作人員时，挑选起来，会自然而然到核心組織中去选拔，如果核心組織的确成为最能克尽职守、最优秀、最革命的人們薈萃之处的話。然而，这却是要由行政領导人挑选的，而不是由核心組織挑选的。核心組織不应該选拔官員。在統一行动党、統一革命党，在一个旧式的自由党、保守党，以及随便一个政客政党中可以这样办，而在一个工人阶級的先鋒政党中是不可以这样的。这不过是我国旧日的政客恶习的重新滋长。这不是核心組織的职能。

核心組織的成員必須都是最优秀的革命者，最优秀的劳动者。不应該用削弱党来加强公共管理机关。公共管理机关应該提拔自己的工作人員。国营农場、合作社等机构不应該向核心組織伸手要人，不应該調入工作人員，而只应当在劳动者中提拔。

可以相信，在劳动群众中，每五百人之中就至少有五人能胜任将軍，有十个音乐家，二十个艺术家。劳动群众中蘊藏着无穷无尽的各种各样智慧、才能、品德和人才。

有哪一个自命为馬克思主义者的人敢于否认群众中蘊藏着胆識、精力和智慧？誰敢认为智慧和人才只存在于革命核心組織內部

呢？不，核心組織必須对全体群众进行工作，教育全体群众；然而，当要任命一个人事科长，补上一个重要职位时，就不必一定去找核心組織，而是要去挑选。应当从群众中挑出这样一个人，从群众中提拔。

这是行政領导人的任务。这是公共管理机关的任务。公共管理机关应当从群众中提拔，劳动机关应当从劳动群众中提拔。应該按工作能力和才干来选拔工作人員，否則就会变成一种政客活动，变成一种恩賜，就会使得核心組織周圍籠罩着一种逢迎拍馬、无耻钻营的風气。这不是核心組織的任务！

核心組織的任务是另一种。是同公共管理机关的任务不同的。党实行領导，通过全党实行領导，通过公共管理机关实行領导。

一个工作人員必須有职有权。一个部长必須有职有权。一个行政領导人必須有职有权，必須同技术顧問委員会討論一切必要的問題，同工人群众討論，同核心組織討論，然而要由行政領导人决定，这是他的責任。党通过它的全国領导委員会，要求行政官員負起責任来，然而为了要求他們負起責任，还必須給他們权力。应該有权力。假如他不来决定，假如由核心組織来决定，假如在省一級、生产单位一級、地方一級，都是由核心組織决定問題，那么能要求部长負什么責任呢？不能要求他負起責任。因为他沒有任何职权。

部长有权在革命給他指定的范圍內、在国家法律条例給他指定的范圍內任免人員；然而同时，他为他的职能、他的工作对革命的政治領导机构負責。簡而言之，他要汇报他所做的工作。为了向上級报告，当然就需要有职有权。

在这方面，由于这种混乱，由于这种不正常局面，由于这种畸

形状态，已經沒有任何一个部长、任何一个官員、任何一个行政領导人有职权，他們得同核心組織討論。这里，我举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同志今天告訴我的一件事作为例子。

看到有必要更換——关于这个問題，我們已經討論过，虽然根本不必要討論——一个肉类联合企业的負責人，因为认为他不能胜任这一职务，因为他这个人的能力只够領导一家小企业，却不能負起領导一个肉类联合企业这样的重任。把他叫了来，通知他要派他去担任另一个适合于他的能力的工作。这位同志怎么样呢？他跑到土地改革全国委員会的核心組織去申訴，說对待他不公平，他一定要同卡洛斯·罗德里格斯討論这个問題。我們这里眞是井井有条啊！說眞的，我們已經让这类事情給煩透了！多么令人遺憾的混乱！这是把核心組織同裙带集团混为一談了。这是把核心組織同特权者和施主大老爷的集团混为一談了。这种思想已經滲入統一革命組織中。

沒有一个部长能决定任何問題，因为即使不是核心組織来討論，他也得打电話給統一革命組織的办公室。誰能設想会有这样奇怪的事情呢？誰能想像到会有这样荒謬的事情呢？同志們，誰能設想有这样荒唐的事情呢？

必須如实地說明这种事情。这絕不是說仇視誰，也不是說对誰不讲情面。我們应該严肅地分析、指責、批評所有这些事情。

很自然，敌人利用这些錯誤来制造混乱，說什么共产党人已經控制了一切，說什么菲德尔已經被布拉斯或阿尼瓦尔或某某人代替了，劳尔被另一个人代替了，諸如此类。

同志們，敌人利用我們自己的錯誤；敌人利用我們自己的愚蠢。你們想知道所有这些錯誤的原因嗎？这就是某个同志患了領

导狂、"領导欲"、"統治欲"，再加上一种发展到非常不正常的极端程度的宗派主义。

这是一种实际权力嗎？不，不是一种实际权力。是一种形式上的权力。是一种虛权。在这位同志手里沒有任何实权。幸亏沒有任何实权！实权不在那里。革命的实权是不能这样輕易窃夺的。是不能这样騙取的，同志們。这是一种愚蠢的、可笑的欺騙企图。

但是，很簡单，在此背后隐藏着一个明显的企图。显然，这样一种弊病在我国是不可能滋长发展的，因为我国不喜欢百依百順，不喜欢服服貼貼，革命者也不喜欢这样！然而有人企图用欺騙的手法来創造条件，使得能够制造出一种鐐銬，一件拘束衣，一个机构，来为个人目的服务，然后把革命的一切新的旧的財富化为烏有。

同志們，难道这是个掌权的問題嗎？是一个誰掌权和誰不掌权的問題嗎？不是的，同志們。如果这只是个掌权的問題，是个誰掌权和誰不掌权的問題的話，我們全国領导委員会的同志們、部长們就不会在这里开会了。我們就不会在这里讲話了。

实际上，对我們来說，掌权和管理的問題是那么微不足道，因此值不得花时間来让一个人感到痛苦，值不得花时間来让一个人，一家人，一位同志感到痛苦。唉！掌权和統治的虛荣心啊！如果人們，如果人人都对世界和宇宙的万事万物、对历史有一点哲学感，那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

同志們，如果这仅仅是一个誰掌权、或者誰管理、或者誰指导的問題，如果这里討論的只是这样一个問題，而不是一个革命原則的基本問題，不是一个涉及革命的实质和革命的存亡的問題，我們

就不会到这里来了，同志們，我們就不会在这里讲話了。我們就会干別的事情去了。因为，实际上，这些事情——政府本身、权力本身——是我們所不感兴趣的。

此外，我們不是自己要求当政府領导人的，更不是在一場摸彩游戏中取得权力的。这是一系列历史环境、一系列事件的結果。这是革命发展过程的結果。某些人适合一种工作，另一些人适合另一种工作。也許我們适合最艰苦的一种工作，因为这些事情，这些义务包含着最艰苦的时刻，像目前、像我們經历过的其他許多时刻一样艰难的时刻。

如果在这里討論的問題是权力的問題，是誰管理和誰掌权的問題，那么我們倒大可以享受我們的权利，退休不干，放棄所有这些职务，对一切事情撒手不管。

同志們，如果不是討論我国的基本問題、革命的基本問題、事关我国前途的基本問題的話，如果不是因为对这些事情避而不談就意味着革命走向深淵，走向无底深淵，走向自身的毀灭的話，那么就不会提出这些事情了，就不会討論这些事情了，就不会向人民汇报这些情况了。

誰管理并不重要。他是誰，他叫什么名字都无关紧要！誰領导并不重要，管他是誰，管他叫什么名字！重要的是要管理好，重要的是要領导好，重要的是要把革命引上它应該走的路。

这个問題之所以需要討論是因为这是革命的切身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很簡单，因为这些錯誤必須糾正；很簡单，这种强行插入光輝壯丽的革命进程的政策必須消除，必須連根拔掉。必須彻底消灭会产生类似事件的条件，并且創造必需的条件，使一个眞正的工人阶級先鋒政党能够組織成功并发揮作用。

这种情况造成严重的宗派主义乃是理所当然的。它說明了宗派主义为什么得到滋长。它說明为什么会存在这种难以容忍的、貪婪和无止境的宗派主义，这种出現在一切地方、出現在全国一切角落——从国家的这一端到另一端，从迈西角到圣安东尼奥角——的宗派主义。这說明一系列的态度和一連串的事实。同志們！这种宗派主义不能促进眞正的統一，它只是促成了与統一格格不入的小团体，它使那些必須統一和溶合的力量仍然作为松散的、无組織的力量活动。在各派力量正式統一已有好几个月的今天，您还可以碰到这种現象：有人站出来說："不行，因为这不是党的指示"，是哪一个党呢？难道不是已經有了一个新的組織嗎？"不行，因为这是党的指示……是党的指示……是党的指示……"。这就开始造成了一团混乱。

自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矛盾，其他一系列麻煩、无穷无尽的問題，无休止的爭辯和許許多多的坏事。我們也曾經有一次在这里指出了这一点，我們曾經严厉地批評了任何类型的宗派主义："馬埃斯特腊山"的宗派主义，或者"摆二十年老資格"的宗派主义。

去年十二月二日或三日，就是我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天，我們曾經說过为什么需要反对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既反对那些炫耀入党多年的人，也反对那些夸耀"我在馬埃斯特腊山呆过"的人。我們坚定不移地批評过一切馬埃斯特腊山的宗派主义。我們严厉批評过它，我們是坚定不移的。我們沒有寬容这些宗派主义，我們非常严厉地批評了它。我們一貫号召人民团結起来，一直对人民說：过去沒有机会参加斗爭的人，用不着沮丧，将来机会有的是，整个历史有待我們去写，革命只不过剛剛开始，我們前面还要走漫长

的道路。

有些人以山上的宗派主义来羞辱别人，对这种可笑的做法，无論是在山里还是在这里，我們都是深加責备的。可是，却出現了另一种宗派主义：摆十五年老資格的宗派主义，摆二十年老資格的宗派主义，它沒有遭到及时的反对，沒有遭到应有的反对，同志們。

人們忘記了过去我国共产党員为数不多这个实际情况，因为，正如我們曾經不只一次指出过的，敌人不断地誹謗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給我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造成非常困难的条件，对它加以迫害、包圍、封鎖和孤立。当全体人民都成为革命者，当全体人民即我国絕大多数人都接受馬克思列宁主义时，摆老資格的宗派主义，向别人吹嘘自己有多少年的历史，在工作地点自吹自擂，这是多么荒謬啊！这时人人都可以看到这种宗派主义不仅是口头上的宗派主义，而且还意味着，为了获得一个人事領导工作，为了能担任企业中的一定职务，担任报酬最优厚的工作，一定得参加那个宗派。我并不是把老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称为宗派，而是把他們造成的或在实行統一之后产生的情緒称为宗派。

广大的工人群众，广大的劳动者还有什么希望呢？数百万人的情况又怎样呢？因为假如說共产党員、老共产党員只不过为数几千的話，接受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人民則是数以百万計的。

用不着什么别的，只要用两个手指头敲一敲額头就能了解，执行这种政策，炫耀这种資格，加以实际情况是，凡是沒有这种資历的人都絕沒有希望被选拔担負任何工作，既不能当技术人員，也不能在农場、在合作社、在省市政府、在协調执行监察委員会或在中央政府中担負任何职务……那么，就可以清楚了解，这种政策是多么愚昧无知，多么有害，多么蠢笨透頂了。

什么东西造成了这种情况呢？是一种虛荣心，一种权力欲，一种特权思想。如果不是这些开始在群众中造成对老共产党員的反感和怀疑的情况，如果不是这些开始甚至于使一个老共产党員迷失道路、迷失方向、脫离生活、脫离工作、失掉原有精神的情况，还有什么别的根源呢？

此外还有对錯誤的寬容。还有这样的事实，老共产党員犯了錯誤时，既不对他采取任何措施，也不撤掉他的职务，也不对他給予任何紀律处分，而是容忍所有的錯誤，不論是什么錯誤，容忍任何濫用权力的行为，容忍任何不公正的行为。

当然，这不是一种群众性的政策，也不是普遍化的政策，而的确是一种容忍一切錯誤的既定方法。这一切，制造一种等級的風气，制造一种小集团的風气，因为它非常适宜于建立一个服务于个人目的和个人野心的机构的政策。显然不仅造成了宗派特权，而且造成了对一切錯誤的容忍，在許多情况下任命力不胜任的同志去担任一系列职务；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也不都是这样。我們要恰如其分地对待这些事情。

后果就是这样。自然产生一种握大权的風气，而某些同志"不擇手段来达到目的"。他們认为，革命是从摸彩游戏中摸到的。他們的所作所为至少忘記了过去流过的血、作出的牺牲。

我要举几个例子。我要举一个奧連特省的例子，一位先生，他是书記，以前是巴亚莫区委員会的书記，后来却被任命为考托市一批农場的統一革命組織的书記；这位先生叫菲德尔·龐帕——想来他还在那里当书記——他靠妙法被任命担任这个如此显要的职位，靠宗派主义的手法，靠个人迷信、眞正个人迷信的手法，而不是靠像某些人用"揪着纓子拔蘿卜"的方式来理解的办法。

当公布全国領导委員会委員的名单时，这位具有納粹"党魁"的思想而不是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生——有一些先生們逐漸养成了納粹党魁的习气而不是馬克思主义战士的作風——当着被任命为該行政区領导人的两位同志和一位同他們一起工作的西班牙技术人員的面随便議論，說什么："这个下流的胖子是何許人？"說的是阿拉貢內斯同志。当他看名单时，他說了另一句話，但为了尊重大家，我不想复述了。他說，"这个吉列尔莫·加西亚是何許人？这小子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这个塞尔希奧·德尔巴列是何許人？这个艾德·圣塔馬里亚是干什么的？"这个家伙的言論就是如此。

这个家伙是什么人物？他为什么不知道艾德·圣塔馬里亚呢？为什么不知道吉列尔莫·加西亚呢？为什么不知道塞尔希奧·德尔巴列呢？为什么誰也不认識呢？很簡单，因为当这些人在这里战斗的时候，他还躲在床底下。

他怎能知道吉列尔莫·加西亚是参加革命部队的第一个农民，是在历时二十五个月的战爭中一仗又一仗打出来的呢？是当年投效而沒有在战斗中牺牲的少数人中的一个，是个身經百战的、謙虛的、对革命有卓越功績的同志。他怎能知道塞尔希奧·德尔巴列医生是誰呢？怎能知道他在經过战斗以后在暴政軍队的包圍下不带卫兵同伤員耽在一起，护理病人，拯救生命，后来加入了战斗部队，同卡米略·西恩富戈斯一起担任光荣的挺进部队的副司令，博得了威望和所有人的尊敬呢？如果他躲在床底下，他怎么会知道塞尔希奧·德尔巴列是誰呢？是的，我用了这句話，我翻来复去地說这句話，很簡单，因为我知道，这是唯一应該說的話。

他怎么会知道艾德·圣塔馬里亚是誰呢？这位同志眼看她的哥哥牺牲，人家把她摯爱的哥哥的眼睛挖出来給她看，她是个坚定

的同志、忠实的同志，她毅然度过了整个艰苦和流血的斗爭，这个英勇的同志的名字在斗爭的年代中屢次出現。这位先生怎么会知道这些名字呢？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他可能还躲在床底下。

这位先生当年在离馬埃斯特腊山只有一天路程的考托河一帶明火搶劫。当考萊在屠杀工人和农民的时候；当考萊在一夜之間卑劣和殘忍地杀害洛伊納斯·埃切瓦里亚和其他許多革命战士时，当工人、农民和学生成千上万地被杀害时，他搞一个背包到手是毫不費事的，只要他走上一天的路程去加入革命部队的队伍就行了。

現在这位先生有什么权利像一个納粹"党魁"那样信口議論这些历史性的名字呢？这还不够，他末了还說："瞧着吧，我們将清除所有这些人，我們将清除他們。"这是什么話？眞正的馬克思主义者能这样办事嗎？眞正的共产党員能有这种可笑、自負、不道德、絕頂荒謬的思想嗎？共产党人、眞正的革命者能是这样忘恩負义嗎？别人在卖命，他却苟且偷生，这样的人应該怎样做才算是本份呢？起碼应該敬重别人一些，謙虛点，少来点优越感。

像菲德尔·龐帕这样的先生并不是絕无仅有的。这样的人还有。我們必須在組織內把这种人揪出来！我們一定要把这种人清除出去！是的，一定要把这种人清除出去，把他們清除出去！（經久不息的掌声）

我永远也不会不公正地把一个好的共产党員同这种家伙相提并論。我十分清楚了解共产党員是怎么一回事，眞正的共产党員是怎么一回事，我十分清楚了解共产党員曾如何在一切地方进行斗爭，我十分清楚地了解在漫长的斗爭道路上从无产阶級战士中涌現了千千万万的英雄和烈士；我对斯大林格勒，对一千八百万個

牲的苏联人民記忆犹新；我清楚記得尤利烏斯·伏契克；我对国际共产党人，就是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对我們自己国家的共产党人，对在十二月被考萊的匪兵杀害的共产党人——赫苏斯·梅嫩德斯、梅利亚、比列納、何塞·馬里亚·佩雷斯和其他許許多多被害者，为无产阶級事业，为馬克思主义事业而牺牲的斗士記忆犹新，因此我連想也沒有想过可以把眞正的共产党人同这类人相提并論。

然而，为什么这种家伙能够获取职务？为什么会被任命为一个重要組織的书記呢？这是由于我們上面提到的环境，由于这种宗派主义政策，由于这种錯誤的讲私人情面的政策，由于这种錯誤的政策，偏差的政策。

用这类人可以建立起一个机构。通过这个机构再加上盜用馬克思主义的声望，盜用革命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盜用革命思想在群众中的权威，为这类人得到权大势大的职务創造条件。因之，才能够建立一个由一些俯首帖耳、百依百順、傲气十足、洋洋自得的人們組成的党。这不是唯一的事例，这种类似的事例还有的是。

另一个事例：在我三月十三日的讲話之后，有人在一个大使館的宴会上說："菲德尔是对……讲話的"，"菲德尔說的話对于追随他的那部分群众是有影响的"。难道說还有另外一部分群众嗎？还有不追随眞理，不遵循革命路綫的另一部分群众嗎？这位先生名叫巴雷拉——我們要点出这些人的名字，让全国人民都认識认識这些犯錯誤的人。他是一个外交部的官員，而且据說他有点嗜好，老爱"喝得醉醺醺的"。

但是，这类人物倒是气焰囂張得很。"菲德尔的話是讲給追随他的那部分群众听的"。归根到底，从个人的角度来說，我的話是

否得到群众追随，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是从革命的角度来看，这根本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这样想的先生們忘記了遵循革命路綫的群众，忘記了像一股激流冲垮了暴政，冲垮了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統治的群众。群众并沒有被出卖，他們賦予我們极大的职責、极大的权力，我們沒有濫用这些权力，我們只是让大家分担这些权力，尽力想用这些权力为祖国謀福利，絲毫沒有用来追求任何个人目的，因为归根到底我們个人在这場斗爭中又何所求呢？

我們，我們，我們大伙全都幸运地看到那么多的梦想、幻想、希望变成了現实。我們的运气胜过了馬蒂、馬賽奧、馬克西莫·戈麦斯、吉特拉斯、梅利亚、賽斯佩得斯、阿格拉蒙特和所有先驅者，我們能够看到我們的国旗作为一面完全自由、独立、主权的旗帜在空中飄揚，能够看到祖国的名字傳遍世界，享有莫大的威信，我們还有什么个人的东西要追求呢？

我們并不是对追随我們的那一部分群众讲話。我們是对革命群众讲話，我們是本着革命領袖所应有的風格，正直、誠恳、坦率地、沒有感情冲动和个人好恶地对所有的群众讲話的。

那些得了"麻疹"的人們連一本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也沒有讀完，或者过去讀过但是并沒有領会，却居然大发議論，說什么《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是一份反动文件。

这位先生懂得什么哲学和革命！首先，我們并沒有想把《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說成是馬克思主义的經典著作。沒有，先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不过是先进思想、成长中的革命思想的表白。它还不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然而是一个追求馬克思主义并且开始像馬克思主义者一样行动的青年的思想。

但是，这个文件不在于具有政治和經济上的理論价值，它的永恒价值在于它有力地揭发了暴政的一切恐怖活动和罪行，把这个如此殘暴、卑怯、暴虐和凶杀的政权揭露无遺；特别是《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小小功績只在于它在刺刀丛中，在两手沾滿我們八十个同志鮮血的士兵簇拥中进行了这种揭发，在那种环境中大声疾呼。今天任何人都能站到讲台上来发表长篇演說而平安无事，沒有問題，既沒有警察，也沒有枪杀，也沒有警棍。但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这样說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任何人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时，揭露那些事情比今天当个革命者还要难些。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用不着在革命教育学校中傳誦。它不是馬克思主义的經典著作。它是一种发展中的思想的表露，是一系列已經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一大部分的思想的表白，一部活生生的控訴书，而当时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險才能发出这种控訴的。

照这样推下去，也有人会說《蒙泰克里斯蒂宣言》是一部反动文献；一七八九年的《人权宣言》是一部反动宣言。

这样思考的人的脑袋里究竟塞进了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鋸屑？

有人說，攻打蒙卡达是一个錯誤，“格拉瑪号”登陆是一个錯誤。从个人的观点来看，对这些事情我們并不感兴趣。我們之所以在这里談到这件事，只是为了分析情况，因为对于那些胡說八道的人，必須一下子堵死他們的嘴巴，根絕一切“信口雌黃的长舌头”。我們，也只有我們，在这場关于軍事問題的斗爭中吸取了經驗教訓之后，学会了一切之后，我們才有权利决定和討論：如果今天再处于当时的情况下，以我們現在所懂得的一切，是否还会重复蒙卡达事件；“格拉瑪号”登陆是采取这种方式还是另一种方式。

显然，我們今天的經驗比当时丰富得多。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以当时的經驗，我們可能还会那样做的。在今天的情况下，以今天的經驗，当我們有了那个經驗以后……。有些人否认人們恰好是按照他們所知道的、按照条件行事的。今天，他們可以安安靜靜地探討其他更好的战术；攻打另一个兵营，而不是蒙卡达兵营；泅水过来，而不是乘船或乘飞机来；或者滲透进来，或者变成一个蛙人在沿岸登陆。总之，諸如此类的事。但是，圍繞"蒙卡达"和"格拉瑪号"事件所討論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路綫，正确的路綫，革命的路綫，武裝斗爭的路綫。不是政客路綫，选举路綫，而是对巴蒂斯塔暴政进行武裝斗爭的路綫，是历史已經证明为正确的路綫。

难道能这样充耳不聞、熟視无睹、目光短淺和愚昧无知，以致絲毫不顧历史的經驗教訓，不从历史中吸取应該記取的教訓嗎？

我提起这些事，是要举出几个例子：有些人进行討論，往往討論一些蠢事。討論他們所不知道的事情，討論他們所不懂得的东西，討論历史，討論每一个組織和每件东西的作用。为了什么呢？終有一天，历史会客观地写出来。历史是可以創造的，历史是人民創造的，是群众創造的。这一点我們早就說过，我們相信这一点，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創造历史的正是群众。是的，历史是可以創造的，但是不可能臆造！历史可以表述，但是不能篡改！历史只有一个，不能凭主观加以篡改。一切經过主观篡改的历史都应該重新毀掉，以便为客观的历史、眞正的历史让开道路。

革命乃是由我們的先輩在一八六八年开始进行、直至今天才得以完成的长期斗爭过程的产物，革命还将继續前进。它有各个不同的阶段，多种多样的斗爭。現阶段的历史是从一九五三年七

月二十六日开始的，正像一八六八年斗爭阶段的历史是从一八六八年十月十日开始的一样，正像独立战爭，或者是人們称它为独立战爭，开始于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一样。这是眞正的历史。为什么要进行討論呢？討論得那么热心又是为了什么呢？有什么好处？会得到什么？

应該写一部古巴民族史，总有一天，也会写出一部政治思想史，現阶段史；那时，每个人所起的作用、每个人奋斗的价值，就会昭然若揭，誰也不能抹煞任何人的任何东西。当将来編写政治思想史的时候，誰能否认梅利亚呢？誰能否认古巴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締造者們在工人和人民当中傳播馬克思主义思想、反帝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方面所起的卓絕的作用呢？姑且不論他們在革命进行中和革命以后所做的其他努力和对劳动者的斗爭的热爱。一部客观的和眞正的历史一定会产生的，也許我們自己会參加这一工作，因为总有一天，当我們摆脫了今天所面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們将会平心靜气地、冷靜地、客观地、眞誠地来討論、分析、批判錯誤、成績和所有的事情，来創作一部我国的客观历史。

为什么現在进行討論呢？我們能得到什么呢？如果沒有人想窃取别人的功績，討論又是为了什么呢？实际上可能正在扮演历史上傻瓜的角色，为什么硬要冒充历史上的哲学家呢？无聊的爭論！

我們这些革命領导人，有一天一定会坐下来誠恳地进行討論，为我們这一代，为后代和为拉丁美洲其他兄弟人民得出有益的教訓，从我們的成績和錯誤中得出相应的結論。我們至今还沒有这样的条件。我們一向是眞誠坦率地讲話，向来是"凯撒的功劳归凯撒，上帝的功劳归上帝"的。

当然，所有这些問題都需要談的。我还要談几个問題。这种

風气造成了不公正、过失和錯誤。例如，对很多起义軍的老同志就有一些不公正的看法和做法。有一天，我們到一个地方去，并且遇見了一百多名參加过多次战斗的軍官。“你們在干什么？沒率領軍队嗎？”“沒有。”“对这些同志怎么安排的？”哼，由于政治水平低沒有让他們領导軍队。噢！政治水平低。那么，什么是政治水平低呢？正是这些同志进行了革命，成功地进行了战爭，并領导社会主义革命，使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怎么今天却又跑出了一个政治水平高低的問題呢？对于那些为革命战斗过，对革命忠心耿耿，在动蕩的时刻毫不动摇，一往直前，反对动摇分子，抗击敌人，并且随时准备牺牲生命，在雇佣軍入侵时立即动員起来，并且在宣布这一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与雇佣軍进行誓死战斗的人，怎么能够在他們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爭的时候，說他們因政治水平低而应革除軍队的領导权，并且随便換上一个只会背誦馬克思主义一些教条而不知运用的夸夸其談者呢？随便一个既沒有作过战，对斗爭也絲毫不感兴趣的夸夸其談的人却具有更高的政治水平，而应該領导軍队！这难道是馬克思主义嗎？这是列宁主义嗎？

不知有多少同志，終有一天甚至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也难免被剝夺挺进纵队和軍队的領导权，而将領导职位交給任何一个能将馬克思列宁主义問題像鸚鵡学舌一样談得稍为流利一些的迂夫子！

当卡米洛被任命为挺进纵队司令的时候，我們很清楚地知道，他是一个全心全意的革命者，忠心耿耿的人，自覚地为一个正义事业进行斗爭的人，具有革命者的全部心灵，有着共产党員的素质，（这正是卡米洛的素质）——应該看看他的著作和手稿，以及他在

談到費利克斯·托雷斯(他在拉斯維利亚斯見到过他)的信件中所流露的团結精神——对这样一位有胆識的、英勇的、在战斗中像猛虎、在一切考驗面前机智灵活并且把部队从困难环境中拯救出来的同志,我沒有对他說过:給我背一背《資本論》,相反,在我們任命他时,我們唯一关心的只是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具有什么品质,他能够把部队带到比那尔德里奧省,如果他不是在拉斯維利亚斯省接到就地駐扎的命令的話,他一定会把队伍带到任何地方。如果根据这些奇談妙論,现在也許有人要对卡米洛进行一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考試,并且革了他的职,而把領导权交給任何一个受过一点点軍事訓练的饒舌者。西罗·弗里亚斯、西罗·雷东多、巴斯以及其他許許多多出身于农民和貧苦家庭、在他們的意識中有着被剝削阶級的本能和反抗性、在为本阶級利益的斗爭中牺牲了的战士和英雄們也必然会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人們为了实現这样的革命可以不怕牺牲生命,他們可以为革命貢献出生命,然而到头来却因政治水平低而被剝夺掉軍队的領导权,这是多么荒謬!我认为,这是愚蠢,不公道,是完全缺少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級感情的政策。

同志們,这些事情已經发生了,这是一种宗派主义的产物,是我們应該根除的。这是令人痛心的眞实情况,对此,我們无法避免,不得不进行糾正。

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在一个党內发生的呢?这就是人們討論得相当多的个人迷信問題的来源。这就是答案所在。也許这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教訓,由政委向部队讲一讲,由校长在学校里談一談。据我們所了解,或至少我认为,所謂个人迷信与領导人的威信、权威毫无关系;看来某些人是以与我們相反的想法来理解問題的。

只要想想过去发生的、然而至少在最近也不难看到的事情，我們就可以看到正在发生的这种現象。大概也还有人认为这些問題同我們有关系。如果我們也对个人迷信的問題有所爱好，那就請监督我們吧。

当然，在我們的思想中从来沒有出現过类似的想法和怀疑，因为我們知道，这类問題在我国并不存在，我們存在的是其他問題。現在，試問：如果我們連在自己鼻子底下发生的事情也看不到，而去大談这个問題，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問題并不在于革命政府的总理是否有被个人迷信的缺点拖着走的危險。不管别人是否願意，我們是既不願意，也不感兴趣，我老实說，从我們个人来說，对这些問題并沒有兴趣；我們感到兴趣的只是从它对革命有好处还是有害处，对人民、对这一代以及后代是否有益的观点来看問題。有些人的头脑中也可能閃过这样的念头，即把那种嫌疑錯安在我們的头上。他們最好还是回想一下某些事实，例如我們进行了一場战爭，領导了战爭，贏得了战爭的胜利，而我們任何人的肩上都沒有将軍的星章，我們的胸前也沒有挂上勛章。作为政府的領导人，我們所頒布的第一項法令就是禁止設立塑像。当时并沒有像現在这样热烈地討論个人迷信的問題，但是我們由于具有深刻的认識，明令禁止为活着的人树立塑像，禁止将街道、城市或工程以活人的名字命名。甚至还明令禁止把我們的画像挂在政府的办公室內。为了欺騙宣傳嗎？不。这是出自深刻的革命信念，才这样做的。

巨大的責任落在我們的肩上，我国人民群众把巨大的权力交給我們，而我們懂得怎样适当地、正确地、根据我們的职責和其他人一起分担这一权力。

我衷心地、坚定地相信集体領导的原則，但是这并不是任何人强加給我的，而是我固有的深刻的信念，我也就这样身体力行了。去年十二月二日，我在这里讲过：我相信集体領导，相信群众創造历史，我相信，那些最好的意見，最有能力和最有經驗的人的意見只有在集体討論后才能够摆脫弊病、錯誤、缺陷和不足之处；同时我还相信，无論人民的历史还是民族的存亡都不取决于单独的人、个人和杰出的人物。我說过，对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

为什么我要說明这一点呢？那是因为除其他錯誤外，我們也犯了这种錯誤：关于馬克思主义問題、关于馬克思主义的全部丰富而生动的历史，关于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歪曲馬克思主义原則的斗爭，我們有許多东西要討論，我們要向列宁、向馬克思主义从誕生迄今的发展史学习的东西也多得很。

有一些問題，像这个个人迷信的問題，在学校中，在許多地方进行着討論。我們认为，这个問題談得太多了。同志們，这不是因为对我們有什么不好，对我們說来，人們可以一直討論到死，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它不会影响我們。但是，我要問：为什么我們要这样起勁地討論一个不屬于我們的、而是苏联的問題呢？的确，我們是应該了解情况，向别人說明情况，甚至加以討論。是的，这是与馬克思主义的經驗有关的問題。但是，我們不应当把它变成我們討論的中心議題，因为我們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問題要討論，簡单的說，这无異于我們在做这样的事：我們大張旗鼓地开始抗鼠疫运动，而当前的流行病却不是鼠疫，而是瘧疾和脊髓灰白质炎。当然，我們不希望发生鼠疫，我們应該打防疫針并采取措施。此外，我們还应該了解鼠疫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們要全力防治的却是当前流行的病害：瘧疾和脊髓灰白质炎。在我国并沒有存在过这种病

的威胁。而唯一的危險就在这里，可是我們却看不見了，我們是多么的糊塗！理論和实踐是多么脫节！多么深刻的教訓！对一个問題进行了許許多多的討論，并且还是冒着使許多人陷于混乱的危險的；然而，尽管我們对这个問題进行了那么多的討論，却沒有看到就在我們身边的毛病。

許多人問道：这里会不会像苏联一样发生个人迷信呢？革命政府的总理是不是一个需要大家监視使其不陷入个人迷信的人呢？

好，我认为这里絕沒有什么居心不良；沒有，我确信沒有；傳来了这方面消息，討論的很好。但問題是，很多人迷了路，很多人对当前最迫切和最重大的問題有些迷失方向，既不聪明，也不小心，走入了歧途；因而就上錯了火車。

我說我知道：許多人陷入了混乱，整个这个在当时国內形成的运动，整个这个問題，部分地是和对一个不应当成为我們討論中心的問題不适当地进行了討論有关的。

很簡单，这种下意識地、自发地产生的情况帮助造成了另一个問題，另一种現象，它只有助于破坏革命的威信。为什么要破坏革命的威信？为了什么？革命越有威信越好。革命的权威发言人越多越好。因为一个十人的合唱团与一个三百人的合唱团是不一样的。在你們見到一个合唱团时，如果这个团有十个人，就很好了，那末它有三百个人的話就更好，更妙，更精彩了。如果我們有了一个、两个、十个有威信的領袖，那么我們还应該有更多有威信的領袖。不应該損害有威信的領袖。

如果我們損害了他們，結果会怎样呢？当困难的时刻到来时，人民不幸地将沒有可以信賴的人。假如再发生吉隆灘事件或更坏

的情况：一下子发生十起吉隆滩事件，那时就要对人民讲話了，那就是需要人民的信任了。

散布一些无稽的猜疑能得到什么？破坏革命威信又能得到什么？

当然，对于一切忠誠的革命者和許多談过这个問題的同志，我沒有想表示任何責怪。沒有。但是，同志們，我知道，当时正在形成一种情况，而不幸地，这种討論……就好像現在我們来討論一些将来才应該討論的事情。这些事情将来是要討論的，但是現在不应該。因为，現在討論这些問題是有害的，不适时的。将来再討論这些問題，現在可以討論别的問題。因为，不幸地这些討論正好与这里巧妙地进行的反对某些同志的运动，破坏某些著名的、非常宝貴的同志的威信的运动相合拍，这些运动就是从今天晚上我們所指出的問題中产生的，就是从我們今天所提出的問題中产生的；是一連串很巧妙地进行的、用来反对革命的一些非常宝貴的同志的运动，这些运动正是宗派主义政策的产物。

这对群众的影响如何？很清楚，这会使群众感到泄气。这会不会使群众去反对革命呢？不，群众不会反对革命；尽管有这些錯誤，群众現在和将来都是和革命站在一起的。但是它却可以降低群众的干勁，給群众的热情澆冷水。

这对革命的政治組織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很簡单，同志們：以前我們在建立的不是一个机构，我已經說了，以前在建立的是一具鐐銬，一件瘋人拘束衣。我还要說：我們建立了一个像甲壳一样的机构。怎么呢？因为群众并沒統一起来。这里說的是統一革命組織，但是以前統一革命組織是怎么样的呢？是根据在不在人民社会党来組織的。

那末其他一些組織：革命指导委員会、“七·二六运动”是什么組織呢？它們是不是由有組織的、党龄很长的成員組成的呢？不。这是一些得到广大群众同情的組織，是一股不可遏止的群众洪流。这就是“七·二六运动”和其他一些組織的情形。它們拥有巨大的威信和广大的同情。它們还沒有形成一个有系統的組織。

如果我們要建立一个組織，建立一个統一組織，而不把群众包括进来，那我們就不是在搞什么統一，而是陷入宗派主义，正像我們以前所陷入的一样。

那末，核心組織又是如何建立的呢？現在我来說一說：在所有的省份里，人民社会党的总书記担任了統一革命組織的总书記，在所有核心組織中，人民社会党的党員担任了核心組織的总书記……。这是統一嗎？阿尼瓦尔同志应該对这种政策負責。

这引起了什么，带来了什么后果呢？我們大家都进行过反对反共主义的斗爭，进行过思想斗爭，不断地进行宣傳来粉碎反共主义；因为反共主义——我們曾經这样指出过——会在另一方面产生宗派主义，因为被孤立的、被打击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們就会紧紧地把自己关在自己的組織中去保护自己，在自己的組織中躲起来。

好，这些就是反共主义和打击的做法的后果：产生了宗派主义。根除了反共主义之后，那时候要是还存在那种“极端”宗派主义，它又会产生反共主义和混乱，因为許多人会开始提出这样的問題：“这就是共产主义？这就是馬克思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这种专横、濫用职权、享受特权以及其他一切类似的現象，这就是共产主义嗎？”如果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話，他們一定会說印第安人阿图埃当年所說的那句話。当印第安人阿图埃正被人活活焚燒的时

候，一位神父走到他面前，問他是否願意到天堂里去。他回答說："不，如果这就是天堂的話，我不願意去。"明白嗎？我应該讲清楚这一点。

誰也不会有絲毫猜疑，我相信，如果有人現在还存有猜疑的話，他一定"被燒得焦头烂額"了，就让我們用一下这个字眼吧。

在这种时刻，我应該以異乎寻常的客观态度来讲話，要十二万分的客观，然而却是坦率、忠实和誠恳，不隐瞞任何事情。因为，同志們，我們应該負起責任来，使我們的話不被别人歪曲。

那么，好了：这种宗派主义会引起新的反共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政权的时候，去采取馬克思列宁主义尚未取得政权，还完全处于被包圍、孤立的环境时的方法，这是什么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脑袋？掌握政权却把自己和群众隔絕起来，这是发疯了，这是发疯了！当大庄园主和帝国主义掌握政权时，敌人，統治阶級，剝削者要孤立我們，但是当工人、农民掌握政权的时候，把自己和群众隔絕起来，脫离群众，那就是犯罪。这样一来，宗派主义就会成为反革命的东西，因为它削弱并損害革命。

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理想应該是什么呢？"这是我的理想，这是我的事业"。多年来，我們的人数很少，一万人，一万五千人，五千人，眞正有多少人就算多少人吧。当这一事业，他們的事业，他們的旗帜，他們的理想已經成为三百万古巴人的理想时，怎么还脫离群众，而且还像只有五千人、一万人或一万五千人时那样原封不动地进行工作呢？同志們，这是一个天大的錯誤，当我們已拥有一支群众力量时，犯这样的錯誤就是犯罪，是反革命的罪行。必須把群众組織起来，这种組織必須用新生力量和新的干部来建立，它不能只是由当这个組織还是非常小，当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只有数千同情者时的那一点点干部組成；当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拥有数百万同情者时，必須建立这数百万人的組織。否則，正如我們在某些会議上所指出的，就是想把亚馬逊河的水注到考托河去，想将大桶內的水倒进小桶中，而不是将考托河的水注入亚馬逊河，将小桶中的水倒大桶里；这是想在两层楼的房子上加盖一幢四十层的大厦。同志們，这样会倒塌的，会脫离群众的！

我們已經犯了这种錯誤。从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錯誤，一个严重的錯誤，一个不可饒恕的錯誤，一个必須糾正的錯誤。

其結果是什么呢？很簡单：开始成立革命核心組織。但是这些核心組織都是地下的。你們想像得到和群众进行地下联系是什么样的嗎？你們知道像在巴蒂斯塔时代那样建立一个地下核心組織是怎样一回事嗎？就是說，群众不认得它。

那么，我們是怎么做的呢？瞧！在一个有五百个工作人員的地方，我們建立了一个有七个人的核心組織。請利亚努薩同志原諒，我要举体育宮为例子。

加卢丘和他带来一起工作的两个妇女……加卢丘是誰？我們不去討論加卢丘是誰。在加卢丘这个人的問題上是犯过錯誤的。

加卢丘在一九五四年曾被选为統一革命党的市政委員；据我們看那时雷格拉地方的社会党支部犯了一个錯誤——我們应該坦率地談，因为我們不是在进行指責，也不是在追究責任，絲毫也不是这样。让我們把这一切都抛在一边，今天，我們所有人談任何事情都应該毫无成見，毫不吞吞吐吐——他們犯錯誤是因为这个人反悔了，因为这个人說，他准备辭职，后来，他們就让他参加人民社会党了。

好了，后来就把他留在那里了。我知道，这是那个支部的一个錯誤的策略——是支部的，不是党的——，但是，事实上这个人到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天还在做市政委員。

尽管他和其他的統一行动党和統一革命党的市政委員一样受到大家的憎恨，等等，但他突然从一个統一革命党市政委員好汉变成了一位革命領袖。大家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好，可以做出解釋，这是一个錯誤；无可爭辯，接受他为党員是个錯誤……正好像……行了，还需要再举什么例子呢？我还可举一个，但是，現在我不願意再提起这些可怜的家伙，因为，我不願意任意地来伤害人。

好，后来，加卢丘到文娛体育委員会去工作了；他带了一个女秘书和另外一个女青年去那里工作——我认为，这是两个很好的女青年，对她們沒什么可指責的。加卢丘在那里成了一个高級官員——他是从省里或者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派到利亚努薩那里去的——，并掌握了大权。

让我們来看看文娛体育委員会的核心組織是个什么样的核心組織吧。四百个工作人員中，只有七个人是核心組織的成員！而那里有二三十个很优秀的、非常好的同志。这七个人是：加卢丘，他带来的两个妇女，利亚努薩，他的女秘书和两个老共产党員：埃斯基耶耳·埃雷拉和潘乔·洛佩斯。就是这些人組成这个核心組織的。这就是我們和那里群众的地下联系，我們联系四百多工作人員的地下組織。你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机构嗎？

好了，利亚努薩，因为他是利亚努薩，是文娛体育委員会的主任，我认为，利亚努薩同志有权成为这个核心組織的一員。他的女秘书呢，我想就是因为她是利亚努薩的秘书，我知道她是一个好姑娘，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很好的姑娘，而她們不走运，沒有当上利亚

努薩的秘书。那里还有另外一些很好的姑娘，但是，因为她們不是加卢丘带来的，所以她們也沒有成为这个核心組織的成員。还有两个老共产党員，一个是埃斯基耶耳·埃雷拉，是个优秀的工作人員，那里的群众把他評为模范工作人員，看到这个核心組織的一个成員被群众評为模范工作人員是多么令人高兴和多么令人滿意呀！这就是埃斯基耶耳·埃雷拉。潘乔·洛佩斯沒有被群众評为模范工作人員。据我了解，他是在偵察部門，或是我不知道的什么地方跌了几次跤之后到这地方来的。但是潘乔也在这里。据說他是个好同志，而且他也參加了那里的核心組織，是这个核心組織的七个特权人物之一。

埃斯基耶耳·埃雷拉是誰呢？据說，加卢丘本人曾提出要以他的、加卢丘的表兄弟来代替他，一个老党員。这是利亚努薩同志告訴我的，我不知道他是否批准了这件事。利亚努薩同志已經批准了。我們不談那个問題了……剛才談到的那一些情况都有很好的見证人，所以不会有捏造的問題。

我們再来看看阿姆巴馬达厂。阿姆巴馬达厂已是比文娛体育委員会更具有无产阶級气息的一个中心。当时快要举行一次代表大会。那里也已成立了一个核心組織，成員是九个人……咳，干嘛談这个！

这个九个人的核心組織也是用这种方法組成的：厂长同志、厂长的女秘书、厂长的姻兄弟……当然我要說，厂长的姻兄弟是一个那里工人們公认的好同志，但事情还是一样。

当我們去那里稍为考察一下核心組織的意見时，人事科长出来見我們。在一个全是穿着沾滿油膩的絨綫衫和工裝褲的工人的无产阶級中心，一个人事科长却穿着花衬衫和白褲子，他还是革命

核心組織的成員呢。眞是見鬼！同群众相距十万八千里！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呢？是这样造成的：

他們选拔了老党員，派他們当領导委員会的委員——这是一些留下来的老党員，因为其他一些已調去担任别的工作了。派他們当行政管理委員会的委員——人事科长，厂长。后来当建立核心組織时，他們又把这些老党員拉来，把行政管理委員会变成了核心組織。核心組織的成員全是老党員，行政管理委員。在核心組織里沒有一个群众，沒有一个群众！这是一个行政管理的核心組織。

这些例子說明了我們所犯的錯誤。

好，这些事情的情况怎么样呢？工业部每月奖励六十个到一百个工人。这次受到奖励的六十个人只有五人是各个革命核心組織的成員。革命核心組織的成員占的比例平均为百分之五到十，每一百个工人中有五个到十个，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数字吧？平均每一百个受奖的工人中有五个到十个。这就是我們的情况。这些事情是我們必須——我們大家，新党員和老党員，共同努力，一起来糾正的。

我們說过："必須糾正这种情况。这不是一个联系群众的紐带"。那么，为什么它有那么大的动員力量呢？以前我們自己欺騙了自己。革命所以有这么大的动員力量不是因为有了这个甲壳似的組織，而是因为有着革命动員群众的工具：电台、电視台、报紙——各种各样的工具。那时我們曾和塞薩同志討論过。他认为，通过这些直接动員群众的手段有惊人的动員力量。这种甲壳是不能动員群众的。

如果敌人进攻时我們只能依靠这个像一个甲壳似的党，我們

就好看了！这是一个甲壳。那里面有着非常非常好的同志。以后我还要談这个問題。以后我还要談到老共产党員的問題，談談所有这些問題。談談我們应該如何客观地、冷靜地、老老实实地、不偏不倚地和正确地看待这些問題。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动員群众的工具。事实上，通过革命指导委員会①，就有很大的动員力量，有很大力量——主要是通过革命所掌握的动員群众的各种手段。但是却沒有一个联系群众的紐带，而和群众打成一片則是先进的无产阶級政党的作用。

那末，很簡单，我們必須把群众統一起来。我們已經建立了一些統一革命組織，而群众，那些革命的群众，进行革命、創造历史的群众并沒有統一进来，因为組織里沒有任何群众，沒有任何群众！以前就是这样来建立統一革命組織的。

我相信，任何一个新老共产党人和公民都会同意，这是一个錯誤。不管你怎么想，今天，我們不是在共产主义、反共主义及思想意識形态的定义之間进行爭論。革命已經完全肯定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們正是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对我們的錯誤进行这次自我批評。誰也别做梦，誰也别痴心妄想！别以为我們会倒退一步，不，相反我們要前进！（欢呼声）

当你們阻碍我們前进的时候，我要說，我們要前进，要更多的前进，我們要大踏步向前迈进，我們正是通过糾正我們的錯誤来大踏步前进的。

我們在这里进行討論，进行作为馬克思主义的，同志們，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自我批評。让敌人願意怎么說就怎么說吧。

① 指統一革命組織全国領导委員会所屬的一个机构，不是指三月十三日革命指导委員会。——譯者注

我們懂得，这对敌人是不利的；这种討論对敌人是不利的；这样糾正錯誤对敌人是不利的；糾正这些錯誤，在現在和将来，都只会对革命有利。

也就是說，我們曾經犯过这一切錯誤。我們必須是一个工人阶級的先鋒政党，一个工人阶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先鋒組織。我們应当代表工人阶級执掌政权，我們正在进行革命，我們正是代表着工人阶級和劳动者阶級在管理这个国家。

我們的政党必須是一个以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不是以路易十四的方法組織起来的政党——我再重复一遍我在以往几次会議上說过的这句話。路易十四的方法是：我就是党，"嘭！""嘭！"接着，就由我来指定党的成員。不，这不是民主集中制，这与民主集中制沒有相同之处；民主集中制是完全不同的，是一个政党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經过挑选組織起来的領导机构。干什么事？要把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工人阶級中的优秀分子集中在这个党內。应該把全国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集中在这个党內。哪些人呢？模范工人，模范工作者，这种人是成批的。

也就是說，要成为核心組織的成員，首先必須是一名模范工作者。倘若他不是一名模范工作者，就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設者、共产主义建設者。任何一个游手好閑、懶惰成性的人都无权呆在一个革命核心組織里面。

但是，这还不够。我們在这次大会上所得到的經驗，以許多有趣的例子向我們說明了这点。他必須是一名模范工作者，但也必須接受社会主义革命，必須接受革命的思想意識。当然，他应当希望自己屬于这个革命核心組織，应該承担一个革命核心組織成員所必須承担的种种职責。此外，还必須是一个历史清白的人，就是

說，过去并沒有为暴政統治充当过兵卒或警察。当然，也有些軍人曾經坐过长时期的牢。这些人应該另当别論。

有些情况是特殊的，但是，加卢丘的情况当然不是如此。在巴蒂斯塔被推翻前，加卢丘一直是市政委員。如果他不是在那里眞干的話，我倒认为他是一位英雄，因为他竟把自己裝成巴蒂斯塔分子达如此之久，应該授予他一枚奖章。

我要說明的是：应該是一个历史清白的人，他过去沒有当过穆哈耳分子或巴蒂斯塔分子，沒有參加过統一行动党或統一革命党，沒有在专制暴政的軍队或軍事情报局等組織里混过事。这种人的一生应該是清白无瑕的一生。

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我想大概是在阿斯普魯铁工厂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很有趣的。当时由群众提出模范工人。群众总是有識别能力的，是一秉公正的。像在我們參加过的两次大会和其他会議上一样，他們往往推荐某某老党員，因为他表現出是一位偉大的共产党人，一位优秀的工人。

群众是非常公正的。他們常常指出某人历史上有污点；每当問群众是否知道某人的履历时，他們就会立即給予回答。在有的情况下，有些模范工作者历史不好，可惜这种情况也发生……。但就会像这次大会一样，发生这种事情：有人提出某某先生可以当模范工作者。这时，一个工人从群众中站起来說："他过去是个穆哈耳分子。"于是，这个人就辯白說他不是穆哈耳分子，他坦白承认过去曾是巴蒂斯塔的同情者。而群众还是认为应該吸收他到这个核心組織里来；这些群众的思想是混乱的，必須开导他們。就是說，要向他們解釋：这个人不能成为核心組織的成員，因为，凡是誰說过去同情巴蒂斯塔，就是說他过去贊同本图拉和卡拉塔拉等一切罪

犯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屠杀和酷刑。所以，应和这些群众进行討論，对他們說：这样不行。这就是党的組織者应起的指导作用。

当然，并不是由群众来选举核心組織。党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經过挑选，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組織起来的。現在应該考虑群众的意見。这个革命核心組織的一切成員应該得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威信，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看到过一些确实激动人心的事情。我們曾出席过一次大会，請群众提出一份十五名他們认为是模范工作者的名单。他們就在那儿提出了一些人的名字。也有人使用了种种詭計、欺騙、开小会等手法。但一位能干的大会成員阻止了这一切活动。我們問到会群众："你們是否认为还有某人工作很出色，却很遺憾地沒有列入这張名单？"大家提出了一名工人，一位青年同志，是个黑人。我記得这个同志大概名叫胡安·安东尼奥·貝坦科尔特。大家提出了他。他在一块木板上站了起来，看来非常謙虛、稳重，沉默寡言。"同志們，为什么你們认为他是一位模范工人呢？"于是人們就解釋起来，一个工人很坦率地說："我过去对革命是不滿的。我被調到这个地方工作。胡安·安东尼奥同志开始接近我和我进行了多次談話，再三向我解釋。他做了不少工作，表現很好，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我們总是看見他埋头苦干；病了也不曠工，因而他說服了我。現在我已是一个了解革命，和革命站在一起，并保卫革命的工人了。"

又一个同志站起来說："我补充几句。过去我在这儿常常不上工，而到街上去当临时工，因为这样可以多賺錢，可以多賺两三个比索。胡安·安东尼奥就来找我。每天和我談話。告訴我这样做是損害革命的，我的态度是不老实的，有害于工厂、有害于工人阶

級.有害于祖国的。从此，我天天上工，不再缺工。”

另一个站起来說：“胡安·安东尼奥牙床有病，常常有麻煩，有时臉肿半个月；但从沒有缺过工。”

又有一个工人站起来說：“这个同志原来是油漆工，后来轉到办公室工作。有一天，我們送来了十五辆車子，急需在这儿上漆。这个同志說：不用耽心，我給你們漆。他下班后就来了，他一連工作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把所有的車子全部漆好。工作十五个小时还是二十个小时对他都是一样。”

群众贊揚着这个工人的优秀品质和他的特点，他們說的这些事情确实令人感动；这是一种公认。当时我問一个工人：“你认为这个工人怎么样？他比你强嗎？”这个青年工人对我說，“比我强十倍！”“你想像他一样嗎？你认为能够赶上他嗎？”他說，“也許能，如果我求上进，刻苦努力，也許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个像他那样出色的工人。”

这些人才是我們应該吸收进来的！如果他是一个历史清白的工人，过去不是巴蒂斯塔分子，不是穆哈耳分子，历史上沒有污点，我們就应該爭取他，在学校中教育他，教会他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这种人是成为社会主义建設者、共产主义建設者的最純洁最宝貴的原料。在群众中可以找到許多模范，需要干多长时間的活他們就干多长时間，进行种种努力，即使病了还去上工，从不缺勤；如果沒有这些模范，怎么能建設起意味着劳动，意味着全心全意地投入社会劳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这种工人是民兵，他們天天參加收割甘蔗，每次放哨都到，他們能說服别人，群众公认他們是劳动英雄和模范公民。我們应該吸收这种人，吸收一切优秀的新老革命者。

我們怎么能把群众拒之門外呢？我們怎么能脫离群众呢？在老的革命者中，很多是为群众公认的模范工人。也有另外一些人不再是模范工人了，我們又何必去反对呢？因为共产党員的称号并不是貴族的尊称，也不是世襲的封号；共产党員意味着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一个共产党員应从他做党員的第一天起到死为止始終如一地保持这种态度。做为共产党員是一种态度，放棄这种态度，虽然他曾是一个共产党員，但他已不再以共产党員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对待革命，对待他的阶級，对待人民。所以，我們不要把这个看作为世襲的称号！

我們陷入了这个問題，陷入了等級問題，不是阶級問題，同志們。我們不能放棄阶級原則而陷入等級問題，陷入貴族头衔，特权，宗派主义中，同志們。所有优秀的馬克思主义者、所有优秀的共产党員都必須懂得这点。

我們根据什么精神来进行这种批評呢？是否我們要改变輿論，制造一种于老共产党員同志們不利的輿論呢？不是的，同志們，永远也不会的。人們把由某些方法，某些非共产主义的坏方法以及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派主义引起的过錯和威信扫地的責任加在那些最优秀的共产党員头上，可是，我們认为許許多多优秀的共产党員与此无关，而这只是因为这些方法敗坏声誉，并有扩大的趋势。也有群众往往把共产党員看成坏的典型，而不是好的典型，这是沒有看到那些好的，那些优秀的馬克思主义战士。

事件发展到这步田地，我們人人都有責任，我們进行这个批評，就人們的批評进行自我批評。簡单地說，这正是为了糾正錯誤，使革命摆脫錯誤；为了让我們組織一个眞正的先进的党，一个站在工人阶級前面的眞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組織。

不要把这个組織的职能和国家行政机构的职能混同起来。原来我們已經确立了一条这样的原則：干預各級工作，这种干預正在取消社会主义的国家机构。而社会主义国家应該极有效率地进行工作。我們怎能取消这个机构呢？我們怎能制造这种混乱呢？我們必須从这种混乱里解脫出来。

我們对老共产党員应該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該采取尊敬的态度，承认他們的功績，承认他們的資历。我們的态度应該是这样。老共产党員应該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該謙虛。一个革命者，一个战士的态度应該怎样呢？应該謙虛。一个馬埃斯特腊山的战士，一个地下斗爭的战士应該是謙虛的，应該采取革命的謙虛的态度。应該消除"我在这儿呆过，我在那儿呆过"的态度。

这点我們在十二月已經提过了，应該阻止那些到处炫耀自己历史的人。为什么呢？我剛才对一个同志老实不客气，我說他躲在床底下。为什么我对这个同志下这样的断語呢？因为我知道，用那样的方法活动的人不是一个好的革命者，而是一个徹头徹尾的机会主义者。这是否說凡是沒有战斗过的人都是躲在床底下呢？不是的！不要弄混了！我說的是那种机会主义者。那种机会主义者过去就是躲在床底下，沒有别的办法来称呼他，因为一个用这种方式活动的人总是藏藏躲躲，充滿野心，腐化堕落。

先不談这个。这里我們再一次坚持不应該把任何人过去所作的事和沒作的事分开，同志們。这可以用来說明某些事情，某些問題；但是，先生們，什么是革命呢？革命高于我們每个人过去所作的一切；高于这里所有的每一个組織——"七·二六运动"、人民社会党和革命指导委員会，比每一个組織都重要。革命本身比这些都重要得多。

革命是什么？革命是一棵大树，有它的根。这些根从四面八方集中起来，汇合成树干；树干开始生长。根很重要，但生长的是一棵大树的树干，是一棵很高的树，它的根集中到树干上。树干是我們联合以来共同工作的全部成績；生长中的树干是我們今后要栽培的，是我們要继續共同努力栽培的。

同志們，将有一天——你們好好地想一想，这是主要的，好好地想想——我們过去所作的事情将不太重要，我們每一个人单独作的事情将沒有共同作出的重要。让我們树立这种思想。十年之內，二十年之內，我們将有一段为此努力的共同的历史，人們再也不会談起，在人民社会党內，在"七·二六运动"內，在革命指导委員会內及其他方面自己作了什么；它們将像从远处汇合起来的根一样。重要的是，我們大家联合起来像一个树干一样所作的事情。

这点我們已經說过了，我們共同作了什么？我們共同作了許多事情。能够否认反帝斗爭、吉隆滩的对敌战斗的重要性嗎？在宣布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第二天，我們所有的人，老共产党人和新共产党人，在这方面无法分出新老的公民、群众、无名英雄等都联合在吉隆滩对敌斗爭的熔炉里。你們看看死者的遺像吧，一百多人倒下去了，貢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一偉大的时刻把他們联合起来，牺牲把他們联合起来。

重要的不是我們每个人各自所作的，同志們；重要的是我們将要共同作的，是我們不久之前所共同作的；我們所共同作的，同志們，对我們所有的人都同样地有关系。誰会那样的痴呆不关心我們大家所作的事，不关心对自己利害攸关的事呢？誰那么傻，不懂这些事？这是一个可以感觉到的現实；我們应該整頓这些东西。这意味着什么呢？現在机会主义分子还可以钻空子嗎？不，你們看，

同志們，对机会主义分子要設上两道防綫，以便不让一个机会主义者钻进来；这里沒有裂縫。騙子手、阴謀家能从某个裂口钻进来嗎？这里沒有裂口，在这里应該加强所有人的团結，老的和新的人的团結！（掌声）

簡而言之，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用到工作里去，采取一种讲究方法的政策，一种有原則的政策。讲究方法和有原則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唯一对所有人都有保证的政策；每个人都觉得保險。那种宗派主义的政策用清洗来进行威胁；由于这种宗派主义，誰都感到自己不安全；許多同志到处可以看到一系列彻头彻尾的宗派主义活动；沒有人感到安全。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有原則的政策，因为这不是一个有正确方法的政策。一个有原則的政策，一个有正确方法的政策是一切革命者的保证，使他們感到安全。不是說我的朋友或别人的朋友都可以进来。不是朋友政策。不是一个无条件順从者的政策。不是一个俯首貼耳者和百依百順者的政策。

不是！！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工人阶級的先鋒队是革命者自由的結合，在这里，所有的革命者都奉行一种讲究方法、有原則的政策，这个政策一視同仁地对待所有的人，对工作着的人、退休的人給予保证。这个政策反对不公平，反对濫用权力，反对歧視，反对虐待，反对这一切，保证所有的人，让大家，老的和新的，都同样地感到有保证。

这是否意味着，当我們改正这些东西时，我們就"嘭，嘭"，开始撤換和开除呢？不，同志們，絕非如此！需要留下的老党員可以全部留下，如果革命需要安置他們，那就按照全面的革命政策来安置他們，而不是片面性的政策，不是个人路綫。不，先生！！我們仅仅

是要整頓我們应該整頓的一切，从整頓中得到益处，将更加团結，更加强大；看看誰称职誰不称职，最后决定的因素是质量，是工作的质量。

現在，应該怎样对待一个老的或新的馬克思主义者呢？要比对待其他的人更为严格。应該对誰要求得更多呢？对組織的成員；我們怎能对自己組織的成員比对非党員要求得更低呢？不！不！馬克思主义者、組織的成員犯一个錯誤就要罪加一等。对这样的人的錯誤应該毫不姑息，应該追究他的責任；从而，让人們看到，参加这个組織不意味着享受特权、享乐、拿高薪、游手好閑以及任何恩賜，絕不！！让大家都知道参加这个組織可以意味着一种巨大光荣，但也意味着牺牲，比别人作出更多的牺牲，更多的劳动，比别人要更加忘我，比别人有更少的特权。就应該是这样的組織，以便让好人，最优秀的人来参加，把那些不合格的人拦在外面，不让任何一个消极分子、任何机会主义者鉆进来。让机会主义分子去他的吧！让机会主义分子到有利可图的地方去，到有特权的地方去，但是，要作出牺牲的地方，要劳动、要刻苦努力的地方，机会主义分子是不去的，机会主义分子到自己的家里去。

这并不意味着成群結伙地来入党，不！这个組織应該选擇在各方面最优秀的人。这就是我們应該建立的組織。对老同志要尊敬、优待并信任他們。不要忘記，一个宗派主义者也可以是一个偉大的同志，但中了宗派主义的毒，被拖进了宗派主义的政策，由某种立場出发鼓吹起来的政策。

我給你們举个例子：在大学里，发生过把埃切維里亚遺囑去掉三行这种极严重的宗派主义行为，教条主义行为。我們痛心地抗議。这个人是誰呢？他是一个好同志！对这件事情負責的同志无

疑是一位好同志，即拉維洛同志。但为什么犯这种錯誤呢？这說明是受一种路綫的影响，一种个人的路綫，一种被鼓吹起来的政策，一种已經相当普遍的錯誤的态度的影响。这位同志是位好同志。他回去，召集全校开会，进行了严肃认眞的老老实实的自我批評，結果他在学校的威信比受批評的那天更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态度很誠恳，群众都承认。他是一位好同志。

就是說，一个人有这样的行为，但不是革命的叛徒，不是革命的敌人；他是不自觉地做了有害于革命的事。我相信，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自觉的，是受外来政策的影响，是受一个同志从一定的立場出发鼓吹起来的政策的影响，这个同志要負責，要对这种政策負很大的責任，因为他过去容忍、默許并实行这种政策，以致引起相当普遍的宗派主义态度。

那么，我們的态度怎么样呢？我們对老同志的态度是不要有保留，而要信任他們。我来举个例子：在我的卫队里有許多老党員，我不想从我的卫队里辞退一个老党員，因为我完全信任这些同志。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說明怎样才是眞正信任的态度，就是說，現在我們不要陷入相反的宗派主义里去！我們不能陷进去！如果我們要糾正錯誤，就不能陷入另外的錯誤中去，我們应該十分警惕，十分注意，确信我們将全力反对各式各样的宗派主义表現！我們将全力以赴，千方百計地反对宗派主义！我們要通过电台、电視和报刊来进行斗爭，我們要指控在我們看来犯了宗派主义的、非正义的、歧視的、保留和不信任的行为的任何一个同志，不管是誰都要揭发。这将是我們的态度。我想这是唯一正直的态度，是我們应該采取的态度，这种态度将保证所有的同志，将能糾正这些錯誤，这种态度将加强革命，同志們，使革命經过批評以后更加强大。敌

人說什么都沒关系！明天他們要大喊大叫也不要紧。不，这沒关系。大家知道，我們开始了改正严重的錯誤，群众理解到这点，群众諒解这点，群众是公正的。从这时候起，敌人就失敗了。他們在一个組織面前，在人民面前，在一个革命政府面前将无可奈何，革命政府有誠意分析、承认在革命中所犯的錯誤，有勇气改正錯誤，有勇气适当地、冷靜地、正确地改正錯誤。

我們今天十分严厉，我們认为这是必要的，是有益的，是健康的。因为，我們认为，同志們，从現在起，同志們，今后再也不要分什么新的老的，馬埃斯特腊山来的和平原来的，打过枪和沒有打过枪的，过去研究过馬克思主义和沒有研究过馬克思主义的。从現在起，我們应該是一个整体。不要向后看，不要像圣經里說的那个女人一样，她盯着看那个湖，那座已經沉沒了的城市，而終于变成了一座石像。我們不能够变成石像，不能往后看我們过去的所作所为，自我欣賞，陶醉于我們过去的工作。我們应該向前看，同志們！这是我們所有的人应該采取的态度，是所有正直的人，所有正直的老的和新的革命者，所应該采取的态度，沒有保留，毫不急躁，沒有任何不信任，所有的人都团結在我們的事业、我国革命及我国革命历史任务的周圍；团結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周圍，因为它是工人阶級的思想意識，是一种科学；馬克思列宁主义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是眞正的革命理論，是異常丰富的眞正革命的科学。从这門科学里我們可以得到超过一般知識的东西，在这門科学里，我們找到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斗爭工具、一个无与倫比的事业，要为这个最美好的事业而斗爭，为这个最美好的事业而牺牲。只能以最眞摯的人道精神、眞正的正义、眞正的慷慨、眞正的美好精神才能和这个事业溶为一体！

敌人企图把馬克思主义描写成坏东西，不正义的东西。他們永远也不能利用那些行为不正的人的錯誤，那些不正确的人的錯誤来迷惑群众。

今天我国人民不仅十分幸运地有了一个胜利了的革命，一个建立在群众基础上的政权，还很幸运地有了一个革命思想。这种思想是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的，比反动思想、剝削思想要高尚一千倍，要无限地高尚。这种思想是經过一个世紀的斗爭丰富起来的，是用工人的血，无产阶級的血，英雄的血丰富了的。这些鮮血是为保卫正义事业、保卫人与人之間平等的事业、保卫使人与人亲若手足的事业而流洒的！这是我們的事业，是我們的旗帜！因此我們应該感到驕傲，为成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驕傲，为我們的正直而驕傲。(掌声)同志們，为我們的爱国主义及这样开誠布公地討論我們的錯誤而驕傲，我們集体地討論过这些錯誤；为像我們这样集体糾正錯誤而驕傲，向群众解釋我們所采取的措施——概括地向他們解釋基本之点——我們认为要把对这些事实負責的同志开除出領导委員会和組織书記处；我們已經采取措施扩大全国領导委員会，以便把所有在历史上占一席地位的人都包括进去；所有立过各式各样功勋的人都无愧于参加这个全国領导委員会！在各級也都要这样做，这将加强我們，将使我們的革命更加强大，使我国人民更加坚定地相信革命領导机构，使全世界各国革命者对我們有更大的信心，使拉丁美洲各革命組織对古巴革命有更大的信心！只要善于改正錯誤就能提高古巴革命的威信；只要善于清除坏人，善于医治自己的病害和錯誤，善于克服这些困难，各个組織就能把全部力量貢献給古巴革命！

同志們，請你們相信，这样，我們的革命将是不可战胜的！請

你們相信，同志們，世界上永远也不会有力量能够战胜我們的革命。这里我再重复一下在我們进入共和国首都时所說的話：我們已經克服了自己的障碍，除了我們自己和我們的錯誤以外我們沒有别的敌人；只有我們自己的錯誤才能破坏这个革命！今天我再重复，但我还要說不，我們将不放过一个錯誤，因而沒有一个錯誤能够毁灭革命！沒有不能糾正的錯誤，因此，我們的革命将是不可战胜的！（欢呼声）

（譯自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古巴《今日报》）

在統一革命組織馬坦薩斯省委会上的讲話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一日）

《社会主义古巴》杂志編輯部按：在馬坦薩斯省委会討論統一革命組織的状况、宗派主义和工作方法的会議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作了总結发言，闡述了一系列基本思想，在某些方面成为对他三月二十六日的讲話①的补充和进一步說明。

下面是他作的总結发言的节录。

同志們：

我們正在討論的这个問題，对我們来說，是一个沉重的問題，如果某些事情在你們听来感到太突然，让你們吃惊的話。你們应該記住，在一連几天分析所有这些問題时，我們好些天的心情是压抑、痛苦和沉重的，是气憤和痛心的。这些問題全是沉重的問題，同志之間感到痛心的問題，我們同志們不得不討論这些問題，并在同志們中間相互进行批評，在彼此之間有着深厚友情、彼此极其敬

① 指《关于統一革命組織工作方法的某些問題》的电視演說。——譯者注

重的同志們中間进行了批評，但是我們不得不在同志們当中提出这些事情，討論所有这些問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因为，很自然，为了得出結論，我們必須对所有这些問題作更深入的分析，我們也經受了这当中的全部痛苦，我們面临一个痛苦的問題：必須在目前向如此热情地接受了革命思想、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民交代，必須让人民第一次看到如此严重的錯誤。人民对社会主义革命、对馬克思主义革命、馬克思列宁主义抱着美好的想像，抱着深刻的信念，因而热情地接受这一切事物，然而向往所有这一切美好想像的人民突然間却不得不看到我們馬克思主义者身上的一个严重錯誤，革命的政治机构当中、統一革命組織当中的严重錯誤。

我們感到痛心的是不得不向人民提出这些問題。起初，我們甚至于考虑应如何进行討論，是否在各委員会中討論，是否让基层討論。但是，我們的結論是，不可能不向全体人民提出这个問題，尽管所有这些事情是沉重的。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必須审查一位同志，是因为在这个領导机构的同志中間还有某些人情的因素需要考虑，像塞薩① 这样一位同志固然是一位好同志，然而他对那位将受审查的同志却免不了会有兄弟的手足之情。

我們得出結論：最好还是向人民說明这一切，首先因为这是我們无法逃避的必須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不向人民說明，他們将会听到无穷无尽的謠言，此外因为人民已受到这个問題的影响。你們对这个問題感到意外，在某种意义上說，我們自己也感到意外。

我們往往抱有一种从好的方面看待一切事物的乐观主义傾

① 指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的弟弟塞薩·埃斯卡兰特。——譯者注

向，因为我們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思想，即我們的事业是正义的，我們的事业即使有种种錯誤，本身也是正确的；认为反对这个事业的人是可憎可恨的敌人，我們不容許我們維护的事业遭到攻击（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因为尽管我們有各种錯誤，尽管我們会把事情做坏，但是归根到底有一条偉大的眞理，这就是：我們在进行的事业，我們在維护的事业，是一件偉大的事业，是一件非常正义的事业，是我国人民的事业，是我們祖国的事业。此外我們还意識到，我們在对一个異常强大的敌人进行一場英勇、壯烈的历史性搏斗。我們意識到我們的斗爭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它所包含的道义价值。我們的革命是的确无愧于我国人民的一項偉大的事业。

我們往往有一种有点唯心主义味道的想法，认为既然我們維护的事业是正义的，既然我們代表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么我們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好的，我們所做的一切工作，不論我們怎么样做，也必然会向前发展，必然取得胜利。毫无疑問，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我們这种唯心主义的推理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只要稍微想一想过去的事情和所犯的錯誤，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結論：由于我們的事业是正义和偉大的，尽管犯了各种錯誤，它仍然向前发展。

但是必須懂得，这有一个限度。我們犯了錯誤。确实我們不能說，所犯的这些錯誤对革命是致命的錯誤。这些錯誤不是极端严重的，然而确是比較严重的，某些錯誤則是严重的。虽然錯誤不是极端严重的，但是非常多，这里可以运用辯证法的原理：量变可能引起质变，就是說，錯誤的数量上的增长可以在革命、革命的力量、革命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方面引起质的变化。因此，現在我們必須抛棄这种傾向，即乐观地看待一切，而不注意次要的事情，或者把这些重要的事情看作次要的事情，而只关心我們自以为是主

要的事情，只关心确实是主要的事情。这也正是我們会对这个問題感到意外的部分原因。

当我們决定开始对我們所做的工作进行一次批評，对我們的工作和革命的发展进行一次批評时，我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要这样做，但是当时我們却还不知道这些事情积累了有多少。批評的必要比我們当时所想像的大得多。我們所犯的錯誤和所出的偏差，要比我們在决定着手糾正时所設想的严重得多。我們感到有些意外，因为我們几乎是突然地了解到錯誤的严重性。显然，有一些因素起了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是：人民对革命領导人的信任在逐步消失。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严重的問題。

早先这里曾产生过一系列非常令人痛心的謠言，例如說加米略的失踪是由我們自己，由他本人的同志們一手造成的。这是革命的敌人散布的謠言，然而由于人民信任革命領导人，信任革命領导人的正直和品德，我們只不过反击一下，这些謠言馬上就烟消云散了。

可是，后来出現一种关于家长权利的謠言，这种謠言至少在哈瓦那已經流傳开来，有些人竟相信这种荒誕不經的話，竟认为剝夺家长的权利、把孩子集中起来、把他們送給俄国人管、把他們送进某个收容所等等无稽之談可能是眞的……誰也无法合情合理地解釋能把这些孩子送到什么地方去；然而尽管这个謠言是那样荒謬透頂，却沒有产生怀疑，因为这里牵涉到的不是一个理智問題，而是母亲的感情問題，因为已經形成了一种心理习慣，因为反革命往往事先就开始談論即将頒布的法律；然而頒布法律乃是理所当然的……他們說将要实行城市改革，将要頒布这样的法律，将要頒布那样的法律……后来果然是这样，人們已經有点习慣于某种事物，

只要有某种傳說，后来都果然会成为現实。

由于过去发生过突然換发鈔票这样一件不得不突然进行的罕有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对于上述的心理习慣来說，又是十分意外的，同时也由于这不是一个大道理的問題，而是一个感情問題，于是一些人竟然相信了关于剝夺家长权利的謠言，以至于我們认为有必要加以反击，于是我們反击了，謠言也就消灭了。我們只不过向人民讲了一下道理，特别是告訴他們：这是謊話，也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民信任革命領导人。然而最近发生的謠言却是另一种性质的，已經影响人民对革命領导人的信任了；这些謠言說什么菲德尔在某个大使館避难，又說什么菲德尔被囚禁了。尽管这种謠言是那样荒謬透頂，居然有些人开始相信，我們当中的某些人确实在某个大使館避难。这一事实本身倒的确是对革命的危險，因为这就是在人們的脑子中塞进一些乱七八糟的不应有的想法；毫无疑問，从人們开始接受这类荒謬想法的时候起，他們对革命領导人的信任就日漸消失。

这些問題促使人們有所警覚，促使我們更深入一些思考这些問題的原因。然而，在发生这些問題的同时发生了另一些問題，开始同阿尼瓦尔同志产生某些磨擦，同时在这些日子里，阿尼瓦尔已經无所顧忌地、几乎是一意孤行地追求个人目的。在座的一位同志十分正确地指出，阿尼瓦尔所运用的方法、所造成的种种慣例和习慣，实际上为正在进行的反对革命領导人的整个宣傳运动提供了根据。不光是菲德尔同志，而且还有許多其他同志，他們在人民中的威信在逐漸下降。而事实上，这整个宣傳运动都是有事实背景为根据的，因为阿尼瓦尔組織了一个儼然类似政府的机构。阿尼瓦尔是形式上的权力，而不是眞正的权力，因为他的那一套都是多

少靠了欺騙、奸詐和玩弄手腕搞成的。很明显，他处心积虑地搞起来的一切不过是一座用紙牌搭成的堡垒，然而事实上，阿尼瓦尔以自己个人代替了統一革命組織全国領导委員会；他就是統一革命組織，他一个人代替了領导委員会的所有其他同志，代替了书記处，代替了領导委員会的所有其他同志，甚至代替了政府和各部部长。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阿尼瓦尔也許是个得天独厚的人，是个天分非凡的領袖，因此人人都得来向他討教？不是的。确实阿尼瓦尔是苦干的狂热的工作人員的典型，不过他的这种狂热却是野心家的狂热。因为到了阿尼瓦尔那样的年紀，还像他那样进行这样異常广泛的活动，那么不是出于公正无私的偉大热情就是出于狂妄无度的野心，二者必居其一。他之所以抱着个人的打算而能得意一时，是因为在某些根本問題上产生的普遍混乱，为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然而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利用了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威信。

馬克思主义思想已經被全国人民衷心而热情地接受。只要回忆一下第二次全国人民大会的情况，誰都記得人民是如何善于明辨是非，人民对于提交这一在全世界都算盛况空前的巨大集会考虑的宣言的每一字每一句和其中包含的思想，是如何善于思考其价值，誰都会看到人民在政治上是多么敏銳，都会认識到我国人民有了多大的进步。我国人民接受了馬克思主义、馬克思主义思想、馬克思主义原則，也接受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領导作用的原則。党进行領导，而实际上人民也同意必須有一个偉大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必須由这个党来进行領导。所有的人、全体人民都的确认为統一革命組織起党的領导作用。此外他們还相信我們是有集体領导的。阿尼瓦尔手腕高明之处在于，他設立了一个办事处，叫人們

以为这就是傳达全国領导委員会的意見、下达党的方針的地方。而实际上本来是应当同統一革命組織商量討論的。

他鼓吹这种想法（我下面还要談到他是怎样在党內鼓吹这种想法的），由于人民普遍尊重馬克思主义的原則，尊重党作为領导机构的作用，他极其容易地使得人人都相信，同統一革命組織商量、从統一革命組織取得指示是理所当然的事，是一种責任。既然人們已习慣于到这所楼房来取得指示，到这里来又是只到他的几个办公室去，到他的办公室又是只找到他一个人，于是，阿尼瓦尔搜罗到一批同他一起工作的下屬的同志。如果有誰沒像大伙一样养成这种习慣，他会設法非常巧妙地警告人家注意这一点，同时不致令这位同志起疑。他問道：你怎么沒有同統一革命組織商量就做了这件事呢？而統一革命組織就是他。他說："你不能擅自做这件事，不能擅自做那件事"，于是那位同志就十分誠恳地接受了意見。

沒有問題，他是在执行一种壟断和控制一切活动的政策，一种壟断和控制党的机构的政策。阿尼瓦尔同志在行使的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权力；然而对此人們会問，这种权力有一天会成为眞正的政权嗎？回答是否定的。这有許多原因：首先是因为，不能想像，能把这样的政策强加于我国这样的人民，强加于我們大家这样的革命者的队伍，而不在一定的时刻产生危机；其次是因为，这条道路不会使阿尼瓦尔取得权力，也不会使任何人取得权力，而只会导致革命政权的毀灭。再者，这种似是而非的政权之所以永远不能变为現实，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因为它早晚会发生危机，早晚会原形毕露；其次，因为即使不发生危机来收拾这种局面，也不会促使阿尼瓦尔取得政权，而是使反革命分子取得政权，造成像巴黎公社那样的失敗：反革命取得胜利，而革命者則紛紛人头落地。

自然，他是毫不含混地追求权力的。他建立了一个类似政府的机构，然而他心目中不以为他是制造一个这样的东西，而是实行一个对他关系重大的計划。正是由于他当时在实行的这个計划，由于他的野心所产生的政策，他从他所占据的关鍵地位推行了在整个統一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現在我們不打算說，全部錯誤都絕对应由阿尼瓦尔一个人負責。应該善于把阿尼瓦尔的責任同我們全体的責任以及这里逍遙自在的无数阿尼瓦尔的責任区别开来。

然而，毫无疑問，他的活动，就我們所知，起了很大的影响，这表現为一系列眞正消极的方法，一种确实对革命起消极作用和有害的政策。因为他把这些方法和这种精神散布到我們正在建立的整个組織中，而由于他散布这种風气，起义青年組織竟也鬧到同統一革命組織中的情况一模一样。在起义青年組織中一切都是原样照搬。在組織书記处中高踞着一位同志，他就是个双料的阿尼瓦尔，唯一不同之点是：这个年輕人身上沒有野心問題。他們看到阿尼瓦尔怎样做，他們也就怎样做，起义青年联盟的組織书記处解决一切問題，絕对全部的問題。

他还尽一切可能向其他群众团体散播这一政策和这些方法，从而在实际上給革命造成了損害，因为这甚至对生产发生了不良影响，同志們。我們有生产上的問題，虽然并不是生产上的所有問題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产生的，但这个問題甚至也影响到我們目前在供应方面的困难。

阿尼瓦尔从一开始就貫彻到整个統一工作中的政策和精神，遇到了有利的条件。誰給了阿尼瓦尔这个职务？可以說，阿尼瓦尔是自己任命自己担任这一职务的，或者說他是自己伸手去抓的，抓来的，确实是自封的，他要求一件工作，把这个职务抓到手之后，就

千方百計地把这个职务变为全部問題的中心。后来我們知道，这位同志过去有一系列的表現。我們痛心地发現，在他担任老党即社会党領导机构成員的整个时期，他有过許許多多专横粗暴的行为。

阿尼瓦尔的这些品质在各种不同条件下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在三月十日政变以前的一个阶段，問題不过是个人修养差些，有时显得粗暴，某些方式方法过于生硬，对同志不够体貼。在政变以后的一段时期，他得以利用政变带来的各种情况，諸如地下斗爭、党的非法地位、地下状态、集会困难、布拉斯同志生病等等，而这些情况就使他可以为所欲为，靠陰謀詭計、欺騙、謊言以及一整套手段，实际上控制了正在进行的工作。已經甚至发現，他当时作了安排，使得某些同志如拉薩罗·培尼亚和奧尔多基不在国內；他实际上使拉薩罗·培尼亚在整个地下斗爭的时期都远离古巴。現在，已經清楚，让这些同志远离国內，是沒有任何道理的。

現在，这一切的眞正原因我們已經弄清楚了：这样做是对他个人有利的，这样做就造成一种条件，使他得以独攬大权来領导这个党的工作。然而，阿尼瓦尔的老同志們只是直到最近才开始发覚，阿尼瓦尔的待人接物，并不单純是一个脾气和性格的問題，也就是說，不是方式方法問題；如果說在过去一个时期一切似乎都表明，这不过是方式方法上过于生硬、严厉、粗暴、不体貼，但用心还是好的，那么現在他們开始明白，阿尼瓦尔的处事和待人并不仅是存在着方式方法的問題，还有居心不良的問題。

某些同志問道，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怎么在先前沒有发現这个問題呢？首先必須考虑到一个組織在地下活动所处的条件，革命胜利所引起的条件的变化以及新的条件的出現；还应考虑到，他的态度也确实迷惑了人，以致人們长期以来都以为这只是方式

方法和性格的問題，而不是一个野心的問題。

我們这些实心实意的人、我們这些眞正忠厚老实的人感到意外，那是并不奇怪的。如果我們假定一个同志只有崇高的革命理想，而毫无其他念头，那么自然很容易感到意外。連我們自己过去也絕对沒想到过，这一切表面現象下竟然包藏着野心！这里应該說，他所干的事，不仅是犯罪，而且是愚蠢的行为。我們怎会想到，居然有人会这样愚蠢，居然有人会这样糊塗，竟至于在我們目前这样偉大的事业当中，在像我們的革命这样包罗万象的巨大任务当中，一心一意处心积虑地想为自己建立一个宝座，形成个人权力，滿足个人的权力欲望？誰会想到这一点呢？誰能設想，在这次集会上，在座諸君之中有人会拔出左輪手枪对我們射击呢？在我們看来这是荒謬絕倫的，絕对不会有人生出这样的念头。这一切正如同拔出手枪对准革命的心臟射击一样荒謬，沒有人会預料到这样的事情。

一切誠心誠意的人都不会想到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人人都专心致志于对敌斗爭，当我們人人都埋头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对付入侵的威胁、致力解决我們这一年所面临的种种問題的时候。因此，我們实际上几乎是把处理合并問題这样重大的一項任务委托給一个同志，信任他，信任他的才干，信任他的忠誠，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那样的政策，而我們对这种政策却像是大梦初醒。我們在全国領导委員会中举行了多次会議，討論了錯誤，討論了一些同志在这个問題上所应負的責任。由于缺乏远見，沒有及时作出决定，或者不如說是由于粗心大意，由于有点疏忽，有点疑虑，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犹豫不决，这个問題沒有能及时提出来，沒有能更早提出来。誰也不能推測这个問題应該早

一些还是晚一些发現，因为这甚至在問題已經到了暴露的地步之时还是很难办到的。資本主义的罪恶，也是在資本主义已經发展起来时才暴露出来的。許多疾病的发現，是在病情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时候。因此，这一弊病沒有能及早加以反掉，沒有能在我們发現这一弊病以前加以反掉，乃是完全可能的事。

只有少数人能看到問題往往是不够的，实际上不是往往不够，而是在任何問題上只有少数人看到問題都是不够的。有些人看得比較远，比較深。但是，为了克服一种弊病，必須許多人都认識到这种弊病的为害。实际上，已有許多人认識到这种弊病的为害了。你們自己就已經认識到这种弊病的为害了。表現在哪里呢？表現在：你們不同意所发生的一系列办糟了的事情，尽管沒有人能清楚地說明这些办糟了的事情根源何在。只有当所有各省都发生許多事情，让同志們可以举出一連串事实，并表明已經有了充分的判断根据使得有可能开始克服一种政策引起的弊病的时候，才能反掉这种弊病。

而且，这些弊病也不可能在别的时候克服，而只有在今天，当革命已經有了明确的道路，有了絕对明确地規定在馬克思主义营垒內部的意識形态的时候，这些弊病才能消除。正是靠了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則，靠了运用馬克思主义的原則，我們才能够着手克服在我們的馬克思主义中产生的缺点。因为当不存在这种情况时，当斗爭是在思想領域內进行时，当对保守或反动流派进行斗爭时，当整个斗爭的鋒芒必須針对帝国主义思想时，的确很难开始考虑并解决这样的問題，而且不到实际上問題本身已发展到有目共睹的时候，也是不可能着手考虑并加以解决的。

确实，人民看出这些問題比組織本身还要早，群众的嗅覚比革

命党員本身还要灵敏，因为早在一些时候以前，我們的人民群众就开始看出一系列的不正常現象、不正規状态和不正确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我們革命党員自己却还沒有看出来。这就再一次說明，我們是生活在象牙之塔之中，实际上同群众失去了接触。

这个問題被称为宗派主义問題，然而宗派主义一詞还不够广泛，还不足以概括我們正在糾正的所有問題的性质，因为可以有一种狂热的宗派主义，一种誠实的宗派主义，这种宗派主义是从好心出发，坚决而执拗地认为，凡是思想和自己不同的人，凡是不參加某一个集团的人都不是好人。这种宗派主义是不好的，它本身就造成損害，然而这里却不仅仅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問題。

宗派主义是一种工具，一种政策的工具，是一整套政策的工具；然而这种政策的內容并不止于宗派主义。宗派主义不过是一种工具，实际上这是一个脫离馬克思主义原則的問題，是一个特权的問題，是一方面偏激而另一方面放任的問題，是等級观念，甚至于出現腐化堕落、讲亲戚关系、朋友情面、徇私枉法、机会主义的萌芽的問題，是形成这整个情况的一系列事情，是正在发展的一整套政策的問題。

宗派主义不过是一个工具。宗派主义沒有遭到打击，然而本来是应当对它进行斗爭的。一种健康的政策原应是从一开始就对宗派主义进行斗爭，正如同过去对其他宗派主义分子进行斗爭一样，因为单是宗派主义，且不說构成这个問題的所有其他因素，就已經是糟糕的了。然而，光是宗派主义当然还不算那么糟糕。宗派主义作为一种政策的工具，那才不止是糟糕，而是严重，极其严重。宗派主义甚至不是一种激进的思想。有一种大錯特錯的想法，以为宗派主义是一种什么激进的东西。宗派主义甚至于可能是一

种反动的宗派主义，它的作用更多的是妨碍革命思想，使革命发展开倒車。宗派主义尽管在革命的环境中有其产生的原因，但并不意味着人們的一种激进的情緒、革命的情緒，甚至不能說它总是一种过激的立場。宗派主义的产物是严重脫离群众，使革命的政治机构遭到削弱，使革命遭到削弱，使革命患了貧血症，丧失朝气，失去力量。

为什么呢？因为宗派主义使任何革命政党脫离群众，而对任何革命先鋒部队来說，撫育它的是群众，扶养它的是群众；对任何革命組織来說，給它輸送血液、賦予它力量的是群众，而脫离群众，与群众失去联系，就等于割断了革命組織和群众之間的臍带，割断了革命組織吸取养料、吸取血液、朝气、力量，取得干部的途徑，因为一切力量和朝气全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因为一个革命机构的存在，不是为了革命机构本身；一个革命机构的存在是为了革命的群众。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革命是由群众来进行并且为了群众而进行的，进行革命要有一个为群众着想的群众的党。这是一个党存在的理由，它的全部声望和威信决定于它同群众的实际联系。这个党并不因它是一个党就在群众中有威信，而是因为它在群众中有威信和声望，才成其为一个党。假如它同群众沒有联系，在群众中沒有声望、沒有威信，它就不算一个党；它就变成了一个患了殘疾的毫无价值的組織，越来越不成其为党了，因为它的存在的依据就在于它同群众的联系。

宗派主义势必产生特权，一方面是纵容，另一方面是不信任。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凡是沒有一定的条件、沒有一定的經历的人，具体地說，沒有老党員的資历的人，都是不可靠的，都不是受过考驗的人。但是，如果在地下活动时期和夺取政权的斗爭中，宗派

主义是不好的話（它所以不好是因为如果一个革命組織在夺取政权的斗爭中同群众沒有联系，就决不能取得政权），如果在处于反对派地位时宗派主义是不好的話，那么在执政时就更不好，更有害，更荒謬，更不可想像；尤其不可想像的是，这发生在几百万男女采取了一种革命的立場，一种革命的态度并且接受了馬克思主义的时候，而他們的接受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受到他人的灌輸，而是因为他們在自己革命斗爭的实际生活中，在天天不断地同反动派、同帝国主义、同敌人斗爭当中，在三年中所学到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說，是平时三四十年也学不到的。

革命的一年，列宁不是說一年，列宁說六个月，从一九一七年的資产阶級革命到无产阶級革命的六个月，在这六个月中，俄国的群众所学到的东西超过以前三十年中所学到的东西，而面对着帝国主义的我国群众則随着斗爭的鍛炼，随着广大劳动群众的阶級意識的觉醒，学到了許多东西，发展壯大起来，并热心地、眞誠地接受了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点是无需证明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抱有宗派主义情緒就更是加倍荒謬无理。本来应該同宗派主义进行斗爭，但沒有进行斗爭；过去曾同别的宗派主义进行过斗爭，这种斗爭取得了輝煌的成果。試想，一个五十万居民的省份，却只有二百十七名党員，你們自己也能明白抱有宗派主义是多么严重了。你們以为这时支持革命的人，我是指农民、工人和劳动者阶层，就只是二百十七人了嗎？宗派主义把一省的全部工作全依靠这二百十七人，它要走到多么荒謬的道路上去啊！

这里說二百十七人，但是我肯定，在这二百十七人当中，至少有一百人从这个省被調到别的省去，去担任别的工作，去做别的事情，而在这个省中大概只留下八、九十人。制造这种虛荣心，制造

这种等級風气，制造这种“我是多少年多少年的党員”的問題，制造这种虛荣的事情是令人气憤的。因为这种人的数目越小，他們就越是使得数以万計乃至数十万計的不像他們的人处于不利的情况，单是宣揚这些已在群众中产生激怒和气憤，何况与此同时还有在一切战綫上执行一种宗派主义政策的現实情况，这种政策使任何人都沒了指望，而如果他不屬于那些能說“我們是多少年多少年党員”的人們的集团，他就不能当行政領导人，不能当工会領导人，不能担任一个重要的职务，不能担任一个报酬很高的工作，不能取得一个荣誉的地位，不能得到助学金，不能出去旅行等等；何况实际上这已不是一种說法，一种宣揚，而是同发生的事实有联系了。同志們，其結果是由于不断抽掉所有老的革命人員而削弱了工作单位，例如公共汽車公司的情况就是如此，单单在一天內，从这个单位抽掉了四百名老党員，使这样重要的一个单位实际上一个老党員也沒有了；另一方面，在随便哪一家工厂中，人們都可以看到，人民和群众都可以看到，假如那里有十二名老党員，那么就有六名被調走，一个人去偵察部門工作，一个人去做外交信使工作，一个人去做外事工作，一个人去管理一件事情，一个人出国訪問，还留下六个人，在留下的六个人当中，他們派一个人当行政領导人，一个人当人事处长，一个人当車間主任，一个人負責其他工作，于是一个也不剩了。

当后来要成立革命核心組織时，又采用了宗派主义的方法，行政領导人、人事处长、車間主任、这些同志各自的女秘书和一些亲密朋友都当了核心組織的成員。群众通通免进！我們了解到，我們采用的一些方法如何使我們在任何一个四百五十人的单位中脫离群众，完全脫离其他四百三十八人。按照所遵循的准則，这四百

三十八人毫无希望被提拔担任任何职务，得到任何荣誉，担任任何工会領导，做任何工作、任何事情。他們是缺乏經历，沒有历史、沒有經历，因此是沒有机会的群众。这是脫离群众。

当然，这里存在一系列問題，一系列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問題，这些原則遭到了破坏。首先，应当从群众中选拔干部，假如按上面的办法組成革命核心組織而所有荣誉、所有职务、所有代表都来自核心組織，假如核心組織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核心組織自己，那么这个核心組織就不成为革命的核心組織，而成为一个享有特权的核心組織。事实上，核心組織所以存在正是为了群众，为群众着想。核心組織所以存在是为群众忘我地工作，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从群众中选拔干部；当有人要求核心組織的人担任一个职务时，应該說："不，这里有一位工人同志，他懂得許多，他的条件也比我好，因为他更有耐心，因为他有这优点。我們要提拔这位同志，这位工人"。于是，这个核心組織由于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群众，因而将会得到群众的热爱、同情、欽佩和尊敬。核心組織中的人是最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他为群众，为工人群众献出一切。参加組織是每个工人的最高荣誉，同时群众中的每个人都能被提升为人事处长，每个人能被提升为行政領导人，担任任何工作，最后能被吸收为核心組織成員；作一个核心組織成員是最高、最突出的荣誉。

当工会領导人，当一个好工人，当一个好領导，在生产中有突出的成績，应該是加入核心組織的途徑，核心組織不是担任行政領导人、人事处长、工会領导人、这个职务或那个职务的途徑。工作、責任应該是加入核心組織的途徑，而核心組織不是途徑。要知道，如果不是这样，人們就自认为发現参加核心組織是取得荣誉、取得

报酬优厚的职位和取得种种利益的門路，人人都要去敲核心組織的門了。核心組織不是途徑，而是目标；如果核心組織是宝座，要通过牺牲和工作的道路才达到这个宝座，这样一来机会主义者就不会去敲核心組織的門，他們必須首先敲功迹的門、牺牲的門，才能够有一天得以加入核心組織。沒有問題，至少人們对一个工人阶級先鋒队的政党、一个同群众有联系的政党、一个在群众中間有威信的政党的看法，就是我們对革命的核心組織所抱有的看法。同志們，以前在这里要当教导員，要进一所軍事教导員学校，要担任軍事指揮員，要做任何事情，必須先上一个核心組織的名单，而名单上的人都調光了。哈瓦那的各核心組織有三百五十名党員，現在減到了七、八十人，所有其他人都調走了，把他們分散到各地，担任各种职务，甚至于使原有的組織瘫痪，患了貧血症，最初調走最好的干部，然后調走那些不是最好的干部，中等的干部，然后調走不好的干部，然后起用那些开小差的人，那些曾經不忠誠的人，然后招攬堂兄弟、表兄弟、亲兄弟、叔伯、亲戚，不是造成一种阶級观念，而是造成一种种姓观念。

在这里曾經选人当教导員，在沒有老党員时，就选老共产党員的儿子，选老共产党員的堂兄弟、表兄弟，好像我們生活在中世紀，生活在伯爵侯爵的时代，而不是生活在无产阶級革命的时代。

一些核心組織已經調光了，因为已經养成向阿尼瓦尔要干部的习慣，而阿尼瓦尔把名册上的人員都調空了。但是事先他使每一个被任命的人都經过他的手，他使每一个被任命的人知道，他的意志是多么的了不起，他非常巧妙地想各种办法，总让人感覚到他办事特别严肃认眞，其实这种严肃认眞只不过是根据核心組織的名单要人罢了。

党的老人員都調光了，老組織抽空了，最优秀的干部都調走了，后来留下的人很自然就升了上去，但是总是根据同样的方針，同样的原則。根据他所遵循的政策，树立的就不是一个工人阶級先鋒队政党的原則，而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小集团的原則；不是树立牺牲思想，而是树立特权思想；不是树立党的思想，而是树立小集团的思想，高高在上的思想，发号施令的思想，自以为身在核心組織就有权发号施令的思想，以为党的作用是在各級发号施令和在各級进行統治的思想。

党进行統治，但是是通过它的一定途徑进行統治，通过国家、通过領导党、領导政府和領导群众組織的全国領导委員会进行統治；党通过它的一定途徑实行領导和指导。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而是造成和企图造成纵容的風气，“你是屬于核心組織的嗎？你是动不得的，你可以犯一千个錯誤，一万个粗暴行为……必須保护干部，干部是动不得的，他是一个干部，他是一个好干部。”只要是个“干部”就可以完全不受法紀制裁，其实一个干部应当是最守法的，一个干部的特权应当最少，权利应当最少。对一个干部的要求必須比对任何人都更加严格。但是，当时却恰恰相反，执行的是一种造成高高在上与发号施令的作風的政策。

这种干預在各級都有。发生了什么呢？各核心組織的普遍的傾向是指揮和干預行政。对整个国家行政机构，对所有各級，都发生了駭人听聞的干預。行政領导人有职无权，部长們有职无权。发生了眞正的混乱、眞正的无政府状态。

要是任命一个共产党員、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員担任行政領导人却又不让他有可能行使职权，那么任命他又有什么用呢？那些負有行政职責的优秀共产党員、眞正的共产党員，他們知道这种情

况确实存在，他們对这种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因为他們实际上受到束縛，无法进行工作，因为他們人人都有过卡洛斯·拉斐尔那样的遭遇。卡洛斯·拉斐尔曾經想把一个靠了宗派主义而安插上、靠了宗派主义而一直沒有被撤职的完全无能的同志免职，然而当他下令把这个人免职时，人們却对他說，这件事必須由核心組織討論。对一个統一革命組織全国領导人、老党員、一个国家机构的主任尚且如此！如果部长們已經无权撤換一个企业的領导人，那么怎能要求任何部长負責呢？进行討論是正确的，应該同所有人討論，要討論多少次就討論多少次，但是决定权应該屬于行政領导人，因为当人們追究責任时，不能去追究三百个人，而只能追究一个人。

有一种不信任人、对人人都加以提防的政策。有人命令一个保卫委員会、一个核心組織去調查常备师的首长这样一些老的革命同志、这样一些受到所有相識的人完全信任的同志，而命令人們去調查他們，就像俄国革命时对付一个沙皇将軍一样。可能爱好这样的办法的人曾經在书本上讀过苏联党是如何調查沙皇旧将軍的，但是他們却沒有看到沙皇将軍同一个起义軍指揮官有极大的区别，因为每一个起义軍軍官都曾經历尽患难，在这期間会开小差的都开小差跑了，而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忠誠于革命。我們竟采取了这样一种政策：对一切有保留，喜欢广泛审查，政治委員想发号施令，师的革命教导員想包办师长的工作，选拔軍事人員时根本不考虑本人的品质，不考虑他是否忠誠，不考虑他的身体条件是否适合担任軍事工作。

这些就是产生这种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根源。你們，作为有覚悟的人，作为革命者，知道这些东西是削弱革命的消极現象，当

你們在这儿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問，一个老共产党員对无产阶級政权，对无产阶級国家的看法难道能是这样的嗎？当老党員、老共产党人过去渴望政权，渴望革命政府时，他們能够設想革命政权、革命政府就意味着这一連串錯誤、胡作非为、横行霸道、虐待、专制嗎？你們在渴望无产阶級政权、向往无产阶級政权时，有誰会設想无产阶級政权是集各种各样的錯誤、妄为和殘暴的大成？任何一个老党員，老革命者，絕不能想像这些事情竟会在无产阶級政权，无产阶級国家內部发生。

同志們，这些却都不是小資产阶級干的事情，不幸的是，它們常常是由无产者、无产阶級的老战士干的。为什么呢？因为方法的緣故，因为抛棄了正确的方法，因为抛棄了原則的政策。

正是由于这一点，正是由于这一点，出現了使人感到羞愧和使我們感到难为情的事情。这些事情甚至发生在你們的省里。我知道这里担任总书記的同志不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同志，我了解他，我曾經同这位总书記同志談过几次話，了解到他是一个心胸开闊、有毅力、希望把事情办好和解决問題的人，他本人也不得不对这些風气叫苦連天，因为这些風气已經波及全国，从迈西角到圣安东尼奧角的全国各地，而且超越領导人和书記之上。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因为这位本省的最高領导人并不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同志。

然而，我們从"老爷爷"那里听到的事情，使我們感到痛心。他在这里訴說的种种情况引起人們眞正的憤慨。使人从內心里感到眞正憤慨的是，对这位同志如此不体貼，对这位同志如此殘忍。你們可以确信，任何一个正直的領导人絕不会使一个同志担任这样一个工作，絕不会使这个同志受这种磨难，絕不会使这样一个身

体衰弱、确确实实是身体衰弱、病魔纏繞的同志来領导一个恰恰是工作最重的省份。

这样做是什么用意呢？难道不正是要叫这位同志把事情办坏，让他丢臉嗎？难道不也許是利用他是布拉斯·罗加同志的兄弟这一事实，好借題发揮，来陷害布拉斯·罗加同志本人嗎？这是为了什么？这怎能說得过去呢？我們会指派一个这样的同志去打仗，去担負任何工作嗎？我們会派他嗎？不。这里却任命了一个同志担任他的身体条件所不能胜任的工作。这是什么呢，同志們，不是沒有人的感情又是什么呢？

有誰說过馬克思主义就是抛棄人类感情、抛棄同志感情、同志爱、抛棄对同志的尊重和体貼呢？有誰說过馬克思主义就是沒有灵魂、沒有感情呢？正是对人們的爱产生了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卡尔·馬克思爱人們，爱人类，渴望消除无产阶級的不幸，渴望消除无产阶級的不幸，渴望消除无产阶級所遭受的貧穷、不平、折磨和一切剝削，才在产生馬克思主义的条件已經成熟的时候，在馬克思所闡明的社会革命有了实际的可能，不仅是实际的可能，而且还有历史的必然性的时候，才从他的头脑中产生了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因为像他、像恩格斯、像列宁那样的人具有深厚的人类感情，他又怎么能够成为这种历史必然性的闡述者呢？

誰要想叫人相信，当一个共产党員就要沒有灵魂，那末他对共产党員的看法就是同帝国主义者、誹謗者、誣蔑者的看法一样的。因为一个共产党員必須首先是一个有人的感情的人，一个善于尊重别人、善于尊重别人的感情、善于尊重别人的尊严的人。这是首要的一点。

我們現在所反对的这些事情不是共产党員所应有的，这些事

情不是革命者所应有的。这种政策能对革命有什么好处呢？这种政策只能对帝国主义有好处。帝国主义正在盼望着革命到了一定时候就像一个烂果子那样自己掉下来。这就是帝国主义者最好的希望，就是他們最大的希望。我們知道，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地希望革命垮台。帝国主义者一刻也不放松地打探我們的动靜，如果說我們閉起了眼睛，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懵然不觉的話，那么敌人并沒有打瞌睡。敌人睜着眼睛，注視着眼前的动靜，注意寻找并利用我們的弱点。毫无疑問，我們是有很大的弱点的，因为在古巴革命的条件下，一个工人、一个合作社社員、一个农民竟会有不滿，这是絕对說不过去的，完全說不过去的。

从我們手中分到土地、靠了我們才解除了向地主付地租的負担、从我們手中得到貸款的农民，靠了我們才免除了淡季失业的痛苦、靠了我們得到学校并正在获得住宅的工人竟会不滿，这怎么可能呢？这些从革命得到最多好处的阶級竟会发生不滿，这应当怎样解釋呢？如果不是因为我們自己的錯誤，我們的失着，我們对人民的刻薄、对人民的輕視，我們对人民的傲慢态度，那么又会有什么原因能引起最微末的不滿呢？要知道，只有对人民傲慢的人，才会随便在一个村子停下来，开口就說，人人都是反革命，給我弄一个絞刑架来。这是什么表現呢？难道不正是小資产阶級精神的表現嗎？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小資产阶級精神，因为小資产阶級在他們的錯誤引起人民的不滿的时候，从来不勇于承认錯誤，而是把錯誤推給人民，认为自己是唯一的革命者，而人民都是反革命。

在一个地方停下来說这种話的同志，表明他具有彻头彻尾的小資产阶級分子的精神和反应，他自己犯了錯誤，却把过失推到群众头上，当群众并非反对革命、而只是反对他的专横时，他却指責

群众为反革命。

最不能容忍的是，我們最后对群众絕望了，指責群众是反革命了，而如果群众是反革命，那我們就是一群十足的蠢材，因为我們当初就是在沒有革命条件的地方胡搞革命。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任何現代革命中，群众对革命的支持、对革命的热情，从来沒有古巴群众对我們的革命表現得那样强烈。那么，我們現在怎能得出結論說，人民的不滿并不是由于我們种种昏庸愚蠢的表現，反而說我們是十分革命的，而群众是十分反革命的呢？

显然，假如革命为这些阶級解除了剝削而这些阶級还不是百分之百的拥护革命，那么責任应在我們身上，弱点是在我們身上而不是在群众身上，弱点是在我們的群众工作上，弱点在于我們的无政府状态，在于我們摆权威架子和专横独断的傾向，在于政治上不够敏感，在于我們的粗暴无礼，这样我們虽然希望壯大革命的力量，爭取人民拥护革命，但却是一天到晚以我們的所作所为使革命的威望遭到損失，用拳头脚尖对待人們，为自己树立成千上万的敌人。

弱点是在我們身上，我們必須首先认識这一点，认識到我們作为政治家是很差的，我們在革命工作中是很差的，我們必須在一切战綫上、在一切方面提高革命工作质量。这是我們必須得出的結論。

把賬都算到敌人头上行不行呢？敌人利用我們的弱点，然而敌人的广播、敌人的宣傳要是沒有可以滋生的土壤，要是沒有許多人受到損害，感到不滿，感到憤懣——說的是他們看到别人遭到不平，因而以为明天他們可能会有同样的遭遇，至于他們亲身遭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就更不必說了——那是无論如何也鬧騰不起来的。

在馬坦薩斯省誰也不应当擅自随便地、不根据法律、不等候指示和領导而进行土地改革，因为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特殊問題。誰不知道，革命需要处理这些問題呢？誰不知道，在农业中，革命所要解决的許多問題比消灭大庄园主的許多問題要严重得多呢？誰不知道，在土地革命方面，我們今后要实現不同的阶段，要是我們乱搞一气，我們又怎能实現我們的計划，我們又怎能前进呢？农民問題是一个需要細心处理的問題，是社会主义革命所有問題中最困难的問題。把工厂收归公有，在工业中推行一个社会主义的計划，那是容易办的。工人基本上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从来不想成为一顆螺絲釘、一个輪子、一所工厂的主人。但是在农业中进行革命，而又不影响生产，不影响工农联盟，那就困难了。假如有必要把不适当地沒收的农庄发还原主，我們将把它們发还。

我們不要害怕，以为这似乎是倒退了一步；相反的，假如发还被沒有道理地沒收的农庄能使成千成万应当同革命一起前进的人們安下心来，那么最好还是把它們发还，因为这将使我們能更有力量、更有把握地前进。我們必須对殘余的私人利益采取一种不同于对大庄园主的政策，因为大庄园主只是无足輕重的少数，而中等有产者則是成千上万的；庄园主是脫离土地的寄生虫，而中等有产者一般都是同土地有联系的，他們耕种、照料、侍弄自己的土地。

我們要怎么办呢？我們要让他們流落街头，让他們和他們的子女一起挨餓嗎？我們要接管一个經营得法的七卡瓦耶里亚的农庄，让它在三个月之內就垮掉，让所有的人都看着它垮掉，让工人自己看着它垮掉嗎？这样做受損失的是誰呢？受損失的是革命的威信，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在人民中丧失威信，因为他們亲眼看到一个家庭被弄到挨餓；先生們，受損失的是革命，因为这七卡瓦耶

里亚土地本来能生产食物，却什么都沒有生产，結果革命也就吃了亏。这种愚蠢的过火的做法对我們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做法不是革命的，这是阻碍革命，这是給革命的前进制造障碍，这是阻碍革命的发展。这样，革命是不能前进的。这些人根据什么說这种做法是革命的，而且是革命性更强的呢？恰恰相反，这甚至是反革命的，因为这造成前进的困难，造成供应的困难，因为这使革命的威信扫地。今天只要播种馬兰加芋就是支持革命，因为今天革命不得不忍受必須配給馬兰加芋的耻辱，帝国主义者正是对拉丁美洲人民这样說的：饥餓、貧困、配給制，这就是社会主义。我們不得不配給馬兰加芋，为什么？如果孩子們需要馬兰加芋却又得不到，那是为什么？这对我們有什么好处？这个政策的革命气息何在？这对革命来說算是什么进展？这是什么威信，什么道义，什么威望？难道干革命就是乱搞一气？干革命就是无紀律地行动，想怎样就怎样？干革命是制造混乱？

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方法，才在我們古巴人中間造成了极度无政府状态的萌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我們在很多地方見到的是无政府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如果一个工人对此表示不滿，那他的不滿是对的。因为他不同意这种胡作非为，而胡作非为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不同意专横霸道，而专横霸道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不同意无秩序和无政府状态，而无秩序和无政府状态并不是社会主义。任何人都无权把胡鬧、无秩序、无政府状态和专横霸道拿来冒充社会主义，因为那样做，在群众中是会遭到反对的。你們不要以为，在我二十六日的讲話之后，群众只对宗派主义問題有反应。群众把一切問題，濫用职权、专横霸道、权力过重和任意乱干涉等現象都包括在这里头了。这是一項濫用职权、专横霸道、

作威作福、輕視人民、无視群众的政策。人民用宗派主义这种說法概括了我們必須克服的一系列的革命錯誤，同时了解到阿尼瓦尔的問題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如果想这样說的話，也可以說是从錯誤的道路走上正确道路的轉折点。

我們不能允許在工人阶級先鋒队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存在我們所見到的这些情况，不能允許一个机会主义分子做群众团体的領袖，不能允許核心組織中有变节分子。如果出現了这样的事，那是因为我們的队伍向机会主义敞开了大門，而我們应該严密我們的队伍。因此，我們应該規定参加核心組織的切实条件，做个核心組織成員，首先必須是个模范的劳动者。我們要到无产阶級群众中去，我們在那里发展我們的队伍，吸收优秀工人，模范工人，勤恳劳动、历史清白、沒当过穆哈尔分子、不曾投票拥护独裁政府、不曾参加竞选也不曾与独裁政府同流合污、不曾当过警察和密探的工人。如果我們在这里坚持这些标准的話，就不会混进任何坏分子。在我們工人阶級先鋒队的政党中，現在竟有从各方面鑽进来的无数变节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这是令人感到惊奇的。

在这里，一个有历史問題的人甚至可以当部长，但是他却不能成为革命核心組織的成員。如果有人对我說：注意，某人是部长，或是某項工作的負責人，这倒不会叫我感到奇怪。这沒关系，我們只問他管理的好嗎？这沒关系，我們只問他完成任务和工作的好嗎？但是，如果有人对我說：有这种历史問題的某人是革命核心組織的成員，我就会覚得奇怪了，我們必須把核心組織保持得最純洁、最清白，因为最最重要的是党，而不是国家机构。应該結束这种抽調党的力量来加强国家机构的政策；国家机构和政府应該从群众中选拔自己的干部。党应該选拔自己的干部，应該保护他們，

不要把他們送出去，不要把他們从一个工作調到另一个工作，因为我們所更需要的不是一个完善的国家机构，而是一个尽可能完善的党。最好的东西应該是政治机构，工人阶級的先鋒队，而不是政府。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应該力求完善，然而党比政府更重要，必須保护干部、提拔干部。

同志們，在这整个問題中，困难的是面对这一問題而不要鬧分裂和不和，糾正錯誤而不給机会主义以可乘之机，严厉无情地批評錯誤；該糾正的糾正、該改变的改变、該做的就做，而不留下給机会主义分子可鉆的任何空子，因为这不是給机会主义分子任何可乘之机的时候，我們应当严密自己的队伍。因此，我們提出，不能匆匆忙忙地改組核心組織。我們不应当操之过急，要从容不迫地工作，然而要作得周到，作得細致，使得我們的党成为一个由优秀的模范人物組成的純洁的党，在群众中有威信，有名望，倒不在乎我們現在經历危机，不在乎人家說閑話，說什么統一革命組織已經不是火炬。本来就不应当說統一革命組織是火炬嘛。

看到有人聚众豪飲胡鬧，每逢十二月二十四日和一月一日清晨四点看到人們成群結队从庆祝会中出来，醉得东倒西歪，跳着康加舞，嘴里說着統一革命組織是火炬，使人感到很討厌。是的，統一革命組織是火炬，它燒毁一切，它破坏一切。这样的康加舞曲也許对自由党、普里奧党、統一行动党、一切腐化堕落的旧政党更加合适，然而不适合于一个工人阶級先鋒队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应該把这个党看作是人民所拥有的最神圣的东西。可以有一首庄严的贊歌，一首歌曲，然而不应該有一首醉汉跳舞的康加舞曲，更不应該說是什么火炬。根本不应該自命为火炬。糟糕的倒不是現在有人說它不是火炬了，糟糕的是以前人們說它是火炬，是以前一打开

收音机就听到說統一革命組織是火炬。

的确，我們在經历这一危机，我們在继續遇到危机，我們在继續蒙受耻辱，我們甚至继續称为統一革命組織，在此同时我們还在进行工作，以便今后改称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然而到我們改称为党的时候，我們应該已經再度完全恢复了群众对我們的信任、信仰和我們在群众中的权威，应該已經組織好了所有的核心組織。重要的是核心組織，而不是中层的干部。中层干部应該經受工作的考驗，让工作說明誰配誰不配，誰是优秀干部，誰有条件，誰的健康条件能胜任工作，誰的健康条件不能胜任工作，让所有干部都在工作中受到考驗吧。

我們要首先通过省委員会組織核心組織，要根据組織的书記处下达的方法和指示，甚至要依靠組織的书記处任命来指导这項工作的人員，我們要深入工人中心，深入无产阶級中去，我們将建立一个无产阶級的組織。我們在革命教育学校中花了几百万比索，并不是为了助长歪風邪气，并不是为了培养小資产阶級。我們在这些学校中花了錢，是为了培养工人阶級中的最优秀分子，培养模范工作者。我們要深入工人中心，我們要使这个工人阶級先鋒队、使这个阶級（革命就是为了这个阶級进行的）的先鋒队具有更多的无产阶級成分，并要从这里选拔出应当去学习的人。我們要在所有核心組織中組織学习小組，我們要让核心組織在这里面选拔那些显露出最有才智、有眼光、有毅力的人，派他們去学习，把革命的錢花在这上头，而不要把学校变成公寓，变成那些到处惹麻煩的人呆下来的地方。我們要教育无产阶級，我們要教育先鋒队伍，我們要成立核心組織，我們要从核心組織中提拔干部。我們要从基层进行这个工作。最重要的是基层。

这就是我們应当做的工作，这就是你們必須向同志們解釋的事情，必須消除怀疑，消除疑虑。这里不应当有怀疑，不应当有疑虑，不应該抱怨任何人，不論他是新的还是老的，不应該斤斤計較誰該負責任，同志們。我在二十六日說过，在这个問題得到解决以后，我們才能开始討論其他問題，例如同这一历史过程有关系的問題。現在要做的，是团結起来，工作，滿怀信心地克服現存的缺点，当前的缺点。假如在这里还有头脑糊塗的人、还有不明白、想不通的人，那么应当清楚地向他說明，根据馬克思主义对他解釋，只要他是一个好革命者、一个好共产党員，他是会明白的，会了解的，一切怀疑都会消除的。首先，我們要注重事实，注意改进我們的政治工作，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加强革命的群众力量，因为我們必須在一年之后比今天大有起色。在一年之后，我們必須使許多供应問題得到解决，我們必須組織得更好。

必須继續不断地同政治战綫上、行政战綫上、工作战綫上、农业、工业、一切地方的所有弱点进行毫不妥协的斗爭，我們必須成为同一切缺点、一切弱点进行斗爭的勇士，不屈不撓地进行斗爭。当然不要认为我們将輕易地立即解决所有問題。我們不要抱幻想，免得以后我們又在半途上泄气。让我們在开始工作时认識到工作是艰巨的，是长期的，是困难的，必須有恒心，必須坚忍不拔，虽然要克服我們所有的缺点我們会遇到困难，但是我們应該抱有克服所有缺点的坚定目标，使得一年之后我們的情况比今天大有起色，使得我們在二十年后不至于为今天的錯誤后悔莫及。

我們感到幸运的，所有革命者感到幸运的是，这些事情得到了及时的解决，我們能执行一种正确的政策，一种原則的政策，团結群众、联系群众的政策，集体領导和革命的政策，所有这些有害的

風气从今以后能全部消灭掉，再也沒有傾向、派系和朋友私情。幸运的是，今天的少先队員在二十年后不至于咒駡我們的无能，咒駡我們的錯誤。我們还能及时把工作做好，建立一个偉大的党，把我国人民的最优秀分子重新組織到一起；在我們党內的組織工作中、在行政工作中、在一切地方，执行一种方法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政策。因为正如統一革命組織中的不良傾向在各个战綫上产生影响一样，好的傾向、原則的政策也将在所有群众組織中和各个工作战綫上产生影响。

同志們，我們做得及时，这是幸运。一个同志掉了队，虽然沒有被开除出党，但被开除出我們的領导机构，这是我們感到痛心的事情。这一处理够还是不够，可以討論。今天查明的事实比作出决定的当时所了解的要多得多，但問題不在这里。問題不在于現在我們变得冷酷无情，問題不在于我們在处分方面做得过分了。这个例子很好，重要的是及时糾正，重要的是克服了这一切。重要的是有机会制定一种从今以后永远执行的有准則和有原則的政策，以便使我們的党避免发生其他的党发生过的問題，以便使我們的党能够成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一个当之无愧的榜样。

同志們，这些就是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經过各次討論后得出的結果。同志們，你們今天要努力工作，以便再一次重新取得这个省的一切支持和热情拥护。同志們，願这个省将来成为范例，用来說明一种正确的政策带来的全部好处，說明現在正在执行的眞正革命的原則政策带来的全部好处。（掌声）

（譯自《社会主义古巴》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九期）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电視演說

路易斯·戈麥斯·汪格麥特博士：晚上好，听众先生。古巴所有的广播电台和电視台在今天晚上播送革命政府总理、統一革命組織第一书記菲德尔·卡斯特罗·魯斯少校在世界历史上特别严重的时刻所发表的声明。

你們知道，美国对古巴諸島已經实行海軍封鎖，它的借口是古巴仅仅是为了加强国防抵抗美国侵略的目的而获得了武器。

古巴对这个侵略行为的回答是：下战斗戒备令，使我国武装人民在几小时內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苏联今天发表郑重的坚决的声明，反駁肯尼迪的讲話，有力地駁斥了美国总統的說法，揭露美国侵略所造成的战爭危險。

今天在华盛頓和紐約举行美国召集的美洲国家組織会議和应古巴、苏联和美国請求召开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議。

卡斯特罗博士，关于美国新发动的这次侵略，你可以給古巴人民讲些什么呢？

卡斯特罗博士：实际上，这一切事实，是美国——不应該說美国，应該說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好战分子和最反动的集团，——

从我們革命胜利的一天起就执行与我国为敌的政策的当然結果。

这些措施事实上并沒有使我們感到詫異，像美国政府这样一个反动的毫不尊重他国人民和其他民族的权利的政府，它采取这种措施以及其他一些我們已經領教过的措施，正是我們意料中的事。

总而言之，这一切是我們全国人民都清楚的历史，他們从胜利的第一天起，从我国人民付出了那样慘重的牺牲而取得胜利的那一天起，就可以开始看到美国将对我們奉行怎样的政策，美国政府将对我們奉行怎样的政策。而且，我們的人民，或者說我国人民中的一部分——政治覚悟較高的那一部分人，早就知道从上世紀末叶以来美古两国关系的历史状况。

事实上，我們的进步，我們的独立，我們的主权过去一直在美国历届政府的政策的阴影籠罩之下；我們受到干涉，受到抱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干涉，强加給我們普拉特修正案，我們連續不断地受到干涉；我国的财富被掠夺，美国佬支持腐朽透頂的政府，支持最反动最貪污的人；支持巴蒂斯塔。

因为我們不能忘記，我們永远不会忘記，扔到我們头上的炸彈，扔到馬埃斯特腊山人民头上的炸彈，全都是美国制造的。

所以說，我国人民清楚了解直到目前为止的整个經过。

目前形势怎样呢？目前的形势是：在整个斗爭过程中，一个龐大的帝国反对一个小国而毫无所获，一个龐大的帝国反对一个革命政府，反对在一个小国中，在一个不久前还是受剝削的不发达国家中发生的革命而毫无所获，白費力气，实际上是一敗塗地。

說实在的，局势为什么恶化呢？为什么危急起来了呢？很簡单，因为至今为止美国反对我們的一切企图都失敗了。簡而言之，

是被打敗了。

很自然，由于失敗接着失敗，局势就恶化了。他們必須在两者之間作一抉擇：或者是就此罢休，不再跟古巴革命搗乱；或者是坚持他們的侵略方針，直到发生可能对他們很不利的后果。到現在为止，事情是不利的，于他們的威信是很不利的；我认为，在这場反对我們的枉費心机的斗爭中，他們的威信已經丧失过半。他們在这場斗爭中已經够不利的了，然而将来可能还要更加不利。

他們的一切企图都失敗了。历来的美国政府习慣于用一种十分簡单的手法来解决拉丁美洲的問題：首先一条是，当不能由大使一声号令解决問題时，就通过大使館掌握的反动軍人发动政变。

然后是，策动"革命"，策动叛乱，进行干涉和諸如此类的活动；干涉也是我們大陆司空見慣的了：对海地进行过干涉，对多米尼加进行过干涉，对尼加拉瓜进行过干涉，对墨西哥进行过干涉，美国佬还夺取了墨西哥矿产和石油最丰富的地区，搶劫和掠夺墨西哥。

墨西哥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滿了无数可歌可泣事迹的历史，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其中很大一部分，出現在抗击美国入侵、維护国家独立的斗爭中。这些历史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

用于解决危地馬拉問題的又是另一种策略，这已是吉隆滩式的入侵了。他們还利用宣傳工具，策动顛复活动；也就是說，在拉丁美洲，过去不曾有过一个政府頂得住美国政府的反对。

古巴革命胜利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巴革命胜利以后，他們也运用这一整套手段来反对我們。起先是进行誹謗宣傳，在我們国內外对我們的革命发动了强大的宣傳攻势，挑撥离間，企图使人民四分五裂，削弱革命。他們先从这种枉費心机的宣傳运动开始，继而在美洲国家組織、在所有这些国家搞政治性的陰謀。这一招

也沒有見效。接着又进行經济侵略。这种侵略是我沒有提到过的武器之一，不言而喻，这种經济侵略是用来控制任何国家的局势的一种压力的武器。

他們接着运用經济性的侵略：在石油上面、在糖上面都做了文章，甚至实行了全面的禁运。經济侵略也失敗了。

他們組織了危地馬拉式的入侵，那就是吉隆滩的入侵；这一招也失敗了。于是他們再次在美洲国家組織內施展陰謀，策动各国同古巴断絕外交关系，通过埃斯特角的决議……自从古巴革命胜利以来，拉丁美洲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同古巴革命有关系的。

史蒂文森今天在安全理事会說的一句話，給了人某种印象，不是高尚的印象——不可能高尚，因为毫无高尚之处，而是可笑的——总之給人的印象是美国領导人在精神上空虛貧乏。他說，他們不能原諒古巴的，不是它的共产主义，不是它的社会主义，不是它的革命，不是这一切；他們所不能原諒古巴的，原来是，正当拉丁美洲为爭取进步而作了異乎寻常的努力——他指的是爭取进步联盟——的时候，古巴在拉丁美洲引起了这許多問題。

然而，这位先生似乎以为，絕对沒有人知道爭取进步联盟只是門面上的点綴，政治上的把戏，既不是什么进步，也不是什么联盟，什么也不是，而不过是又一个騙局罢了。但是，总而言之，这方面的一切协議，一切措施，一切虽然給了但仍然給得很少的貸款，一切已經做的事，都是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后才做起来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古巴革命，帝国主义者是不会煞費苦心掩盖他們的剝削政策的。因为爭取进步联盟不过是一个掩盖他們对拉丁美洲的剝削制度的手段罢了。說穿了，不过是左手拿出一块錢，右手扒回一块。这个算盘也是彻底失敗了。

然而，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后，他們終归干了这許多事，在拉丁美洲費尽心机，搞了这許多协定，企图孤立古巴，进行了这許多斗爭。

在执行这种新政策的同时，他們加紧了經济侵略，实行全面封鎖。白費力气。这里，我所說的封鎖是指禁止一切买卖，禁止买古巴的产品，禁止卖东西給古巴，而我們的所有工厂，我們的整个运輸业，我們的一切部門，原先都是靠美国供应机器零件的。

他們这还不滿足，因为这一切也未能奏效。他們开始采取更富于侵略性的政策：不仅禁止我們的产品运銷美国，而且在全世界排挤我們的产品，同时还想方設法阻止所有資本主义国家卖东西給我們。

在这以后，他們又开始計划另一种封鎖，即用威胁来施加压力，揚言不許一切載貨前往古巴的船只进入美国港口。他們企图借訛詐其他国家来实現对我們的封鎖，甚至訛詐他們的盟国，以及靠海运事业为生的国家。对許多国家說来，海运事业是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些国家有希腊、挪威、英国等等。也有另一些国家，如巴拿馬和尼加拉瓜，再加上洪都拉斯等，它們沒有船只，但是让其他国家的船只使用它們的国旗，这都是些企图逃避本国的稅收法律或在其他方面作弊的船只，其中美国船就很不少。这是一种习慣，美帝国主义的許多"健康"的习慣之一。

結果怎样呢？結果是，美国的航运公司无異受到了某种补貼，对上述所有国家的輪船公司进行了毀灭性的竞爭。因为美国的政策向来抱有双重目的：一个目的当然是侵略古巴，但也有一个目的是要排除他国船只的竞爭；因此就禁止它們前往古巴。它們原先是卖东西給古巴的，这些国家願意同古巴、同苏联、同社会主义陣

营貿易，那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主义陣营的人口占全人类三分之一，在全世界的生产中占很大的比重。

他們威胁这些国家，威胁这些国家的船只，揚言不准許它們进入美国港口，要对它們实行抵制；总而言之，是要挤垮它們；这是徒然的妄想。白費心机。因为，可以說，他們使用了一切武器，但是所有这些武器都一个接着一个地失敗了。

在这一阻止我們进行自我准备的企图中，第一次是对"勒庫布尔号"下手，爆破了"勒庫布尔号"輪船。其目的是阻止我們在比利时购买武器。接着，他們对比利时施加了压力。

他們希望剝夺我們的武装，这样一来，自然可以在他們想干的时候对我們发动侵略。他們以为，只要剝夺了我們的武装，那么只要来一次吉隆滩那样的小小入侵，就可以解决問題。

于是，他們最終竟使出了这一招，甚至阻止我們靠社会主义陣营的帮助武装起来，这是一次眞正危及世界和平的冒險。

但是，总而言之，帝国主义正是因为接二連三地遭到失敗——他們沒有罢休，沒有就此罢手，虽然他們除了罢手之外别无他法——，才采取了一連串越来越冒險、越来越富侵略性、越来越危險的步驟，其唯一目的是要摧毁古巴革命。

然而，在古巴革命健康而蓬勃地发展的四年中，他們实际上沒有能伤它一根毫毛。只要分析一下我国和我們人民今天的情况，就可以看到，今天革命是空前壮大了。

由此可見，正是由于摧毁古巴革命的企图沒有得逞，他們采取了最近这一步驟。

这个步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种冒險，毫无疑問，是上次世界大战以来最輕率的一次冒險，是对世界和平最危險的一次冒險。

人民已經获悉肯尼迪先生昨日的声明。在这一天，我們曾經接二連三地得到消息，了解到华盛頓在不断举行不平常的会議，发生种种少有的事情，同五角大楼的官員举行了会議，同两党政治領袖举行了会議，同安全委員会举行了会議，飞机調动，船只調动，諸如此类等等。我們知道，这是对付我們的；我們根据美国国会通过决議以来的政策所引起的一系列活动——战爭宣傳，歇斯底里的叫嚷，国会联合决議等等，知道了这一点。我們当时就知道，随时可能出事。

我們将不会感到措手不及，因为至今为止我們从来不曾惊慌失措，我們也不会惊慌失措；吉隆滩事件沒有使我們措手不及，我們任何时候也不会措手不及，当我們知道美国正在进行一系列部署和調度，可能眼下就采取行动时——我們并不具体知道这将是怎样的行动，也不知道将在什么地方采取行动——我們就和同志們討論了局势，认为有必要使我們的部队戒备起来。

因此，在昨天下午五点四十分，发出了战斗戒备令。战斗戒备令使武装部队处于最高的警戒和紧張状态。

我們一向力求避免采取这一措施，不是面临特别明显的危險决不采取这步行动。因为很自然，好几个月以来，我們就在集中力量，我国举国上下几乎是集中全力爭取增加生产，解决經济問題。实际上，我們的国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当然，只要进行这种动員，就意味着生产要受到影响，不論我們怎样力求两面兼顾。自然，我們的組織严密得多了，經驗也丰富多了，但影响終归是有的。

然而，在这种形势下，我們发布了命令。当然，在战斗戒备情况下应执行的一切指令都执行了，准备迎击侵略，防止突然襲击的

危險。这就是說，在这个时刻，他們无法使我們措手不及了。

对这些先生們是永远不能信任的，对于他們的調动部署也应該怀疑，他們在比克斯島进行的登陆演习——所謂的演习和他們在波多黎各的軍事演习可能改道前往古巴，他們实际也这样做了。他們停止了演习，而我們一直在密切注意着，因为他們可能利用的一种方法是，佯作举行演习，而突然发动攻击，以图通过突襲实現他們的目的。

那时演习在继續进行着，因此，为了防止出事，为了防备意外的突然襲击，我們发布了那个命令。

自然，后来他們发表了一个声明，肯尼迪的声明，这个声明恰恰证明了我們采取的措施是不錯的，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因为很簡单，帝国主义进行这种性质的冒險意味着极其严重的危險，我們必須对此有最充分的戒备。

他在开場白中力图为自己的行为辯解，提出了种种毫无根据的理由，說什么"古巴所获得的武器构成了对整个美洲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它粗暴地蓄意地蔑視一九四七年里約热內卢条約"——这个条約可能对那些追随帝国主义的人有效，对我們是无效的——以及"这个国家和西半球的傳統……"。"这个国家"的傳統是什么呢？是怎么样的一种傳統呢？是帝国主义剝削的傳統，无法无天地掠夺我們的富源、剝削我国劳动者的傳統嗎？是奴役和剝削的傳統嗎？如果是这样，那么用他的話說，我們确实違反了本大陆的"傳統"，違反了第八十七届国会的两院联合决議——管他美国国会通过多少决議，管他是八十七届还是七届，还是五百八十七届国会通过什么决議，与我們一概不相干！

他談到了联合国宪章；正是他們自己要想違反联合国宪章的

时候，他居然引經据典，大談其联合国宪章了，而我們根本絲毫沒有違反联合国宪章的任何一条，絲毫沒有！沒有任何地方有任何事实能表明，也沒有人能在任何地方证明，我們曾違反宪章的任何条文。他們一面要想公然无耻地違反宪章，一面却开口联合国宪章，閉口联合国宪章。

最后他还談到“我自己在九月四日和十三日向苏联发出的公开警告”。肯尼迪先生本人的警告我們才不在乎呢！只有他自己和他的人，他們那一伙人才以为那有什么了不起，我們才絕对不在乎呢。

这一切不过是他据以采取决定的法律、論据，亦即基础，他采取的决定如下：

“第一：开始对运往古巴的一切进攻性的軍事装备采取严密的隔离措施。从任何国家或港口駛往古巴的不論什么种类的一切船只，如果发現載有进攻性武器，将迫使它們轉回。

“这种隔离措施在必要时将扩及（注意！）这种隔离措施将扩及其他类型的貨物和載运工具。但是我們目前幷不像苏联在一九四八年封鎖柏林时尝試做的那样禁止运生活必需品。”然而，請透过字里行間注意他是怎样說这句話的。“这种隔离措施在必要时将扩及其他类型的貨物和載运工具。但是我們目前幷不……禁止……”是目前！

“第二：我已指示继續加紧严密监視古巴和古巴加强軍事力量的做法。

“美洲国家組織的外交部长們在十月六日的公报中反对本半球发生的这种問題。如果这种进攻性的軍事准备继續进行，从而增加对本半球的威胁，将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請注意，“有

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我已指示(这位先生变成"指示迷"了!)武装部队(已指示武装部队!)为任何紧急情况作准备(我們倒是作好了預防万一的准备),我相信为了古巴人民和在这些发射場的苏联技术人員的利益,继續进行这种威胁可能对一切有关方面造成的危險将会被认識到。

"第四:作为一种必要的軍事警戒措施,我已加强了我們在关塔那摩的基地(无耻已极!),在今天撤退了我們在那里的人員的家屬。

"我已命令另外一些軍事部队作好戒备。

"第五:我們要求美洲国家組織的协商机构立即开会,考虑这种对本半球安全的威胁,并援用里約热內卢条約第六条和第八条支持一切必要的行动。

"联合国宪章允許进行区域性安全安排,而且本半球国家早就决定反对非本洲国家的軍事力量呆在本半球。

"我們也已經通知我們在全世界的其他盟国。"——确实是通知了,然而是在采取决定之后才通知他們的,事先沒有同他們任何人磋商。后面我可以再談这点。

"第六:根据联合国宪章,我們今晚要求安全理事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議,对苏联最近这一对世界和平造成的这种威胁采取行动。我們的提案将要求在联合国观察員的监視下迅速拆除和撤退在古巴的一切进攻性武器,然后封鎖才能解除。"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条款每一条都包藏着我所提到的陰謀,即"眼下先来搞武器",以后再扩大到其他方面。說到监視古巴的問題,他們所主張的监視,就是每天侵犯我們的領空,侵犯我們的

領空和領水。他們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因为現在他們正在大談他們的飞机拍摄的什么照片。他們的飞机要是沒有侵犯古巴的領空又怎能拍到那些照片呢？

因此，这几点措施每一点都是非法的。

他們召集各国外交部长到华盛頓，在国务院关起門来开秘密会議，現在大談起这次会議来了。

接着，他們談到关塔那摩基地。他們有权談論关塔那摩基地嗎？这等于說，他們在談論一个在我国領土上的基地，这是他們靠暴力侵占的，他們違反我国人民的意志賴在那里。他們在一个这样的文件中若无其事地談到在我国領土上的关塔那摩基地，并且恬不知耻地說，他們在利用这个基地，加强了它的兵力，也就是說利用它来反对古巴。这是对目前設有他們的軍事基地的所有国家的最好警告！

他們提出召开美洲国家組織的会議。为了什么呢？为了保卫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免于侵略嗎？不，是为了表示同意和支持对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侵略。

最后，还談到联合国，然而却是談什么由一批观察員来視察我們所采取的自卫措施。

肯尼迪先生这个讲話中最厚顏无耻的地方恐怕要算他对古巴人民說的两段話了，我这里向大家念一念这两段話，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位先生无耻和不要臉到什么地步。

他說："我以朋友的身分向你們讲話……"

他說："最后，我想对古巴被监禁的人民說几句話（他把这个武裝起来的民族、有千千万万人武裝起来而且拥有精良武器的人民叫作被监禁的人民。他不妨添几个字：武裝起来的被监禁的古巴

人民），这次讲話已通过特别的电台設备直接向他們广播。（他們所有对这里广播的电台都是特别設备；沒有必要，我这就向古巴人民宣讀了！）

“我作为一个朋友（朋友！），作为一个了解你們对祖国具有深切的感情的人（我們不否认这一点，我想像得到，他十分了解我們对祖国的感情），作为一个同你們一样（注意！），作为一个同你們一样有着让大家得到自由和正义的願望的人，来向你們讲話。

“我非常沉痛地看到，美国人民非常沉痛地看到，你們的革命怎样的被出卖（假如眞是被出卖了，我們倒会是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最要好的盟友了），看到你們的祖国是怎样的淪于外国的統治之下。現在，你們的領袖已不再是为古巴的理想所鼓舞的古巴的領袖了（想必是火星上来的吧！）；他們已成了一个国际阴謀的傀儡和代理人。这个国际阴謀已使古巴轉而反对你們在美洲的朋友和邻居（实际上，是他們逼迫我們的邻居同我們絕交，即反对我們），已使它成了核战爭的第一个目标或靶子（就是說，他們以核战爭来威胁我們了）；变成了拉丁美洲第一个存有核武器的国家。

“这些武器不是为了你們的利益的。它們对你們的和平和福利沒有什么好处。它們只能破坏你們的和平和福利。

“我国不希望强加給你們（注意！），我国不希望强加給你們任何制度，也不希望使你們遭受痛苦。我們知道，你們的生命和土地正在被那些自由的敌人利用来作賭注。

“古巴人民过去曾經多次起来推翻了蹂躪他們的自由的暴君。我毫不怀疑，大多数古巴人今天期望有一天他們将眞正自由：摆脫外国統治，有选擇自己的領袖的自由（我倒不知道是誰把我們选擇出来的！），有选擇自己的制度的自由，有拥有自己的土地的自由。

("拥有自己的土地"这句話不妨这样来理解：拥有我們从美国公司和大庄园主手中沒收的而分給了人民的土地，拥有过去农民要拿出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收成来繳租的土地。)

这位先生接着(注意了……咳，我也沒弄明白，他的高論的确不好懂)又說："能够拥有自己的土地(这是他許的願)，能够写字和讀书(你們意下如何？"能够写字和讀书"！这位先生竟对我們說这种話！其实我們的人民在革命的过程中已使自己一百万儿女学会写字和讀书，因为革命已經教会他們写字讀书)，并且能够上教堂(其实我們这里絕未禁止任何人上教堂，絕未禁止任何人上任何地方去，但是他指的可能是他們的上帝，就是"金牛犢"，因为这些老爷，这些帝国主义者除了黃金之外再也认不得别的上帝)；能够回到本半球的自由大家庭的怀抱(例如：危地馬拉、尼加拉瓜、巴拉圭、秘魯、委內瑞拉、阿根廷"猩猩派"，这就是請我們回到"自由大家庭"的怀抱，这算什么家庭啊！)；我們认为，并且請誰也不要怀疑，这是我們已經开始的一种困难的和危險的努力。(我們絕不怀疑这是困难的和危險的；假如他們对这了解得更深刻的話，他們很可能就不会从事于这种"努力"了。)

"誰也不能确切地預言这将走向何处，或者人类将会遭到怎样的伤亡。"这位先生竟然无耻到談什么人类所可能遭到的"伤亡"，竟然无耻到說什么要教我們的人民讀书写字，說什么希望我們的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人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誰讀了这些話，誰都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以为这位先生不是一窍不通，就是丧尽廉耻，再不然就是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这是专为說給他的听众听的，說給受到謊言、誹謗和种种宣傳所蒙蔽的輿論听的。

当然，在我們的人民看来，这一切实际上是很可笑的；肯尼迪先生的举动实际上令人发笑。

肯尼迪还說："假如这种軍事攻势的准备在继續进行，从而增加对本半球的威胁，将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从这句話中可以看到，这些先生的論据中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你們会記得世界大战是怎样打起来的；你們可能記得对波兰的侵略是怎么发动的：希特勒发出了一項"通知"，希特勒"通知"說，他的軍队从早上三点起——我不記得是什么时候了，也許是从早上六点起——，已經开始回击波兰的开火。不是他們先开火的；希特勒只是对波兰的开火給予了回击。

納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总是一方面談論着侵略的危險，同时却发动所有侵略战役、所有侵略战爭、他們的所有侵略的。这就是說，他們是拿侵略的危險作口实，来开始他們的行动的。美帝国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在当代的最相似、最完整的体现。

最后，这位先生因为是如此"善良"和如此"圣洁"，他在写下所有这些奸險的話之后，末了再次宣布一桩既違反法律而又不道德的事情。他說："我們的目的不是推行强权，而是伸張正义；不是牺牲自由的和平，而是在本半球以及——我們希望——在整个世界实現和平和自由。上帝的意旨：这个目标将会实現。"他甚至祈求上帝为他打算要干和他正在干的一切罪行賜福。

这就是肯尼迪先生的声明的大概意思。对我来說，对我国人民来說，这不是一个政治家作出的声明，这是一个海盜的声明。

这有下面的事实。他因此而采取的措施，完全是明目張胆地破坏国际法；沒有任何国家可以做这种事，沒有任何国家可以在公海上阻拦其他国家的船只；沒有任何国家可以封鎖另一个国家。这

就好像我們現在派出我們的船只，說："不，美国不能把这种或那种武器运往危地馬拉，也不能运往委內瑞拉"；这就是由随便哪一个国家把它的軍舰开到另一个国家的周圍并且封鎖那个国家。这破坏了整个国际法，也違反了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准則，侵犯了各国人民的最基本的权利。

这就是說，首先，这是对法律的粗暴的侵犯。这种侵犯是双重的：由于他封鎖我国而侵犯了我国的主权；其次，他侵犯了各国人民的权利，因为他說"屬于任何国家的任何船只均得加以檢查"。在什么地方檢查呢？在美国的領海內嗎？不！在公海上，也就是說在国际的海面上！这是对所有其他各国的权利的侵犯，而不只是对古巴。

自然，这个事实将会很快地开始在全世界引起反应，因为所有国家都看到，一个国家窃取了封鎖另一个国家的权利意味着什么。世界上一百多个独立国家和甚至所有那些独立性較小的国家，都不得不怀着合理的不安来面对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一个国家窃取了封鎖另一个国家、阻止該国自由接受和自由取得它认为需要取得的武器或产品的特权。

因此，这是侵犯了我国的主权，也是破坏了国际法；这就是說，侵犯了所有国家的权利，作出了使全世界各国人民都不得不为之警惕的先例。

首先，这就是肯尼迪先生这一行动的含义。

其次，声明中也提到了另外一系列的措施，让我来看看他們要采取些什么措施，因为作一桩事儿是一回事，作另外一桩事儿又是另外一回事。他們提出来要取得美洲国家組織的支持；这就是說，他們企图使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成为同謀，来进行反对一个拉丁美

洲国家的罪行。

那些让自己卷进去、采取这种政策的政府，无疑是在干着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所可能干出来的最大的背信棄义的勾当。为这种对我国的侵略效劳，給帝国主义者充当馬前卒来进行反对拉丁美洲兄弟人民的罪行，这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所能干出来的最大的背信棄义的勾当。帝国主义者妄图使拉丁美洲各国士兵同他們一道来进攻他們的古巴兄弟，来进攻有着跟他們同样的問題、同样的傳統、同样的文化和同样的語言的人們，但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这种背信棄义的罪行。

这就是說，帝国主义者不願意单独干，他們企图迫使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充当他們冒險行动的炮灰；但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永远不会同意这一侵略。

那些行将担当起糾正这种政策的責任的人不是守卫着自己的海岸綫的我們，而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他們将担当起惩处卖国賊的責任，因为这只会使拉丁美洲革命的时刻更加临近。

侵略古巴，給帝国主义者充当馬前卒来反对古巴，只能使各国人民找他們算賬的时刻更加临近。革命将在誰也沒有想到它要到来的时候到来；特别是当一个国家的政府最卑鄙、最奴顏婢膝、最卖国的时候，它就会要到来。

他們不但企图这样作，他們还阴謀要求联合国来解除我們的武装，自然，是用派观察員的办法来解除我們的武装。关于这一个問題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帝国主义現在发明了“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这样的名詞。哪些是进攻性武器，哪些又是防御性武器呢？运到吉隆滩来的步枪是进攻性武器；在吉隆滩卸下的火箭筒、手榴彈、迫击炮、子彈和刀子，都是进攻性武器。

可是，我們的步枪和迫击炮是防御性武器，我們的坦克是防御性坦克，而他們在那儿卸下来的“薛尔曼”坦克則是进攻性坦克。武器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的，不是由它本身的构造来决定，而是由它的使用来决定。

我們利用我們的武器来进行防御，我們的步枪、我們的大炮、我們的坦克都是防御性的；他們带来的步枪、武器和坦克，都是进攻性的。

这是不容置辯的道理。可是，帝国主义者現在发明了“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的分类法。这完全是他們的臆造，为的是要把古巴人民置于解除武装的境地。

我們对这一点說过些什么呢？我們历来是怎么样說的呢？美国国会两院曾經通过一个联合决議，另一个美国式的决議——这是一个美国式的决議；我說美国式，是因为它是矛盾的、胡說八道的——，在这个国会通过的决議中說道：

“美国参議院和众議院联席会議兹决定：美国决心：（甲）采取可能有必要采取的任何手段——包括使用武力——来防止古巴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通过使用武力或武力的威胁的办法，向本半球的任何部分展开其侵略和顛复活动；（乙）防止古巴建立或使用危及美国安全的、受到外国支持的軍事能力；（丙）同美洲国家組織以及热爱自由的古巴人民一道，努力支持古巴人民自决的願望”。

他們說他們将采取措施“使用武力来反对顛复”，他們是无耻地說要对古巴革命进行顛复。

可是，当他們声明要“防止古巴建立或使用危及美国安全的、受到外国支持的軍事能力”的时候，我們宣布我們的目的不是侵略任何国家，决不是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国家，也决不是侵略美国。說

我們对美国抱有侵略目的，这眞是荒謬，沒有比这种說法更可笑的了。侵略了我們四年，現在倒是我們对这些先生抱有侵略目的了！这眞是荒謬之至！

可是，我們对武器这問題說了什么呢？我們說：

"如果古巴在軍事上加强到了某种程度——究竟是什么程度，美国认为它可随意决定，美国就要发动直接武装进攻，那么，这种威胁是荒謬的。对于我們认为需要取得的武器，以及为了妥善地保卫我国——为了妥善地保卫我国——而准备采取的措施，我們一点也不打算向那些赫赫有名的美国參議員和众議員作报告或同他們商量。我們在吉隆滩消灭侵略者的时候所用的武器的类型和所采取的措施，我們既沒有进行商量，也不要求批准。"

"国际准則、法律和原則承认世界任何部分的所有主权国家所具有的权利，难道我們就沒有嗎？"

究竟世界上哪一部分和哪一个国家不能有武装自己的权利？究竟世界上哪一部分和哪一个国家用什么武器武装自己要受到檢查？在世界上哪一部分和哪一个国家？帝国主义者凭着什么借口来认为我們必須是世界的唯一部分的唯一国家呢？要是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那这是为什么？我們跟他們一样享有主权，我們比他們更享有主权，因为我們不是受剝削的奴隶和帝国主义的奴隶，也不是他們所遵循的战爭政策的奴隶！

我們享有主权，不是美国的賜与，而是基于本身的权利。我們享有主权不是空話而是事实，事实已經表明我們不折不扣地是一个主权国家。要剝夺我們的主权，那就得把我們从地球上消灭掉。

我們答复联合决議的声明接着說：

"我們沒有授与、也不想授与美国国会以任何至高无上的

特权。

“假如美国政府对我国不抱侵略意图，那么，它对我国的武器的数量、质量和类型就不会有兴趣。

“假如美国能够就古巴的領土完整給我国以滿意的有效保证，并且停止它对我国人民的顛复性的和反革命的活动的話，那么，古巴就会不需要加强国防，古巴甚至会不需要軍队，用于这方面的全部資財我們都会愉快地用来投資在国家的經济和文化发展上面。”

还能說得更加清楚嗎？是誰迫使我們武装起来的呢？噢！他們不放棄敌視政策，不放棄侵略和顛复政策；他們宣布了这种政策。在他們一方面宣布他們的目的是摧毀我国革命的时候，他們难道还企图指令我們应該采取什么措施和什么步驟来进行自卫嗎？难道受害人必須同凶手商量自卫的方式嗎？簡单地說，这些大錯特錯的先生們所提出来的东西本质上就是这样。可是，說說是一回事，要是认为我們会理睬这些話……如果他們这样想，那他們是瘋了。

因此，我們說：古巴一直願意同美国政府談判并且作它这一方面該作的事，如果它发現美国政府抱有同样态度来和緩紧張和改善关系的話。这就是古巴十分坦率誠恳地提出过的建議。古巴革命通过我們的总統在联合国表示了这一点——这就是說，同样的观点——：“古巴已經武装起来了；古巴有权利武装自己和进行自卫。这里牵涉到的問題是：古巴为什么要武装起来？不可否认，我們但願能把我們不得不用于加强国防的全部人力、物力以及全部精力都用在我国經济和文化发展上面。

“我們違反自己的意願和希望武装了自己，因为我国的主权和独立处在危險中，我們才被迫从速加强軍事防卫力量。我們武装了自己，因为古巴人民有历史所賦与他們的合法权利去保卫他們

行使主权而作出的决定，把自己的国家导向他們自己行使主权而选擇了的历史道路上去。

“我請你們凭自己的良心眞誠地回答我这个問題：如果我們沒有加强我們的軍事防卫力量，那么当一支由美国政府所武装和訓练的軍队从吉隆滩入侵我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当然，我国革命失敗和我国历史走回头路的那种事，是不会发生的。可是，那場斗爭无疑会是一場长期的流血斗爭，也无疑会毀掉比我国已經遭到的損失要多得多的人民生命和財富。

“因为我們及时行使了加强我們的軍事防御能力来保卫我国主权、独立和革命的权利，我們在七十二小时內就粉碎了那次入侵，在七十二小时內就粉碎了那次对我国进行的猖狂的入侵。”

我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記肯尼迪这位“朋友”是下令发动那次进攻的人。那次进攻使我国人民中間有許多人牺牲了，留下来許多寡妇和孤儿。当然，因为进攻很快就被打退了，沒有使得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死亡。可是，如果他們夺取沼澤地带成功，占据了只有沿着两条通过沼澤的狹窄的公路才能到达的那片地区，在那儿夜夜派出他們的轰炸机来轰炸我們的所有城市、交通綫和工厂，那么情况会怎么样呢？会出現什么样的苦难、破坏和屠杀，会給我国造成了多少問題？这就是肯尼迪这位“朋友”的意图，他在所有其他的事情上也表現了这样的意图。他企图让我国得不到食物，使我国不能进行貿易，得不到零件和原料。这就是說，他們对我国进行經济封鎖；搞顚复破坏活动；在我国山区空投成千成万件武器来組織雇佣的反革命匪帮；对我国进行各式各样的海盜式的进攻；从革命剛剛一开始就派飞机来投擲燃燒彈燒我們的甘蔗田，一直到在革命第一年的一个下午对哈瓦那城进行的那次使几十个人牺牲的

襲击。他們还进行了例如在吉隆滩入侵以前轰击古巴圣地亚哥炼油厂那样的襲击，还有在四月十五日——入侵前两天——进行的像偷襲珍珠港那样狡詐的轰炸，在轰炸中受伤的有妇女和儿童，我們遭受了各种各样的牺牲。

我們看那些日子里的紀录片，就可以看到我們的"朋友"肯尼迪进行的那些次轰炸中使用的杀人的子彈所杀害的妇女的尸体。还有他們干过多次的那种海盜式的襲击，其中最近一次就是一艘由美国武装起来的巡邏魚雷艇对我們的一艘沒有安炮的小船的襲击。他們不只是攻击了那艘船，而且把它打沉了。他們抓住了两个受伤的船員并且把他們带到美国去，实际上是把他們綁架了，他們是革命同志和革命者的家庭成員，他們現在被最卑鄙无耻地綁架在美国。

这就是帝国主义者一直在干的种种罪行，这就是从革命胜利以后，在我們武装起来很久之前就不断对我国进行的种种罪行。

当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們爆破装載武器的《勒庫布尔》号輪船使我們差不多有八十个人死亡的时候，我們甚至跟苏联还沒有建交。我們所以要武装起来，只是因为在土改法頒布之后，他們就开始在危地馬拉准备对我国入侵。那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革命的头一年，是在革命胜利只有五个月的时候。只是因为革命頒布了土改法，只是因为有这件事，他們就开始准备入侵，开始了反对我們的战爭。

他們的意图何在呢？他們要摧毀我国革命，要使我国人民再度遭受过去的所有苦难和所有不公平的待遇。这就是他們从一开始就在追求的目的。

我們作了什么呢？我們进行了自卫。除了进行自卫，除了仅

仅是进行自卫之外，我們还作了什么呢？帝国主义者难道不在妄想，他們对我們进行的武装行动一开始，就看到我国人民投降，我国政府投降，看到一整队的革命者插起白旗嗎？难道說我們革命者要投降，古巴人民要投降嗎？这就是他們所希望的嗎？看来，这就是他們所希望的。因此，我們作了的事情也就是进行自卫。随着他們采取一个又一个反对我們的措施，我們也就采取了另外的一些措施。

是他們制定了侵略我国、敌視我国、同我国断絕关系的政策。如果他們失敗了，那么，錯在他們而不在我們。

是他們多次拒絕古巴革命的提議和它的友好的表示，是他們拒絕了我們从一开始到我們总統出席联合国大会所一再提出的談判的建議。

显然，他們不能够答复这些建議。他們为什么不願意談判呢？他們为什么不答复古巴政府在世界各国的代表面前提出的談判的呼吁呢？他們不能够答复这些建議。

这样，我們对武器的看法就很明确了。我們得到我們所要得到的武器，是为了自卫，我們采取了我們认为必須采取的措施来进行自卫。这就是我們作了的事情。这是些什么事情呢？我們不需要把这些事情告訴帝国主义者；我們无須向帝国主义者說明这些是什么措施，也无須向他們說明这是些什么武器。誰說我們有义务要向帝国主义者和侵略者报告我們为了自卫而采取的措施和获得的武器呢？

一直到現在，我們的武器都不是进攻性武器。为什么？因为我們对誰也沒有侵略意图，我們沒有采取过侵犯任何民族和任何国家的权利的政策。我們永远不会改变这一政策。我們永远不会成

为侵略者，我們永远不会成为进攻者。因此，我們的武器永远不会成为进攻性武器。

是的，我們可以明确地宣告：任何国家都可以放心，任何拉丁美洲国家、任何美洲国家和美国都可以放心，因为我們永远不会成为侵略者，我們永远不会成为进攻者。但是，我們在这样宣告的同时，还要明确地、严正地宣告：我們也不会是随便受人侵略的牺牲品。我們还要宣告：我們懂得以同样的决心和信心来进行自卫，打退任何侵略者。我們的武器就是用来作这个的。

这正是七月二十六日在古巴圣地亚哥所提出的立場。当时我們知道我們的敌人的意图和他們的計划，我們必須采取不仅是为了抵抗而且是为了打敗他們的措施。簡单地說，事情就是这样：我們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为的是抵御和（請注意听）打退美国任何直接侵略。

当然，我們断然反对一切对我国进行檢查和視察的企图；任何人都不能对我国进行視察，誰也不能来視察我国，因为我們永远不会准許誰来这么作，我們永远不会放棄我們的主权。这就是說，在我国国境以內，决定事情的是我們，能够进行視察的也是我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因此，我們断然拒絕对我国进行檢查的一切企图或一切形式的檢查，不管它来自何处。

古巴不是剛果。帝国主义集团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到剛果去，杀害了剛果的領袖，使它陷于分裂，窒息了它的声音，摧殘了这个国家的独立精神。可是古巴不是剛果，誰也不能在这个旗号或任何其他旗号下到我国来进行視察。我們知道应該作什么，我們知道我們应該怎样来保卫我們国家的完整和我們的主权。

誰要是妄想对古巴进行視察，那他該懂得他应該准备来进行

战斗！这就是我們对那些要在我国的領土上进行視察的幻想和建議的坚决答复。

我們沒有兴趣去視察别人的領土，也沒有兴趣去注意别人在他国内干些什么；同样，我們不接受对我国領土的任何形式的視察。

自然，他們发表了一次比一次更富于侵略性的新的声明。我們手头上有狄龙先生的一篇声明。狄龙是美国的财政部长，他到墨西哥去参加一次部长会議，他是一个叫人家相信他会給錢的人。

据报道說："狄龙今天对拉丁美洲国家的财政部长說，对古巴采取一次新的行动将是极为正当的，如果該島的进攻准备不立即停下来的話。

"狄龙在大会上的一篇讲演中宣布了下述一点：我可以对你們肯定地說，在古巴目前的进攻性武器被撤走或以有效方式使其失效之前，美国决心继續遵循它所拟定的方針。"

他說"我可以对你們肯定地說，美国决心继續遵循它所拟定的方針"；这就是說，美国决心要自杀。

狄龙接着說："我們希望事情会是这样……"你們瞧："我們希望事情会是这样，即革命的古巴方面立即接受——就在此时此地——立即接受我們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的、要求在联合国的监督和視察下立即在古巴拆除进攻性武器的提案。"

这位先生提出要我們解除武装。我們很抱歉地告訴他，他的希望注定要落空，因为只要还存在美国侵略和敌視我們的政策，无論是現在还是将来，我們永远也不解除武装。

什么是我們关于武装和裁軍的原則立場呢？我們坚决主張裁軍。什么是我們对軍事基地的政策呢？我們坚决主張拆除所有軍

事基地。什么是我們对于在一些国家駐扎外国軍队的政策呢？我們支持和平政策，主張任何国家的軍队和軍事人員都不得駐扎在他国的領土上。这就是我們的原則立場。

美国願意裁軍嗎？那好极啦，我們大家都来裁軍吧；那好极啦，让我們大家都来支持把世界各地所有的基地、軍队等等都撤除的政策。好极啦，我們同意这个政策。但是，至于要我們在侵略者面前解除武装的政策，我們不同意。这样做是多么愚蠢，多么滑稽，多么荒謬，他們不必再浪費时間来想这样的蠢事了！

如果說这是蠢事的話，那是因为尽管这种事办不到，可是他們相信它，以为能拿这个来吓唬我們，我們在这里什么也不怕；最可能的也許是他們拿这来作借口。这就是說，美国的整个政策矛盾重重，沒有理性，沒有原則，也缺乏道义。这就是美国政策的特点，因此可以說这是海盜的政策，是土匪的政策。

新的步驟是什么步驟呢？有关这次声明的美联社的一条电訊說："美国总統肯尼迪今天宣布封鎖古巴，这一封鎖将在明天上午九点开始实施；总統幷命令国防部采取包括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适当措施来执行这一封鎖。美国的国家元首在他的办公室里签署了一項名为'禁止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的文件。他列举了这类武器：地对地导彈、轰炸机、空对地导彈、核彈头、操纵上述武器的电子設备以及国防部可能在今后补充規定的任何其他作战物資。肯尼迪授与国防部长麦克納馬拉以必要的权力，得以任何必要的方式使用美国部队以及其他美洲国家可能提供的任何其他部队，但是規定只能在必要时使用武力"。

电訊是这样說的："……以及其他美洲国家可能提供的任何部队，但是規定，只能在必要时，只能在运載貨物前往古巴的船只拒

絕服从指示时使用武力。国防部将划定限制区或禁区，規定船只开往古巴的路綫。”他們成了海洋的主人，摩根成了海洋的主人；我不說德雷克，因为德雷克还是一个有很多可取之处的人物。

公告說，“任何船只在必要时均得加以拦截。任何拒絕遵守指示的船只均将被美国扣押并将被送往另一个目的地。声明全文还沒有立即公布。白宫的新聞秘书塞林格只是宣讀了其中关鍵性的几段。”

这是他們的指令；这就是說，从明天开始美国船就要来了，而实际上它們已經开来了，現在可能在本島四周耀武揚威；他們在炫耀武力和檢查船只。他們有什么权利呢？什么权利也沒有。

現在可以去翻翻档案找找先例。无論是在海盜的历史或非海盜的历史上都找不到任何这样的先例。这是和平时期的战爭行动！先生們，这是純粹美国式的行动——他們也說他們处在和平时期。只有在法西期主义的历史上，才能够找到这些行动的先例。

他們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不幸的是，美国今天恰恰是成了世界的反动势力、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世界上所有的最落后最反动的潮流的藏垢納污之所。这是历史事实。

美国曾經是一个讲自由的国家，一个获取了整个世界的同情的国家。但是林肯的时代已經过去……从林肯到肯尼迪，这中間有多大的距离啊！今天，世界上所有最黑暗最反动的力量都在那个国家里找到了藏身之处，这是人类的不幸。

唔，目前的局势就是这样：威胁，威胁要采取新的措施。让我們来看看这是些什么措施，他們要怎样来采取这些措施，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把船布在海面上——海面上現在还沒有什么人——同企图把这套东西拿到我国領土上来推行，那究竟还不是一回事。

他們拿采取新的措施来进行威胁。他們在演說的第一部分說到这个，并不是什么奇怪事情，"这种隔离措施在必要时将扩及其他类型的貨物和載运工具。"

他們打算在一定的时刻扩大封鎖，把另一类型的貨物包括在內，甚至在一定的时刻把食品和一切东西都包括进去，也是沒有什么奇怪的。这就是說，他們可能对我們实行全面封鎖。

我們可以說，如果他們实行全面封鎖的話，我們知道怎样去抗击全面封鎖。

这一切只能使美国变得渺小，使我国变得偉大。尽管有反动报刊，尽管他們在追求轰动一时的效果——很明显，那些人企图打扮洋娃娃，可是洋娃娃的衣服已經快丢光，只剩下它的骨架子啦——，可是，現在已經激起了反对的浪濤，有一些美国大使館甚至遭到了襲击，其中就有在倫敦的大使館。倫敦两千人的游行队伍突破了一百个警察的警戒綫，闖进了美国在倫敦的大使館。

这就是說，他們剛剛采取的这一行动，将遭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憎恶和反对。

如果他們在封鎖中添进其他的項目，并且企图用饥餓来制服我国人民的話，那么，这种反对将急剧增濒。让我們瞧誰能抗得久，是他們的厚顏无耻还是我們的荣誉感抗得久，是他們的卑怯还是我們的勇敢抗得久。

如果他們实行封鎖，那只会使我国变得偉大，因为我国知道怎样进行抗击。我們无疑地将抗击任何卑怯的封鎖。能发生什么事情呢？全面封鎖或者是直接侵略。这就是他們可以采取的办法……他們把封鎖叫做隔离，他們是那样无耻，以至于他們自己說，这叫做隔离，可是这就是封鎖。他們干了这个，还剩下两桩事

情：全面封鎖或者侵略。对此我們能够向人民說些什么呢？

我們将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来抗击全面封鎖；如果出現那种情况，我們能抗击全面封鎖。这只能使帝国主义陷入丧失人心的无底深淵，而把我国的英勇和偉大提高到无可怀疑的高度，我們不会餓死。

如果他們选擇另一个办法，发动直接进攻，我們就打退它！这是我可以告訴他們的。如果发生了直接进攻，我們就打退它！我认为这已經說明白了。人民应該知道这一点：我們有办法打退直接进攻。还要清楚些嗎？那只有海水了。

拿我們作为核战爭的进攻对象来威胁我們嗎？这吓不倒我們。我想知道美国的參議員、帝国主义者、百万富翁，是不是具有我国人民所具有的性格，是不是跟我国人民一样沉着，一样勇敢。因为保卫一桩正义的事业并且充分意識到这一点，跟作海盜并不是一回事。他們就是海盜。我想知道他們現在是不是跟我們同样沉着，同样鎮靜地准备面对任何事情。他們吓不倒我們。

現在有桩事情使我們安心，那就是知道侵略者不会不受到惩罰。知道侵略者将被彻底消灭，这就使我們安心，知道这一点我們就安心了。我們在冒着危險，我們不能不冒危險，这是人类所冒的危險。我們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且是人类非常崇高的一部分，我們懂得如何沉着地面对这些危險。知道了侵略者在一場热核战爭中間将被彻底消灭，那些发动热核战爭的人将被彻底消灭，这就是安慰。我认为这說得沒有任何含糊的地方了。

人类必須面对这一危險，必須为和平而斗爭。和平是人类的基本願望，因此人类应該动員起来反对那些煽动战爭和侵略的人，反对那些把世界置于战爭边沿的人，反对那些推行玩弄战爭之火、

玩弄能給整个人类带来巨大損害的热核战爭的政策的人。我們作为人类的一部分在冒着这些危險，我們不害怕，我們必須懂得怎样在我們这个时代生活，我們应該懂得怎样尊严地生活。

誰在威胁呢？这些先生。可是，他們威胁誰？威胁他們吓唬不了的人。那些拿这种事情来进行威胁的人，那些对我們发出这种威胁的人，可能自己就是恐惧的牺牲品。这多可悲呀，是嗎？这多令人难以置信！现在看来，着了魔的帝国主义者終于制造出来了一种对古巴的恐惧。鯊魚吓坏了，把所有其他的沙丁魚叫到一起，来設法吞吃从前的小沙丁魚——古巴。其他的沙丁魚很快游过去，有的政府表示支持，这使得它們更加可耻和丑恶，使得我国人民、我們的革命和我們大家更加光荣。

因为当我国决定要取得自由，决定要作它正在作的事情，要进行革命的时候，它知道它必須面对后果，要对付很多敌人。我們已經不是馬前卒了，已經不是一群羊了。羊群馴服地听从主人的声音和鞭子的調度，我們不是这样了。当本大陆的反动派聚集在一起来反对我們光荣的革命和我国的英雄的人民的时候，这只能使我国人民变得更加偉大，只能提高在本大陆单独抗击反动派的我国人民的功勋、威望和英雄气概。

我們并不关心他們作出的那些决議。我們知道那是怎样取得、怎么强求、怎么被迫通过的。我們知道那一切都包含着数不尽的骯髒事，而那些是沾連不上我們的。而且那都是些異想天开的决議，因为要摧毀革命就得使用武力，可是使用武力他們也摧毀不了革命。其他一切都是些空話。

面对着这种挑衅和暴力的政策，我們的坚定态度是沉着地进行自卫。苏联的态度是典型的沉着态度。苏联的答复对帝国主义

是眞正的一課，那个答复坚定、沉着、具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把肯尼迪先生的侵略政策揭露无遺。历史必将記載下所有这一切：一个陣营和另一个陣营的态度；帝国主义者的态度和为了使世界避免战爭悲剧而斗爭的和平保卫者的态度。历史必将記載下这些。人类应該怀着希望为和平而斗爭。这个希望的基础就是帝国主义者今天并不是世界的主人和具有无上权力的老爷，帝国主义者不能发动一場战爭而不須承担他們挑起这場战爭的后果——他們的毀灭。这就是能够制止他們的因素，因为他們已經不是主人和老爷，人类就应該坚持他們能保卫住和平的希望。这是坚定的、勇敢的、坚持有原則的政策的人們所怀抱的希望。这种有原則的和和平的政策，将在全世界越来越贏得人們的同情；而那种挑衅的、战爭的、海盜的、横行霸道的政策，将在全世界遭到越来越大的反对。历史将記載下每一个人所应該承担的責任。

如果帝国主义者違反人类最基本的利益，竟至发动一場对人类說来极为痛苦的战爭，那么，他們也得承担历史的責任。他們将以他們的双肩或者更恰当地說将以他們的骨灰，来承担由于他們可能給世界造成的損失而产生的巨大責任。

我們的政策是尊重原則、尊重国际准則和和平的政策。我們可以这样說，因为那就是这样，我們一点也不口是心非。我們可以这样說，因为我們确信我們所保卫的事业，确信我們是完全正义的和完全正确的；因为我們知道我国人民所冒的危險，不是腐化的、卑鄙下流的、在非正义性的和剝削的污泥里打滾的人們所冒的危險，而是高举起正义的理想的人民，摆脫了过去的恶习、腐敗、剝削以及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悲慘境地的人民所冒的危險。我国人民对自己正在进行的事业有着坚强的信念，我們的力量就在这里。我国

人民对他們所担当的历史任务有着坚强的信念，也深深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所給与的推崇和信賴的鼓舞。因为这样，因为他們有这样的坚强信念，他們知道沉着地正視一切。

男人和女人，青年人和老年人，我們大家在这危險的时刻万众一心！我們所有的革命者和爱国者的命运是共同的，胜利将屬于我們所有的人！

誓死保卫祖国！我們必胜！（欢呼声）

（譯自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古巴《今日报》）

給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吳丹的复信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吳丹先生：

我已接到您十月二十六日的来信，感謝您所表示的崇高的关切。

古巴准备在必要范圍內最充分地討論它同美国的分歧，并在联合国的合作下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解决目前的危机。但是，古巴断然拒絕这次海軍封鎖中所包含的对我国主权的侵犯，这次海軍封鎖是美国对古巴所采取的一种武力和战爭的行为。此外，古巴断然拒絕美国这种专横行徑，即它妄图决定我們在自己国內有权采取什么行动，我們认为何种武器适合于我們的防御，我們該与苏联保持什么关系，以及我們在指导世界各国人民关系的規則和法律与指导联合国的原則的范圍內，为了保障我們自己的安全和主权，有权在国际政策方面采取什么步驟。

古巴沒有危害任何人；它沒有違背任何国际法；相反，它是美国的种种侵略行为、例如这次海軍封鎖的受害者，它的权利遭到了蹂躪。

古巴革命政府准备接受您所要求实行的折衷办法，作为有利

于和平的努力，只要在同时，在談判进行期間，美国政府不对古巴进行威胁和采取侵略行动，包括对我国的海軍封鎖。

同时，我向您表示我們願意仔細考虑您可能提出的任何新建議；此外，如果您认为对和平事业有益的話，我国政府将乐于在我国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分接待您，以便举行出于我們要使人类免于战爭危險的共同目的而举行的关于目前这次危机的直接討論。

如果要古巴能以最大的眞誠和善意作出貢献，不惜为解决目前的問題采取任何步驟，并同在人类生活的这一紧要时刻力求拯救和平的一切人民联合努力，那末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无保留地尊重古巴的主权。古巴可以做一切需要它做的事情，但是不能答应作为受害者，不能答应放棄屬于一切主权国家的权利。

順致最崇高的敬意。

古巴革命政府总理

菲德尔·卡斯特罗·魯斯少校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于哈瓦那

（譯自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古巴《今日报》）

古巴政府就肯尼迪关于古巴問題致赫魯曉夫的复信发表的声明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古巴革命政府就美国总統肯尼迪致函苏联总理赫魯曉夫，表示美国在通过联合国进行适当的安排后将同意撤銷現行的封鎖措施并提供不入侵古巴的保证一事，并就赫魯曉夫总理宣布决定从古巴領土上撤除战略防卫的武器装备一事声明如下：

如果除了肯尼迪所答应的撤除海上封鎖以外不采取下列各項措施，肯尼迪总統所談的不侵略古巴的保证就是不存在的：

第一，停止經济封鎖和美国为了反对我国而在全世界各地施加貿易和經济压力的措施。

第二，停止一切顛复活动，停止从空中和海上投擲和运送武器和爆炸物、組織雇佣軍入侵、輸送間諜和破坏者，所有这些从美国和某些帮凶国家的領土上进行的活动。

第三，停止从美国和波多黎各的基地上进行的海盜攻击。

第四，停止美国軍用飞机和軍舰一切侵犯我国領空和領海的行动。

第五，撤除关塔那摩海軍基地和归还被美国占領的这块古巴

領土。

誓死保卫祖国！我們必胜！

古巴革命政府总理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于哈瓦那

（譯自《社会主义古巴》杂志一九六二年第十六期）

关于同吳丹会談的性质和結果的电視演說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一日）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先生們。古巴所有的广播电台和电視台今天晚上播送总理兼总司令卡斯特罗博士的讲話，內容是在哈瓦那同联合国秘书长吳丹举行的会談以及其他現实問題。

卡斯特罗少校，关于吳丹訪問哈瓦那，你可以給我們讲些什么呢？

卡斯特罗：同联合国秘书长吳丹举行了两天会談。我认为，向人民汇报这些問題的最好办法是拿出会談的記录。

当然，应該考虑下列情况：在第一天是一般性的会談，在那次会談中，申明了我国的立場。随后在第二天，他想提出一系列秘密性的提案。当时我向他提出幷問他：把第一天会談的速記記录——在那里面申明了古巴革命政府对促使他同古巴进行磋商的事件所采取的全部路綫——公开发表是否合适。他同意了，我們也向他保证，关于他想提出的秘密性的意見、詢問和問題——幷不是对我們是机密性的，而对他是机密的——，我們暫时不发表。但尽管如此，討論的全部記录都在这里。

那末，我来宣讀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下午三点十分在总統府举行会談的速記記录。

我讀出參加会談的人的名字：

"**吳丹**：有一点我要提出。里克耶将軍自始至終地參加了我在紐約同苏联及美国代表的会談。依我看来，他參加同总理的会談可能是有用的。

卡斯特罗：我們不认为是不相宜的。(里克耶将軍被叫来參加会談)

吳丹：首先，部长先生，我想感謝您及您的政府邀請我前来古巴，不仅是为了这次使命，而且也是为了在这以前对我的邀請。

正如我在接受邀請时所表示的，我已尽快地前来。我相信，今天和明天我們将举行极其有益的会談，以便在尊重古巴主权和独立情况下求得解决办法。

卡斯特罗：我們准备用一切必要的时間进行討論，我們有充分的时間接待您。

吳丹：您很知道，古巴的問題是上星期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議提出的。当时四十五个中立国家，主要是那些參加过万隆会議和貝尔格萊德会議的国家举行了会議。他們举行了两次会議，并派代表来同我談判，因为我是屬于中立国家的。我參加了这两次会議。他們要求我提出有助于和平解决这个問題的建議。

十月二十四日我决定提出这一建議。

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听了三个代表团的讲話之后我得出了下列結論：迫切的問題是向三国政府发出呼吁，我向赫魯晓夫总理发出了这一呼吁，要求他自动停止向古巴运送武器两、三星期；要求肯尼迪总統自动停止隔离；当时我曾要求您閣下自动地停止建造

导弹基地，以便使我們可以平靜地討論这个問題。

我提出要求后不久，安全理事会就立即停止了会議，以便使我有机会实現我的意图。

次日，我得悉苏联的船靠近了隔离区。我向赫魯曉夫总理和肯尼迪总統提出了第二次呼吁，要求他們在这个問題上避免直接冲突，以便使得我有必要的几天时間来处理这个問題。就在那一天，我給您写了一封信，您曾和藹地給我写了回信，并且要求我訪問古巴。

这封信所談的是在古巴停止建筑导彈基地的問題。

从那时起，赫魯曉夫总理和肯尼迪总統、赫魯曉夫总理和我、肯尼迪总統和我之間交換了信件。当然，您閣下也回复了我十月二十七日的信。这封信的內容大家已經知道，因为已經发表了。

閣下，正如我所看到的，这个問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前的，另一方面是长远的。目前安全理事会希望来解决这个当前的問題。

我所說的我同三国政府談判的目的当然仅仅是指当前的問題；但是对于长远問題的解决，联合国将必須以某种方式进行干預。

当前的問題有好几个因素。其中第一个因素是赫魯曉夫总理答复了我的要求，下令苏联的船长現在暫时离开隔离区若干天。

肯尼迪总統答复說，他决定避免同不运輸武器的苏联船只发生直接冲突。赫魯曉夫总理非常明确地对我說过，目前苏联船只不装运武器；如果两国政府同意，在两、三周內将不向古巴运送武器，并且如果沒有武器在运送途中的話，美国就在两、三周內停止隔离。

美国所想得到保证的，是苏联的船只不运送武器装备。美国

所希望的，是联合国有一套办法、一种安排能够向它保证在这两、三周的期間內沒有武器进入古巴。

苏联不同意这一建議。

昨天苏联政府建議一种新的解决办法，即苏联船将允許紅十字会視察，由紅十字会证明不运送武器。苏联政府的这一回答昨天晚上已經通知美国。

我們昨天在日內瓦通过电話同紅十字会进行了联系，紅十字会答复說，只要古巴政府同意，它将同意以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名义負責这一工作，不管是在公海还是在卸貨港口。

我不可能采取參与这个問題的态度。我沒有权力贊同任何建議。我只向紅十字会、苏联和美国說过，我将在适当考虑古巴主权的情况下，要求紅十字会这样做，条件是要得到古巴政府的許可。

这一点已經向三方面提出来了。据悉，这一点将轉达古巴政府。

因此，閣下，第一点就是要了解古巴政府对由紅十字会在今后两、三周內来核实苏联船只上运送武器情况这种主張所持的态度。这一点对我的工作将会有很大帮助。

問題是：古巴对这一建議抱什么态度？

多尔蒂科斯：指的是在公海上还是在古巴？

吳丹：当然，我已把紅十字会的这个建議通知了苏、美两国政府。苏联政府回答說，这是屬于古巴主权內的事情。我还沒得到美国政府对这一問題的答复。

閣下希望一点一点地討論，还是合在一起討論？

卡斯特罗：我希望您继續讲下去。

吳丹：美国对我說——它在会談中和在安全理事会会議期間

也曾說过，他們所关心的事情是发射台，其次才是武器装备，他們关心的主要問題是导弹发射台。如所周知，赫魯曉夫总理上星期日已下令苏联技术人員拆除导弹发射台，并把导弹运回苏联。他还說过，他将要求联合国派一个小組調查这一切是否执行了。

我回答苏联代表說，在派出小組調查此事之前，最重要的一点是預先取得古巴政府的同意。不能在不使古巴政府得知和沒有古巴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提出这个問題，不能采取侵犯古巴主权的行动。我还对苏联代表和美国政府說，我将到古巴来向卡斯特罗总理和他的同僚們提出这一观点。当然，关于这一方面，无論是苏联政府还是美国政府都同意，如果拆除发射台，紧張局势就会緩和。

美国通过我所謀求的是在这些发射台拆完之前达成一个临时协議。关于采取这一措施的时間問題，我問过苏联代表，他們在問莫斯科，但是今天早晨还沒收到答复。

美国所寻求的是同联合国的临时协議，当然这必須得到古巴政府的准許和认可。

当然，誰也不知道这要耽擱多少时間：一周或两周，可能还多一些。

因此，美国的第一个建議是，如果古巴政府同意，将建立一个由古巴政府可以接受的各国人士組成的联合国代表小組。第二个建議是，派一架联合国空中偵察飞机，由古巴、苏联和美国政府可以接受的人員乘坐这架飞机。已有人建議，派出一架由一个古巴代表，一个苏联代表和一个美国代表乘坐的飞机，时間可以延續一周或两周。

我回答美国說，这一建議也要向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提出来。

美国說，这一系列办法一經付諸实施后，他們将发表一項公开声明，如果必要的話，就在安全理事会发表，表示他們对古巴政府不抱侵略意图，并且保证这个国家的領土完整。他們要求我把这一点轉告給諸位。

正如我对美国和所有人的回答那样，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协議都不能在沒有得到古巴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取得。他們回答我說，如果在古巴政府和联合国的参加下达成这一协議，他們不仅要在安全理事会发表声明，而且要撤除封鎖。我昨天向美国提出要求，在我同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和古巴其他領导人商談的时候，如果还保持封鎖，那将是很不好的。我要求他們停止封鎖。今天上午有消息說，在我訪問古巴共和国期間，停止封鎖四十八小时。

正如您閣下所知，我在安全理事会說过，除了在战爭期間外，这种封鎖是一种十分罕見、很少使用的做法。我在安全理事会就是这么說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举行会議的四十五国代表的同意，他們要我提出这一要求。目前在安全理事会也有席位的这四十五个国家中的两国——阿联和加納，在安全理事会的一次会議上发表了有关的談話。四十五个中立主义国家中的其他各国，特别是参加貝尔格莱德会議的那些国家，如果有机会的話也将发表相似的声明。这是指当前的問題而言。

閣下，安全理事会沒有授权我討論长期的問題，虽然这一点以后仍将需要在安全理事会中討論。

这就是我为了首次会談的目的所要对閣下說的一切。

卡斯特罗：有一点我有一些不清楚，那就是您关于視察的建議。在这里談到两点：一个小組和一架飞机。我希望对这点作进一步的解釋。关于建議視察的部分請再說一遍。

吳丹：这可能将是联合国的两个建議，并将包括两个单位，一个在陆地上；一个从飞机上，在拆除基地的时間，也就是說大約两星期內进行工作。

卡斯特罗：我不明白为什么向我們要求这些事情，还可以解釋得更清楚一点。

吳丹：美国提出这一要求时說明的理由是，他們希望确切地知道发射台是在眞正拆除，导彈正在运回苏联。

卡斯特罗：美国有什么权利要求这样做？我是說，这是根据一种眞正的权利呢，还是依靠武力提出的要求，或是一种实力地位？

吳丹：我的看法是，这不是权利。像这样的事情只能在古巴政府的同意和許可下进行。

卡斯特罗：我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求我們这样做。我們沒有違反过任何法律，我們完全沒有侵略过任何人，我們的一切活动都是符合国际法的，我們完全沒有做过違反国际法准則的任何事情。相反，首先，我們遭到封鎖，这是一个非法行动；其次，有人企图从别国来决定我們是否有权在我們国內采取行动。

我們了解，古巴是同联合国一切成員一样的主权国家，它拥有一切联合国成員国所固有的各种权利。

此外，美国屡次三番地侵犯了我国的領空，它毫无权利这样做，这是不可容忍的对我国的侵略活动。美国企图利用美洲国家組織的一个决議作为这种行动的口实，但是这个决議对我們沒有任何价值。我們甚至已被排除出美洲国家組織。

我們可以接受的是符合法律和不損害我們主权国家地位的一切东西。現在遭到美国侵犯的权利尚未得到恢复，我們不接受通过武力提出的任何强力措施。我知道，所謂視察是要使我国屈辱

的又一企图。因此我們不能接受。

要求視察是为了使他們企图对我們这一权利、即在我国境內完全自由地采取行动和决定我們在我国境內能做什么事情的权利加以侵犯的图謀得到认可。我們的这个路綫不是一个現在才提出来的路綫，而是我們始終不渝地一直坚持的观点。

在革命政府对美国政府联合决定的答复中，我們的原文說：

'进行这种威胁是荒謬的：如果古巴在軍事上加强到某种程度——究竟是什么样的程度，美国自认为它可以自由决定——，就要对古巴发动直接武装进攻。我們絲毫不打算向美国参議院或众議院报告或商量我們认为应当得到的武器和为了完善地保卫我国所要采取的措施。难道为各种国际准則、法律和原則所承认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主权国家都拥有的权利，我們就不能有嗎？

我們沒有給予，也不想給予美国議会任何至高无上的特权！'

古巴共和国总統在联合国重申了这一观点，另外，在我作为政府总理多次发表的談話中也重申了这一观点。这是古巴政府的坚定立場。

所有采取的这些步驟都是为了在一貫敌視和侵略的政策面前确保我国的安全，所有这些步驟都是符合法律的，我們沒有放棄保卫这些权利的决心。

我們可以最眞心誠意地进行商談，但是如果我們接受談判我国的一項主权权利，那我們就是不誠实的人了。为了这些权利，我們准备付出一切必要的代价，这不是单純的措詞，而是我国人民抱着深切的感情所持有的一种态度。

奥丹：我完全理解閣下的感情。因此我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明确說过，'联合国組織在古巴領土上的一切行动只能够在古巴人民

和政府的許可下才能开始进行'。我对那四十五个国家說，我以全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热烈希望和平的名义同意到古巴来，而不对这一方或那一方承担义务。

在我来訪問以前，报紙在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发表的一些消息說，我到这里来，是为联合国組織出面到古巴来的細节作出安排的。这完全是錯誤的。这样做，将是踐踏古巴共和国的主权。我来到这里只是提出另一方的观点和探寻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要求我来的四十五个国家知道什么是合法的立場，什么是不合法的立場。

但是他們要求我以世界和人类和平的名义，在仅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或許三个星期的期間內，来寻求可能的解决办法。

閣下，我在这方面的认識是很明确的：联合国只能够在所涉及的那个国家政府的許可下才能开始这种性质的行动。现在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老撾，当那里出現了威胁国际和平的局势的时候，联合国組織只是在取得老撾政府的許可后，才到这块土地上去的。一九五六年，在埃及，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出現了这种局势的时候，联合国組織只是在埃及政府的許可下才到埃及去的，現在还留在埃及。同样，在一九五八年，在黎巴嫩又出現了威胁世界和平的局势，联合国組織在得到黎巴嫩政府的許可以后，才进入黎巴嫩。这个条件是絕对必要的，要开始这种行动必須得到所涉及的那个国家的政府的許可。

卡斯特罗：在剛果也……

吳丹：还有在索馬里。

卡斯特罗：在剛果問題上，我了解到，它們曾要求联合国这样做。

吳丹：在剛果，这一要求是由剛果政府提出的。

卡斯特罗：在剛果，提出这一要求的政府目前已被葬送！

首先，我国政府对現任联合国組織秘书长目前工作的偉大用心、大公无私和正直的精神沒有任何怀疑。我們对您的用心、您的善意和您对解决这一問題的特别关心沒有任何怀疑。我們大家都对您的使命和您本人抱有极高的信念。我是完全眞誠地这样說的。

我了解我們大家都应該有的对和平的关切，但是，和平的道路并不是牺牲各国人民权利、侵犯各国人民权利的道路，因为这恰恰是导致战爭的道路。和平的道路是保证各国人民的权利和各国人民决心为保卫这些权利而进行抵抗的道路。在秘书长先生所提到的老撾、埃及、黎巴嫩和剛果的例子中，在我現在提及的所有这些事例中人們所看到的无非是对各国人民权利的一系列侵犯。这一切都是由同一种情况造成的。

上次世界大战的道路是容忍德国帝国主义吞并奥地利和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道路，这条道路导致了那次战爭。我們清楚地了解这些危險，我們知道侵略者喜欢走这些道路。我們估計到了在对我們的問題上美国所要走的道路。

因此，实际上很难理解，怎么能脫离长远的解决来談論当前的解决办法呢？因为人們最关切的不是現在为和平付出某种代价，而是彻底地保证和平，不是每天为一个短暫的和平付出代价。

当然，古巴不是奥地利，也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也不是剛果。不管一切困难和一切危險，我們要最坚决地保卫我們的权利。联合国組織秘书长先生必須了解我們的这一决心，以便您能够在您的使命中取得成效，至少使您能充分了解情况地进行工作。

奚丹：我完全理解您的感情和閣下所表达的观点。关于当前的解决和长远的解决問題，我想对您說，安全理事会已授权我謀求实現这一地区和平的途徑。

我了解，当前的解决和长远的解决有紧密联系，为了这种长远的解决，我們应該根据目前所处的形势探討各种可能性。为此，安全理事会已授权我这样做。实际上，很难把这两件事分开来。

我认为，如果我們对这些問題找到当前的解决办法，这将导致我們取得不仅对联合国、而且对所有各个有关方面的永久性的解决。

談到联合国曾經插手过的老撾問題和其他問題，我同意您的意見，不过我也要說，联合国在这些地方排除和避免了外来侵略。

請您考虑这一点：联合国到古巴来也許呆三周多的时間，这可以排除和消除侵略危險。

我覚得，在目前和未来的一段时間，联合国到某些国家去是专門为了排除和避免侵略的。

多尔蒂科斯：我想談一些。

我同意我們总理的說明：我們完全理解秘书长先生怀着崇高的願望正在进行的这項偉大的使命是什么。这个使命最清楚不过了，那就是找到在目前的危机局势下保障和平的方法。

似乎还有一个要說明的問題：战爭的危險在哪里，是在于古巴拥有这种或那种武器呢，还是在于美国对古巴的侵略陰謀？我們认为，可以造成一場战爭的是侵略。古巴无論拥有何种武器，它也不会进行侵略。那末，我們要問，为什么視察和接受視察是保障和平的条件呢？只要美国通过联合国做出一切必要的保证，答应不入侵古巴，就足以保障和平。因此，我們已經提出，并已由我們总

理在这里非常清楚地重申：长远的解决（如果可以这么說的話）同立即解决危机的問題紧密相关。美国如果作出我們总理在十月二十八日的声明中所提出的不入侵古巴的最起碼的保证的話——秘书长先生对这些保证一定是非常清楚的，危机就可立即得到解决。

古巴政府不能接受联合国的視察，其理由已經由总理作了說明。联合国在古巴进行两三个星期的視察对和平究竟能有多大保证呢？他正确地說过，这只是'曇花一現'的和平，以后会随即再度出現战爭的危險，因为存在着美国入侵古巴的条件。

让美国做出我們所要求的最起碼的保证吧，有了这种保证，問題才可能立即开始获得解决。最后我还想說，在立即要討論的問題和长远的問題上，还沒有現在就可以实現和平的任何迹象。我們认为，我們总理声明中包括的五点是为了保证和平而应該立即进行討論的必不可少的內容。

我們认为，这五点不能交付长时期的討論，而且局势要求立即进行討論。因为，我們认为，这是保障和平的最起碼的条件。

我再重复一遍：和平并不是由于我們的武器而遭遇危險。和平是由于美国的侵略行动而遭遇危險。根据这五点进行談判和討論是可以立即消除战爭危險的。

这就是我們对这个問題的理解。

吳丹：首先，我要对总統先生和总理先生閣下对我个人以及对我所担負的职务所表示的热情态度表示感謝。我完全同意两位的这种意見，我們为达成短期协議而取得的解决办法也应該把我們为达成长远的协議而进行談判的事包括在內，但是，在联合国的范圍內，我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联合国通过安理会派代表来寻求和取得长远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相信，一百一十个联合国

会員国都会同意。不过，在現在这个时刻，我不相信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能够为全世界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利益取得一个积极的、能够令人接受的长远解决办法。如果找到一个长远的解决办法，这将有利于全世界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利益，然而，我认为这件事联合国在目前是难以做到的。

卡斯特罗：我认为，如果秘书长先生所說的这种短期解决不能达成，那末这純粹是因为美国不希望求得这种解决，并頑固地要求視察，这是对古巴的侮辱行为。因为为了他們所要求的单方面安全，苏联政府关于撤除他們为古巴共和国的防卫而运来的战略性武器的决定，对他們来說应当足够了。

古巴政府并不阻撓撤除这些武器。苏联政府的决定是一种公开的决定，这样在整个輿論面前做出这一决定的事实，在世界輿論中已引起了反响。美国知道，苏联已严肅地做出了这項决定，并且这些战略性武器正在切实地撤除。除此以外，倘若美国还企图侮辱我国，那末他們做不到。

我們保卫我們权利的决心一分钟也沒有动摇过。我們絕不能接受只能对一个战敗国提出的强加条件。我們絕不放棄我們自卫的决心，他們永远不能强使我們接受什么条件，因为要做到这一点，他們必須先摧毀和消灭我們，无論如何，他們在这里連一个他們可以对之强加种种侮辱性条件的人也找不到。（掌声）

奚丹：談談美国的声明这个問題。美国說，在导弹被拆除和撤走以后，它将立即发表一項不侵略古巴和尊重古巴領土完整的公开声明。

在我看来，这沒有什么分歧。我完全同意总理先生关于联合国的行动将不侵犯一个会員国权利的意見。在談到古巴这个問題

时，如果古巴不同意联合国采取行动，那末，我应尽的义务就是向那些提出建議的国家报告这件事。

我并不想在这里强求。我的义务仅仅是闡明求得能够使我們得到和平解决的各种手段、办法和方式的可能性，而不提出具体的建議。我将考虑今天下午在这里所談的一切，并且将回去向有关方面对这件事提出我的报告。

我认为，这次会談是有莫大裨益的，如果总理先生同意的話，我們在明天离开之前可以再度会談一次。同时，我可以仔細地考虑总統先生和总理先生就这件事所发表的談話。

卡斯特罗：最后，我想就紅十字会視察的問題做出答复。我們同样反对在我国港口进行这种視察；而且我要問，如果苏联允許在公海上檢查他們的船只，那末，有什么必要还要在古巴港口进行視察？

其次，我看到秘书长先生把自己的兴趣集中到使美国在联合国做出不入侵古巴的公开声明和保证这件事上去了。

关于这件事，我首先要說，美国沒有任何权利侵略古巴，并且不能依靠一个不犯罪的諾言、依靠关于不犯一种罪行的簡单諾言来进行談判，面对这种危險的威胁，我們相信我們自卫的决心胜于相信美国政府的空話。但是，此外，倘若联合国高度地評价美国向它所作的像保证不入侵这样的公开保证的意义，那末为什么不同样高度地評价苏联对联合国所做的关于撤除为古巴共和国的防卫而运来的战略性武器的公开保证呢？同样是两項公开的保证，如果其中之一，即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不需要任何附加保证，那末，为什么苏联撤除它的战略武器的保证却必須要有对我們进行視察的附加保证呢？

您願意会談多少次，我們就将十分乐意地在您願意的时間再同您会談多少次。

奚丹：万分感謝閣下。”

第一次会談就此結束。当第二次会談开始时，他就說：“我想对古巴政府和人民在古巴对我的热情接待和所提供的方便表示感謝。”

“举行这次新的会談的目的是为了就我想提出的某些秘密性問題交換意見。”

第二次会談一开始他就提出，这都是些秘密性的問題。我們同意他，不发表他所提到的問題和情况。

基本上，在这第二次会談时，我們坚持了我們在第一次会談时所持的观点，并且提出了某些問題，諸如侵犯我国領空所包含的危險，一次偶然事件会带来的危險，和美国必須停止这种空中飞行的問題。

同时，联合国秘书长要求我們提出有关一架飞机的报告，据美国新聞处宣布，这架飞机已在它向古巴的一次飞行中失踪。我們向他提供了他向我們要求提供的报告，同时，我們答应了他的一項要求，即归还在我国領空进行一次非法飞行中死掉的一名飞行員的尸体。

基于人道的理由，我們同意归还尸体。

实际上，我們认为，这个美国人本来就应該死在我們的国土上，这是因为他在美国政府指令下干下了非法破坏我国主权的行动。但願造成这次死亡的情况不再发生，也就是說，造成这次死亡的原因不再发生。

总而言之，本政府认为联合国秘书长是一位誠实和公正的人，

怀有爭取解决这些問題的眞誠願望。

我們还覚得，他是一位称职的人，事实上，他博得我們的信任。

这就是我們从同他举行的会談中，从他讲話的方式中，从他时时刻刻尊重我国的主張和我国的权利的表現中得出的結論。

此外，我們懂得，目前，联合国秘书长正在执行一件很重要的使命，他在履行他的职責，同时，如果这次斡旋成功，毫无疑問他将提高联合国的威信。

可能这个組織正在执行、开展和实現它的任务……目前正在进行一件很重大的工作。

无可爭辯，联合国能成为一个保障各国人民权利的組織，特别是保障各小国人民权利的組織，那是有益的。目前，我們覚得联合国很好地起着这种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們全力支持联合国，也就是說，我們支持为了和平和謀求解决这个問題所进行的各种斡旋和活动……这一点同我們在視察問題上的不让步是无关的，因为我們认为，我們不能接受任何視察。

我們不能接受視察，这有許多理由，首先因为我們絕不願意牺牲我国的一个主权原則。

一連串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公海航行的自由遭到了美国侵犯，美国企图干涉我們有权在我国境內自由做主的各种事情，美国公开地侵犯了我国的領空。

在所有这些侵略和侵犯的事实面前，在这些强暴行动面前，我們怎么能接受对我国視察呢？进行視察正是为了使美国决定我們有权利拥有哪些类型的武器，沒有权利拥有哪些类型武器的图謀得到认可。

我們沒有放棄过掌握我們认为合适的各种武器的权利，这是行使我国的一項主权权利。我們沒有放棄过这个权利。我們认为这是我們的权利。我們为什么要答应别人来視察，来使外国的一个图謀得到认可呢？因此，我們不接受視察。

其次，这是从实力地位——美国的实力地位出发提出的要求。我們不向这种实力地位让步，我們将永远不向实力地位让步。（掌声）

古巴維护它的立場时所保卫的东西不只是一点儿：古巴保卫各国人民的主权权利，此外还保卫和平。因为我們反对提出这些要求所基于的实力地位、坚决反对侵略者和热中于执行这一政策的那些人的要求的立場，是一种不鼓励侵略者的立場。

侵略者只能是侵略者，換句話說，世界可能面临侵略者带来的災难。但是侵略者在我国必将遭到抗击，侵略者将会遭到反对各种侵略的抗击，不論是实际侵略还是精神侵略——就像他們企图进行的这种侵略，或对一种权利的侵略，他們将不会从古巴的态度中得到什么鼓舞。

我們是絕对本着权利办事的，我們絕对有决心保卫这个权利。首先，我們向联合国秘书长所作的解釋就說得明明白白，这不过是一个侮辱我們的意图。

因此，古巴的态度过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們不接受視察。

我們曾指出必要的条件，我們在第二次会談中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古巴的观点，如果希望找到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来解决加勒比海——甚至可以說是本大陆——目前存在的，并且对全世界发生影响的紧張局势和問題，就必須答应古巴要求的各項保证。

这些保证完全是些絕对正当的要求，所有这些都是以我国的

不可爭辯的权利为基础的：停止經济封鎖和在全世界各地針对我国正在使用或曾經不断使用的在經济和貿易方面施加压力的措施，这些侵略活动是曾經使局势严重化、甚至造成目前极端严重局面的因素之一，并且这种侵略活动目前仍在继續进行。

不断有消息傳来，說有些开往古巴的船只已把船上装載的应运往古巴的物資卸在地中海的一个港口，或欧洲的一个港口，或拉丁美洲的一个港口。就在昨天，接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有一艘或两艘装运我們糖业生产所需的黃麻的貨船，由于美国施加压力已經把貨卸在地中海的一个港口。

“第二，停止一切顛复活动，停止从空中和海上投擲和运送武器和爆炸物，停止組織雇佣軍入侵，停止輸送間諜和破坏者，停止这一切从美国和某些帮凶国家的領土上进行的活动。”

一个国家难道沒有权利要求取得停止这些行动的保证嗎？

“停止从美国和波多黎各的基地上进行的海盜攻击。”

“停止美国軍用飞机和軍舰的一切侵犯我国領空和領海的行动。”

也就是說，我国要求不要对它干出暴行，不要对它进行侵犯和非法行为。

最后，“撤除关塔那摩海軍基地和归还被美国占領的这块古巴領土。”

要求从我国撤除朋友的武器，而却使敌人的基地留在我国，是荒謬的。这根本沒有任何理由，这是絕对荒謬的。全世界沒有任何人会怀疑我国人民有权要求归还一块基地，归还这块基地所在的領土。在这块基地上，这几天来——就是在这危机的日子里——每天都在集結軍队，准备进攻我国。

那末，怎么能要求我們撤除朋友的武器，却在我国的心臟留下敌人的武器呢？

美国說，它拥有这块基地是根据一項条約，是根据美国同一个古巴政府——当然是在美国干涉下产生的一个古巴政府——之間的一項协議。而它根据的不是任何条約，根据的是美国国会里的一个单方面的决議，根据的是在美国国会根据一紙法令强迫我国接受宪法后又强加于我国宪法的一項修正案，当时美国威胁古巴說，如果不接受这一修正案，它就不会撤出我国，这一修正案正是海軍基地的問題所在。

如果他們說这項协議是合法的，那末苏联政府和自由的古巴政府之間的协議就更加合法得多，正是根据这些协議在我国安装了我們用来自卫的这些战略性的导彈。

如果美国把世界推向战爭边緣是为了要求撤除这些导彈的話，那末，他們有什么权利，有什么道义理由来拒絕放棄他們在我国占領的領土？

我們不阻碍和平解决，不阻碍眞正的和平解决。我們不是好战的人民，也不是爱好战爭的人民，我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但是爱好和平，决不等于任人蹂躪，因为在有人来蹂躪我們时，我們是拥有为了自卫所必須的全部战斗精神的。

事实已經证明了这一点！

我們永远不会阻碍眞正的和平解决。眞正的和平解决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古巴政府提出的五点保证。

让美国开始证明它的誠意吧，而不要只是提出諾言。要用事实来证明，而不要空話。眞正令人信服的一个事实将是，美国把他們在关塔那摩海軍基地占領的土地归还我們。这将是比任何空

談、比美国的任何諾言更令人信服的一种事实。

不答应古巴的这些保证嗎？那末就不会有眞正的和平解决，我們将要继續生活在一直到目前我們所处的这种紧張局势中。我們希望和平解决，但是要尊严的和平解决。并且沒有尊严，就不可能有和平，因为沒有尊严的人民是得不到尊重的。

我們有权享有和平，有权享有这种或那种和平，有权享有目前的这种和平（这不是和平，也不是战爭）。簡单說来，因为我們善于抵抗，因为我們善于保持尊严。我們有权享有一种和平，有权取得一种眞正的和平解决，迟早我們会获得这种和平，因为我們已依靠我国人民的气慨、我国人民的抵抗和我国人民的尊严贏得了这一权利。

我們的事业、我們的和平权利将在全世界打开道路。因为全世界也都知道，在这些問題上誰是有罪的，誰是造成这一切紧張局势的罪人。世界各国人民将愈来愈支持我們提出的五点要求，这五点要求是保证和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国人民已經贏得了，并将日益贏得享有尊严的和平、享有正义的和平的权利。

但願他們能让我們和平地劳动，我們宁願使用劳动工具，而不願使用武器；我們宁願創造，而不願杀人和破坏。可是他們不让我国人民創造，不断地强迫我国人民动員起来准备作战，强迫我們进行自卫，进行准备。这是因为他們强迫我国人民，而不是因为我們願意采取这种政策，这是攻击我国的侵略者强迫我們采取的一种政策。

我国所希望的是劳动，我国所希望的是开发自己的資源，壯大它的人民，进行和平的劳动。

有些事情是罕見的。发生危机以前不几天，大概只在发生危机的两天以前，我們开办了一所基础医学院，有近一千名青年入学，准备开始学习医学。三天以后，这所基础医学院就变成了一所高射炮学校。其他一切事情也都是这样的。

这两件事情适成对比：这就是和平工作，这就是一国人民的願望和人民为爭取他們的幸福、健康，为培养我們的农民所需要的医生、为培养我国人民所需要的医生，以便提高他們的平均寿命和健康状况而进行的努力。在有八百青年入学的这个医学院，三天后就需要有八百、一千、或两千青年入学，以便教他們杀敌，教他們操纵大炮，而不是使用外科手术器具。

我們的道路，我国人民的願望并不是炮兵学校，而是基础医学院。此外的一切是侵略者所强加的痛苦的任务。

在发生这次危机前的一些日子，从一切方面都可以看到革命工作的进展。供应情况正在显著好轉，生产——不論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各項計划、革命的整套創造性工作都在迅速地取得进展。各个組織正在为一九六三年的工作准备条件，希望在經济方面取得一个跃进，在生产上取得一个跃进。

但是，发生了危机，发生了威胁，必須进行动員，必須放棄一切工作，放棄所有这些任务，以便在这种情况下担負起保卫祖国的最神圣的任务。

我們保卫祖国，因为我們爱一个劳动的祖国，这不是寄生虫的祖国，而是劳动者的祖国，創造者的祖国。我們爱一个这样的祖国，以便进行劳动和創造。因此，我們必須首先保卫这个祖国。人民准备斗爭和准备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热情表明了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創造性劳动的热爱。

因为，在战壕里保卫的是什么？是在农村中正在进行的一切，在工厂里正在进行的一切，在各个大学、在各所学校里所进行的一切。这就是我国人民在战壕里所要保卫的一切。他們越是认識到他們所做的一切，他們就越热爱他們所做的一切，自然就会更加怀着更深的爱和更大的勇气到战壕中去。

我們决不会成为任何眞正和平解决的障碍，我們愉快地为这种解决作出我們的努力，把我們的力量貢献給联合国为寻求这种眞正的和平解决而进行的努力，各个中立国家为寻求这种尊严的、絕对不損害我国任何主权权利的眞正和平的、有尊严的和平的解决而作的努力，因为如果損害我国主权权利的話，那末我們目前的情况就将照旧继續下去：我們不接受。

多长时間？必要的所有时間。我們要有耐心，要有必要的充分耐心，以便使得我們有朝一日作为整个这場斗爭的終結，能在拥有一个絕对主权国家所应拥有的一切权利的情况下贏得这种和平。这是我国人民的一貫願望。我們应該有耐心。

我們不接受任何不光明磊落的方案；我們将接受一切眞正公正的和平方案。我相信，通过这种办法而有所获的将不仅是我們，所有的人、全世界、美洲和美国都将有所获。也就是說，造成这种局势的負責者本身通过对我国来說是适当的那种和平解决也将有所获。

当我們說，为了和平，我們准备进行斗爭，我們准备共同努力时，我們表达了我們人民的看法。我們已經提出了这点，我們已在我們的一切声明中說明了这点。

我們要看看，經过这几天震撼世界的危机之后，現在是否出現了取得这种和平的条件或环境。

我还要談几个問題。在这次危机中，应該說，在危机的过程中，苏联政府和古巴政府之間出現了某些分歧。但是，我想对全古巴人說明一点：我們不应当在这里討論这些問題，在这里討論是沒有好处的，不能让我們的敌人从这种討論中钻空子。我們应該同苏联人通过政府和党一級的代表討論这个問題。我們应該坐下来根据理智与原則同他們討論一切必要的問題。因为应該說，首先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掌声）我們是苏联的朋友！（掌声）在苏联和古巴之間将不会出現裂口。

我們想談的另一个問題是，我們相信苏联的原則性政策，相信苏联的領导，也就是說相信苏联的政府和領导党。

如果我的同胞們在目前要求我发表意見的話，我应該对他們說什么呢？对他們可以提供什么意見呢？在某些問題还沒有很好弄清楚，或目前不很清楚的混乱情况下，怎么办？我說，应該要有信心，应該认識到，这些国际問題是很复杂的和极其微妙的，我国人民已經表明他們是很成熟了，非常成熟了，在这个問題上他們也将表明如此。

也就是說，对問題要认眞地分析，不要作草率的判断，特别要注意紀律性，而且特别要有信心，要完全相信革命政府，相信革命政府的領导。要完全相信一切事情都会及时地討論，一切問題、一切爭論都会进行討論。要考虑到，目前要了解某些事情还缺乏判断的依据；还要考虑到，而且不要忘記，整个事情是在怎样触目惊心和急迫的情况下发生的。

現在有时間就这一切問題进行广泛的討論，我們一定会进行討論，而防止、特别要防止敌人利用我們的煩躁情緒，利用我們的判断钻空子。

因为，一个誠实的革命者可以下判断，他有权表示自己的意見。但是，如果在某个时期，他就他不十分了解的問題发表意見，那末就可能有不革命的人在这当中有意制造不信任、制造分裂和制造憎恨。

因此，我們必須提出的意見是：要坚定，要有信任，有信心。根据我們今天晚上在这里所提出的意見指导自己的行动，这就是在目前情况下我們应該做的，这就是我們必須做的。

坦率地說，我还想特别談談很多問題，因为在目前，由于某种誤解或分歧可能已經产生了某些不滿的时候，最好特别回忆一下苏联为我們所作的一切；最好特别回忆一下，在我們每个困难时期中，苏联每次都为我国做了什么。面对着美国的每次阴謀，每次經济侵略，面对着美国取消食糖定額、停止对我国的石油供应的做法，面对着我們所遭受的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苏联是如何一貫地对我們伸出友誼的援手。我們是感激的，因此我們必須在这里高声宣布这点。

另外，还有一件更令人感动的事，至少是使我特别感动，就是那些苏联人，我們在这里結識的苏联人，那些来和我們一起在我們这里进行工作的技术人員、教师、教授、工程师、計划人員、各种技术人員，他們是多么热心地、不辞劳苦地帮助我們，他們是多么亲切地帮助我們。此外还有很多軍事技术人員，他們准备在这里和我們同生共死，他們在教育、訓练和培养我們的战斗部队上对我們进行了帮助；几个月来，几年来他們和我們一起工作，教我們的人打仗，教我們組織了这支我們目前拥有的强大的軍队。

他們运給了我們一切武器，我国武装部队的主要武器全都是苏联运給我們的，苏联沒有向我們收錢。（掌声）

我应該說明，在数月以前，苏联决定取消我国由于武器装备而欠下的全部債务。

这些問題中有一些是軍事性质的問題，談論这些問題时必須十分謹慎。无論如何，我还是要解釋一下，例如：用于我国防卫的战略武器——这些战略武器不是屬于古巴所有的，这同坦克和其他一整套武器的情况不一样，这些武器是我們所有的，而战略性武器不是屬于我們所有的。

武器是根据协議为了在进攻威胁下加强我国的防务而运到我国来的。协議規定，这些十分复杂而又需要具有极其专門訓练的人員操纵的战略武器，仍将由苏联人員管理，仍将归苏联国家所有。

因此，当苏联政府决定撤走他們的这些武器时，我們尊重这一决定。我闡明这一点，目的是使大家能稍稍了解苏联政府决定撤出这些武器的原因。

因此，我說过，即使我們有某种理由对某件事和某个細节不滿意，但是我們現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該想起苏联人为我們所作的一切好事，一切慷慨行为，一切崇高和友好的举动。

我說的正是技术人員，我們看到他們同我們在一起准备付出生命，准备为捍卫我們的国家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們是优秀的人。因此，我們現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該做的一件事，就是尊敬这些人、爱戴这些人、尊重这些人和感激这些人。我认为，这就是我們目前应該采取的行动。（掌声）

这就是我們应当闡明的一切，首先，我們目前的行动要比任何时候都表現出更高的水平，比任何时候更具备偉大的道德精神，比任何时候更表現出高尙的感情。

不能认为，撤除战略武器就是解除了我們的武装。这并不意味着我們已經解除了武装。我可以肯定地对你們說，我們拥有强大的防御手段，有极其强大的防御手段，有进行自卫的非凡手段。让战略武器撤走吧！但是，其他一切武器都留在我国。这些武器是极强大的防御手段，我們可以依靠这些防御手段来对付任何局势。不应該慌乱，慌乱情緒是会逐步消除的。

我今天还想談一个問題，或者說我想做一种估价。这是指人民，是指最近几天人民的行动。我应該說，人民的态度已經超过最乐观的人过去所能有的一切想像：坚决，勇敢，紀律严明。

应該說，过去沒有参加民兵的成千上万的人，在革命胜利后的四年里沒有参加民兵的成千上万的人，在这次危机中都参加了民兵。应該說，过去并沒参加群众組織和保卫革命委員会的成千上万的群众，这几天都加入了各种群众組織。应該說，敌人在我国国内找不到任何的同盟者。应該說，在严重危机的那些日子里，完全不需要逮捕任何人。

甚至連那些曾經批評革命的男人和女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也表現出了爱国主义的和革命的本质，他們参加了組織。他們参加組織是为了进行斗爭，根据所有的景象来看，这是一場严酷的斗爭，是一場恐怖的斗爭，是一場可能使用常規武器或原子武器的斗爭。

美国总統先生企图威吓我国人民，吓唬这一被他称之为"被奴役的人民"，說什么我們可能成为原子攻击的目标。其結果却是，我們拥有比任何时候更多的民兵，拥有比任何时候更多的革命战士。

必須說，妇女們走上了工作崗位，退休的工人代替那些呆在壕塹里的人去进行工作；应当說，尽管这是最大的一次动員，但是生

产絕少受到影响。在动員的情况下，生产从沒有过这样大踏步地前进，人民的紀律、人民的热情、人民的勇敢，我国人民、特别是我們革命武装力量所具备的組織性是眞正令人感动的。指揮員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证明，革命建立了紀律，革命鍛炼了人民。

敌人对我們的侵扰已經使我們加强了紀律性，使我們組織了起来，使我們具有战斗精神。結果是，四年来的侵扰鍛炼出一个英雄的人民，一个比斯巴达人更加英勇的人民。因为，据說过去在斯巴达，母亲們送别儿女时对他們說："或是战胜归来，或是战死归来。"而在这里，全国人民，男人和女人、儿童、青年和老人，都对自己說："或是战胜归来，或是战死归来。"

这样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人民！一个这样极其鎮靜、极其值得欽佩地面对如此的困难的人民，有权取得他們所渴望的一切，这就是和平，受到尊重，維护他們的尊严和威信不受損害。因为我們拥有道义上的、拆毀不了、而且永远不能拆毀的远射程的导彈！（掌声）这就是我們的战略性武器，是战略防卫的、也是最强大的战略进攻的武器。

因此，今天我要在这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表明我們对我国人民的敬佩。从这个經驗出发，我們所有的革命者都应該感到有双重的义务去为我們的人民斗爭，为我們的人民而孜孜不倦地工作。今天在結束讲話时，我要出自內心地說，我們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为做这样的人民的儿子感到驕傲。

誓死保卫祖国！

我們必胜！（欢呼声）

（譯自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日古巴《今日报》）

給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吳丹的信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吳丹閣下：

您作为这个世界性組織的代理秘书长而进行的斡旋活动是同最近世界上圍繞加勒比的危机而发生的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无庸贅述在这几星期的极其紧張的局势中所发生的每一个事实、每一个情况和事件。

我只想談談下列这个問題：我們曾向您表示、并曾一再公开表示，我們拒絕任何国家的組織或国际組織在古巴領土上的单方面視察。我們的这一态度是行使一切主权国家所拥有的在自己的領土上根据自己的政府和人民的意志解决一切問題的不可分割的权利。

苏联政府履行了它对肯尼迪先生的諾言，撤出了它的战略性导彈，这一行动已由美国官員在公海上加以視察。

我們再次重申，装置这些武器只是为反对美国从古巴革命胜利时起一貫对我国推行的侵略政策，为合法地保卫古巴共和国而采取的行动。这种情况并不使美国拥有反对古巴的任何权利，因为我們的一切行动都是根据国际法、根据我国的主权权利采取的。但

是，这却被用来作为进行把世界置于战爭边緣的武力行动的借口。这一借口現在已不复存在。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的官員們表示，他們并不认为已对任何諾言承担义务，其理由之一就是古巴不允許視察它的領土。

美国曾經凭借实力，通过使用駐扎在加勒比各基地和用来对付我国的航空母舰上的空軍部队不断侵犯我国領空。

我們已經证明，我們准备接受尊严的和平。我們提出了五点保证的要求，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所能提出的最起碼的要求。我們已經交还安德逊少校的尸体，他是在古巴領土上空进行非法飞行时丧命的。我們警告过美国政府，必須停止侵犯我們主权的这些活动，与此同时，我們已竭尽一切可能避免在有关这类活动方面发生事件。

然而，这得到什么結果呢？侵犯活动日益猖獗，軍用飞机侵犯我国領空的行动日益严重，这些軍用飞机在我們的空軍基地上"俯冲"，在我們的軍事防卫地区低空飞行，不仅对被拆卸的战略导弹設施，而且对我国領土逐寸逐块地拍摄照片。

在古巴，由于中央情报局訓练和指揮的一个間諜小組的組长的被捕，人們得知，美国間諜飞机拍摄的照片原来是用来指揮破坏活动和阴謀活动的，而且他們还企图制造混乱，企图杀害我們一个工厂中的四百多位工人。

这实质上是危害我国的安全，侮辱我国人民的尊严。其意图不仅在于搜集我国工业設备和防御設施的情报，了解其細节，以便为其軍事和顛复的目的取得便利条件，而且还企图凌辱古巴人民和瓦解古巴人民的士气。这是旨在軟化各国人民抵抗精神的典型的希特勒的手法。

代理秘书长先生：任何主权国家都不能容忍它的領空遭到这样的侵犯，而不感到它的尊严受到損害。更何况侵犯領空的是公然威胁我国的敌人的偵察飞机。因而，容許这样做，不仅是有伤尊严，而且是可耻地在敌人面前变节。不能以目前举行的关于危机問題的談判为名而要求我們同意这种做法，因为我国領空的完整和古巴的主权是永远不容談判的。

我們方面，已对侵略者提出了多次警告。十月二十七日，在危机期間，古巴政府已經声明，我們国家不允許任何軍用飞机享有侵略我国領空的野蛮的海盜式特权，因为这从根本上損害我們的尊严，而且为突然襲击我国提供方便条件。古巴抗击这种侵犯領空行为的权利是不可放棄的。

今天，我們通过交給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您的这封信，再次提出警告，凡是进入我們的防空武器火力射程內的一切侵犯古巴主权、侵入我国領空的軍用飞机都只能在冒被击毀的危險的情况下飞行。

如果美国也像我們这样眞誠地希望采取步驟解决目前的問題的話，那它首先应該尊重我們国家的这些基本的权利。

在我們共和国的历史上，美国曾不止一次地依靠武力干涉我国內政。他們通过美国国会的一項法律，并在占領軍的支持下把这一特权强行写进我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美国目前的行动的目的在于在事实上恢复这些帝国主义强加的特权。

用鮮血和英雄主义写成的我国漫长的斗爭历史，經过上百年的斗爭后終于取得完全的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这段历史，不可能倒退。一支强大的軍事力量可能会消灭我們，但是永远不能使我們屈服，而在这以前，我們将使敢于侵犯古巴祖国土地的海盜付出极

高的代价。即使我們牺牲了，我們的旗帜也会胜利地高高举起，因为我們正在保卫比我們在世界自由国家的大家庭中作为主权国家所拥有的权利还要更为神圣的东西。

我們正在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发出必要的警号，我們在保卫着使小国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我們向全世界人民說明，在面对帝国主义敌人的情况下，不能变节。发出鎮定和严正的警告并确信侵略将得到同它的規模相适应的反击的道路就是拯救和平。

我們生存的权利是不能由任何人加以討論的。如果要以迫使我們下跪作为我們取得生存权利的条件的話，我們就再次回答，我們不接受。

我們确信保卫我国的自由、主权和尊严的权利，只要在我国土地上还有能拿起武器的最后一个男人、妇女和小孩，我們就将坚持行使这个权利。

我向您重申我最崇高的敬意。

古巴革命政府总理

菲德尔·卡斯特罗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譯自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古巴《今日报》）

給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吳丹的信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吳丹閣下：

美国政府和美国最反动的报紙企图把事情說成似乎是古巴政府妨碍和破坏和平解决目前危机的可能性。

他們为此所提出的根据是我国人民的两項完全合法的决定：

第一，不接受在我国土地上进行的单方面視察，美国政府企图通过这种視察来决定作为我国的主权完全应該由我們自己决定的問題。

第二，不准备容許侵犯我国領空，危害我国安全和侮辱我們的民族尊严。

古巴政府絲毫也沒有阻碍过正在进行的談判，古巴的立場过去和現在一貫如此。而我們面对美国政府的威胁和侮辱所采取的态度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目前，美国已經使停駐在古巴領土上的伊尔—28型中型轰炸机成为問題的中心。

这些飞机是为苏联政府所有的。这些飞机运送到古巴来，是为了我国进行自卫、反对侵略。这些飞机由于速度不快和飞行高

度不高，在現代化的防空手段面前已經显得陈旧了。

显然，美国政府要求撤出这些飞机的立場只不过是要保持紧張局势、延长危机和坚持它的实力政策的借口。但是，如果苏联政府认为撤出这些飞机有利于談判的良好发展和危机的解决，那么古巴革命政府将不阻碍这一决定。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高級官員曾經宣称，美国的軍用飞机将继續侵犯古巴的主权和侵入我国的領空。

这些非法的侵略性行动是严重違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

古巴拥有保卫自己領土不受这种侵犯的合法的和无可爭辯的权利。古巴并且再次警告，所有侵犯古巴領空的軍用飞机只要在我国防空武器火力射程之內，都要冒被击毁的危險。

如果在对我国的这些专横行为中发生了事件，全部責任应由美国政府承担。

我們再一次向代理秘书长先生表示，我們眞誠地准备考虑一个能彻底解决目前紧張局势的广泛的解决办法。我們知道，这对受到这一紧張局势牵涉的各国人民将是有利的，因为任何冲突对大家都是有害的。判断誰希望和平、誰不希望和平的时刻已經到来。古巴永远不会是为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正确而光明磊落的解决的障碍。古巴只不过是在保卫它的主权和它的人民的自决权，保卫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保卫所有各国的劳动、进步以及和平地生活、尊重别人和受人尊重的权利。如果美国不顾苏联的鎮定态度及古巴爭取尊严和稳固的和平的决心，而坚持对我国采取武力行动的話，那么，任何人都不要对这种政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抱有幻想。

古巴不会在实力政策面前退让。古巴革命将坚定不移地进行

下去，它的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抵抗。

我們的敌人不要发生錯覚。如果侵略者进攻我們，那我們就将凭借这种由道义和爱国主义产生的力量使他們为其罪行付出极高的代价。

美国不断以战爭威胁我国。对一个永远不甘被战胜的人民发动的战爭，将是一場不光彩的和不名誉的战爭。

我再次向您表示我最崇高的敬意。

革命政府总理

菲德尔·卡斯特罗·魯斯

（譯自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古巴《今日报》）

在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群众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日）

尊貴的来宾們，

工人們，

农民們，

学生們，

全体公民們：

肯尼迪先生会說……，（喊声和嘘声）肯尼迪先生会說我在向被奴役的古巴人民讲話！在帝国主义者看来——根据这种看法，剝削是正当的，罪恶和侵略是好事，当雇佣兵是好事——，在帝国主义者看来，这个国家的人民是被奴役的人民。

既然他們一开始就这样来理解事情，那么他們所干的其他事情便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近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尽管他們企图掩飾这件事，但是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帝国主义同意向我們祖国支付革命法庭为吉隆滩入侵者判定的賠偿費。

美国政府曾經千方百計地企图逃避它的正式責任，逃避正式

接受这件事。这是非常符合帝国主义領导人的假仁假义的精神的，这是非常符合他們所做的一切的。

例如，他們在四月十五日进攻我們的时候曾經派来塗着古巴徽号的飞机，当古巴譴責这种侵略的时候，他們通过他們的通訊社向全世界宣布，这不是来自国外的飞机，而是叛变的古巴飞机。他們坦然自若地向全世界发表了这种說法，发表了这种謊言，但是对他們来說这只不过是又一次謊言而已。

他們一貫就是这样干的。因此，难怪他們一方面动員起来募集基金，另一方面却企图使人們相信仅仅是一个家屬委員会在进行这个活动。美国政府是这整个事情的幕后人物。

現在人們已經知道，正是美国总統的弟弟为募集用作賠償費的基金进行了主要的活动。

他們当然不說这是賠償，他們說这是贖金。他們这样說是理所当然的。对帝国主义者說来，把一个訪問过古巴的黑人記者投入监獄，由于他行使了一項宪法权利就判处他一万美元的罰款是公道的。而革命以寬宏的气度对待为一个外国强国效劳来进攻我們的罪犯，革命法庭沒有給他們以他們罪有应得的惩处，沒有判他們所有的人以死刑，只对他們課以罰金，这反而是不公道的。

惩罰那些在一天上午突然卑怯地襲击我們的人，惩罰那些在外国軍舰的护送下到这里来的人，惩罰那些为一个外国强国效劳并做出在世界一切法典中都被认为是一种明显的叛国行为的人，这反而是不公道的。他們把这称为贖金。

但是对我們来說，他們怎样称呼是沒有关系的。事实是，他們不得不同意付給賠償費，这是帝国主义第一次、(掌声)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付出战爭賠償費。

他們为什么支付賠偿費？因为他們被打敗了，因为帝国主义者在吉隆滩遭到他們在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巨大的失敗。（掌声）

美国总統做了些什么呢？他是怎样采取行动的？起初他承担了进攻我国的責任。但是在二十个月的时間內他逃避支付賠偿費。

当他終于决定付給賠偿費，革命政府釋放了入侵者时，美国总統表現如何呢？表現得像一个政治家嗎？像一个負責任的人嗎？不，他的表現簡直就是一个海盜，一个海盜头子，因为美国还沒有任何一个总統曾經像肯尼迪同入侵我們祖国的罪犯集会那天那样損害作为一个总統的尊严。我这里有他那天发表的演說，这篇演說值得我們一讀，因为讀一讀这些东西可以使我們学会了解帝国主义者。

我来讀一讀那些最富实质性的东西，有几段是沒有什么重要意义的，我来讀一讀最有实质意义的几段，他开始說：

"你的旅把这面旗帜交給美国保管，对此我要表示极大的感謝。我可以向你們保证，这面旗帜"——請听清楚——"我可以向你們保证，这面旗帜将在自由的哈瓦那交还这个旅。……"（喊声和噓声）我們不知道在迈阿密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自由的哈瓦那"的酒吧間。（掌声）

他接着說——因为正如我們古巴人所說，这簡直是滑稽透頂——：

"我不知道在过去二十个月內保存这面旗帜的米兰达先生是否願意站出来，让我們认識认識他。"

他接着說，"我希望知道我应当把这面旗帜交給誰。"这个人那天早上大概是有点喝醉了吧？

首先，旗帜的故事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謊言。人人都知道，这些雇佣軍先生——正像人民所說的那样，他們是穿着美国軍队的伪

装服乔装成“吐絲的虫子”来的——完全地、彻底地被截击住了。但是不仅如此，人人都知道，他們連內衣都丢掉了，而現在却捏造了一段故事，說什么有一个人逃了出去，在衣服里带走一面旗帜，这就是他們交給肯尼迪的旗帜。

首先，他們欺騙了肯尼迪，因为从那样的包圍圈里是逃不出去的，最好的证据就是整个旅都当了俘虏……（听众中有人插了一句話）是的，他們所有的人都說自己是炊事兵和护士。（笑声）他們編造了一出关于旗帜的戏，让这位先生有机会采取一个卑劣的海盜头子的行动，同那些罪犯，同那些懦夫相会，并在那里向世界宣称，他可以向他們担保，这面旗帜将在“自由的哈瓦那”交还他們。

可是，有些有趣的事情。他在那里說：“你們全旅成員以及他們的家屬都在走一条历史性的道路，这是以前其他的古巴人曾經走过的道路，而且事实上也是我們半球的其他爱国者以前走过的道路，他們是馬蒂、博利瓦尔和沃伊京斯。他們都曾为自由而战，許多人被打敗了，許多人流亡他乡，他們都回到了祖国。”竟然把这些雇佣軍同馬蒂相提并論！竟然把这些雇佣軍同独立战爭中的爱国志士相提并論！

人人都知道馬蒂的历史，人人都知道馬蒂穿着破旧的衣服，馬蒂沒有从美国国庫領錢，馬蒂到无产者和烟草工人那些卑微的侨民中去一分錢一分錢地募集資金来购买武器，而当他弄到这些武器时，却被美国当局搶走了。馬蒂不是在美国舰队的护送下来的，也沒有在登陆前由美国轰炸机进行轰炸，馬蒂在一个暴風雨之夜，簡直是单独一人乘一只小划子在东部海滩登陆。把这样一个完美无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把那些爱國志士的努力来同这些可怜虫相提并論，是对人們永志不忘的那些人的侮辱。

因为我們的解放者是要解放奴隶，創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当时曾被剝夺一切希望，被美帝国主义踐踏了五十年。而这些家伙是些什么东西呢？是奴役者、大庄园主、流氓、嗜賭如命和专干坏事的剝削者、百万富翁、罪犯……（喊声："強盜！"）强盜，所有剝削者都是强盜。（掌声）这些家伙是来奴役人民，掠夺人民的財富，把我們的工厂和我們的土地交还美国壟断資本家的。

可是这位先生却說："七十年前，古巴第一次爭取独立斗爭的領导人——馬蒂曾經在美国。在那个时候，在一八八九年，举行了第一次美洲国际会議，古巴沒有参加。那时候像現在一样"，——这位先生說——"古巴是本半球仍然受一个外国君主控制的唯一国家，那时像現在一样，古巴被排斥于自由国家的社会之外，当时像現在一样，佛罗里达和紐約的勇敢的人們把生命和精力献給了爭取祖国自由的事业。"

肯尼迪的"那时像現在一样"对我們說来是"現在同过去任何时候都不一样"。（掌声）同过去任何时候都不一样，現在我們能够自豪地使这面一顆星的旗帜高高飄揚。（掌声）現在同过去任何时候都不一样，我們受到尊重，而最好的证据就是我們使帝国主义者对我們尊重，（掌声）沒有在帝国主义者的强权下屈服、在四年的英勇斗爭中沒有屈服的人民所得到的尊重。肯尼迪先生，現在同过去任何时候都不一样，我們享有自由，我們这里是美洲的自由国土。（掌声）

这位先生继續說，——有些事，其中有些事会使我們发笑——他說："全旅成員都是从监獄中来的，但是你們在那里留下了六百多万同胞，他們从非常实际的意义上說也是在监獄中，（喊声和噓声）因为古巴是一座四周环水的监獄。"从哪里看出你們是在

受到监禁呢？（喊声）看不出来吧？（喊声）

他的臉皮厚——一个老百姓这样說。

他接着說："你們的行为和英勇表現证明了，虽然卡斯特罗和同他一伙的独裁者們可能統治一些国家，但是他們不能統治人民。"（喊声）我不知道你們会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在自己的武器后面，在这个广場集会的这群激动的人会是些什么样的人。他說："虽然他們能禁錮人身，但是他們禁錮不了精神。"你們应該是精神沒有受到禁錮的人。

他說："革命曾經許諾給古巴人民得到政治自由、社会公平、知識自由、农民有土地和結束經济剝削。"——他說我們向他許諾过——"他們得到的却是一个警察国家，拥有土地的神圣权利被消灭，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被破坏，为本国和外国服务而牺牲个人福利。"

好像我們沒有进行过一次社会改革，沒有进行过土地改革，沒有进行过城市改革，沒有扫除一百万文盲，沒有让十万公費学生去学习和培养一代新的知識分子。肯尼迪所說的知識自由是我們国家五十多万儿童沒有学校的自由，肯尼迪說的知識自由是三千万拉丁美洲儿童沒有教师、沒有学校的自由。

但是奇怪的是，这位先生竟然談論我們曾許諾結束經济剝削，就是說結束剝削。这位先生指的是什么剝削呢？是联合果品公司的剝削嗎？是电力电話公司的剝削嗎？正是这家公司在三月十三日那个流血的日子，在那里倒下的英勇的学生的鮮血上面签下一項不平等的剝削我国的契約。难道这些公司还在继續剝削我国人民嗎？可是稀奇的是，难道肯尼迪在变嗎？稀奇的是，他談到我們許諾結束經济剝削，并且在下一句接着說："通过爭取进步联

盟，我們支持古巴和本半球所有国家进行自由选举和自由行使人类基本自由的权利。我們支持土地改革。"难道肯尼迪变成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嗎？（喊声）

情况是，过去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有十多万农戶交納租金，租金有时占产品的百分之五十。而如今有誰在我們整个国家中看到一个农民在交租呢？这是十多万过去受剝削的农民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掌声）

但是，这位先生怎么会相信农民拥护革命呢？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搞昏了肯尼迪先生的头脑，竟然說我們許諾要結束經济剝削而沒有做到呢？他还談到土地改革。而我們却知道他的拉丁美洲大庄园主朋友会对他說些什么，例如智利的大庄园主对他說："听着，你們談分配土地，为什么不同样談談分配銅矿呢？"

非常稀奇的是我們竟会听到美帝国的头子也談論經济剝削，談論土地改革，談論这些事情。他以前什么时候談过嗎？从来沒有过！当然，他們不是眞心談論这些的。可是，他們是从什么时候起用这种語言来讲話的呢？誰教会他們这样讲話的呢？誰是他們的老师呢？是古巴人！（掌声）遺憾的是我們有这么一个坏学生。这位先生使用了一种离奇的語言，一种"革命的"語言。而滑稽得很，他同反动分子之間竟会发生某些問題，虽然反动分子知道这一切都是胡扯，但是反动分子知道不能作文字游戏。所以，拉丁美洲大庄园主要說話了："好吧，如果你們要分配我們的土地，你們就必須分配石油、銅、鉄和你們在这里拥有的全部壟断企业。"因为这些是帝国主义无法解决的矛盾。他們怎么能說这样的話呢？

于是他說："我們支持土地改革并且支持耕者有其田的权利。"这正是我們做过的事情。可是，还有，我們是做到这一切的唯

一的人。当然，我們不需要“爭取进步联盟”。但是，美国大使却在这一点上发牢騷，邦沙耳先生却天天抗議这一点，抗議我們把联合果品公司、海灣大西洋糖公司和所有美国公司的土地收归国有来做到耕者有其田，让所有交租的农民免繳租稅。美国大使不是每天都抗議这桩事嗎？

你們是什么时候相信有人在組織吉隆滩远征队的呢？是在土地改革法公布之后，这項法令留給他們三十卡瓦耶里亚土地，这是相当好的了，他們走了，也失去了这三十卡瓦耶里亚。

联合果品公司过去拥有一万卡瓦耶里亚土地，另一家公司拥有一万七千卡瓦耶里亚土地，而現在都沒有了。帝国主义經济剝削消灭了沒有呢？

从前在农村，人們大部分时間沒有活干，絕望地等待榨糖季节或收获咖啡的季节。过去土地閑置不种，投入生产的是由作为无产者的工人——不是农民，农民是为自己耕种土地的——耕种的大庄园。現在的結果是：在我們的农村里根除了失业，“死季”——这是我們农村的禍害和災难——永远消失了。而現在，誰来收获农民的咖啡呢？是公費学生。（掌声）

这就是說，革命不仅使这些农民成为自己的土地的主人，給他們修建了医院、公路、学校，为他們派去了教师，为他們扫除了文盲，而且，作为国家經济发展的結果，已經沒有饥餓的穷人由于沒有别的事情可干而去收咖啡了，革命派青年、派学生去收咖啡。

这就是革命做的事情。在我們的农村中已經沒有“死季”了，在我們的农村中已經沒有失业現象了，在我們的农村中已經沒有文盲了，已經不存在儿童由于得不到医疗而死亡的現象了，（掌声）文化生活正在大踏步地向前发展。怎么能够妄图抹杀这些眞理呢？

他們在抹杀这些眞理的时候，就要犯巨大的錯誤。

于是他說，他們支持“每一个自由民族自由地改变經济制度的权利”。

这正是我們所做的事情——作为自由的人民来改革各种經济制度。这位先生正在变換自己說的話，而变換自己說的話是危險的，因为这会在头脑中造成一种混乱，以后沒有人能把他从这种混乱中拉出来。

他說，他們支持自由改变經济制度。这恰恰正是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們正是由于这样做而遭到帝国主义者的仇視。他們騙得了誰呢？

他接着說，“这些是爭取进步联盟的原則，这些是我們为了古巴而支持的原則。这些是人們为之牺牲生命和战斗的原則。”

的确，有人牺牲了生命，但是是在这里。（掌声）

他接着对那些雇佣軍，对那些大庄园主、銀行家、工业家、慳吝鬼和賭棍的儿子們說，“这也是你們为之战斗，你們旅中的一些人为之牺牲生命的原則。”

你們可以回想起那些先生說过的一切，他們曾經談論“自由企业”，而他們全体，或他們之中的大多数人，过去不是軍警就是一个大庄园主或有錢人的儿子。这位先生接着对他們說，“你們是来为社会經济改革而斗爭的。”但是他說的下面这句話还要更为动人，他說，“我认为，这些是今天絕大多数古巴人民的原則。”

不錯，这是像我們所理解的那些原則，而不是像他們所理解的那些原則。

他說——請听好——，“我也深信在古巴各地、在政府中”——阴謀家，这位肯尼迪先生是个阴謀家！因为他說：“我也深信在政

府中、在軍队中和在民兵中有許多这样的人，他們坚持这种自由信念，在看到他們島上的自由被破坏时感到痛心，他們决心恢复这种自由，从而使古巴人民有可能再次由自己来治理。”

应該告訴肯尼迪先生，告訴肯尼迪这个阴謀家：“不要再在那里做梦了”。他談到——这是稀奇的——，他談到起义軍和民兵。正是这些民兵一貫使他十分害怕，他們是帝国主义者所恐惧的。这些战士，（掌声）这些英勇的战士，在七十二小时內——在不到七十二小时的时間內，粉碎了美帝国的海盜。（掌声）

帝国主义者使用了各种武器，但是全都失敗了，这有什么奇怪呢，因为我們有一个武装的人民。現在他們在談論，現在他們企图玩弄阴謀和使人相信，这些爱国的士兵，这些无产阶級的民兵可能为美帝国主义效劳。（喊声：“不可能！”）

肯尼迪先生：在我們和你中間，在这些革命的士兵和美帝国之間有許多鮮血。（掌声）这些鮮血从許多年前便开始洒下了，当在馬埃斯特腊山在美国武器的炮火和美国飞机的轟炸下与美国軍事使团訓练出来的軍队作战时便已开始洒下了这些鮮血。这些士兵曾目睹整个家庭被“凝固汽油彈”和美国燃燒彈毀灭，目睹儿童被残害，孩子們被冲鋒枪打死，許多同志在战斗中牺牲。

肯尼迪先生：在我国人民和帝国主义者之間，在我們的战士和帝国主义者之間，有許多鮮血。那里有在“勒庫布尔号”爆炸这个美国情报局策划的罪恶破坏活动中被害的工人的鮮血，有为扑灭美国的飞机在甘蔗田中放起的大火而牺牲的工人的鮮血，还有例如費·德尔巴列的鮮血，他是在中央情报局的恐怖分子纵火焚燒我們的一个工厂时牺牲的。（掌声）在这些战士和帝国主义者中間还有在吉隆灘光荣牺牲的一百多名士兵和民兵的鮮血，（掌声）有

被杀害的教师如孔拉多·貝尼特斯的鮮血，（掌声）有被残酷杀害的扫盲者，如曼努埃尔·阿斯昆塞的鮮血。在我們和你們，帝国主义先生們之間有着許多鮮血，存在着一个血的鴻沟。

但是不仅是鮮血，还存在着一个更深的鴻沟，那就是区分劳动者和剝削者、区分获得解放的奴隶和奴隶主的鴻沟；（掌声）存在着我們思想上的鴻沟，存在着区分我們思想的鴻沟；存在着像我国人民的尊严、每个古巴男人和妇女的尊严这样更深的鴻沟。（掌声）

因为古巴人民不是那样的人民，不，他們不是一批被革命剝夺了利益的賤民、剝削者、卖国賊和特权分子。

古巴人民与那批卑鄙无耻之徒完全不同。他們的尊严有着一个无可辯駁的证明，这就是尽管存在那些帝国主义者，尽管他們拥有黃金、他們犯下罪行、他們进行侵略、他們实行封鎖，尽管他們为破坏我們的革命而干出了一切勾当，今天——或者說是昨天，我們結束了第四周年。（掌声）肯尼迪先生，我們結束了第四周年而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喊声："我們坚持五点要求进入第五个年头，菲德尔！"）我們坚持了五点要求。

但是我曾希望結束这种"迈阿密的小集会"。而已經走了的这些先生表現得如何呢？就像他們不得不表現的那样，一个老百姓說得好：像一些耗子。

大家都从电視里看見过他們。他們沒有一个人不說是受了騙，沒有一个人不說是打錯了算盘，他們以为民兵会同他們联合起来，起义軍不会作战。沒有一个人不认为是作一次軍事游逛。接着他們在古巴电視台前表現得像"懺悔的信女"一样。人民所熟悉的他們那几个主要的头目，在监獄里每个人都写下了长篇的无尽无休的悔过书。

革命給了他們寬大待遇，这并不是因为他們应該受到这种待遇，而是因为这是我們的原則。他們沒有人受到拷打，几乎所有受伤的人都在革命医院中得救。

根据法律和他們的所作所为，他們应該被处以死刑，尽管如此，做出的判决是：如果为我国遭到的損失支付賠償費，就允許他們自由地离境。

帝国主义者所沒有說的是，他們被监禁二十个月是由于美国佬的伪善，是由于美国佬的假仁假义，他們不想出面，他們不想付錢。因为几乎就在这次进攻的两个月之前，如果帝国主义者付錢，他們就已經走了。

帝国主义者不想让人看到，革命政府事先——許多个月之前已經釋放了六十名受伤和有病的人，同意随后再付我們賠償費——这笔賠償費現在他們才支付，当他們只付出百分之二十的保证金时，革命政府就答应釋放他們。他們不想让人看到这一切情况。

那么，在那边，当所有这些无耻之徒，所有那些胆小鬼到了那边之后，他們干了些什么呢？全体人民都曾經看到他們要求寬大，看到他們企图逃避責任，自称是炊事兵、是看护和沒有开过一枪的人。当他們一到那里，开口就說他們想回来以及諸如此类的話。（喊声）这使人民认識到，这样的畜生应該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但是，如果說革命政府根据得到加拿大一家銀行組織保证的美国紅十字会答应履行一切协議的諾言釋放他們，如果說革命釋放了他們，这是因为革命能够击溃五十次这样的远征，能够击溃同时在古巴領土登陆的五十个这样的匪帮。我們将像那次一样迅速地使他們全部复灭。（掌声）

这批野兽在国外，对我国的安全沒有絲毫損害。

美国紅十字会負責履行达成的协議，应該說，到目前为止，这些协議以令人滿意的方式得到履行。遺憾的是，肯尼迪先生以这种粗制濫造的謊言、以这种与他的职位不相称的可笑的态度发表了这个声明，使在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鼓舞下进行的这一活动染上了一个污点，但是，对这个海盜头子还能期待他做其他什么事情嗎？他在那里曾与他的被打敗的軍队，与低着头离开这个国家的他的海盜們聚在一起。

那时对我們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呢，那时，在四月十五日开始卑鄙攻击的同一个机場，在四月十五日来自美国的飞机丢下炸彈的同一个机場，美国飞机像紙做的馴順的鴿子一样又在那里卸下了医药和給儿童的食品。

我們經历了这两个时刻——入侵的时刻和支付賠償費的时刻，我們不能忘掉后面这个时刻。因为他們已不是那天进行轰炸的趾高气揚、桀驁不馴的进攻者了，他們不得不在那样一天带着对我国人民有利的另一些东西作为那次冒險的代价来償命。（掌声）

至于雇佣兵們揚言他們要回来、而肯尼迪企图給他們打气这件事，我們只想对他們說，如果他們想要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經济发展提供資金的話，就继續派来像这样的远征队吧。要知道，古巴政府要求付給經过判定的全部賠償費，就是說以运到这儿来的商品計价的六千二百万美元。我們希望这能使帝国主义者得到一个教訓。

而肯尼迪說，他可以向他們保证，那面旗帜将在自由的哈瓦那交还那些雇佣軍，这是什么意思？肯尼迪先生通过这些話要說明什么呢？这句話里包含着什么样的威胁呢？为什么他竟敢說他保证做到这样的事情，这同不侵略我国的保证、不入侵古巴的保证有

什么共同之点呢？

因此，我們过去和現在一貫坚持，帝国主义所提供的保证不能仅仅是空話，而应該同时拿出事实来。我們有足够的理由不相信帝国主义者，我們知道，保证永远不会存在于帝国主义的空話中。保证在于我們的战斗决心，我們英勇抗击敌人的一切进攻的决心。（掌声）保证在于你們看到的在游行中拿出来的这些武器和更多的在游行中沒有拿出来的武器。保证在于我国人民的英雄主义，在困难的时刻受到考驗的那种英雄主义。

当肯尼迪先生威胁說要使我們成为核攻击的靶子，企图恫吓我們的时候，情况如何呢？人民說，誓死保卫祖国。（掌声）更多的男人和妇女参加了民兵，更多的男人和妇女要求参加群众組織，全体人民都面带微笑、異常鎮靜沉着地准备迎击敌人，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帝国主义者在我国富有革命性的人民中永远找不到变节行为。

我們可以死，但是永远不会变节！我們可以死，但是要自由和尊严地去死！（掌声，喊声："菲德尔！菲德尔！"）我們可以死，并不是因为我們不重視生命，不是因为我們不重視我国人民进行的創造性事业，看不到我們通过自己的劳动有权得到的光輝的未来，而是因为我們每个人的生命是同这种思想、这种前途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沒有祖国，我們就不要生命；沒有自由，我們就不要生命；沒有尊严，我們就不要生命。（掌声）沒有正义，我們就不要生命；沒有給我們孩子的面包，我們就不要生命；沒有前途，我們就不要生命。因此，我們說，誓死保卫祖国。因此，我們为独立而斗爭的战士們所唱的歌詞明确地說："在鎖鏈下生活是屈辱地苟且偷生，为祖国而死就是永生。"（掌声）

这就是可以解釋我国人民所采取的态度，和我們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时所采取的各項措施的理由。我們毫不动搖地采取了这些措施，以便使帝国主义者知道，我国人民决不动搖。因此，我們采取了武裝我們自己的措施。因此我們同苏联就在这里設置武器达成了协議，因为我們认为我們履行着两項义务：一項是在帝国主义威胁面前加强和确保国防的对祖国的义务；另一項是对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人民的义务，也就是說，是一項无产阶級的国际义务。（掌声）

我們履行了这两項义务：一項是对祖国的义务，另一項是根据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的国际主义义务。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級国际主义是二而一的东西。（掌声）这就是曾經指导古巴革命領导机构行动的思想。

你們全都明白，危机是怎样开始、怎样发展和怎样結束的。我們想說，我国人民在帝国主义敌人和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永远保留采取自己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和拥有自己认为适当的武器的全部权利。（掌声）

为了和平，苏联政府同美国政府达成了某些协議，但是这并不等于說我們放棄了这种权利，即拥有我們认为适当的武器和采取我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政策方面认为适宜的各种步驟的权利。（掌声）

因此，我們不接受有人企图在这里进行的单方面的視察，（喊声，掌声）帝国主义者进行視察的唯一目的是要侮辱我們。視察过去沒有能进行，（喊声）将来也不能进行。（喊声）如果他們想要視察，那末他們也应当让我們进行視察，（喊声，掌声）他們也应当被視察。如果不这样的話，他們想要什么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

主权国家，我們同他們一样，或者比他們更加拥有主权。（掌声）

应該清楚地认識到帝国主义的阴險，认識到他們在一切行动和所作所为中的狡猾和詭計多端。因此，我們不相信帝国主义者，我們一貫相信的是我刚才所說的那些保证，是各国人民的支持，社会主义陣营的支持。这就是我們的永久的保证。（掌声）

假如沒有社会主义陣营的支持，我們就会处于手无寸铁的境地，这是很明显的，因为当我們在一个西欧国家购买武器时，运貨的船只被炸毀，我們的工人和战士五十人遇害。

帝国主义者阻止别人卖軍火給我們，同时却武装和訓练他們的雇佣軍，他們一貫阻止我們购买軍火，而社会主义陣营的国家却供給我們一切武器。（掌声）社会主义陣营的支持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有力的武器，我們所相信的就是这种保证，就是我們准备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决心和社会主义陣营的支持所給予我們的保证，而不相信帝国主义者的空話。（掌声）

这就是我們提出十分正当、合理和实质上屬于我們的权利的五点要求的原因，这五点要求是任何人都不能反对的。

帝国主义者变本加厉地对我国施加經济压力，策动顛复活动，組織海盜进攻，宣布他們要侵犯我国領空，这是他們对我国的一种什么样的和平呢？这是什么样的和平，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和平？难道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相信我們会同意侵犯我国权利的行为嗎？每时每刻都可能由于他們的一次侵犯我国的行为而遭到破坏的这种和平，由于这种公开宣布的政策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一次意外事件的和平，是什么样的和平呢？显然，如果允許帝国主义者做某一件坏事，他們随后就会想做更多的坏事，他們已經在发生危机的那些日子里用他們的飞机证明了这一点。那时曾經有一次休战，这

些飞机就开始在我們的基地上空和我們的炮兵头上擦地飞行，于是下达了射击这些飞机的命令，在这以后这些飞机就尽可能地往高处飞，而不再擦地飞行了。

如果我們不得不接受这些侵犯我国的行动，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和平呢？我們沒有接受，这就成为造成各种事件的根源。

我們正在取得日益优良的防空武器。正在訓练中的第一批地对空火箭教练部队今天在这里參加了游行。（掌声）

如果由于他們侵犯我国領空的公开宣布的政策使我們不断遭到这种类型的意外事件，那么这种帝国主义的和平会是什么样的和平呢？

最后，他們在我們的一块土地上，为了威胁我們和从那里阴謀反对我国，做了些什么呢？（喊声）这是我国的領土，我們完全有权要求归还这块領土！帝国主义者有什么权利拥有楔入我国領土的一个基地呢？

这就是我們为眞正解决加勒比危机作为我国人民的正义要求而提出的五点要求。

帝国主义沒有发表明确的声明。他們含糊其詞地讲話，他們以威胁和狡詐的口吻說："如果古巴不策动顚复活动"和諸如此类的事情，那么就不会发生入侵。他們对雇佣軍的讲話不是一項和平的声明，对我們祖国不是一种保证。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像这次远征一样的五十次、一百次远征以及任何类型的間接攻击，我們都将迅速地加以粉碎。

帝国主义者企图通过这些威胁說明什么呢？这是些什么样的保证呢？他們頑固地不明确和不开誠布公地說話。苏联履行了自己的諾言，美国政府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

此外还应該說，我們的立場不是一种反对解决的立場，不是一种反对和平解决的立場。我們同意进行討論和通过和平途徑解决問題的政策，我們同意这一根本的原則，我們也同意以让步換取让步的政策。

我們在这一危机中坚持的立場是一种严格符合原則的立場。

我們拒絕进行視察，因为我国不能放棄一种絕对的主权，我們捍卫了我国的完整，因为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并不意味着让帝国主义者在我国海岸登陆而我們不向他們开一枪。我們拥护和平，但是如果他們攻击我們，我們就将全力以赴地同他們战斗！（掌声）

我們懂得，在目前的世界上，帝国主义的魔爪并不能为所欲为。如果他們能为所欲为的話，我們从一开始就会受到其严重后果。世界力量的对比使他們不能做他們在干涉尼加拉瓜、墨西哥、多米尼加和其他拉丁美洲小国人民时曾經做过的那些事，这是一个眞实的事实。他們不能为所欲为了，他們不能像从前那样为所欲为了。

他們的不負責任的行动，肯尼迪这位先生的不負責任的行动曾使世界处于战爭边緣。这能怪誰呢？怪我們嗎？怪苏联嗎？（喊声："不！"）誰是侵略者呢？（喊声："是他們！"）誰从一开始便不断地騷扰我国呢？（喊声："是他們！"）是他們，是那些坚持对我們进行公开的战爭，不断侵略我們祖国的人。

这些是不能掩盖、不能否认的事实。他派遣雇佣軍入侵我国的行动就是这样的事实。他們是侵略者，他們是唯一負有罪責的人。

如果他們停止执行他們的侵略政策，加勒比的战爭危險便将消失。如果他們停止执行他們的侵略政策，加勒比便会出現和平。但是他們不要以为，他們可以侵略我們，而我們会不去进行防卫，他們不要以为，在他們的侵略面前我們会袖起双手。他們企图給我們造成什么样的損伤，我們也就要給他們造成什么样的損伤！（掌声）

如果帝国主义者为能够获致和平而提出的要求是，我們不干革命，那么我們永远不会不干革命，我們永不会收起我們的旗帜！我們是美洲兄弟人民的榜样，因为，肯尼迪先生，被奴役的不是古巴人，被奴役的是遭受美国壟断資本家剝削的、遭受美帝国主义剝削的千百万在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拉丁美洲人。（喊声）

肯尼迪先生，当您談到被奴役的人时，說是古巴人，但是您并沒有想到我們，您想到和害怕的是眞正被奴役的人的起义，被剝削者的起义。如果他們有了武器，如果拉丁美洲的工人和农民同我們人民一样有了武器，我們就会看到将发生什么事，看到誰是眞正的被奴役的人！

因为您称之为"被奴役的"这些人是些武装起来的"被奴役的"人，有坦克的"被奴役的"人，有飞机的"被奴役的"人。（掌声）給拉丁美洲工人和农民以坦克和飞机吧，那时你就会看到誰是被奴役的人。

这里就是不可辯駁的证明，但是不应該着急。我們过去既沒有大炮又沒有飞机，但是我們現在有了。我們过去也像拉丁美洲的这些被奴役的人一样手无寸铁，但是这并不妨碍人民取得胜利，并不妨碍革命取得胜利。

当各国人民决心进行斗爭时，他們就能做到我們已經做到的这一切，遭受帝国主义剝削的千百万拉丁美洲人可以做到我們已經做到的这一切。（掌声）

各国人民已經开始觉醒，已經开始斗爭。对我們祖国的声援，某些国家的人民，例如委內瑞拉人民的态度就是证明。（掌声）当傀儡貝坦科尔特同阿根廷的傀儡和多米尼加的傀儡一样，派遣自己的舰只来封鎖我們的时候，委內瑞拉人民进行了斗爭，杰出地证实了他們的革命精神，他們在光荣的委內瑞拉共产党（掌声）和英

勇的左派革命运动战士(掌声)領导下向帝国主义者证明了革命的声援和革命者的积极声援是怎么一回事，他們并不是坐在自己家門口等着敌人的尸体抬过，革命者懂得一切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进行革命。(掌声)

男女同志們：我們开始进入第五年了。我們应該以什么样的精神来展望新的一年呢？以乐观主义的精神，以革命者的精神，以对前途的信心。

我們所面临的任务很多：随着岁月的消逝，不是任务的結束，而是新任务的开始。我們今天的問題不是四年前的問題。我們面前有新的問題，新的义务，新的职責。

我們的任务基本在于，創造我国人民所需要的財富，創造为提高我們生活水平和滿足我国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所必需的生产資料。今天，一切都屬于人民，劳动成果屬于人民，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創造这些資料而斗爭，以便滿足自己的一切需求。我們不得不在危險中和威胁中，甚至在痛苦的形势下，在反对共同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中使我們所有人感到忧虑的严重問題面前进行这一切。这些問題就是在社会主义家庭內部发生的分歧，在社会主义陣营的一些强大力量之間产生的公开分歧。

这种情况使我們所有的人感到忧虑。我們感到忧虑，是因为我們在这里，在这个战壕里，在离美帝国主义九十浬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这些分歧必然会怎样地引起人們的忧虑，現在多么需要团結，多么需要整个社会主义陣营所有力量团結起来抗击这些敌人。

我們的一項重大历史任务是推进这一革命，为拉丁美洲做出榜样，在社会主义陣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社会主义陣营就是我們的陣营，它現在和将来永远都是我們的家庭——(掌声)我們认为，我們有义务为爭取社会主义家庭、社会主义陣营根据原

則团結起来而斗爭。这应該是我国人民的路綫，是革命政治領导确定的路綫。

我們面前有許多問題和非常重大的任务，首先就是抗击帝国主义的任务。还有許多其他国家人民也处于同样的情况，受到帝国主义殖民压迫和奴役的各国人民就处于同样的情况。

因此，这种团結极其必要，因此在帝国主义者面前結成一个統一战綫是极其必要的。我确信，这就是受威胁的各国人民，为爭取自身独立而斗爭的各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斗爭的各国人民的呼声。

我国人民有一个方針：我們的任务是国內外的团結，消除可能使我們在国內外发生分裂的一切，为那些能使我們在国內外团結起来的一切而斗爭。我們的路綫是根据原則的团結！

誓死保卫祖国！

我們必胜。（掌声，欢呼声）

（卡斯特罗又回到扩音器前讲話）

今年将称为什么年？今年将称为"組織年"。

为什么？因为我們必須把我們的主要的力量放在这一方面，我們努力的重点应該是組織工作，首先，是組織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掌声）开展我們的群众組織工作。也就是說，发展我們的群众組織，发展在行政机构中的組織工作以及在經济机构中的組織工作。

这并不是說，今年不是計划年，今年不是教育年。为一年定名是根据这一年的工作重点，每一年都是教育年，每一年都是組織年，但是今年的工作重点我們应該放在組織工作上。因此把今年叫做"組織年"。（掌声）

（譯自一九六三年一月三日古巴《革命报》）

在美洲妇女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

美洲妇女們：

訪問我們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姊妹代表們：

首先我想說明——这一点我已經同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同志們說过了——这次会开始得晚了一点，这不是我的过錯，（欢呼声）因为由于今年是"組織年"，（欢呼声）我九点差三分的时候曾在剧院里。（欢呼声和掌声）我們打算在这个"組織年"里使一切准时进行。情况是同志們、代表大会的同志們討論的东西很多，因此我以为你們大約一直要討論到七、八点钟。据說要到八点多，（欢呼声和笑声）所以这次会就开始得晚了一点。我只好說明，这不是我的过錯。

古巴能成为这个代表大会的会址，这是我們，是我們国家莫大的光荣。我們懂得，这是一个具有巨大积极意义的事件，是一个庄严的事件。

我們曾經想了解一下情况，閱讀了向大会提出的各种报告，而实际上我們的印象是，所有这些报告都具有严肃精神，正确地說明了問題，提供了大量关于我們大陆現状的材料，因而具有巨大价值。

当然，代表大会討論的題目只是同妇女利益有关的問題。但是实际上，今天在現代社会上有什么事与妇女无关呢？在我們的社会問題中，有什么事是与拉丁美洲妇女和美洲妇女无关的呢？

在討論有关妇女权利和妇女願望的問題时，我們看到如果沒有革命，在我們的美洲就不可能有妇女的权利，不可能有儿童的权利、母亲的权利、妻子的权利。（掌声）因此，在美洲妇女生活着的这个世界里，妇女必須要成为革命者！（掌声）

为什么必須成为革命者呢？因为作为人民的基本构成部分的妇女首先是被剝削的劳动者和被歧視的妇女。在人类社会中，革命者是哪些人呢？在历史上哪些人曾經是革命者呢？很簡单，是被剝削者和被歧視者。因为妇女在为一个进行剝削的壟断公司、为剝削阶級社会劳动时，不仅作为工人遭受剝削，而且女工在工人中是最受剝削的，得到的工資更低，条件最为恶劣，在她們的社会职能、作为妇女的地位和她們所遭受的剝削之間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

因此，妇女当然是革命者。在一个像我們这样的大陆上，妇女必須是革命者。因此，我国的妇女是革命者！（掌声）因为在我国，很多妇女曾是被剝削的女工，她們作为从事劳动来使一个阶級发財致富的工人受到了剝削而且还在工人中遭受歧視。許多妇女那时甚至沒有参加劳动的門徑，沒有劳动的机会。

在比耳馬同志的报告中，叙述了古巴妇女在革命中进行的活动以及古巴妇女在革命中得到的好处，这个叙述很长，但是即使这样，在这一叙述中可能还略去了一些东西沒有談，因为革命为妇女做过的事还要更多。革命并不认为一切都已經做完了，远不是这样，但是它提出要继續为妇女而斗爭。

在我国，妇女已經像黑人一样不再遭受歧視。事实上，革命对古巴妇女来說有很大的意义。

在革命中，革命領导当局努力为妇女开辟愈来愈多的机会。例如，我們可以举个例子，在把出售鞋子、衣服和五金用品的大中企业收归国有后，曾經指定对内貿易部选拔妇女担任这些企业的管理員。（掌声）已經任命了約四千名妇女做管理員，占商店管理員的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一点。也就是說，她們是大約四千个商店的管理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店目前由妇女管理。（掌声）

例如，还有另一个关于妇女参加过去实际上她們被摒棄在外的各項活动的人数增加的很能說明問題的材料，古巴妇女联合会主席同志在报告中沒有提到这个材料。这就是，例如在某些专业中，如医学，过去在大学中参加这个系学习的妇女数字可能不到百分之十。而现在，在基础医学专科学校，即医学院一年級学习的百分之五十是妇女。（掌声）

这些事实是一个簡单的证明，它說明了在革命的四年中，妇女是如何眞正地参与了社会生活，参与社会的生活，参与自己国家的生活，参与她們在那里生活和展开活动的集体的生活。

例如，一月二日，妇女們也和我們的士兵們一起参加了游行，她們是妇女营的队伍。在我們的軍队里，有一系列的工作是由妇女們在那里工作和服务的。

在我們的国家里，关于妇女的資产阶級观念已經消失了。在我們的国家里那种侮辱和歧視妇女的观点已經眞正地被消除了，妇女群众們为自己贏得了这一現实。偏見已經被一种新的思想所代替，这种新思想对妇女参加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品质給以应有的估价，在某些社会工作中她們显示出了特别的长处。在妇女們的面

前，已經开辟了一个广闊的活动場所。

如果你們把古巴代表团的报告同拉丁美洲其他代表团的报告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到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里提出的問題是，例如說，是如何使妇女从家务奴隶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如何創造使她們能尽可能最广泛地参加生产的条件，依靠这一点，妇女和革命正在贏得胜利。

在一个像資本主义那样存在失业、成百万的男人找不到工作的社会里，常常要把妇女限制在有限的經济活动中，这是自然的。而在一个像我們这样的社会里，由于一切国家資源以及計划經济的全面发展，生产人手愈来愈感到不足，自然，革命正在关心創造这些条件，因而尽可能建立大量的幼儿园成了今天革命所关心的事情，革命关心建立学校食堂以及創造使得妇女不再成为厨房的奴隶的那些条件。（掌声）关心建立洗衣店的事。（掌声）

自然，这些机构中的某几种，例如幼儿园的最高限度，在某些情况下是受到我們所拥有的資源的限制的。因此，今年正强調在古巴各主要工厂里建立工人食堂，明年将把重点放在建立学校食堂的工作中。（掌声）

这些机构的发展，将允許妇女愈来愈多地参加劳动，参加生产和参加国家生活。不仅是参加各項經济活动，而且参加各項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掌声）

今天，这些就是我們所关心的事情，因为在我們国家里，妇女們是有条件寻求这些問題的解决的。

古巴代表团也談到了革命在教育战綫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关于这个問題几乎都不需要說什么了，只要看一看就够了。因为这个运动是可以感觉得到，是看得見的。这个运动正在为古巴締

造偉大的前途，这个运动表明了革命的有計划的努力，特别是走向未来的努力。由于这种努力，已經使得在校儿童数量成倍增加，中学生和大学生人数成倍增加，文盲被扫除，并将可以使我們的国家在优秀的青年人的創造努力下向前迈进，这些青年人是应該继承革命为这青年一代正在創造的各种条件的。

現在我們的問題不是如何贏得进行这一切的权利，而是如何把这一切做得最好，尽可能地做得最完善。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美洲各国妇女与古巴妇女的处境不同在于：古巴妇女有机会进行这一切，而美洲妇女还沒有这种机会。

我們的問題是不同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来做这一切，我們如何能把这一切做得更好。对我們来說，已經不是——例如說——使近十万青年学生享受国家公費的問題，而是如何組織他們，如何使他們学习的那些学校日益提高效率，如何培养师資，如何进行好这項任务的問題。这并不意味着我們沒有很多工作，恰恰相反，在革命中工作是越来越多的。

但是，革命在前进过程中創造着愈来愈多的人力資源。說明如何創造这些人力資源的一个例子是，前几天曾經必須在我們的首都接待来自奧連特省的約一万名农村女青年。（掌声）由誰来担負这項任务呢？妇女联合会站到了这項工作的最前头。妇女联合会承担了接待所有公費学生的工作，但是沒有足够的干部；不过，好在这里有一所培养教員的学校。这所学校是由那些在一九六一年参加过偉大扫盲运动的女扫盲队員中挑选出来的人組成的。在这所学校里，有一千一百名青年为了当女教員而进行着学习，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領导这所学校的同志是一位偉大的女教育家，因为她知道怎样培养人才。她就是埃倫娜·希尔同志。（掌声）她开

始时培养了三百名女革命教导員，（掌声）就是說在自願到山上去教书的几批青年中培养了三百名女教員。她开始时为三百名女教导員而工作，培养在从事家务劳动的姑娘們讀书的夜校中任教的三百名革命教导員。（掌声）

这就是第一所学校，第一批的三百人。依靠这三百人組織起了夜校。随后又有了另外的三百人。她們的人数达到了六百。在这些女青年的帮助下建立了馬卡連科师范专科学校，（掌声）于是有了一千一百人，从这一千一百人中选出三百人学习了特殊的課程，依靠这三百人和其余的姑娘們組織起了接待来到这里的一万名女农民的学校。（掌声）

我們現在已經有干部了：那些进行扫盲运动的姑娘們。这些姑娘已經学习了一年，她們已經具备紀律性和責任感。

走过从前百万富翁居住的这些大街，看到一群群穿着制服的姑娘，这是眞正激动人心的事。农村的姑娘們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她們可能是去吃飯或是去上課，有一个穿着公費生制服的姑娘同她們走在一起，在某些情况下，她們比那些农村妇女要年輕，但是她們是領导人，她們站在一小組人的前头，站在她們所生活的那个家庭的前头，此外还是她們的教員。她們工作和学习。請想一想，这些女青年将怎样成长起来，她們已經担負起了这个責任，她們已經承担了严肅的任务，她們正在完成这些任务，她們有一个工作方法，她們把工作和学习結合在一起。这表明，得到培养的人数将会愈来愈多。

現在，我們应該建立一所学校，一所师范学校，一所高等学校，因为革命改变了培养教师的方法。过去，教师只是从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中培养的，革命改变了这种办法，建立了一个进行选拔和給

予所有願意当教师的男女青年以实現願望的机会的制度。这一工作是从山区开始的。（掌声）

因此，目前我們在山区有五千名青年开始为了当教师而进行第一年的学习。之后，这些青年人将再到一所学校里去学习两年，最后到一所高等学校里去学习两年。这些女教师中許多是从农民中选拔出来的，这些女青年熟悉山区和农村。

同时，我們正在筹办农村姑娘的学习班，这些姑娘們是四、五年級的学生并且願意开始学习当教师。在这一万名农村女青年中，我們将选擇有才能的女青年，提高她們的水平，使她們能够进入那些学校去学习。

不久我們将有我們自己的拥有六千名学生的高等师范学校。我們可以动員这六千名学生，使他們同时进行教学，把学习同工作結合起来。（掌声）

这一任务的完成要依靠在教育战綫上工作的一定数量的人作出坚韧不拔的努力。完全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的人多不多呢？不，遺憾的是这样的人不多。但是当有一个人能够胜任这些活动中的任何一項时，他就創造着我們能够称之为一所学校的一切，这是一种工作作風。

我們这里像埃倫娜那样的人还不很多，但是将来我們会有成百上千个埃倫娜，她們将是埃倫娜培养教导出来的好姑娘。（掌声）我們的中小学校、我們的高等学校将一天比一天多，我們的教育部門需要很多干部，来負責筹办和領导这些学校。

革命就是这样依靠着青年人来取得发展。能够做到这样。我們爭取到了开始实現这一切的条件。拉丁美洲的同志們在这里描繪了一幅本大陆的眞实图景，令人听了毛骨悚然。我們认为，应当

把她們的全部报告集印成一册，在我們这里和国外散发；（掌声）在我們这里和国外，在拉丁美洲散发。

她們提供的数字令人心情異常沉重，她們說明了有多少孩子沒有学校、沒有老师；有多少孩子营养不良；全部儿童有多少，而有多大的百分比能念到六年級，有多大的百分比能受到中等和高等教育，有多大的百分比能上大学。

她們提供的数字还說明了嬰儿死亡率，这是不卫生的居住条件、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不好的結果。今天我們已經沒有这种情况，因为今天我們已經能够說，我們这里沒有一个害脊髓灰白质炎而致殘廢的孩子；（掌声）我們可以說，成千上万的儿童因为得到治疗而活了命。国家的公共卫生計划不断地扩大，我們医院的床位数目几乎增加了两倍；公共卫生事业的撥款增加了四倍。

今天这已經不是我們的問題，然而还是整个大陆的問題。今天我們的問題是，如何創造我們所需要的一切，以滿足各种各样的需要，根除帝国主义剝削遺留下来的貧困。这就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的工作是艰巨的、費力的、困难的，在帝国主义魔爪还时刻威胁着我們的时候，在世界上最强大、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始終仇視我們的时候，实現这个工作是不容易的。如何进行这項工作，这就是我們的問題，如何保卫革命和我国主权，同时继續前进，这就是我們的問題，然而这不是你們美洲妇女的問題。

你們的問題、你們本国人民的問題是，如何爭取到像我們一样进行这种工作的条件。（掌声）我們确信，我們将继續前进。我們确信，不論牺牲是多是少，我們迟早会战胜困难。我們确信，帝国主义者打敗不了我們，（掌声）因为这个国家从来不会有屈服者。（掌声）人們宁可倒下牺牲，决不屈服。（掌声）

假如美帝国主义者有朝一日竟决心投入它的全部人力物力，企图消灭我国，他們充其量只能說：我們消灭了它，然而沒有能打敗它。（掌声）

我們了解籠罩在我們头上的危險，但是我們也了解，存在着整个大陆，存在着整个世界，我們并不仅仅是古巴人，我們是拉丁美洲人！（掌声，群众呼革命口号）我們还不仅于此，因为我們不仅是拉丁美洲人，而且我們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掌声）重要的是人类的胜利。（掌声）我們了解，我們在反抗帝国主义者、坚定地反击美帝国主义者的同时，就是保卫人类的权利。（掌声）

我們古巴人的想法就是这样。今天——我再說一遍——我們的問題是工作和斗爭，你們的問題是为以后工作而斗爭。（掌声）因为这里有一些数字，这些数字是阴森森的、可怕的。这些数字是联合国教科文組織、或粮食和农业組織、或其他联合国組織作的統計，这些数字說明有多少人如何如何，另外多少人又如何如何；說明有多少人死于饥餓和疾病，有多少儿童不能上学，多少家庭沒有房子住，多少人营养不良，生活水平指数是多少，这些指数只等于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和剝削国家平均生活水平的一半。这里有一些数字，包括死亡者的数字，这个数字比任何一次革命中死的人都多。（掌声）

在拉丁美洲一年內死亡的数字、在一年內餓死和由于沒有医疗而病死的人的这个数字要比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解放自己而可能死的人多。（掌声）因为在这里，斗爭夺去了两万人的生命，但是拯救下来的人比两万人多好多倍。（掌声）

我們可以等待和继續积累数字，这些数以百万計的倒霉的人、不幸的人、被剝削的人和受苦受难的人——数字在这里——是封

建剝削和帝国主义剝削造成的。数字的問題不应局限于玩弄数字，把这些数字写进一个图表或一个小册子，而是应該考虑怎样改变这种形势。（掌声）

有些人是数字专家，但是他們应該成为改变形势的专家，成为引导人民走向革命的专家。（掌声）革命者的艺术就在于此，必須学习和必須发展怎样引导群众投入斗爭的这种艺术。因为群众創造历史，但是为了使他們能够創造历史，就必須引导群众投入斗爭。

这就是領导人和革命組織的任务：发动群众，使群众投入战斗。（掌声）这就是阿尔及利亚做过的事。（掌声）这就是越南南方爱国志士們正在做的事。（掌声）他們以正确的方法、以正确的策略使群众投入了斗爭。他們使尽可能多的群众卷入了斗爭。这就是我們做过的事情，因为夺取了政权的并不是我們从前有一天处于分散状态的四、五个人或六、七个人，而是为反对暴政而斗爭的群众运动，这一斗爭最后取得了人民的胜利。

关于这些問題，我們想对一种概念进行澄清，因为有些老朽的理論家說，在古巴发生了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这等于否认在这个国家曾經有千万名战士牺牲了生命。等于否认在这个国家，一支出自人民內部的軍队打敗了为美帝国主义所武装和訓练的現代化軍队。（掌声）等于否认在我們农民的头上、在我們的城市和村鎮，曾經落下带有"美国制造"标記的炸彈和燃燒彈。等于否认我国人民的巨大的斗爭。等于否认"吉隆滩"以及在那里牺牲的烈士們。（掌声）

这不是什么和平过渡，而是战斗的过渡，沒有这个战斗，在我們国家也就沒有什么过渡。沒有这一英勇的斗爭，沒有古巴人民

的这一武装斗爭，那末在我們这里就会仍然存在着美国制造的巴蒂斯塔先生。这就是历史的眞实情况。我們认为，至少在有关我們眞实历史的問題上，我們有发言权。而不要某些远方的理論家来告訴我們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們却从来也沒有到这里来过。（掌声）

不要为讲出这些事情紅臉，不要小声讲，要大声讲，好让人們听到，让人們眞的听到，让各国人民听到，因为这样曲解历史势必造成正合帝国主义心意的順从心理，造成听天由命思想和改良主义，造成在进行革命的問題上无限期地等待的政策。

这样曲解历史是不符合絕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的，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着客观条件，帝国主义者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客观条件已經具备，只缺少主观条件。

应該創造这些主观条件，应該依靠历史眞实，而不是靠歪曲历史来創造这些主观条件。說古巴存在天賜的和平过渡，并不能創造出主观条件。

这不是由于他們胆小，而是由于他們糊塗，在认識上有錯誤。我們不否认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尽管我們仍然期待着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我們不否认这点，是因为我們不是教条主义者。

我們知道，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不断地在变化。我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們要指出这里不曾有过和平过渡，我們要反对利用古巴的例子在其他国家革命者中間制造混乱，在那些国家中存在着进行革命的客观条件，古巴做得到的事那些国家也能做得到。（掌声）

帝国主义的理論家一心一意希望世界上沒有革命者，这是当然的，帝国主义的理論家力图誹謗古巴革命，造謠欺騙，散布騸人

听聞的流言，造成人民对革命的恐惧。但是，如果有人企图从革命立場出发制造順从心理或对革命的恐惧，那是荒唐的。帝国主义的理論家宣揚順从心理，革命的理論家要宣傳不害怕革命。（掌声）

这就是我們的想法，我們在哈瓦那宣言中就是这样說的，这一宣言在某些兄弟国家中得到某些革命組織的尊重，得到了"塞入抽屜里的尊重"，而其实应該把它广为傳播，这是它当之无愧的。那样做就像我們把你們在这里討論的一切塞入抽屜中一样，当然，如果我們不想让群众知道，那是应該塞入抽屜中的。但是如果要告訴群众，形势就是这样，那末就应該告訴他們該走哪条道路，应該引导他們去斗爭，因为在許多拉丁美洲国家，走这条道路比古巴当年要容易得多。

为了不使那些理論家发火，我想說明我們不是在不負責任地一概而論。我想說明，我們知道，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特殊条件，因此我們沒有一概而論，而是說大多数情况。我們知道也有例外，我們知道，有些国家不存在这些客观条件，但是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中存在着这些客观条件。

这就是我們的意見。我們有責任在这里說明这一点，因为我們希望在四十年后，我們的孙女和你們的孙女不要再像今天这样为了討論同样的問題而举行会議。（掌声）

我国正面临着困难的局面和巨大的危險。不应該像鸵鳥那样把头埋在沙里，应該正視事实眞相。我国正处于一个充滿各种危險的、有着巨大危險的阶段，我們一方面面对着美帝国主义这个最侵略成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已把摧毀我国革命定为自己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存在着有害和不利于世界革命运动的情况。

首先我想說，对我們說来，加勒比危机并沒有得到解决。（掌声）我想說，我們的意見是，我国革命領导的意見是，避免了一場战爭，但是沒有贏得和平，这是不同的。

难道迫使我們采取我們曾經采取的那些措施和迫使我們采取我們曾經采取的那些步驟的一切情况不是依然存在嗎？难道美帝国主义者公然宣称的敌視和侵略我国的政策不是依然存在嗎？我們不相信肯尼迪的話，但是，此外，肯尼迪并沒許下什么諾言！如果說他曾經許了什么諾言，那末他已經取消了。

因此，我們說，对我們說来，不滿足我們由于那次危机而提出来的五点要求就不存在令人滿意的保证。（掌声）

在这些有所爭論的尖銳問題上，应該是十分明确的，应該是明确的。如果說我們仍然在这里，就是說我們由于社会主义陣营的声援而沒有被摧毀的話，这是实話。（掌声）如果說我們仍然在这里是由于肯尼迪的諾言，这就不是眞实的。

由于那种声援，我們已經抵抗了四年。現在，好吧，那末什么是对我們的和平呢？对我們有什么样的和平呢？自从肯尼迪在奧兰季博尔发表談話以来，帝国主义特务犯下了四次謀杀罪行。他們杀害了一个享受公費学习而在特里尼达德度假的农民。他們在拉斯維利亚斯省活活燒死了一个工人，一个从事造林工作的工人。他們在圣安东尼奧·德拉斯維加斯杀害了一个十一岁的儿童。他們还在馬坦薩斯省杀害了革命領导委員会的两个同志。美国特务佩带美国武器，执行美国命令，帝国主义者公开宣布的顚复政策。

我們当时是怎样說的呢？我們說，如果帝国主义者自认有权企图通过饥餓来扼杀我国、孤立我国，在空中和海洋的一切航綫上施加压力，企图断絕我們的基本原料物資的供应，在我国制造饥餓

的話，如果帝国主义者自认有权不顾国际法、不顾联合国要求的原则而执行这一封鎖我們、給我們制造各种不可設想的困难的政策的話，如果帝国主义者自认有权扰乱社会秩序，运送武器和派入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务、对这些人进行訓练和組織雇佣軍的話，如果帝国主义者自认有权侵犯我国領海和領空的話，如果帝国主义者自认有权組織海盜集团的話，如果帝国主义者自认有权霸占对准我国心臟的我国的一块領土的話，怎么能使問題获得解决呢？

帝国主义者有什么权利要求撤走朋友的武器而保留安置在古巴祖国領土上的敌人的武器呢？这是进行侵略的武器，帝国主义者有什么权利这样干？（掌声）

肯尼迪先生在危机以后发表的三次談話中使用了威胁性的欲言又止的語言，坚持他的使用經济、政治和其他种类的压力来反对古巴的政策，他說如果我們不策动顛复活动，他就保证不入侵。

可是，对肯尼迪說来，这就是顛复。我們是“很討厌的”。有一个妇女代表大会在談論拉丁美洲的饥餓和可怕的貧困，这就是顛复。

肯尼迪在奧兰季博尔向雇佣軍讲話的时候說，他将在哈瓦那把雇佣軍的旗帜交还他們；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最近在讲話时說，美国沒有承担不入侵古巴的义务。如果說美国曾經作过保证的話，那末仅仅是就最近的局势而言，与它对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作的保证无关。他們就是这样說的。

哪里还有不入侵古巴的保证呢？美国国务卿竟然厚顏无耻地說他們沒有作出不入侵古巴的保证。好像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指导各国之間关系的所有准則都不能約束他們不侵略我国似的。显然，他們是沒有任何权利侵略我国的。

他們在这样說的时候，与其說是保证不入侵，不如說是再次否认他們根据国际法有不进行侵略的义务。此外，他們还证明了美国統治者的强盜和海盜的本性。（掌声）

我认为不需要陈述很多理由。讲过的話在这儿，事实也在这儿。因此我們說避免了一次战爭，这是好的；但是，沒有贏得和平，这不好。局势就是这样。

帝国主义者产生了某种乐观情緒。这种乐观情緒反映在他們的估計中。我认为这种乐观情緒是沒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的，它只不过是对世界現实的低估，对各国人民力量的低估。

当然，他們希望在拉丁美洲連一根指头都不要动一动。他們希望各国人民不要起来斗爭，例如，英雄的委內瑞拉人民的榜样，（掌声）对他們說来是一場可怕的恶梦。他們希望让他們平安无事地在更加慘无人道的剝削的基础上来为其长远統治奠定各种基础，因为所有这一切綱領总是以所謂的节約为基础的，換句話說，也就是說使劳动者更加貧困，使群众忍受更多的牺牲。

誰也不会怀疑，“爭取进步联盟”决不会得逞。因为很簡单，这是一种剝削的、統治的和落后的政策，这个“联盟”的伙計們是像斯特罗斯納、吉多、罗慕洛·貝坦科尔特、索摩查家族以及秘魯猖獗派委員会那样的人物。这些人就是所謂的“进步人物”。

美国帝国的“联盟”就是同这些“进步人物”的联盟，同拉丁美洲最落后、最反动和最腐朽的阶层的“联盟”。

这是行不通的，这是注定要失敗的。这是帝国主义为进行欺騙和混淆視听的一个絕望企图。

肯尼迪先生在他的一篇讲話中說，“让我們把古巴和‘爭取进步联盟’比較一下。”如果我們来比較一下，那末肯尼迪先生是失敗

了。因为尽管帝国主义进行了各种宣傳，而在这里事实是，每个儿童每天都保证得到一公升牛奶。（掌声）

我們必須实行定量供应，簡单地說这是因为就业人数大量增加了，近五十万人开始工作了并有了自己的收入，农民不再支付地租，房租降低了百分之五十，教育全部免費，医院业务增加了四倍，人民无可比拟地掌握了更多的資源。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必須采取措施，保证每个家庭以合理的价格得到他們需要的物品。因为在这里还有一大批有錢人，他們足以进行各种投机活动。

如果像資本主义国家那样这是价格問題的話，那就让他們用价格来解决吧。如果每公升牛奶上漲到两比索，只有那些拥有两比索的人才能得到；如果每磅大米上漲到三比索，那末也只有那些拥有三比索的人才能得到；如果肉上漲到五比索，也只有那些拥有五比索的人才能得到。那就不会有定量分配。情况会坏的多。有錢的人可以得到一切，而沒有錢的人什么也得不到。可是他們却企图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制造混乱。

我曾說过，我国面临着由于两种情况所造成的困难局面：首先，我国是美帝国主义当前的主要攻击目标；其次是社会主义陣营中产生的分裂，或者像有人多少有点乐观地所称的分歧。

我們已經說过我們的立場是什么，我們不会对这些分歧火上加油。我认为，对这些分歧火上加油的人企图危害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掌声）

在面对帝国主义的情况下，这一現实是令人痛心的，是严重的。我們說过我們的立場是什么，根据我們的理解，我們的任务是：不要对这些分歧火上加油，而要为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为根

据原則的团結而斗爭！（掌声）要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爭取团結。（掌声）

馬克思列宁主义中有丰富的思想財富和經驗，足以从中找到克服这些困难、克服这些障碍的适当方式。这是一个是否打算这样做的問題。我认为，我們应該为此而斗爭，为这种团結而斗爭，我們根据完全屬于我們自己的論点而打算这样做。是沙文主义者嗎？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掌声）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它就在这里，它有危險性，有侵略性。不发达世界还存在，而且就在这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在这里，在安哥拉、在越南南方、在拉丁美洲、在世界各个地方进行着斗爭！这一斗爭要求社会主义陣营的所有力量团結起来！（掌声）

遺憾的是，十分遺憾的是，出現了这些分歧。在这些分歧面前应該斗爭，因为团結是首要的。馬克思曾經說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掌声）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毕生不倦和不懈地为这一联合而斗爭。这就是我們、我們的政治領导当局、我們的党和我国人民要說的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掌声）联合起来对付阶級敌人，对付帝国主义这个敌人，对付侵略者，对付好战分子。

这就是我們党和我国人民的立場，我們全国領导当局和我国人民的見解，我国人民已經在困难的时刻，在困难环境中取得了前进。因为我国人民在这几天通过了重大考驗，面对肯尼迪的威胁、面对他威胁把我們变成原子目标的勇气的考驗。肯定地說，我国人民的神經不像美国五角大楼将軍們的神經的震动那么大！

有个别的人发出了抨击。很自然，有一些好心的认識混乱的人，或是居心不良的认識混乱的人，就古巴自从危机发生以来在視

察問題和海盜飞行問題上所持的态度，批評統一革命組織全国領导委員会。对这些人来說，好像我們应該让人来視察，授权帝国主义者宣布我們可以和不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武器，使这个国家退回到普拉特修正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是由美国政府代替我們做出决定的。

接受視察就是表示同意必須向美帝国主义者报告我們在我們国土上可以和不可以拥有哪些武器。这对我們說来是一个原則問題，这等于放棄我們的主权，等于承认我們国家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中低人一等。所以，我們現在不接受、将来也不会接受这一点！（掌声）

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那些人还认为，应該让他們登陆而对他們不放一枪，因为走这条道路可以落到这个結局。而走这样的道路，革命就不能取得政权，走这样的道路，就不能在吉隆滩保卫住革命，而所有这些都只有走坚定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另一种道路才能取得。

但是看来，这些人以为我們应該不下达开火命令而让美国飞机在我們的高射炮头上"俯冲"飞行。这一点，我們也永远办不到，因为每当敌人侵略我們时，等待着他們的将永远是战斗，而不是变节！（掌声和喊声："菲德尔，坚定，狠狠地打美国佬！"）

不会沒有人說、不会沒有人企图說我們反对和平政策。仍然是同一个回答：我們要的是拥有权利、拥有主权和拥有尊严的和平！（掌声）我們要和平，但决不会不干革命，决不放棄革命！

当我們同入侵吉隆滩的人、同轰炸我們的人、同进攻我們的人战斗的时候，沒有人会怀疑我們是在保卫和平；当我国人民組織起来，决心在我們受到进攻时同帝国主义者战斗到最后一个男人或

者女人的时候，誰也不能否认我們是在保卫和平，因为抵抗侵略就是为和平而斗爭。向侵略者投降是战爭的道路，是奴役各国人民的道路。我們在保卫我們的主权和我們的权利的同时，就是在保卫和平。

当我們向拉丁美洲人談話，向他們說存在进行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时候，我們是在保卫和平；因为帝国主义越弱，它的危險性就越小，帝国主义越弱，它的侵略性就越小。而解放事业，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削弱着帝国主义者，削弱他們的侵略性，減少他們的危險性。各国人民維护自己的主权和爭取独立的斗爭就是維护和平的斗爭。

我們认为，如果和平是人类的基本目标，那末让我們在沿着反对剝削者、反对帝国主义者的維护国家主权和爭取解放的道路前进的同时，为和平而斗爭吧；我們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剝削而斗爭的同时，就是在为和平而斗爭。（掌声）

我們是战爭的敌人，正是帝国主义者把战爭强加給人类。帝国主义者越是覚得自己强大，他們的危險性就越大。因此，每个为自己的主权和独立而斗爭的国家的人民都在保卫着和平。

我們紧密团結一致的古巴革命者就是这样想的。那些以为可以"混水摸魚"的人錯了。有些人以为在我国人民团結、坚定和尊严的意志面前可以机会主义地制造混乱，可以怀疑古巴革命領导的正确性，很遺憾，他們弄錯了，因为这表明，他們不了解古巴人民，不了解我国人民的品质。那些利用祖国曾經經历过和目前正在經历着的各种困难促进分裂的人，正在犯一种可悲的背叛革命的錯誤，群众将制止阴謀家，制止分裂主义者，并追随我們党的路綫，追随革命領导机构为他們制定的路綫！因为他們将說：这就是

我們的路綫，这就是我們領导人的路綫，我們对这种路綫抱有信心！（掌声）

这将是我国人民的态度，将是我国革命战士的态度，他們不灰心丧气，他們不害怕斗爭，他們不害怕任何困难的环境。这里将不会出現分裂。这里将出現团結，因为我們需要团結，因为我們面前还有企图毁灭我們的帝国主义敌人。我們需要团結以便斗爭，我們需要团結以便取得胜利，我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团結以便大踏步前进。只要我們保持团結、保持坚定以及坚持我們的路綫，我們就将继續前进，战胜任何困难，战胜任何障碍。我們将行使按照自己的見解进行思考的权利，我們将坚持我們的革命思想。（掌声）这种思想的头一条座右銘是：反对帝国主义敌人、同帝国主义敌人进行战斗，继續前进，决不在祖国的历史上后退一步，在革命队伍中决不动摇！在帝国主义者面前继續前进。

帝国主义者現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我們的敌人。他們現在是、将来也永远是美洲的敌人。

我們将在革命的道路上、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继續前进！

誓死保卫祖国！

我們必胜！（掌声和欢呼声）

（譯自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古巴《革命报》）